蹉跌情

刘和民 主编

日本当代文学丛书之三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日本当代文学丛书之三

蹉跌情

日本长篇小说选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5 · 合肥

责任编辑：于洪俊
封面设计：蒋万景

日本当代文学丛书之三
蹉跌情
刘和民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2.75　页插：5　字数：540,000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
统一书号：10378·55　定价：3.80元

出版说明

日本的当代文学发展十分迅速，涌现出大量风格各异的作品。尤其小说作品，更为丰富。本套丛书，以选编其中各种流派优秀作品为主旨，分五卷出版。第一卷《夕雾楼》，中篇小说选；第二卷《冰点》，女作家作品选；第三卷《蹉跌情》，长篇小说选；第四卷《沙女》，中长篇小说选；第五卷《仙惑》，电影、话剧、诗歌选。每卷45至50万字，选入作品大部为国内首次翻译出版。

本套丛书虽篇幅较巨，但仍难概括日本当代文学之全貌。我们仅希望通过这套丛书，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欣赏日本当代文学的窗口，为专业工作者提供一份研究材料，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尽一点绵薄之力。

浅谈日本的长篇小说

（代　序）

张　清　华

在日本当代文学中，小说占有重要的地位。一部文学史，一套文学全集通常都是以论述、收录小说为主。而小说中，长篇小说又占主导地位。长篇小说是时代的史诗，它不象短篇小说那样，仅仅反映生活中美妙而崇高的瞬息，而是反映最广泛的、包罗万象的生活长河。近年来，日本的长篇小说有了很大发展，产生了许多较好的作品，被称为长篇小说的丰收时期。这是符合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的。综观近代以来文学发展的历史，每当社会动荡、产生新的变革时，短小精悍、迅速奏效的短篇小说便繁荣，显示出威力；而当社会太平，人们生活稳定时，长篇小说便昌盛，有用武之地。

本卷基于题材、形式多样化的原则，将介绍三篇不同历史时期的长篇小说，以期读者能够对日本的长篇小说，进而对整个日本文学有较全面的了解。

《旌旗》是我国读者较熟悉的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的一部历史小说，原名《风林火山》。

《风林火山》根据武田将军家兵出征帅旗上的“风、林、火、山”四个字而命名。

“风林火山”的意思来源于我国的孙子兵法中“疾如风，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本篇的译者为了便于我国读者理解，重点突出在帅旗下发生的故事，将《风林火山》译为《旌旗》。

作品以日本战国时期本州地区两家诸侯争战的历史为背景，着重描写武田家的谋士山本勘助和将军武田晴信（后改名信玄）及其爱妾由

布公主。故事发生在战国时代的甲斐信浓一带的山区。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中，群雄各霸一方，彼此警戒窥伺。

由布公主是诹访地区赖茂将军的女儿，父亲被骗杀后，被迫作了武田的妾。

但是，由布公主屈从晴信是为了借他的血统，让庶出的儿子将来恢复在诹访一带的霸主地位。于是，在正妻三条氏与侧室由布公主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承袭权的斗争。

井上靖令人信服地把这段历史事件写得栩栩如生，人物有血有肉，使我们在阅读这篇小说的时候，仿佛听见了古府中城内城外士兵们整装待发的紧张呼吸声，看到了由布公主美丽的眸子里暗藏着的杀机，闻到了川中岛战役中山本勘助被斩掉头颅时喷出的血腥味。

小说凭借力学的规律操纵着事件的发展，毫无斧凿的痕迹。尽管登场人物有几十个，但都是服从于主线的发展和情节的需要，来去自然得体。

在战国时代，错综复杂的敌我友三方力量交织成一个多向性构图。从这一构图中可以看出武田晴信及其军帅行动的理由，所有登场人物之间都代表某种敌对关系的一个侧面。如山本勘助对晴信将军的忠实，晴信将军与由布公主之间的爱情都完全取决于毫无感情的力量的消长关系。

因有共同的敌人而联合、团结。与其说是友谊，莫如说是对力量对比的共同认识起着作用。这就是小说《旌旗》所要着重揭示的主题。

作家运用粗犷而简洁的线条描绘了战国时期的画卷。使我们在阅读这部作品时能够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十分合情合理地体会到人物复杂的心理和错综的关系。

日本是一个珍视历史的国家，因此，历史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一般的历史小说主要取材于日本史和中国史，在原有的史料上加以适当的虚构。井上靖还写过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如《敦煌》、《楼兰》以及日本遣唐使、留学僧为题材的小说《天平之甍》等。历史小说不仅在井上靖的文学创作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而且在整个日本文学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如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就专门从事历史小

说的创作，以我国历史为题材的《项羽和刘邦》等均成为当年的畅销书，深受读者的喜爱。

《蹉跌情》原名《归乡》，是大佛次郎的代表作，曾于1949年荣获日本艺术院奖，并先后在外国被译成英、法出版。大佛次郎虽然尚未被我国读者熟悉，但在日本却享有盛名。他从事创作五十余年，发表了许多历史小说和以理性批判见长的现代小说。他塑造的人物鞍马天狗成为日本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大侠。

《蹉跌情》是一部艺术性较高的、以批判日本战后世态为中心内容的长篇小说。

作品主人公守屋恭吾原是海军军官，与同僚合伙挪用公款的事情败露后，毅然承揽了全部责任，因而长年流落国外。他在日本户口簿上已被注销了名字，自称“放浪的犹太人”。

故事的序章展开在具有显明亚热带色彩的新加坡、马六甲海峡，时间正值太平洋战争末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男主人公同一个看透日本必败而大量收购钻石的美女高野左卫子相识，并结下一夜之缘。

生性刚强好胜、从不屈居人下的左卫子一经意识到恭吾给自己在精神和肉体上造成的巨大创伤，便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检举了恭吾的反战反军言论。结果，恭吾被捕入狱。小说自始至终以这两个男女主人公为主线，情节起伏跌宕，引人入胜。

日本战败后，恭吾出狱，终于回到了久别的祖国，他看到了战后的一派混乱景象。一些指挥过战争和积极支持过战争的人竟然恬不知耻，摇身一变成了民主主义者、文化国家的倡导者；而饱尝战争苦难的民众也很快忘记了战争所造成的创伤和对军国主义分子的愤怒，堕落成猥琐、轻薄、随波逐流、无动于衷的庸人。这不禁使恭吾大失所望。

当他对日本丧失信心，决定再次离开祖国，继续过流浪生活的前夕，左卫子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左卫子仰仗手中的钻石已拥有巨大的财富，正在筹划创办各项企业。但在新加坡曾有过一宿之缘的恭吾的形象却始终萦绕脑际，她既害怕恭吾衔恨对自己实行报复，又苦苦思恋不能自制。她试图以自己的姿色来阻挠、打消恭吾弃国出走的决

心。然而，她失败了。恭吾清醒的理智没有被左卫子蒙蔽，终于再一次踏上了放浪的旅途。

作品中对京都、奈良、镰仓等日本古都及大自然风光和传统美的精彩描绘独具匠心。全篇洋溢着作者对日本的诚挚热爱和忧国忧民的真知灼见。它是战后日本社会的缩影，不愧为日本文学中的名篇。

日本战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文化的复兴，涌现出一大批发人深省的优秀作品，亲身经历了战争磨难的作家们以锐利的笔锋揭露战争的罪恶，告诫人们永远不要忘记容忍军国主义分子发动战争的惨痛教训。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在日本文坛上被称作战后文学。大佛次郎是一位大众文学家。大众文学即通俗文学，它区别于纯文学，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蹉跌情》自1948年5月至11月连载于《每日新闻》，博得了全国性的好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阅读这部作品可以使我们初步了解日本战败后的社会状况以及日本人民对战争的认识。

《余霞晖映的坡道》是一部八十年代的作品，是作家船山馨的绝笔佳作。船山馨也是一位尚未被我国读者知晓的作家。作家在右眼失明，并被诊断只有半年生命的情况下，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克服头痛、呕吐的袭扰，用写遗书的心情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作品于1979年10月至1980年6月同时连载于四家报纸，1980年9月底由新潮社出版单行本。连载期间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深深地打动众多读者的心。该作品先后荣获北海道新闻文化奖、社会文化部门奖和第15届吉川英治文学奖。作家船山馨也终因病魔缠身，于1981年8月与世长辞。

《余霞晖映的坡道》描写的是当代日本社会的一个侧面。主人公秋山修介65岁，新近辞去了日本三大珠宝店之一——三彩堂经理的职务，退居二线任会长。他是因帮派力量对比处于劣势，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企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修介甚至不惜付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惨重代价，试图借助银行资本的支持，打倒自己的敌手——现任经理堀江谦吉。堀江曾是修介人生和事业上的老搭档，两人在权力欲的驱使下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火并，都想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修介意外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脑肿瘤，只有不到一年的寿命了。这一意想不

到的打击使他从迷梦中惊醒，认识到迄今走过的人生道路毫无意义，那种煞费苦心，追求金钱、物质的生活是何等的空虚。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有幸结识了一位纯真无邪、温柔善良的女性香西节子。节子从小就是个孤儿，在养育院长到18岁，后因生活所迫，屡遭男人的凌辱，当过女工、夜总会的招待，甚至沦落为妓女。她曾同大学教授井冈姘居，两次怀孕堕胎。因而，她自认为是杀死两个婴孩的罪犯，受着无以解脱的罪恶意识的折磨。她把一切痛苦都归结为自食其果，罪有应得，因而也就不记恨任何人。她是为赎自己的罪过而活在世上，被视为缺乏怨恨功能的人。就是这样一个女性，却出污泥而不染，有着宽广的胸怀和体贴他人的品质。修介在节子的感召下，忏悔自己充满自私、邪念、罪恶的一生，渴望能得到宽恕，在余霞晖映中安祥死去。最后他做了一生中唯一的一件好事，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秋山修介曾参加过侵华战争，杀过无辜的中国百姓，并靠在中国掠夺的翡翠创立、发展了三彩堂，成为亿万富翁。正如他自己后来省悟的那样，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他的财富就是他罪恶的见证。他曾把自己的妻子只视作向银行家的岳父索取钱财的工具，对子女也从未表示过父爱，致使他的亲生儿子为了独吞他的遗产竟然六亲不认，对他提起了禁治产的诉讼。

修介在生命垂危的时刻，痛悔自己的一生。他被节子视作唯一把自己当同等人看待的男人，这无形中给了修介某种精神鼓舞，有节子在身边，他就感到心境坦然，觉得似乎自己也能有救。他与节子的爱是一种超脱一般男女爱情的人性爱。他最终帮助节子摆脱污浊的生活，把她介绍给年轻有为的守口吉郎，为她获得新生铺平了道路。无疑，作者笔下的秋山修介是一个悔过自新的形象。

而香西节子却是一个卖淫妇与淑女共存的艺术形象。按我们的观点，这并非是一个完美的形象。她身上虽然有许多优点，但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对于堕胎的认识姑且不论，她对污辱、摧残逆来顺受的宿命论意识就是不足取的。当然，她也是战争和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的牺牲品。

作品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丑恶面目，影射了罪恶的战争，揭示了家庭内部的纠葛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对于我们了解当代日本社会有一定的帮助。

此外，作品中深刻而真实的心理描写以及运用梦幻高度概括理念的细腻笔触都将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张清华

目　录

浅谈日本的长篇小说

（代　序）

张　清　华

在日本当代文学中，小说占有重要的地位。一部文学史，一套文学全集通常都是以论述、收录小说为主。而小说中，长篇小说又占主导地位。长篇小说是时代的史诗，它不象短篇小说那样，仅仅反映生活中美妙而崇高的瞬息，而是反映最广泛的、包罗万象的生活长河。近年来，日本的长篇小说有了很大发展，产生了许多较好的作品，被称为长篇小说的丰收时期。这是符合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的。综观近代以来文学发展的历史，每当社会动荡、产生新的变革时，短小精悍、迅速奏效的短篇小说便繁荣，显示出威力；而当社会太平，人们生活稳定时，长篇小说便昌盛，有用武之地。

本卷基于题材、形式多样化的原则，将介绍三篇不同历史时期的长篇小说，以期读者能够对日本的长篇小说，进而对整个日本文学有较全面的了解。

《旌旗》是我国读者较熟悉的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的一部历史小说，原名《风林火山》。

《风林火山》根据武田将军家兵出征帅旗上的“风、林、火、山”四个字而命名。

“风林火山”的意思来源于我国的孙子兵法中“疾如风，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本篇的译者为了便于我国读者理解，重点突出在帅旗下发生的故事，将《风林火山》译为《旌旗》。

作品以日本战国时期本州地区两家诸侯争战的历史为背景，着重描写武田家的谋士山本勘助和将军武田晴信（后改名信玄）及其爱妾由

布公主。故事发生在战国时代的甲斐信浓一带的山区。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中，群雄各霸一方，彼此警戒窥伺。

由布公主是诹访地区赖茂将军的女儿，父亲被骗杀后，被迫作了武田的妾。

但是，由布公主屈从晴信是为了借他的血统，让庶出的儿子将来恢复在诹访一带的霸主地位。于是，在正妻三条氏与侧室由布公主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承袭权的斗争。

井上靖令人信服地把这段历史事件写得栩栩如生，人物有血有肉，使我们在阅读这篇小说的时候，仿佛听见了古府中城内城外士兵们整装待发的紧张呼吸声，看到了由布公主美丽的眸子里暗藏着的杀机，闻到了川中岛战役中山本勘助被斩掉头颅时喷出的血腥味。

小说凭借力学的规律操纵着事件的发展，毫无斧凿的痕迹。尽管登场人物有几十个，但都是服从于主线的发展和情节的需要，来去自然得体。

在战国时代，错综复杂的敌我友三方力量交织成一个多向性构图。从这一构图中可以看出武田晴信及其军帅行动的理由，所有登场人物之间都代表某种敌对关系的一个侧面。如山本勘助对晴信将军的忠实，晴信将军与由布公主之间的爱情都完全取决于毫无感情的力量的消长关系。

因有共同的敌人而联合、团结。与其说是友谊，莫如说是对力量对比的共同认识起着作用。这就是小说《旌旗》所要着重揭示的主题。

作家运用粗犷而简洁的线条描绘了战国时期的画卷。使我们在阅读这部作品时能够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十分合情合理地体会到人物复杂的心理和错综的关系。

日本是一个珍视历史的国家，因此，历史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一般的历史小说主要取材于日本史和中国史，在原有的史料上加以适当的虚构。井上靖还写过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如《敦煌》、《楼兰》以及日本遣唐使、留学僧为题材的小说《天平之甍》等。历史小说不仅在井上靖的文学创作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而且在整个日本文学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如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就专门从事历史小

说的创作，以我国历史为题材的《项羽和刘邦》等均成为当年的畅销书，深受读者的喜爱。

《蹉跌情》原名《归乡》，是大佛次郎的代表作，曾于1949年荣获日本艺术院奖，并先后在外国被译成英、法出版。大佛次郎虽然尚未被我国读者熟悉，但在日本却享有盛名。他从事创作五十余年，发表了许多历史小说和以理性批判见长的现代小说。他塑造的人物鞍马天狗成为日本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大侠。

《蹉跌情》是一部艺术性较高的、以批判日本战后世态为中心内容的长篇小说。

作品主人公守屋恭吾原是海军军官，与同僚合伙挪用公款的事情败露后，毅然承揽了全部责任，因而长年流落国外。他在日本户口簿上已被注销了名字，自称"放浪的犹太人"。

故事的序章展开在具有显明亚热带色彩的新加坡、马六甲海峡，时间正值太平洋战争末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男主人公同一个看透日本必败而大量收购钻石的美女高野左卫子相识，并结下一夜之缘。

生性刚强好胜、从不屈居人下的左卫子一经意识到恭吾给自己在精神和肉体上造成的巨大创伤，便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检举了恭吾的反战反军言论。结果，恭吾被捕入狱。小说自始至终以这两个男女主人公为主线，情节起伏跌宕，引人入胜。

日本战败后，恭吾出狱，终于回到了久别的祖国，他看到了战后的一派混乱景象。一些指挥过战争和积极支持过战争的人竟然恬不知耻，摇身一变成了民主主义者、文化国家的倡导者；而饱尝战争苦难的民众也很快忘记了战争所造成的创伤和对军国主义分子的愤怒，堕落成猥琐、轻薄、随波逐流、无动于衷的庸人。这不禁使恭吾大失所望。

当他对日本丧失信心，决定再次离开祖国，继续过流浪生活的前夕，左卫子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左卫子仰仗手中的钻石已拥有巨大的财富，正在筹划创办各项企业。但在新加坡曾有过一宿之缘的恭吾的形象却始终萦绕脑际，她既害怕恭吾衔恨对自己实行报复，又苦苦思恋不能自制。她试图以自己的姿色来阻挠、打消恭吾弃国出走的决

心。然而，她失败了。恭吾清醒的理智没有被左卫子蒙蔽，终于再一次踏上了放浪的旅途。

作品中对京都、奈良、镰仓等日本古都及大自然风光和传统美的精彩描绘独具匠心。全篇洋溢着作者对日本的诚挚热爱和忧国忧民的真知灼见。它是战后日本社会的缩影，不愧为日本文学中的名篇。

日本战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文化的复兴，涌现出一大批发人深省的优秀作品，亲身经历了战争磨难的作家们以锐利的笔锋揭露战争的罪恶，告诫人们永远不要忘记容忍军国主义分子发动战争的惨痛教训。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在日本文坛上被称作战后文学。大佛次郎是一位大众文学家。大众文学即通俗文学，它区别于纯文学，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蹉跌情》自1948年5月至11月连载于《每日新闻》，博得了全国性的好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阅读这部作品可以使我们初步了解日本战败后的社会状况以及日本人民对战争的认识。

《余霞晖映的坡道》是一部八十年代的作品，是作家船山馨的绝笔佳作。船山馨也是一位尚未被我国读者知晓的作家。作家在右眼失明，并被诊断只有半年生命的情况下，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克服头痛、呕吐的袭扰，用写遗书的心情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作品于1979年10月至1980年6月同时连载于四家报纸，1980年9月底由新潮社出版单行本。连载期间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深深地打动众多读者的心。该作品先后荣获北海道新闻文化奖、社会文化部门奖和第15届吉川英治文学奖。作家船山馨也终因病魔缠身，于1981年8月与世长辞。

《余霞晖映的坡道》描写的是当代日本社会的一个侧面。主人公秋山修介65岁，新近辞去了日本三大珠宝店之一——三彩堂经理的职务，退居二线任会长。他是因帮派力量对比处于劣势，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企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修介甚至不惜付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惨重代价，试图借助银行资本的支持，打倒自己的敌手——现任经理堀江谦吉。堀江曾是修介人生和事业上的老搭档，两人在权力欲的驱使下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火并，都想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修介意外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脑肿瘤，只有不到一年的寿命了。这一意想不

到的打击使他从迷梦中惊醒，认识到迄今走过的人生道路毫无意义，那种煞费苦心，追求金钱、物质的生活是何等的空虚。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有幸结识了一位纯真无邪、温柔善良的女性香西节子。节子从小就是个孤儿，在养育院长到18岁，后因生活所迫，屡遭男人的凌辱，当过女工、夜总会的招待，甚至沦落为妓女。她曾同大学教授井冈姘居，两次怀孕堕胎。因而，她自认为是杀死两个婴孩的罪犯，受着无以解脱的罪恶意识的折磨。她把一切痛苦都归结为自食其果，罪有应得，因而也就不记恨任何人。她是为赎自己的罪过而活在世上，被视为缺乏怨恨功能的人。就是这样一个女性，却出污泥而不染，有着宽广的胸怀和体贴他人的品质。修介在节子的感召下，忏悔自己充满自私、邪念、罪恶的一生，渴望能得到宽恕，在余霞晖映中安祥死去。最后他做了一生中唯一的一件好事，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秋山修介曾参加过侵华战争，杀过无辜的中国百姓，并靠在中国掠夺的翡翠创立、发展了三彩堂，成为亿万富翁。正如他自己后来省悟的那样，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他的财富就是他罪恶的见证。他曾把自己的妻子只视作向银行家的岳父索取钱财的工具，对子女也从未表示过父爱，致使他的亲生儿子为了独吞他的遗产竟然六亲不认，对他提起了禁治产的诉讼。

修介在生命垂危的时刻，痛悔自己的一生。他被节子视作唯一把自己当同等人看待的男人，这无形中给了修介某种精种鼓舞，有节子在身边，他就感到心境坦然，觉得似乎自己也能有救。他与节子的爱是一种超脱一般男女爱情的人性爱。他最终帮助节子摆脱污浊的生活，把她介绍给年轻有为的守口吉郎，为她获得新生铺平了道路。无疑，作者笔下的秋山修介是一个悔过自新的形象。

而香西节子却是一个卖淫妇与淑女共存的艺术形象。按我们的观点，这并非是一个完美的形象。她身上虽然有许多优点，但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对于堕胎的认识姑且不论，她对污辱、摧残逆来顺受的宿命论意识就是不足取的。当然，她也是战争和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的牺牲品。

作品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丑恶面目，影射了罪恶的战争，揭示了家庭内部的纠葛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对于我们了解当代日本社会有一定的帮助。

此外，作品中深刻而真实的心理描写以及运用梦幻高度概括理念的细腻笔触都将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张清华

蹉跌情

大佛次郎著

李 成 起译

【译者按】大佛次郎(1897～1973)，小说家，生于横滨。192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系，不久开始翻译外国小说。1924年发表《鞍马天狗》，从此成名，开始专业创作。早期作品多是历史题材，传奇色彩较浓，如《晴天阴天》、《赤穗浪士》等。大佛次郎后期也创作了一些反映日本现代社会问题的作品。

大佛次郎的代表作还有《清白的姐姐》、《雪崩》、《宗方姊妹》、《旅途》、《归乡》(即《蹉跌情》)等。其中《蹉跌情》是大佛次郎的主要代表作，描写一个亡命军人战后归国，历经蹉跌之恋，旋又出国。作品富有异国情调。

大佛次郎的文学造诣较深，战后在日本获得多种文艺奖，1965年还获得日本文化勋章。

孔 雀

“你觉得怎样？”画家扭过头来向同伴问道，“这儿的景致相当不错吧？”

马六甲市那触目可见的黯然失色的红瓦和白色墙壁，一小时前，被一阵热带骤雨冲洗过之后，同那郁郁葱葱的热带树相互辉映，在眼

前呈现出一派色彩鲜艳的图景。雨云断开了一道裂缝，灿烂耀眼的阳光从空际倾泻下来。围绕在市区边沿上的海面，仍然还处在雨云的阴影里，恰似用胶画颜料画出了一片阴暗无光的灰色。一阵工夫之后，阳光降临到这里，霎时间，海面便变成一片碧蓝。那是一种具有阴郁情调的蓝色，同远处突出在海中、只生长着一片椰子林的黑色海角相陪衬，越发使阳光灿烂的市内部分，显得更加绚丽多姿。阳光片刻不停地向海面移动而去。

"你来的正是黄金季节！"

画家说罢，便改变方向，一边仰头朝坐落在缓坡后面、在旧日基督教寺院废墟上耸立着的方形墙壁望着，一边向它走去。

在丘陵斜坡的草地上，一个挥舞长柄草镰砍草的马来人，看见他们二人之后，好象对高野左卫子那身和服打扮感到新奇，停下手来，站在那里朝这厢望着。她这身纯粹日本和服的夏装，在这样的国度里，即使碰上日本人，也会不由自主地向她凝眸相视。不，即使在往昔的东京市内、在大饭店休息大厅里、或者在歌舞伎*剧院走廊里漫步，除艺妓之流以外，也不会见到毫无忌惮地打扮成如此花枝招展惹人注目、并且穿戴得这般潇洒得体的女人。

高野左卫子在日本国内生活时期，始终穿西式服装，可是自从决定前来新加坡之后，即使平时穿惯和服的人也会改穿洋装，她却一反常态，竟把日本夏季和服和宽腰带统统带来，在街上看到她这种不为外界所左右的文雅爱好，不禁会令人惊疑她是某家的贵夫人；甚至在家里竟毫无顾忌地穿上印染着鲜艳花色的泡泡白丝绸单衣和服接待客人。

"看呆了呀！"

"你说什么？"

"我是说那个马来人，看你，眼睛都看直啦！"

可以想象出在过去一个时期里，她曾在修饰打扮上下过功夫，在她那白净细嫩的脸上，绽露着柔润光彩的微笑。

---

*歌舞伎：日本的传统戏剧之一。

"他大概觉得自己看见妖怪了吧。"

"哪儿的话。漂亮的人，即使在风俗不同的国度里，毫无疑问也会被认为是漂亮的。" ·

"小野崎先生真会奉承人！"

"哪里，这决不是假话。"

头上的热带大树盛开着一片大朵白花，由于雨后，荡漾着强烈的花香。

不光是这一种花香，所有草木都在吐露着芬芳气息，连大地也不例外。迈进寺院废墟内部，由于没有屋脊，一眼可以看见蔚蓝的天空，在四面墙壁中间的空隙处，也长着茂密的小树，枝枝丫丫恰似胡须一般。从残破的窗口可以看见碧蓝的大海。

"哎呀，竟是空荡荡的呀！"

"当初由葡萄牙人修建起来，在荷兰人进攻时把它毁坏了。这已是很古老的事情了。据说是一千六百年，算起来已是三个多世纪以前的建筑啊！"

在空无一物的正殿铺石地面上，平放着一块雕刻着拉丁文的石碑，那是为了纪念织田信长*时代、曾东渡日本进行基督教传教的弗朗西斯科·扎必埃的骸骨，有一个时期就埋在这块石碑下面。另外还有几块同样形式的石碑，上面雕刻着船的图样，类似徽章的图案和文字，好象已经弄不准原来的位置，靠墙摆放着。上面竟有使人觉得与墓碑颇不相称、画着颅骨和两支胫骨交叉的图形。

但是，左卫子对此仿佛并不抱多大兴趣，不住向四下里张望着。大殿里地面上长着一面草，小鸟儿躲在枝叶茂密的树丛里啼叫着，仅此而已。

"也就是这些了。"

"不过，这里也蛮好啊！"

"有一次来到这里，也许是早晨的缘故吧，竟有几只蝙蝠在飞来飞去哩。"

---

*织田信长（1534—1582），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有名武将，是征服叛乱、统一日本的功臣。

画家脑海里，浮现了历史的影子。

“最早是土人的王朝，后来葡萄牙人侵略进来，修建了城堡；继之，被荷兰人占领了去；其后，又转到英国人手里；这次，日本人又来到这里……今后又该是哪个国家呢？虽然这里仅仅是个胡桃大小的地方。”

“外头的景致可是太好啦，小野崎先生是打算在那儿写生吗？”

“怎么好让你久等呢！”

“请不必介意，我让阿卜杜勒开车到街里逛一下，到时候再来接你回去吧。”

“那敢情是求之不得啦。不过，你想买东西的话，这个街上恐怕什么也不会有吧。”

“女人单独逛街，没有危险吗？”

“请放心，眼下已是个最安静不过的好城市。我时常一个人信步到处闲逛。不拘怎样，这里毕竟是个有历史的古老城市，这跟新开辟的、光是人山人海乱哄哄、不招人喜欢的新加坡可不一样，因为地方实在太小了。你想在街上找个人的话，只要坐汽车来回跑上二十分钟，准会在什么地方找得到。就是这么个小地方啊……”

司机到割草的马来人那里，两个人坐在草地上悠然地闲谈着。

“得勒！”

左卫子把阿卜杜勒的名字省略一半、清脆地喊了一声，他立刻弓着腰敏捷地回到汽车那里。接着，喷着亮漆的轿车，在阳光沐浴下，缓缓地从小山坡上滑下来，淹没在浓绿的树荫里。

“准是搜购什么去啦。”

画家心想。高野左卫子就是这种女人。她对于沿海滨生长、仿佛向空中连续放出的花炮般的椰子林那种独具艳丽色彩的马六甲风光，以及在三世纪之前曾经到过日本的耶稣教教士坟地这类事情，丝毫都不感兴趣，她更注重发挥现实的本能去活动。

至于左卫子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女人，究竟基于何种因缘，竟受到海军特殊庇护，只身来到新加坡，经营着一处高级饭馆的内情，

画家虽然一无所知，当他看到她那娴静的贵族式的容貌和她那现实的欲望突出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也并没感到特别的惊讶。

画家有着拳击家那般厚实的肩膀和轩昂的仪表，年纪将届五十，头上白发过半，在一色是青年的从军画家当中，被视为一个怪人。可是，在他身上，那种动辄大惊小怪或动无名肝火之类的性质，已不复存在了。

实际上，小野崎公平本人，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个画家。青年时代，作为一个画家他抱着极大的热情前往法国深造。当他到达巴黎之后，在参观美术馆当中，在最初的一个月里就彻底打消了画画这个念头。作为画家，他本来具有头脑灵敏的资质，当他面对古今杰出的大画家们的作品时，彻底认清了自己才能的限度。他坚信，尽管再怎样挣扎努力，也终将无济于事。于是，便一直走着下坡路，甚至沦落成给留学生当荒唐的向导或杂耍园子的演奏者。回国以后，也从来不去作画，只是写些美术评论文章或干着画商之类的事情，有时在话剧后台从事些杂七杂八的勾当。正在这时，逢上这次战争，在国内很难维持生计，他便托人疏通，重操画家旧业，作为军属，当了从军画家。这与他在巴黎一度实行过的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是一脉相承的。

他用应付差事的写生画，去蒙混外行的军人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可是，一来到南方之后，可能出于无所事事的缘故吧，他竟发现自己真心实意在想画画，对此，不禁惊诧不已。热情的复活，对他来说是幸福的。虽然生性无忧无虑，但根据上级命令，有时要亲临危险的前线。可能预感到死的阴影逼近身边，要在活着的时候有所作为的想法占了上风，也未可知。

对于马六甲这个城市，从上次来过时就喜欢上了。它色彩复杂，环境幽静，加上昔日历史的影子，仿佛渗透在土地和树木之间，这对于爱好文学的人来说，确实是个可以暂时令人忘却战争的好地方。

当画家在山岗树林中踱来踱去，终于选好地点、打开画具箱的时候，高野左卫子已经在街里找到了印度人经营的珠宝商店，让阿卜杜勒停了车。虽说是一条大街，路面又窄又脏，这个商店的门面也小得

可怜，只是在唯一的一个玻璃柜里，摆设着区区耳环之类的东西。屋里地面上，到处是印度人嚼过而吐出的槟榔子，走进这种地方，实在令人嘿心。

身穿麻布衣服，蓄有一大把胡须的印度人站起身来迎接了左卫子。

“有钻石吗？”她用流利的马来话问道。

印度人摇着他那裹着头巾的头说：

“没有。”

左卫子在他那独特的铅灰色脸上，从露出极大眼白的笑脸中，看穿了他言外的真意。

“不必担心！你是收藏着的吧？”

“只有红宝石。”

“拿来我看一下。”

白天外头的阳光炎热炙人，店里虽然阴暗，对于刚坐车兜风而来的人来说，却是闷热异常。左卫子从腰带里取出日本扇子，一边向马路上望去。这里是日本人决不涉足的地方，只有马来女人和华侨男人在街上走着。对面的铺子，象一处闲房子一样，紧闭着沾满污垢的门扇，准是已经没有东西可卖了。在它的屋顶上空，矗立着一对同一式样的塔顶，大概是教会的建筑吧。油漆着暗绿的颜色，同绿葱葱的树木并排起来，形成了枯燥单调而没有风采的情调。左卫子并不知道那就是纪念扎必埃尔的寺院。她浏览了几种红宝石，默默地按着要价用军票买下其中的一颗之后，问道：

“你有钻石吧？”

买下红宝石，是作为提出这一询问的前提条件。果然印度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钻石按照日本军的命令，都被收买了去，已经没有货了。”

“不过，一颗两颗总该会有的吧。到新加坡华侨商店里去，他们会从后屋里拿出来给我看的。”

“即便有，也是很贵的。”

“拿给我看一下。”

看上去魁梧而傲慢的大胡子，终于流露出让步的神情。一颗三克拉多重的钻石，被左卫子纤细的手指擎了起来，三角镜面上散发出的条条光芒，照射在她的肌肤上。

“我想买再大些的呀！”

叫花子发现了左卫子，停在铺子门首。是个骨瘦如柴、肋骨历历可数、腿胫骨象根木棍样的印度人。司机阿卜杜勒看到后，立刻恶言相加，并照主人平时的吩咐，由自己给几个小钱，把他打发走了。

马六甲的确是个小巧玲珑的城市。汽车只要在繁华街上跑上五分钟，房屋就会稀少起来，出现椰子林，变成郊区风景。只要一看见马来人的高地板住宅，那就是市区的终点。

“到中国街去！”左卫子吩咐司机说。

在南方，英国人离开后，一切财富和物资，都掌握在华侨手里。

流在住家房屋之间的马六甲河，象一条挖掘的河渠，混浊的河水凝然不动。华侨街在渡过桥以后的一条沿着海岸的长街上。商店街只限于桥头一带，直往前去，便是鳞次栉比的新加坡一带豪商巨贾的隐居和大宅院。即使在白天里，也是大门紧闭，幽静的整条大街上，几乎很少行人。房屋的样式千篇一律，高高挑起的屋簷，一色的白粉皮外墙，上了油漆、紧闭的厚实大门上面，悬挂着大字匾额，雕刻着“天官赐福，五福临门”之类用红蓝漆油过的对联。除了客人站在门外叩门以外，永不开门的这一带人家，住在院里人的声音，永远也传不到大街上。在如此炎热的白昼里，这条街上的生活，仿佛被整个严密地封闭起来，呈现着一片深沉的寂静。在左卫子这类外地人看来，这里等于无人居住的空宅地一般，只能径直驱车通过而已。

在印度人的铺子里，左卫子买了三颗钻石，她本想再寻找类似的铺子，一直从车窗向外瞭望着，可是出现在眼前的，尽是些象城堡样寂静的大宅院，这不禁使她大失所望。因为听人家说，马六甲是个富户人家隐居的城市，她一心期待着这里会有更多的珠宝商店。

“回去吧！”

左卫子想起了在山岗上写生的画家。

当汽车掉转头来，驶到刚刚渡过的桥头附近时，发现前方大街当中停着一辆轿车。因为当地的汽车，几乎全被日军强行征去给主要机关使用，左卫子不由注意起坐那车的主人来。那是辆新式美国的高级轿车。

原来，轮胎瘪了，正在那儿换轮胎。车里的人下了车，站在路旁的树荫下面。一个是穿着防暑服的年轻海军军官，一位是穿西服戴软木遮阳帽的中年绅士。对方似乎也注意着驶来的汽车，向这里紧盯着。

“啊！”左卫子急忙喊道。“杜拉，停车！”

身穿便装、手扶遮阳帽、侧脸在躲避因急煞车而带起的灰尘的绅士，正是巽他根据地的参谋牛木上校，左卫子根据迄今对自己的客人所观察的结果，觉得他好象尽力要保持前任参谋的威严，是个冷漠而难以亲近的人。

“是轮胎瘪了吗？”

上校与往常一样，两只核仁似的严厉眼睛紧盯着她说：

“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在这一询问中，她虽然听出了辛辣的责备，却顺口应道：

“我一次也没有来过马六甲，这次是随报道班的画家来看看的。”

“是游山逛景吗？”

“啊，是的。”她笑容可掬地说。随后便向素有深交、东京帝大出身的上校的副官点头致意。

“眼下不是游山逛景的时期嘛，是有人相陪的罗？”

“是的，他正在工作着。”

上校一直屹然不动地伫立在那里，问道：

“那么，你打算今天赶回新加坡吗？”

“是的，我那边还有生意要照看。可是，您的汽车能行吗？如果您有急事，就请坐我这辆车吧！”

“不用，没有那种必要。不过，夜里单车独行，路上是有危险的。一个是赶紧上路，一个是在什么地方等着我们一道回去。白天，倒不必担心，有情报说：近来到了夜里交豪附近是不安静的。”

“会出现什么吗？”左卫子装出一副天真惊讶的样子。她成功了。

“当然喽……”上校首次露出了笑容。“有游击队，再说那一带又是老虎出没的地区。”

“若是老虎，我可一点儿都不害怕！我看惯你们这些老虎*了。前任参谋，恐怕您不知道，您这位今西中尉，也是个大名鼎鼎的老虎呀！”

年轻的中尉羞得脸上绯红，制止说：

“喂，老板娘！”

牛木上校也跟着笑了起来，不过心里仿佛另有所思似的，笑得极不自然。

“不应该用笑谈来漠视危险，还是同我们一起回去为好。单车独行是危险的。另外，我要跟你说件事，顺便同我们一道，把你这套纯日本打扮的风姿，送给一个人看看不好吗？”

“到什么地方去？”

“我要跟你约好——”他按照军人做结论时那种方式说：“今天的事情，虽是我牛木一个人的私事，一定得请你严格保守秘密。至于去了哪里，见到过什么人，这一切都希望装在老板娘一个人的心坎里。”

无名氏

许是穿着便服的缘故吧，谈话当中，牛木上校一改常态显得十分随和。这可能是同在众多部属面前的气氛不同所致吧。

“你说的那个画家，他是在哪里等着的？扔下他一个也不会合适吧。恐怕得叫他等上一个小时哩！”

“他才不会介意哩！只要写起生来，一整天都是一个人呐。是不是我去跟他说一声？”

“不必了，回头让副官去吧。只要知道地点就行。……这街上日

---

*日语‘虎’，有另一种含义：醉鬼。

本人是寥寥无几的。”

上校的脸，躲在遮阳帽的阴影下，沉默起来，他一直这样坦然，无动于衷地把沉默保持下去。

“你这是打算到什么地方去？”上校用他那果仁形的眼睛看了她一眼，答非所问地说，“这是个十年来没见过穿和服女人的男人啊，不过，我同他有事要谈，那时节请你回避一下。”

“也是海军的人吗？”

“不，不是！”回答又带出严峻的口吻，让人无法再说下去了。

轮胎修理完毕，各自乘上自己的汽车，上校的汽车在前，沿着刚才左卫子经过的马路驶去。一股热风从车窗扑了进来。

路标的金属板上，虽然用英文写着海廉大街，实际上却是一条被白色墙壁密封起来，家家户户紧闭着油漆大门的华侨住宅大街。根据上校的汽车放慢了速度，可以猜想目的地已经不远了。左卫子看见副官从车窗伸出头来仔细地望着一户户的大门，汽车终于一下子停住了。

副官在炎阳照射下的地面上，拖着黑色的影子下了车。阿卜杜勒打开车门，正在左卫子要下车的当口儿，年轻的中尉径直走过来说：

“请暂时……呆在车里，不必下来吧。”

上校仍然坐在车里，可以看见他那白上衣的后身。中尉独自跨上两层台阶，好象捺了侧墙上的耳门电铃，站在那里等候着。那姿势是十分端庄潇洒的。

四周杳无行人，谧静的大街在灿烂阳光照射下，一片寂静。左卫子发现在中尉头上，繁茂的石松树红色花朵低垂在墙上。一辆自行车从远处驶来。临近一看，却是日本陆军士兵，戴着宪兵臂章，仿佛对于汽车停在华侨门前，觉得诧异不解似地慢腾腾地蹬着，不住朝这里回望着走了过去。

马六甲华侨的大宅院，正如面街的门第采取同一样式一样，走进院里以后，内部格局也几乎一模一样。

整个建筑形成长方形，门面虽然不宽，院子的进深极大。大门朝着海廉大街，而后门已濒临大海潮水的边缘。也就是说，在马路和大海

之间的这一长条地带，被家家户户的住宅塞得严严实实的。

经过大门里的小庭院，径直进入正厅的客厅里。在铺石地面的正面上，放着紫檀桌椅。往后院去的门口，开在墙壁的左右两侧，跨过门槛，又是同样的房间，再从左右门走进去，仍然还是同样的房间相连不断。有的房间正面墙壁上挂着对联，也有供着象寺院里佛龛那样的房间。有的房里挂着本家祖先代代夫妻肖像的相框。这就是该家的历史。最古老年代的人们，尚处在没有照相技术的时代，则是彩色画像留下了仪容。在胸前有龙的图样，帽子上戴着孔雀翎子，按照清朝风俗穿戴的老人，同梳着异样发型缠足的夫人并排着。进入照相时代以后，服饰改成适应南方气候的便装。再后，有一两代的男主人穿着类似孙逸仙照片上的立领西服，夫人则用马来西亚式样的纱龙缠在腰上，穿着象衬袄般的在前面对拢起来的薄薄上衣。再后来，便是一色的西装。只有年轻的夫人迄今或者仍保持着马来习俗，或者是从广东一带传来的当今流行的中国服装。远离祖国，在这里安家落户以来的一家的历史，会给客人一种深沉的感受。

人们便会从那里看到故乡中国出产的盆石和夹竹桃的盆景，以及西洋人雕刻的童女、马、犬之类的大理石像作为装饰品摆设在房间里。另外还会发现原色版本的狩猎、赛马图同古香古色的宋画并排挂在那里的吧。这些是留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少主人，同带有装饰的座钟一起从英国带回来的纪念品以此来填写了本家历史新的一页。

年轻主人讲一口受过伦敦熏陶的流利英语。

在一纵列并排着的房间后身，是一处没有屋脊的中院，地面上有石砌的水井和带炉灶的厨房，从那里通过楼梯走上二楼家属们的寝室。院里有一棵大树，与一侧探出的房簷形成阴影，并在并排着的水缸里投下凉爽的影子。

正当年轻主人从二楼走下楼梯之际，接到了仆人送来的牛木上校的名片。

微胖的少主人穿着合体的鼠灰色西装，头发梳得整齐，放着油润的光泽。

“是日本人？”他强烈地反问了一句，便默默地通过厨房向后厅走去。

在里院对面另有一栋与老宅相隔的房屋围拢着。在往昔马六甲海还不曾变成现在这般贸易兴隆的岁月里，所有风船都可以直接靠岸装卸货物，那里便是盛装货物的仓库。迄至繁华的贸易被新加坡夺走以后，马六甲华侨的家，变成了安静的隐居处和住宅区，从而那些排不上用场的房屋，有部分屋脊已经残破失修了。

少主人叶氏从那门口走进去，喊了一声“先生！”

一溜都是空闲的屋子，从玻璃窗口上可以望见大海。这时从最里头的房间里，传来了有人回答的声音。

叶氏来到那间屋子门口时，有个人从向着海的阳台那里，使藤椅发出嘎嘎声响抬起身来。

“有客人要见你，是日本海军军官。”

叶氏讲的是英语，看着手里的名片。虽然是中国人，汉字却认得不多，特别对于日本人的名片，就更加读得吃力了。

那个人默默地站了起来。身上穿一件淡青色的中国长衫，那体格在南方中国人中是罕见的肥胖型，脸色白皙，两腮丰满，是一张柔和的福相面孔。

接过名片一看，脸上骤然泛起一片片红晕。看起来他长的年少，虽然年龄已五十上下，皮肤却象儿童般柔美娇嫩。“请不必担心！”他用同样流利的英语说，“这是我昔日的老友。可能是接到日前我给他的信，前来见我的吧。是他一个人吗？”

“我不晓得。”叶氏仍带着踌躇不安的神情答道。

“不晓得是不是有同伴人？我只想见这名片的本人……请叶先生给这样传达一下。另有外人的话，让他在外间等着……没有什么，把这个人带到这里来吧。”

“好，我就照办。”

少主人叶氏走出房间以后，这个男人又看了一下名片。在柔润和悦的脸上，一种异常剧烈的情感在动荡着。当他把激昂的兴奋抑制下去之后，走近窗边凝视着洒满阳光的远处海面。

大海就在这处房屋基石的石阶下面，潮水已退，附近露出一片难看的泥滩。生长在里院的大树，粗壮的树枝伸过了这所房子的屋脊，一些热带树常见的巨大而茂密的叶子，遮在窗前，挡住了视线。虽然承受着阳光照射，却仍呈现出暗绿色的海面，就是透过树叶空隙看到的。在凉爽之外，显得昏暗的这间屋子里，只有一张简单的中国式床铺，一个大型皮包，几册外文书籍而已。

牛木上校的脚步声，通过厨房的里院，正向这里走来。

走进屋之后，踏着地板那种有节奏的脚步声，来到屋门口停住了。

站在阳台上眺望着大海的男人，转过身来。他的眼睛同一贯用严峻目光瞪视着一切的牛木上校的眼神，一刹那间碰在一起了。

“守屋！”上校拚命地喊道。“你这家伙还活着呀！”

他默默地笑着也用同样强烈的眼神盯住对方说：

“是，你这家伙呀！”他咕哝着说。声调中带有一种奇妙的孤独感。

“隔了多少年才碰上能那样喊我的家伙！该有多少年啦？！你好象没忘记我的名字，终于找上前来啦。”

“接到信以后，我真的闹糊涂了。尤其是用洋文字写的名字，一时怎么也搞不清。‘Kiyogo Moliga’这究竟是谁呀！”

“所幸彼此都健在，这比什么都值得高兴！可是……你小子竟当上上校了呀！”

“好象是那么回事。”牛木上校回答说。“可是，你这家伙怎么会住在这里呢？”

“连国籍都含混不清的人，住在哪里也不足为奇的，不过，使我大为吃惊的是：刚从苏门答腊的沙璜搭船来到新加坡，就碰上了这场战争我坐的船同出港的英太子威尔士号正好在港口上，错身而过。当时根本不晓得战争已经开始啦。上陆以后，身不由己地就在新加坡住了下来。日本轰炸机在头上飞过的时候，一想到这是海军飞机，那种心情简直是无法形容的。”

“你说得对，守屋——”上校点头说，“不能说你这家伙没坐过那种飞机呀。”

“我想的倒不是那个，关键是我的性命。我也许会被日本国海军炸死的，做梦也没想到命运最后要给我做含有讽刺意义的人生总结呀！”

“你到新加坡干什么的？”

“为了搭上一只返回欧洲的轮船啊。结果，竟落得如此下场！”说着在他那童颜上泛露出了苦笑。“接着就开始了登陆部队对新加坡的进攻，我是决心在我有生之年，即使碰上日本人，也决不答腔的。就是在这种心情下，日本士兵在我眼前出现了。见到职业军人我可以扭头走过去。可是，当一看到那些天真的、还不懂事的象孩子般的少年士兵时，我不禁感到心酸起来。这正象强迫我回到打心眼里不愿回去的日本一样。不，恐怕比那种心情更为强烈哩！”

“你同日本士兵交谈了吗？”

“交谈啦！”他清楚地回答道。“但是，并不是作为守屋恭吾，而只是作为一个能讲日语的外邦人进行了谈话。并且，那些年轻人不象在欧洲的日本人那样，蓄有恶意地刨根问底。有时，我的心灵不免感到激动。你不从心眼儿里觉得进行了一场极坏的战争吗？”

一触及这个话题，牛木上校即使对于昔日的同事，也马上神情严肃起来，不作任何回答。军人只能按照上司命令行动。对方对于这一点，本该是最清楚不过的。他仿佛要以无言的沉默，来表示如上的抗议。

“如果我身在欧洲，对于祖国前途的命运，有可能做出更冷静的观察。可是，在完全属于偶然情况下，竟使我呆在新加坡。迈出大门一步就会摩肩接踵地碰上许多日本兵，有时便同他们攀谈起来。这样一来，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确实是桩极痛苦的事。这场战争是要吃败仗的！你不那么想吗？”

牛木上校绷着脸笑着说：

“我是无话可说的。”

“……”

“这类的话，不要再说下去啦。”

“是啊，是啊，我是个一般的老百姓呀。不，连那也不是，我已经不是什么日本人啦！”

“你小子，不想回到海军里……找一个最合适死的地方吗？我觉得还有这种余地，今天才来见你的呀。”

“我将把它当作朋友的美意记在心上。不过，如果容许我讲，我就讲几句。难道帝国海军已经衰落到可以再次起用一个挪用和侵吞公款、在外国失踪了的人的程度了吗？”

“象这类的话，即使是你，我也不能任你胡说乱道。”牛木上校怒气冲冲，脸色涨得绯红。但好象马上又抑制了自己，接着说：“我听到一些关于你的情况。我素知你并非那种寡廉鲜耻之辈。我内心里早就暗自思忖，由于你的性格，你是独自承揽了罪责的。守屋，不是吗？”

“你是在向我表示同情吗？”恭吾以安详的口吻说道。“毫无必要！在外国生活了十几年之后，那种感伤情调早已丧失殆尽了。我和犹太人一样啊！说句真心话，我同你讲话，感到十分为难。谈话总是有隔阂，难得谈拢来。我尽量去回想旧日的情景：是啊，牛木是按照当年的老样子一丝不苟地成长起来的。我一面调整着焦距，终于发现你完全是作为一个有理智的军人在讲话。首先，你打算迟早要在这次战争中死去。这不是指军人的决心，因为你不是一个看不清未来结果的人，而是预计着打败仗……”

“别胡扯啦！”上校大声申叱之后，站起身来说：“我不是为了跟你谈论这类事情而来的。我送来一个穿日本服装的美人，给你开开眼吧。”

仿佛听到意外的话，守屋恭吾两眼直瞪着牛木上校。

“你是打算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吗？”

“不，是我想让你欣赏一下日本美人，在半路碰上，就给你带来了。”

“原来是这样，同你一起来的是个女人呐。不过，那得呆一会儿

再说。即使听到牛木当了参谋来到这里，我也决不希望见你的，但是我竟不避风险给你写了那封信，是另有苦衷的。关照我的这家主人，22日夜在新加坡的住宅，不知要做什么使用，由海军发出了征用命令。可是这家的老夫人在病中，目前正处在一经挪动，便有生命危险的状态之下。因此，想求你从中给帮帮忙，如果单纯为开设饭馆什么的话，可以提供另外的房屋。主要希望使病人安静，最好不去挪动她。万一非搬出不可时，是否由军部能给出辆汽车来搬运病人呢？你知道，华侨连用汽车也办不到啊！”

“光为这桩事……，何必由你出头呢？”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军部的总务，一到下层那些家伙，他们是不会倾听华侨的陈情的。”

“好，我答应下来了。房子在新加坡的什么地方？”

“我已经写好在这里。对此，我领你的厚情。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承受着人家多方的关照，自己却什么也办不到，这使我内心感到莫大疚愧。你能给帮上忙，这实在难得的很！作为华侨家族一家之长的老夫人的安危，是同族全家最关心的大事。你真的能给办到吗？”

“帝国海军是不会干出那种不近人情事体的。我牛木确实答应下来了。”

“谢谢你！光是为了这项区区小事，给你这个戎务倥偬的人添了麻烦，实在对不起。尤其是你远路跋涉亲自特意来探望我，这种感情我将永远不忘。”

牛木上校在这个窗户被树枝遮蔽的房间里，感到异常的郁闷。

“事情就是这些吗？”他问道。“那么战争中，你是一直呆在这里的吗？”

“不是，最近才搬来的。以前一直住在托你帮忙的那所新加坡的家里。”

“宪兵没去找你的麻烦吗？”

“我带着中国护照。万一他们知道我是从欧洲来的，那可就要麻烦了。这里的主人自不必说，所有知道我情况的华侨，他们的嘴最紧不过，所以我才得以平安无事。但是我同跟你一道的人见面，没有什

么妨碍吗？”

牛木上校答道：

“已经嘱咐过了。什么也不谈，若无其事地见见就可以了。谁也不晓得守屋恭吾是何许人也嘛！”

“说得是！那是已被认为死去多年的人啦。”恭吾也安详地微笑了。“据说在日本国里，不是有我的坟墓吗？”

客厅里石头铺地，远隔外部阳光，空气显得凉爽得多。摆着咖啡果点，切开的万寿果上放着银匙。牛木上校仿佛变成另一个人，表现得随随便便，毫不拘泥礼节。他不向左卫子谈及守屋恭吾的身世和为人，只是讲着左卫子的事情。

“高野女士，在新加坡经营着酒馆。”

“‘酒馆’未免太过分了吧。”左卫子向上校抗议之后，对恭吾说：“请您惠顾赏光。”

她知道这个穿中国大褂的人，是日本人。至于没介绍他的名字一事，她认为能这样住在华侨家里，定是身负特殊使命的人物。

“是啊，好久未见到穿日本衣裳的人啦。”恭吾安详地说。“有一次在德国偏僻地方的小美术馆里，看到展出喜多川歌磨*的美人画，不禁感到十分惊讶……，看来，日本人穿上日本衣裳，真是独具风采啊！”

“您是从欧洲回来的吗？”

“不是。”他朝牛木上校望了一眼。“我是在欧洲扎下了根的。不管怎么说，真是漂亮极了！巴黎的妇女们善于化妆打扮，虽然也有漂亮的女人……，可是，时间一长，那种浓妆艳抹便会令人生厌的。日本人一到了我这种年纪，对于再漂亮的外国女人，由于那种过火的打扮，也会感到不舒服的啊。”

“可是，日本也在变化。总之，象她这样的女性，竟能勇敢地跑到这种地方来？”上校说，“今后还会变化的吧。”

---

*喜多川歌磨(1753～1806)：江川末期有名风俗画家

“战争——”恭吾说。“那会严重影响风俗习惯的，不管是胜或是败，经过这次战争，恐怕妇女会丢掉日本衣裳不再去穿了吧。”

“不会那样的吧。好的东西会永远保留下来的呀。”左卫子笑着说。

“那也不见得。中国人又当别论；可是日本人的性格是极不稳定的。可以说是一个极端容易变化的民族呐！”

“不，不会是那样的。尤其是通过这次战争，大家对日本自古以来的传统优点，不是有所认识了吗？”

“谁能断言不会出现对历史的反动呢？战争的力量，不论对什么事情，都是巨大无比的。对于这一点，进行战争的军人，往往反而意识不到，而表现着漠不关心。牛木君，你说不是吗？”

牛木上校沉默不语。而恭吾不顾上校的态度，竟断然说：

“一切都将彻底毁灭！”

牛木上校看了一下手表说：“已是午后两点啦。我应该告辞了。”

“何必那么着急呢？”

“不，已经说好，要在白天里赶回去。”

上校用眼神示意，左卫子和今西中尉告辞之后，先来到正门的院子里。

“你说的那件事情，我负责给办。”上校望着恭吾的眼睛说，“我总觉得最好能再有个深谈的机会。”

“不必，你不要管我。不能拖累你。”

“守屋，”上校站起身来低声说，“我最近要到舰艇上去。”

这句话，使恭吾骤然紧张起来。问道：

“要离开这里？”

“嗯，……因此，恐怕不可能再来看你。不管怎样，希望你长期健康地活下去！”

这时，恭吾第一次流露出黯然悲戚的神情，一往情深地把手伸出去。

“你是个精明的人。应该说是武运吗……我祝愿你！”

“我——”牛木上校不露表情地说，“恐怕不会再踏上日本国土

了。可是，你也许迟早会回到日本的。”

“你这是胡说些什么！”

“别那样。”上校微笑着说道，“我什么也不打算讲。只是说：你可能回日本去，这是我牛木自己一个人的想法。关于我个人，独生子已先我而去，这样正可以无牵无挂地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你儿子！在什么地方？”

“在中途岛。他正好二十三岁。好吧，我这就告辞。”

在姿势端庄地向外走去的上校身后，守屋恭吾大步赶上前去，喊道：

“牛木！”当看他转过身来时，说道：“时到今日，对年轻时代自己的轻举妄动，感到很后悔。但是，在这愚不可及的战争中，你根本没有为它去死的必要。无论如何要活着回来。活着，以你目前的地位……为早日停止战争而尽力……”

“晚了，已经晚啦！”上校挣脱似地说罢，便转身上了汽车。双方紧紧盯视着对方的脸庞，瞬息之后，汽车便徐徐地开动了。

“副官，”上校喊了一声坐在驾驶台上的今西中尉。“把车开到宪兵队去。为了不引起麻烦，开到那里叮嘱一下。刚才好象有一个上士骑自行车从那里路过。那都是些糊涂虫。他们专喜欢在无聊事情上大作文章。”

接　触

在马来半岛的城市里，叫做“公园”的游园地，各处都有。中国的京剧、话剧，马来人的戏院和影院、舞厅等都集中地设立在被围墙圈起来的一个区域里，待至炎热的白天过去之后，市民们就来到这里一边纳凉一边消遣。新加坡市面街上，灯泡奇缺，可只要迈近公园一步，那里大放光明，亮得惊人。不夜城里的辉煌灯光和熙熙攘攘的噪音，会令人怀疑眼下是否还有战争。

新加坡的“大世界”，其规模之大，不用说，是半岛首屈一指的。高野左卫子象往常一样穿着齐整的夏装，从汽车里走了下来，雪白的

袜子在黑暗中的衣裙下，时隐时现地闪动着。这一情景，会给看到的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她之所以来到这里，并不是来看电影，或者约了谁要在舞厅里见面。

那是因为在这里有一处小小的摊床，那里经常不显山不露水地摆设和出售着迄今市面上已无法觅到的法国香水、香粉和美国香皂之类奢侈用品。左卫子有时就是从这里买些法国可悌公司的化妆用品的。可是近来她却专意在物色法国公司的病品。

德国在孤立数年之后，终于战败，本来不存在新进货的可能性。可是华侨世界的奇妙之处在于：只要嘱托了他们，数日之后，当一看见左卫子光顾，便毫无例外地会把要买的东西悄悄地放在货架的玻璃板上。这同在军部征购下已然绝迹的钻石，只要找到门路不惜代价，就准会买到手一样。而左卫子对这项药品的用途，却以罕见的方法与钻石有密切关系。左卫子把从各处收集到的钻石，巧妙地放在皮拉密顿和奥克散等粉末里，再照原样封好，始终使人相信这只是单纯的药瓶，然后把它交给信实可靠的回国海军军官或者报通班的成员们。

“这是我妹妹常年服用的药。由于在日本很难买到，正急等着用，你回国以后，用包裹挂号就可以，能不能托你给带回去呢？”

青年们一向把为这位美貌的女老板服务，认为是骑士般无上的光荣。

“当然可以，老板娘！”

军人在海关，根本无须检查。并且一只药瓶也不累赘人，放在贴身布袋里就可以了。

左卫子的这种用心，是根据她得出的：这次战争必将以日本战败而告终的结论而进行的。她有一双可以听到常人听不到的消息的耳朵。她一向惯用艳丽的姿态迎送来来去去的客人。对于别人的命运，她是极其冷酷无情的。

猛然一阵急雨，使一时拥挤的公司路上的人，东奔西窜，一齐向屋簷下和戏院里逃躲开去。

这完全属于热带地区短时间的阵雨，在下着的时候，来势异常凶猛，京剧舞台上的伴奏和唱腔也都被盖住了。映照在突然出现在地面水湾上斑斓刺眼的霓虹灯，被骤急的雨点冲击得七零八落。

左卫子坐在舞厅外间的茶点间桌前，镇静自若地眺望着外面的雨景。一个穿中山服象是中国人的绅士，从外面走了进来，当他摘下防暑帽的时候，她不禁“啊”了一声，便满面堆笑地站起身来。这人正是被牛木上校带去，在马六甲华侨家里会晤过的守屋恭吾。

“唔！”对方也打了招呼。“你是一个人吗？”

“瞧你淋的！”

“雨来的太急啦！因为天太暗没能出来。你是来跳舞的吗？”

“不，也是来避雨的。眼下您是住在这边吗？”

“哦，暂时。”恭吾含混地说。“我同你坐在一起可以吗？”

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恭吾的话讲得十分文雅得体，左卫子不禁笑逐颜开地答道：

“欢迎！我也是一个人呐！”

“要有半小时不能离开了。喝杯啤酒吧。你要什么？”

“我也照样。”

“啊，想起来了，真对不起。”

恭吾转身叫来服务员，用流畅的英语点了酒菜。虽然头上已开始出现白发，仍不失为美男子。并且举止动作和容貌中，都带有一种潇洒文雅的气派。

“牛木，现在怎么样？”

“哟，您还不知道吗？”

“他动身了？”

他睁大眼睛，向她全身望着，又重复了一句：

“是喽，他动身啦！”

由于他说话腔调特别沉重而响亮，恰似突然生起气来似的又狠狠地说了一句话，这使左卫子大吃了一惊：

“他是自杀去啦！”

“……”

“说起来真令人痛心！一个个都去送死。去的人还倒好说，剩下来看着的人，该多么难过啊。我是认识他女人的。”

左卫子自然不曾忘记要表现得温柔文雅，但她却从责备的目光凝视着对方的脸。她是不喜欢主动去接触那些孕有危险性而议论的。

谈话最后变成下面的形式：

“战争，究竟会怎样发展下去呢？”

守屋恭吾脸上流露着高深莫测的微笑，把烟灰弹在烟缸里。

“您对这点不是很清楚的吗？”

左卫子巧妙地装出吃惊的样子说：

“唉呀！象我这种人，怎么会知道呢？”

“我是那么看的。”

一种只有军人才有的眼神，在恭吾温和的容貌中，象流星似地一闪而过。

“军首脑部企图隐瞒不外泄的东西，你们能通过奇异的本能把它觉察到。完全蒙在鼓里的是那些一般的人，那也只限于日本人之间。当然士兵们被灌输了相信日本必胜的天真想法。”

“我也是相信日本必胜的呀！”

“你嘴上是那么说。”

仿佛“啪”的一声直接抽到身上的来势，她轻轻一闪说：

“您是存心在挖苦人！”

“不是的。我说这话决没有半点恶意。华侨已经知道这次战争是日本必败的。你只要看看近来物价飞涨的趋势，就会明白的。这就象晴雨表似的，正确地表明战况的真实。我自己深入在华侨中间生活着，他们究竟从哪里察觉到的，这点我不清楚。所有短波收音机都被宪兵收走了。按道理讲他们是听不到重庆和伦敦消息的。可是，事实上，他们是一清二楚的呀。”

“……”

“于是，新的情报立刻就变成当天物价指数表现出来。日本大本

营发表的战报，谎话暴露得越多，物价就会加速飞涨起来。五分钱一碗的面条，现在已卖六十元了。

恭吾蓦地把视线转到左卫子的脸上。

“钻石行市也是一样。眼下，一克拉是多少钱呢？”

在依然大下的雨声中，左卫子作出了一个安详的微笑。

“我不知道。”

双方半晌之后说：

“你说你真不晓得吗？”

“真的，会是多少钱呢？”

“你不必瞒着我。今早晨，你不是还从华侨梁孝的铺子里买了许多吗？”

这句话使左卫子心里咯登一下，不禁变了脸色，可对方却若无其事地望着窗外那映着霓虹灯色彩，象瀑布般落下的水流。道路对面是出售奢侈品的商店和打弹子之类赌场的长长一排房子，在那屋檐下，马来人排着避雨的长列。有的人把系在腰间的纱龙下摆卷起来，整个儿罩在头上蹲在那里，好象是什么方形的东西。

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的左卫子，从说完那些话以后便沉默下来的恭吾身上感到了威胁。她以自己深信不疑的、不论什么样的男人都会喜欢的柔美姿态弯起胳膊肘，把手放在头发上，两眼朝上翻，紧盯着恭吾。

他的态度依然没有任何反应。睬也不睬。

“您是什么事情都晓得的呀。”

“不是我，而是华侨的朋友们，什么都知道。我仅是听到后，心里那么想着罢了。”

“是被夸大了一些呀！”

恭吾又沉默起来。这情景仿佛面对着一堵墙壁。并且，这个男人不象军人，在他身上蕴蓄着一种久经锤炼的人所具有的，甚为沉着的潜在力量。他谈话的方式，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决不象牛木上校那般单纯。虽然说起话来十分客气，内里却暗藏着不能掉以轻心的因素。

“他们，确实什么都知道，……不，不光是这里的事情，虽然他们身在新加坡，至于太平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西贡又出现了什么情况，他们是了若指掌，既知道在英帕尔前线日本军遭到惨败的情形，并且也熟知总司令官在大后方的生活的情形——在他那座有松树和樱花的凉爽别墅里，特意在洋式大厅的天棚下面，另行修建了一个挂瓦屋脊的日本式房间。总司令就是在那个铺着草席的房间里生活着——这都是他们告诉我的呀！”

“不过只是属于一种传闻性质的吧。”

“你是说，关于你买钻石的消息吗？”他反问了一句。“哈哈，请你不要往心里去。所有的女人都是喜欢珠宝之类的嘛！”

“是啊，一点不假……”

“既然是那样，当我问你‘你一定知道日本打不赢’的时候，你就不会说出相反的话了吧，你真是个用心周到的人呐！”

恭吾把脸朝着左卫子，又向屋外望去。

骤雨的劲头逐渐减弱下来。戏院那边儿喧嚣的锣鼓和胡琴声又传进耳鼓，就是这个缘故。被商店灯照得通亮的小路上，又出现了黑糊糊的人影。

恭吾猛然扭过头来问道：“去跳一下怎么样？”

仍然处于心神不安状态的左卫子，听了这句问话，好象得救了似的，马上作出笑脸同意了。

对方在撒下了使人不安的种子之后，仿佛把这一切都抛诸脑后，忘得一干二净。他彬彬有礼，去舞厅时，让左卫子走在前头，一切举止动作表现得十分舒适得体，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后边的舞厅里，正演奏着探戈舞曲。以舞女为伴的全是华侨青年，没有一个日本人。他们一走进舞池里，左卫子的形象，就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尤其在恭吾带领下，一迈开舞步，他那高超绝妙的舞技和潇洒自如的姿态，立刻引起了整个大厅的注意。左卫子不禁对舞伴娴熟精湛的舞技感到十分惊讶，有一阵工夫，她集中全身精力去追随对方的指挥。

“真轻快！”她不知不觉地说了出来。

在看来近五十的恭吾身上，有着超人意料的敏捷，那动作犹如行云流水，极其自然舒适。左卫子终于逐渐适应下来，出于动作合拍、浑然一体的安心感，不禁说道：

“我跳得很笨。”

“哪里，哪里。”

“可是，一个海军里的人，……这真叫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啦！”

感到惊讶的不是她的心和头脑，而是左卫子的身体。在说话当中，她的身体依然被诱导在美妙的自由运动之下而活动着。在她的身体内部由跳舞的对方以异常的形式，给留下了不安的阴影，迄今仍未消失；而另一方面，在舒畅的心情下，两个躯体画着同样的线条，按着节律不断地流动着。当她意识到众目睽睽都集中自己身上的时候，就更不能不浸沉于高度兴奋的忘我境界中了。

“跳得真轻松啊！”

“我是在欧洲学的舞，已经过时了。”

“哪儿的话！这才是真正的地道货色啦。乐队的人都在瞧着呐！”

“那是在看你呀！”他简短地回答之后，竟悄声讲出了另外的事情。

“你应该托人活动一下，找个什么理由尽可能早些回日本去才好。呆得越久，就越没有什么好光景啊。”

“您还要在这里住下去吗？”

“不，只要战争一结束，我就不想在这种地方呆下去。大概还会回欧洲去的吧。”

左卫子吃惊地望着恭吾的脸。

“不是回日本！”

“说大概，不如说一定会是那样。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能到欧洲去，真叫人羡慕啊！”

“你是那么想的吗？”恭吾以平静的口吻问道。“这不是幸福或不幸福的问题，而是势所必然。这样，就不值得你去羡慕喽。”

“去工作？”

他露出了否定的微笑，乐队的演奏停止了。

在掌声的敦促下，乐队立即又奏起了下一个曲子。这是只快步的狐步舞曲，而恭吾故意拖长音节踏着慢步跳了起来。于是，左卫子觉得自己又变成了水或牛奶之类的液体，舒畅自由地流动起来。活动着美妙无比的快感使她闭上了眼睛。于是，她觉得恭吾是个神秘莫测的奇怪男人。

提起钻石的事情，先给自己一个下马威，随后就转脸去沉默不语的他，同现在跟自己如此亲密地一起跳舞的这个人，无论如何也不象是同一个人。并且，在单刀直入地讲过有分量的话之后，又遽然一言不发地凝视起窗外雨势的恭吾的侧脸上，总令人觉得那上面笼罩着一层孤独的阴影。也许由于恭吾是个美男子的缘故吧，似乎又觉得他脸上的表情跟在什么地方看过的雕像上含带着凄凉表情，具有男子气概的脸型一模一样。

一睁开眼睛，使她陶醉在眼前的快乐感觉之中，脸上焕发出艳丽迷人的光采。

“这么说，不久，我们就要天南地北地分离开啦。”

“是会那样的。”

“你是存心作弄人！”

“为什么？”

“为什么嘛？……我觉得那是十分令人怅惘的事情啊！”

“这才真正是日本人的语言表现哩！不过，你对于我来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左卫子用眼神表示恨意之后说：

“您为什么要说那种话呢？”

“我是个流浪汉，是饱经风霜的。”

“……”

“离开日本而生活，多愁善感的情绪，自然就会消失掉的。如同处身于沙漠之中，一片干燥的沙漠！一旦习惯之后，反会觉得那样更容易生活下去啊。”

“我想在一个更安静的地方，听听您的高见。请您到我家里来不

好吗？”

“你是开酒馆的，海军的家伙们会在那里。我呀——”他侧起头来，果断地接着说道，“普通士兵倒无所谓，我最讨厌见那些职业军官们。”

回到桌子那里以后，外边的骤雨已经完全停了。

“啊，请到我那里来吧！我那边还有不放别人进去的特别房间哩。”

左卫子充满热情地说。恭吾安详地笑着，用眼神戏谑着说：

“我不喜欢！稍有一点儿军人气息我就受不了。”

“可是，您自已呢？”

“我是不应该有那种气息的，总算是把它丢掉了。”接着就更清楚地说，“战争是最大的罪恶！即使我回到欧洲去，那里也会象地狱一般，日本则会比那里更厉害得多吧。思想上最好有一个准备，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打了一场不打也可以的战争而造成的。凄惨得很；不用说，即使战胜了，也同样是地狱！从根本上讲，战争本身就具有那种性质。”

“您真是个不同一般的怪人呐！”

“会挨骂的。被叫作‘非国民’！”

“不假。您的家属呢？”

刹那间在对方的脸上掠过一道深沉的阴影，随即把视线转到别处，以他那特有的沉痛口吻说道：

“曾经有过啊，妻子和儿女。”

“哎呀，现在住在哪里？”

缓慢而沉重地，并且，这次眼也不眨地顶住了左卫子的追问。

“他们在日本。”

“那么说，是两地分离开来？”

“这点，当今在哪里也是不稀罕的吧。这就是战争。你是和爱人住在一起吗？”

“您说错了……”说着，极其自然地露出了艳丽的笑容。“别看

我这样，我是独身的。”

“对不起。……你只是对海军们那样声明的吧？”

“没影儿的事。”

“这么说，你是世界上最逍遥自由的人啦！”

“您说您有个小姐，现在有多大年纪了？”

“二十岁。”

“她叫什么名字？”

“叫伴子。这类事情，就谈到这里吧。在别的方面还有许多可以谈的嘛！”

“既是那样，请您到我家来……”

“不，还是随我一起来吧。说这些话可有些不礼貌，那边有比你那里更好的酒。雨已经停了吧。”

“到什么地方去？”

“你什么也不用问，跟着我走吧。你让我想起了女人和女儿。所以你有义务使我再次把它忘掉的啊！”

“您这是给我出难题！”

早　晨

豆腐街——不晓得基于何种理由，对新加坡来说颇为奇特名字的这条街上，有一家叫杏花村的亲苏饭馆。日本商社的人们成了那里的大主顾。左卫子也曾去过两三次。德川梦声回国以后，在周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这家饭店的味道最好的表扬文章，不知是哪个热心肠的人，把它剪下来，寄给了他，杏花村客座的墙上挂着一个镜框，贴着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文章。

左卫子当时是在别人引导下坐汽车去的，至于从哪个路上向哪里拐去，她已毫无记忆。不过，她还依稀记得那是个杂乱无章修建起来的华侨街道。路旁堆摞着老酒缸子，一群孩子象苍蝇样聚在一起玩耍着。在三楼四楼这些高层楼房上，好象互相竞赛似的晾晒着许多衣裳。汽车在骤雨过后夜晚的街道上行驶着，被守屋恭吾带去的地方，好象

就是那一带附近。看上去，在灯火管制下几乎是同样街道，在只有路面泛着白光的黑暗中下了车，一股奇特的恶臭立刻迎面扑鼻而来。

叫开门走进去的地方，是个橱柜和柱子都是黑亮的杂货商店，踏着木楼梯走上三楼后，从墙上开的门洞走进隔壁邻家的三楼，通过空气闭塞、在黑暗中好象有人睡觉的地方，又走进另一家的三楼。

这里按照饭店二楼的模式，用走廊隔开分成许多小房间。各个房间里都点着灯，人影在晃动，响着麻将牌的声音。

两人继续从这里走上四楼，眼前豁然出现了明亮的大厅，那里放着休息大厅式的长椅和桌子，身穿白服的服务员迎了过来。

恭吾以流畅的英语同服务员说话的工夫，左卫子看到在里头的房间里，聚集着许多人，一个个静悄悄地围着一张大桌子。

挂得很低的电灯上套着罩子，只把桌面上照得通亮，围在那里的人们，只有前半身浴着灯光，后半身掩在一片黑影里。其中一个人低声一喊，一直呆着不动盯视着人们，一齐蠕动着身子，急忙伸缩着双手在收付钞票。左卫子的直觉是正确的。那里放着赌具圆盘，长桌子上写着各种大型数字。

“请！”恭吾说罢顺左卫子的视线望去，接着说道，“对于这项赌博，我是个老行家，那才叫地地道道的真功夫。因此，在这里我是很受尊重的。所以，不必有丝毫顾虑。本来可以从窗户看见海的，因为漏了灯光是会找来麻烦的……。”

挂着象天鹅绒般厚的布帘，把窗口地方严实地挡起来。因而放在玻璃桌上的小花瓶里的花，吐露着浓烈的香味儿。那是象栀子样的白花，荡漾着甜美而剧烈的芳香。

把送来的整瓶玛露帖尔白兰地斟在放冰块的玻璃杯里，恭吾是大酒量，虽然左卫子也堪称善饮，对比之下那是无法抗衡的。

“真是个幽静的好地方！”左卫子说。

“说得对。仿佛在箱子里一般。”说完这句话之后，他默默地凝视着手中碳酸水杯子里冒着的小气泡。“印度人是通过凝视水晶球来占卜人的命运的。你想到过没有，当我们在这里对面相坐的工夫，不

知在哪个海面上会有潜艇露出水面进行喘息；同时又不知在什么地方刚刚进行了海战，被击沉的船上海员，在毫无得救希望的情况下，漂荡在浪涛里？”

在他那沉痛的脸上，荡漾着几分醉意。

“象我这样的人，即使去想也是于事无补的呀！”

“这点，我们彼此都一样。但是，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啊？每一秒钟每一分钟，失掉儿子，丧失丈夫的人，在无止境地增加着……对于如此苛酷的事实，只要与自身无关，人们就能意外地冷淡相处。不过，这类话，我是没资格讲的。因为在战争发生之前，我就早已把妻子抛开了。”

“那是为什么呢？”

“说起来，人一活得久了，就会漠不关心这类事情。一个人以垂直的感觉往下落去，不知不觉就会落到能安定的地方。这道理很简单。不过，一个人如果没有任何家室之累的话对于活着这件事情，会感到极度无聊的。正好象电车里的吊环，倘若没有一个可以抓住的东西，这对于软弱的人来说，好象是经受不住的。”

“……”

“西洋人是不大在乎这些的。在欧洲各地的生活当中，我曾碰到过多少个这种类型的人。那是些冷酷地独自生活着的人呐！你好象漫不经心地听着，你还记得我说过，是你让我回想起了自己女人这句话吗？”

“是，您说过了。”

“那只是个穿日本衣裳的日本女人呐。究其实，也不过就是这么回事情。可是说句真心话，当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不禁使我愣住了，我是否可以对你说，我的心在剧烈悸动呢？”

“是想起了尊夫人了吧？那我太荣幸了，我要向你道谢的。”

“不是的！”恭吾答道，“我自己也那么想过，可是不是那么回事。我完全把她忘记了。即使努力去回想，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仿佛是个没有实体的影子……。说实在的，我一直相信不会是那样的呀！在不知不觉中，岁月给造成的距离，实际上比想象的要大得多。我发

现自己本以为记得很牢的东西，实际上却什么印象也没有留下！”

“会是那样的吗？”

“结果是那样的。这决不是凄怆悲哀之类的东西呀。”

“……”

“事实竟是如此。那是毫无办法的。”

“您净说些凄凉的话。”

“不是的，我觉得你是个性格刚强的人，是不会那样理解的。如果您是为了安慰我才那么说，就大可不必了，那不会有结果的。首先，我已经是个不会感到凄凉的人。战争结束以后，我依然要回到欧洲去的！”恭吾再次把杯里酒灌进了喉咙。“欧洲的传说里有个‘彷徨的犹太人’故事。这是很早以前，从中世纪前后流传下来的。在围着基督被带往刑场的人群当中，有个犹太人侮辱了基督。他因此受到了惩罚，经过几千年也不能死去，将永远在这个大地上到处彷徨着。不能返回本国，遍历欧洲各地当中，我蓦然想起了这个故事，觉得这个犹太人，并不是什么别人。据说这是个叫埃里埃吉尔斯的犹太人。一个人如果永远不能死去，我想那将是极大的痛苦啊。我自己在寿命方面是有限度的，也就不必杞人忧天，况且象欧洲巴卡拉或鲁列特这些地方，要消磨时光那真是无可非议的地方。我就要到那里去的呀。”

说到这里，恭吾举起杯子对左卫子露出了殷勤有礼的笑容：

“来一杯，怎么样？你一点儿都不沾唇呐。”

“不知怎的，觉得寂寞起来。”

“若是感到寂寞，那就更应该干杯了。”

“您真的还要去欧洲么？那样，不知几时才能再相会啦。”

“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在分别呀！老板娘，牛木眼下在哪个海上？”

左卫子用力摇头答道：

“牛木上校的事，我不知道。不晓得为什么，觉得您怪可怜的……”

“那你是搞错了！牛木是自己寻死去的，我还活着嘛。是属于幸运的一伙哩！”

“可，您为什么不回到日本的夫人那里去呢？”

“因为同彷徨的犹太人一样，受着惩罚的呀。说起来欧洲要好得多。不象日本那么狭窄。人们不在背地里议论邻居的是非长短，讲别人的坏话，也不挑剔别人的缺点毛病，能让你安静的生活下去呀？”

“不过，我觉得不对头呀。”左卫子叹息之后，蓦地举起自己的杯子，仰起线条优美雪白的颈子，把烈酒大口地灌了下去。“既然您决定要去欧洲，那么我就放怀接受您的款待，领受您的盛情！”

“为什么还要有差别呢？”

“因为很难再见到您的面啦。再说……”

“再说什么呢？”

“我从一见到您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心里就一直喜欢您。”

“说这话，海军们听了会责备你的。”

“那就责备去好了，随他们的便！”

恭吾忽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左卫子不由得畏怯起来，媚意从脸上消失了。她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前襟。

“老板娘，”他以炽烈的目光看着她说，“可以拥抱你吗？”

这时，警报的汽笛，拖着长音在外边响了起来。不是错觉，是真正的警报。突然楼下传来中国客人的喧噪声和跑下楼梯的脚步声。

紧盯着恭吾的左卫子，柔顺地低下头来说：

“请吧！”她回答的声音有些变了腔调，但立刻就同爽朗的眼神一起变成流畅的语言，流露出来。“请想起您的夫人来吧！”

似乎各家各户都有人跑到外面，从下面街道上传来了嘈杂的声音，并响起关闭沉重大门的声音。与此同时，这座楼房的电灯一齐灭了。汽笛在不断吼叫。

“你不逃开吗？”

“我不！”

在恭吾怀抱里的左卫子似乎摇了摇头。头发和沁着汗水的皮肤的气息同桌上的花放出的强烈芳香混在一起，使这意外降临的黑暗，仿佛一下子变成了海洋。沉溺于其中的恭吾，尝觉到了娇柔湿润嘴唇的火热般抵抗。牙齿在咯吱咯吱作响——。

汽车驶进大门，穿过树丛，停在白色门廊下面。从前这里是英国人所有的极其豪华的宅邸，庭院里翠绿的草坪修剪得规整得体，中间是各种热带树和花坛。

左卫子一摁门口电铃，屋内立刻亮了起来，灯光透过不镶玻璃的防蚊纱窗泻到院内，使近处树木的颜色在黑暗中浮现出来。

一个穿简式西装的浓妆日本少女，开门迎了出来：

“您回来了。”

左卫子穿着草屐走进屋内，待她关上门以后说：

“响起警报，被隔在外边了呀。不用管我，去睡吧！”

她本想踏上正面楼梯直接回二楼寝室，可一转身走进把从前的客厅改成大厅的右侧酒吧间里，从服务员出入的小门迈进去，开了帐房电灯，打开了电冰箱。

当她取冰镇的碳酸水瓶子的时候，从没有灯的大厅里传来了椅子吱嘎作响的声音。她心里觉得奇怪，走近一看，有人在长椅上蜷曲着身子，弯着胳膊，好象在看手表。

“您是哪一位呀？”

对方以醉意未消的迟钝动作坐了起来，朝这里望着。

“噢，是老板娘！”

“小野崎先生啊……真是罕见呐，是您喝醉了吗？”

“哎呀，出丑了。”画家只是挺身坐了起来，仍然呆在长椅上。“可是，夫人，你上哪儿去啦？眼看天快亮了吧？”

她对此不作回答。问道：

“您睡在这种地方，没有蚊子吗？”

“我是来告辞的，夫人。因为临时决定，要坐早上火车到缅甸去……”

“现在还要到那种地方去？！趁早别去啦！”

“不，只有缅甸我一次还没有去过。并且在英帕尔那里如果打赢了，就可以进入印度啦。所以我这才决心要去看一下的。”

“你还是不去吧，会吃尽苦头的。小野崎先生不也是五十岁的人了吗？！”

"在身体方面，对年轻人还不服输哩！"

这时他才开始向左卫子呆的帐房走来，画家睡觉弄乱了的头发比平时更显得花白，白发下面是一张酒后的老好人的脸庞。

"可以到印度去嘛！我是想到那里画画去呀。"

"碳酸水你不喝吗？"

"我喝水。"

"你要上路，喝水不吉利。还是喝啤酒吧。"

"是喽，以水代酒是犯忌的呀。我一向对于这类事情是不介意的。"

"不过，"她认真起来说，"你已决定准时动身了吗？英帕尔那边的形势，不也是对我们不利吗？！"

"没的事，赢着呐！已公布说：印度就在咫尺之间了嘛。"

"是那样的吗？"

"只差最后一把劲儿啦。无论如何，我是想到印度看看的。"

"另外，在太平洋方面，不也是形势不妙吗？"

"那都是谎话。据说那是为了把对方诱到本土来进行决战的嘛。大本营发表的公报是不会有半点虚假，我是相信的。一个堂堂的大本营，怎么会欺骗象我这样善良的国民呢？！"

"……"

"我既然来到这里，总想看上印度一眼。暂时要告别啦！"

"今早的火车吗？"

"嗯，火车也好哇。因为飞机票没弄到手……虽说很慢，同本地人一起旅行也有好处。路上可以随时写生，对我这一行是合适的。我在巴黎也呆过，文明人见过成千上万。当地人可能是无知的，不过，看到那犹如神佛一般清澈纯朴的神情，会使你吃惊的。这里的人，是最美好的象征，是招人喜欢的。不象文明社会的人，容貌受到知识的污染，一个个疲惫不堪。……我想这次一定会碰上漂亮的脸。哎呀，夫人该是很困的喽，这可太对不起啦。不过，天亮以前，就让我睡在这里吧，说实话，我也还想睡一觉。"

"小野崎先生，好象我又在罗唣你。是军方同意你去英帕尔的

吗？”

“他们说，无论如何也希望我去一趟。因为需要陆军方面的许可，本认为会很难办，可是他们表示非常欢迎。”

“是吗？既是那样，你就去吧。那么，早上再来看你。我也想睡一下。”

“你不必特意为我起早。并不是到什么危险地方去嘛！”

“另外给你安置个床铺吧。”

“不用了，这里就蛮好。一想到身在前线，这里简直是天堂或者是极乐世界啦！”

左卫子看着画家又回到长椅上胡乱躺下之后，便熄了灯走上二楼。

走进室内，把门上了锁，把其余的灯全熄了，只留下床头一盏小灯。

来到南方以后，她已养成习惯，早晨起床后和夜间上床前，都要进行一次冷水沐浴。为了做这项准备，她开始解开腰带。这时庭院树丛里的夜莺粗声地叫了起来。左卫子觉得四肢陷入美妙的疲惫之中，全身火烧火燎，有一种懒洋洋的情绪萦绕在心头。庭院里夜晚的空气，掺混着花香的、含有暖意的气息透过纱窗流进微暗的室内。她以身穿薄衣的肌肤感觉到了它。

冷水浴的第一桶水最凉，需要一鼓作气猛力泼到肩头和胸脯上。她总是拚命地浇着凉水，在皮肤冷缩后带来的快感中，把浴室弄得四处汪洋，这才象个淘气的孩子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用厚毛巾揩拭后，再擦上化妆水。这样，皮肤会呈现出鲜艳柔嫩的光泽来。披上薄睡衣躺在床上之后，左卫子发现自己以不同于平时夜里的姿势在躺着。自然的姿势，一般是出自无意识的。那么，自己竟把手如此放平，随着身躯的轮廓追索下去，她找到了答案。

左卫子闭上眼睛，凝然不动。她感觉到夜风吹拂着蚊帐。夜莺之外还有别的什么鸟在远处叫着。她心里萦绕着黎明在即的感觉。

她躺着把手伸向床下，取出一个黑色香水瓶子。这是法国凯·德

尔赛公司的产品。这个公司销售的化妆品，不论是香水还是化妆水，都是装在用黑色玻璃制成的钻石结晶型的瓶子里的。而左卫子就是在这个瓶子里收藏着自已亲手买下的几十颗真正的钻石。

拔下瓶塞，使瓶子倾斜一下，三角镜面上闪闪发光的钻石，便象流水似的落在掌心上。掉在被单上的一颗，滚到左卫子裸露着的白色胸脯下面去了。左卫子在拾起它的时候，蓦然对刚刚分手来的守屋恭吾感到无名的憎恨。尤其是在他给留在躯体内部的影响依然深深存在的情况下，这就使她更加憎恨起来。她眼睛紧盯着手掌上三角镜面的颜色，只要稍微一动，就会因角度的移换，发出一串象艳阳般美丽的光束来。这一光的游戏，竟与往常晚上相反，既没给她带来丝毫心神的喜悦，也没能从中感到任何安慰。

左卫子猛然把钻石装回瓶子，走出蚊帐，打开电灯，来到有三面镜子的梳妆台前坐了下来。从镜子里可以看到屋外黎明将近的、早晨的一部分色彩。她拿起自来水笔开始写信，写完装进信封。上面写着：昭南*日本宪兵队收。

外国人

马六甲监狱是坐落在郊外的一个小型建筑物。它距离高踞光秃秃的山岗上、居高临下望着大海的早年葡萄牙时代的城堡遗址有三百米，同光是印度人居住的部落紧紧相邻。街名叫班达·拉西。铁门朝着大道关闭着，旁边的墙壁高处镶着一块铜板，上面雕刻着一千八百六十年总督几弗内上校在职期间建造的字样。

昭和二十(1945)年八月二十日这一天，一辆插着青天白日旗的轿车停在铁门面前，一个穿西服的男人走下车来，捺了电铃。

这是个一整扇的大铁门，上边有个小窗样的洞孔，是从那里检验来访人的。

来客把英文公函递进去后，小窗被关上。过了不久，响起了开锁

*日军侵占新加坡后，将该市改名为昭南岛。

声音，沉重的耳门被打开，他被接进院里。

左侧是典狱的住宅和办公室，右侧紧贴墙壁有个象隧道样的走廊，正面同样也是铁门，上面并排着铁棍，可以窥见内部一切。铁门紧闭，加上了大锁隔断了一切来往通行。

典狱是个荷兰血统的混血儿。看过公文，点头用马来语寒喧几句，便命令同是混血儿的下属打开了铁门的大锁。监房从数步距离处开始，左右并排着，走廊是一眼可以望到底的。向导开始打开了十六号室门的铁锁。这扇门也同其他门一样，从地板往上一尺高是铁棍栅栏，其他地方一概挡得严严实实，住在里头的人不来到门口匍匐在地板上，是看不到外界一切的。

来客好象等候开锁等得不耐烦起来，喊了声：

“先生！”接着用明确的英语说，“我是小叶，是前来接你的。”

“是叶君?!”

屋里的人以平静的口吻反问了一句。门终于被打开了。一看，那是个窄而长的单人房间，只有从最里头墙上的通风窗口，才可以看到蓝天。守屋恭吾从木椅上站了起来，两眼望着叶氏：

“是释放。现在可以到外边来了。”

热心肠的叶氏也不免对迈入单身牢房感到踌躇，这样大声讲过之后，向他伸过手来。

“是喽，”恭吾点了点头。“因为战争结束了。”

“是结束了。先生。”

“可是，是你这个中国人来热情接我出去的呀！看来，我的祖国的宪兵队，直到今天，是把我完全忘掉了。”

虽然年轻，却十分热诚的叶氏，竟给带来了长衫单衣，把它套在身上，即使这样走在街上，也不会有人觉得扎眼了。

汽车驶入中心街道之后，不仅是青天白日旗，也有挂着英国旗子的商店。其余，马六甲的市容在外观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华侨住宅区的海廉大街象往时一样，在白昼的炎日下紧闭着油漆大门，金色朱文的匾额，受到路面阳光的反射，静穆地放着光辉。从墙顶垂下枝条的石松，依然花红如故。

一迈进叶氏宅邸大门，全家人都聚集在前厅里。偕同夫君曾去过伦敦的年轻夫人，身穿露臂的广东衣服，同两个孩子站在一起笑容满面；年纪高迈、一家之长的老父，听到高声传报，也拄着拐杖从屋里出来相迎。

“谢谢！”恭吾同这家七岁男孩和五岁女孩相对面时，不禁两眼热泪盈眶。“谢谢！”他握着孩子们的小手，手掌心感到异常的柔软和温暖。

这甚至使他暗自吃惊起来：这个世界上竟有如此柔软可亲的手！男孩的头发梳得规规整整，穿一条西装短裤；而女孩穿的是马来服装。

“先生，”年轻的叶氏神采奕奕，热心地说，“我已吩咐烧了澡塘。我素知先生比起冷水浴来，是更喜欢热水的。”

他们两人之间的交谈，总是使用英语，恭吾道谢之后，蓦地独言自语地说：

“战争已经结束了呀！”

“全世界所有地方！”叶氏竟做着欧洲式的动作表现，笑吟吟不无夸张地说。

“那太好啦！”

脱口而出的话，自己反而觉得带有空洞的余韵，于是，恭吾改变了脸上的表情。关于日本投降的事，在牢里已经听说过。但是，对此尚欠缺真实的感觉。唯恐一开口会带出轻浮的表现，心里有些不安起来。

“街上的日本人，都怎么样啦？”

“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很安静，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说罢，对仆人用本国语言以机敏的神色问过什么之后说，“据说有少数已逐渐向新加坡开始转移，这里很平静。再说粮食等物资，仍然掌握在日本人手里。”

马六甲海峡的海面上，集中着耀眼的阳光在水面上流荡着。其他的海面，象用油色画的一般，显得碧蓝而深沉。这里的窗户照旧被从

屋后厨房井边那里的大树，跨过屋脊伸出的树枝给遮住阳光，带来了凉爽。早晨还能看见苏门答腊的岛影，正午的阳光使它湮没不见了。

恭吾坐在藤椅上茫然地凝视着大海。

早上叶氏曾来问过去不去新加坡，他谢绝了。眼下完全没有上街的心情，连一点儿都没有。

“仍然处于疲惫之中！”

当时摇了摇头，神情一定是不愉快的吧。仆人给送来了原封的桑托利威士忌酒，无疑是日本人遗留下来、不晓得通过什么途径弄来的。随后恭吾要求把纸报，不管多么旧的尽量都给送来。南乌岛、硫黄岛、冲绳岛——以后的消息被虫子吞吃了似的，在半路就中断了。不过，在一贯虚夸的必胜预言和后来腆着脸皮所作的彻底溃败的报道中，恭吾却可以从中追寻出战争所走过的接近真实的足迹。例如：把对日本的空袭，都说成是并无多大效果的报道之类。

“我真的疲倦得不行啦！”

独自一人的时候，他大声喊着说。

刺激他最厉害的部分，不是在读过的新闻记事里，而是在那些模糊暧昧的报道之外。要了解它，是很吃力的。对于真相不明的模糊部分，恭吾是这样想的：对自己虽不具有真实感，但那严峻程度应该是超过自己想象以上的。本来他想说这一切都是自己预想中的结果，但是，却没有料到事实竟是荒谬到那种地步。这样一来，即令他曾身为军人，也终于没做出准确的判断来。这一年面壁生活给他造成的空白，使他一下子象浦岛太郎*一样，变得苍老而无知了。

尽管如此，恭吾并不因此而感到凄楚和遗憾。因为在一切感情方面，都没有变成实感的可能性。虽然在当时对原子弹尚一无所知。但是，必须与它同时并进的特殊攻击的重大事件，究竟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呢？这使他十分迷惑不解。

海面闪耀着白光的潮水，依然在流荡着。垂下来的树叶受到逆光

*浦岛太郎是日本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被大龟送到龙宫住了三年，离开时美女赠送一个盒子，嘱咐他千万不能打开。他被好奇心所驱使，打开了它，随着一股白烟，他变成白发老翁了。

的照射，使叶子的脉络清晰可见。蟹子在退潮后的浅滩泥地上爬行着。

“我已经不再是什么军人啦！”恭吾深切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接着，以极大的忿怒心情突然想起了旧日的同事们。“毫无疑问，这是由阶级和职位来赋予强权或使人卑屈的世界！我既然被从那个职位上放逐，那么，就已不再是个军人，这岂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真是糊涂透顶！”

可能是由于生活方式的急遽变化，这反而使他感到格外疲劳。一到午后，就一定要发高烧，恭吾借此机会便蛰居起来。在这期间里，摆脱了日本人而独自经营的英文报和华文报纸也都被送了过来。密苏里号上的投降签字以及麦克阿瑟元帅进驻日本消息，同照片一起被登出来。

在发烧期间，恭吾便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壁虎在头上天花板上爬行着。因为它身上有着白色保护色，也就总是呆在刷着白油漆地方，小声地叫着。它们是母子，有时孩子掉在蚊帐上，它就显得惊慌狼狈起来。白天总是躲到远离阳光的阴暗角落里一动不动，每当掌灯之后，为了捕捉朝灯光扑来的羽虫，便向高地方爬了过来。这将是它们的日常生活规律吧。想到这里，仔细一看，母子俩的白色躯体并排着贴在一起。

他在发烧这段时间里，有时因回忆起审讯自己的宪兵的神情而感到痛苦，总是象梦魇般纠缠不忘。那不过是个二十二三岁刚出校门、在恭吾眼里还是个孩子般的年轻人。可他却十分陶醉于自己的力量。一张胖脸上带着迟钝的表情，两眼总是通红，眼睑上没有睫毛。他几次三番面对面地骂过卖国贼、间谍之后，猝然又装出一副老练的样子，拿出自己的烟盒，说声：“抽一支吧。”并特意用西洋打火机给点上火。回过头来就说：“你也是日本人嘛！宪兵队预定对华侨中的亲英美分子进行一次大搜捕，你给提供些这方面的情报吧！”

有时在大白天里他就带着醺人的酒气进行拷问。之后，就立即表示出一点儿好意来，询问在海军里你都跟谁亲近。紧接着就开始“你不是日本人吗?!”这老一套的逼问。他用哭鼻子的腔调责问说：“你

知不知道当今日本处于紧急存亡之秋？”那是张动辄就会变得赤红的面孔。同时，一个孩子般的年龄，却有一对大胆的凝然睥睨别人的眸子。恭吾在过去曾有过毫不畏怯地看人的习惯，当这习惯苏醒过来，加上年龄的力量反瞪起他的时候，这孩子会气得发昏，狂喊乱叫起来，嘴里不住地喊着日本人，那气势汹汹的疯狂样子，简直无法估计他会做出何等的残暴行径来。一个小小年纪的人，竟露出如此阴惨狰狞的面孔。

壁虎安静地停在天花板上，那小小的手脚形状和白色脊梁，使处于昂奋中的恭吾得到了休息。

“对，我是个日本人！”

在发烧的昏迷中，他似乎想要把它说了出来。很明显，这是憎恨那个发了疯的男子的另一个日本人。

直到微烧退净，足足花了一个月时间。当恢复到可以出去散步程度之后，从早到晚一直处在幽静状态下的海廉大街，使恭吾心身得到无上安慰。在这全是白色墙壁和油漆大门的闲雅和清洁的地方，到处垂吊着石松，夹竹桃开着雪白的花朵。本想渡过马六甲河到山上废墟去看看，一想到直至前不久那里还是日本人的政厅，便踌躇起来，裹足不前了。

在马六甲街上，已见不到日本人，同时有少数的英国人回到了这里。而恭吾的自由散步，还是局限于华人街道圈子里是安全的。

一天晚上，买了门票走进了游园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战争期间杜门不出的华侨善良人家，也带着家小边乘凉边站在那里唠着家常，有的人就坐在戏院里的座席上。一直隐藏未露的高档商品，在耀眼的灯光下摆设得琳琅满目。这是和平到来的象征。即便有的人从恭吾身旁走过之后，觉得奇怪而回盼相视，却没有一个人走过来问长问短。也有熟悉人家的夫人正在陪着孩子做骑木马游戏，一看见恭吾走来便停下手里摇摆着的扇子，向他点头致意。她身上穿的是露出胳膊的凉爽的轻纱衣服。

更深刻的孤独是他在欧洲养成的。对他来说，马六甲不是生僻的异乡。

当来到赌场门前一看，通常到叶氏家来做营生的年轻人，坐在那里拚命地赌着。在每个人面前放着一块画着棋盘格子、上面写着各种数字的木板。当中的一个男人象抽神签似地摇晃着木头盒子，一念出从盒子里甩出来的签子号码，站在客人对面的少女，便往中签数字那里放上一个花生豆。谁的棋盘格子里放满花生豆，谁就是赢家，所有别人下的赌注就会统统归他所有。

客人们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两眼紧盯着自己盘上的格子。放花生豆的少女们，也还兼着监视客人搞不正当行为的职责。

要把格子填满，这是项极费周折、要有耐性的赌博。并且，自己的意志丝毫不起作用，纯粹是听他人摆布、撞运气的勾当。

恭吾看着叶氏家里佣人一次也没有赌赢，不禁微笑起来。对方也看见了他，灰心失望地对他摇头笑了笑。恭吾不知不觉热心地看了起来。一个小时以后，他发现从现在开始就会中签的座位上的客人站起身来。那个座位一空，恭吾便唤那个佣人挪到那里去，并把他自己的钱给了他，让他试试运气。

他不光给了钱，并且象照管他似的站在身后，两眼紧盯着木盘。在他的眼神中流露着意志的力量。

报号码的人，摇晃着木盒发出声响，接着就大声喊着号码。终于，别的客人都举起手喊叫起来，佣人赢了。

恭吾充满自信地对佣人耳朵悄声说：

“放心！接着再来！”

第二回，每当报过数字以后，少女的手便不住闲地忙了起来，急着往中签的方格中放花生豆。

仅剩下一个格子了。“又压中了！”恭吾以充满信心的声音咕哝着。盒子里甩出的签字，果然正是那个号码。

少女举起手来宣告结束。比赌注多出十几倍的钞票堆在叶氏佣人面前。恭吾拍着他的肩膀说：

“还能中一回。你再接着干下去！下次赢了，可别再赌啦！”

佣人踌躇了一下，结果还是照他的吩咐做了。连赌输三次，而第四次花生豆又填满了格子。他收好了钱，十分吃惊地仰视着恭吾的脸。

佣人要给恭吾分成，他没有要。

“大人怎么会知道必中呢？”

对此，恭吾只是笑一笑，没有回答。离开佣人独自漫步时，在照明灯上空，升起了仿佛舞台布景上的又圆又大的月亮。从游园场灯光中走出来，在这盏明月下，街上照得通亮，犹如傍晚时分一样。在住户中间凌空而起的椰子树的顶端，呈现着焰火开爆时的形状，在天空上扎煞着它的黑影子。

恭吾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孤寂。——在欧洲，有时虽也不免有遽然感到寂寞的情形，这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特别是在哪个赌场里，赌过打弹子或巴卡拉，并且只有有在大胜之后往回走的当口儿，虽然自以为异常冷静，实际上却处于极度兴奋状态之下，于是这种感情就会象过堂风似的悄悄地侵袭全身。——这是不是用花生豆搞的儿戏般的赌博，也起到了同样作用了呢？到明天中午，恭吾对预测赌运独具慧眼这一消息，毫无疑问准会在华侨佣人阶层的伙伴中间传播开来。对他来说，这决不是付之一笑而罢的小事情。

恭吾归途中绕了个弯子，向郊外路上走去。在欧洲每逢孤寂之际，他总是默默地在陌生的街道上一直踽踽独行下去。而且他深知这是唯一有效的疗法。因此，他觉得趁此皎皎明月之夜，到橡树林里漫步一番也是可取的。照在通亮地面上的影子，就是他唯一的伴侣。

这是一个没有风的寂静的夜晚，流水般的月光照着以椰子林和黑沉沉的森林为背景的土人部落，只有路面上泛着白光。橡胶林经过精心莳弄，杂草清除得干干净净，象植物园般清洁整齐，随着地形起伏绵延数平方公里。

月光透过林间枝叶，在地上形成大小光斑，这使树林之间也增添了亮光。

从远处什么地方传来了土人的歌声，音调缓慢而单调。侧耳倾听中，歌声停歇了。一阵树叶颤动的窸窣声，宛如一道阴影传了过来。道路上边，只剩下被树林留下来的一条窄窄的天空。在月光下，点点群星象银色砂粒在放射着微弱的光芒。

恭吾不禁暗想：手下要有自行车的话，就一定要到更远地方跑上一圈。他打算一直走到坡顶，从那里撇开径直伸向前方的大路，从岔道返回街里。

当他刚往坡上走去的时候，从不远的什么地方又传来仿佛有人说话的声音。在快到坡顶地方，冷丁向前一看，发现有五六个人聚在一起坐在路旁草地上。由于他们呆在树荫的暗影里，尚且无法判断出究竟是些什么人。心想：八成是战争中由土人组织起来的自卫团吧。他们用日语发口令，拿着六尺长的木棍，夜里在郊区路口站岗放哨。

那群人显得格外阴沉，静悄悄地望着恭吾向他们走了过来。既不用土腔土调的日语喊问：是谁？也不象要站起来盘问的样子。

待至走到借月光能看得清楚的距离之后，恭吾才发现这是些日本士兵。并且在旁边的树林里还有三四十人，铺着毛毯靠在背包上，黑糊糊象死人似的躺在地上睡着。

这时，拷问过自己的年轻宪兵的面孔，兀地浮现在恭吾眼前。单身来到如此荒凉所在，为了提防万一遭到暴力袭击，不禁暗自警惕起来。可是，直至走近身边仍然一动不动、一声不响蹲在那里的这一群人，实在有些蹊跷。并且在坐着的五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仰着一张不自然的笑脸茫然地望着恭吾，而其他的人当他走近时，则移开视线，低头去看地面或者扭过脸去睬也不睬。

树林里，树叶在黑暗中窸窣作响。仔细一看，他们身边并没有枪刀之类的武器，象苦力一样赤手空拳，身旁只放着一些行李。

恭吾从他们前面走了过去。在从前，这是不允许的——当他正在他们前面走着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这一点。

在月光下，他们象被丢弃在那里的一堆什么东西，一直保持着沉默。既不大声申斥喊叫，也不横眉怒目相对，尽量在躲避着目光相遇，一个个显得精疲力尽，心绪恶劣。

分岔路口距那里还不到五米。突然身后什么地方亮了一下，轰地一声响起了沉闷的爆炸声。风从橡树林里横扫而过。恭吾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沉默的士兵中有人说了句：

“到底还是干啦！”便站起身来向树林深处望去。其余蹲着的人

并没有抬起身来，躺着的也没有人爬起来。

象一群哑巴一直紧闭双唇的人们，忽然开始讲起话来。

“是那个人吧？”一个人问道。

“嗯，就是他。”身旁的人象是在伸手薅草或拣小石头似的弯着身子。

“他已经折磨得不行啦！”

说话声中断了。恭吾觉得：一定是他们回过头来，发现自己在那里听他们讲话。于是他又迈开了步子。这是条被树遮得十分昏暗的道路。

士兵中有人喊道：

“田村死啦。天亮以后去把他的小手指割下来带回去吧。因为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嘛！”

恭吾尽量不使脚下发出声响，从林中道上远离开去。一种无以名状的阴郁之感充溢心头。他意识到自己脸上严峻的神色。

虽然不知道在树林里铺着毛毯、靠在背包上躺着的士兵，是真的睡着还是已经丧失了活动气力，不过，却是无比冷漠、黑鸦鸦躺着一动不动。有的背靠大树，脸上照着月光；有的俯身在大行李袋上，脊梁朝上躺着。当伙伴中的一个病人用手榴弹去自尽的时候，他们竟没有一个人有余力能为此起来一下。恭吾在微有暖意的夜里空气中，感到了一股尸臭。这气息不是从自杀者刚刚碎裂的身上来的，而是从躺在地面上的活人那里一齐发散出来的。

正常商业交易已经复活，听说叶氏要到瓜拉隆坡的华侨联合会有事联系，恭吾便提出说：

“把我一起也带了去吧。我只想看看外界的风光。”

“欢迎，请吧！”叶氏立即答应了。“你去看一下巴楚的洞穴吧。我的洽谈需要一个多小时，这段时间里就让司机送你去吧。那一带的治安还是不必担心的。”

汽车是叶氏新近在新加坡买下的毕克。开出市区，当车在昨夜的橡胶园里驰驶时，恭吾情不自禁地两眼一直向窗外望着。不用说，士

兵们已不在树林里了。

"叶君，请在那儿稍停一下。"

"啊……"

在一棵橡胶树的显眼地方挂着一个白色东西。恭吾打开车门，走近前去一看，那里挂着一个弄脏了的书包，上面有一张象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片。恭吾翻过纸片，读了一下用铅笔在上面写的字。

当中写着一个大字："盐"。

旁边草书着："这是干净的。"

是喽，沉甸甸挂着的背包，好象盛着盐。毫无疑问这是昨夜里的人们干的。并且恭吾觉得：这个背包和盐，一定是那个自杀士兵的东西。

附近树底下，有遗下的粪便，麇集着一群苍蝇。

看见汽车停下后，一个在橡胶园干活的工人从林间走了出来。恭吾招手把他叫来，告诉他：背包不要动，就挂在那里。然后突然问道：

"没有日本兵死在树林里吗？"

"有。"他用马来语回答后，转过身指了一下方向。

"用土埋了吗？"

脸上表情做出了否定的、冷淡的回答。

恭吾看到叶氏焦急地从车里向这边望着，便急忙掏出钞票递给工人说：

"你把他埋上吧。明天我会过来看的。"

等待着的叶氏问恭吾：

"什么事情？"

"啊，对不起！请开车吧。"

工人有着劳动人出身的诚实表情。他不象叶氏那样，从祖先代代便已成家立业的老华侨。这是单身一人来到这里，手头还没有积蓄的工人。交给他办的事情，会忠实办到的。

叶氏让马来人司机坐到助手席上，自己驾驶着方向盘，一面不住地变换着速度，对新车的性能进行着测试。

“这机器，还真不错哩！”望后镜中出现了叶氏满意的笑容。“这是巽他基地日本海军专用车。一点儿毛病都没有。”

恭吾只是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他象汽车上的防风玻璃板那样，在汽车飞速驰骋中，两眼紧盯着向左右分开去的橡树林。平平坦坦适合兜风的快速公路，几乎一直线地伸向前方。远看上去，象山包样的密林，也在视线中出现了。

接着，路面上突然象潮水似的涌现出黑鸦鸦散乱不整的人群。叶氏减低了车速，与此同时，路上的人们闪开了路。一些穿着肮脏土黄色的衬衫和长裤、背着大行李袋的人们，在汽车的两侧不断地向前走着。长着毛茸茸胡须的面孔上，沾满尘土和汗水，两眼茫然地向车里张望着的人们，迅速地被车抛向后方。在人群中，插在车前的中国国旗，呈现着刺激性的绚丽颜色，象流水似的自由招展着向前飞奔而去。

恭吾意识到自己不由自主地要闭上眼睛，可是他却故意睁大眼睛去俯视那些人的面庞。每张脸上丝毫也没有凶狠的样子和类似反抗的那种气势。只是吃惊地抬头看看，或不厌其烦地向一边望去。默默地走近前来，又被抛到后方去。日本军队，终于变成这副模样！当然是被解除了武装、丢掉了日本旗和刀枪。恭吾把本来想扭转过去的自己的眼睛，狠命地瞪着，不知不觉中他的眼里带上了往昔经历中的严峻光芒。

被解除武装的日本军，都集中收容在新加坡，在马来地区各城市里的人，早已从附近消踪匿迹了。但是，远隔在缅甸区域，因没有铁路只能徒步沿公路走来的这一部分，时至今日，偶尔还会碰上沿路南下的人们。遭到凄惨的战败和饥饿、疲劳折磨的人们，一个个面容憔悴，有病的人在跋山涉水的难行路上，不断地死去。只有保存下食物的人才能保住活命，在大雨滂沱一片汪洋的道路上，象游泳似地挣脱了回来。被弃在丛林中的日本军马在彷徨着，当它认出是日本兵之后，便拖着它那比人瘦羸得更厉害的躯体，恋恋不舍地跟了上来。但是，人们对于那些为疾病折磨的僚友都无余力照顾，那些晃晃荡荡跟来的军马，不是在半路上倒了下去，就是被拴在树上，一直不住声的嘶鸣

着。人们中间的病人，也不免要悄悄地离开伙伴走进密林里，用出发时发给的手榴弹，去断绝痛苦的根源。战争开始时，高举日本旗、拉着整齐的汽车队伍开进来的军队，现在一个个褴褛不堪，在公路上气喘吁吁地走了过来。

今天，恭吾是自己为了要亲眼看到它而主动要求前来的。他不允许自己把视线扭转开去。

（一个个……）

这些都是在故国有父母、妻子和儿女的人们！——这种念头象溃堤的长河，一举涌上心头。昨天夜里自杀了的士兵也是其中的一个。自己所熟悉的时代里的军人所具有的秩序、清洁精神和其他认为美好的东西，乘着从车窗吹进来的春风，在恭吾的头脑里闪现着。眼前这些人的现实形象，是不允许用那种天真幼稚想法来衡量的。他仿佛看见了不敢正视的肮脏东西一般。

真是不幸啊！这是达到无以复加程度的不幸啊！别无其他可言。而且，日本是遥远的。听叶氏的佣人讲：新加坡的进口处设立了检查站，分成白灰黑三种帐篷。战争犯罪明确的送进黑帐篷，有那种嫌疑的送进灰帐篷，在进行着分别收容对待。他们现在正向那里前进着。这里头有卖菜的，也有公司职员。各自过着和平生活的人们，即使不愿挺身参加战争的人们，也在义务观念鼓励下，或为了保持在街坊四邻之间的体面和声誉，而鼓起勇气离开了家门的。任何人都会厌弃战争喜爱和平的。在国家召唤之前，他们原本在自己的小小窠巢里，过着作梦也想不到同父母妻子离别的安稳平静的生活。

在落后于前面队伍很远的地方，一群负伤者迎面走来。有几个拄着丁字拐杖、一蹦一跳的走着。恭吾险些恸哭成声。

恭吾终于把眼睛闭上，是当他看见一个负伤士兵抬头望着汽车，嘴里喊着什么，而张开嘴笑着的时候。那还是一个年轻人——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已经看不到人影，阳光把地面照得白亮耀眼。椰子林单调地排列在公路两侧。沿着这条公路的小村庄的房舍，都是华侨的。可以看到印度牛和孩子们在游戏。万寿果树上结着绿色果实。

"盐。……这是干净的。"

恭吾想起了挂在树上的那只脏了的士兵背包。可知那是专为送给后来的、在炎日下走路累得精疲力尽的人们的礼物。对于同伴之死，虽然已经无动于衷，但对于活着的人们的痛苦，却是有着深厚同情的。

汽车驶进了卅厅所在地塞伦班市内。在市场样的建筑物地上堆放的香蕉象座山一般。曲棍球场里进行着比赛，看球的人围着重重人墙。穿着异样颜色衬衫和短裤的选手们，在绿油油的草坪上散开来驰骋着的情景，宛如一幅美丽的图画。在那前面的一株凤凰树，向四下里张开着枝叶繁茂的树枝。

承蒙叶氏好意，来到巴楚大洞穴一看，确实有专程前来参观的价值。虽说是一座大钟乳洞，却没有洞穴的感觉。首先内部明亮，并且象走进寺院大厅里似的极其宽敞。

要登有洞穴的山腰，必须沿着几乎一直线的数百蹬石台阶爬上去；中间连着休息多次，才终于来到洞口。举目一望，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景观全貌，猛然展现在眼前，真是一派雄大无比的奇异风光。

为了能下到谷底，进口开在低洼处。有数千张席子*大小的洞穴，一眼便可以望到边。在穹窿部有几个自然形成的空隙，既有从外部直接射进阳光的地方，也有壁面受到阳光的反射，轮廓显得十分清楚，形成一幅阳光和阴影交错的画面。穹窿部有无数钟乳石下垂着，宛如盏盏吊灯；凸凹多变的地面上钟乳石林立，仿佛生出的大竹笋。墙部和顶部都呈现着灰白颜色，流着雨水地方有一道道类似青苔的绿色痕迹，那绚丽的彩色搭配，有如面对着唐三彩一般。

穹窿高度有二百英尺。下到底部，站在那里仰望全貌时，不禁顿然觉得：在这样一个象神话世界的大殿里，自己的存在竟是多么渺小！

洞里有公园里散步路样的、可上可下的人行道。在最低部的昏暗

*日本的草垫席子规格是：1.8米×0.9米。一张席约等于1.62平方米。

地方，有一个把岩石雕凿成象神龛样的处所，放着烛台和香炉，好象供奉着什么。虽然没看见人，确似乎有人住在那里。旁边的岩壁上挂着一架普通挂钟。莫名其妙的是：钟摆在摆动时总是响着，当恭吾走进里头深处时，这个表砰砰砰敲了三下报了三点。那报时的间隔又拖得很长，这不禁使恭吾暗笑起来。

巨大的穹窿上，高高地悬垂着无数石钟乳，四下里一片寂静。

墙壁上，凡是手能够得到的地方，横七竖八写着许多字，尽是英语和汉字，是曾经来此游历过的人的名字。

其中，有很多日本人名字，多数附记着故乡的地名。恭吾回想起刚才在路上见过的部队。他想：他们当中，在这次漫长而艰苦的战争期间，在这墙壁上留下名字的人，也许现在已经战死，而遗族们将永远无缘知道他们活着的时候，曾在此地留下了名字。

猛然，恭吾的视线在一个地方停住不动了。

“高野左卫子”。

他不由从内心里涌出舒展的微笑来。她竟也来到过这里！他想：并排写着名字的人，多半是海军里的人吧。于是，至今一直没能果断决定回日本的意志，猝然在这一刹那明确地决定了：回日本去！

他们约好要在一个叫塔吉马哈尔的印度饭店二楼相见，当他踏上楼梯时，一个印度仆人正在走廊旮旯里，把加喱果放在石墩上，用圆石把它碾成粉末，四周飘荡着一股强烈的干辣气味。

在整洁地按照西欧方式摆设着桌椅的室内，除了叶氏在看着当地报纸等着他之外，并无他客。

“让你等候很久了吗？”

“只是一会儿。”叶氏总是安详而有礼貌。“喝啤酒？”随后招手叫来了侍者。

“洞穴怎么样？”

“太美啦！”

恭吾有意识地把满口讲着流利英语的叶氏当作无国籍人士，重新端量了一下。在理过发、梳理得规规整整的叶氏头上，墙壁上挂着嵌镶在反射玻璃板里的塔吉马哈尔宫殿照片。当他说起只要交通恢复就

想回日本时，叶氏惊愕不已地盯着他摇了摇头。

“日本、会很苦……不好过活呀！”

“我是想过这一切才回去的。叶先生，我已经再也没有回欧洲的的心情了。”恭吾答道。

“真不敢相信呐！那是为什么呢？”

恭吾为了减轻嘴里被加喱菜弄得火辣辣的滋味，呷了口啤酒。

“当看到了我国人战败后的凄惨情景，才忽然想要回去的。”

“真不敢相信呐！”叶氏重复着说，“回去后要干什么呢？”

“那还不晓得。我也知道什么也干不成。是啊，也许因为我自己终归是个日本人的缘故吧，总觉得非回去不可。”

“就凭你！”叶氏一直在否定地摇着头。

恭吾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说：

“还有久别的妻子和孩子在日本。”

“啊，既是那样，完全正确！”

叶氏这才表示了赞同。随后，在返回的汽车里，恭吾托叶氏把自己在伦敦银行的存款换成美元寄到日本，他立即应诺下来。

天空涌起滚滚乌云，预示着骤雨即将来临，黑云压顶下的树林，显得一片翠绿。汽车即将再次追上战败而生存下来的日本士兵队伍。

夜　鸟

白天里虽说已是春意盎然，当太阳西下之后，东京室外仍是寒气逼人。画家从人行道上推开门扇走进屋内，如释重负似地呼出一口白气。

画家正在迈上楼梯，墙上光怪陆离的霓虹灯招牌灯光，照在他那旧大衣后背上，连那帽檐下黑影里的白发也跟着改变了颜色。

虽然旧时有过电梯，眼下停开了。到四楼必须踏着楼梯台阶一步步走上去。在缅甸战场上患了疟疾，加上营养失调，对于九死一生后的身体来说，爬这样的楼梯，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他只能一步步缓慢地向上走去。

二楼和三楼是出租办公室，夜里总是静悄悄的，只有楼梯上亮着电灯。四楼舞餐厅爵士乐队的声响，象从头上洒下来似的听得清清楚楚。

画家来到三楼停了下来。一个流浪儿双手抱膝坐在台阶上，向他仰头望着。

“喂！”他低头朝他看着说，“又会挨骂的，快些回去吧。”

儿童什么也没听见似的把脸扭向一边。仿佛在说：我即使坐在这里，另半边还空闲着，上下走路本不碍事嘛！

画家喜欢孩子是一视同仁的。但他知道作为战争的牺牲而生下来的这些孩子的乖僻性情。

“你的刷子和鞋油哪里去了？”

“被别人偷去啦！”

“那好。”他倒换一下挟着乐器盒子的手，从口袋里掏出纸币。说，“若是游手好闲会永远变成叫化子的。下一次叔叔再看见你的时候你要不是用刷子和鞋油在做生意，我可不答应啊！”

在战后第三年的东京，小野崎公平画的画难得有人问津。不过，他发现：只要肯去弹作为爱好而学下的吉他，就蛮可以成为一种糊口的副业。这种艰苦生活，早在巴黎时期的穷困生活中就已习惯了的。他不断变换着工作地点，现在是在这里四楼新开业的舞餐厅里上班。画家的经历，更主要是在巴黎廉价酒馆里无所用心消磨时光的经验排上了用场，使他在开业方面当了装修内部的顾问。因而，一个白天在没有火盆取暖的穷日子下画画的人，到了夜里就显得神通广大、相当吃得开的。

十四

流浪儿慢吞吞地站起身来，走下楼梯来到大楼门口。恰在这时，有人从外面推门进来，他就站住了。

身穿一件雪白大衣，嘴唇用口红涂得棱角分明的艳丽容貌，在孩子的眼睛里把她当成了外国人。女人回头向身后的青年看了一眼。

“要走楼梯的。电梯停啦！”

“到几楼？”高野左卫子反问道。

"四楼。"

左卫子做了个外国人常做的动作，耸了耸肩膀，表示：这怎么得了！

"让人家往四楼上爬，会招揽来客人吗？"

"所以，他们才另外下那么大功夫呀！婶婶。"青年用娇声娇气的腔调叫着婶婶。接着就做出不让穿高跟屐的左卫子摔跤的神气向上走去。"人们说这里是舞餐厅里最成功的一家呀。另外，他们时常独出心裁，请来浅草出了名的艺人，变换着招数讨客人欢心，才这么兴隆的吧。"

"眼下到处是跳舞厅和舞餐厅啊！"

"竞争是很厉害的。不过，到头来只有好的才能剩下来啊。这里的价钱是很贵的，可据画家村田先生说，它最象巴黎北蒙玛尔特一带的舞餐厅。"

从楼梯旁的侧窗，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外边的夜景。从建立在废墟上的简易板房里漏出的灯光，在镶嵌着寒星的冬天夜空下，向四下里照射着。窗扇被风刮得咯咯作响。

"在下边刚才看见的，是战争孤儿吧？"左卫子问道。

青年没有意识到，这是左卫子由于看到外边那片黑暗而寒冷的景象才引起的问话。

"是的，他们是会到处乱钻的。"

上了一层楼梯，从电梯前面绕过去，当又迈上另一层楼梯时，左卫子明确地以年长者的口吻笑着问道：

"说起来，小俊真是没有钻不到的地方啊。你这样，究竟还到不到学校去呢？"

"不过……有自己想听的课还是要去的。可是，象婶婶这样的人，怎么也讲起那种古老的调子呢？"

乐队的奏乐声迎面而来。青年敏感地感受到了它。他是属于连脸上的肤色都会因此而焕然发光的那一类型的人。

"我去把帽子存起来。"

一个穿白衣的少年侍者迎上前来问道：

"您熟悉的女招待是谁？"

"美津姑娘。"他毫不羞怯地说。

虽然还是个大学生，脱下帽子和大衣之后，系一条红条纹领带，穿一套合体西装，居然以老手的态度，给左卫子做了向导。

好象没生暖气，左卫子一直穿着大衣。她看着勇敢地脱下大衣的青年，心里不免感到惊讶。不晓得从哪里蒐集来的，墙上贴满了外国旅游地的招贴和舞厅广告。仔细一看，全是模写的。桌子靠墙摆着，中央留下跳舞的空地。在原有的水泥地面上，有两三对在跳探戈舞。左卫子把大衣领子对起来，暗自耸着肩膀。

被指名的女招待来到之后，向青年报以微笑，又向左卫子点了点头。随后便以女人特有的眼光暗自细心地观察着左卫子，逐渐在眸子里流露出无比惊叹的神色。

"婶婶，"大学生说，"您不跳吗？"

"不跳！"左卫子扭着嘴唇笑着，干脆地拒绝说。

在酒醉的说话声中缭绕着一片烟雾的身后的乐队地方，突然场内电灯一齐熄灭了。霎时间从三处亮起的照明灯光，一齐集中在中央地面上。只把乳房和腰部用布遮盖起来的舞女，跑进光圈里来，扭动着手脚和腰肢跳了起来。这是个胸部丰满的年轻女郎，脸上表情也十分明朗而妖冶。全身在灯光照射下，边跳着边向客人桌子靠拢过来。

"这是海廉·水町姑娘。"大学生介绍说，"在浅草歌剧界红得很呐！"

左卫子对此并非抱有任何恶感，只是对于海廉·水町竟赤脚踏在水泥地上跳舞一事感到不自在，无形中觉得有一股袭人的寒意冲入心头。除脚掌心以外，她的脚确实样子很美，在同性的眼里，也充满着肉感。

"对于那些受欢迎的常客，事先已通知过今天有水町演出节目；初次来的生客，是不知道的。"

左卫子取出香烟，以优美的姿态送到嘴上。目不转睛死死盯住跳舞的海廉·水町不放的大学生这次竟忘记了掏出打火机来向淑女大献殷勤。这使左卫子感到十分可笑，不禁暗自微笑着打开放在腿上的手

提包，取出自己的打火机。

舞踏节目结束后，场内电灯亮起来。乐队乐师们从台上走下来，开始在客人桌前演奏。客人们自知这是在“上税”，所以对于这种单独演奏，总是掏出几张纸币递给他们。

左卫子转动着眼睛在观察着这里客人的职业类型。手抱吉他的乐手独自来到左卫子面前。突然说：

“请允许我唱支歌吧！夫人。”

抬头一看，头上象戴着白色贝雷帽样的银发，一张童颜上堆满笑容的面孔，左卫子不禁愕然怔住了。

“请允许我唱支歌吧！夫人。”画家做出滑稽的样子，低下他那漂亮银发的头，行了个礼。

“小野崎先生，是你！”

小野崎公平和蔼可亲地笑了。

“经您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夫人呐。真是的！”

“那以后，你怎么样了呢？”

“哎呀，是打败仗了呀！”画家说罢，把吉他递给身边的女招待，让她送回去收起。“真是好久没见啦！可是……”他对大学生点了点头，问道：“这不打搅吗？”

“这是说哪里去啦！”左卫子大声说，“不过你能太平无事地回国，这比什么都难得。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你是几时回国的？”

“因为不是战斗人员，回来的早。是坐战后第一条遣送船……哎呀，夫人，我是从缅甸一步一步走到新加坡的呀！想起来啦，在动身去缅甸的头天晚上，我拜访过你呀！”

画家遵守着内部与客人有别的规矩，一直在站着讲话。

“小野崎先生，请坐下来谈。”

“谢谢。”他这才落了坐。又重复说，“夫人，真是好长时间没见啦！不过，从头会儿我就觉得好象是夫人。可是，也完全变了样子，穿着洋装，真认不出来了呀！”

“哎呀，我寻思你说什么呢。因为你说变了，我还以为你说我已

经变成老太婆了呢！”

“啊，那才是没影儿的事！您又年轻了三四岁。请看看我，这不是，满头白发！缅甸的情形真糟透啦！是的，夫人那天晚上规劝我，不让我去。蛮以为打了胜仗才去的，可实际上却是打败了呀。真是不堪回首！”

“当时你说要去看一下印度，真没想到！”

“哪里还谈得上印度呢?!简直提不得啦！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成天到处逃命！不过，总算活着回来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总觉得自己能活到今天，就象在作梦一样……”

左卫子冷丁想了起来，对在一旁看着一言不发的大学生说：

“小俊，你给这位要啤酒来。”

“这好！”画家天真磊落地说，“让我喝吧。近来啤酒太贵，只有看别人喝的份儿。不过……”他突然说，“夫人，我眼下还在画画呐！”

“真的！”左卫子这才想起来对方本来是个画家。

可是，画家讲完这句话以后，竟自己兴奋起来，把他那儿童般天真性格袒露无遗，脸上也跟着泛起了红晕。

“在逃命回来的路上，在那最艰辛难熬的时刻，要问我什么事情最痛心，那就是：当我好不容易决心要作画的时候，竟要无端地死去！哈哈哈，……只有这一个念头呀！因为身边的人一个跟着一个倒下去了啊。”

“……”

“我也领了一颗自杀用的手榴弹，在被疟疾折磨得哼哼唧唧死去活来的那工夫，我觉得身边带着那个玩意儿太危险，索兴把它扔掉了。带着它那是绝对不行的。只要能活着回到日本去，我就一定要画画！在发高烧浑身索索发抖的时候，不，在被疟疾折磨得痛苦难捱的时候，我一心想着的就是这一件事！虽然回到这里以后，一直还没画出满意的画来，不过，在那时，确实光是想着这一件事啦。结果，总算没同死神握手，活着回来了。”

“真象作梦一样啊！世上的事情。”

“真不假！真是受尽折磨啦！”

事情多得无从讲起，互相对望着微笑起来。啤酒一到，画家一口气就把它干了。在新加坡他就自豪地说过：提到喝酒，决不输给海军。

“不过，战争结束，不正应该是小野崎先生时代的到来吗？”

“我们的时代……”

“是呀，艺术的、文学的……”

“没有的事！”画家瞪大眼睛摆手说，“你说的文化国吗？我见到嘴里说这样话的人，总是要蔑视他的。只有政客们不负责任地说说罢了。总而言之，小野崎公平画伯* 靠画画是填不饱肚皮的。也不会得到人们承认的。”

他“啊”了一声，是因为他看见乐手们又都回台上去了。

“工作要紧，工作要紧！我失陪了。如果你还要呆下去的话，回头再过来跟你唠唠吧。”

于是，银发画家宽大的脊梁朝后，走离开了，参加到演奏台上的乐队伙伴中间，穿着白色衣服在照明灯光下，抱起吉他。他那态度不是诙谐的，而是认真严肃的。

“是早就认识的熟人吗？婶婶。”大学生问道。当左卫子回过头来时，他那张漂亮的长长的脸在笑着。“不过是因为自己只能干这种乐队营生，才讲起那种调调的吧？！”

“你指的是什么？”

“说他自己在画画什么的。”大学生说，“其余，关于战争讲的那一套，是不是故意预备好，要在这种场合讲的呢？”

“他是个最耿直不过的好人呐！并且他又根本不是什么军人。”左卫子抗议说。

“可是，婶婶，我对于那些时至今日，仍然还谈论战争的人，是很讨厌的。”

---

*画伯是对画家的尊称。这里含有自嘲的意思。

左卫子看着这个大学生，一边偶然觉得他倒很象歌舞伎“助六”这出戏里，一个精于冶游之道的角色；同时为了立刻使自己决心进行的计划付诸行动，她打开手提包取出纸来，拿起口红笔要在上面写字。

“写红字太刺眼啦。”说罢，便对青年道：“小俊，把自来水笔借我用一下。”

“你要写什么？”

“这是秘密！”

她故意用手挡上，装出怕看的样子写道：回头打发汽车来接您，想慰劳您一下，务请赏光。然后在后面添了一句：在那以前，我就把同我在一起的那个装模作样的年轻人打发掉。

她独自笑着，在大学生眼皮底下把纸张折叠起来拿在手里。

“咱们走吧，小俊。让他们来给算账。”

“现在就走……？还有演剧呐！”

“嗯，不过大体上已经了解啦。到外面我再对你说。”

她毫不含糊地说罢，视线向演奏中的乐队那边投去。大学生对于过早离开，心里不免恋恋不舍，但还是按照吩咐算了账。左卫子漫不在意地点着手提包里的百元票子付了账。

她礼貌周到地也向女招待点了点头，一面躲过跳舞的人们，径直穿过舞池向演奏中的画家走去。

她那艳丽而带几分傲气的神态，使所有桌上的客人都一齐把视线集中在她的身上。左卫子对此毫不介意，简捷麻利地把信交给画家，便回到等着她的大学生那里。

“来，走吧。”

人行道上很暗，相形之下，天上点点群星的微光，显得格外明亮起来。大学生抢在左卫子解释之前问道：

“您要同那个人在什么地方见面吗？婶婶。”

“我就是那个意思。”她明确不含糊地说，“关于那店内的情形也想仔细问一下。”

“那么，让我听一听不好吗？”

"还是不那样为好吧。"左卫子轻轻地拒绝了他。

"可是，婶婶。"他说话的声调里带有女人样的温柔，给人一种粘粘糊糊纠缠不休的感觉。"有我在场，可以完全弄清楚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我并不是那么热心的呀。大体上心里早就有个数了。经营那样的舞厅，前途已经有限啦。"

"是那样吗？"

"我看了那里的客人，就意识到了这一点。都象自暴自弃地在喝着跳着呀，气氛中存在着一种很不健康的东西。可以说，一般外行人是看不出来的。……可那里露骨得很，一眼就看出来啦。可能都是些新近手头才稍富裕起来的人们。并且也没有挂上常客。照那种经营方式，理所当然要挂不上的。店里和客人，都是一次交易的性质啊。"

"……"

"所以就需要裸体舞。这些花费的负担，就会使客人逃避开去的。象那种生意，就是要很快兴旺起来，赚了钱就很快脱手才行。在乍兴时期是它的黄金时代。客人要是每天象流水样地变换，那是不会长期继续下去的。我要是经营舞厅，是要按另一种方式经营的。而且会让那些熟客，只要他们口袋里还有钱，不到店里来，在任何地方都呆不住。"

"要是婶婶亲手抓的话——"

"我正在考虑着，也很难呐。眼下还不是我抛头露面的时候。等各处都生意清淡的时候，才是时机。不过，今天晚上让你受累了。谢谢。"

大学生还是不想离开，仍旧跟着走来。

"婶婶，有卖玛啡的呀。"

"那很危险！这和别的东西可不一样，是需要当心的。"她轻轻地说，"关于这件事下次再谈吧。你到哪里去？银座？"

"还不一定。我一心认为是同婶婶在一起的。"

送小野崎公平的汽车，穿过银座来到筑地降低了速度，在到达一

堵厚混凝土围墙之前停了下来。

“就是这里。因为在前门停车是要挨训的。”

“谢谢。”

下车一看，周围虽说漆黑一团，但立刻就看出：这不是个大茶馆，也是个大饭店。大门虽然关着，一推旁边的耳门，随手就开了。石铺地面直通到射出灯影的正门。画家在往里走着当中，闻到了一股梅香。在石灯笼上边，戴着白色花朵的枝头探了出来。已是寒气袭人的深夜。

来到宽大的门厅里一问，回答说：正在候着您的光临。迈上擦拭得十分整洁的扁柏外走廊，画家不禁为自己脚下这双破袜感到脸红。

“晚上很冷啊。”

“真是一下子冷起来了呀。”

在走廊里躬着身子走在前头的女招待员，领他上了楼梯。这是一所巨大的、木料优良、手工精致的建筑，战争灾祸下竟幸免于烧毁而保存了下来。

“是在这边。”说罢拉开纸隔扇，“客人来了。”

从屋里传来了左卫子的声音。画家正在外间脱大衣，一个梳着日本发式的年轻艺妓走来相迎。在左卫子等候着的光亮耀眼的客室里，也有老少四名艺妓在整理着衣襟郑重相迎。

“哎呀，这真是太漂亮啦！”

“为了给小野崎先生看，才把她们找来的。”

“不过，是从后门进来的。”老妓居然端起架子，两手放在席上，一躬身说。

“好象跟自己的情人幽会，不是更好吗。”说罢，左卫子边让画家在空着的正位上就坐边说，“应该说是后板门，说‘后门’可有点……”

“这是当今的世道啊，不管是情夫还是丈夫，都是从后门出出进进的。”老妓说。

画家坐在壁龛前、火势旺盛的火盆和坐扶手*之间，眨巴着眼睛向女人们环视着。

“就是不一样！”他不无夸张地大声说，“还是属日本呐！只有日本才有这样的美！”

“不是满口赞扬说印度好吗？！”左卫子把大衣披在肩上，快活地笑着说，“因为我回国以后总是穿西装，这才特意请她们梳上日本发髻来的。很漂亮吧？！”

“我正在寻思：在战火废墟的东京，竟还会有这么一帮人保留到今天！”

“只是苟延残喘呐……”老妓笑着说，“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啦。可是，形势又有了些变化。据说，为了接待外宾，同木偶戏一起，都将由政府设法给保存下来。但是，不用多久就会进历史博物馆的吧。象我这般年老的人且不说，年轻一代人很难继续下去的。还是舞餐厅、大舞厅之类便当得多呀！”

“整个社会，也都一下子变了样子啦。”左卫子说。

“是彻底颠倒过来了。夫人！”老妓说。

“不过，我想还是会保留下来的。”

“那可不好说呀。听说不久就要公布劳动法规了。”

“哟，真是个万事通啊！”

老妓拍了拍胸口，作了个腆起胸脯的动作说：

“由于我们接受的教育不同，还是过不出头露面的日子舒服些。突然被拖到大庭广众面前，那是会觉得忐忑不安的。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时代不同了。不过，人们真的勇敢起来啦，幽会、接吻，双人座位……色情，这些都是用外来语讲的流行话，虽然听着也懂，总不免令人头痛。日本会不会有朝一日不能讲日语了呢？！”

“怎么会呢！来，请用吧。小野崎先生来的最晚，请那边的美人儿多给他斟酒吧。”左卫子说。

“这位先生的头发雪白，真好看！”一个艺妓说。

“这是战争给造成的，实际上，还相当年轻哩！”小野崎分辩说。

---

*坐扶手：坐在席子上，放在腋旁的、可以放肘和依靠的工具。

“象先生这样年纪，好光景在后边啦。”艺妓说。

“我就是这么想的。这是死里逃生，拣来的一条命啊！”

“小野崎先生？”左卫子说，“我冷丁想起一件事，想问问你。”

“什么事呀？”

“你坐的船上，是不是有一个从前，那还是很久以前，在海军里呆过的、叫守屋恭吾的人，跟你坐在一起的？”

“守屋……？”

“你回来的船上，不净是坐着些不是军人的人吗？！是不是还有剩下没上来的人呢？情况是这样的：因为那个人住在华侨一起，为了间谍嫌疑被宪兵队抓起来了。战争结束后，如果被释放了的话，我想他既然是日本人，那么也就会同样被遣送回国的。”左卫子轻轻地呼出一口气，接着说，“能不能设法托人给查一下呢？”

左卫子刚停下话头，隔壁房间的隔扇被拉开，女招待员俯身通报来了客人。

“客人说要面见夫人，是夫人的侄子。是不是请他进来呢？”

“是个什么样的人？”左卫子转过身来问道，“他说名字了吗？”

“说叫俊树。”

“真是的！……”她颦蹙眉头说，“太不知好歹了。他叫我婶婶是不是？你已对他说过我在了吧？！”

“我去回绝了吧。”

“不妨，让他进来吧。”左卫子转身对画家说，“刚才那个青年是个好家庭的孩子，还是个大学生。性情却象女人一样温和。当今的年轻人，真是莫名其妙啊。”

“……”

“是个鬼精灵……一点儿都不象学生，该叫什么好呢，连正儿八经的生意人也敌不过他。只要托他什么事，怎样奇缺的东西也会弄到手的。从方便这个角度说，倒是挺方便的……”

正说话间，客人已来到隔壁房间，喊了一声：

“婶婶，我来这里不打搅你吗？”

“本不该来。这里不是学生来的地方嘛！”

尽管左卫子的笑脸上明显地带有冷淡的神色，青年却坦然地走了进来。一张瘦长的脸上，显得从容不迫。

“我想你准在这里。因为半路上我冷丁想起了一件事。”

“好啦，你看过这里的美人儿们以后，就回去吧。”

左卫子重新向画家作了介绍。

“这是，刚才说过的冈村俊树；不晓得为什么，也不是亲戚，总叫我婶婶。”

“可是，婶婶。”青年又毫不在意地插嘴说，“你年岁比我大嘛！”

左卫子耸起双肩，正显示着她心绪烦躁；她露出笑脸对画家讲起话来。

“如果刚才我说的情形，你不摸底的话，那么我想尽力设法找到他在这边的家属。不过眼下海军省已不复存在，况且又是在很久以前就离开海军的人，不晓得怎样才能打听到……”

屋子已经暖和起来，左卫子把披在肩上的大衣脱掉了。一个线条平滑匀整、体型优美的上半身露了出来，仿佛刷地一下剥了皮儿的香蕉，在画家的眼睛里也感到无比的鲜艳。一个年轻艺妓伸手给折叠起大衣来。

“他叫守屋恭吾。”

已经醉意盎然的画家，对于一本正经坐在那里的冈村俊树，从一开始就没有好感。

“守屋……，不过，为什么你这么热心呐？”说罢，象野人样笑着说，“依我看，夫人，既然你想寻找这一类物件，还是托这里的冈村君为好吧。”

冈村俊树不仅没感觉出画家语中的挖苦，反觉得这正是个献身的难得机会，便开口说道：

“是什么呢？婶婶。”

左卫子只是用眼睛笑着，闭口不语。

“你在寻找什么呢？”

“找人。”左卫子答道，“不是什么可蒂香粉。”

“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瞧你，打破砂锅问到底啦！”

“我，一定能找到。只要婶婶让我找。”

耳朵灵敏的俊树，对于听到的部分，心中已经有数了。

“叫守屋恭吾这个人，是从前在海军里呆过的人吧。那样的话，只要到哪里看一下军校的名册，或者找到‘水交会’的名册，也就会查到了。这是简单的推理问题嘛。只要晓得原籍，给当地公所去封信就可以。方法多得是，找到同期没战死的人，也可以打听的嘛。”

“不过，这跟有组织的时代不同。大家都天南地北、各自东西，眼下住在哪里，他们自己的同僚，也未必都能知道。”画家认真地说，“毁灭得彻底的很！跟联合舰队一模一样。大家都为了糊口到处奔波着吧。住宅烧光了的恐怕也不在少数吧。”

“正因为情况是这样，我想更会容易找到。因为大家境遇都变了，某某目前怎样，从前的伙伴之间肯定要议论的。所以我想他们的消息比以前会更灵通的。我的堂兄也是海军。”

左卫子急忙说：

“牛木利贞少将是他的同期，听说他还健在的。”

“你瞧！”大学生得意洋洋的白脸蛋上露出了笑容。艺妓们的视线都集中在他的身上。“怎么会寻找不到呢？世上象是复杂，实际上是很单纯简单的。从我堂兄那里把线拉到牛木这个人身上就可以了嘛！”

画家虽不心甘情愿与他同道，由于回家方向同这个大学生相同，下了汽车，与坐车径直回家的左卫子分手后，便二人一起走进了车站。

在这般深夜里，月台上依然十分拥挤。画家虽已酩酊大醉，一侪身于人群之中，便仍能保持着端庄仪表的习惯，这是昔日在巴黎时代就已养成了的。当他看见俯卧在长椅上的、以及在柱子下面因站立不稳而弯身蹲在那里的醉汉时，在他那被旧大衣裹着的心坎里，便不免激起同情与阴郁之感。

（一个个都是沉湎于自暴自弃的呀！）

即使那些没醉的人们，在这样深更时望去，也决看不出有半点儿幸福的模样。在凛冽寒风里，没有大衣、帽子的人实在太多。这决非到什么地方游乐而回家晚的人们。候车室里，流浪儿在无所事事地游戏着。

“叔叔，”身旁的大学生突然叫道，“刚刚去过的那个饭馆，高野婶婶把它买下了。这您知道吗？”

“不知道！”画家骤然变得特别容易发火，他象吼叫似的说，“那类事情，我一概不知道！”

冈村俊树既不知道画家为何不高兴，也感觉迟钝地毫不介意。

“那个婶婶既然买下了，那肯定是有什么计划的。”

如果不是画家抑制着自己不要耍孩子气，那就会再次引起暴怒去申叱他。他本身当然只是个夜晚舞厅里的乐师，在侍候着那些花一百元票子象废纸般的、格调并不高尚的客人，但他以五十多岁的年龄，还依然抱着有朝一日一定要画出好画来的梦想，才得以原谅自己夜间的副业。在画家眼睛里，忽然高野左卫子成了另一个世界的人。在新加坡，身边全是军人，由于彼此都不是那种人才亲近起来的。

“那是个一直啃帝国海军骨髓的女人！”他突然开口说，“当然，不知她下一次将要啃到谁的身上。不过，那是个有着漂亮面孔的妖怪！”

俊树以毫不吃惊的眼神紧盯着画家。然后，用很自然的腔调说：“叔叔也属于旧式的人呐！”

“旧式？”说过之后，画家完全又为别的事情暴怒起来。“你别随便跟我套近乎，叫我叔叔！这，无论如何也不行！”

青年好象觉得出乎意料之外。但是，他那种坦然自若的样子，已达到极其冷漠的程度。那不是出乎同情这个醉汉，而是根据冷静的思考，认为自己即使反驳这个年龄遥遥超过自己的人，也毫无可得。仅此而已。

“您去给婶婶的事情帮帮忙不就好了吗？”

“我不干！”画家固执地说，“穷，我甘心情愿！”

话说到这个地步，已经再无话可说了。

电车来到后，两个人并肩坐在一起，俊树却装作睡觉闭上了眼睛。在离开些的地方，几个青年男女聚在一起好象刚从舞厅回来似的，以清脆的女音唱着爵士乐舞曲，合唱部分由其他人伴唱。其中一个人做着有舞伴的空架子在独自踏着舞步。画家怒目相视，随后把视线移到别的乘客身上。他看那些唱歌的年轻人时，眼睛里充满责备的神色！一旦视线移到因营养不足和过度疲劳而憔悴的人在打瞌睡或茫茫然强打精神睁着疲乏眼睛的人们身上时，他的眼神也改变了。那些人们脸上的表情十分疲惫，身上的衣服也都破旧不堪。

“小伙子。”这次是画家主动向大学生谈起话来，“我呀，今后要画人间的不幸。我想把被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把人生的痛苦画出来。”

俊树看到画家的脸上突然呈现出深刻的柔和的影子。

“当然我的画不属于富丽堂皇之类，不适合挂在富翁们的客厅里。卖不出去这是毫无疑问的。”

“……”

“不过，我到南方亲眼看到过人们的凄惨生活；士兵们所遭受的辛酸痛苦也一概看在眼里了。一回想到这些题材，使我痛苦得在相当时间内都不能去画它。可是，迟早我一定拚命把它画出来！还有战灾下的流浪儿、上野的流浪汉、复员回来的人们。在那以前，我也看到过巴黎贫民的悲惨情景。一个相当的知识分子，连个住处也没有，睡在赛纳河大桥下面。可以说，没有什么人比我看到的各国人民痛苦的生活更多的了。所以，我要把它画出来！不是我决画不出来的痛苦的绘画，迟早我一定要把它画出来！把电车里这样的一些人都要画出来！我画画的本事还不到家，等一旦笔力浑圆成熟的时候，我得把世上肮脏的东西毫不隐讳地描绘出来！就是这样，小伙子！”

随后，他的视线偶然在乘客中发现了一张象写生的模特儿般坐在那一动不动，而瞳眸紧紧盯在一点上的漂亮面孔。这是一位齐整地穿着大衣的绅士。当然，画家无缘得知，此人就是守屋恭吾。

再 会

他把转到别的乘客身上的视线不知不觉再次移到恭吾的侧脸上，以画家特有的眼睛进行了深沉细致的观察。他觉得这是在什么地方见过的面孔，脸上虽然带有严峻的神色，在那底层却蕴含着异常寂寞的影子。

虽然觉得是张见过的脸，记忆力却帮不了什么忙。或许因为在电车里，他那仪表特别显眼；也可能从他那异常齐整的服装上，画家把他同在巴黎见过的什么人错误地联系起来也未可知。

这么一说，他那身略带灰色的西装和大衣，也使画家觉得那正是法国人的喜好。法国人决不象美国人那样去穿戴给人强烈印象的色彩鲜艳的服装，总是选择雅致而朴素的颜色，即使陈旧也不格外介意。

恭吾这套服装就具有这种特征。给面部罩上阴影的、象是包鲁萨利诺牌号的呢绒礼帽，是深茶色的。帽上的丝带已有些褪色，这反而更提高了主人的风度。坐在他身旁的中年男人穿着一件海军大衣，爱护的既不够，颜色也显得寒酸，对比之下不啻天壤之别。

画家端详着恭吾的容貌，觉得这是一张可以作画的脸。特别被他那内部充实的严峻表情吸引着。通天的鼻梁、眼睛紧紧凝视在一点上不动。尽管如此，形成整个面部的线条，却具有十分柔和的性质。就是说，力量是从内部洋溢出来的。画家不禁联想到奈良东大寺戒坛院里四大金刚的脸来。那个雕刻功力，不象镰仓时期的作品那样，单凭外部强烈的线条来刻画内心的忿怒，而是把力量挤压在内部，外露的形象既有力又优美。这同运庆*光是把筋骨雕凿得强劲凶猛是大相径庭的。关键是既柔和又坚强。

这时，电车到了新宿。画家蓦地从沉思中惊醒，当他站起身慌忙向出口走去时，想起了同路人，回头说了声“失陪！”便走下电车来到月台上。自动车门马上发出声响，把他的后影关在车外。

电车又向前急驰而去。

---

*运庆：日本镰仓时代的有名雕塑家。

要到中野才下车的冈村俊树，剩下一个人以后，顿时觉得轻松起来。他把画家看做：是个根本不懂世故徒有偌大年纪的怪物而蔑视他。他仅是个在舞厅里弹吉他混饭吃的人，所说的画画，那只不过在嘴皮子上画着罢了。

坐在他对面的守屋恭吾，依然抱着双臂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他的视线也未从坐在斜对面的年轻人脸上离开过。那个人穿着换过钮扣的陆军军官军服，手里拿着军用皮包，脚穿长靴，这一切都在说明他从前的身份。还是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他那厚厚皮肤的脸上，在露骨地表示着他是个单单知道自己、而对别人则毫不理会的傲然性格 。

实际上，这个年轻人的那张感觉迟钝毫无表情的容貌，甚至经常出现在恭吾的梦境之中。他从饭田桥车站上车之后，在对面席位上坐了下来。当恭吾猛然看到这张面孔时，竟怀疑自己是不是在作梦，两眼紧紧盯住不放。

双方视线相遇，当对方明白过来凝视着自己的是谁的时候，他一旦用强烈的谴责目光反瞪过之后，便遽然理屈地转过脸向别处看去，把他内心里忐忑不安的情绪表现在胳膊的不自然动作上。

恭吾看出了对方也并没有把自己忘诸脑后。他不断窥探似地朝这边瞥上一眼，便又躲避目光的再遇。在马六甲见面的时候，还是一张更为幼稚的象孩子样的脸，而今，是久于世故，还是生活的苦难，使他脸上带上了阴影。不过，就是他，这是不容置疑的。连他那黑痣都记得清清楚楚。在宪兵队里审讯时，他一直二十四个小时派人轮流看守，让恭吾保持立正姿势不准动、不准睡觉。他反复着同样作法，故意使恭吾疲劳，象家常便饭似地用棍子又捅又打。他进行的拷问，曾一再使恭吾昏迷过去。当表示没有可以交代的事情时，他骂着卖国贼，没死没命地继续追问下去。

直到后来，一提起此事仍不禁要切齿恼恨——由于无法忍受那种超过想象的痛苦，竟向他说了一句求情的话：

“我的年纪，正跟你的老人相仿啊！”这反倒惹起对方更大的震怒。恭吾蓦然想起了这一往事，不禁觉得裹着大衣的全身燃烧起忿怒的火焰。

(就是这个家伙！)

本想忘掉的人，忽然在眼前出现了。在这辆国内省线电车里，他竟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坦然地侧脸坐着，连耳下的黑痣都明明摆在眼前。只要一看他脚上那双结实的军靴，身上穿的那件草黄色制服，他那无名怒火就燃烧起来。对于恭吾来说，他确实是个孩子般的年龄。就是这样一个家伙，竟然恬不知耻摆出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仿佛把过去一切都忘了似的，把脸扭转开去不理不睬，傲然地毫无表情——他仿佛要用此来表明，他过去就是以这样的坚强态度，从不幸的人们和事件之中走过来的，现在要让恭吾重新记起这一点。他看到的不是人的脸，而是失掉感觉的麻木不仁的肉块。

画家所看到的恭吾，以不动姿势强烈地凝视着一点，就是以这个男人为对象，而决心不把视线离开他的。他朝唱爵士乐曲学生那里望过一阵之后，看到恭吾还在盯着他，便闭上双眼装出睡觉的样子。

奇怪的是，闭上眼睛之后，便变成一个带有稚气的面庞了。

到了东中野站，恭吾看到他好象被开门声音惊醒了似的睁开眼睛，拖着沉重步子走下车去，便也站起身来跟在后面。

他明确地回过头来看了恭吾一眼。从收票口出来，走过一处临时搭起的小板房部落之后，道路是从烧毁地带之间穿过去的。一群从车站涌出来的人们，各奔东西分散开去，逐渐稀疏开来。恭吾追上这个男人时，迟升的月亮已爬上了位居烧毁地带前头山岗的上空。

“喂！”同他并肩走着，望着他的脸招呼了一声。“你并没忘记我呀！”男人立即把皮包换到另只手上，扭脸看了一下，脚却没有停下来。

“您是谁呀？”

“忘啦？”微微一笑。“既然那样，也没关系。我会设法叫你想起来的。”

“你要做什么？”他提高声音问道，“突如其来地这不是太冒失吗？”

“一点不假。我早把礼节甩开了。现在有两个办法。”恭吾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你同双亲住在一起，就到你家去，在你双亲面前讲。

你若不愿那样做，就到废墟那一带找个不会有人来打搅的地方我再对你讲。你选择哪一个？”在坚强的气魄下，对方好象急遽地动摇起来。尽管如此，恭吾却在暗中察知他仍保持着冷静的神色。

年轻人蓦然威胁地吼叫起来。那是当兵人惯用的腔调。

“你是要打架吗？”

“一点不错！”

“我，根本不想跟象你这样年纪的人打架。”

“谢谢。不过，丝毫没有客气的必要。在你眼里，也许把我看成是个老朽不堪的人，你要知道，这是一条脱离国家保护、在外国闯荡过来的汉子。”

“……”

“象我这样的人，在危害下的防身之道，唯有依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我就是这样准备、这样生活过来的！这一点你无需担心的，那种对若其不然，要到你双亲那里去吗？”

“我只有母亲一个人。”年轻人已经濒于气力崩溃的边缘，象哀乞似地说，“我没有父亲。”

恭吾安详地说：“既然那样，你就独自来解决！”

“你是不是弄错人了呢？”从前的宪兵军官说。恭吾停住脚步。

“这是卑鄙的遁词，趁早收回去！”

“……”

“实际上，我回到祖国，第一个遇上的人竟是你，这使我自己也感到意外。因为，你是我最不想见到的人。我的性格是固执的。可能这是由于长期居留外国只吃肉食造成的。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孤独地生活在外国人当中吧。但是，我决不象你那样去做阴险而残忍的事情。尤其是决不借助自身以外的力量。我不是个离开了权力和职位就变成怯懦而软弱的人。自己想要怎样干，就用自己的力量去实现它。我完全理解：由于你身为宪兵才审讯了我这个道理。但却不能因此而饶恕你。因为你不必要地残忍地迫害了一个不能抵抗的人！”

“因为那是战争啊，并非我情愿……是按照国家的命令，我所做的一切……”

“不对！你是超出了命令范围！清算这一部分的责任得由你自己来负。不是吗？”

“我是错了。”

“对，确实你是错了。既然承认了，就要象个男子汉负起自己的责任来！我首先声明：我决不是说让你不抵抗我。既然没有人，就在这里怎么样？”

“……”

“我从前也是个军人。所以不愿看到一个军人在丧失了佩剑和职位以后，骤然落魄得连精神都颓靡不振的样子。要象个男子汉来对抗！”对方躯体僵硬得象根棍子。

“你不动手吗！”

“我不抵抗。”

“你觉得不是我的对手吗？有必要给你那厚厚的感觉迟钝的脸上加点压力，让你也知道别人的痛苦。”恭吾一句一句缓慢地说，“当一个人在万般无奈情况下，呼喊吼叫，象野兽样呻吟哭泣时，肉体所受到的痛苦是怎样的滋味，自己领略一下是有好处的。那时就会晓得‘这样不行’的道理。我是个老人，但是我要以对等的条件来让你的躯体尝尝这个滋味。这块空地就行吧。”

他用象钳子般强大力气，拽着胳膊把他拖了过去。

“喂，你如果觉得从前我是个校官，你自己是一个一般军官而萎缩起来，那你这家伙在精神上就属于更为怯懦之流啦！我们互相是对等的普通人，要象个男子汉那样！”

“到警察那里去谈谈吧。”

恭吾解开钮扣正在脱着大衣。

“一个年纪轻轻的人，”他说，“一离开靠山一个人就什么也干不成了吗？你骨子里的这种天性，一旦坐上有权力的位置，就会毫不在意地不把别人当人看待。”

在寒风中，他把大衣脱掉，正在解着领带。在月光下，他那从容不迫的一举一动清晰可见。

突然，对方跪下来，双手扶在地上。

“我承认错误，请你原谅。”说着把前额俯在地上。恭吾在俯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不要干那种讨厌的勾当。”他说，“这不正象乡下演戏那一套吗?!我是讨厌听说弹词的！”

“……”

“象这样含含糊糊随随便便就妥协了事,可能符合日本人的作法。不过,我不希罕那么干。凡是想干的事，不彻底干个底儿朝天，事后回味起来会睡不着觉的。这是我的天性。你碰上天神恶煞啦。趁早不要搞那些卑鄙勾当，快站起来！”

不知是一块砖头还是石头，带着风声从恭吾的耳边飞过去了。

“嗬！”他弯身躲过和喊叫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想要逃走刚刚站起扭转身子的工夫，恭吾敏捷地跳了过去。最初的漂亮的一击打在下颌上，把他打翻在地，伸直着手脚躺在那里。

“真是加料的精采！”恭吾说，“我等着你，觉得清醒些了，你就站起来。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是个能姑息的宽宏大量的人。不必着忙，我看咱们就来个鱼死网破吧。”

他掏出香烟叼在嘴上，当寒风要吹灭打火机火的时候，用手罩着把烟点着了。他站在那里等待着。本来可以爬起来的对方却不站起来。他安详地在欣赏着香烟的味道。月光亮得能看见呼出的白气和烟雾的颜色。

“喂！”一面紧盯着躺在地上的敌人，他在自己招呼的声音里，感到一种休战中的舒展。“我的问题，是因为有密告信吧？啊?同时，那信是日文写的，并且是女人娟秀的字迹吧？”

对方有一阵工夫没有回答。

“我早已知道了！”恭吾以冷静的声音说。

花

电车从大船站开出以后，俊树把展开阅读的新刊杂志《世界》合上，卷起来拿在手里。他对读论文感到索然乏味，即使读也不能理解，

只是漠然地憧憬于艰深的学问而保存着它罢了。结果，书便永远成为俊树装潢门面的存在。这跟已失掉实用意义的女人的手提包恰恰一样。

他更机警灵敏、切合实际地树立了自己的世界观，学问已被摒弃到单纯具有背景意义的次要地位上。他确信，战后的世界必须以实用价值的标准去衡量一切。由于通货膨胀，校内的学费、膳宿费以及其它一切花销都在涨价，连那些埋头读书的学究学生，也被迫不得不到街上去搞点儿副业收入。在干着同样事情的人们当中，俊树在这方面却具有出类拔萃的头脑，和卓越非凡的才能，总是充满自信得心应手。并且，他相信只要做到毕业考试及格，便可以借着在这期间打下的基础，顺利地在社会上获得理想地位。这比热心埋头听课和钻研学问更为便当也更有利。他是个在学校里仅仅保留着学籍、一大半已是成熟了的社会人。同相般配年龄的青年人的观点一样，他们不认为这是个充满烦恼的世界，也并不觉得在混沌的冥冥之中还有什么神呀、理想呀，憧憬之类的存在。由于他聪明自恃，坚信自己一切都会得心应手，所以，俊树就没有感到不幸的余地了。

在窗外面已是春意盎然！在阴沉沉的天空下，展现着一派柔和宜人的景象。山岗在望，农家庭院里仍在开着盛期已过的红梅花和白梅花。正在望着围在树篱中的别墅式样的安闲住宅时，豁然一片鲜艳盛开的樱花树林，象走马灯似地掠窗而过。

“确实是暖和起来啦。花儿都开啦！”站在俊树前面、手握吊环的人们，弓腰从低矮的窗口向外望着说。

“开到八成了吧？”

“是昨天夜里的一场雨，催得一阵工夫就都开了的吧。”

电车放慢了速度，北镰仓站月台出现在窗口里。

俊树站起身来到门口，又望了一下伸展着花枝的樱花树，这才走下车来。只有少数人从这里下车。等到电车发车后，跨过路轨从收票口出来时，稀稀拉拉的几个人不晓得都走到哪里去了。圆觉寺山门前蓊郁的大杉树林，整个覆盖在头上，遮住阳光，形成一片阴影。

在车站询问了警察派出所地址，正好就在对过。当一问：

“一位姓牛木的，是海军的……”

中年警察马上来到屋外，给指点了方向。

象是附近农家主妇的女人，毛巾包头、推着拖车从那里路过，对警察打招呼说：

“花儿开得真好看呐！”

“是啊……一天天暖和起来，让人打瞌睡呀。这气候太好啦！”

老鹰在什么地方叫。派出所屋里大挂钟的秒针在嘀嗒嘀嗒地响着。

“牛木少将还住在这里啊?！就是说，也没到乡下去隐居起来。”

警察诧异地望着俊树说：“住在这里是千真万确！”

走在路上，俊树对于不费吹灰之力便打听到牛木的住处一事，感到无上满足。光是听说在镰仓山里有他的住宅，现在是否还住在原处，不亲身去看一下是不能确定的。

再次跨过铁道，通过圆觉寺山门前，朝镰仓方向走去。远处铁路道口上有牛车和行人通过。铁路在两侧树木繁多地带里，笔直地向前伸去。铁路紧靠山脚，在沿着铁路的狭窄平地上，排列着住宅式样的房屋。家家户户都用树篱或竹篱笆围着一个小小的庭院和园地，身后便是山崖。可以看到盛开的连翘花、山茶花和梅花。正是雨后，一股泥土的气息扑鼻而来，这对于从东京来的人说，是难得的稀罕事。然而，俊树对这一切都毫无兴趣，他头脑里只是在想着有关高野左卫子的事情。他一直在希望能得到“婶婶”的眷爱。他不仅想要利用这个“婶婶”所拥有的、比一个体面的男子还多的财富作为未来飞黄腾达的跳板，并且，他还很喜欢这个“婶婶”。在婶婶身上有着俊树所熟悉的无数的年轻姑娘身上所不具备的、线条优美、和谐匀称、完全属于另一种异趣的美。在她身上毫无战后年轻女人身上霍然出现的露骨的多余而令人不快的东西，那是把一切不必要的成分完全抛弃开了的、被洗炼到登峰造极程度的美。即使不在身边，但是，一想到这些，俊树便不由得心跳加快、混身火辣辣起来。从年龄上说，左卫子也正处在女人的美的顶点上。尽管俊树心里如此盘算着，却不是由他主动去向年长

的她乞求什么，而是以被动的姿势在等待着左卫子来爱他。虽然不时遭到左卫子的冷遇，这反而更加有力地吸引住了俊树。

按照别人的指点，沿着树篱拐进弯曲的复杂胡同之后，他终于发现了只写着“牛木”二字的新门牌而停住脚步。这是一个陈旧的大木门，隔着树篱望去，房屋简小，屋脊还是用瓦垄铁板拼凑的。走进大门，院里是一块耕作过的土地，木拉门那里就是门厅。

走近一看，一个秃顶的魁梧男人站在走廊上向这里望着。身上并未套礼服短外褂，只穿件丝绸夹衣盘膝坐在外走廊上，听到有人开门，这才站了起来。

俊树是牛木利贞未曾见过的年轻人。

“牛木……阁下的府上是这里吗？”

“我就是牛木。”他坦率地回答后，脸上绽着微笑。“可是，阁下这个称呼在日本国内已不复存在了。你应该注意啊。”

这是隔着一道竹篱在谈话。牛木利贞无意转到门厅去，依然站在那里不动。虽然上了年纪，从他那温和的容貌上并看不出从前是个老军人，但对于俊树来说，由于年龄的差距，仍然属于难于交谈的对手。

“因为，我有点事情要请教才来打搅的……您在海军的同期里有个叫守屋恭吾的人，您知道吗？”

“知道啊！”利贞答道，“就是你问的那个守屋打电报给我说，要到我这里来，我一直在等着他呐。”

对于俊树来说，这真是个意料之外的回答。

“他已经回到国内来了吗？”

“是的吧。电报上说要到这里来的嘛！你若是跟守屋有什么事情，就在这儿等着吧，想必该来了。”

“不必。”俊树一下子狼狈起来。“我只是受人之托前来打听一下，见了面也没什么好说的。托我的人说，只要向您请教，大概就会知道回没回国和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所以才来拜访的。”

“我还没见过他的面。业已回国的事，在昨天接到电报之前，也是一无所知的。”利贞望着院里的耕地，以安详的语气说着，突然又沉默了片刻。“说实话，我是谁也不想见的。这是他单方面打来电报

不招自来啊。弄得我哪儿也出不去，在家里等着。如果有事，你就写在名片上，我来交给他吧。”

俊树觉得，谈话内容急遽地发生了变化。究竟什么原因，他不得而知。起先是本人马上就来，见了面再走；现在变成放下名片去吧。

牛木利贞讲完话便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俊树看到纸拉门背后放着一个不知是空的还是装着什么的大瓶子包在包袱皮里，看样子，马上就可以提着走的。别无其它，整个屋子里空空荡荡，春天午后的阳光毫无遮拦地洒射在屋子里。

“这就是我的名字，”俊树掏出名片说，“如能蒙您通知守屋先生的住处，那就太感谢不尽了。或者，我再来拜访一次也是可以的。”

“没有那个必要。”牛木利贞说，“守屋会通知的。”

俊树在接受委托的时候，左卫子曾嘱咐过：如有机会同牛木谈话，千万不要提到自己的名字。因此，他听说守屋恭吾即将到来以后，便意识到自己不能呆得过久了。

出大门以后，他又回头望了一下锈得发红的瓦垄铁屋脊，在青年头脑里，不禁自做聪明地想到：这完全是没落的旧海军军人生活的图景啊！未成熟的年龄是不饶人的。本人竟感到了自己的优越。

随后，偶然想起一件事，俊树又从原路踅了回来，再次打开牛木家的门走了进去。

身材魁伟的老人已不站着，坐在外廊阳光下，仍旧在看着院子，他诧异不解地扭头向他望着。

“请问……”俊树以他那特有的从容不迫的口吻问道，“不知府上是不是肯把房间出租给学生住呢？”

牛木利贞从迷惑不解的神情一变为笑容看着青年的脸，答道：

“还没有那个打算呐。”

“如果您一旦有那个想法的时候，就请您通知我一下。眼下大家都为了没有学习房间而犯愁呢！”

看来，牛木利贞是相信了他讲的话。“唔，是喽！”他眼睛朝下看着说。“是那样的吧。房子烧毁了那么多嘛……太不幸了。到了那个时候，我必通知你。我也是不想搬到乡下去的。”

“到了那时，千万请您帮忙。我再给您一张名片吧。”

“不用了，那是浪费。我照着给守屋的那张抄下来就行了。”

说完之后，老人以柔和的目光仔细地端量着俊树说：

“对不起，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三岁。”

“正是我的儿子逝世的年龄啊！我心里也是那么想的。好，你说的话我记住了。”

在青年关上大门离开之后，牛木利贞依然端坐在外廊上，以同样姿势向院里的耕地投着视线。冬天种的菠菜已经吃完，只剩下几株开了花，叶子大得象个怪物并起了苔，挺立在荒芜的土地上。

“相隔多少年，没同你在街上这样并肩走过啊！”

手里提着装三斤瓶子包袱的牛木利贞，只报以微微一笑。恭吾仿佛觉得从寂静的寺院院内的什么地方，听到了自己声音的回响。四周一片寂静，除了自己和同伴在走动以外，不见一个人影。

恭吾并不想从友人那里得到回答。他的话，好象是独白，或者是从心灵深处流溢出来的歌子。周围的大自然温柔地拥抱了他。除了说这是日本的大自然之外，再没有更适当的表现了。真是无比的温柔亲切！

在这圆觉寺院内，有很多古老的巨杉大树，它同松树象一堵青得发黑的屏风排列着。在它的中间，盛开着樱花，那微白花朵的颜色在背景的陪衬下，显得是那样的鲜明、光辉灿烂！恭吾并没有期待能逢到盛开的樱花。这是他相距十几年才看到的樱花。自离开故国以来，在现实中看到的这是第一次。而这依然象梦一般缥缈轻淡的颜色，实在是美丽无双的。

“提到赏花，伙计，除了夜里赏樱花之外，总不免有一种尘土蒙蒙之感，加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多咱回想起来，决不是个完美无瑕的美好印象。……可是，在这样一尘不染的幽静处所里一看，那简直有天壤之别呀！这个寺院环境太好啦！叫圆觉寺的吧？”

“对，圆觉寺，……瑞鹿山上的。”牛木莞尔一笑。“因为眼下

成了一个闲人，便一下子读起与镰仓有关系的书来，现在知道了不少东西。今后，是不是要当个向导呢？这里和建长寺的昭堂最好。反正回头我要带你去的。”

恭吾朝厚厚的草秸苫着的山门屋脊望去。它高高地耸立在松树和杉树之间。院里清扫得十分洁净，二人走的地面砂子上，尚留有笤帚扫过的痕迹。

“有和尚吗？”

“有。”

“怎么不出来呢？”

“不是坐禅，就是化缘去了吧。也许在喝酒哩。”

“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出去化缘也不会给大米吧。”

“到了乡间，那就没准了。只要有饭吃，当个和尚我看也蛮不赖哩！”

“你那个秃头顶，倒是很般配的。”

“实际上，我曾一度那样想过，虽然我说不太好，早先，各种各样的人一旦看破了红尘，就去出家。看来进寺院并不太难。当今倒好象不那么简单了。”

从阴影里朝阳光下的地面望去，袅袅升起一片淡淡炎阳。在削劈山崖凿成台阶、可以通几处寺庵的路上，因昨天的降雨，一些梅花花瓣，残迹斑斑地粘在台阶上面。来到池畔，岸边樱花倒映池内，二人止步俯看那怡然自得游弋着的红尾鲤鱼。

“哎呀，直到今天我没留意，樱花真是美极啦！”

“别忙，还有比这里的花开得更美的地方。”牛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大半已经开放了吧。”

边看着凋谢在竹丛地面上的红山茶花，边沿着缓坡向上走去，踏上了为数不多的几磴台阶。

“开山鼻祖无学大师的坟墓就在这后面。只是单纯放了一块大石头。”

“果然你够得上博古通今啦。不愧是个好向导。若是把这个瓶子换成葫芦就更象了。”恭吾说，“不过，我并不奢望了解更多的历史

来历和它的过往因缘。光是懵懵懂懂欣赏这风清日丽的大好春光就蛮够了。我深切地觉得，这真是日本独有的春天呐！竟如此融融泄泄柔和绵软……欧洲的春光自然也好，却与此截然不同！”

竹叶窸窣作响。沿着土墙向上走去，突然眼前出现一道门，由于逆光，门内小院充满着一片耀眼的灿烂阳光。这里就是有着时宗庙的佛日庵。

“我说的就是这里。”粗莽的向导指点道。

迈进院内一步，全身披着夕阳盛开着白花的木兰和与此相对的花枝招展的吉野樱花浮现在碧蓝的天空上。这一绚烂华丽景象，不禁使恭吾哑然停下了脚步。

“多么明澈鲜艳！”

真是无法形容的明朗感觉啊！花儿身上的亮光，也反映在左右对开着的时宗庙的门扉上。有着厚厚的花瓣，雍容华丽的木兰花和仿佛集拢着无数色泽鉴人的海里的贝壳，既轻盈又鲜明地簇聚满树的樱花，在夕阳柔光中，宛如从它内部发出光亮似的娴静安详地放着光辉。恭吾停步不动，凝视良久。

“我完全把它忘怀了呀！”他嘘了一口气说，“不，应该说从前我没有看见过它更为合适一些。我没留意到樱花竟如此美丽！”

心里突然在想：可能这是由于以湛蓝的、澄明见底的天空为背景陪衬着来看花的缘故，但却没有进一步追求原因和道理的心情。他只是在恍惚入神地欣赏着。

那颜色既非白又不能说它含有桃粉，是一种隐微而柔和的中间颜色的微妙的美。那光泽甚为轻盈地、幽隐地出自深层内部。这跟进口品种花草的那种浓冶艳丽、带有挑逗性的色彩是不能同日而语的。那是一种娴静、肃穆中象是专心致意不使颜色外露的含蓄性的美。

“我们是老一代的人啦。”恭吾自言自语地说，“到了能意识到樱花之美的年龄啦。樱花——老把它挂在嘴头上，从前真是把她当作俗陋不堪的花看待的。”

“花和人的年龄，不会有什么关系吧？”对于牛木的异议，他分

辩说：

“不对，不能那么说。人在年轻时代，总是不懂得赏花的。……这仍然属于老人范围的事情。也许对于人开始感到厌倦之后，而对植物才觉得可亲起来，万年青和小鸟之类，自古就是老人爱玩的对象啊！”

牛木利贞熟知佛日庵樱花之美，却不能象恭吾那样百看不厌。站在时宗庙的台阶前向堂内鞠躬礼拜时——

“据传说，北条时宗的遗骸就埋在这走廊下面。”

恭吾点头称是。但是，他对古代英雄并不抱更多兴趣。仍在回头仰望着吉野樱花的花枝。在逗留当中，他觉得夕阳照在花上的阴影愈渐起着变化。

“真是幽静无比啊！”当朝着来时的坡路走去时，恭吾说，“近日我打算到奈良和京都去看一下。真是莫名其妙，本来我是极为冷淡的，可一回到国内，便彻底被日本的古老东西给吸引住了。”

“那边没遭到战火。”

“真是万幸！”他深有感慨地说，“我在国外，觉得在这次战争中即使整个日本被烧光了，也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另外，也想到：那对于日本重新起步反倒更为好些。可是，回国以后，眼见战争留下的凄惨后果，就不能再说那句话了。尤其给京都、奈良的寺院和佛像保留了下来，确实是难得的很。在这以外，日本还有什么东西剩下来了呢？可能这是些与现代毫无关系的古代遗物，使人觉得即使没有它也无关大体。但是，二十年来象个弃婴似地在国外生活过来的人，一旦回到日本国里，追寻自己同这片国土的联系的时候……这对我真是没料到的事情。对于古老的庙宇，对于神佛毫无信仰之心的我，它怎么会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量呢？到处是废墟一片和木板棚子啊。牛木君……可能这是我这个失掉国籍的人的异常感情也未可知。哪怕街里的小巷也好，陈旧的农家也好，我是想寻觅一个寄托灵魂和休息的地方啊！”

牛木利贞蓦然抬起头来问道：“你同妻儿见过面了吗？”

从杉木林空隙里射进来的夕阳中，恭吾露着笑颜。他以安静的口吻说：

“我能醉心于景致，却不想以同样的心情去对待人。”

“你在说着什么？”牛木利贞的脚步眼看要停下来。“你这家伙是在说你还没同妻子和女儿见面吗？”

恭吾微妙地笑了。

“我根本也不想见面，见了又能怎么样呢？”

对方以责备的口吻说：

“你是觉得，没有脸在妻子面前露面吗？”

“你想错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不希望你再说什么。女人带着伴子改嫁了。”恭吾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嘛！谈到这里，你也会承认没有我出头露面的余地了吧？一个一度曾经死去了的人，从地下爬了出来，吵得人人不安，这又有什么好处?!”

横须贺线电车，沿着他们二人走的道路风驰电掣般疾驰过去。外面还很亮堂，点着明晃晃的电灯的车厢里，载着黑鸦鸦簇拥着的下班乘客。

铁轨上升起一片轻尘，朝后面民宅方向移去。

“你可能认为我是个可怜的家伙，其实不然。在长期的放浪生活中，家的观念已从我的头脑中消失了。也许你会说我薄情，事实既然如此，那也毫无办法。为了忍受下来，一个时期这曾是我的主要工作。可是一旦习惯了孤独，正同在我的眼睛里、地图上的国境线已然消失了一样，陌生人和自己的妻子与女儿之间的差别，也逐渐淡薄下来。再说，既然已经改嫁，岂不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吗?!”

“你呀！实在是个可怜的家伙！”

“没影儿的事！”恭吾接着说，“我丝毫不想乞怜于人。不过，我自己对别人感到眷念的情形不是没有过。但是，决不想对什么人有所期待。一个人在外国流浪，自然就会变成那种心情的。也可以说不那样不行吧。冬天夜晚，住在外国乡间旅馆里，潇潇夜雨声中，从窗户向外望去，家家户户的窗上都亮着灯光，一家人围桌相聚的情景便

飞进眼帘。夫妇、父子……诚然，在那种时候，耳际响着雨点敲击着弄堂里石铺马路的声音，哀怜自己的孤独，有时竟也沉湎于怀念日本的妻子女儿的寂苦之中。不过，我一直在憎恶那种感伤的情调。但总不免是个心胸狭窄的日本人呐。——我是会这样来轻蔑自己的。为什么一个人孤独就不好呢?!把日本人和波斯人不加区别地对待，有什么不好呢？”二人即将向建长寺的总门迈进去。恭吾说：

“因为是骨肉至亲就过分地亲近或憎恶，这纯属于日本人的感情啊。我是讨厌它的。在这方面我是毕了业的。至亲和邻居又有什么区别？”

花在这院里又迎接了他们。在这宽大内院里的两行树，伸展着枝条形成一片花云，它竟超过了突出高大的门楼，凌驾在门楼上面。正在这时，钟楼上撞响的钟声震颤着、穿过花丛向四下里扩散着余音。这是个微风不起、空气仿佛停滞不动的春天傍晚。

“钟声啊！”恭吾回头望了下。“还撞着呐！”

他不免又想起了异国的体验——基督教寺院卡里温教堂里的数口钟交替响起的快乐歌声，以及它同日本钟声的迥然差别。

从大殿旁边走了进去，来到僧坊专为参拜人休息而设的茶馆里。到了这里之后，牛木利贞提来的大瓶子这才排上了用场。在空荡荡没有外客的客室里，围着简陋的饭桌坐下后，恭吾稀奇地向四周环视了一下。这是在外人不到的路旁孤设的茶馆，横楣墙上并排挂着刻有善男信女名字的木牌。

“这不是现代的东西。”牛木利贞发挥了他那得意的既非辩解也非辩护的见解。“这是半僧坊开讲中休息的地方。不是忌辰是没有客人的。”

“真是个远离尘世的谧静所在啊。可以原样搬到戏台上去咧。”

象自己这样败残、加上被从社会上清洗了的人，这种地方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牛木利贞话到嘴边噎了下去。尽量避免提起牢骚之类的话题，这好象在两个人之间已成为默契。尤其自己是败军之将，少

说为佳。他默默地饮干了一小盅。

“原来是那样啊！”叹息一声道，“还没同女人和女儿见面呐！你不觉得她们可爱吗？”

“那是……不用说的。”

“……”

“可是，按照我的作风，我是不会自己去找她们的。”

“真是个孤寂的家伙！”

“不对，孤寂的家伙是你。你完全是个按照日本方式溺爱孩子的人。在这次战争中……，儿子送了命，你会是很寂寞的呀。”

牛木抬起头来神色严厉地望了一眼，本想辩驳几句，他终于沉默下来，喝一口酒说：“不要再提这件事！”他口吻强硬地拦阻之后，又由自己软化起来说：“在这里我才能说。我心里认为他是个好样的，做得好！另一方面，当爸爸的却没有死成……生存下来，看到今天的情况，一想到把日本弄成这个样子的弥天大罪，只有他战死了这件事，才能多少给我一点安慰。我庸庸碌碌苟延残喘地活了下来，今生最后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到了能自由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到中途岛去看一眼儿子沉下去的大海。”

双方一下子都陷入沉默之中。牛木脸上流露着已经无法消逝的强烈感动，甚至脸上的肌肉都微微地抽搐起来。

“既想向他道歉，也要表示感谢。同时作为父亲要直接对儿子说一声：你干得好！早晨起来后想的是它，半夜偶然醒来也只想这一件事。……其余我什么也没做。老伴儿也是照样！”

“虽说是人之常情，长此以往——”恭吾不无责备地看着他说，“你是怎样维持生活的？”

“吃饭吗？”似乎用鼻子在笑着。“啃竹笋啊！不过，一个家庭里，只要没烧光，总会是有些什么杂七杂八的哩。”

“你不打算干什么事情吗？”

“没去想。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只要挣扎一番，大概会有办法的。一个时期之内我要坐着。”

“……”

"一想到那么多朋友在各种不同情况下都死掉了，剩下自己一个人，太难堪。没有心情去挣扎。"

"牛木！"恭吾厉声叫道，"你这家伙想错了！"

"想错了吗？"

"大错而特错啦！时至今日，你还抱着死者不放嘛！首先，瞧你那哭鼻子的样子！"

"你说我哭鼻子？"

"对啦！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总是眷念死去的儿子。女人还有情可原。你，一个当过军人的人呐！我最讨厌那种感伤的情调。我要劝你：让死者安静地睡着吧！"

"……"

"难得活下来，不知道珍惜自己的生命，好象是在自暴自弃似的。你听着，我要说。在这次疯狂的战争中，把儿子的命送掉而生存下来的你呀！你不想珍惜在九死一生中拣下的这条命吗？不想活着代替儿子做点什么事情吗？由你们这些家伙把日本毁成这个样子。不闻不问，给人们造成偌大的苦难于不顾……"

"守屋！"牛木挺起身来怒目相视，脸色变得通红。

"对不起。"恭吾道了歉。"但是，事实还是跟我讲的一样。我理解你想保持节操的心情，如果说，那仅是日本式的感伤行为，你将何以自处？那种东西可以扔掉！今天的社会，你所想的一套不解决任何问题。把死者抛开，想一想生存之道有什么可非议的？如果你想搞什么，需要资金，我给你出。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今天才来的。"

牛木以锐利的目光看着恭吾说：

"你是说要给我出钱吗？"

"嗯，如果对你有什么用处的话。"

"我拒绝！"

他决然地说罢便又沉默下来。当恭吾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那张毫无表情的脸时，蓦地联想起那个当过宪兵的年轻人那张厚敦敦的脸型。这个故友的表情，某些地方具有与他共通的、迟钝而不透明的成分。这是恭吾最憎恶的东西。那是毫无怜悯之情地使别人透不过气来的性

质。

“你能不能放弃偏见呢？”他温和地说。接着，恭吾听到牛木利贞突然怒吼起来说：

“你想叫我花你的钱吗？”

他不禁愣了一下，在冷静的心窝里，仿佛有一股寒流的旋涡在冷冰冰无情地旋动着。

“唔，”说罢，放下手中的酒盅，“原来是这样啊，你竟想到这些事上去了。”

“希望你让我牛木把自己的信念贯彻始终。可能你已注意到……我虽是个败北的人，今天你到我家里来……我曾想过：如果让你走进我的屋里，就对不起死者。我就是这样的人呐！”

“啊，因为这……你才提着放在门厅里酒瓶跑了出来，劝我马上来赏花的呀！我没察觉出来。对我来说，那种情形连想都不会想到。”

“我自知理亏。但是希望你原谅！牛木利贞就是这么一个顽固的人。”

“看来，我不应该来的呀！”恭吾说。

“我不想为自己再去辩解什么。……我听说过：是你单独把罪责揽到自己身上来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就……”

“不假！我是个花掉公款、无法交代而亡命的没有廉耻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由于战败，日本海军消失后，才回国来的汉子。”

“不要讲了，喝酒吧！”

恭吾逐渐对这个朋友感到极大的悲愤。奇怪的是，这似乎不是为了被折磨着的自己。于是，猛然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牛木利贞和那个年轻宪兵所共通的东西，正是他们那除了自身以外，决不会感到别人不幸的性质。毫无疑问，牛木是个无可挑剔的好汉子。不过，他是个已经死去、灭亡了的过去的日本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傲然地面对今天的现实，仍然决不屈服、决不妥协，要照过去的老样子走下去。就是说，军人竟创造了一个超然的阶级，那是完全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

登上笔直细高的杉树，不规则地排列在路旁的陡坡，夜晚的月亮正照着白色墙壁上有着黑色围板和曰字形窗户的僧房。到建长寺的开山堂、昭堂那，要从这里的门走进去，在方丈室、坐禅道场对面深处，有一棵几搂粗伸展着树枝的扁柏老树，就在这棵树的后面张开着黑洞洞的门。

这里点着一盏昼夜不熄的常明灯，使空无一物的大堂里增加了强烈的严肃气氛。为了欣赏朦胧月夜的樱花，偶然伫立在禅寺样的古堂之前。只有在方丈室的纸拉门上映着灯光，感觉不到人的气息的夜晚，是异常的肃静！

"这里，是我最想给你看的地方！"牛木利贞说。

堂内只有柱子，地面好象是石灰砸的一片坚硬的土地。灯放在里头深处的龛前。昏暗的黄光，朦胧地照在墙上。月光落在窗前竹叶上。

"据说里头供着开山祖师的木像、还有牌位……，不必去考虑那些，单说这个大堂也真是妙极了。什么也没有，空空荡荡。我就是喜欢这一点，才常过来望望。"

对于他这种漠然的说法，恭吾是不满意的。不错，这里有个春宵里静穆无比的大堂。但是，在城市里废墟的什么地方，总是出没着强盗，上野车站的地下道里，聚集着无数因战灾而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牛木，你这家伙，把这一切都抛在脑后，光是自己住上房子，就相信我的事情已经完了。

"回去吧？"

"嗯，回去吧。"

通过来时有杉树的昏暗坡道，朝门楼走去。在花丛里传来有人说话的声音。走近跟前，月光下只能看得见黑影，也有孩子的声音。

"你照旧从北镰仓上车吗？"在他叮问时，恭吾急忙说：

"我决不会因为我的问题而去生气，咱们再谈，不好吗？"

牛木利贞老奸巨猾地笑着答道：

"我看，算了吧。"

"不！"他态度强硬地大声说，"我再说下去，你还会生气的。

我是想把附在你身上的怪物给打掉。为这个，再跑来一次也犯不上。”

“宽恕我吧！”

“你要逃避？”

“不是逃避，丢开我别管吧，我只能是我嘛！”

“不错，那么你就将永远跟死人攀亲戚喽！”恭吾以强烈的口吻说，“本来可以舒舒展展地生活下去，故意要钻死胡同。自己认为是蛮坚强的，实际上却是个懦夫！真是谨小慎微而卑鄙得很。战战兢兢什么也干不成啊！”

“你说些什么！”

“没有比离开战斗队伍的军人更虚弱无能的了。你想没想过军人生活中充满着可怖事情这个问题？因为罢手的早，我才明白过来的。罢手不干这件事本身，就是卑躬屈膝，就是懦夫，因为在经历中有着使他不怕不行的东西。那不是个成天‘敬礼’的世界吗？离开那里以后，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生存，我发现了没有怕任何人的必要这一事实，而不禁大吃一惊。这才亲身体验到人的自由的实体是什么。只要当军人就永远不会明白过来。在一个原本就不自由的世界里，再卑躬屈膝俯首帖耳下去，人当然会自卑的。你可能自以为坚强，实际上是个大懦夫！”

“别说下去啦。”

“不，该说的我还是要说的。从根本上讲，不光是军人，所有日本人的生活都一直处于某种恐怖和十分拘谨之中。虽说进入了新时代，可那种习性却丝毫没有改变。这是一种屈服于强者而保存自己的自卑主义。把自己降低到专意在某种事物面前，表现得正当化、合理化而生存着。这是弱者干的勾当！自由对于弱者是不存在的。你主张自己是个顽固人，用这种念头来武装自己正是懦夫的证据。这是使自己拘谨地缩小身体蹲在贝壳里，害怕看见外界的事物。竟自弃地说死了倒好些。这是自己否认自己有能力生存的证据！”

“……”

“你看看我。我孑身一人，没有任何畏惧的东西。我若是在你眼下的地位上，我会毫不介意别人的看法，光明正大地去干守道口、擦

皮鞋这类事。你是怕社会上的舆论，做不到。”

牛木利贞站起身来，怒目相视，大喝道：

“你走你的！”

恭吾沉默不语，转过身去走开了。在洒着月光的道路上，一阵工夫就消失了踪影。可是，当牛木利贞漫步回到家里时，恭吾已坐在屋内，同老妻在讲着话。当他笑着抬头看着的时候。

“我给不健康的幽灵打掉一个啦。”恭吾说，“是不是因为我走了进来，你的家就玷污了呢？”

佛龛前面刚插上的香，正升起袅袅白烟。

春日迟迟

“小野崎先生，有客人来啦！”

小野崎公平面对画报，正在他感到有些倦意的时候，有人喊道。

“是谁？”

“不知道是谁，却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呐！”手里拿着洗过的衣服的公寓管理员妻子，说完就哼着歌子到走廊尽头的晾台上去了。

六张草席的屋子里，还凌乱地放着画画工具以及吉他、水壶之类的东西。

“女人？”明知无人回答，却问了一声。画家恋恋不舍地望着刚刚画起的画面。他这是在把写生下来的郊外商场旁边低级酒馆小巷风景进行最后着色加工。由于他近来经常出现在画中的酒馆里，所以这张画很快就画出来了。

画家摸到桌上的纸烟盒，抽出一支叼在嘴上向楼下走去。在狭窄的门厅地上，一个穿着西装的女人脸朝外在等着。从那里可以看见门口的樱花树，有一部分开满了花的枝头伸了出来。

女人听到脚步声转过身来。是画家没见过的姑娘。在逆光里，光线在她身上形成一个光圈，烫过的头发显得特别丰满。

“我就是小野崎呀。”

女人施了一礼说：

“我是从星杂志社前来拜访的。从猪熊先生那里听说您在马六甲呆过，对当地情形很熟悉，这才来打搅的。不知是不是能答应给小说画插图呢？”

画家把名片接在手里，但在看它之前，说了一声：

“马六甲！”突然瞪大眼睛堆起笑容说，“他说我知道吗？马六甲可真是太妙啦！嗯，是谁的小说？”

少女说出了知名作家的名字。

“因为小说里提到了马六甲的寺院，西班牙的城堡。”

“那是圣·觉恩兹·布尔啊！”他说出了城堡所在地山岗的名字。“那是令人怀念的旧地呀！我把在那儿的写生册子提前寄回内地，幸而保存了下来。不过，那是本什么样的小说呢？是我能画的内容吗？”

少女仍站在门厅里，低头打开手提包，正要取稿纸。这时，画家从接过的名片上读起这个头发特别丰满的少女的名字。

“星社的守屋……Banko小姐。”

“伴子是读作tomoko的。”

“噢，是喽！”画家快活地点了点头。

画家近来喝醉酒后，连头天夜里的事情都会忘得无影无踪的。因此，对于守屋伴子这个名字，什么兴趣也没感觉出来。

“让我看看原稿吧。长吗？”

“是个三十几张稿纸的作品。”

“看完以后，再作画不画的答复吧。你知道，插图虽也画过几次，至今，稿费恐怕也是寥寥无几的吧。”

“这个……”被问话难住了的小麦色脸上，有一种朝气蓬勃的纯洁之感。“等我回到社里问过以后……”

“不用，”画家用力摆手说，“我不是在讲钱多钱少。我只是想说靠画插图恐怕维持不了生活。你别看我这个模样，却是大财主、新兴的大财阀哩！所以说，不想去画过于勉强的画儿。但是，既然是马六甲，那就要看一下能不能画出来啦。你是稍等一下还是到附近走走？”

“不用，不妨碍的话，我就在这里等着。”

“但是，我却不请你到我的画室里来呀。”画家自己倒象为这个原因而显得津津有味似的。

“我是太喜爱景致啦。你等一下，我去借把椅子来。”

走进办公室里，立刻拿出一把人工撅弯的简陋椅子。

“在这门厅里坐着，好象来擦皮鞋的，不雅观。你还是拿到樱花树下吧。”

伴子依着他的意思做了。她觉得这个头发全白了的画家，是个年轻得多的怪人。她看着画家把自己赶到樱花树下以后，便胡乱地坐在往自己屋子去的楼梯口上，在膝盖上摊开原稿读了起来。他象独自讲话那样，带着音节，出声读着。伴子正在看着头上的樱花，可是听着听着，猛然要笑出声来。为了忍住不笑她费了好大力气。

“这个……马六甲呀……”

坐在椅子上，侧着身子尽量不去看画家，可是，情不自禁地就要笑出来。她咬着嘴唇，拚命地憋着，放在膝盖上的手提包上的手，不由地轻轻颤抖起来。年轻人一笑起来那是无法止住的。

“这个、这个……”画家带着音节毫不在意地读着。随后，突然放低声音，象是开始默读了。可是，又啪地用拳头拍了一下稿纸喊了起来。

“胡扯！完全胡扯！哪里有这样的马六甲！纯是一派瞎说。这个人可能去过马六甲，不过他没仔细观察过！撒谎，纯属撒谎！”

于是，画家把手插进白色长发之中。

画家的言行，一半是属于善意的作戏。把小节夸张起来，带着动作、夸大其辞地在平凡的工作中寻找乐趣。当然，这得看对方是谁，有作戏产生效果的人，也有相反的人。

后来，画家两手抱头沉思起来。伴子觉得，看样子恐怕要遭到画家拒绝，不禁担心起来。她到杂志社工作日子不久，阅历尚浅，完全是个不谙于讲生意经的新手，才如此提心吊胆。刚才那么多的笑意，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她那张从花下紧盯着画家的脸，是顶认真的，甚至连话都不能说了。

开过樱花之后，接着又冷了几天，虽在阳光照射之下，外面还是很凉的。画家望着年轻姑娘脸上流露着的认真表情，同无风的冷空气相搭配，奇异地形成了一种美的谐调。在樱花盛开的树下，坐在椅子上就颇具风趣，而上半身朝着画家，手扶着手提包的胸部、直到肩膀的线条，也独具女人特有的窈窕，实在是一副清丽纯洁的画像。

“能求您帮忙吧？”

按道理，生意人是不能这样去问的。但是，画家一开始就准备为这位富有朝气的年轻女记者挥舞画笔的。他象个重病人似地深深叹了一口气，便又为自己深知的马六甲兴奋起来。

“马六甲决非这个样子！千真万确不是这个样子的……那色彩是浓重而轻快，强烈而深沉。”

“……”

“再说，小姐，我确信马六甲街上并没有竖立着的邮筒。其次，当时决不可能随便踅进纸烟铺子里就可以买到纸烟的。那种秘密勾当是决办不到的。”

“请您自由去画不成吗？”

“对，自由去画，……我画我熟悉的马六甲。”

“如能那样可就……”伴子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画家终于停止了故作难色的作戏，完全换成另一个人，露出了满脸堆笑的童颜。

“那就画吧！”

“请费心！”她大声说，“那么，几时可以来取呢？实际上，截止日期已临近了。下星期三我来取画可以吗？”

“可以吧。”他大方地说，“不必来取了，杂志社既然在银座附近，你就不必特意跑到这里来了。由我给送去吧。小姐……并且，我给画一张带彩色的。这不是要求彩印，而是为了给你看看马六甲街上那种深沉的美的色彩。小姐，那张画，就送给你吧。”

一离开家门，守屋伴子就恢复了日常的快活性格。连走路的动作和姿势，都象在流水中游泳的小鱼，充满了蓬勃朝气；心情也从拘板

的礼节和懒散中解放了出来。

空气虽凉，已然到了春天。从电车里向烧过的荒野望去，柳树含烟，一派绿意，悦目赏心。伴子觉得触目所及，到处的万事万物，都具有出现新生事物的迹象。由于她能够心安理得地相信真正的生活是从现在开始，所以她是幸福的。

战争结束后，遍布东京市内的烦恼与悲伤事物，也没能给伴子的心灵带来阴影。由于在做西装裁缝之外，又到杂志社协助编辑工作，收入上得到了保证。星杂志社是她从前时常投寄有关西服裁缝稿件的杂志。女人也应该具有独立生活能力，这是母亲多年来的教导，并且传给了她缝纫剪裁技术。虽然连自己也都没有独立工作的信心，由于战后的各种情况，迫使她走上了独立生活的道路，而竟意外地得到了成功。事实上，伴子已经从家里彻底解放了出来。现在已是女人到社会工作不再引起人们歧视的新时代，当然也可以说，这是出自母亲出人意料的先见之明。但即使属于名义上的父女关系，对于伴子来说，终归还是别人的家。恐怕这是母亲良苦用心的结果吧。那是个长年被拴在家里的、任谁都会公认的谦逊有礼安详而端庄的母亲呐。

另外，不拘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伴子只要一想到母亲，就好象有一股温热的牛乳般的暖流流进心田。于是，连自己都清楚意识到的自己那坚强的个性，就会象从内部溶化了似的眼睛湿润起来。当在拥挤的电车里，手握吊环进行思考的时候，尤其是这样。在年令尚为幼小时期，每一想象到母亲不在身边，就会长时间陷于恐怖之中。夜里睡觉时，一旦这种想法涌上心头，那就一定要扭亮电灯看一看，或者把手伸进被里，不弄清母亲确实睡在身旁，由于内心的不安，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的。伴子知道自己脸上那副可怕的样子。母亲醒来会责问一声：

“你这是怎么啦？”就慈祥地握住她的手。在黑暗中，她一言不发地呆着。这时母亲会什么也不追问，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

“你睡不着啦，那么妈妈搂你睡。”随后便慢慢把身子挪了过来，象婴儿时那样搂在怀里，用流着泪水的脸贴着伴子的脸蛋儿说：

“好好睡吧，快长大吧，孩子！”

伴子同她唤作爸爸的隐岐达三相遇，是她在有乐街下电车后，正要返回座落在西银座的星出版社的半路上。有着走路端正姿势习惯的、稍微驼背、身上穿着灰色大衣，在人行路上迈着步的后影，毫无疑问那就是伴子的父亲。他仿佛有意用迈步的姿势来证明大学教授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似的，走一步都象在思考着什么似地迈着步伐。

伴子不费大力就追上了他，同他并肩走着，等待达三发现自己。他从年轻时代就是近视眼，戴了一副黑边赛璐珞框架眼镜，对于瘦削的脸形好象成了极大负担。但他马上就转过头来说：

“原来是你呀！”达三放慢了脚步，“我还以为这是谁家的小姐呢！”

伴子只是在大衣领子里微笑着。

“您到哪儿？”

“嗯，”在那没有胡须的嘴边皱起一道深纹。“报社里的一位被逐出公职的朋友，通知我说，他在这一带开设了一个美术馆和旧书店。我是来看看他这里都摆些什么东西。好象就在前头不远。”说罢，话锋一转，“旧书的价钱真是贵得惊人呐。简直是胡来！一本无聊的小说也要一百块二百块。专业书那就更不用说了。多少有点名气的西洋书，那价钱简直吓人。一个月两个月当中就猛涨起来了。真是无法无天的价钱呐！”

并排走着，突然伴子嘴里讲出了讨好这个父亲欢心的话来。

“那么，爸爸那些书，就更不用说啦！”

“是啊，一点不假！在我没想到的工夫，就变成很大一笔财产啦。”达三露骨地流露出他那满足的心情。“在战灾中没被烧毁这真是万幸。对于学者来说，藏书等于生命，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特别对于象我这样不仅限于专门的哲学一个方面，而学问面涉及极广的人……，连这方面的行家看了也会惊讶的各种稀奇的书，我手里收藏不少。现在书竟是这么值钱，这也是个幸福啊！”

在其它方面，隐岐达三也具有应该充分满足的理由。虽然他自称是个贯彻始终的自由主义者，在战争的巨涛推动下，竟动摇起来，时常表现出烜赫的日本主义姿态。并也接受军部委托去过中国大陆。幸

而他生来神经质和谨小慎微的性质，使他没有做出令人侧目的夸张性、超现实的言论。同时，他的活动仅限于自然、文化、美术方面，因而战时写下的两三部著作最终并没能构成驱逐出公职的理由。他那不论任何时代到来，都表现着独特的、仿佛中肯而公正的态度，不仅自然地不使他受到任何伤损，并且也使他始终保持下了温情的读书人所固有的信用。另外，任何时期的日本政府，对于象他这样的稳健派绅士，从学识经验来说，理所当然的总是会高兴给他一个某方面委员的位置而不感到危险；在战争后的社会下澎湃发展起来的文化主义，也不会把这个各方面都具有相当程度见识的隐岐氏当作老人而置之不理。

“虽说还有些寒意，可街上已完全是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啦！”

可能由于体瘦的缘故，伴子素知达三是个怕冷的人。他总是在穿夏服时内里套着绒衬衣。

“可是，不会太长了。下星期大衣就会用不上了吧。”

“你的工作，怎么样？”文化人的父亲，对于妻子带来的女儿讲话客气，象对待朋友一样，“感觉有趣吗？”

“是的，因为能接触各式各样的人，很有意思。”伴子想起刚刚求他画画的小野崎画伯来。“今天，刚到过画家小野崎先生那里，求他给画插图，这才从那里回来的。”

“小野崎？小野崎公平吧。过去出版过美术杂志。他现在还画画吗？是个多年的老人儿了。从法国回国当时，大张旗鼓地写过野兽派的评论，以后就没听说再搞出什么名堂来。我还以为他早死了呢。年龄已经不小了吧。”

“真是精力充沛的有趣的人！”

“不去找小野崎那样的、若要找更有名气的画家，爸爸可以给你说去。都是老朋友啊。”

伴子光是点头微笑着。

“过些时候，我也给你们那里写点什么。”

“真的？”

“写一次还是可以的。在你们的杂志上发表有点可惜呀！”

“太过份啦！并不是那么低的呀。正在想方设法提高呐！”

倒垂的含苞嫩柳枝条映在橱窗玻璃下。不晓得从前是个什么铺子，在宽大的窗户里，拙笨地摆着许多书。这就是达三所讲过的刚开张不久的旧书铺。

“就是这儿。”他往屋里望了一眼说，“你不顺便进去看看吗？”

虽然铺子开了张，可屋里却还没拾掇停当，年轻的小伙子们正踏着凳子在整理着书籍。

“藤原君在这儿吗？”父亲正在询问的时候，伴子在回头朝这里望着的人当中，发现了熟人而微笑起来。

“藤原先生好象刚出去了。你是哪位呀？”一眼便可以看出是当过兵的另外的一个青年，以毫不客气的腔调问道。

“这是隐岐达三先生啊！”伴子的朋友从旁提醒了他。

这时，伴子脸上不禁泛起一片红晕。这是因为，她想起了——前些时候，那个青年当着伴子面，先说声对不起道了歉之后，说：达三的著作索然乏味。而眼前的达三，由于自己立刻被人们认了出来，脸上虽装出难为情的样子，实际上，内心里却在暗自沾沾自喜。

“啊，是隐岐先生啊。”其余的人也都跟着活跃起来。

多年来，在从讲台上俯视学生的经历当中，达三领悟了一套怎样对待青年的方法，既要严格地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居高临下的姿态，同时，偶尔也主动地同学生以朋友方式进行巧妙的接触。

“哎呀，你们辛苦啦！”他爽朗地说罢，站在书架前面，把眼镜往上推了一下，眯缝着近视加花的那双有特征的眼睛环视着书架。“有什么特别好的吗？”青年们得到同国内闻名的学者交谈机会，不禁神光焕发地一齐答道：

“现在还没有整理好。”

“由于财产税和其他关系，某公卿华族家的一整套藏书都送来在这里了。”

“公卿们的藏书恐怕是国文、历史方面的书吧。里头有画册吗？”达三说着笑了起来。“哎呀，还有我的书哩！”

伴子看见达三把自己的书抽出来翻了起来。使伴子不安的大学生

冈部雄吉从屋里向后边望着，随后就接过茶具斟上茶，连茶盘一起放在玻璃橱架上，说了声：

“请用茶。”茶的颜色很淡。

伴子望着翻自己书的达三，觉得他看的时间未免太长了。

她同雄吉交谈起来。

“你在这里工作吗？”

“不，这是通常那种业余副业劳动啊。”雄吉笑着答道，“是被找来临时帮忙的。这里完全属于我外行方面的书倒是很多的。”

雄吉归国后，已年近三十，又回到大学里边进修语言专业，边为了赚到学费在某出版社里工作着。

“真定了个高价钱呐！”达三看到自己的书扉页上标的价钱，蓦地喊到：

“五百元，这对于今天的读书人来说，太无情了。那是些最没有钱的阶级呀！”

“可是，先生，只要遇上要买您的书的人，会毫不在乎地买去的。”

“刚出版的时候，是三元。能廉价买到书的时代若不到来，对于文化是太不幸了啊！关于我的书的价钱，在新版发行的时候，总是同书店协商，尽可能希望给定得便宜些。”达三脚步不停地察看着各个书架。

“这是一本罕见的好书，日本总共也没进来多少册。从学问角度来讲，也并不过时，在一部分人中间，反而评价越来越高。这是特殊的书，不晓得原主是谁呀？”他侧着头继续说道，“恐怕也是象竹笋剥皮儿似的、难舍难离地撒手的吧。学者在受着贫穷的煎熬。你知道，一个大学教授的薪水，比孩子般年轻工人的工资还低哩！而就是这些人负担着一国的文化学术重担。真是无法维持生活呀！”

这是现代日本毫不足为奇、实际上存在的事实，任何人都知道它的不合理性。可是，谁也没有办法来改变它。但是，只有隐歧赶上战后文化主义潮流，实际上，是个例外的存在。不过，隐歧氏把这个众所周知的一般性事实、在人前慨叹文化学者的不幸，是作为思想家美

德之类的行为来考虑的吧。问题在于：光是慨叹，对于解决问题是丝毫无补的。在口头上为教授们的生活而慨叹，这连学校里的杂役都能做得到。——上大学的冈部雄吉心里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瞧着隐岐氏侃侃而谈的样子。

雄吉的视线离开隐岐氏，透过摆着美术书的橱窗玻璃向外马路上望去。不管怎么说，春天阳光彻底改变了街上的气氛。明显地抽出嫩芽的柳树枝条那柔和的绿色，与其说它是树芽，莫如说它给人的感觉竟是花枝。虽说是新开业的铺子，从摆着旧书的橱架空隙里向外望去，可能由于本身的位置正象从地窖里向外望着一样，使人觉得行人的一举一动与冬季截然不同，显得格外轻松舒展、恢复了自由。穿着土黄色大衣象是军人的汉子，弯腰从人行道上拾着烟头走了过去。

“先生，您是否要出版什么新书呢？”

“喔，各方面倒是有不少提出要求的。不过，太烦人啦。这会影响研究的。”

在这类谈话的领域之外，雄吉和伴子的目光相遇，向她送去了安慰的微笑。洋溢屋外的春天阳光，反映在伴子那朝气蓬勃的举止上。她在旧书堆的压迫下，感到精神上的闷倦。而雄吉本身，作为从战场上归来的人的常情，时至今日，在偶然瞬间里，仍不免会突然出现：“我终于活着回来啦！”的喜悦念头，而怔忡不安地向身边望去。就是说，在意识深处保留着身在战场的错觉，唯恐相信自己已经回国这一意识刹那间变成一场空梦而深感不安。因而当亲眼看到春天降临人间、来到自己身边，就更加感到无上喜悦。同时，象伴子那样的年轻女人，越发给予他深刻而强烈的醒目之感。

些许小事就会使雄吉高兴起来。在别人眼里十分平凡而无聊、毫不介意的事情，也会猛然吃惊而感到满足。甚至在等电车的时候，看见麻雀在路轨上逡巡着的样子也是如此。城市里的麻雀长的瘦小，羽毛被煤烟熏的也不干净。但是，它落到电车道染着红铁锈的砂地上，偏着脑袋煞有介事地向四周望着；一会儿又叫啦一下飞了起来、换个位置，依然去做同样的动作。雄吉看着这一切，不由地高兴得连等电

车的焦急和辛苦也会忘掉。

在麻雀身上，他看到了自己。

“它在活着！”

战场的经验启示了他。被剥夺了个人意志，仿佛锁链拴着似地被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并且，尽管自己不愿死去，不晓得什么时候就会被拉出去、置身于有可能随时死去的状态之下。因此，对于有限的生命，不由得产生恋惜之情。

忘记在什么书上有这样一个故事：被宣判死刑的囚人，对于生长在监狱石铺院子石缝中的一棵杂草，万分珍惜，拚命地盯着米粒大的小花。雄吉根据亲身经验，认为那决非虚构的谎话，而真心相信了它的叙述。

他知道死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或者奋不顾身向枪林弹雨中闯去，或者子弹飞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既不可怕也不是什么勇气。唯有不愿使自己得到那种下场而想活下去的时候，才会无比恐惧，并万分苦恼。乍看上去，战友们仿佛对自己的生死竟意外地漠不关心和感觉迟钝，那正同一个人健康的时候，从不去考虑疾病是同一道理。每当要投入有可能带来死亡的战斗时，人们不是反常地闹腾起来，就愁眉苦脸地沉默着。生命被强行贴上了不定期的封条，这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正象脖子上被吊着一块大石头，一天天在捱磨着时光。不是一跃身向死亡的深渊跳去，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是在不晓得什么时候即将来临的死神的威胁下，一天天地捱过时光。既不能决定它近在眉睫，又不能确信它在遥远的远方。初次当兵的人，都是喜欢孩子、花草和小鸟的。除了被置身于血腥的疯狂状态下，或者妄想夸示自己的勇气之外，都是一些懦弱的人，对小小的生命抱有无限的珍惜。

封条被揭除了。现在终于有了自由的手和脚。复员后在浦贺下船、踏上日本国土那天，正下着雨。坐在电车上，从玻璃残破不整的窗口向外望着。突然一个同伴喊了起来。

“日本真美啊！瞧！日本该多美呀！瞧，有那么多的草和树！”

雄吉至今还记着这句话。

不是被锁链拴着的人，通常是不会用那种声调讲出这番话来的。

下班后，雄吉正向新桥车站走去。他看见守屋伴子和一个年龄相仿的女伴在对面人行道上走着。他们的泛泛之交，尚未达到离得老远就可以打招呼问候的程度。隔着一条空荡荡的马路朝同一方向走着，他不由地看着她们的一举一功。

姑娘们边走路边热心地在谈论着什么。那种热心的样子，除非在年轻姑娘身上是看不到的。

天长起来，对面街道上映着夕阳余晖，从一处处高层建筑的空隙中射过来的夕阳，闪闪地照在橱窗上，给林荫树和行人投下了影子。法国梧桐尚未抽芽，裸露的黑色枝条象舞蹈般向上弯曲着。水果店里呈现出一派鲜艳的颜色。姑娘们从那里走过去，在花店门前停住脚步，虽然玻璃上凝结着一层水气，却可以感觉到室内摆设的春季花草的颜色。

伴子们并非出于买的意愿，象是望了好一阵工夫，又向前走去。她们又开始热烈地交谈起来。在她们这种平淡无奇的举动中，雄吉感到了笑意。虽然战败，毕竟和平已经到来。无意识中伴子们的动作证明了这一点。而这又纯然是城市里的风光，成千上万的年轻姑娘，即使在东京别的什么地方，表现出同样举动，那也是不足为奇的。

"冈部兄！"

听到有人打招呼，雄吉一看，原来是文学系国语专业的年轻同学。因为雄吉入伍到过战场，年龄较大，在大学生中间，大家对他是很客气的。

"噢……"

那个青年没有大衣，身上是一套旧制服，脚上拖着木屐，脸上气色也不好，纯粹是个工读生的样子。他的同伴二十三四岁，与他不相上下的年龄，西装上面，比时令提前套着一件春大衣，白净的脸色，是个俨然颇具绅士风度的青年。

"对啦，冈部兄是搞出版工作的呀！"他大声说着，转身对穿春大衣的青年说，"我来介绍一下；他是P大学的冈村俊树君。这次，

我也参加进去，一起创办个新出版社，准备出版杂志和单行本的书。是啊，最好听听冈部兄的意见呐！俊树君。”

俊树掏出名片递给对方，从容不迫地问道：

“是位有经验的吗？”

在雄吉看来，比自己小不下五岁、象个孩子般矮小身材的青年，以一个成年人的口吻讲话，不禁为判断他是个什么样的家庭出身，而拿不准主意。

“是啊，如果您便当的话，就请一块儿吃着饭，再来请教吧。”一交谈起来，他越显得不象个大学生的样子了。

在银座一带走着，人们会为俊树熟人太多而感到惊奇。既有年纪相当大的成年人，也有摸不清身分的年轻人，另外也有女人。一停下来开始交谈，雄吉和另外一个大学生就只得等他。结果一个西装打扮的年轻女人，终于也决定一块跟着去。

“东宝剧团的。”他介绍说，“她最喜欢喝啤酒。”

女人露出笑脸，张开了涂红的嘴唇，是个肌肉丰满、体格健美的摩登女郎。

“这个姑娘，头些天一个人走路，被警察当作潘潘女郎*装上汽车给拉走了，差一步就被送进吉原娼妓医院去了。是我托熟悉的医生给开了诊断书，才幸免于灾难的。”

女人丝毫没有害臊的样子，只是再次尖起嘴唇笑了笑，仿佛讲的不是自己的事情。好象在表明：在现代的东京市内，发生这类事情，并不足以大惊小怪似的。

“穿着西装，一个人不能在街上随便乱逛啊。”俊树说。“因为他们不管你是不是干那一行的，会统统给抓去的。”

“真是灾难啊！”国语专业学生说，“连抗议都办不到。”

“这好象命里注定的。女人真是太可怜啦！”

雄吉听着俊树象女人般柔和的说话腔调，心里觉得很不自在。不晓得是不是他相信那样讲话会显得温文尔雅，但听来总是怪别扭

---

*潘潘女郎：是日本战后出现的、以美国士兵为猎取对象的娼妓。

的。后来他终于意识到：这是被赶到战场、吃过苦头的人所没有的东西。他们是不会有使用这种腔调讲话余地的。那毕竟是由于俊树在年龄上的一两岁之差，没被征兵入伍，而沾了战争结束的光，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人。

听着俊树那娇声娇气的讲话，雄吉心里感到莫名其妙的烦燥。不禁想到：仅是年龄上的稍微差别，竟会造成如此深刻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你说计划出版，能搞到纸张吗？"雄吉开了话头。看在年长份儿上，把个人的反感抑制下来。

"我们资金雄厚。"俊树答道，"当然是要从黑市上买的；只要出版销路好的书，收支划得来就可以嘛！我有一个可靠的后台老板，虽说是个女人，却有胜过男人的本领。……资金方面绝对放心。以后有机会，请你见见婶婶吧。"

雄吉来到自己住家的横滨，走出梅木街车站，已是夜里八点多了。在广场上一片深沉的黑暗中，美国驻军的卡车、轿车，亮着前灯两只贼亮的眼睛，络绎不绝象流水样的奔驰着。为了穿过横道，他等了好大一阵工夫。

傍晚以后忽然煞住了风，倒比白天暖和起来。但是，在中区区公所大门到锦桥一带，从黄昏时分便麇集着一大群无家可归的劳动者，比起有大衣的人们来，冬天对于他们就未免过长了。聚簇在人行道和空地上生着篝火，人们站着或蹲在火堆周围取暖。这景象构成了一幅寒气瑟瑟逼人的黑森森的图景。

他们那茫然无神的表情，同在中国大陆上看到的"苦力"*一摸一样，这已变成他们自己的形象了。其中既有受过相当教育的知识人，也有从前曾经是比较富裕家庭的主人样的、面目和善的老人，以及只要穿上学生制服就俨然是个体面大学生样的青年。如果不是在当今世道的春天夜晚，而是在闷热难熬的盛夏傍晚，在夕阳余晖留下一

---

*苦力是指日本侵占中国时期出卖体力劳动的工人。含有侮辱的意思。

片晚霞的时刻，看见从一天的劳动中归来，饿瘪肚皮、连挺直身子站起来的气力都已消耗殆尽，拥挤着坐在路旁的话，那么即使你不高兴，也不得不承认：日本也终于产生了苦力大军。有光着膀子的，也有脱下衬衣捉虱子的。

这些人身上那脏得发黑了的土黄色衬衫和裤子，给予了复员者的雄吉极不愉快的印象。可能由于自己曾被迫穿着它长期生活过，现在对于土黄色是从心眼儿里感到讨厌和憎恶。他相信：在所有颜色中，这是最使日本人的心灵暗淡而痛苦的颜色。而这些无疑是战争造成的最不幸的牺牲者们，由于无衣可穿，才仍然穿着这种褴褛不堪的衣服，张着一双茫然空洞的眼睛，一个个缄口无言地坐在路旁。给人的印象，这已不是什么人，而是无知觉的一堆物质。根据当兵的经验，雄吉知道：一个人一旦濒临于人生极限境地的时候，不论发生任何事情，也将是无动于衷的。甚至连虚无的感觉和绝望的感受也无容纳的余地。如同僵硬老化的橡胶，在等待着它的断折一般。他们只是在不幸地体尝着残酷而严峻的寒冷与饥饿而苟延残喘。结果，脸上便形成了苦力所具有的呆板、滞涩、浑浑噩噩的特征。

过桥以后，在人行道上有一溜两行木板搭起的小摊床，它同住户的小型房屋从两侧挤压下来，形成一个象隧道样的又暗又窄的甬道。由于床子已经收摊，在甬道里走不免有些碜人，便在大道中间、听着自己的脚步声走着。这时，从本该是空的木板房里，传出了咳嗽声、扤挠皮肤声以及睡得不舒服的呻吟声。

“啊啊……真冷！……”

雄吉一边沿着驻军兵营的长板墙向伊势佐木街方向走着，回想起今天刚刚认识、比自己年轻的冈村俊树。他要搞出版事业唯一的理由仅是：书的销路快。关于出版书对社会的意义和责任，根本不去考虑。

当他指出这个问题时，俊树竟迷惑不解地反问道：

“那是因为想到它能赚钱，才决定要搞它的呀。其他别的事业、恐怕都是一样的。我觉得不应该去考虑多余的事情。难道，我有什么错处吗?!”

这个年轻大学生温和有礼，讲话娓娓动听，又是个自信特强、无所畏惧的性格。这竟使年长的雄吉，在感情上好象猛然碰到一堵墙壁，觉得格格不入。

“人们说左派书销路快，所以我想大量出版它。到各处去找大学的先生们帮忙，结果大家都异口同声表示愿意大力支援。眼下能出一本书，会给这些老师们带来相当可观的经济好处。我想按照先交给作者一部分出版提成的办法订合同，那效果会是很好的。”

听人们讲：当今在教授进入课堂之后，竟有满不在乎地离开教室的学生。俊树讲话在彬彬有礼之中，却令人感到有一种桀骜不驯的东西。既能逃避听老师讲课，又获得了可以恣意利用老师的自由。

雄吉觉得仿佛碰上了住在别的星球上的人，不禁逐渐烦躁起来，竟说道：

“最好能请隐歧达三给写点什么。一般提成是一成、一成二左右，据说那位先生却要求一成五。不过，销路有保证，出的书是不会剩下的。在东京的知识分子之间，不免有说长道短的批评，在地方上却拥有大量宛如信奉神明的固定读者。据说，特别在女性方面，尤其是如此。”

俊树马上就被吸引住，掏出笔记本把它记了下来。

“隐歧先生也是左派吗？”

“他是既能左又能右的人，可以随着时令的变化进行着色。不过，他总想保持既公正又道德的立场，所以永远不会失足、从云端里摔下来。就是说，不论变成什么样的时代，他总是绝对安全的人。这对你也是有利的吧。因为他是个不会受到伤害的人，我想，这同你的商业性的目的也是吻合一致的。”

讲过之后，雄吉不由后悔起来，真不该讲这番无用的话。这个象女人托生的男人，必然硬着头皮去见隐歧。使雄吉特别内疚的是：俊树去会晤隐歧倒也无所谓，但是，在他的心灵深处却有一种不愿使他与伴子接近感情在蠕动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到战争时期影响，欧洲的年轻女人，居然男性化起来，当时就有一位小说家以“男性女人”为名写了一部小说。这次战争中，在年轻女人身上加强了男性倾

向之同时，在年轻男性当中出现“男性女人”也未可知。看着俊树的一举一动，雄吉不禁联想起上野公园里有穿女人服装的变态男子这一轰动一时的传闻。虽说那是个极端的现象，就这个俊树来说，也不能说没有那种倾向。战争不仅在日本人当中造出了苦力阶级，并且也造成了变态的另一类型的人物。

钻　石

“小野崎先生！”

画家这才如梦初醒，抬头看见了左卫子一张笑容可掬的脸。

“哎呀，这真是……”

“你在一心想着什么呐？我老远就看见小野崎先生啦。可你……”

“这可是我天大的过失啊！”在他那平时童颜上，堆起了笑容。象夫人这般漂亮的人迎面走来，我竟没能发现，那真是罪不容赦！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儿，我根本没想到是夫人，认为不知是哪家的阔小姐啦……”

“我对你的挖苦，表示感谢吧。不是吗？！说话是不需上税的呀！我劝你到眼科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视力，你的眼睛好象花得很厉害呢！”

“不是的，你说错了，夫人。”画家按照自己的习惯，做了个狠命否认的姿势。“因为现在是春天呐！夫人。”

“这才眼睛模糊起来啦！”

“好厉害的嘴呀！别瞧我这副模样，夫人，我、这是、这个，什么呀，正在赴一个绝代佳人的密约呀！在这种场合下，一个绅士在路上不管遇上多么漂亮的女性，必须要有——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心目中根本没有你的份儿！——这样的气概，才是对待自己情人应有的礼貌嘛。哎呀，上次讨扰你啦！哦，当时在场的那个小绅士还好吗？”

“小绅士？”她不解似的反问了一句。“啊，你说的是小俊呐。嘀，小绅士，真有意思。”

“那真是无懈可击呀！完全可以认为：那是服装店橱窗里的模特

儿原封不动跑出来的呀！”

“我会把你的话告诉他的。”

“没事儿，他不仅不会生气，反倒会高兴呢。”画家用难以辨出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语言表现说。“请看一下那些新兴阶级的绅士们吧。千篇一律，都是些标准的橱窗趣味的人们。他们既不能改变一下，也不会独出心裁。在美国杂志广告上，帽子、衣服、鞋，甚至连袜子都用心用到地给配合起来，用漂亮的三色板排在一起，标出一套价就几十美元。即使住在得克萨斯州的乡间，只要寄去一纸邮局汇单，就可以买到手。在方便上，真是关心到无微不至程度啦！将来日本也会是那样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也要多活几年，亲眼看看那个小绅士的成长，也该是很有意思的。这一切，肯定会照我讲的那样实现的。”

他们这是在银座大街的人行道上，一边躲避着如流水般的行人，一边交谈着。

“小野崎先生”左卫子突然说，“我猜猜你要密会的那位漂亮情人的名字吧？”

“请！”

“守屋伴子小姐……没错吧？！”

画家吃惊地瞪大眼睛说：

“真奇怪呀！”他顺口说过之后，忽然意识到：原来自己腋下挟着杂志插图的原稿小包。他改变了一下拿法，说：“真是大侦探的眼力！跟英国柯南道尔侦探小说里的夏露·荷尔穆兹夫人一样啊！你是看了封皮上的名字了吧。”

“是个漂亮姑娘？”

“毫无疑问！”

“多大年纪？”

“是啊，二十一二吧。还小也不一定。”

“咱们一块儿走吧。”左卫子不经心地说着，掉过头来，沿着刚才自己走来的路，毫不介意地同画家一起走了起来。

“咦？！”画家不禁觉得奇怪，问道：“你认识这位小姐吗？”

左卫子侧起头，含蓄地微笑着。

“多少认识一点儿。”接着又说，“是我一位朋友的小姐……同她还没见过面。小野崎先生，我可以同你一道去吧。”

“请吧。”

画家还闷在葫芦里。因为他早已把左卫子问过他守屋恭吾一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所以他一直是心安理得的。

“是去送画吗？”

“这是小说里的插图。哎呀，想起来啦，夫人。这画的是咱们看过的马六甲呀！忘了吗？同夫人一起去过的地方……”

“真的？”

“梦！真同作梦一样！不过，在南方，我顶喜欢那个城市。”画家说。

“当时，趁着你在坍塌的寺院那儿写生的工夫，我到街里游逛了一圈儿啊。”

“完全正确，就是那个城市。它总是那么安静，象永远在睡午觉似的……”

左卫子回忆起全是华侨住宅的那条海廉大街，在正午时分的阳光照射下，空荡荡不见人迹的马路。就是在这个紧闭着厚厚的油漆大门、在那仿佛无人居住的寂静的深宅大院里、在荫影下凉爽的室内，初次见到了穿着长衫的守屋恭吾，同他交谈过的。当时讲过的话，竟奇迹般记忆犹新。恭吾预言说：这次战争结束后，日本妇女会丢开和服不穿的，对此，左卫子进行了反驳。

“已经到了在街上走路、感到暖和的季节啦。”左卫子说。

“一点不假。”画家认真地说，“你怎么能穿住那么厚的毛大衣呢？！”

星社是在新桥紧挨土桥的河沿街道上、一个小型大楼的三楼上。

这是个战火中幸存下来的旧楼房。粉刷的楼梯两侧的墙壁已弄得很脏，通光设备恶劣的走廊也呈现一片昏暗，好象是在隧道里一般。

“真暗呐！”

左卫子没有答腔。

画家觉得：照她缄默的样子，似乎有什么使她不高兴的理由，不

由回过头来。

“啊，小野崎先生，”她突然说，“我只是单纯陪你一道来的，请不要给我介绍吧。”

“为什么呢？”

“不为什么，我觉得那样好。我什么也不说，只是看看她是个怎样的人就行了。”

“这是什么道理呀？既然已经来到了这里——”

“因为我不想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左卫子回答说，“这儿是三楼了吧。”

顺着走廊，读着两侧暗玻璃上的社名，画家终于找到了星社。一推开门，狭窄的屋子里摆着桌子，男女十几个人正在工作。

“守屋君在吗？”

靠门的一张桌上，正在整理邮件的圆脸少女回头望了一下站起身来。

“现在还没有来。”

作为一个少女，竟模仿别人涂着鲜艳的口红，给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坐在另张桌上的一个男人，补充了她回答中的不足部分。

“守屋君不到午后是不来上班的。上午在这条大街四道街，一个叫‘蒲公英’的西装剪裁店里工作。”

“那不要紧。我把守屋君托我画的杂志插图带来了。不见守屋君也没关系，不知那位可以……”

“啊”，靠窗一个戴眼镜的青年站起来说：

“是小野崎先生吧？”

“是啊，因为我答应今天交稿，就给带来啦。”

“太感谢您啦，劳您大驾，实在不安。”他有意让坐，说，“地方太窄，真对不起！”

在不宽敞的屋子的一个角落上，堆砌着许多书，墙上贴着些广告传单。在交谈这阵工夫，有的人在电话上大声说着话，显得极富有生气。不过，在左卫子眼里，这是个人和书都不整洁的凌乱不堪的奇异世界。加上自己希望能会晤的守屋伴子不在场，更加使她的印象变成

没有中心的、杂乱无章的图景了。

“蒲公英”西装剪裁店里，把用板壁间隔开的里头的工作间叫作“后台”。那里分成：放缝纫机、铺草席的房间和为了给客人试样、放着三面镜的西式房间。伴子的工作地点是设在三面镜旁边的、未涂油漆的白木大桌子上。在上午时间里，阳光从东侧窗口射了进来，使放在桌上刚剪裁下的衣料的弯曲线条，变成一个绚烂多姿的整体，照在穿衣镜里。伴子本人也仿佛成了色彩的集中点，眼前放着服装设计图画，长时间一动不动地看着、思考着。午前，这里没有缝纫机的响声，是个谧静的房间。因为春天已到，在打开的窗口上，为了遮挡过强的阳光挂着针织窗帘，被徐徐微风吹拂着，一会儿鼓起、一会儿又缓缓地抽了回去。从窗帘网孔里投过来的点点光影，在脱下了上衣、穿着短罩衣的伴子左袖上一忽儿出现一忽又隐没而去。

拿起铅笔，伴子忽然试着把设计的胸部剪裁线改变了一下。这已是夏装的图案了。可能也是出于买主经济上的原因吧，夏天是西装剪裁店主顾最多的旺季。

蒲公英的经营者，从前同伴子妈妈出身于一个学校。因为当官吏的丈夫被从公职驱逐，加上战争结束后的社会变动，原有的一切财产，或遭冻结，或被巨额税款吞食掉，这才转向由女人的本领来开拓生财之道，而建立起这项事业。当她动员遭到同样窘迫命运的友人和亲戚的年轻夫人以及她们的女儿时，伴子也就参加进来了。

由于伴子妈妈心下早已预见到，伴子或早或晚必须离开隐岐氏家庭踏上自力更生之路，而教给她的服装设计本领，今天竟成为蒲公英的一支有力支柱。这不同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出来工作的太太和小姐，她既有牢固的技术基础，又有对事业的热情。因她从幼小时期就被母亲培养成这样的人材，即使不开蒲公英这个铺子，她也抱有迟早自己开始营业的决心。从前，不出名字、采取转包形式给杂志社撰写有关西装剪裁方面稿子的伴子，受到那些不谙此道而困窘着的年长妇女们的紧急邀请。

“能请伴子姑娘来这里，就好啦！”

伴子也因此受到成年人对等的待遇，而不胜欣喜。

蒲公英店里的经营，是以共同参加的伙伴、女子大学出身的军人未亡人为主干，伴子则以能潜意于设计和下面的实际工作而感到心满意足。在一些专为轮流看守铺面而来上班的妇女当中，伴子年纪最小，工作得最出色。当她坐在桌前默默工作的时候，完全是一副精神贯注、严肃认真的神情。正象一个女学生在专心学习那样，带有一种晶莹纯洁的形象。

店里有人不打招呼就推开了门。这一出乎意外的行为，使伴子脸上流露出小孩子生气时的表情，转过身向那里望去。店里主任说：

"瞧……有客人来了。"边通知伴子边说，"请进，不过屋子里是很乱的。"

伴子离开椅子站起身来，迎接从门口走进来的客人。刹那间她吃惊地瞪大了一双眼睛。

由于自己的专业，一眼便看出客人身上的服装，不仅手工精巧讲究，并且穿得十分合体。除了这些引起她的注意之外，可以说，她被客人的美貌惊呆了。一种美丽极致的感觉，不禁令人想起了凄艳这个词儿来。一对大眼睛，细而长的鼻梁和收紧的嘴唇，给人以极其鲜明深刻的印象。看上去躯体窈窕瘦削，但她的毛料衣服所描绘出来的柔软曲线，却完全显示出她有着丰满的肉体。

她那一双大眼睛望着伴子微笑着，边落落大方地向室内环视着。

"多好的屋子呀！"

"哪里的话，多咱都凌乱得无法见人呐。"

左卫子站在灿烂的朝阳斜射进光芒的地板上，在三面镜中，从各个不同角度瞧着自己的身影。

她的视线再次回到伴子身上的时候，满脸堆起和霭可亲的笑容。

"这位小姐，您认识画家小野崎先生吗？"

伴子仿佛被对方气势压倒，脸上泛起红晕答道：

"多少认识些……"

"我同小野崎先生头会儿到星社去过了。因为他说要给您送画去……刚刚同他分手。您的名字我是记得的，是守屋伴子小姐。真是

个招人喜欢的好名字啊！更主要的是小野崎先生狠命地夸您是一个顶漂亮的姑娘……”

“已经画好了吗？”

“噫，是同他一起给送去的。在那边，听说您不仅在杂志社，还在这边儿工作。”

主任从橱柜里往外拿布料。

“您看她，完全还是个姑娘家，在服装设计方面，那才叫热心呢！因此也就承蒙顾客大力照顾。虽说她很年轻，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在一旁看着，我们这些人无论如何想也想不出来的点子，她竟轻而易举地想了出来；一个看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款式，一经裁做出来，就会变成极有风趣特色的服装啦。真是奇怪得很呐。”

“实在是个值得羡慕的工作啊！”说着左卫子向桌上伴子的画样望去，“请让我看看。”

“不行啊，这还没完成呐。”

“那没关系，请给我看一下。”

“刚刚画出个轮廓来呀。”伴子慌张得满脸绯红起来。

尽管如此，她的视线不由被客人那白嫩的侧脸强烈地吸引住了。在白皙的皮肤中，甚至可以说有一种绿色的柔润而明朗的影子。另外，发际的头发都是那么齐刷刷的黑亮而富有光泽。即使在同性看来，也是那么富有强烈的魅力，一时半刻也是不会移开视线的。

“已经开始做夏服了吗？”

“噫，总是那样的。”伴子笑着说。对于今年夏季的游泳衣我也想动动脑筋。因为星社想找电影明星穿上它做杂志封面使用。”

左卫子看到她那毫不矫揉造作、一片热诚的样子，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您真是从事了一项极好的工作啊。竟叫我羡慕起来。新的一代究竟是不一样啊！”

主任把衣料堆摞在桌子上，在等候左卫子的选择。

“正如您见到的那样，料子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目前来说，那是没有办法的。”她露出圆滑的笑脸说，“听人

说：眼下演戏，也只能按照战火中保存下来的戏装来安排节目呢！首先要看看有了这些行头，能排出什么的戏。不是由演员和作者，而是要根据服装道具组的意见，出节目演戏的。听说主角戏装，经过转移保留了下来，可是现在看来，那些配角穿的棉布服装都被烧毁，实在是个很大的损失。从这个意义来说，伴子小姐在工作上，弄不到理想的布料，不能随心所欲，恐怕也很不方便的吧。”

她在逐个地看着衣料。不晓得她是个什么身分的人，在雪白的手指上戴的戒指，也并非闪光耀眼的钻石，而是不引人注目的猫儿眼。

“请把这块料给我留出来。不过这可是块冬天的衣料啊。”

“毕竟还是您的眼力高！象这么好的货色，到那里也是寻不到的。一半时也进不来货。”

“我穿起来，不免有些花哨了。”

“哪里的话，决不会的。这块料子是某有身分的人去英国时带回来的。也是因为近来手头拮据，才割爱转到我们手里来的。东西是地道的苏格兰货，这点是千真万确的。”

“明天，能请伴子小姐抽出时间到我家来一下吗？我手头还多少有些衣料，想请您过目一下，决定该作哪一件。您会答应当我的西装顾问的吧？”

翌日是个春天常见的阴天，防备下雨，起身时带上了雨衣。可是低云密布的天空，风丝不动，一直持续到下午还没有下起来。

伴子按照对方告诉的地址找去，来到高轮南街上没遭到战火的住宅区，尽是些木料业已变色的房屋构成的、幽闲谧静的角落。幸免于回禄之灾而未致化成灰烬的这些房屋，不免给人一种荒废之感，这也许是由于阴天，受到光线不足的影响。围墙和院内树木欠缺修整，大概是受到战后经济条件限制所致。有的人家，在那因松弛而出现裂缝的旧木板墙上空，伸展着樱花满开的枝头。扩展在灰色天空上的樱花，带有阴郁的感觉。

充满着昏昏欲睡气氛的小巷的什么地方，传来了弹三弦的声音。这不啻从人人疲于奔命的喧嚣现代社会，突然迈进另一个世界一般。

身受战和免遭战之间，诚然存在着悬殊差别。

能娴熟而得心应手地把西装穿得十分妥贴得体，已完全超出西装指导书和模仿外国人的领域，达到十分自然而落落大方地步的高野左卫子这样的女性，究竟住在什么样的家庭里，使这次前来登门造访的伴子抱有极大兴趣。门牌上仅写着高野姓氏的外围墙门上，光是具有大的特点，只是简单地在两根柱子上按着两扇大门向左右开着。从那里到门厅之间有片相当大的前院，从外面就可以望到苍郁参天的古树，无拘无束地向四下里伸展着树枝。这是个相当大的日本式建筑物，门厅处按着木格拉门。伴子看到另外还挂着三个男人名字的门牌。这可能是同居的战争受灾者，这种情形近来在宽宅大院里是常见的。

当她站在木格拉门前面的时候，三弦声音是在门旁短墙后面、有草坪的院子那边响着。唱着的女人的声音，歌声宛转悠扬，听来好象左卫子的声音，这不禁使伴子大大感到意外。曲子是净琉璃*里的什么曲牌子。

伴子捺了电铃，年轻的女佣人走来殷勤地接待了她。一拉开纸拉门，立刻便听出三弦和歌谣声就在本家楼上，唱者是左卫子本人，这点是无疑问的了。

女佣人请伴子进来，打开走廊一侧的门扇，把她让进西式客厅里。然后向里头走了出去。西式房间虽有些陈旧，窗户面对有紫藤架的院子开着，光线却十分明亮；挂在墙上的油画，正是自己所喜欢的现代新创作派知名画家的作品，桌椅摆设都一色是新置办的。

三弦停了下来。在不无树木过多之嫌的院子上空，刚看见拖着白色的雨丝，马上便又消失了。

片刻之后，从门厅里传来了左卫子送走女客人的声音。

“哎呀，是不是下起雨来了呀？”

出现在伴子面前的左卫子，穿一身近于黑色的藏青底子带碎白条纹的茧绸夹衣，系着宽带子。与昨天的打扮相比，判若两人。系的带

---

*净琉璃：以三弦伴唱的日本说唱曲艺。

子是伴子也知道的琉球红，在白地上印染着纤小玲珑透剔的花纹。

“真对不起，让您受等了。”她绽开笑脸说，“是师傅来串门儿的……您来的太好啦。这个家古老一些，一遇上这样天气，就显得怪阴郁的。”

“您也穿和服吗？”伴子流露出刚从惊叹中苏醒过来的表情说，“我只认为您光穿西服了呢！”

“这只是一时高兴才穿的。对啦，是请您来看布料的呀。改天再看可不可以呢？”

“没关系，我可以再来的。”

“请多坐一会儿，我还有话要跟您说呐。”

左卫子目不转睛地紧盯着伴子，那决非单纯接待一个西装店里人的眼神。其中蓄有毫无隔阂的深情厚意。

“您真漂亮啊！”马上接着说，“毕竟是很象您的父亲呐！”

伴子举目相视，要吃惊已经太迟了。同时，又寻觅不出按照左卫子的说明、接受下来的理由。

无声的细雨，静静地浇湿了紫藤架下的阳台地面。

“伴子小姐，”左卫子开口道，“我有事情要拜托您呀！”

“……”

“您能不能给我当个秘书这样的差事？……您不必为我特别去做什么。光是跟在我身边就可以。您完全可以自由去干自己的工作。其次是替我考虑穿西装的事情。成衣方面，一直由有来往的中国人经营的服装店，能给做很好的手工。所以，您只是考虑我应该穿什么样的衣裳。还有，关于您在杂志社里的工作方面，现在由我出资，由另外一些年轻人打算办一个出版社。我想请您到这边来工作，不知可不可以？在报酬方面，打算给您现在的两倍。至于当服装顾问和秘书的报酬不在此内。我，无论如何也想把您弄到手。我说的话太任性，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即使这会使您为难，但愿您能给我当个贴心人。”说过这一番话之后，快活而又带有恶作剧的眼睛里溢着笑意。随后又加上了这么一句令人费解的话：“这些事情，对于您爸爸，暂时要保密！”

年轻姑娘，尽管在外部洋溢着充沛的生命力，但总不免对事情渺茫无知，伴子吃惊地凝视着左卫子。那双眼睛，既没有经验，也没有过去，只是一味充满着晶莹透明、天真而明朗的神情。伴子至今还一心认为左卫子所说的父亲，是指的隐岐达三。

"我对您的父亲，有过应该受到叱责的事情。我本人虽然没有那种想法，处在那样的战争时代里，竟有一个存心不善的人，竟给他造成意想不到的麻烦，这使我十分为难。他一定会生我气的。所以……"说到这里，她露出要用微笑来掩饰一切的表情说，"关于我的事情，在时机没到来之前，请一定不要对您父亲讲。揭晓的日子肯定会到来的，到了那时再说那时的话。不过，在那之前，我希望伴子小姐跟我做个好朋友。您会答应我的吧？！"

"您和我父亲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呢？"

"新加坡。"

伴子瞪起惊诧的眼睛。

"最初是在马六甲那里会晤的，那是个风光秀丽、甚为宁静的海滨小城市。那真是个好人呐！对人是那么和霭热情……真不愧是在欧洲生活过多年的人，具有日本人身上所看不到的潇洒气概……讲起话来，又是那么机敏、妙趣横生。听说他终于回到日本来啦。"

伴子的整个脸都变成了黑眼珠子似的，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左卫子，甚至她的皮肤都变了颜色、发青了。已经无话可讲了。接着，便一步步陷进严峻的迷境里。应该怎么去问、怎样去想，她一时尚没有判断的余力。

在一种冲动下，她脱口而出地问道：

"那个人……当着夫人讲过伴子吗？"

"这是怎么说的呢？难道伴子小姐迄今还没见过父亲吗？"

伴子无言地摇了摇头。在光泽柔润而丰富的黑发剧烈地摆动的同时，她尽力想把颤抖的手掩藏起来。光剩下一双眼睛凝然不动僵直地闪着亮光，样子好看的嘴唇和鼻翼也居然不听话地歪扭起来，变成一副仿佛有什么妖邪附体般的表情。

左卫子意识到伴子决不是在说假话，不由顺口说道：

“真的！”

在雨声停歇中，伴子苍白得象一尊雕塑偶像，稳坐不动。只是把手指交叉起来放在膝上，在拚命地抑制着，象是一个生物在兴奋下颤抖着似的自己。

“这真令人不能相信呐！父亲回到国里，连住在哪里都不晓得吗？”

“那个人……”伴子说过之后，脸上露出狼狈的神色，“说起来让人脸红，在我的记忆里……没有叫过父亲。因为，那时我才三、四岁……提到父亲，就是现在的父亲。关于其他情形，只是在照片上看过……就连那也消失得淡薄起来了。所以，这个人即使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想我也只会张皇失措、不知所以的。”

“一点记忆都没有吗？”

“噫！”强烈地肯定说，立即显得要哭出来的样子，“妈妈再婚了。”

“……”

“那个人，不应该来。真是来不得的！我觉得不应该再折磨妈妈了。我什么都不晓得。但是，那不能允许。既然夫人认识……父亲，如果见了他，就请您这么对他说。妈妈太可怜了呀！”

伴子突然捂住脸垂头抽泣起来。大口的呼吸，肩膀一起一伏。左卫子移过视线，望着院子里淅淅沥沥的雨。这个季节里常见的濛濛细雨，细碎无声地落在新叶葱绿的庭树上。她自己也在保持着深沉思考的姿态不动。蓦然一个新的念头冲破左卫子的心房，在疼楚中发芽、生长出来。这一感觉，通过血管向周身迅速地扩散开来。刹那间，左卫子好象面对外面的濛濛细雨，脸上露出了笑容。那是来自作为一个女人，充满强烈的自负和骄傲的感动。

“伴子姑娘，”她那调整好了的声音，含有温柔的意味。“妈妈归妈妈，您跟妈妈不是两码事儿吗？父亲好容易回到国内，不出头露面，那是考虑了妈妈的难处呀！不是这样，哪有不去见面的道理呢？！我想把出落得这么好的姑娘送给守屋先生看看。难道您不愿意吗？”

她站起身来走到沉默不语的伴子身边。

“在新加坡，你爸爸总是对我讲着你的事情，那神情是很寂寞的。真的，他那温厚慈祥的性格，一点儿都不象军人，从旁听着我都跟着流了泪。头上已经有了白发，处在有国难回、不得已的情况下，栖身外国。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把自己的痛苦心情忽然对我讲出来……念叨说：离开的时候还很小，不知现在长成什么样子啦……”

左卫子紧咬着嘴唇。事实上，眼泪已顺着她的两腮缓缓地流了下来。

伴子感觉到左卫子在向自己靠近，轻轻把手放在自己的肩上。隔着一层散发着一股高级香水气息的衣裳而感到的肉体的活动，具有一种使伴子感到不安的感觉。从更幼小的年龄开始，除了母亲以外，从来同别人没有挨得这么近过，对别人的身体，她是陌生的。在左卫子搂着她肩膀的胳膊上，她所感到的，与其说是深情，倒不如说充满着更多的性的感觉，这不由使伴子缩起了身子。

“我觉得咱们不是外人，伴子姑娘。”左卫子语气中充满兴奋地说。

伴子混身战栗着抬起头来。自己眼前的左卫子，脸上呈现着强烈的表情。原来的那安详娴静的容貌，象另一个人似的、变成坚强而剧烈的表情了。

“你爸爸真是个最好的人！”她意识到伴子在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脸，便极其自然地把视线向一旁移去，将搂在肩上的胳膊拿下来，握住了伴子的手。“你要见面的吧？！光伴子姑娘一个人就可以。住在什么地方很快就会知道的。我一定想办法光让您一个人悄悄地去见一面。这样可以吧？”

“我要好好想一下。”伴子答道，“然后再告诉您吧。”

“为什么呢？”伴子没有作出回答。“你还不明白我的话吗？你爸爸虽然回到了国里，他该是多么寂寞呀！”伴子诚挚地点了点头。

“既然那样，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我不出头露面，只是设法让伴子姑娘能同爸爸见上面。这是我能做到的。”

“可是，我……”忽然又变得胆怯起来说，“现在我还不知道应

该怎样做才好。另外……也不愿意对妈妈保留自己的秘密。如果在这种程度的话——”茫然瞪着的两眼里，又盈溢着泪花。

“真是个对妈妈孝顺的姑娘啊！”

“因为妈妈吃的苦头最大啊。”她勉强控制着自己，低声咕哝说，“同父亲离开以后，她专心一意只是想把我抚养大……才活下来的呀。再婚，也是为了我。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另外还有兄弟吗？”

“有个弟弟，现在还小。”

妈妈的立场是一种命运性的安排，现在，伴子看得更清楚了。这是从前一直没有深加思索的事情。由于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自己心里不禁难过起来。

“夫人，我不想同父亲见面。请您原谅，这是我做不到的事情。”

“我明白了。”左卫子的眼神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什么也不说就好了。说了一些……使你难过的事情。我的本意并非如此的。”

“没有什么，请不要那么说……”

“请你原谅我吧！只因为在那边听你爸爸讲过他的心事，不加深思就一心想要告诉你……女人真是不行啊！”

“哪里的话。”

伴子脸上仍然保留着动摇的神情。这点，左卫子看在眼里。嘴上讲的再硬、再冠冕堂皇，毕竟还是个年轻姑娘嘛！作为俨然的事实，一旦父亲出现在面前，那就又当别论了。既然如此，眼下只好顺水推舟，在另外的机会里，左卫子会不乏别的劝导方法吧。她脸上露出了明朗的笑容。

“那件事，现在就到此，不再谈了。把它忘掉吧。那么，就求你给挑选衣料吧。不过，在那以前，我讲的事情怎么样？给我当秘书，答应吗？”

“我是做不来的。真的，我什么也不懂啊。”

“怎么会呢！我，就是这样一个任性的人，不管怎样，总想把你据为己有。所以，这是我求你呀！请你心情松快些，不必考虑过多。”

«……»

“我决不是让你天天到这里来，不离我身边的。我自己也有更多想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别瞧我这个样子，也有丈夫，有时也要到那边去住。我看还是在书店里最合适，净是些青年学生们。”

“谢谢您的厚意。可是，从人情道理讲，我不能遽然就离开现在的出版社。”

“真是个清心寡欲的人呐！我太高兴啦！那么就作为我的西装顾问，这样可以吧。在一段时间里，就这样安排吧。等你清楚了我这个人，既不是什么坏人，也不是胡吹乱唠的人，那时候再请你给做别的事情。总之一句话，我虽然是个任性的人，希望你能同我友好相处。更不如说：是我自己任意决定，决不把伴子姑娘撒手的。”

伴子逐渐朦朦胧胧意识到：对自己这般过分的亲切关怀，完全出自对待父亲的好意。伴子感觉到：在不知不觉之中，自己的心已经被左卫子强烈地吸引住了。从各种意义上讲，对于从未亲眼见过的同性的人，能如此自由生活的伴子来说，确实具有很大的诱惑力量。但一想到母亲，就仍不免要踌躇起来。

“我真不晓得应该怎样回答您才好。”

“轻松些嘛？瞧，雨都停了下来、露出阳光啦！这么年轻的伴子姑娘的天道，还是那么阴晴不定啊！”

雨后庭树的枝叶上，确实洒满着耀眼的灿烂阳光。

回到杂志社同别人交谈中，伴子发现今天的自己在希望不受任何人干扰、独自相处。现在即使听到在自己还不懂事之前、就生死不明的父亲突然归国的消息，也不会象最初那样震惊。并且，相信自己有能力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处理问题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自己心坎里确实钻进了迄今未有过的新东西。这正是妨碍视觉通行无阻的一个盲点，恰象那里有个影子，总不能忘怀，瞳仁自然就要朝那里集中一样。就是在这种心情下，伴子跟同事们交谈着杂志的事情。

她在回家的电车里，在想到父亲之所以能回国，是因为战败而根除了阻止回国的障阻。原来仅是一种缥缈恍惚的感觉，骤然加上了现

实的重量，这不禁使伴子大吃一惊。

这并非架空的无稽之谈，而是真正的事实。况且，说不定何时、何地，父亲就会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低着头任凭电车摇晃着的伴子，猛然吃惊地抬起头来。傍晚的电车十分拥挤，在这满员的人群里，怎能断言父亲恭吾不在其中呢？！当她意识到自己正在考虑这些事情时，伴子知道自己的心已失去了平时的安定，不由紧张起来。

何必惊慌失措?！又有什么必要流泪呢？伴子完全可以坦然地迎接自己的父亲嘛。只要防止陷母亲于不幸，伴子蛮可以以更自由的心情来对待这个问题。责任在父亲，不在伴子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束缚住伴子的手脚，作为一个成年人，自由地站在父亲面前。仅此而已。

一闭上眼睛，伴子不由暗暗地微笑起来。一种未曾期待过的、新的感动，从全身内部涌了出来，缓慢地扩散开去。虽然连容貌、模样还不清楚，可是父亲已经闯进伴子的心坎，占据了不可动摇的位置。这虽说很奇怪，但决不是什么不幸，不知怎的竟使她心情十分激动。头上已有了白发，左卫子说过的这句话，尖锐而鲜明地浮现在心坎上。

伴子正如一个年轻母亲，当感觉在胎内生育着的婴儿在不住蠕动时，便想象起出生后各种各式的体形和模样一样，在驰骋着自己的想象。虽然仅仅是个父亲的影子，一旦进入伴子心窝以后，便给他勾画出一个容貌，给他穿上西服，再去考虑他的年龄。逐步产生出未曾见过的形象——这正跟有关西装设计工作思考一样。于是，她心情豁然开朗，感情里充满了快活，不觉暗自微笑起来。

踏着星光朦胧下的马路一路走来，当迈进家门时，象是来了客人，与隐岐氏的书斋相连的客厅窗户，向外射出了灯光。

隐岐达三在西式房间里过着学者式的孤独生活，除就餐时间外，是不到家族们起居的和式房间来的。伴子关上木格拉门、从门厅进来后，来到妈妈所在的厨房里，打个招呼。

“回来啦。”妈妈在碗橱前面准备红茶。“来的正好。伴子，给这送到客厅去。”

妈妈节子的性格是：即使有人再三恳请，也从未让杂志社给自己照过相，更不喜欢到客人面前去抛头露面。伴子等着的工夫，妈妈给红茶放了糖。自从战争以来，隐岐氏吩咐：自己喝的红茶和咖啡里放砂糖，而给客人的那份儿要放糖精。伴子望着妈妈就是遵照这条金科玉律对待客人，心里有说不出的悲伤。从而，在给隐岐氏的茶碗上，作为记号放着另一种茶匙。

"客人是谁？"

"报社的。"

来到客厅门口，轻轻敲了敲门。

"哦。"隐岐氏应了一声，向伴子看了一眼，便向面前放着纸、用铅笔在记录的客人，以他那有特有的高压式快腔调，继续讲了起来。

"你要知道，不赋与艺术院更大的权力、加强它的发言权，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彻底改变把艺术院当成老人养老院的做法，把它放在官僚之上，使它能积极开展才行！"

"但是，实际上，由于封建性的会员之间的师徒关系和一些具体问题……构成了改革的障碍……"

"且慢！等等，等一下！"

恰如在争论问题似的，强性压制对方，封住了他的嘴。

"归根结底，确立起日本式、健全的学究治国主义是第一件工作。民主化是在它建成之后。不论社会上作出什么样的决议，只要无权支配官僚，工作就无法开展。文化、政治都是如此。这里需要技术！不过，从来的文学家或画家，大都属于东洋文人类型，是讨厌政治的。生活在这个民主主义时代，那是不行的。艺术天才这号人物，可以由他去孤独去不幸，重要的是一般的大多数。就是说，文化艺术的大众化嘛！能做到这里，岂不就是政治吗？要说最紧迫的问题，那就是：积极地让艺术院在国会里拥有席位！"

伴子从客厅出来后，便来到日本式住房二楼的自己房间里更换衣裳。隐岐氏的讲话，尽管语调激昂，听起来内容极其空洞。况且今天晚上的伴子，另有自己的秘密。那就是她要单独地把母亲严密封好

交给自己，准备在有朝一日独立生活或出嫁时带去的爸爸的照片、信件之类的小包包悄悄打开，看看爸爸的照片。

扭开电灯，为了取出衣橱钥匙，在她打开手提包时，看到了分手时高野左卫子交给自己的小纸包。她漫不经心地打开一看，一颗黄豆粒大的钻石在闪闪发着亮光。

牡丹之家

又是个星期天，风和日丽，已不能穿大衣在街上走路了。

伴子打算把这项与关系不相称的礼物，郑重地道谢之后交还给左卫子。当来到左卫子家门口时，在樱花凋谢满地的马路上，汽车已准备好，一个青年在院子里等候着，而左卫子本人也正待要动身。

"你来啦！"身穿一套西装，比上次更显得年轻得多。"你来的正好。如果不忙，就请跟我走一段路。啊，这个人就是上次我跟你谈过、要搞出版社的冈村俊树君。"介绍过俊树，又说，"这位是守屋伴子小姐。"

"您是要出门吗？"

"为了去完成一下任务。"她笑容可掬并神秘地说，"跟我一道去横滨吧。归途，这位绅士小俊会规规矩矩送你回去的。"

"您是要到哪儿去呀？"

"到我丈夫那儿去。"她毫不含混地答道，"虽然在新宪法下，妻子也是有义务的呀。"

伴子虽然还拿不定主意，在这里又不好提起钻石的事。所幸，今天是个消闲的日子，能坐上汽车到远处兜风，更是从来没有过的尝试。

"听说横滨街面现在漂亮起来啦，还出现了美国村。"俊树说，"能逛逛也好啊！一定会有大舞厅和舞餐厅的。婶婶也一块下车该多好啊！"

"今天我不是去游逛的。不过，大半能看到牡丹花的。"左卫子对着坐在左侧的伴子说，"我丈夫是个怪人，从学校里毕业以后，什

么工作也没做过，可却是个能让牡丹开花的名人。”

伴子正在暗自思忖着怎样开口提出钻石的事情来。谁知话题冷丁转到牡丹花上。但是，一想到那雍容华丽的大花朵，不由觉得左卫子倒正象一朵牡丹花样的人物。

这时，俊树突然插进来说：

“守屋……是我上次去打听的那个人的小姐吧。”

“啊，”左卫子眼睛朝车前方望着，冷淡地说，“那个事情……不要管了。因为已经见到伴子小姐了嘛！”

俊树以他那独特的坦然语调，同伴子攀谈起来。

“守屋先生一直呆在关西那边儿呀。”

“……”

“给牛木阁下去信一催问，用明信片把京都的旅馆名字给寄来啦。牛木先生的字，真是好极了，好到我认不出来，只能读懂个大概意思。”

左卫子朝窗外望着，一言不发。

“竟可以从京滨公路上看见海哟！”她突然转换了话题说，“竟烧得这么干干净净。”

眼前展开一片战火遗留下的荒凉废墟。到处搭着小板房；在工厂样的地段上，生着红锈被烧过的机器无人清理，象一些怪物似的放在那里沐浴着春天阳光。没有花卉，地里的树木只剩下烧焦的枯干站在那里。有些地方，只留下牢固的混凝土围墙。

“小俊！”她声色严厉地喊道，“书店那边的工作，有进展吗？马马虎虎可不行啊！这不是闹儿戏的事情。”

“大家干着呐，婶婶。”

“……是吗？”点了点下颏。“象我说过的那样，光是学生来搞，还是不行啊！”

“不过，那是婶婶不了解现在的年轻人。跟那些被战争弄得晕头转向的前一代人可不一样啊。每个人都被迫不得不去考虑自己应该怎样生活下去。所以，对待工作是非常认真的。虽然在大学里保留着学籍，各自也都锻炼出了社会人的性格。”

“那也未免太快，我总是有些不放心。”

“那是婶婶的思想陈旧过时的缘故。”

“真是岂有此理！当着象我这样年轻的人，竟说起陈旧过时来！”左卫子脸朝伴子笑了起来。

“尽管怎么新，我是不喜欢人造纤维的。还是硬梆梆的棉线家机布好。伴子小姐，我要是挑选一块夏季和服单衣、好花色布料做成连衣裙，一定是很时髦漂亮的。即使用久留米深蓝底带碎白道的花布做罩衣，也会比印染的其他花布更适合日本人。我说的对吗？那种藏青色，是新产品里所没有的。要是法国女人，早就大胆地使用上了。日本女人穿单衣布料做的西装，总是害怕人家说是旧衣改制的，才不敢穿的吧。”

“那要看是谁穿呢！婶婶。”

“我是在替伴子小姐琢磨着。”左卫子说，“象你这样的白皙的皮肤，穿上蓝色夏衣布料做的衣裳，肯定会既谐调又衬托得天衣无缝呢！决非那些把轻飘飘的闪光薄料披在身上，自以为穿的是西装而洋洋自得的人可比的呀！”

伴子脸上不由泛起一阵红晕，竟脱口说：

“夫人才真正相配呢！”

自由操纵谈话舵把子的总是左卫子，一直没能寻到谈起钻石的机会，汽车已驶进横滨市内。

“在什么地方请你们下车好呢？”左卫子仿佛心里有什么值得高兴的计划似的微笑着说，“说起来我是最无聊的。现在要去的地方，即便开着牡丹花，也是去消磨顶乏味的时光的。对啦，就把你们扔在能俯视海港的小山岗上吧。”

她照办了。驶进港口的巨轮，把它的半身伸在作为前景的海滨大楼的墙壁之间。大海宛如沉睡在春光荡漾的大气里，呈现着一派静谧而明朗的色彩。

“那么，伴子小姐，再会！”

说罢，汽车从幽静的丘陵公路上远驰而去了。伴子在意想不到的

地方和初次见面的俊树被留了下来。她把视线从远去的汽车移到海面上。

“婶婶就是这么一个什么事都随便的人。”俊树说，“那是个女王啊！不晓得是红桃女王还是黑桃、红方块女王。”*

伴子只是唇边泛起微微笑意。交还钻石一事，只好另觑机会了。经俊树这么一讲，不禁觉得左卫子倒好象是个红方块女王。*

“咱们转一转吧。我对任何景致都不怎么感兴趣。和人在一起，比自然景致更富有乐趣。”

“车站离这里很近吧？”

“你被弄得迷失方向啦，婶婶就是喜欢捉弄人而沾沾自喜。甭管它，我们也不能示弱，何必愁眉苦脸，索性咱们俩高高兴兴玩上一番，来报复婶婶。那该多好！”

这一带好象也遭受过战火，透过一片空地可以直接望到低洼处的市内。那里有劫余的洋房，也有新建起来、四周被爬着蔷薇花蔓的铁栅门和油漆着的矮篱笆围拢起来的住宅。门口的门牌上，一律横写着外国文字。在人行道上来往的，几乎全是外国人。毫无噪音的新式轿车，川流不息地驰骋着。

“咱们跳舞去吧。”

因为俊树好象知道父亲住在京都的旅馆里，伴子正想向他问个明白。

她吃惊地抬起头来，摇了一下头说：

“还是在外面走走好。”

“那么咱们就挎着膀子走，象从那面过来的美国人那样。”

“不！”她吃惊地摇着头坚决地说，头上丰满的黑发激烈地晃动着。

“你觉得难为情吗？多守旧啊！”俊树象儿童般笑着说，“这不是我们年轻人的特权吗?!大家都这样嘛！”

伴子一言不发地走着，总想问一下有关父亲的事情。她心里已开

原文dia，是diamond（钻石）的略语，与红方块同音。这里是语意双关。

始感到了痛苦。

“瞧，开着地丁花呐！”俊树望着人行道旁的草丛说。

那里好象受过战火人家的庭院，隔着一道溪谷，同远处山岗遥遥相对的平川地上，有一片荒芜的草坪。那里有残留下来的龙舌兰和类似陶瓷花瓶的花盆。从山岗另一侧可以望见在海港另一个方向的大海在发着闪闪亮光。俊树边寻找着地丁花边向那儿走去。

“各种各样的草都发芽了。这里是外国人的庭院吧。一定会有开花的品种。”

为了躲过晒人的阳光，伴子走到一棵枝条下垂的美国杉松下面站住了。

“我吸支烟。”俊树选择草厚的地方坐了下来。

前面山岗上树木葱茏。在那里新建起的红瓦屋顶、木板墙上涂着油漆的无数洋房，依山傍林按着梯形山势，一层层地排列着。那色彩鲜艳丰富的光景，是日本国里罕见的。劈山开辟出的一条宽阔公路，也象是新近才竣工，穿梭似的跑着吉普，从远处望去，跟甲虫的蠕动一般。

伴子踱到俊树身旁停下脚步，面对着眼前这幅明朗醒目的景象。有的人家，院里拉着绳，晾晒着洗过的白布，象面旗子迎着阳光。

“我父亲在京都什么地方呢？”伴子终于直爽地问道。俊树转过身来——

“怎么，你还不知道吗？！”

“不晓得住在哪家旅馆里。因为没给来信。”

“你需要知道的话，我多咱都可以告诉你的。”

伴子一想到在自己家里接到那项通知的尴尬情景，不由惊慌起来。

“我亲身到你那里去吧。”

“请来吧。这名片上……有我办公室的地址。来，请坐下，别总是站着。真是个难得的好天气，云雀在叫着呢！”

这是个唯有充满灿烂阳光的寂静天地。仅有偶尔在山岗新公路上向上爬去的吉普，才会给人一种动的感觉。

"伴子小姐。"

"……"

"你恋爱过吗？"

"没有。"

"那么，恋爱游戏呢？"

伴子脸色绯红地摇着头。俊树伸臂抓住伴子的手说：

"咱们来做接吻游戏。……背着婶婶。"

转身一看，在伴子眼皮底下，俊树闭起眼睛伸出他那白皙的脸，一个等待人来吻的嘴形摆在眼前。她下意识地、用她那只自由的右手，以女人生平最大的气力，朝那张脸上猛掴了一掌。

俊树吃惊地松开了手，不仅不生气，反而笑了起来。挨过打的嘴巴上出现了红印。

"好野蛮呐！"他十分坦然，毫不介意。象是怄气般笑着，连一点儿动摇的神色都看不出来。"这，没什么，伴子小姐，全当什么也没发生过。这只是真正恋爱前的准备动作啊。"

"我要回去了。"伴子说罢站起身来。

"不要那样嘛，那不太孩子气了吗?!我是不会往心里去的。"

"……"

"我们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呢？那样，毫无意义也太无聊。真的，因为今天的天气太好……被这大好春光的气氛感染了一下罢了。一经清醒，也就到此为止。你和我同平时并没什么两样嘛！实在是毫无意义，何必就那么认真起来。我们不都是年轻人吗?!"

"我，还是回去吧。"

"一道走吧。路，你一定不认识啊。这一带是驻军的占领区，道德也是新式的呀！"

由于对方态度过于坦然，反倒使伴子泄了气，失去了坚持的依据。俊树倒象是深怕左卫子知道似的叮嘱说：

"对婶婶请不要提起这事吧。"

"嗯，那种事我是不会讲的。"

"反正是无聊的事情，只会惹她嘲笑的。"

伴子心情一转，重新打量起这个看上去比自己年龄小的年轻人。兴奋已经过去，做出那套表演却能毫不在意、不晓得害臊，这是通常所说的厚颜无耻，还是什么？这不禁使她惊诧不已。当她一想到：可能一心相信自己会把嘴唇凑上前去，而闭着双眼在等待的他那副神情，便觉得胸口恶心，真的要呕吐出来。

“咱们到海滨马路去吧。那是条很干净的大街。”

“对不起……我还是想一个人走，也想买点东西。”

“有我在身边不方便吗？”俊树说，“如果你现在已经消了气，那就没什么说的了。在陌生的大街上，一个女人家，不妨吗？”

当伴子一个人走着的时候，有人大声喊着，回头一看，笑容可掬向伴子打着手势的人，由于他那满头银发，一眼就看出是没有穿上衣的画家小野崎公平。

“果然是你呀！”童颜上漾着笑容说，“真没想到在这里会碰到你！我肚子饿瘪了，正在吃馄饨呐。进来吧！”

山麓大街上，华侨经营的饭馆鳞次栉比。画家正向窗外望着的时候，伴子从那里路过，便放下筷子跑到外面招呼了她。一个青年同伴留在原处未动，现在连他也亲密地笑着迎接了伴子。

“听说你们是认识的呀，由他给作向导，今天在横滨各处写生来了。”

伴子以前就知道冈部雄吉住在横滨。

“你也来碗馄饨怎样？好得很！毕竟横滨是地道的真牌货，汤太鲜了！”

伴子谢绝之后，看着这两个健食的男人，顷刻之间把盛馄饨的大碗变成空碗。

“是给我们那些杂志画彩色画页的画。”雄吉对她说，“可是，小野崎先生专找肮脏地方画。”

“画干净地方有什么意义呢?!”画家果断地说，“并非说就是不画。现在去画美国色调的风景，充其量也只能是他们本国分号样的东西嘛！就日本全国来说，所有受过战火的大概都不会例外——这个城

市的个性还没有形成呢！”

“不对，回头到高地的山岗上俯瞰市内。就会证实不是那样的。这里也有没烧毁的地方啊。”雄吉说。

“因为这是自己出生的地方，你才那么袒护着它的吧。不过，我看到那些象苦力样的人们，心里很受感动。跟你说的一样，日本也有了苦力，也出现了小偷市场。那种唯有日本人例外，决不沦会落到那种地步的迷信，彻底破产了。人在穷困落魄之后，不管哪个民族，都会变成同样形象的。这已由现实给予证实啦！”画家以凄苦的表情，悲叹地摇了摇头，“我们毕竟不是什么神授的国家。放在同等条件下，人与人都是同样的。但是……象我这样，对于已衰败到这种地步的一切，不断慨叹的人，还是属于老好人之类哩！只要头脑中顽固地有个日本人如何如何的想法，那情形就会完全不同的。日本人，如果不从外部使它改变生活条件的话，是个自己难以自救的民族。这些，到了外国以后，一桩桩一件件都会得到证实。这是令人痛心的！我所见到的巴黎街上的叫花子，是要按时刮脸的呀！绝对不会有往别人身上爬虱子那种事情。叫花子这一行也有相当的传统，达到了大成的境界。可是日本国里那些还不至于沦落到叫花子地步的绅士们，竟毫不在乎地把街道、电车里竞相弄脏。”

“……”

“不经别人长期指导或手把手儿去教，日本人竟是自己什么也干不成的民族吗？！对于这点要是丝毫无动于衷，不感觉痛心，那真是太可悲了。尽管事实如此，唯有那种为自己辩护的议论，多得不可胜举；帮派思想根深蒂固；擅长于借用别人的观点，永远没有自己的意见；一时竞争着穿国民服的国民，一瞬间变成穿夏威夷衬衫的国民。不是吗？小姐。地地道道的亡国之民呐！”

发表过激烈的议论之后，画家发出声响喝起馄饨汤来。体格既魁伟，食量又很大；脸上始终流露着和善温厚的表情。

“人要活下去，是很不简单的事情。”画家叹息说，“人生本来就是艰辛的，只在战争下把一切都毁灭掉了。首先，一个从来没有打败仗经验的国民遭到了惨败，一下子便陷进无法收拾的绝境，弱点也

登时全部暴露了出来。法国人和德国人决不会弄得如此狼狈不堪。连婴儿都晓得：摔倒了，要自己爬起来。显然他们知道：光是打个人的如意算盘，那是无法解决的。日本决不会这样一盘散砂似的各自奔波挣扎。啊，吃得太好啦！肚皮填满喽。”

他笑吟吟地抽出纸烟叼了起来。

“小野崎先生”雄吉说，“你对日本是那么失望吗？”

“那是对日本人呀！我顶喜欢日本；但对于一个个日本人是顶讨厌的。”

画家陡然涨红着脸，打着手势，做了个夸张的表现。在饭后，抓到一个对手做海阔天空的闲谈，这是他在巴黎生活时期就养成的习惯，不管是在巴黎或是日本，这对健康总是有好处的。

“日本应该继续沉沦下去，否则是无救的。我是那么看的。有必要无情地使它再沉沦下去。不痛不痒、在半空中悬吊着便认为苦难到此为止，可以侥幸得救了——不彻底把这种念头砸得粉碎，那就不会有复活！那是想用毛巾把脸包扎起来，不丢丑、保持体面蒙混过去！这既卑鄙又轻薄；既没有民族自尊心也没有自负心。象这类家伙，必须让他沉沦到最底层，不让他吃尽苦头，是不会得救的。只要体尝过苦中之苦，什么样的人也会醒悟过来的。那会露出牙齿发火的。对，就是需要发火！只有这，才能拯救日本人的吧。你仔细看看，根本没有一个日本人因感到气愤而发火。一个个都张着嘴在嘿嘿地笑着。可悲呀！对那场战争，现在有几个人仍然从心里感到气愤呢？！啊，战争终于结束啦，大喜呀！都在高声地笑着、庆祝着。真是‘呜呼、哀哉’呀！做为一个人，不能把别人的不幸命运象自己的遭遇那样感到愤怒，那是不够格的。绝对没有希望的！如果总是悬着、在半空中悬着的话。”

一直不加可否地听着画家议论的冈部雄吉笑着说：

“恐怕我是个多少感到愤怒的人哩。”他第一次开口讲了起来。“我是当过兵、吃过苦头的。毫无疑问，对于战争，现在也是非常气愤的，并且对其他事情也是同样。象我这样的日本人，我觉得要比想象的多得多。对于同是日本人的那一部分人的愤怒，特别对于崩溃得

那么惨，那还是很恼火的呀。所以，我不象小野崎先生那样彻底绝望。我是学生从军，半途荒废了学业，在战争中当然遭到了一些十分倒霉的事情……但是，我并不认为当兵生活就象别人讲的那样，全都是无意义的。是出自利己主义的想法呢，还是不情愿把自己在强制下所取得的经验全盘否定的缘故呢，就我个人来说，虽然这是一项痛苦的经验，却总觉得有些东西还是有益处的。不断意识到死亡的生活，这是花钱也无法买到的。如果认为这种宝贵经历是无意义的话，那不是太可笑了吗？！”刚毅的脸上温和地笑了。

“在当兵生活中，可以说，有许多人是蛮有兴趣、快活地度过来的。到了战后，骤然一变，光讲痛苦和丑恶这一个侧面，看到这种人我是很生气的。对于我这个学生兵来说，那是痛苦的。但是已经熬着活了过来，并且，难得地没有送命回到了国内。从做人的角度来说，我并没做过任何坏事情。既然如此，我个人数年的辛酸痛苦已成为过去，对于现在的我，并不存在任何干扰因素。当然可以说是做了无谓的牺牲品，但是从做人这一点上说，肯定在某些方面有了裨益。不仅我自己还有几个朋友也都抱有同样的想法至于那些死于战争的人，当然是可悯的，可是我现在的心情，并不感觉有什么歉疚。也许这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想法，我对于自己活着一事感到无比的喜悦。另外，正因为在战场上，一度曾经是生活在不知今天死、还是明天死的这一极端条件下的过来人，在活着的时候，就会十分珍惜自己的生命。因为这是不受任何强制和命令的自由的生命。所以在死期到来之前，希望按照自己所愿望的那样活下去，在这一方面，我想，恐怕比没参加战争的人要坚强得多吧。”

“唔，那倒是的。”画家赞同地点了点头。

“所以，从我个人的利己主义观点去考虑，对于日本人的沉沦落魄的看法，也不象小野崎先生那样悲观失望。我相信即使从最低的、无法再低的起点开始，日本人也是个能够重新站立起来的民族。目前确实是一团糟的。但是，这恐并非由于人，而是境遇所造成的吧。因为我在更恶劣的条件下生活过，即使是现在，每当夜里睡觉的时候，关了电灯躺在被窝里，想着的，只是现在的种种幸福，为此而暗自高

兴的。我毕竟回到国里来啦！这是躺在被褥里睡觉啊！这是有屋顶的房子，下起雨也不必担心会被赶起来呀！这一切都使我感到高兴。不免象个傻瓜吧。但是……这样单纯无欲的就是士兵啊！”

在雄吉向导下，画家来到山麓的山岗上写生时，伴子也一同去了。他们两人使她忘记了同俊树在一起时不愉快的记忆。

路在根岸赛马场右边、向大海相反的方向、穿过山岗向前伸去。在几道山谷造成的沟壑前方的平地上，横滨市的街道、水沟和道路，从这里可以一览无余。当画家停下来开始写生时，伴子们站在道旁或坐在树荫草地上等候着。

既有可以画成宏幅风景画的，象蘑菇样的草山，也有劈山造成陡峭悬崖的处所，在它的远景里，整个城市在一片春色中扩展开来。

“这一带的山岗都是用野兽的名子命名的。”雄吉对伴子说，“野猪岗、牛岗、猿岗、狸岗……早先未开化时期，可能真有猴子和狸子什么住过。听说，从前这里是一片葱茏的大树林，大白天也是阴森森、人迹罕到的地方。”

每个山包，坡度都很陡峻，可以从上面看到弯曲小径直通谷底。有的地方修着磴台，有的路旁建有象守路神样的石头小庙，连那谷底里象是多年久住的农家的草屋顶也历历可见。开在竹丛里的红山茶花，显得特别鲜艳。从这里望去，在低处的现代城市里，到处矗立着参差不齐的高楼大厦，仿佛是用石头和混凝土修建起来的坟地一般，给人一种荒凉之感。居高临下看着这个有数十万人住在这里、过着各自的生活的地方，不禁使伴子觉得十分不可思议起来。正象刚才画家谈到的那样，在很少有人能过上安乐日子的战后生活条件下，大部分人住在板棚和窝铺里。各家各户充满着生活的痛苦：孩子哭、老婆叫；排着长阵去领配售品，……火燎眉毛的事情，多得不可胜数。

“我出生在那个紧靠山包下面的地方。那有个附近闻名的庙，叫红门，现在已经烧掉了。”雄吉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一切都变了样子啦！”

伴子看着雄吉用手薅着草，那好象是无意识的动作。恰如大病初愈的人的感情，在这一瞬间，这个青年是不是由于感到自己不是置身

战场，而是坐在阳光明媚的故乡的草地上而眉色飞舞起来的呢？

“真是个绝妙的好天气啊！”画家从稍离开的地方说道。他面对开始挥笔的画面，一副严峻而认真的神色。

对面山头的天空上，一只老鹰不时地露出它那古铜色的腹部，悠闲自得地盘旋飞翔着。

左首广阔的海湾或隐或现。明治时代来到横滨的外国人们，把这个海湾叫做密西西比湾。左卫子乘的汽车驶过矶子、杉里，又穿过了开山凿道的隧道。这条宽阔公路，通过以金泽八景闻名的武州金泽，直抵横须贺。因兼作军用公路，投资大、工程异常牢固，是日本罕有的高级公路。

以隧道为分界线，两侧陡然峰峦重叠，山脚以缓慢的坡度向大海伸去。这一带的景致，带有浓重的乡间色彩，出现在道旁的住户是保持着古风朴素的农家，大多是用厚厚的稻草茸的屋顶，纸拉门面对公路开着。靠山一侧，由繁茂的珊瑚树和山茶花构成的篱笆围拢着。朝东南方向的斜坡上盖着温室，里面盛开着石竹花。在已经抽了芽的一片树林的山岗上建有洋房。这一情况说明：借力于北面的山峦屏障，使当地的气候常年保持着稳定状态。山脚下临海一带的小块平地上，往昔社会安定时期修建起来的别墅，随着时代的变迁，变成了一处安静的住宅区。地方神社所在地的一座小山，长着绿葱葱繁茂的树林，宛如一个扣着的大碗，蟠踞在濒海的南侧。

“辛苦啦！明早九点来接我吧。”左卫子走下汽车，吩咐司机说。

面街的黑漆大门紧闭着，左卫子推开旁边耳门一走进院里，设有木板地的古老式样的门厅纸拉门被打开，一个身材矮小的年轻女人、脚上的白袜一闪一闪地慌忙走下来，跪在木板地上迎接她。

“您回来啦！”

“好长时间没过来啦。”左卫子以笑脸俯视着这个丈夫的侧室。

“我从后门进去吧。”

“别，请从正门进来吧。”

“没关系。”

在厨房那儿转了一下，站在后门厅木拉门那里朝院里望着。这工夫，侧室的阿种慌忙赶了过来，穿上木屐站在门厅地上把木拉门拉开了。

“牡丹怎样？开花了吗？”

“开了两三朵吧。还有点儿早。”

“倒也是，我先去看一下吧。”

阿种马上殷勤地跟在左卫子身后走去。

“今年花会开得很多吗？”

“好象是的。”

“那么，……兴致一定会很好喽！”左卫子在比自己年龄小的阿种面前，始终保持着恬淡寡欲的姿态。“身体怎么样？”她这才问起丈夫信辅的情形来。

战前，阿种是赤坂的妓女。当左卫子一了解到她和自己丈夫之间已有了亲密关系，便亲自出头同对方双亲交涉，把她赎身带回家里来。从那时起，阿种在左卫子面前，一直处于佣人的地位。

这所房子，早先是一个经营生丝贸易商人的别墅，由于战争初期贸易停顿资金拮据，左卫子作为避难的住处，从本主手里以廉价买了下来。占地面积虽不太大，面临大海，并有现成的庭院。牡丹栽植在向阳的斜坡上。据说这是从直到明治时代还享有盛名的金泽牡丹园里分根移植过来的。但在他们接手时，花本子业已衰老，而一直身体不那么健康的信辅，就把莳弄花卉当作营生操起心来，逐年使它得到恢复，花朵越开越大。

修成两层梯田的花圃里，牡丹的老本子、株株都分出了许多新枝，在盛开时节一株能开十几朵花，煞是秀丽喜人。可现在仅开了三朵，半开的花朵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娇艳。有淡红的、白色的。在阿种陪伴下，左卫子所站的位置，从开花的花枝间隙里，可以望见洒着一片夕阳的、碧蓝而闪光的大海。春日午后的海面，风平浪静、微波不兴。这时正好有一只巨轮绕过本牧海角，从海面上驶过。它那油漆的船身浴着斜阳，确是斑斓夺目。

左卫子蓦地咕哝说：

“多么幽静啊！”

阿种有着偶人般漂亮的五官容貌，是个皮肤细嫩、肌肉丰满的女人。自从走进这个家庭以后，虽然还总是那么美貌姣好，可是，从前那种活泼的劲头儿已经消失殆尽，只有那平凡庸俗的性格，特别明显起来。

“心绪还好吗？”她问起丈夫的情形。

“倒是很好。”阿种回答说，“可是照旧哪儿也不去。好象非常讨厌电车里的人过于拥挤。”

“你应该让他变得更年轻些嘛。”左卫子笑着说，“现在就衰老，未免过早了吧。学生时代曾经是个划艇运动员呢！”

山影向海上移去，风给带来了寒意。当她回到屋里，要到丈夫那里面致寒暄之意的工夫，发现信辅卧在走廊的躺椅上，正在看以前出版的、一元一册的小丛书。信辅一看见她，便挺起身来吩咐阿种说：

“去给沏咖啡来！”随后，叼起香烟，露出了怯懦的笑脸去看左卫子。“看样子，你很忙啊。不过，我住在这里，一万元可不够开销啊！”

身为华胄次子，从学习院毕业后、进入庆应大学的信辅，他那一度曾以美男子使银座一带女性神魂颠倒的容貌，年届四十仍然未衰，连那对一根头发也不忽视的、爱打扮的习惯也一如既往。与年龄相比，显得年轻得多。

“这是个什么样的世道啊？！叫来个花匠干两天活，竟被他敲去了一千块钱！”

左卫子把视线从丈夫移向外面的海面上，脸上挂着微笑。在院里看过的轮船，已变换了很大的位置，夕阳照射在船体上的颜色也起变化，不知是玻璃还是什么，反射着强烈的光芒。

“那也并不奇怪呀。”

“真是变得不象样子了，简直没法到外面去。”

“跟阿种一起温习一下歌谣，是最稳妥不过的吧。我那里也还没

---

*学习院是为日本贵族子弟专设的学校。

建立起进财之道。同时，即使想干点什么，又有各种政策法令限制，弄得寸步难行。照样是卖着东西过日子的。”

“脱手一颗钻石不就解决了吗？！”他仍未改掉旧时那种公子哥儿的习气。

“已经两手空空啦。又是财产税又是什么的，一个个都卖光了呀！”

“怎么会光了呢？！说不定，在什么地方还会有的呀！”

“是啊，说不定在什么地方是会有的。可是，我手里可没有啦。现在已经变成自己不劳动就决无进钱之道的时代了呀。”

“大家不是都在说，开个应时的饭馆赚钱最快吗？！我还寻思，象你这样滴水不漏的人，一定早让谁干上了呢！”

“如果能办到的话，当然是好。不过，即使开成了，今天的社会上已经没有象你从前那样的客人了。你总算是个恣情享乐过的人，就认为受到了报应，趁早死了那条心吧。一句话：从前只当客人的主儿，现在都在想自己做生意。这就是现在的新世道，正好同从前颠倒了一个个儿。”

“这么说来，在物价便宜时期，恣情享乐一番，那算是赚着喽！”

左卫子以毫不动摇的眼神，凝视着这张苦笑着的极具风采的脸说：

“一直相信自己是专为享乐而生下来的这种身分，是够好的了，也够牢靠的啦！象这样的人，因世道变了就异想天开起来，那是不行的。能莳弄牡丹花开心寻乐，已经很不简单了呀！眼下，生活窘迫的人家，多得很呢！”

在东京出生长大的信辅，竟轻薄地说：

“倒讲起因果报应来啦！”

“最好你自己到外面看看吧。”

“不看我也全知道。我真不懂，人为什么会肮脏、粗野到这种地步？哪里还有一点儿礼节啦！”

“噫，在遵守礼节上，你是无可挑剔的。”左卫子望着海上的红霞。

“至少你应该出去看看，外部社会眼下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不然的话，会很快衰老的呀！”她明知这是美男子丈夫最讨厌最害怕的话，故意刺了他一下。“这正好象始终生活在不见阳光的地方一样……瞧，阿种近来不是很快老起来了吗？！多可怜呐，她皮肤的颜色，不是她那个年龄应该有的。”

“她就是那种出身！很熟悉当铺那套玩意儿。处在这个时代，反倒方便有用哩。”他不屑一谈似的说。

“青山那边儿缠着不放，让我跟你谈谈，求你给帮帮忙。”信辅说，“好象又出了亏空。他说涩谷的店里，客人也不象开始时那么踊跃，连月月的房租钱恐怕都没有着落呢！”

“因为他盲目地急着去干自己不熟悉的事情嘛！那些人，什么也不会干成的！”

“他说无论如何想见见你。”

“一个拼命把我说成是放荡夫人的人，又要来见我？！”左卫子冷笑着说，“他已到高轮那边去了。好象把自己讲过的话：召开家族会议、强制同我离婚，这些事忘得一干二净，变成一个满口说奉承话的人……问我什么治子要找对象，心目中有没有合适的人。我简直都惊呆了呀！”

“……”

“尽是一群利己主义者。有意思的是：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一个个都赤裸裸原形毕露了出来。总算还没肯跟我直接提到钱的问题。不过，只要再见面，就会清楚那不是为了治子对象的事，他会绕着圈子慢慢开始进攻的。他已经跟你说了吗？！原来底牌在这里已经亮过了呀。”

晚饭时，夫妇相对用餐，阿种在一旁侍候着。左卫子决不说让阿种同桌就餐的话。至于自己不在时，是信辅单独就餐还是与阿种和睦共餐，她是一概漠不关心的。

自从把丈夫喜欢的阿种接进这个家里时起，左卫子便从丈夫支配下脱离开来走向了独立。正在朋友们称赞她是个难得的好夫人的工夫，左卫子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了自己的位置。她利用伯父曾一度担

当过军事参议官这样要职的海军元老关系，在战争时期竟大胆地单身漂洋过海去了新加坡。在众人眼里极其温顺的女人，逐渐显示出自己坚强无畏的个性，丈夫自不消说，连那些专爱吹毛求疵的亲戚们，也都无能为力，奈何她不得了。左卫子左右逢源，积累了大量财富，与此对比起来，信辅和他的亲属以及有交游关系的人们，由于战争结束而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巨变，顷刻间一个个走上了倾家荡产的败运。巨额财产税的征收，使他们赖以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基础，出现了致命的裂痕。只有信辅家里，依靠左卫子大胆从事的冒险事业，把摇摇欲坠的家运挽救下来，大有群星暗淡无光之中，唯有左卫子这颗明星大放异彩之威。那些骤然间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的父母兄弟和三亲六故们，不禁开始羡慕和夸奖起左卫子来：还是人家信辅有福气，娶了个有本事的好媳妇。这些人，都是些身无一技之长，徒食终日，单单依靠自上辈袭承下来的社会关系和有意识结交的社交关系而保持自己地位的人们。在这个天地里，只要出现危机，一家倒了下去，就会接二连三地全面倒下去。倒是壮观得很呢！

信辅仍在竭力为这些人辩护着。

“都是些、气质极好的人呐！”

“是啊！”左卫子顺水推舟地说，“气质倒是蛮不错的，经过多年磨炼出来的嘛！……一个个都擅长于隐藏自己的真面目啊。”

左卫子不晓得自己的心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结冻成坚固的寒冰。她见到丈夫，仍能保持住同见到世人一样的心情。即使面对面坐下来，谈话也只限于事务性的范围。年轻时期曾一度钟爱过的丈夫的一切特征，现在竟引起了与往昔相反的感情，并已达到难于控制的程度。她已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的美男子，实际上是个毫无个性、徒有外貌的空皮囊；而那种无懈可击、讲究穿装打扮的仪表，也仅只是空无一物的表面伪装。

这种骤然变化，并非伊始于阿种事件之后。天长日久，是左卫子的阅历加深了呢？还是信辅那种只满足于修饰打扮、用以装潢门面的态度，使她再也感不到刺激了呢？恐怕这些都不是的。是时代的变化，

把这些人所赖以生存的靠山给彻底摧毁了。结果，他们那懒汉加自私者的原形也就暴露无余了。游手好闲便可以安享终生快乐的自信，好象是他们的先天本性。既根深蒂固，并相信那是他们的福分。由终生难改的迟钝感觉、美男子的容貌和贵族出身所塑造成的这些人物，象患慢性鼻病的人，总是拖着长长的鼻涕，令人感到厌恶和不愉快。

他那种单凭容貌和肉体，就会使荒唐女人心荡神驰这一点，也是使她憎恶的原因。很早以来左卫子便发现信辅身上缺乏生活的感情。青山那边的亲哥哥，虽然年龄不同，在专意修饰打扮和美貌方面，都是一脉相承、难分轩轾的。

道过晚安后，左卫子来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身上只剩下一件衬裙，正坐在梳妆台前摘发卡的时候，一声不吭、推开门走进来的信辅的身影照在镜子里。这突如其来的闯入，使左卫子吓了一跳。

“喂”他站在门口打招呼说，“我有事情要跟你谈一下，阿种在跟前是不方便的。本不该来打搅你。”

左卫子冷静地转过身来说：

“我要穿衣裳，请到隔壁房间等一下……”

“对不起。不过，我倒没什么……”

“不，还是请过去吧。”

对于仅被一件薄丝绸裹着的自己的肉体，左卫子骤然感到了羞耻，脸上泛起一片红晕。信辅的眼睛虽已不往这里看了，仍伫立在那里等着。

她踱到床边，穿上单衣，边取出腰带边问道：

“明天早晨讲不可以吗？”

“不，还是今天晚上讲的好。”强硬主张说，“不是别的事情，我想干脆把阿种打发走……为了彻底清算一下现在这种不正常的生活，想跟你谈谈。”

“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不过，……这对于一直侍候你到今天的阿种来说，不是太残酷无情了吗？”

“说起来，一开始就是一种不合理的生活呀。再说，永远拖着年轻时代的过失过日子，到了这般年纪，已经成了沉重负担啦。当初我

也自知理屈，一则出于朋友之间的面目相关，并也因为实在太年轻，也就糊里糊涂地陷了进去……”

“怎么能任着性子讲起这些呢……自己做过的事情，时至今日，还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呢?!那是一个人做过的事情嘛！”系完腰带，左卫子转过身来说，“到隔壁去吧，这里弄得太乱了。”

“左卫子。”信辅用锐利的目光望着她的脸说，“我不喜欢你这样。这里不是你的房间吗?!作为丈夫，我都不能进来吗？……我是真心实意向你道歉的呀！这六年当中，你不晓得我是怎样在痛苦中度过来的。我多次想对你讲讲心事，可是你从来也没让我讲过呀！”

“但是，这不符合当初的约定。你自己任意去改变它是不应该的。那么，请把门扇敞开着吧。”

“你太冷酷了！为了一点儿不值得一提的事情，总是那么生气。”

“我并不生什么气呀！根本也没有生气的理由嘛！”

“你就是用这种话来折磨我。”

“没有的事！”

“左卫子，我本来不想说这种话：你要知道妻子终归还是妻子呀！”

“你成心想叫我动肝火吗?!你想让我讲出自己不愿意讲的话吗？”

“不要发火，不要发火嘛！我求求你千万不要发火啊！”

在仪表堂堂的脸上，流露出陪小心的卑屈之色。仿佛火上加油，左卫子情不自禁地说：

“蹂躏了我年轻时期感情的人，怎么能讲出这种话呢?!你也应该替阿种设身处地想一想。同我不一样，她是从小就被培养成能甘心相信这种生活也是幸福的可怜的人。对于一个不抱任何怀疑、一心相信到底的女人，随随便便就打发掉，不是未免太残忍了吗？”

“但是……只要你能拿出相当一笔款子给她，她是会高高兴兴回到爹妈那里去的。”

左卫子不觉笑了起来，说道：“我声明在先：那种钱，我是决不会出的。该多么滑稽可笑啊！是谁在想买什么东西吗?!”

“那好，这个数目的钱，我设法筹借去。”

左卫子问道：“我问问你，把阿种打发掉以后，在这个家里，你将要和谁生活下去呢？”

信辅脸色顿时变得煞白。他完全理解左卫子话里的含意，却忍气吞声，心情十分沉重。

“你不应该做那种不仁慈的事情。那样心地善良的女人，不知该要怎样吃惊呢！在今天这样的社会里，不是要让她流浪街头吗?!”

“所以，才给她钱嘛！”

“是她本人有这个打算，还是你一个人打的如意算盘呢？当初，我觉得还有情可原，那是因为你总算还喜欢她。光是乘自己一时的高兴，就糟践了我的感情；事到如今，竟讲起从前一切都是假的……作为一个女人，看到这一切，不是就会越发不能忍受了吗?!我是从一开始就完全交给了你，自己撒手不管了的。”

“归根到底，错在你身上。一点不假，是你……利用了这一点的。”

“这些，我全不管。出了乱子，是男方的责任。我们彼此之间都是女人，深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并非什么好事，各自都感到很不自然，一直互相回避或感到内疚的。我看，你还是好好休息休息，仔细考虑一番吧。能过上眼前这种生活还不知足，我觉得真是令人不可理解得很呢！”

信辅突然瞪起眼睛吼道：“你一定跟谁有相好的啦！”

“嗷！”

“准是吧?!肯定没有错！”

“任凭你自己想象去吧。今后会怎样演变，确实还不知道。不过，现时还不至于是那样的吧。我是个容易热中于一种事情而不顾一切的性格。如果我确实已经有了自己所喜欢的人，那再也不会空担个夫人的虚名，还得操心丈夫和小女人生活问题了。这一点不是很清楚的吗？”

信辅什么也不说，挽起袖子，抱住左卫子的肩膀，想要搂住她。那是在学生时代久经锻炼的划艇运动员的双臂，可左卫子却用手推着

丈夫的胸脯，象弓似的仰起身子拒绝着。

“左卫子，我一直是在爱你的，真是从心里……”

“请不要动野蛮，我要唤阿种啦！我挑明了说吧，你突然提起这件事情，是因为花钱不方便的吧？”

“怎能那么说？左卫子。”

“不对，一切我都清楚！你的血统和出身就是那样的。因为世上变得不如从前啦！不过，你最好不要干出这种丧失男人本色的鲁莽行为。还是把你要给阿种的、叫赡养费和赔偿费的什么钱给我，咱们就干脆一刀两断、分道扬镳吧。因为你对我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这使我蓦然觉得，有一个人可能是我心目中所喜欢的人。我是想到他身边去的。”

信辅的双臂失去了力气，惘然若失地直挺挺站在那里，失去血色的脸，显得十分难看，嘴弛缓无力地张开着。这阵工夫，左卫子踱到门口，用通常的口吻喊着阿种的名字。

“原谅我吧！左卫子，宽恕我吧！何苦要这么残酷地折磨我呢？”信辅猝然象条小狗呻吟起来。“如果你认为可以的话，那就讲明……可你千万不能生气、不能发火呀！我就一切都忍受下来。”

左卫子听到屋内一片寂静，这是阿种有意回避不肯上来，便急躁地说：

“要象个堂堂男子汉呀！你瞧我，不更象个男子汉吗?！请休息吧。”

她甚至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勇气，当着磨磨蹭蹭不肯离去信辅的面，毫不理睬他，就解开腰带躺到床上去，恐怕也能冷冰冰地裸露出自己的肌肤。由于一直避免有伤养生之道而留意保养的肉体，依然柔润娇嫩如故，每次从穿衣镜里望着，都使自己充满信心。由于男人的感觉过分迟钝，愈加刺激了左卫子，使她能够对他更为残忍起来。信辅三番两次道歉后走了出去，而她竟不屑走过去把门锁上。

“啊，啊——！”

她以无法忍受的心情叹息之后，把只剩下一层薄丝绸的身子倒卧在床上，浑身无力地伸着胳膊和双腿。她感到窗外开着牡丹花的庭院

在深沉黑暗中的寂静。一阵工夫之后，仿佛突然出现了似的、从全是卵石的海岸上传来了海浪冲击礁石而溅起浪花的声响。这仿佛更加深了黑夜的沉静。

她闭着眼睛听到了自己心脏砰砰悸动的声音。尽管以冷静的心情，使自己从目前的处境里不动声色地拔脱出来，却不免意识到自己伸展着的肉体的存在。

突然心脏的跳动加快起来。意识到它的原因的左卫子改变着手和腿的位置。接着，她回忆着这个新的姿势正是在新加坡同守屋恭吾分手回家后，在床上无意中所做出的躯体姿势。于是，她象重温旧梦似的沉思起来。她闭上双目一动不动。这时，当时的那种饱和的感觉，把自己引进了心神恍惚的世界，并不断向躯体内部侵蚀开去。这正象海绵吸收了水分，逐渐沉重而充实起来一样。当达到了充实的顶点时，她情不自禁地咬紧嘴唇、呻吟起来。

在年龄上比自己相差很大的那个男人，竟使自己达到如此境界！随着对此的心灵的觉醒，不禁觉得作为一个人，按照目前情形生活下去，该是多么空虚和寂寥。这种念头象条阴影袭进左卫子的心房。在当今的社会上，左卫子是一无所惧的。但是，长此一往又有什么意义呢?!另一方面，一想到守屋恭吾毫无疑问对自己抱有深仇大恨时，一种类似战栗的感觉，向她已接近裸体的全身扩展开去。

左卫子叹息着坐了起来，把枕边的台灯关闭了。

群　　动

当伴子要退还钻石的时候，左卫子用双手推辞着不肯接受。

“留在身边吧，可能会有什么用处。”于是她微笑着把话引到伴子最关心的爸爸身上。“上次，我同你谈起你爸爸的时候，从你那眼睛里掉下一颗这个啦。那真是晶莹纯洁无比呀！是我惹得伴子姑娘落了泪，所以，这应该是你的东西。”

她那奇怪的逻辑，总是具有魅力的。伴子说不能接受；她就简单地说了一句：那就放在你那里吧。随后就结束了这个谈话，交给伴子

一张音乐会的门票。

"你一定会一起去看的吧。节目里有我喜欢的柴可夫斯基的四重奏曲。这是小野崎先生强推销给我的票。"

在音乐会那天早晨，正在准备上班的时候，隐岐氏那边来了客人，需要把茶端送去。

伴子毫不介意地走进书斋，当她发现同隐岐交谈的正是冈村俊树，不由愣住了。

俊树抬头看见伴子，也好象感到意外。今天却彬彬有礼地进行了问候。

"上次实在对不起……你是住在这里的吗？"

伴子受到的冲击，使她的脸都变了颜色。她担心这个青年，是不是会当着隐岐氏的面，讲起住在京都的父亲的消息。她没来得及说几句应酬话，就匆匆回到走廊里。

隐岐氏听过年轻人来访的意向之后，便断然表示了拒绝，只在等待着客人离去。他那朝窗外望着的眼镜片上，院内的新绿景象被歪扭地映在上面。当他看到客人泰然坐在那毫无告辞动静，便以惯常的强硬口吻宣布说：

"我从来不在新出版社里出书。快打消这个念头吧！出我书的书店，原是定好了的。你没有必要特意到我这里来。"

客人丝毫没有动摇的样子，仰着一张年轻温和的面孔在坚持着。

"正是这样，先生。请您从帮助年轻人搞事业这个角度上，哪怕只答应出一册呢？"

"虽然你是一片诚意，但是，你既然搞出版社大概也会知道，日本读书阶级的特点是：即使是同一作者的书，根据出版社的信用，销售量就会不一样啊！"隐岐氏说，"你到这里来所要求的，明明是让我吃亏的勾当。不行，死了这条心吧！"

俊树接着坦然地说：

"出版提成照二成，其中一半在订合同时就先交齐。您看这样行不行？别处我想都是一成五……说老实话，我今天只带来了五万元，如蒙先生慷慨答应，就请您收下来。"

“不是钱的问题嘛！年轻人。”隐岐氏冷淡地说，“这是作者的信用问题呀！书必须由有权威的书店出版才行。这就是我的方针。”

“不过，在这方面请您勉强为难一下……”俊树并不认为自己又遭到了拒绝，他相信自己最后总会胜利。于是，从他那温和性格出发，表现得从容不迫。“如果照先生那样讲的话，今后新成立的出版社，就会得不到知名作家支持啦。那不太可怜了吗？我是那么想的。”

“你另找别人嘛，就不要在我身上打主意喽！”

“就是在这点上，请您高抬贵手啊，如果不是隐岐先生，我也不会这样恳求的。因为是先生的大作，才想用来给新开张的出版社增添光彩的。就是说，想借助先生的威望，使弊社从一开始就得到社会上的公认。”

隐岐氏被这个有着女性特点而异常顽强的对手，纠缠得精疲力尽起来。不提出任何具体要求，一开始就带来几万块的书店是罕见的。隐岐氏如果不是受着牢牢抓住不放的权威思想所左右，那是蛮可以含糊其词地答应他，在不定期的将来的出版。但是“权威”这个想法，不光是在这种场合才露头，它是隐岐氏盲目热中的陈年痼疾，是难轻易放弃的。

“你是说，光由学生业余劳动来搞的不是吗？”他无意中说了出来，“要是那样的话，那么大的款子，光是学生怎么会随时就能弄到手呢？这不很奇怪吗？”

“是有人给提供资金的资方说：需要多少就提供多少。但是，必须要干出个名堂来。为了这个原因，也更想得到先生的书的。先生，您看怎么样？赏一册吧！”

“真叫我作难！”说罢，隐岐面向窗外缄默起来。在尖鼻梁上的眼镜片上，又出现了绿葱葱院里树木的影子。戴着眼睛的隐岐氏的脸，永远是冷冰冰的。“打开例外的窗口，实在不好办，也有对各方面的情义问题。可既然是学生诸君办起的事业……那也是应该考虑的啊。虽说不上是什么杂文，我就把登在各种杂志上的短篇文章收集一下吧。那会是一册简单的文化批评文集吧。”

俊树终于高奏凯歌。

“是不是就把它定下来呢？”

“马上恐怕办不到。对于发表过的东西，我总是要进行删改的，这就需要时间。另外，眼下还在撰写别的书，就是利用空隙搞，也得两三个月光景啊。”

“那没关系。能得到先生的书，我是太荣幸了。”

“就那样定下吧。”隐岐氏露出笑容，“终于被你攻破啦。条件就按你所说的那样。我也就不必要求印多少册了。”

俊树把崭新的手提包放在腿上，取出带来的款子。

正在隐岐氏在收据上签名的时候，他冷丁说：

“我想起一件事情。伴子小姐托我办一件事，是关于守屋先生住在京都旅馆的名字……”

“是谁？”看着隐岐氏毫不经心地抬起头来，俊树对自己要做的事情，感到了满足和得意。

“是守屋恭吾先生，伴子小姐的父亲，在国外住了很久的……”

隐岐氏停下笔来，光秃的额头上皱起了深深纹沟，两眼紧盯着俊树。随后，默默地签了名字。

“那，这给你。”

把收据交给对方后，视线又移向窗外，脸上流露着属于他的风采特征、不受任何事物干扰的严峻表情。青年时代谨小慎微的性格，随着年龄的增长，变成这样一副具有防御性的假面具。唯有那一对近视眼，偶尔出于神经质而泄漏出他内心的秘密。

俊树取出笔记本撕下一张，用圆珠笔写下了守屋恭吾投宿的京都旅馆的名字和地址。

“是不是请招呼一下伴子小姐呢？”

“不必。”以他那特有的强硬口吻说，“由我交给她吧。”

接到手里，把眼镜向上推了一下，看了起来。

“我自己会尽量抓紧时间去搞，希望你们不要来催我。”接着问道，“这是伴子托你给办的吗？”

“是的。”

“你跟这个守屋是什么关系？”

“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我在海军里有亲戚。这地址是从前的牛木少将告诉我的。”俊树答道。

隐岐氏把自己对原来军人的反感，露骨地表现了出来——

“是喽，还有部分残余的一伙呐。”

俊树毫不在意地说：

“在战争期间，隐岐先生是去过华中、华北的啦。”

“那是委托我去的。已经是陈年老帐了。况且我的工作是与战争不沾边的文化问题……说起来，倒好象是派去吃可口的北京名菜和看京剧似的。”

在门厅里送走俊树之后，没有直接回书斋，而走到日本房间走廊里，大声喊道：

“节子！”

伴子的妈妈急忙从厨房走来，一抬头便看见了丈夫那张吓人的面孔。

“伴子已经上班了吗？”

“没有，还在家里。她说马上就要走……”

“你过来一下！”隐岐氏吩咐道，迈进书斋后又说，“把身后的门关上！”

隐岐氏那种不高兴的神色，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抱起双臂，怒气冲冲地朝窗外望着，一言不发。一直让伴子的妈妈干巴巴地站在那里等着。

“节子！”一开口就是高调门，显得气势凌人，“你知道伴子在干什么吗？”

“伴子她？……是什么事情啊？我什么也不知道哇。”

“是那样吗？”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节子的脸。“原来你是不知道的啊。可是，我觉得象伴子那样温顺老实的姑娘，是不会瞒着老人单独去干这种事情的！”

隐岐氏把他那类似残忍的本性，露骨地表现了出来。最近他为了不受别人干扰，习惯地把工作时间放在早晨不会有人来的时间里。

今天也还是刚写完一篇《在新宪法下的家庭规范》短论文。文章里首先倡导家属成员之间，互相尊重人格，是建立新式家庭的基础。象往常一样，在文章写完之后，他便陶醉在这一理想境界之中，而感到无上幸福。在喜欢论述应该如何如何的隐岐氏的世界里，确实是容易感到心安理得的。隐岐氏的论述，始终属于深远高超的世界性范畴，并且充满着真善美的感觉。所以就会得到那些只能读到文章、而不熟悉隐岐氏之为人和私生活的、远离东京的外地读者们不可动摇的信赖。但是，实际上这是属于家庭内部的具体问题，而并非什么具有世界性的标准。毫无疑问，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意外的小事情，这也并不会影响远地的长野县、广岛县的读者们，对隐岐氏思想体系的尊敬。只要留意到：读者们会不知不觉地把人和思想混淆起来这一现象性事实，也就足够了。

隐岐在家庭里，丝毫也没有实践他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必要。隐岐氏这个活生生的人，代替了他的思想理论。在家里，他没有谨慎小心、百倍警惕的必要，可以不受任何拘束自由发挥的。

"这个人我从来也没见过，不晓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说罢，隐岐氏把从笔记本撕下来的那张纸，送给节子夫人看，"是伴子的父亲守屋吧?!"

伴子妈妈脸上好象猛然遭到剧烈打击，一下子变了颜色，她需要极大的努力，才能勉强站立得住。

"据你说可能已经死去了的那个人……现在好象平安无事回国了。不，大概是因为从前犯下的寡廉鲜耻罪，已不必担心再被追问，才大模大样回来的吧。当今的日本，已经是个不论怎样不受欢迎的人，都无法拒绝入国的可怜的国家啊。国家，且不去说，可是我们这个家，会成个什么样子呢？"

节子手扶椅子背，无意识地紧紧抓住它。首先她必须经得住丈夫眼镜后那双毫无慈悲和怜悯之情的眼光。

隐岐氏发觉自己讲的话，未免过于低劣、有伤大雅。

但是，此时隐岐氏更多考虑的，不是自己讲的品质低劣的话，而认为那是被迫不得不讲，并且这主要责任都在节子身上。因为守屋恭

吾是节子从前的丈夫。既然如此，把这样不愉快事情引进家门的，只能说是节子本人。

“总是不吱声，可不好办呐！”他焦躁地啧了一声，又立刻兴奋起来，情不自禁地大声说道，“我跟你讲清楚：我决非对这个男人感到嫉妒，才说这番话的！那是低级的感情。那么说，你是一点儿都不知道喽？”

“我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那么说，光是伴子自身的行为啦……不过，是不是守屋通过什么渠道向她联系的呢？对于这件事，我什么也不想说。但是，必须考虑家庭的和平。你的意见呢？”

她摇头表示：什么意见也没有。

隐岐氏一想到自己为了要在下期选举时当参议院提名候选人，并暗下里已在各方面作了若干准备工作，感情便不由再次亢奋起来。万一自己妻子的前夫，因犯寡廉鲜耻罪一直逃亡国外，现在因战争结束、国情变化，才又返回国内一事，被新闻方面探知，那将会怎样呢？无疑会被当作一件小说性事件被渲染成特讯新闻。不仅伴子的照片，弄不好连妻子的照片也将被登了出去。结果如何呢？世人必然用异样的眼光来评价自己的人格。这有别于社会上常见的、离婚之后再婚的情形。社会上的敌人，会兴高采烈地把它利用在选举上。很快就会传开来，被誉为人格典范的隐岐达三的家庭里，竟内藏着如此令人侧目的阴影。

骤然显得气力衰弱下来的隐岐氏，痛苦地喘息着，这使节子不由战栗起来。

“我恐怕不得不打消参加参议院竞选的念头了。这个社会上的人们，只要看见谁要抛头露面，就会揪住他的双脚狠命往下拉啊。为了预防这一手，我是多么谨慎小心度过来的呀！这一切努力，竟弄成如此结局……”

“他爸！”节子在精神上受到严厉打击的痛苦下，低声叫道。“真对不起你！”

“你向我道歉又顶什么用呢？”隐岐氏显示出了他那并非恼火、

而是懦弱者的本性。“伴子是怎样想的？是打算离开你我，到那个男人身边去吗？”嗓门突然提高起来。“绝对不能让她做出不检点的举动来。必须不违背人情道理！并且还有把她培养到今天的养育之恩。不经过我的同意，决不能让她随便去行动。听到了吗？这一点最重要！把我们甩在一边，要去同那个男人联系，这是断然不能允许的。是由我对她把道理讲清楚，还是由你这个当妈妈的跟她讲呢？”

无疑这是应该由生身母亲对女儿去讲的事情。当然痛苦的性质是不同的，当她听到隐岐氏轻声咕哝说：在这件事情上，我发火，是不应该的吗？——她觉得这不能怪隐岐氏，于是，连头也抬不起了。

伴子早该动身去商店的，只是为了俊树的事情放心不下，这才拖迟下来。后来看到母亲被叫到书斋里去，便感到事情已不可避免，她象被钉住了似的坐在厨房椅上一动不动。

在这段时间里，她自己也以同样悲痛的心情，对于这个尚未见面的父亲，不仅仅从服装上，而是从整个形象上去进行设计的筹思，用来作为遣散等待中不安心情的唯一办法。

伴子看过了年轻海军军官的照片。很难想象那是父亲，可以称作哥哥的年轻的脸上漾着微笑。这一形象更给她的心灵增添了快活的气氛，胸坎里蕴藏着快乐的兴奋。背着母亲，明知是个罪过，但是，却敌不过这其中的快乐。年轻本身就具有非自觉的强大力量。这力量，正朝着双亲正在交谈着的相反的方向跃动着。尽管不免有一种不安，但却有更大的期待。

书斋响起了开门的声音，妈妈走出来以后，伴子下意识地离开椅子站起身来。随后，当她看见母亲脸上的气色，一种剧烈的冲击，使她透不过气来。那气色已越过了苍白的界线，那简直是冬季里的陶瓷的颜色！

这个显得比平时矮小的妈妈，满脸堆笑、坦然自若地问伴子：

“你还没走？”

接着，妈妈从碗橱里取出玻璃杯子，到水槽那里扭开水龙头接满了水，喝了下去。她的双手在瑟瑟颤抖着。

“真好喝啊！”涮洗过玻璃杯，又按部就班精心地用抹布仔细擦好，轻轻地放回到原来地方。

“啊，想起来了。”她自言自语地说。

随后，不朝伴子看一眼，便走进了自己的房间里。妈妈的声音还萦绕耳际，并由于看到妈妈那种象机器人样的动作，不由唤起了伴子严重的不安。这同在幼小时期，不证实妈妈确实在自己身边、就不能放心的情况虽然一样，但目前的感受更加深刻，仿佛有一种强大力量推动着伴子，使她跟在妈妈身后走了去。

妈妈没有任何举动，只是精神恍惚地站在屋子的正当中。当她发现伴子站在走廊里，不禁吓了一跳。

伴子也惘然若失地把双手交叉在一起放在胸前，作着不知是祈祷或是膜拜着妈妈的姿势低垂着头。她竟毫无来由地哽咽起来。

“进来吧，不要站在那里。”妈妈终于开了口，“一个大人，怎么能随便就哭起来。瞧妈妈，根本没哭啊……与伴子对比，妈妈恐怕是要更难过的呀！”

看见女儿站在身旁，她感觉恢复了气力。她本来就是个立志决不让下一代人流泪的烈性女人。为了活下去，她能把痛苦和不幸当作极平常的事情忍受下来。最后当她行将与世长辞的弥留之际，如果没有一个人来安慰的话，她觉得自己会对自己说一声：你太辛苦了！

“伴子已经长大了呀！”

她思绪仍处于混乱状态之下，竟不晓得怎样继续讲下去。由于事情来的过于突然，正象迎面刮来大风，难于张口呼吸一样。为了摆脱这一沉重心情，只有投身于匆忙的家务操作，才能得救。节子拾起掉在草席上的线头，把它缠在指头上，又解开。她的手指在不听话地哆嗦着。

节子不晓得自己在做着什么。她对伴子说：

“你为太郎想一下吧。他还小，所以，当姐姐的……不要做出欠思虑的事情来。全当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象从前一样，和平生活下去不好吗？千万不能做出任性的事情来呀。”

女儿双手捂着脸，点了点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妈妈也说不好。……不是吗？谁也不曾想到的事情，突然出现了……伴子要再大一些，总有一天会理解妈妈的苦衷的。我尽管再痛苦、再难过，除了老老实实忍受是没有办法的。伴子是会站在妈妈一起的吧?!”

伴子开始想到自己不应该哭。也不再去捂住自己的脸，她抬起头来看看妈妈。

节子把手指上的线头，不晓得弄到哪里去了。她已没有气力去找它了。

“伴子总有一天要离开我们独立生活的。妈妈……就是为了这一天，把你抚养大的。”说到这里，话梗在喉咙里，蓦地泪水涌出来了。“所以、所以呀。”

说话的腔调变得高昂起来——这是现在的丈夫达三的习惯。节子却不曾意识到它。如果能清醒地想到这一点，作为一个女人会感到悲哀的。本人如同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到了那个时候，伴子不论到什么地方、去见什么人，那是自由的。可现在啊，现在你要为我和太郎多想一些呀！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伴子果断地说，“伴子关心的，只有妈妈一个人呐！”

传来隐歧氏开书斋门的沉重声音。达三又在大声地喊着节子。

“啊，你来啦！”画家向站在音乐堂入口处的伴子打招呼说，“太欢迎啦！另外，请恕上次礼貌不周。对啦，今天冈部君也要来的。我一个老相识的儿子，人不知鬼不觉出息起来，成了第一小提琴手了。今天是他的处女演奏。”他永远是那么快活，独自在高兴着。“我觉得高野夫人应该到了，才在这里等着她。那是个大后援家，得向她表示一番敬意才成！”

伴子决定自己也在这里等一下。在夕阳余晖下，公园里的树木形成新绿的海洋，那富有勃勃生气的颜色，实在鲜艳动人。一些穿装打扮得齐齐楚楚的男男女女，络绎不绝地顺着台阶走了上来。

“冈部这个小伙子，真是个好青年呐。”画家毫不掩饰自己的倾

向性。“如果他能进一步留意到：不论文化和别的什么，不先从消除人们的贫困着眼，就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一点，那就更臻于理想的人物了。不过，既诚恳又有信心，真是近来罕见的好小伙子呀。世上尽是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家伙啊！”

左卫子身穿一套雪白西装走上台阶。

“你来啦！”身材魁梧的画家举起手来欢迎说，“谢谢，谢谢！”

左卫子对伴子笑盈盈地说：

“已经跟夏天一样啦。可真难得你来参加。你不是在百忙中勉为其难而来的吧？”

听到这些问话，使伴子立即又想起早晨在家里发生过的事情。心绪一直未能安定下来，在心坎深处留下了沉重的阴影。觉得仿佛被什么强有力的东西束缚住了一般。她看见左卫子在雪白上衣胸前插着淡紫的洋兰，觉得十分俊俏醒目，但由于处在提不起精神的状态之下，注意力马上便又分散到别处去了。

“从上次分手以后，身体一直很好吗？”并排走上二楼楼梯时左卫子问道。

她边回答着边觉得非常奇怪，一同左卫子在一起，在京都的父亲的形象就会在心坎里更加鲜明地感觉出来。也许这是因为刚刚被母亲严加禁止了的缘故。胸前戴着兰花的左卫子，那体格苗条匀称得很，她觉得这好象在暗示着父亲的形象。她相信左卫子比自己更多地了解父亲的一切，这使她产生了类似憎恨的感情。

从沉思中醒转过来。在如此缤纷多姿的人的洪流里，她仍然觉得左卫子最为俊俏美丽动人，使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散场以后，到哪里去喝点冷饮吧。”

“就是说，你想要喝凉啤酒吧。”

伴子耳边听着大城市晚间常见的交谈，一边意识到父亲在自己心坎里所占据的位置，不仅已成为不可动摇的存在，并且时刻在不断膨胀壮大而感到不安。

伴子一边听着优美乐曲的演奏，却无法抑制逐渐盈眶的热泪。照明全部集中在舞台上，座无虚席的听众这边却是一片昏暗。因此即使

坐在身边的左卫子，也无法看见伴子眼泪汪汪地在暗泣着。

乐曲是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四重奏之一，伴子始终未能深入到乐章里去，有时因过分的悲恸，竟使乐声从耳膜中远离开去。

她顿然觉得：隐岐这个父亲那怯懦而自私的性格，象一堵墙壁挡在面前，不把它推倒，就会憋得透不过气来。表面上虽然表现得冠冕堂皇，骨子里却只有冷冰冰的自我意识，年积月累，母亲应该比伴子更深知它的重量。妈妈是个软弱的人。是否可以认为：是他把带着伴子这个前夫之女而再婚的、生来性情温和柔顺的女人，逼得更加感到卑屈软弱起来的呢？

一想到今天早晨的妈妈，泪水就再也无法止住。演奏告一段落，场内登时灯光齐明起来。一想到无法掩饰泪痕斑斑的双颊，伴子不禁狼狈起来。她觉得：以根本什么也不知道的事情，去折磨妈妈的隐岐这个父亲，真是太残忍了。作为一个人，光顾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而没有丝毫同情心，那实在太卑鄙，是令人无法忍受的。

突然，伴子又为另外一件事情苦恼起来，音乐从耳边厢远离开去了。

第一部演奏结束，到了休息时间。伴子随左卫子来到人群拥挤的大走廊里。画家和其他熟人还都没聚拢过来。

“关于爸爸的事情——”猝然从伴子嘴里提出这事，这使左卫子立即把手里的小扇子合拢起来。一股香水气味在身边荡漾着。“会不会出现爸爸到家里去的情形呢？如果那样可就不好了。虽然也可以写信，能办到的话，我想亲自到京都跟他直接谈谈。”

左卫子的表情认真起来。

“你是说，能办到的话吗？”她紧盯着伴子问道，“你有那个勇气吗？”

“有！不过，决不能让家里知道。只要说：为了杂志社的事情，派我到长野县的轻井泽去，家里是会同意的。”

画家从走廊的人流中挤着向这里走来，满头银发，从远处一眼就可以看到了。

左卫子用扇子挡着嘴角，满脸绽着笑容对伴子说：

“就那样做吧。伴子小姐，我也陪你走一趟。”

“真的？！”

“不过，不能让你爸爸知道。因为对我来说，他是个可怕的人……”

“真热啊！跟夏天似的！”脚上红噗噗的画家说着来到身旁站住了。

过　去

当被人问到来这里的目的时守屋恭吾总是微然一笑，不作任何回答。自从重瓣梅花盛开时节第一次来过这里以后，每星期总有两天要到京都这家旅馆来做客。一般多在周末假期，但也有例外的时候。从树木发芽时开始，经过新绿季节，眼下已是绿叶成荫了。人们都说夏天的京都太热而避离开去，他却特意向这里跑来。

在旅馆人们的眼中，恭吾不是前来经商，也并非在旅馆里接待什么人，而只是独自到外面散步或者呆在贺茂川畔的房间里，一直向外眺望着而消磨着一天天的时光。虽然行动如此反常，却又不是世上所谓的怪人，一交谈起来便会知道：那是一位讲话题材丰富、心地善良而温厚的初老绅士。住在神户，好象在等待着对中国贸易的恢复而闲散着似的。只有这一点是确实的：本人说寄居在神户高陵地带的华侨家里，是从那儿到这里来的。

“去看那满目战火疮痍的荒凉的神户，不如来看免于战火的京都更饶有风趣，头脑也会得到休息。”他安详地笑着说。

时常到外面去，好象是去看近郊的寺刹。虽然知道他是从海外回来的，却从来没听他提起过家属，也没同别人一起来过。

正因为那是战争给人们的命运带来万般不幸的年代，女人们曾这样猜测过：

“夫人恐怕是遭难了吧。”

在他们那善于观察人的眼睛里，对于恭吾流露在脸上的孤独的阴影，并不认为那是由两鬓斑白的年纪所带来的。

当他不出门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坐在二楼外走廊的藤椅上看书，就是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并没有什么好光景可看的河滩和对面的河岸。

“这样您会闷倦的，不到谁家走走吗？”旅馆里的人说。

“太热啦！”回过头来笑吟吟地说，“再说，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厌倦。我是喜欢这么闲呆着的。”

他那快活的口吻，仿佛在说。到京都来游逛，不正是应该这样吗？！

京都有秀丽的山和水。除了可以看到东山上寺院的大屋脊和塔身、被翁郁葱葱的树木脉脉含情地笼抱着之外，眺望那看来甚为平凡的、在贺茂川对岸大道上的乘牛车骑自行车的来往行人，也使他觉得这毕竟是京都的特有风光而毫无倦意。

自从到这家旅馆投宿以后，恭吾这才发现贺茂川两岸林荫路上的垂杨柳，竟是那么妩媚动人。欣赏过嫩条抽芽、绿柳含烟的充满生机的美景之后，一到盛夏季节，柳树宛如老人颔下飘洒的长髯，无数枝条重重叠叠构成一团团绿茵茵的阴影，那种纤细窈窕的情趣，确实是在欧洲绝难见到的景象。这使他长时间遥遥相望而不知倦。那仅仅是生长在水畔的古柳啊！

京都街头，那是古老柳树的天下。偶尔还看到过：葱茏的枝条覆盖在青菜铺的整个屋脊上。只有在日本的古老城市里，并且还必须是没经过战灾摧残的地方，现时才能看到这种风光。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贺茂川河岸大道两侧迤逦不绝的杨柳，当和风徐徐吹来时，那随风袅袅摆动的婀娜姿态；以及霏霏细雨中的一簇簇绿色烟云，给市街风光点缀上清爽明快的情调。这些，毕竟是京都特有的风姿。京都被誉为杨柳樱花的城市，那是完全当之无愧的。可是到了这个季节，混在林荫树里的樱花，因羼杂着病叶，给人的感觉是阴暗的。在松柏多而呈现出一派黑暗色调的东山大文字山远景陪衬下，给人带来夏季清爽色彩的，就是这一排排林荫路上的垂杨柳树。在它的脚下，虽然不宽，却品是流着大量排水的河面，象一面锃亮鉴人的镜子，映照着它那妩媚的身影。每天可以看到住在街里的妇女们，从道边的台阶迈下去，在凉荫下洗衣服的情景。在她们身旁，尽管是在城市里，由于无

人过问，杂草竟得天独厚地滋长成繁茂的草丛。尖陡的方形瓦屋脊，二楼上开着格子窗户，门面狭窄，具有京都特色的厂家，在杨柳林荫树身后排列成行。屋脊形状虽然一样，却有大小、高矮之分。即使是那些大屋脊，也不给人沉重的感觉，那是因为它是纯日本式的木材结构缘故。恭吾足迹走遍欧洲各地，却从来未见到过具有如此清雅情趣的建筑。在尽情的观赏中，他感到心旷神怡的乐趣。

回想起来，恭吾来到京都，当他还没到各处参观年代久远的寺院古刹的工夫，总是成天信步在街上各处游逛。一经发现旧时代的房屋仍然安全无恙保留下来的小巷时，不觉一种怀旧的情趣便油然涌上心头。在西阵地方的旧誓愿寺和室町姊小路一带，住户的木格拉门直接面向大街，那里仍然袭用着旧式的木插关拉门。那些古老住宅，从外部是无法窥知屋内情况的。虽然光线条件极差，居住起来也会很不方便，却意外地另有一种安之若素的气派，给街巷增添了幽闲安静之感。甚至有的人家，迄今还保留着刷红土的旧习。

一些用土墙和瓦顶板心土墙分隔起来的、小型寺院集中的街道，也使他感到新奇和喜悦。从街口向里望去，寂静得仿佛是无人居住的空宅，只有庭前的树木，乘着夏季的大好时光，郁郁葱葱繁茂成荫。有的门前，在炎热下盛开着白芙蓉花。从高台寺经过二宁坡、产宁坡向清水寺走去的路上，在有石阶的道路两侧，一些旧家具店、编竹工艺铺子同古时宫厅式的住宅浑然排列在一起的光景，也是极饶风趣的。径直向前走去，覆盖着一片大树林的东山，劈头盖顶地从头上压了下来；但有时它又出现在由两侧人家筑成的小巷尽头处。

当恭吾知道了在京都这样规模的城市里，竟有大小寺院一千三百处这一事实时他不禁会心地微笑了。也许应该说：正因为是京都，才会有一千三百处的吧。有些是在不出奇的街道上，夹杂在住户人家一起的小寺院。

其中，以庭园秀丽而闻名的处所，不时留下了恭吾的足迹。他也曾去过远处的奈良，瞻仰各寺院的壮丽佛像。瞻仰之余，不禁在头脑里产生了一个疑问：仅仅就是这个样子吗？！一如走进博物馆里的人经常会感觉到的那样：各寺院里充斥着一派孤独而干燥的气氛，因而

也就无法从中寻觅到生命流动中的脉搏。尽管为它幸免于战火之灾而高兴，对于它保留于当代的意义，却是微乎其微了。虽然寺院内部清扫得光洁鉴人，无形之中却荡漾着浓重的荒废气息。

恭吾所阅历过的法国和意大利的古寺院，直至现代仍同庶民生活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那昏暗的教堂里，随时可以看到附近的善男信女们在顶礼膜拜做着祈祷。即使是对信仰怀着冷漠态度的参观者，也会为了不打扰那些虔诚的信徒们，在入口处摘下帽子，放轻脚步，不让它发出任何声响，那里不单纯是保存和陈列着成为国宝的佛像，专意供人"瞻仰"的地方，那是个具有寺院的活的气氛的地方。出乎意料的是：奈良和京都没有这种气氛。尤其那些名气大的寺院，纵使有向导人，却很难见到和尚的面。在炎夏里，仿佛走进了空荡荡毫无生人气息的大房屋里，只是充满着灰尘和潮气，显得一片死气沉沉。当离开那里，来到驰骋着电动火车的现代道路上时，他更深刻地感到身边的城市生活同刚看过的寺院，完全是属于两个世界，毫无联系的存在着。

暮春时节，站在清水寺的舞台上俯瞰市内景致时，出现了一种令人不敢相信的奇观。市空上迤逦着一片紫色霞光，在夕阳余晖映照下，仿佛在空中撒下了无数金粉！他被这异乎寻常的奇景惊得目瞪口呆。那里出现的紫色，是纯粹属于日本画的色彩，是一种冲淡了的、带着柔和色调的紫色。这是恭吾走遍外国所未曾目睹过的。比这色彩更为丰富的天空和云彩的变化，在大气干燥的地中海之岸曾有机会看见过。但是，如此艳丽浓重而色彩柔和的霞光缭绕空际，使地上高耸的寺院和新建大楼统统在空中变成整块阴影，呈现出一派无比优美的风景，这确实是除了在日本是看不到的风光。

在春霞上面的爱宕山的峰峦和更高的天空上还充满着夕阳余晖，而地上夜幕已开始徐徐降落。随着春霞颜色的变化，街上亮起了路灯。这真正象建筑在棋盘上的平坦的城市啊！正由于它有着眺望如此宏大景观的机能，清水寺才依然保持着它的生命。在联想到其他寺院时，恭吾得出这样的结论：苔寺、龙安寺这些地方，只是由于它有着特别精致的庭院美景，才继续延着生命。恭吾记得：诗人威廉在诗中曾把

他那个时代的巴黎称作'石材的沙漠'。如果仿照他的说法，那么奈良和京都，都可以看作是古刹的沙漠之地了。在原形尚在的时候，已经变成废墟样存在的这些古刹，仅是靠着瑰丽的大自然的烘托才勉强得救了的。

况且，恭吾的心又是被这些荒废的寺院深深吸引着的。在外国生活多年之后，遽然回到已相信永远不会重踏的祖国土地以来，他一直对古代遗留下来的旧物感到莫大的兴趣。可以说：战后日本完整无损残留下来的、也只有奈良和京都罢了。

他知道名胜古迹对于现代日本人的生活来说，已逐渐成为毫无意义的存在了。以战争结束为界线，人们骤然对于日本的过去冷漠起来。这固然是其原因之一，但是，在那以前便受到长期苛酷的经济生活影响，使人们对于与现实生活无关的过去事物，已经失去回顾的余力了。现在的年轻一代人，特别不相信自己国家的历史。在他们眼里，恭吾目前的所作所为，纯属于有闲阶层的无聊的游山逛水。这点，恭吾是清楚的。对于年轻人来说，去踏西芳寺庭院里那厚如地毯般的美丽藓苔，莫如去踏跳舞厅的地板地更富有人生意义。日本的过去，已无法拴笼住一意向前奔去的年轻人的心。当他要去某寺院、而在寂静的山路上攀登的时候，偶然发现象是为了同一目的而来的年轻人，便情不自禁地引起要同他们攀谈的冲动。

不晓得今天的年轻人，对于彼此祖先的日本人，在不同时期所建立而遗留下来的东西，究竟是怎样看待的。他要问他们：对于已经衰亡的东西，只是从美的兴趣出发去看它呢？还是尽管处在这般混乱的时代里，仍然对它抱有向往，认为同自己今天的生活和血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有继承之心呢？对此，他想问个明白。

这也正是恭吾抱着怀疑的心情，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一个人流浪在他乡异国，早已认为自己没有祖国而生活过来的人，本来应该是没有祖国和过去的。自己也认为对待一切事物的眼光是冷静而不动摇的。那么，为什么又被这免于战火之灾、微不足道的日本的过去牵引心魂，更去关心年轻一代人对古物的看法呢？

他是个没有感伤情调的人。是在全靠个人力量、不坚强就不得以

生存的苛刻条件下，锻炼出来的汉子，不坚强也就活不到今天。他本是个对日本今后的前途可以漠不关心的人。至于战后的年轻一代怎样出看待过去一事，根本毫无过问的必要。

就是这样的一个他，在京都街上漫步中，不拘走到哪里总会看到旧家具店和古美术品商店，这一现象竟使他不由地由内心里独自微笑起来。他不晓得过穷困日子的真实情况。但是他认为：旧家具店多的城市，表明市民惋惜过去，在精神上对于即将湮灭的东西具有珍惜的余力，从遍历欧洲各地的经验中，恭吾发现：文化底子越雄厚的国家里，城市中的旧货商就越多；而文化肤浅的国家则与此相反。

走进行人稀少的陋巷里，偶尔会发现房屋古老、屋簷低矮、光线不足的挂着褪色陈旧布帘的旧货铺子。他不禁怀疑：象这样的铺子，会不会有主顾登门问津。这是一条批发商和世家住宅多的小巷，可能这是光靠附近住户为主顾的小生意，那规模很难谈得上是美术品商店。摆着火盆、食案、木碗，以及各样破破烂烂的东西，可能这些都是有用的吧。

恭吾是个无家的人，本来没有什么要买，一时兴之所至，便无心地站在那里看了起来。走出来迎接他的、并非被现代遗忘了的龙钟老者，而是经常呆在缺少阳光的店里、皮肤白净系着围裙的年轻男人。他对恭吾摸过的带花色的盘子解释说：那是哪个窑烧的，该是比明治更早一些时期的东西。并介绍说：这边还有祥瑞窑*的茶碗。对于陶瓷一窍不通的恭吾，他仍象对一个精通此道的人一样地应酬着。另外，象那些陈旧的盛炭竹笼和藤编的锅垫等也好象有一定的来头和价值似的，都被精心罗列在那里。看到后，既不免感到意外，也不禁随之微笑些来。

被战争弄得焦头烂额的日本人生活中，仍能保留下爱惜这类器具的深情厚意，相信这决非一件不足轻重的小事情。固然由于京都地区

---

*祥瑞窑是日本陶瓷工于明朝到江西饶州学艺后回国建立的窑。陶质细嫩白净，有龟甲纹，是陶瓷中的上品。

未遭到战火，仍能保持着旧日生活面貌，才显得与众不同的吧。但恭吾觉得：被烧得精光、骤然间变得穷困起来的人们和顺应时代潮流、急于追求新事物的年轻人，恐怕这已是早该忘却的事情了。无疑，埋葬掉过去就可以彻底开拓新生活。可是，在庶民当中，对过去仍然保持着爱惜之情这一点，使恭吾觉得这是他多年来又看到的日本人生活中的一个侧影，不禁感慨万分。

习惯于欧洲生活方式的恭吾，归国后发现：日本人确实是个代代相传一直过着极贫苦的生活。由于战争，生活被极度降低下来，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从实际上说，在那以前，从古老的年代起，日本人大概就是个不懂得奢侈的民族。看过奈良以西的京都各处寺院里的那些庄严肃穆的古代遗物之后，也产生了同样的感觉。宇治的凤凰堂，也不过仅是典雅美丽而已。对于游历过欧洲巨大寺院的人来说，那虽然是美丽的，却总嫌过于琐碎。既然那些可以说是尽善尽美的寺院尚不免如此的话，那么日本人生活中的个人欲望，究竟发挥到多大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封建时代的城堡固然是雄壮的，但是受压抑的商人以下的庶民们被逼得过着多么质朴穷困的生活，对此，他觉得有了新的认识。为此，不必特意去窥探僻街陋巷，单从京都街上这些古老建筑的住宅：从大街上看不到内部的闭塞性的结构；四季不进阳光、同邻居仅隔着一堵墙壁的建筑方法上，就可以了解其中的实情。

日本人之所以发现了西洋人望尘莫及的“幽闲恬静”、“谈泊古雅”这些美的世界，恭吾觉得：大半都是出于生活贫困的结果。因为本身是个不能恣所欲为地去追求奢侈生活的民族才抑制欲望，想出了贫穷中自得其乐的方法的吧。

已经成为异乡人的恭吾，对于古式茶室的乐趣是陌生的。至于布满苔藓的西芳寺庭院和龙安寺那用石头装点的院子，他认为确实是别具一格的风趣和优美的意境。但是，这也不免令人想到是企图借助于简朴素雅的情趣，对草木寄以深情来抵减贫穷之苦的人所设想出来的。倘若不是把奢侈看作劣迹、把贫困看作美德的民族，是决不会构思出这么既清洁又美丽的庭院的。这确实是极不可思议的事情。洞悉西洋人鉴赏眼力的恭吾心想：对于西洋人来说，除非特殊条件的人，是不

会理解这个庭院的美妙之处的。他自己是更喜爱宽敞豪华的庭院的。至于金阁寺庭院之美，恐怕西洋人也会公认的。那个院子的构造，人力加工比较突出，没有为“日本式”而矫揉造作，显得既自由阔达又清秀明朗；既有高度典雅的妙趣，又可供感观的欣赏。象这样的庭院再也难找到了。院内有水，留出了广阔的天空。建筑物上采取贴金箔的豪华手法，作为日本人的工程来说，那是超脱常轨的。就是说，从整个庭院中看不到贫穷的迹象。因为它是在水墨画、茶道和禅宗进入日本以前的时代里修建的，才会是这样的。

恭吾深知战后的日本年轻人在极力想从过去的影响中摆脱开去。即使没有那种自觉意识，由于对历史的漠不关心和无知，也会对日本旧传统中的优良部分逐渐生疏起来。这一倾向是不能否认的。既没有人向他们阐明告诫，时代也彻底变了样子。终有一天，年轻一代对于龙安寺和西芳寺庭院院的那种“幽闲恬静”之美，只能看作是别具一格的院子装饰，对于它那意境中的真谛，越来越会成为陌生的东西了。说终有一天，莫如说同现在的恭吾一样，年轻人现在就已经觉得金阁寺的庭院，万万比不上按几何图形设计的西洋式公园里的草坪和人工喷水池、以及路旁的林荫树更为动人的吧。

很明显，日本的过去已经失去了左右年轻一代的力量。同时，已打破了“贫苦也属于美德”这一范畴限度，把它看成是恶德之最的今天'使日本人对于过去所创造出来的美的东西，丧失了欣赏能力，这也是形势必然。不久的将来，当贫穷的时代告终的时候，有可能创造出完全不同于过去性质的、自由阔达而健康的东西吧。

恭吾回想起暮春时节同牛木利贞漫游梅花盛开的镰仓一些寺院的情景，而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牛木是个完全沉溺于过去的人，同战后的年轻一代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而恭吾却站在两者中间。既非过去的日本人，亦非今后有所创新的日本人。只是由于他不受任何约束，才能看清楚这两个世界的真实情况。

由于相信自己不会沉溺于过去，恭吾才到京都来的。他对过去的日本，是由于从长期的外国生活中返回祖国后，类似一种乡愁的感情，

使他关心起过去来的。在游历欧洲各国当中，不论走到哪里，恭吾都是一个外来人，曾饱尝过孤独之苦。那种孤独之感，现时仍是一样的。孑然一身，无妻无子。只有坚持到底，别无他求的意志也一如既往。但是，一颗心却极其自然而自由地活动着：对于自己散步的小巷产生了爱怜之意；看到街上的姑娘和媳妇们在这个古都里竟穿起了洋装连衣裙，不由报以寂寞的微笑。

正因为日本人贫困，风俗人情才不断变化。这已成为恭吾不可动摇的原则。人们谈论着年轻的一代完全不顾过去的礼教、而变得坏起来，恐怕也是这个缘故吧。在广播中听到街头录音部分，其中有以"官吏民主化完成了吗？"为话题的一部分。民间方面猛烈指摘官公吏工作态度冷漠、不热情。一个在区公所里工作的二十岁的青年说：只给三千六百元基本工资，缺乏热情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工资原样不动，就别指望有什么热情！他顽强地对抗着，丝毫不肯让步。

日本人的精神竟枯竭到如此地步！——这一印象深深地烙印在脑海里了。对于日本人，贫困已进入只能起不良作用的时代。那个青年就是现代的极端典型吧。象这样明显的例子，在外国也很难看到。由于贫穷，人们都变得暴躁起来。可能是由于乍入社会，年龄还不够成熟，有些幼稚的缘故吧，还不能象外国人那样从容不迫地去处理问题。要是法国人或是中国人，讲同样性质的话，决不去吵吵嚷嚷抓住一个道理不放，是会夹杂些反话和诙谐，让听者笑了起来，并使对方接受自己的主张。确实，战后的日本变成了一片沙漠，那种细腻的感情已从青年身上消失了。这对于把过去完全抛弃开了的年轻一代来说，可能是必然的后果吧。

他一个人呆在旅馆里漫然地想着这些事情。耳际始终响着流水声，眼睛望着对岸翠绿的杨柳。楼下老板娘打电话的声音传进耳鼓。

"春菊吗？你能不能马上就来？啊，那太谢谢你！那么，对不起，就请快点儿来吧。"

话讲得那么从容、柔和，不由觉得自己好象来到了尚没发生战争年代的老京都一样。

恭吾决不是个多情善感的男人。但是，他觉得自己的五体被一种

不可捉摸的温柔气氛笼罩着。这使他深切地感觉到：我是回到日本国里来了。他认为自已是没有任何偏见的，但是，仿佛有一种象雾或类似一样的东西不知不觉中渗进了自己的心坎里，而这恰好使他借以遣散对于过去的日本所抱的一缕乡愁。确实日本不是个坏国家。但是。已经无法继续保持下去了。他以真挚而寂寞的心情这么想道。那对好的过去也盲目无知的战后年轻一代的这种堕落，使他感到既可悲又可悯。

左卫子陪同伴子来到京都后，先让旅馆女招待员打电话，问一下恭吾是否在这里，并嘱咐不要提到这边的名字。

在对于这项回答寄予着莫大期待这点上，左卫子并不亚于伴子。

她们二人投宿的地方，在南禅寺附近。那是把大阪一位实业家的住宅，请下营业执照开业的旅馆，房间布置的十分讲究，院里的淙淙流水声，在灿烂阳光照射着绿叶的情况下，听起来恰似下雨声一般。并可以在经过精心修剪过的庭树背后，望见南禅寺所在的山。

左卫子对来通知结果的女招待员叮问道：

"就是说，后天要到这里来，不是吗？"

随后便笑容可掬地对着伴子，脸上流露出如释重负的安心神情，说：

"要是后天来，那可是太好啦！"

伴子虽然已经来到这里，仍象担着什么心事似的侧着头。

"何必急着马上就要见到呢？！要是真急的话，旅馆是会知道神户那边儿的住处的……不过，又不晓得那边住宅的情形，我想还是在这儿等着是最好的啊。"

伴子终于同意，点了点头。可是，一想自己离家三天，一个人呆在家里的妈妈，总不免心里有些惦挂。

"时间这么一拖长，对您很不方便吧？"

"我一点儿都没关系呀！"

她意味深长地笑着把视线转向有水池的庭院里。绿叶的颜色反射在她的脸上，使那白嫩的脸颊更加增添了娇艳的神韵。她觉得与其下了火车就猝然与恭吾相遇，莫若有这样一段缓冲时间，心情会更沉稳

一些。这是因为：左卫子觉得自己好象不是为了伴子会晤爸爸，而是自己想见恭吾才来到这里的。因此，她不胜欣喜地抑制着内心里激起的兴奋。另外，虽然只想让伴子同恭吾会过面就返回东京，但是，既然彼此都住在京都，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就会偶然邂逅相遇。在左卫子的内心深处潜在着一种诱惑的力量：与其在预期到的偶然机会里相遇，就不如自己下定决心，亲自去见恭吾。她一想到这里，便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夜里关上灯，进了蚊帐里以后，因为没上套窗，院里一直响着象下雨般的流水声。左卫子对伴子说：

“伴子小姐，你不觉得我是个奇怪的女人吗？”院子里的什么地方亮着电灯，左卫子伏着身子把枕头搂在怀里，她那白皙的面颊轮廓在黑暗中仍然依稀可见。“我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也确实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可是，我单单害怕伴子小姐的爸爸，这其中是有原委的。”

由于耳边响着不习惯的泉水声，伴子还没有睡意。在这样的昏暗中，或许是因为有一个总是那么爽朗、快活，却又不晓得为什么让人难以亲近的左卫子并排睡在一起的缘故吧，好象变成另一人似的，使她感到置身于黑暗中的肉体的分量和女人的感触。

蚊帐在浓重的夏夜黑暗中，泛着白色。

“真象下着雨呐！”左卫子指着淙淙不断的流水声说，“我已经来到这里，还一味躲着你的爸爸。伴子小姐肯定会觉得奇怪吧。这是有原因的。”

“……”

“说实话，我自己完全出于无心，结果竟做下了很对不起你爸爸的事情。在新加坡，在偶然的机会见了面……伴子小姐的爸爸好象躲在中国人的社会里，这点，海军里的人也都知道。我不晓得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就粗心大意在别的地方讲了出去，不晓得从什么渠道竟传到宪兵队的耳朵里……当时正处在日本败势明显、宪兵也异常神经过敏的最险恶的时期。因为你爸爸毫不在意地讲着反对战争的话，尤其生活在敌方英国籍的华侨中间，这就成了重要问题，被带到宪兵队里去

了。当听到他终于平安无事地回到日本，我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但是，一想到自己所做的错事，真是懊悔万分，从那以后，一直折磨得夜里连觉都睡不好。战争是十分残酷无情的，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那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做的非常不合情理、而又愚蠢透顶的事情，在当时，人们却能毫不介意做出来的。

你爸爸处在那种时期，能坚决反对战争，真是个有远见的人。对这样一个高尚的人，即使出自女人的肤浅无知和不谨慎，使他蒙受损害……我自己既感到歉疚，又想到你爸爸该是怎样气恼我。虽然我认为不管怎样憎恨我，都是咎由自取；但另一方面，我自己的良心创伤却无法医救。我同伴子小姐见面，知道你是守屋先生的女儿的时候，真是感到万分意外。觉得不是外人——也只能用这句话来说明我的心灵的感受。我相信这一定是什么神佛力量使我们相识的。虽然我是个不象样子的女人，但愿伴子小姐能与我友好相处。我一心一意一直是这么想着的。伴子小姐是会原谅我的吧?!"

"对于那些事情，我是一无所知的呀！我不相信婶婶是您自己讲的那种人。"

"你真会原谅我吗？"左卫子把身子挪近过来。轻轻地攥着伴子的手，拉到穿着睡衣的怀里。"你会理解我迄今一直苦恼着的心情吗？我早已决心，在一定时候，必须把事情全盘讲了出来。我做的那种事情，除了我自己以外，是任何人也不知道的。连你爸爸实际上恐怕也不知道。但是，对于伴子小姐，我是不能隐而不谈的。"

于是，她脸贴在褥单上，好象噙着眼泪，一动不动地沉默起来。伴子看到她那穿着深蓝色睡衣的肩膀，在大幅度地起伏着。

因为握着伴子的手伏在那里，手被放在胸脯下面，左卫子那富于弹性的乳房紧紧压在手上。这一过分亲昵的接触，使伴子感到不安起来。

她本来是在心平气和地听着。可是，奇怪的是左卫子的话，只是从伴子的心灵表面一掠而过，并没唤起任何感动。与此相反，使她感到体温和悸动的皮肤上的接触，却给了她更大的刺激，弄得伴子不知所措。不晓得什么缘故，伴子想起了头些天钻石那件事情来。一种原因

不明的不安心情猛然加剧起来，她想抽出那只被左卫子握着的手。

左卫子用指头紧紧扣住，不肯松开。

“我的处境，你真正理解了吗？我一直十分苦恼，同时，又不能同你爸爸再次相见的呀！”

虽然她还不十分清楚左卫子究竟做了哪些事情，不过，通过爸爸已安然回国这一事实，可以认为过去的整个问题，已不复存在了。

“怎么会那样呢？”伴子答道，“婶婶决不是做坏事情的那种人啊！”

“你是那样相信的吗？”

“是……”

“真是太难得啦！但是，万一你爸爸还在生我的气，不能原谅我的时候，伴子小姐会帮助我的吧？”

“我说不太好。可只要我能做到的话……不过，我想是不会出现那种情况的。”

“你是会答应我的要求吧。都是战争不好。那时候，人们是不能照正常精神状态生活的呀！真是饱尝了多少辛酸和苦恼啊。我单身一人，象个男人似的到异乡外国……踏进了光是男人的世界里之后，那才真正开了眼界，看尽了人类的丑恶、卑鄙和沉沦堕落的丑态。人要活下去，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不知不觉我就变成正象伴子姑娘所看到的、象个男人样的人了。可是，我本心却希望自己能是个女人。常想：有朝一日我能真正象个女人那样、慢条斯理地安心于干些琐碎事情，以自己身为女人而感到幸福，那该多好啊！我这人，可能太刚强，也太好胜了。尽管这样，觉得这种性格是个沉重包袱的，还是我自己。因为是伴子姑娘，我才会讲出这样泄气的话来。把自己令人可怜的一面也亮了出来。伴子姑娘的爸爸，你见面就会知道的，那才是无比温和而善良的人呐！可我却十分怕他。说句真心话，我能陪你来到这里，真是需要勇气、需要很大的勇气啊！”

默默听着的伴子，突然以连她自己都感到意外的、单纯而天真的口吻说：

“婶婶，不要说这些，你同我一起去吧。”

“我做不到啊！你同爸爸见面以后，也千万不要提起我来。要保密，请牢记这一点。”

“可是，何必这样……躲着呢，我觉得真是莫名其妙呢！”

“是啊，总有一天，不定在什么地方是要见面的。一定是会那样的。”她急三火四地说，“总得等我下好决心才行啊。”说到这里，她好象做出了一副笑容。“我真是个懦弱的人呐！一提到你爸爸就特别畏怯起来，怕得挺厉害呢。你一定会寻思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的吧?!”

竟使她畏葸到这种程度，那究竟她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了呢？伴子虽然尚不得而知，却逐渐怀疑起来。以至于达到惊慌失措程度的她那激动的口吻，决非从平时的左卫子身上所能看到的。从一开始就是在一种受压抑的心情下，在听着她的讲话，如果说有什么阻障她平心静气地接受下来的话，那就是：她的话总是令人觉得不真实，有说谎的地方。

伴子觉得那种过分的亲昵，是为掩饰谎言而做出来的。这使她不安起来，迷惑不解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呢？

伴子无意中脱口说道：

“该怎么办才好呢?”

左卫子忽地一下转过身来，重复着同样一句话：

“该怎么办才好呢?!”这不禁使伴子大吃一惊。接着她马上就说，“真对不起！伴子姑娘。”

左卫子猝然一下子搂住了伴子，她的躯体和她讲话内容相比，判若两人，充满着明朗快活的气息，体温也相当高。

“请原谅我吧！净讲些让你不放心的话。不过，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能并不象我所说的那么严重。可这次我只是为了伴子姑娘才到京都来的。你不要对爸爸提起我来呀。这点我可再三表明啦。”

“……”

“你能答应我不讲吗？”

“嗯，能。”

“我对你讲了些不三不四的话，真对不起。可是，咱们友好相处

下去吧。伴子姑娘，你用力搂我一下，象能弄断骨头那样、狠命地、用劲搂我一下！我求求你。”

“我害怕！婶婶。”

左卫子轻轻地松开了胳膊。

“伴子姑娘，对不起你。我大概有些精神失常啦。这种寂寞心情，伴子姑娘还是不能理解的呀！我真是个象男人样的野女人呐。真是的！”

第二天清早起身后，在清爽的晨光里，又变成平时那个给人无比高雅感觉的、娴静安详容貌的左卫子了。

林 泉 园

汽车驶进高濑川在市内流域的木屋街，便沿着繁茂的法国梧桐林荫路徐行了一阵工夫停了下来。在一个木门门灯上看到爸爸寄宿的旅馆名字时，伴子忽然感到踌躇起来。

“是这儿?!”左卫子心里曾预感到：可能会偶然碰到恭吾的危险。当预感落空时，在安心之同时，又有一种类似大失所望的空漠感觉袭上心头。她口齿流利地对伴子说：

“你进去吧。不过，要是能来得及的话，就搭夜车吧。”

伴子站在那里目送驶去的汽车，从后窗看见左卫子转过身来在轻轻地挥手。

伴子再次抬头看了一下门灯上的红字。那儿不象是旅馆门口，在至多不超过三尺宽的细长条路上，一直朝里铺着花岗岩。道路两侧是一拉溜儿分成多间的两排房屋。有的妇女在铺席子的门厅里缝衣裳，有的人家透过狭小的门，可以看见屋里的衣柜。这条狭窄走道上，既有石头砌的水井，又放婴儿推车。两侧的房檐凹凸不平，纯属市井中的一条小巷。小巷尽头处有木格拉门，那里便是恭吾下榻的旅馆。

当来到这里时，伴子的心情业已镇静下来。入口右首是厨房，一些妇女们在铺木板的房间里忙碌着。

站在木格拉门处打了招呼，一位老板娘样的中年妇女迎上前来。

“您来啦。”她用柔和的京都话说，“啊，您问守屋先生吗？他刚刚出去了呀。”随后就象个办事有根的人，大声向厨房里的人们去问个明白。“守屋先生到哪里去啦？啊，去金阁寺啦，是刚走不大工夫吧。”

她满面陪笑看着伴子说：

“他是一个人去的，可能要坐电车吧。您要是坐汽车去，一定会追得上。我给您叫辆汽车吧？”

伴子表示求她帮忙，便热情地亲自给打了电话。

伴子对于在旅馆这样人目众多地方，象个陌生人似的，采取掏出名片去求人给通报方式去见生身父亲一事，心里正在觉得惶惑的时候，听说父亲不在之后，反倒觉得心情轻松了许多。只是赶到金阁寺那里，万一游人众多，要从人潮里光靠年轻时代照片的印象，是否会找得到自己的父亲尚属疑问。可伴子对于这点并不太介意。

“是啊，那么就请立刻开来吧。再见。”说罢，老板娘放下了电话。看样子汽车马上就会开来的。

伴子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从事着多么大胆的行为。她只是一心为了不使母亲陷于比现在更大的不幸，才到京都来的。只要为了母亲，即使赴汤蹈火，她也是在所不辞的。她的勇气也就局限在这一点上。

伴子从汽车窗口看到了路旁的北野天神庙的石头牌坊。汽车驰骋在宽阔的柏油马路上，风景秀丽的松山遥遥在望。附近已变成郊区景象，处处可以看到星罗棋布的大田。汽车来到一处小户人家地方拐了弯，便在金阁寺门前停下了。

可能由于是个炎热的下午，四下里不见人影，寺内深处呈现一片寂静。在掺杂着巨大的樟树中间，一条铺着小卵石的道路直通到寺门。在树荫下走着，觉得凉爽宜人。不晓得从哪里传来了蝉鸣声。迈过一座小石桥，走进了山门。正面上以树干低矮而树枝蟠曲多姿的松树为前景，矗立着象是方丈样的白壁高大建筑物。四周鸦雀无声，不象有人的样子。路上长着美丽的苔藓地方，用绳圈着防止游人践踏。沿着铺石路走去，自然就会来到向导所前面一位老人百无聊赖地坐在

小房里，交给他参观费后，便递给一张票说：

“从这旁边进去。”只是指点了游览的进口处。

一种即将见到爸爸的紧张感觉，使伴子心头有些悸动。不晓得爸爸是否已经到来，坐电车的话，应该比自己后到还是怎样，她一无所知。

伴子比预料要冷静得多。虽然她还不知道见面后怎样开口说第一句话，却比预期显得坦然。不，这已超越了坦然的范畴，一种强烈挑斗伴子心灵的感情开始抬起头来。那好象是企图反抗的感情。不仅为了庇护母亲，对自己来说也是如此。所谓父亲，仅仅是个名义。伴子要遽然出现在这个抛弃妻子于不顾的薄情人的面前。虽然由于怀念的情思而感到心灵动荡，使她踟蹰彷徨，但她知道：决不该有陶醉于父爱的念头。只有坚决保护母亲的立场，不能成为自己感情的俘虏！

微风徐徐吹来，使树叶闪耀起亮光。在土墙和树篱中间走着，突然来到了池畔。平时在绘画和照片上看过的三层楼的金阁寺，那明朗而优美的绚丽景象展现在眼前。伴子站在身后有繁茂树木凉爽的林荫里，可以把洒满阳光的庭院，更加光辉灿烂地以几乎耀眼的心情收进眼帘。美丽的东西，即使是猝然未期看到，那也是无比美丽的。

伴子本能地环视了一番，探索在这个光明耀眼的风景之中，是否有象父亲样的人物。

在金阁寺外走廊的阴影里，坐着一个象是向导样的人，除此之外，别无他人。可能由于市内的炎热；使有兴游览的人们都裹足不前了。

池面上映照着三层金阁的倒影和围拢着它的洒着阳光的树枝影子，那松枝上的针叶，鲜明得几乎根根可数。脚边留有池水外溢的出口处，水从那里不断潺潺地流着，深沉的寂静，不由会使人向四下里望去。同时，这个庭院给人的印象，竟是那么无法形容的明朗快活。

来到金阁近处，仰看第三层楼阁屋顶背面朝下部分和柱子上端处，还保留下来的金箔，那颜色比金子还庄重深沉。

穿着扎腿连衣裤的向导站起来告诉说：

“要脱鞋上去。”

照他的话做了之后，向导开始了关于面池而立的佛像的讲解伴子

无可奈何地听着。佛像介绍之后，又讲起池中的缀景石来。由石块构成的每个小岛上都生长着小松树，石面上长满着苔藓。它们用各自不同的名字区别着。如：鹤龟岛、苇原岛等。

不晓得从远处什么地方传来了鸡叫声。

伴子机械地听着乏味的讲解，一颗心却不住地留意着自己走进来的方向。向导按照常规讲解完以后，就赶紧回到树荫下自己椅子那里去了。伴子留在突出的小小廊檐的阴影下，看着鲤鱼游水。

那是条大黑鲤鱼。游水中突然翻身一跃，便露出了金色的脊梁。随后又照老样子悠然地游去。一些数不清的小鲤鱼也做着同样动作，来回耍欢儿，把池底的沉淀物搅了起来漂在池面上，仿佛撒了一层金银箔一般。在池水轻微荡漾下，映在池面上的天空太阳的影子，在亮光闪烁中伸缩着。

在沿着栏干铺设着、可供游人休息的横板上伴子坐了下来，又朝庭院的进口处望去。因仍不见有人进来，便又有心无意地看看池子对面，又朝池中的鲤鱼望去。

由于鲤鱼游动而激起的反光，照在屋檐里面的椽子上，宛如碎线头般颤颤悠悠的摆动不停。其中一道闪光在伴子上衣的胸部晃动着。向导老头子把扇子竖立在腿上，在阴影里的椅子上打着瞌睡。已约好坐今晚火车，车票就放在手提包里。因始终不见有人进来，不免使伴子逐渐有些焦急起来。最终竟想到：向父亲住的旅馆寄封信，光写上自己到这里来的理由，便离开此地。但一想到自己和母亲在人生道路上的命运和遭遇，一颗心便不由被一种暗然的凄凉情绪所笼罩了。

还是那条黑鲤鱼，照旧悠然自得地在浅水处游弋着。猛抬头一看，发现一个戴巴拿马草帽、穿白西服的男人，站在头会儿伴子站在那里朝这边望过的地方，向池子里望着。

坐在椅子上打瞌盹的老人，听到脚步声睁开了眼睛。他已和恭吾混熟了。当恭吾客气地打招呼说：

“真够热啊！”

“真叫够受的呀！”他光是挺起身子以同样腔调、用地道的京都

话回答之后，干脆就省却了对佛像和点景石集的讲解。

因为恭吾感觉有人，便向房屋里侧映着水光的屋内望去，他发现了坐在里头走廊上的伴子。一个纯粹现代城市打扮的年轻姑娘，又是呆在阴影里排列着几尊古香古色的金色佛像的后边，两相对照之下，他不禁会心地微笑了。伴子也朝这里望着，一经碰上了恭吾的视线，便移动方向去看庭院了。伴子的眼角里闪动着白色西服，她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恭吾不象其他参观人那样脱鞋上来，只是摘下巴拿马草帽站在日荫里看着水池子。

伴子心里虽然想站起身来、向那人身边走去，却象被钉住了似的一点儿也动弹不得。这时，恭吾朝向导点了点头，迈开脚步。他那白色西装的身影被墙壁遮住了。

伴子下意识地站起身来，从外走廊来到脱鞋的地方。当她走在稀疏的林中小路上时，看见恭吾站在另个地方在凝视着水池。一边向前走着、却总也壮不起胆子，心头不住砰砰跳个不停。她本来就在父亲站着地方的身后走着，由于没有自报姓名的勇气，眼看就要径直走过去了。

这时，恭吾好象感到有人走近，便扭过头来看着伴子。

“请恕我冒昧”恭吾安详地说。”你喜欢到这种地方来参观吗？”

伴子猛然一惊、停住了脚步。两眼紧盯着恭吾，却说不出话来。

“这怪我。”恭吾更加和蔼而满面堆笑地说。“应该说：象你这样年龄的人。你是本地人吗？”

伴子摇了摇头。

“从外地来的？是东京吗？来到京都，都看过哪些地方啦？”

伴子意识到了自己现在在父亲眼目中的地位，冷丁不觉好笑起来，也就露出了笑脸，心情也登时轻松起来了。

“哪里也还没去看过。”

“是不是趁着学校放假，才到京都来游览的？”

“不是，我不是来游览的。现在不上学了，因为已经毕了业”。

“这怪我太冒失了。”恭吾仿佛对自己感到滑稽似的说。”我对象你这样年轻人的岁数简直摸不准。只认为你还是上学的呢。”

一下子沉默起来，只是在寂静的林中路上并肩走着。

“你多大啦？”

“零头是二。”

恭吾仔细端量起来。

“就是说、二十二岁的人，跟你相仿佛喽。这就是罗！”说罢又补了一句：“我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好象不看，实际上伴子正在冷静地观察着恭吾。她已经毫不怀疑这就是自己的父亲。看着年轻时期的照片、自己所想象的，并由于左卫子的刺激，在心里反复刻画着种种形象的这个人，现在竟同自己并肩在一起走着，这感觉正象身在梦境里一般；并由于比自己所想象的父亲更年轻得多而感到十分惊讶。现在还不能说已经达到来会晤之前、在心里所暗自怀念的那种程度，好象感情踌躇不定、口出被堵塞住了一般。尽管如此，心情是快活的。这可能由于恭吾虽然有着刚毅的眼神，却是性情温和而安详，这使她喜欢上了的缘故吧。她只是觉得确实正如左卫子赞不绝口那样，是个“高尚的人”而心里高兴，但仍未能产生对待父亲那样的心情。

转到后面，来到有一块长满绿苔的大岩石的地方。从岩石上滴流下来的水，积存在一个小井里。

“不知是真是假，据说幕府将军就是用这里的水烹茶的。”恭吾神情和蔼地介绍说。“学校毕业以后，你做什么工作呢？”

“西装剪裁……和帮着做些杂志的编辑。”

“那么年轻就……！”恭吾吃惊地盯视着她。“那可真是了不起呀！跟我所熟悉时代的小姐们、可太不一样了。我一直长期住在国外，真好象浦岛太郎还乡一样，世情一切面貌全非，简直所到之处无一不是新奇意外的。特别对于象你这般年轻人，不论是男是女，都在想些什么，我是一无所知的。”说到这里，他笑问道：“我问这话，可有失礼貌，不知你是什么样家庭的姑娘啊？”

“问……我吗？”

"你爸爸是做什么的呢？"

"您问的是职业吗？"

"对。"

伴子仿佛被什么力量推动着似的明确地答道：

"我父亲，从前、在海军里。"

"海军？"恭吾举目看着伴子的脸反问道。"那可是……"他咕哝着说。

虽然不晓得这句话的内在含义，但那声音的激昂、语气的复杂余音，却唤起了伴子的动摇。是否父亲有所感觉呢？谈话中断了。夏日午后的寂静主宰着四周。

他们来到竖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龙门瀑布·鲤鱼石"的地方。从一上岩石上，流下根本谈不上瀑布的水量。枫树伸着树枝，在地面上印着淡淡的影子。

"那么"恭吾语气缓缓地问道。"你父亲还健在吗？"

伴子张开一对大眼睛紧盯着她相信这是自己父亲的、男人的脸，用力点了点头。她自己也觉得好象有意识这样做的。这时她的感情已经激昂剧烈得差一丁点儿就要象决口的河流似的、全盘托出的地步了。

在伴子眼里，恭吾仪表堂堂、风貌安详。该说是高尚的绅士呢，还是有意怜惜年轻人的呢。他的眼神是那么慈祥，又彬彬有礼，一颗均衡得当的静谧的心，在乍见面时她就感觉到了。

"那可是太好啦！"恭吾真心诚意地说，"人，死的太多了！"

蓦地，伴子竟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不晓得在心坎里的什么地方，冒出了一股淘气的念头。在自己面前，一个举止安详、仪表堂堂的爸爸，由于他那种过分的安详平静，令人既觉得可笑，又觉得有些软弱得可怜。他还不知道我就是伴子呀！一想到这里，伴子顿时觉得浑身热血上冲，心情也随着莫名其妙地明朗起来，脸上也变得神采焕发了。

她仿佛象要说什么，蠕动了一下嘴唇。而看着父亲的眼神，竟象小孩子企图搞恶作剧似的变得那么大胆、天真，闪烁着晶莹的亮光。

父亲一无所知地说道：

“我也在海军里呆过。如果是个有象你这般年纪的女儿的话，我想在海校里，上下也差不几年啊。”

伴子突然拦住话头，极其自然地喊了一声：

“爸爸！我是伴子啊！”

恭吾默默不语，反复仔细地看着伴子。

伴子那剧烈的感动，是从心灵深处爆发出来的。快活的感情，一经扩散开来，就再也无法抑制了。甚至看着父亲惊诧地打量着自己的样子，觉得：正好象看着盲人不自由的行动，在怜悯关怀心情下，会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帮他一把一样，对自己的爸爸同情起来。父亲好象逐渐明白了过来。

“我，就是伴子。”她又重复了一遍。“您认不出来吗？”

恭吾的眼睛湿润了，但姿势和表情并没失去常态。在伴子眼里，他那安详静穆的样子，甚至可以说是很美很美的。

“不应该叫人吃惊嘛！”他以温和的语气低声说。眼睛一直在盯着伴子。只是他的眼神越发显得深刻起来了。

他的嘴唇微微地颤动着。

“竟没认得出来呀！”他悄声说。

在这一瞬间，恭吾脸上掠过一道阴影。他以巨大的自制力抑制着：在眷念女儿的情愫之前，而一齐袭上心头的悲哀、凄怆之情，以及生存在人世间的寂寞之感。恭吾觉得：我这个当爸爸的，竟在自己女儿面前，扮演了喜剧里的角色。

“多可怜！”他放声说，“真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啊！你就认为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原谅我吧。”

伴子下意识地使劲儿摇了摇头，阳光仿佛在她那烫过的厚厚的头发上，飞溅着一般。脸上依然洋溢着快活的神色。

“真的，伴子一眼就看出是爸爸啦！”

“咱们走着谈吧。”父亲说。象在外国时那样，每逢内心里涌现出无法收拾的感情的时候，这种习惯就会不自觉地冒了出来。那就是活动。通过活动、来把感情甩掉。

“你看我象个父亲的样子吗？”父亲以强烈的口吻问道。女儿天真地笑了。

“嗯。”她点了点头。“现在，丝毫不爽，就是伴子的爸爸呀！”

“是吗？”

“爸爸把伴子当成了什么人？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了吧?!”

恭吾踌躇了一下，果断地说：

“就是那样，就是那样啊！我所知道的伴子，只有四岁。还是个小孩子嘛！”边踏着小坡道上的铺石小径，他闭上了眼睛。“竟长成这么大了！”

顺坡上去，有一处金阁寺的名胜：以南天竹为壁龛立柱的茶室，叫夕佳亭。一方面恭吾对它不感兴趣，并且，即使有意讲给伴子听，从那前面走过的时候，他又把它忽略了。沿着线路走去，一直来到庭院出口处，从小门里走了出来。

“几时来的？”

“已经三天了。”

“一个人，还是跟谁一起？”恭吾暗下里想象着她的妈妈。

“嗯，跟朋友一起。”

伴子意识到左卫子的影子，蓦地不安起来。左卫子在讲起这个爸爸的时候，她那种兴奋的神情，以及与此相反的那惊慌不安的口吻，在她现时业已平静下来的心坎里掀起了波浪。

“那么，几时回去？”

“坐今晚的夜车。”

“那可太急啦！”他觉得自己即将叹息出声了。“要是方便，一块吃顿饭吧。”这样说过之后，不觉以父亲的口吻问道：“不把朋友叫来吗？”

伴子立即摇头说：

“不必了。她有事情，很忙。”

“是工作上的朋友吗？”

“嗯，有点关系……”

“不过啊，”父亲暗自抑制着内心的激动说，“象你这样的人去工作……能维持生活吗？”

伴子天真快活地笑了。

“勉强还行！”她心里感到了幸福。“本来可以不出去工作，因为……妈妈很早以前就说，伴子应该这样做。”

“哦。”恭吾掏出香烟，刚要点火，又停下了脚步。“妈妈……还是很硬朗的罗?!”

打火机清脆地响了一声。父亲那打火的动作和把火移向香烟的姿势，无形中带有一种潇洒而优雅的意趣。再朝鬓角一看，已是白发初见了。父亲深深吸进一口之后，把烟雾朝着树林吐了出去。

“我没有说三道四的权利。”他脱口说道，“能见到你，我从心里高兴！”

“……”

“不过……你是不应该来的呀，妈妈知道吗？”

伴子发现爸爸看着自己的眼神中，骤然带有严厉的神色，便摇起头来。

“妈妈不知道。那么是你以一己之见……来的罗。”恭吾说罢，沉默片刻，便又粗声问道，“从哪里听到了我的消息？”

“大概是从……牛木先生那里。”

“啊，是吗？是他呀！”恭吾的声音变得快活起来。接着又说，“这个笨蛋！”最后这句话，使伴子听来十分惊讶。“他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嗨，牛木这个怪家伙！”

他们来到一所祠堂前面。那是毫无意义地吊着一排细长的灯笼，上面用粗笔写着“石不动明王”字样。这一情景，给寂静的夏日午后，更增添了岑寂无声之感。

“大家都在各自过着异样的生活。”恭吾说，“牛木和我都是如此。你可能还不会理解，那就跟这里的灯笼一样。悠悠荡荡，在人生道路上悬空着，那情形总不免有凄楚之感。但这又并非是谁让他那样。是自己，其实就是自己呀！”他的声调变得爽朗起来。伴子觉得在爸爸体内，仿佛忽然有一股快活的血液流转开来，连脸色也都

变得年轻了。

“我跟你说实话，我是个自私的流浪汉……多年来养成了不为悲哀、凄凉感情所左右而生活的习惯，是不同于一般人的。希望你了解这一点。恐怕你会想：怎么跟我讲起这样事情来。因为这是我的肺腑之言，你听了是会有好处的。我在外国，一直是过着独身生活。天长日久，过惯了这种生活以后，也就不因只身独处而觉得寂寞了。这是自己选择的道路，只有一直沿着它走下去。并且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在同他人的关系上，决不去迎合任何人，始终决定于自我的力量。我就是坚持这种观点生活过来的人。所以，在第三者看来，我是个薄情、冷若冰霜的人呐。初次同你见面，就对你讲起这样的话，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但是，这已无法改变了。这不好，是很不好的。可是，现在一个叫伴子的姑娘，尽管是徒有虚名，却把我认做父亲来见我，而我能给看的，竟是什么呢？事到如今，决不能再去粉饰打扮的。”

“……”

“你仔细看看，这个轻易就抛弃了妻子和女儿的男人！这个冷酷的自私者！对于世故人情已经漠不关心的老人！这是我人生总账单的内容。我要独自生活下去！”在强烈的语言背后，不觉中晶莹的泪水充满了恭吾的眼眶。

“你，本不应该来的呀！”他以深沉的语调说。

爸爸不慌不忙地谈着，声音是安详而平静的。丝毫也没有愤慨激昂的腔调。尽管如此，一种无形的音波，深深地渗透进了伴子的心坎里。从外表看上去，仿佛象是个爱修饰、讲究穿戴的人，但有一股潜在于内部的力量，冲破一切抑制，整个洋溢在表面上。伴子并未被假象迷惑住。

伴子专心致意听着，在那瞪着的一双大眼睛里，甚至带有明朗欢快的神色。自己眼前的这个爸爸是坚强的。这是她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他明确地表明了自己也在忍受着痛苦。听到的虽然是些凄凉的话，伴子的眸子却发出亮光。

“我是个狠心的父亲呐！”恭吾说，“你还特意来看望了我。可

这对妈妈很不利。你是不应该来的。不利的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已经没有必要由自己再去说明和分辩什么，伴子顺从地点着头。

“按道理讲，我回到日本第一件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到伴子的妈妈面前，俯首认错。现在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可目前的情况是不允许那样做的。这一点，你能了解吧？”

“是，我都知道。”

“已经死去了的人，是不应该再去打扰活人的！”恭吾笑着说，“你知道吗？守屋恭吾这个名字，已经从日本户口册上被勾消了。是个死人的名字。失踪的人，在法律上是与死人一样看待。”

伴子不觉乐呵地说：

“还有爸爸的坟呢！”

“听说是那样的，说给我做了坟。为了这个缘故，我也就没去找伴子。不管什么样的幽灵，也会回避象你这样的姑娘的。只好默默地躲起来。虽说属于对社会的责任，也可以说是对我的惩罚。以后，我倒是应该到自己的坟上看看去。但是，这是怎样的父与子呀?!刚才我初次叫了你的名字。不晓得该不该那么叫，心里觉得忐忑不安地叫了出来。我就是这样一个爸爸呀！象这样冷酷无情的爸爸，还会有第二个吗？可伴子的名字是我起的，那是取义：我们这一对年轻夫妻的终生伴侣的。这你可能不知道吧。伴子，现在只能是妈妈的伴子。妈妈对伴子操劳最大，所以伴子应该留在妈妈身边。我嘛，刚才已经讲过，就孤身生活下去。你可要尽心孝敬妈妈啊！”

迈下石磴台，正来到寺院出口处的林中道路上。当伴子点头表示接受嘱咐的一瞬间，泪水竟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象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扑簌簌落了下来。伴子双手捂住脸，脚下却迈不得步子了。她并非有什么委屈，而是想到母亲所受的苦难，象个孩子般放声哭起来了。

恭吾哈腰拾起从伴子臂上滑脱下来、掉在卵石路上的手提包。那是个作为年轻姑娘的用品颇不寒酸的、锃亮发光的黑色皮包。不晓得装着什么，拿到手里沉甸甸的。

“怎么能哭鼻子呢?!”他加强语气对她说，“应该生气的嘛！哭鼻

子是没有道理的。你可以生我的气、打我的。你有权利恼恨我。咱们还是走着谈吧。在今天晚上分手以前，你会把我当作一个爸爸的吧。那么就要听老人的话。”

“……”

“不要再哭罗。”

伴子摇了摇头。接着又边抽泣边摇头说：

“伴子不是自己有什么伤心事……才哭的。只是觉得妈妈……太苦了……”

“谢谢你。”恭吾心里虽然十分感动，却仍保持着平静的语气说：“因为你是个孝顺妈妈的好姑娘，这使我比什么都高兴。你只想着孝顺妈这一件事吧。我这是求你代我去做的。所以……”

“……”

“你自己必须坚强起来，你处的时代跟你妈妈的时代完全不同啊。现在世道是艰难的，不过，只要改变旧时代的妇女作风，能坚持自己的个性，那只会幸福而决不会有什么不幸。妈妈生长在比现在的女性更为不幸的时代，同时，又和我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人凑在一起，就更加可怜啦！我给她加重了多大负担呐！可能由于不幸的遭遇，使她变得很坚强。我说这话未免厚颜无耻，这确实是我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啊。”恭吾说，“我在外国飘泊的时候时常想到：没有比日本女性在不幸面前更为坚强的女人了。貌似软弱，实际上是很坚强的。这跟日本男人貌似坚强，实际上全是些懦夫正相反。这真是让人不可理解的怪现象啊！我对眼下这些崭新一代的女性毫无所知，但象你妈妈那样旧时代的女人，男人是完全可以依靠得住的。看上去软弱，却能靠得住、信得过。拿到世界任何地方去，都该是第一流的。我随便讲了些给利己主义者的自己涂脂抹粉的话。但你妈妈确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由在我身边的伴子给做了最有力的证明。这决不是什么奉承话，我是真心那么想的。”

“……”

“你长大了。竟出落得这么好！”他感慨万端地说着，声音有些呜咽了。“你不应该来见我。可你却来了。我感谢你！”

风　土

恭吾平静地保持着一定的界线。这勿需特别克制，他就可以做得到。当同伴子回到旅馆时，也只是简单介绍说：

“我带来了一位客人。”

他不去声扬这是自己的女儿。可在他那双刚毅的眼睛里，却洋溢着慈爱之情。

刚刮过一阵凉风，天空便涌起了骤雨的乌云。父女二人在濒临河畔的外廊上，面对面地坐在藤椅上。吊挂着的岐阜灯笼摇晃起来，东山上空乌云滚滚，宛如罩上一片黑雾，远处闪电划破夜空，雷声尚远，象是雨脚的白色斜线，还延宕在山外的天空上。

“要能下起来，会更凉爽一些的。”恭吾说着朝乌云滚动的方向望去。“弄不好，这场雨会从睿山那边儿绕过去的。那就是比睿山呐。”他指给伴子看，随后把胳膊靠在栏杆上，向下雨的方向望去。

“这类事情可能不会引起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兴趣。在那么高的大山上，竟建起一处让人想都不敢想的大寺院真是奇怪得很呐。我没事坐在这里一想到它，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他那讲话的声调，使伴子听来都觉得意外，可恭吾却平心静气地热心讲着。“首先，想要在那么高的山上修建寺院就不可思议。并且，又是一千多年以前的事情，就更令人惊异不已了。毫无疑问，那是宗教的力量。可是，你再看看今天的日本人，象那样宏伟的计划，就是作梦也不会想到的。在不发达的一千多年以前，人们就把让现在的人听来恰似神话般的理想，毫不含乎地付诸实现了。怎能不令人惊叹呢?!那是在既没有汽车也没有空中钢索车的时代，在那座大山上修起了平川地上都罕见的大寺院啊。日后有机会，你去看看吧。那庙真是大得惊人呐。”

那座山被弥漫的灰色雾气笼罩着，它的轮廓比周围的山峦显得更为紧凑、峻峭。寺院当然无法看见，只觉得既远且高。

伴子觉得自己的心情始终是十分自然的。能同这个爸爸融洽无间地坐在一起，这是从来没有想象到的。瞧他是多么和谐而快活地在看

着山峦呐。

“又打起闪来了。”父亲望着划破长空的闪电说，“这是在山科一带下着骤雨，它将从叡山穿过坂本地方。这里看样子不会下雨了。那样，今夜会很闷热的。”

伴子想起自己要坐夜车离开京都。来此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但总觉得大有意中不足之处。而使她所以会这样想的原因，都在眼前这个父亲身上。而且在伴子心目中，恭吾是个无瑕可指的、具有正确判断能力、态度温和的绅士。他嘴里叼着香烟，正在观察着密布天空的雨云的去向。

时而从近处传来雷声，却未见降雨。一个光膀子的男人，蹚进昏暗中的河流里在撒旋网。大概是不怕被骤雨淋湿的吧，看不出有要离开的样子。

恰在这时，伴子为了在自己脑海里涌现出来的新念头，而不禁大为吃惊。本来认为还会继续下去的、父亲的讲话停顿下来，开始吸着香烟。伴子所产生的念头，竟是带着那么豪放大胆的性质，简直不象个女孩子家。她之所以对于就这样分手感到意有不足，是希望爸爸不这般一本正经地对待自己，而是变成另一种态度……她边朝着这个方向空想着，而自己又不觉为此而感到吃惊。实际上，她希望爸爸说出：‘你不要回到母亲那里，就留在我身边吧’这句话。万一爸爸果真这样提出来的话，她觉得自己是无法违抗的。想到这里，她激动得心砰砰乱跳起来。她暗自期待着爸爸能向自己提出这样强制性的要求。

毫无疑问，只要想到母亲，象这类事情是决难做到的。并且，为了把这一情况告诉爸爸，伴子才到这里来的。可是，恰象不断翻滚的云层那样，一种可怕的幻想，偷偷地从伴子的内心深处抬起头来。

那就是：妈妈和伴子一起都到爸爸这里来。眼前乌云翻滚、雷电交加的天空，正如伴子的心一般，在平静的太空中，时浓时淡、无穷地变幻着向山后移动而去，不时发出隆隆的雷鸣声。伴子两眼紧紧凝视着这一切变化，缄默不语。

骤雨居然没有下起来。

西山一带上空的云层出现了断缝，一缕夕阳余晖猛然射在对岸的东山山腰上。那附近的松树和寺院的屋脊，在雷雨过后的烟雾中，静谧地现了出来。时值傍晚，河对面马路上，下班回家的行人骤然增多起来，其中也有骑自行车的。岸边杨柳是极美的。不过，这对于不是从外地来游览的本地人来说，那只不过是到处可见的黄昏街道上的风景，他们只是成天价机械似地来来去去罢了。伴子心想：这跟自己在东京过着的生活一般无二。在隐岐氏家里，从饭厅到厨房这样一个狭小天地里，成天忙碌着家务的妈妈，现在，象一个影子似的不胜凄凉地浮现在伴子心头。世上的一切，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吗?!

旅馆里的女老板走来点亮了走廊和屋里的电灯。

"终于没下成啊！"爸爸回转身来笑着说。

晚妆后打扮得整齐漂亮的老板娘和颜悦色打诨似地大声应道：

"真是不假！"她坐下来，从檐下向天空望着。

伴子看着河对岸、家家户户也都在断黑之前点亮了电灯。行人的衣服只能看出个模糊白影。天已经黑下来了。

恭吾提出：不必回旅馆，从这里径直去车站的提议。

"我送你去。"

伴子想到在旅馆里等候着自己的左卫子，侧起头，有些拿不定主意。

"打个电话，跟朋友打个招呼就可以嘛。到楼下求谁给挂吧。"

舍不得同爸爸分手的伴子，轻轻点点头从楼梯走了下去。

伴子来到楼下，这才意识到：对于左卫子来到这里一事必须保密。

"我一直在等你呀，见着了吧？"左卫子问道。

伴子有些难于启齿似的说：

"说要去送我，不必回旅馆，让在车站会齐。"

"爸爸是说要送你到车站吗？"

"是的。"左卫子沉默片刻——

"知道了。"接着说，"真是太好啦，伴子姑娘该是多么幸福啊！那么，关于我的事情你还没讲什么吧？"

“嗯，还没……”

“是吗，那好。爸爸很高兴吧？是个极好的人吧?!”

伴子心里有些不放心，深怕有违左卫子的嘱咐，可她本人却意外泰然地说：

“虽然我也很想见他，总是心里觉得害怕，所以不愿见。可是，说不定在车站会碰上的呀。”

“……”

“还是不见的好。从远处瞧着倒更好些，那么，伴子姑娘就不必介意我，请随便吧。”

伴子对于这个小小的秘密，突然开始感到不安起来。尽管迄今左卫子所讲的话，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仍然还是一个疑问，但以左卫子的性格而论，有可能在车站上竟会在爸爸面前出现的。左卫子的性格比她自己嘴里讲的更为激烈，她不仅具有不为仓猝出现的事情而惊惶失措的特点，甚至这次的旅行也觉得似乎都是在她精心安排下而行动的。她说自己很寂寞，却看不出有任何寂寞的迹象。说害怕伴子的父亲，实际上也并看不出怕得就是那么厉害。

恭吾在外廊上闪动着岐阜灯笼灯影的一个凉爽客室里，饭后，在喝着威士忌。

“怎么样？同意啦？好，这就行啦。你也喝点儿葡萄酒，时间还早着呐。”

到了时间，当两个并肩坐在狭窄的轿车里，向车站驶去的时候，恭吾觉得：实际上，彼此之间什么都没有讲啊。这样分手，这个父亲对于未来的一切，未做下任何许诺。

林荫树和耀眼的街灯，象流水般向后方流逝而去。对于这个女儿，实际上自己是一无所知的。想到这里，他不禁感到十分怅惘。

伴子端坐不动，睁大眼睛朝汽车前进方向望着。她并没有其他的期待，只是意识到飞奔的汽车，正在时刻不停地缩短着父子共处的时间。

父亲突然伸手说：

"给我看看。"

伴子一时没弄清是什么意思。原来是指着她放在膝上的手提包说的。

"我摸不准象你这般年轻姑娘，成天都装着些什么在街上走来走去。要是可以的话，你给我看看。"

因为话讲的是那么亲近，伴子不由露出了天真的笑容。

"我来检查一下。"他带着打诨的神气说，"随身携带的东西，会把它的主人的为人告诉给我的。"恭吾说，"我太冷漠，关于你的事情什么也没有打听，起码让你的手提包告诉我一点儿消息吧。"

"这会让我脸红的。"

"不会的。我什么也不想说。光是看一下。"

"……"

"据说，只要看到一个人的住处，就会了解到他的为人……随身带的东西，道理也是一样的。"

伴子毫不忸怩地把手提包递了过来。

"沉甸甸的。白天，在金阁寺我拾起来的时候，心里就那么想过。"

"里头装着书。"

"那么说，你是喜欢看书的罗。好，关于伴子，我已经知道一件事情啦。"

恭吾表面佯装快活的样子，却无法抑制一股辛酸的感觉，猛地袭上心头。

"另外……即使不看，也会知道，有一些化妆用品。"

"嗯"他快活地笑着。"那是有的。"

"并且，还装着钱。"她同意地点了点头。

"有手帕，会不会是坐火车，一路上弄脏后，原样放在里面呀?"

伴子正待笑，突然想起：左卫子给的钻石也在手提包里。爸爸的一双手是很大的，他微笑着扭开了手皮包的卡子。

"不象是个坏姑娘。"恭吾怀着深情亲昵地说，"你是个一切都喜欢收拾得利利索索的人呐。手绢、粉盒、笔记本。这我要避讳一

下，就不打开看它写着什么了。玩具猫是吉祥物* 吧。两本书……这盒里是戒指吗？”

收到后，就原封没动，还包在白纸里。恭吾把它打开，一揿小盒弹簧，在紫天鹅绒的底座上，有一块钻石在闪着亮光。

“这可是贵重物啊！”

“是别人送给我的。”

“送给的?!这么珍贵的东西！”

内行人一眼便能看出足有两克拉。尽管是在汽车内部的小型灯光下，三角镜面依然放射出一道道灿烂银光。

“我，”伴子突然说，“并不喜欢这类东西。”父亲觉得意外，仰起脸来凝视着女儿。“虽然一时接下来了，总想还给她，才带在身边的。”她那毫无矫饰的口吻，流溢着真实的感情。

“是谁说要给你的？”

“最好不提起人家的姓名吧。”

“为什么？”

“因为伴子既然要归还给人家，再说出名字来，岂不对不起对方了吗？”

父亲发现了伴子性格中的新的特质，便不去寻根问底了。

“你说你不喜欢钻石，那是什么道理呢？”

伴子微笑着说：

“带着这般奢侈的东西，又有什么意思呢？”

“那倒也是。不过，在当今处世难艰的社会上，有了它，说不定会排上什么用场的。”对此伴子摇了摇头。他又说道：“奢侈并非什么坏事嘛！”

“伴子不那么想。我觉得那是不需要的东西。再说……”不晓得伴子的话是真是假，恭吾竟不觉追问了几句。伴子的语气始终是天真纯朴而诚挚的。“在眼下大家都十分艰难的岁月里，光是伴子一个人富裕，那又有什么可取呢？我自己有工作，根本没有必要接受别人的

---

*原文：mascot，是福神。这里指随身带着一些小动物、小玩意儿，取其吉祥的意思。

馈赠。再说象钻石这样东西，即使这个世界上没有它，不也是一样的吗?!有了它，就会希望拥有更多别的东西呀！”

“你是说会产生其他的欲望，才不要它的吗？”恭吾那深沉的目光紧盯着女儿的脸，“你竟是这样看待问题的吗?!”

“是的，虽然那是很漂亮的，可我总觉得自己不应该有它……”

“是谁教导你的？”说着父亲把盒子盖卡答一下阖了上。“那也是妈妈吗？”

伴子笑盈盈地说：

“不是的，我也有独自思考问题的时候啊。”

“我真正喜欢上你啦！”恭吾坦露衷肠地说，“要是你向我征求意见，可能我也会那样告诉你的。的确，只要自己有本领，没有那种累赘东西反倒会更好。”说到这里他重复说，“你竟会有这样的见解吗？回国以后，触目所及尽是些扫兴的破败现象，不由使我感到：一团漆黑。可今番却听到了稍有希望的话。”

“……”

“并且，是从伴子嘴里讲出来的。这使我感到幸福。确实这是个彻底崩溃了的时代啊。每当我望着每个人的面孔的时候，有时竟使我怀疑：究竟还有多少宝贵的东西留在日本人身上?!我长期住在外国，始终是独力生活过来的。处在那种环境里，也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直到今天的日本人，总是依靠自己以外的靠山生活着啊。他所赖以生存的权威一旦土崩瓦解，就必然会一落千丈无力自拔了。一个人，除了自己以外没有第二个主人。我希望伴子今后能不忘记这一点……生活下去，要成为一个坚强的人。听说妈妈把伴子培养成一个能独立工作的人，这使我不知该怎样来感谢她。你听着，我将会一直保持冷淡态度的。但这决不是说我心里没有伴子们的位置。你要知道，直到今天为止，也是同样的。这决不是什么可以抹杀或忘却的事情。不论我身在外国的什么地方，你们总是蟠踞在我的心坎里纹丝不动的。”恭吾扭过脸朝车窗外望去。“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干下了不堪回首的勾当。我们几个人，动用了国家的公款。因为平时我赌运非常好，就主张再拿出一部公款做赌注，便会一下子把亏空堵上。于是，我代表大家进

行了一次有生以来最大的赌博。结果，肉包子打狗，连老本也都输光了。虽说是年轻人的愚蠢行为，却不能推卸责任。就这样，我离开了海军。”

“……”

“后来，这些当时的伙伴们都晋位加级、飞黄腾达起来；他们在这次战争中，一个个又都葬身于太平洋海底。生存下来的、就剩下我一人了。这就是整个事实经过，我对任何人也不抱怨，这是出自不考虑后果的年轻人的鲁莽行为。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尤其是他们都已死去，不会再张口的今天，我更不能去讲它。只有你一个人是例外。”

当恭吾转回视线时，发现满面生辉的伴子愉快而洋溢着亲昵之情在看着自己。他不由地拉住女儿的手，紧紧地握住了。

“宽恕我吧！那只是由于愚蠢透顶和太年轻的缘故。关于这件事，迄今我既没感到后悔，并且有时竟从内心里笑了出来。只是，对你们、对你们、那该是多么……”他看到司机好象对他那异乎寻常的讲话腔调有所感觉，改动了一下后望镜的方向。

“司机，”恭吾泰然自若地说。“不要去听客人们的讲话嘛！”车内的气氛是快活的。说罢，父亲便不把司机放在心上，继续说：“的确就是为了那一个小小的原因，便决定了我后来的命运。”他安详地笑着说。“刚才我说因为年轻，现在的人们恐怕不会理解的。我们那些旧日的伙伴们，一个个毫无例外地都有那种鲁莽的火爆性子。互相之间，是不允许小小气气、斤斤计较的。在狂欢之后，即使对朋友或上司有过什么丑态或暴行，第二天早晨见面之后，加害者和受害者都不准提起一个字来。既用不着去解释，也不去责备谁。因为，白天是白天，晚上是晚上。彼此之间，只有拚命地瞪起一对眼睛、盯着对方，互相敬礼，就算完事。谁也不会留下疙瘩。”对往事的追忆，使恭吾脸上泛起了微笑。“因为我参与的那件事，性质是不同于一般的，就由我全部承担起来吧。就这样简单地解决了。做完以后，也从不后悔。你瞧够愚蠢的吧?!”

出乎意料的是：伴子竟轻松愉快地摇了摇头。

“这心情你能理解吗？”伴子深深地点着头。

“谢谢你！”父亲说。“是吗？竟会得到伴子的一些了解，这真使我太高兴啦！这是我最担心的地方啊。我做的事情，会不会象个阴影留在你们心上……这是我最大的不安呐！”

伴子爽爽朗朗地说道：

“我早知道爸爸一定是个善良的人。现在事实证明并没有错。”

“哪里。”他叹了一口气，向车窗外望去，“已经到啦。”

车站的巨大建筑在夜间的灯光下吞吐着人影从侧面逼近过来。

“我不下车了。”恭吾说。他以强烈的目光凝视着女儿，“我既不陪你到月台上，也不和你的同伴见面。咱们握手吧。”

他握着手说：“你能专程前来看我，我再次向你道谢。不过，照看妈妈的事情就委托给你了。不在一起却能放心，这是无上的幸福。你要留意健康！”

伴子一下车，他自己把车门关上，从车窗上笑呵呵地点着头，让车开走了。

恭吾没有直接返回旅馆，半路便下了车。按照老习惯，有必要走一段路来遣散一下心中的郁结。并且，自然地选择了一条夜里罕有行人的昏暗而幽静的小巷，只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在迈着步子。

来到路灯下，向手表瞟了一眼，知道已过了伴子所乘火车的发车时间。被道路两侧房屋紧紧挤凑着的狭窄小巷的天空上，亮着夏夜的繁星。大马路上，白昼的余热未消，连星光也象笼罩上一层薄雾。

“一切到此为止了！”他象从喉咙里挤出来似的自言自语说。

但一想起握住伴子的手的瞬间，自己所受到的感触和那微热的体温，便有一种无法消除的感动压上双肩。恭吾尽量把它解释为血缘关系，仅此而已。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复杂而多样的感情，一时之间风起云涌，一至于无法收拾呢？

“我是伴子。”

他眼前浮现出伴子最初讲出自己名字时的那张象是害怕、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认真面孔。并且，在自己身边陪伴了一整天的伴子那既

有形体又有充实内容的形象，使他觉得：如果现在回头望去，仿佛仍在自己身边走着一般。这是他从前想到伴子们时，所不曾有过的情形。过去仅仅在心里感到而怀念的只鳞片爪的影子，现在突然变成具体的人物出现了。既有体温，又能呼吸，并快活地开口讲着话。她那声腔余韵依然还缭绕在耳边。

就自己来说，对于这次会晤，正象坦率地向伴子表白过那样，感到十分幸福。可这种摆脱不开的孤独之感，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他确信自己在长年的异国生活中，已经锻炼成对于任何人也不过分亲昵的力量；在性格上，他是讨厌对任何事情抱感伤情绪的。自己选择的道路，象命运的包袱，将永远背着它走下去。但是，这种无法抵抗的心灵的孤寂，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回到日本以后，我变得软弱起来了。"恭吾这样想道。

这一判断，好象符合事实。在国外生活的岁月里，赖以处世的强烈的孤独感，回到日本以后，不知不觉地淡薄起来，不仅对于所接触的人，即使是大自然风景，自己也是在无意识中同它们的某一部分、浑然溶为一体了。象现在这样，在陌生的街道上漫步中，从路上偶尔看到在狭小的屋子里，若有人在电灯下或坐或立着的情景时，那素不相识的人的生活缩影，无形中竟会潜入自己的胸坎里来。仿佛对他们生活的苦恼和欢乐、以及轻妙微小的心理状态也能了若指掌。在完全用石头铺装的外国马路上漫步时，却不曾产生过这种感情。这里是日本的乡土，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虽然认为自己是孤立着的，但由于生来的血液趁机骚动起来，便在无形中从内心深处给带来了刺激和影响。

恭吾企图拒绝这一念头的阴影，可心情反而加倍地沉重起来。

日本生活，同房间被厚厚的墙壁隔离开来，根本不晓得邻居是何如人也，而能毫无来往居住下去的外国生活完全不一样。仅用薄薄的纸拉门和竹篱间隔起来，彼此又都同样面对着同一条大街。象这样的生活，是否可以认为是没有境界的呢？在此条件下的日常生活，也就不能有什么孤独可言。彼此之间既有你来我往，又是挤凑在一起生活

着。这主要应归因于生活的贫困。即便发生过无数冲突和妥协，却难于寻到扎根于个人的调谐。归根结底是由于这里人口太多而又地土狭小的缘故。

在黑暗中，一股熏香气味扑鼻而来，定神一看，原来是坐落在十字路口的鸠居堂。那是按虫笼样式建造的房屋，古香古色又十分牢固。不知不觉中来到了寺院大街。大多数铺子还没打烊，灯光照得马路通亮。在前头有一片更为强烈的灯光，外国人在一盏巨大的照明灯下打网球。从昏暗道路走来，突然看见双方穿着衬衣在洒满灯光、白线十分鲜明的网球场上打球的样子，在耀眼的灯光下，仿佛猝然看到幻影似的，印下了强烈而新鲜的印象。这是因为夜幕下放眼向四下里望去，到处是一团漆黑，两相对照，特别鲜明；并且，又是在京都这样一个千年古都的中心地带的街心里看到了如此光景，就更显得新奇别致了。他们把夜晚变成了白昼。

恭吾心里想到人类欲望的作用，不禁钦佩地微笑了。这同千余年来把寂静无声的夜晚，看作是安静休息时间而坚信不疑的本市旧住户的生活相比，该是多么悬殊的差距啊。在欧洲，夜里恭吾也未见到过这般情景。正因为欧洲各国历史悠久显得老成，也就想不到要把夜间变成白天的吧。

看着人们在强烈灯光下象白兔似地活蹦乱跳的动作，听着网球拍的声音，这才把伴子忘掉。他从：年轻人是不可战胜的这一念头中得到安慰，心情也变得爽朗起来。

离开那里，重新迈开脚步以后，马路又变得黑暗而幽静起来。他觉得自己走了很长一段路程，终于回到了旅馆。走进房间里一看，发现桌上放着一封信。

回国后，几乎没同任何人有过书信往来，他在诧异的心情下，翻过信封一看，上面写着隐岐达三的名字，这越发使他感到意外。他一边意识着原本不会有任何事情的隐岐氏的来信，无疑与刚才送到车站后分手的伴子有关，便急忙把它拆开了。

伴子渡过车站天桥，来到上行线月台一看，虽然乘客为数不多，

却早已排好队在等候着火车进站了。

正好广播喇叭里通知二等车厢的停车位置，她便径直走去，寻找那个号码的柱子。

月台很长，许是由于未遭受战火的缘故吧，看上去倒是很漂亮的。在她边走边寻找不知在什么地方的左卫子，排队的人群里，一个青年男子看见伴子，满面堆笑向她打了招呼。伴子认为那是同别人问候，毫未理睬，正待要走过去，青年把旅行袋放在排队的地方，大步赶了过来。

“你到哪里去了呀？”

伴子回过头来，发现了冈部雄吉那张被太阳晒黑的面孔。

“哎呀！是你？”

“我还正觉得奇怪呢！”雄吉露出他那特有的沉着的笑容说，“一个人吗？”

“不是一个人，我有一个同伴。”她一边回答眼睛向四下里扫视着，在寻找左卫子的踪影。

“冈部先生……是到京都游览的吗？”

“没影儿的事！出版社的公务啊，打发我到这里大学老师那里取稿子。并且搭的昨天晚车，今天早晨才到的，现在又要坐这趟车赶回去，简直是早先年的邮差啦！要是稿子没完，还可以以坐催名义呆上三两天，不巧得很，稿子已经写好了。”

“那么，你是什么地方也没有去？”

“光是在街上走了走。”他回答道：“你是坐二等车厢吧。”

“是的。”

“那么，请不必客气，就到那边去吧。开车以后我再过去同你唠唠。总之，万一弄不到座位，要是站上一宿的话，那可真够瞧的。”

“人会那么多吗？”

他在返回原来站排地方时，转过身来说：

“据说好象并不那么严重。这样吧，我就到紧挨着二等的车厢去。哪里都是一样嘛。”他取回旅行皮包，同伴子并肩大步走着说：“这是我们在横滨同小野崎先生转过以后，第一次见面啊。”

“可不是嘛。”伴子也跟着回忆起初夏时节那一天的光景，快活地应道。“小野崎先生身体还好吧？”

“我想他还会是老样子的。”说罢抬起头来，“肯定依旧在搞贫苦人的写生吧。上次他说要画从苏联遣送回国的列车，成天往车站跑，真够热心的哟。”

“跟我同伴的夫人，同小野崎先生也是老相识的。”伴子提前对即将露面的左卫子做了介绍，“按理说早应该到了，不晓得为什么还没来。”

已经快到开车时间，伴子不由担心起来。是不是左卫子不准备搭这班车，而要自己单独回去呢？

刚刚同父亲告别，伴子心中还留有悲伤的影子，她觉得一人独处，动辄就会陷入萦怀此事的冥思之中，不知不觉自己的神情也跟着变得紧张起来。这次同冈部雄吉的不期而遇，似乎可以把自己、从一沉思起来就将无止境地沉沦下去的悲痛心情中拯救出来。因为从很早以前伴子就了解这个复员大学生有着富有男子气概、老诚可靠的良好品质。

“啊，二等车厢，在这里！那么，我就是这儿喽。”

雄吉把皮包送到与伴子不同队列的后面，又踅了回来说：

“听说火车上坏人多，不过站在这里望着，是不必担心被窃的。”他不由笑了起来。“空手来、不带这么个大皮包就好了。不过，刚刚到手的稿子放在里头，要是被谁拿走了，那可糟糕透哩！”

“还有，九分钟？”

“是的，过一会儿会赶来的吧！”

“总不见她进来呀！”伴子一心为左卫子惴惴不安起来。从这里望去，天桥楼梯口被运货电梯和别的什么东西挡着；到了这般时刻，人们都排好队站在那里，根本没有人走动。

“记得这里要停五分钟。大概会在发车之前赶到的。即使列车进站也是来得及的。”雄吉做过这般解释之后，问道：“到京都来是有事么？”

“嗯，……是的。”

"没遭战火的城市，毕竟是很好的呀！"他无限感慨地说。"我到旧书铺转了一下，令人吃惊的是那里什么书都有啊。虽然价格是出人意料的昂贵，不过，在东京要想寻到自己所希望的书，那是很难的。另外，抛开书的情况不谈，就是在街上闲逛一圈，也是愉心悦目的。我觉得象这样保留下来的古老城市，要坚定不移地限制新式建筑，让整个城市象个大公园似的一直保存下去才好。倘若建筑些光怪陆离的舞厅之类的东西，那简直是彻底的破坏！要把京都永远作为京都、长期保存下去。以便让大家从全国各地都有机会来看一下旧时代的日本。最好不要毁坏掉它。"

广播喇叭开始讲起话来，通知火车即将进站。从远处黑暗中象两只炯炯闪光的大眼睛的车灯，徐徐由远而近逐渐变大起来。伴子再次回过头来寻找左卫子。从站着的月台下面，火车带来的沉重的震动，传布全身。

二等车厢里空席较多，不费大力便找到了座位，即使迟到一步，也不必担心没有席位。正在伴子从开着的窗口探出头去，期望左卫子到来的时候，发车的铃声响了起来，月台上只剩下送客的人们了。

坐在另一个车厢里的雄吉走了进来。

"还没来吗？"

当开动不久的火车进入东山隧道的时候，他急忙帮着把窗关上。不晓得煤烟从什么地方钻了进来，伴子掏出手帕捂住鼻子和嘴。由于声音嘈杂，雄吉默默地老实坐在那里望着车厢顶棚。

一驶离隧道，众人便争先打开窗户，放进了外面的新鲜空气。

"是误车了吗？票，是买好了的吧？"

伴子觉得左卫子回避父亲竟达到如此地步，这既不自然，也是不可理解的。她对一直表示关心的雄吉，只说恐怕是有什么事情，并没把真相坦露出来。

看到山科一带人家的灯火，向窗外深沉的黑暗中飞逝而去，不由给人一种清爽之感。几团象是竹丛样的黑影，也从窗前飞掠过去了。

"这里下过雨啦。"

经雄吉提醒仔细一看，窗外的地上和树木都是湿的，柏油马路在驶过的汽车光照射下反射着亮光。她静静地回想起傍晚时分，在京都没下起来的骤雨。那时同自己相对而坐的父亲的形象，骤然鲜明地浮现在眼前。她有些不敢相信同父亲的这场会晤，在今后自己的一生中，将成为没有连续性的孤立事件而告终。虽然她不免有些悲痛，但又不禁感到气愤，便把视线移向窗外。这时，爸爸在金阁寺院内讲过的一句话："你尽可以生我的气，却不应该哭泣"，蓦地从记忆中苏醒过来。

火车又钻进隧道，因为太长，车厢里的煤烟比头一个隧道更大，雄吉也终于忍耐不住，掏出了手绢，心里在焦急地盼望快些驶出隧道，可火车却总还在隧道里跑着。车厢里笼罩着一片黑烟，显得既昏暗又凄惨，并且刺激喉咙。

难关终于度过，刚刚松口气的工夫，火车在大津车站停了下来。乘客们一齐把窗户和进口处的门扇打开了。阵阵凉风流进车厢里，伴子在得救似的心情下猛然抬头一看，左卫子从刚打开的门口走了进来。使她感到意外的是：左卫子竟穿一套日本服装出现在她的面前。凉爽的夏装穿戴得整齐得体，在夜晚的灯光下，显得十分绚丽耀眼。

"真对不起！一定惦记我了吧。可总是隧道不断，简直没办法从车里走过来。"

"总算赶上了……"

"唉，我是从最前头的三等车上来的，在马上就要发车的时候。"她笑了起来。化妆过的脸上，流露出柔润的光泽。"真是刚来得及赶上的呀！"

根本不晓得她准备下了日本衣服的伴子，只是单纯地睁大着一双眼睛，在看着她那穿着一件蓝色轻绉绸、带粗细直条纹的单衣和端整地系着腰带的身姿。

"这身衣裳配得太妙啦，真漂亮极了！"她本想说，比任何时候，都更漂亮。再仔细一看，在伴子不在身边的时间里，头发也改变了样式，重新梳整过了。

"穿西装坐火车虽然更方便些，这是我一时心血来潮。"她回答

道，“不过，穿上这套衣裳，就不用担心火车里有蚊子啦。那么你……”

伴子看她要扯到父亲身上，便急忙把雄吉介绍给她。

“噢，……您跟小野崎先生也……”左卫子兴冲冲地说：“我有些天没见到他了。在南方我们处的很好。那真是个乐天派，有意思的人。”

她看到雄吉还站在那里，便说：

“请坐。”

“我坐的是三等车厢。既然你的同伴已经来了，我就回去吧。”

左卫子猝然凝视起伴子来。

“到月台上来了吗？”伴子摇了摇头说：

“只到站前……”

“是吗？”她露出一副吃惊的神色，全不顾雄吉还在场，说道：

“那才真是一位温雅的好爸爸吧？”

“……”

“实际上我也是很想见他的。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总是拿不定主意……，终于没能见成。我都走到半路上了。可是，仍然没有办到。……那么，你真的始终没提到我吗？”伴子摇了摇头。

这时，左卫子脸上好象掠过一丝失望的影子，不禁使伴子怀疑：迄今她要求自己做的，恰恰正是她所吐露的语言的反面的东西。于是，便又产生了另一种不安的心情。左卫子垂下眼帘，下意识地把掖在腰带里的扇子取出来，又不想打开它，就放在大腿上。随后，遽然象另一个人似的，换成快活的口吻说：

“不过，只要伴子小姐感到幸福，那么我到这里就是没白来。”

究竟是不是幸福呢？伴子不由自己问起自己的心灵来。

“一切多亏婶婶帮忙。”

左卫子打开扇子亮出了画着秋草上洒着露珠的画面，安详地在胸前扇动起来。象扮演出来的她那婀娜姿态，真是美妙极了。看着看着，伴子突然意识到，在她那艳丽的背后，潜藏着伴子所不知道的技巧或谎言，这使她的情绪失掉了安定。正由于她那无比的娇艳，才更令人

如此去想，仿佛是在看着一朵巧夺天工的造化一般。伴子怀疑起她是准备同父亲见面，才进行了如此的穿装打扮，不由顿然觉得脸红起来。

左卫子娴于世故地同雄吉也攀谈起来。是到京都游览吗？真是个幽静的好地方啊，没遭到战火真是万幸啊……讲着诸如此类谁都会提到的并不稀罕的话题。

伴子处在交谈的圈外，她逐渐觉得：无法否认在左卫子那华丽姿态中含有谎言的这一感觉。直截了当说它是撒谎吧，又觉得有些不确切，说不定是一种编造也未可知。在谈起父亲的词句里，仿佛隐瞒着伴子迄今还不晓得的某些秘密。她蓦地想到仍在自己手里的钻石，她觉得现在正好到了返还给她的时机了。在她那强行馈赠如此贵重物品的态度上，伴子也以同样不安心情感到那是一桩危险的虚伪行为。只是应该考虑：怎样拒绝才会不损伤她那过分矜持的心理。

“不过，上了年纪以后又当别论，以我现在的心情，是不希望在京都生活的。”无形中伴子被雄吉那与平时一样的、总是那么沉着的语调吸引过去了。“因为过于安谧宁静，太优越了。”他脸上堆着与他年龄相比显得老成的笑容，侧起头来继续说道：“它给人的印象是：战争同这里是无缘的。这反倒成了目前京都的魅力了。可能由于我当过兵的缘故，总觉得决不该忘却战争。我觉得过早地忘却创伤，是没有好处的。莫若住在满目创痍的东京，时刻生活在现代感觉之中，即使成天为了不值得一提的工作而疲于奔命，我想那也是有生存意义的。在思想上从一无所有的零点开始，对于日本也会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是处在最彻底的贫困状态之下的。

“哎呀，那真是！”从左卫子的回答里，听不出她是在赞成还是反对。她含混地朝伴子笑着，象是向她求援似的。

“日本变得贫困了，这可是真的呀！”

“我们也往往不免迷惑不解。”雄吉说。“不过，在日本，我们被陈旧的东西压得太厉害了。我觉得，现在，过去的包袱已被抛掉，如果能赤手空拳一心只顾向前奋勇前进的话，可以完全不受过去的牵掣，一定会创造出崭新的东西来。在东京生活的乐趣，我想就在这里

呀。在一切都丧失得干干净净之后，日本人在感情上已失掉那些可以眷恋的陈旧的、温文尔雅的东西。我觉得这恰恰正是今日东京的有利条件。已经毁灭了的东西，即使想要重新照原样再建立起来，也是办不到的。人们自然会想到要去建立更新的东西。这会使我们感到活得很有意义。京都虽然会给我们安慰，却不能产生出新的东西来。会不会是正因为东京是一片废墟，才又有新的希望和勇气呢？”

他那朴直的性格洋溢于言表。在伴子看来，雄吉只顾认真地讲着，他并不晓得左卫子甚为讨厌那种罗里罗咤的议论。

当雄吉终于回到紧挨着的三等车厢之后，左卫子问道：

“他在哪里工作？”

“还在大学里上学。另外，也在杂志社里帮点儿忙。”

“真是个顶认真的人呐！”左卫子笑着耸了耸肩膀说。“可是，我一心想要听听伴子姑娘的消息，哪有心思去听那些大道理呢。爸爸对你都讲了哪些话，你会告诉我的吧?!”

伴子不禁踌躇起来。

“并没对我讲什么。”

“那为什么呀？”她轻轻地反问了一句，便目不转睛地盯着伴子的脸。

伴子那踌躇的心理，马上就要变成痛苦了。

“他说我不应该来……”

“怎么，他说伴子姑娘不应该到这里来吗?!”

伴子只能勉强做到点了点头。随后就立即下定决心：自己决不当着左卫子的面流泪。首先是不能讲，并且也不该讲。她认为那原因不在自己，而是在左卫子身上。想到这里，她浑身恢复了力量。

“真是令人莫名其妙啊，伴子小姐特意前来会晤的嘛！”

“被父亲那么一说，……我也觉得那是对的，本来是不应该来的。”

“为什么呢？”左卫子悄声反问了一句。她意识到，一直沉默着、睁大一双眼睛向前方凝视着的伴子身上，增添了自己无法驾驭的重量。

“爸爸看见了你，没表示高兴吗？”

“伴子被教训了一顿。”说到这里，她咽住了。她内心兴奋的情形，从她那放在膝头上瑟瑟发抖的双手就可以看出来了。不晓得是什么地方村庄的灯火，在窗外的一片黑暗中缓慢地向后方驰去。

“伴子是为妈妈着想才来到这里的。谁晓得竟被申叱说：来了对妈妈反倒更不好。”

“真是个坚强的人呐！”左卫子叹口气喃喃地说。“可是，伴子小姐，那正说明至今你爸爸仍然爱着妈妈和你呀！”

“……”

“始终也没有忘怀，而是一直在头脑里怀念着啊。”

伴子转过头来，从正面大胆地凝视着左卫子的脸，随后深深地点了一下头来代替了语言。

“这，伴子都知道。”她简短地回答后，便垂下眼帘沉默起来。左卫子一直目不转睛的看着伴子，接着突然柔声细气地问道：

“那么，关于我的事情，你真的什么也没提过吗？”

伴子再次点了点头，犹如大梦初醒似地，动手打开手提包说：“爸爸说，不应该接受那块钻石。”

登时，左卫子一言不发，象座雕像似的脸色煞白，变得僵硬起来。

“那么，”左卫子全神贯注地盯着伴子说。“你还是提到过我了呀。”

“没有提过。”

伴子显得十分天真，心情也随着轻松起来。她叙述起一切经过：自己并没提起左卫子，而是父亲信手打开伴子的手提包，才看见钻石的。因为他说不应该接受人家这样东西，才返还的。

左卫子对这一事实经过，好象有些不肯相信的地方。

“多么奇怪呀！”她咕哝着说。“是不是他已经知道这是我给你的呢？”

“不会的。父亲什么也没说。”

“是吗？不对，你爸爸已经知道是我啦。”她无限惆怅地肯定说，

"他还在憎恨我呢！"

"不会的。确实问过我这是谁送给的。可我说这不能讲。"

"尽管那样，他也会知道那是我。"

已经没有办法进一步说明事实并非如此了。左卫子立刻自己做出这样的结论，而担心起来，这实在令人费解。

"即使什么也不说，他也会洞察一切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令人生畏的人呐。"左卫子忧心忡忡地说。"这不是一般的东西，只要一看是钻石……，他马上就会知道：啊，那是她呀。真的，伴子小姐什么也没说吗？"

"真的，什么也没说。"伴子回答说。"不过，婶婶，真对不起您，因为父亲那么吩咐了……"

左卫子缄默下来，没有做任何表示。伴子看到她那苗条线条的侧脸上呈现出为了难以对付无法承受的沉重负担而挣扎着的忧虑样子，不禁屏住了呼吸。

"我真的没对爸爸提起过婶婶的事情。"

"这没什么。"从她那仿佛冻僵了的脸上，骤然绽出了笑容说："既然已经成为事实，就不去管它。这是我，迄今，不论碰到什么事情，都是这么想，这么走过来的一贯态度。可是啊，你爸爸肯定知道了那是我。即使当时还没料到，后来也一定会想到的。所以……也许会找上门来责备我：不要多管闲事。这都没有什么。我是要同他见面的。请你不必往心里去。"

她声音变得爽朗起来，黑色的瞳孔里，闪烁着晶莹亮光。恰如消灭了的火焰，陡然一下子复燃起来似的，在那一瞬间，左卫子感到了新的生命在燃烧，脸上难得一见地流露出一种野性的强有力的表情。

夜

恭吾来到东京时，已是秋天了。从东京车站八重洲出口走了出来，在他等候公营电车时，看到从战火废墟上运来泥土和碎砖，正在回填沿着公路旁边的护城河。已经回填一半，河水仅剩下一部分，在耀眼

的秋阳下，呈现着一派荒凉景象。

当他看到眼前情景，不由想起了从前看过的安利·德·列尼亚写的小说里的一个情节：一直在官厅或银行里工作，庸庸碌碌地度过了大半生的一个极普通的男人，到了暮年晚景，既可以领到养老金、手头又有些积蓄，便在郊区镇子里，买下一幢小房，他打算在这里，有生以来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愿望，朴素地度过幸福的晚年。这是法国人中常见的类型，他们可以满足于小小的安乐，既不去打扰别人，又不受任何人的干扰，只是一心冀求安静地生活下去的那种正直而寡欲的老好人。搬进新房后，从起居间的窗口向外望去，发现马路上有一棵枝叶密茂巨大的老洋槐树。从这一天开始，这棵树就成了这个男人朴素生活中的伴侣。他固然喜欢它那枝条的美丽，更主要的是，当他看着它的时候，这里丝毫没有人世间的烦扰，无形中觉得胸襟开阔起来，使他安静的日子过得十分充实。早晨起来，当他要打开百叶窗的时候，那棵洋槐树，便出现在他的心坎里；待至看到它洒满朝阳的树叶时，油然感到能这样生活在世上是该多么幸福。把椅子搬来洋槐树荫下，在那里用餐或者读书，便成了他日常功课。原本就是个庸碌无才和没有野心奢望的人，他相信这便是人生晚年最大的幸福。因为他觉得在这一生中，到晚年终于能过上虽然微不足道，却很充实的生活而感到欣慰。不知不觉同这棵跟自己同样老龄的洋槐树，结成了心神相通的好友，甚至竟觉得同这棵树由一种生命的纽带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了。这是孤独老人的实感。岂料一天早晨，当老人还没起床的时候，传来了一阵异常的声响，急忙起身打开窗子一看，由官厅派来工人已把那棵洋槐树的树枝砍掉，正要锯倒那光秃秃的树干。据说这棵树在马路上有碍往来交通，才派人把它拿掉的。

看到消失的护城河的凄凉情景，使恭吾想起了小说中的这段描述。必然是因为失掉了使用价值才埋掉它的吧。虽然不晓得回填以后将要做何使用，却不能否认这是一种丝毫不去考虑市内有水，将会给城市的空气带来多大的湿润和风趣，只是按照日本方式冒冒失失干起来的。根据江户时代来到这里的西洋人让约斯汀的名字而命名的八重洲河沿和千代田城护城河这些历史性的来历，对现代毫无疑问已无用

处，才让载重汽车运来砖石瓦砾把它填平而不稍后悔的吧。如果是巴黎市民，就决不会去干这种蠢事，恭吾认真地想到了这一点。虽说巴黎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很多，对于有历史根源的水渠或想使街道有所改变的话，必然遭到市民舆论的强烈抗议。尽管知道不方便，但决不肯放弃对自己居住街道的古老面貌的眷恋。

恭吾抬头望了一眼挤得狭小的河道。电车过来了。于是，因想了一些无可奈何的事情不由苦笑起来。东京是全国各地的人们汇集起来生活的城市，人人都不把它看做是自己的故乡，这才能对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的吧。尤其担当实际工作的官员们正是这个冷漠集团的代表。

在一桥车站下车来到公立礼堂前面，长条告示牌上白纸黑字写着今天讲演会的讲题和讲师的名字。恭吾看到了隐岐达三的名字。达三的讲题是：《在新文化下的伦理》。讲演会正在进行，大门口寂静无声，不见人影。

到传达室问了一下，得知讲师休息室要从马路拐弯处旁边的入口进去。侧面马路上，从对面洒泻过来的秋日午后阳光，照射在繁茂的林荫树枝叶的背面上，形成一幅耀眼的金光灿烂的光景。

拉开门扇，一走进室内，走廊里响着从麦克风传出来的带金属性的讲演者的声音。休息室在左首头上。恭吾站在门口往里一看，在空荡荡的大屋子靠里头的地方，有三四个男人围着桌子边吸烟边闲聊着。看见恭吾进来，虽然站起身来，却没有接待的意思。

“隐岐先生是在这里的吧？”恭吾向近处在屋角沏茶的中年妇女问道。

“那，我说不好……是讲演的吗？”

里头一个倒骑着椅子的年轻人转过身来说。

“隐岐先生正在讲演。”说罢，看了看表。“再有十分钟就结束了。”

“我想见见他，在这里等一下可以吗？”

“没关系，请随便。”

靠窗户地方，放着布面磨破了的长椅。讲演声音，通过长走廊，一直传到这里。隐岐达三的嗓门有些高亢，与年龄相比，听来显得年轻。恭吾不禁引起：想到会场附近听听他讲着些什么内容的冲动。从杂志还是什么上面他看到过隐岐氏的照片，却没见过本人，根本也没想到要和他见面。虽然突然接到对方来信说：来京之际，希望能见一面，有事面谈。因为既不想同他会晤，也就没给他回信。

隐岐达三的信里虽然没写明要求会晤的目的，可想而知，必然是有关伴子的问题。因此，他对来信的缄默，并没能保持沉默到底，反而不断萦思心头，成了精神上的负担，仿佛受到某种约束而感到苦恼。于是，他知道：迟早总是要来见他一面的。

突然会场里响起了鼓掌声，紧接着就有六七个人走进走廊里，恭吾一眼便认出，穿着短外褂和裙子礼服的绅士。走在头里、边掏出手绢擦汗边向这里走来的正是隐岐达三。光秃的脑门和那副大眼镜，仍具有照片上的特征。在一个穿着西装礼服，象是主持会议或干事样的人和学生们的陪同下，随着喧嚣声一起，走进了迄今一直静悄悄的休息室。

“一讲起话来，还是蛮热的呐！”达三漫然地说。“不过，今天的听讲者都是些极热心的好听众啊。”

闲聊的人们也站起来，有的搬动椅子让坐。达三落坐之后，穿西服的男子郑重其事地走到跟前向他致谢。

“承蒙您给做了极有益的讲演，真太感谢了！特意恳请您屈驾光临，主持者方面，既十分感激，广大听众们也都非常高兴。在您的大力支持下，使这次讲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哪里。”达三以明显的傲慢态度简单地点了点头，立即向围在身边的一个人问道：“已经向报社那边儿联系好了吗？”

“是。据说座谈会从六点开始，时间还是很绰余的。另外，汽车早已到了。”

达三做出一副从容不迫的态度，端起服务员送来的茶水喝了起来。一个学生拿着达三的著作请求签名，他事务性地挥动自来水笔写下名字交给了他。由于没寻到插话的空隙，恭吾依然坐在长椅上旁观着这

一切，心想：还真是个忙人哩。

“隐岐先生，听人们传说，您要参加参议员竞选……”

“没有的事，那是报纸性的夸张啊。因为有许多友人和门生们来劝我，也就自然传说开的吧。眼下，我还没有那种打算。”

“可是，依我们的愚见，象先生这样德高望重的人能出马竞选的话，相信对于净化政界，那也将是难能可贵的啊。”

“我如果竞选，那就要搞有情操的选举，决不去搞什么选举运动。自己毫不过问，听凭大家决定。即使为此而落选，那也没有什么。迄今的选举吵吵嚷嚷很不干净，真令人讨厌。”

“先生的大名，遍及全国，当选是毫无疑问的。务必请您出马。”

“不要那样说。”达三遽然说。“车既然来了，虽说还早一些，这就动身吧。在座谈会之外，还有事情要见人呐。”

披上别人递过来的斗蓬，戴上帽子，正在被大家送着要走进走廊的时候，恭吾这才走近达三开口说：

“我是在京都接到您来信的守屋”。

“你就是守屋?!”达三透过眼镜，向恭吾瞪了一眼，马上显出十分吃惊的神色。

“本来应该更早一些来见您，是我有事没来得了。”

“这么突然，怎么能行?!”达三焦虑不安地说。但一感到拥簇在身边的崇拜者们的视线，集中在自己身上，便改口说：“好吧，跟我一起来，到汽车里谈吧。”

他满脸不高兴地径直向走廊走去。那态度仿佛毫无问题恭吾理应跟着走来似的。他稍微耸起披着斗蓬的瘦肩膀，那体格瘦弱得正跟成天埋头在书斋里的学者极为相称。

来到停汽车的地方，达三一声不吭便自己先上了车。不晓得是门生还是来迎接他的一个穿西装的男子，那样子好象也要一起上车，却彬彬有礼地转过身来，让开路，说了一声：

“请上车。”

“对不起。”

恭吾与达三并肩坐好后，那个人关上车门，竟转身奔向驾驶席同司机并排坐了下来。从车窗里可以看见送客的人们的脸，汽车开动了。

“小野君。”达三朝坐在驾驶席的青年喊道。”座谈会是从六点开始吧？”

“是的。”

“那么，你到报社以后，在开会之前这一段时间里，给想法找个雅静的、可以谈话的地方吧。”

看来青年是迎接的记者，他马上答应下来了。

“会客室里可以吗？”

“可以。”达三一字一板地说罢，眼睛朝窗外望去，沉默起来。天迅速黑了下来，照在水渠旁边马路上的林荫树和人的影子，显得又细又长。

“本来觉得突然前来拜访很不礼貌，正好在报纸上看到您有讲演，心想：到会场里必定能见到您，就冒昧地来了……”恭吾表明心意说。

“那……”达三暧昧地拦住了话头。“到报社以后再谈吧。不会有什么不方便吧。”

“在您百忙之中，前来打扰真对不起。”

恭吾现在仍然不能把坐在身旁这个男人、同自己从前的妻子联系在一起考虑，心里处在虚幻缥缈状态之中。但他很清楚现实的力量是无法抵抗的。隐岐达三从一开始就给恭吾一个鲜明的印象：他是当代学术思想界烜赫一时的人物。不过，从与他那个社会毫无瓜葛的恭吾的眼里看来，达三竟是个：想把他那有局限性的权威，向学术界以外的人们显示的、自信心很强的男人。他那少言寡语、类似傲慢的外表，并非是在恭吾面前的故意造作，而是他已经习惯于把在自己置身领域里被公认的地位、对于这一地位的自觉，即使在与斯界毫无关系的人的面前，也已无法放弃的缘故。

恭吾并非对此有所不快。在当今社会里，这决不是什么偶然现象。

虽然现时已不复存在了，军人有军人气派、和尚有和尚派头，按照恭吾的说法，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贫困造成的。隐岐达三在与思想界无缘的人面前，大摆权威架子，也只好退避三舍由他摆去。应该对他那种死板不自由的样子，寄于怜悯的吧。尽管这样，在他那僵化了的外表底层里，肯定还有一个温和的，可以变化的自我潜伏在内。

他们在一间毫无装饰、桌上除了粗糙的陶瓷烟缸之外一无所有的报社接待室里，面对面坐了下来。印刷机转动的声音，震撼着墙壁和地面。他们形式性的互相通报了名姓，做了寒暄。

隐岐达三这个人，好象身边有没有第三者，讲话态度便有所区别似的，满面堆笑、温和地说道：

“我想跟你谈的，是伴子的事情啊。”

对方一提出这个问题，恭吾便无条件地低下头来说：

“我向您表示真诚的歉意。”

“你打算怎么处理呢？不知你们是什么意见呐？”说到这里，达三停了一下点着香烟。“没问题，你会同伴子见面的吧！”

恭吾特别留意了这句话。看来达三并不晓得伴子到京都来过。这反倒使他感到为难，只有竭尽全力来庇护伴子的份儿了。

“我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因为我早已不是她的父亲了。

“你不打算见见她吗？”达三隔着眼镜望着恭吾的脸说，“我还认为根据本人意志，已经到了可以归还给你的时机了呢。”

一种不禁使人愕然的强烈感情向恭吾袭来。他勉强支撑着答道：

“这是我连想也没想到过的事情。”

“做为一个父亲……哪，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

“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她的父亲。恐怕伴子的感情也是同样。不晓得您知不知道，我是这个社会上已经不存在的、有着特殊立场的人。我这样说不免太卑鄙自私，不过，我相信：让她象从前一样，一直呆在妈妈身边，对她来说将是最幸福的。”

“是那样吗？”达三以异样的腔调说罢，沉默下来，两眼直挺挺地朝窗外望去、一动也不动。“多年来，我觉得我是很喜爱她，可既然象现在这样，我认为还是把她还给你才是正理。”

“……”

“伴子是否有这种愿望我不晓得。但你既然已经回国，今后仍让她住在我那里，是不是合适啊。”

“不，这点，请不必担心。”

“为什么？”达三用冷冰冰刺耳的调门儿返问道。“你要知道，守屋先生，我、作为一个教育年轻人的人，不愿在自己家庭里保留一个丑闻的根源。当然，如果你不在日本国里，这又当作别论。只要认为这是抚养一个从马路上拾来的不幸孩子也就可以了。可事实上，你已经在这里，这样一来，问题就不同了。不是吗？”

恭吾不动声色地正面相对。他清楚地意识到对方所指责的是什么，仿佛在挨着无形的鞭笞一般。本来知道自己是个一旦受到侮辱便会变得更为坚强的人，现在他竭力抑制自己的感情和辞锋。

达三依然笑着说：

“关键就在这里呀。守屋先生，你不觉得自己放弃了责任吗？”

是要向他道歉吗？恭吾尖锐地反问自己。结果，他颓然低下头来。

“正象你说的那样，我是无言可对的。”

“那么，就是说，你要不管到底喽。我所指摘的、正是这一点。倘若，你心里还有爱怜女儿们的情义的话，那么，你就不应该回国。你不那么想吗？要是我，我一定那样做！即使渴望回国也决不会回来。”

达三一字一板、以高压式的态度讲着讲着，口吻变得激烈起来。即使谈的是有关他本行的问题，他也总是对于对方采取强硬态度的。

“实际上，随着日本战败，即使各式各样亡命国外的人，毫无忌惮地大摇大摆返回国内，也是无法阻止的。不过，至于共产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他们都各自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回来是可以的。但是，象你的情况啊。”

“……”

“你说自己已经是死了的人，但这决不能成为战后的特权！”

“隐岐先生，”恭吾这才初次开了口，虽然脸色显得苍白，却从容不迫地说：

“正是那样！”

“既然是那样，情形会是怎样呢？你是不是由于日本已弄到这种地步，有意在重建方面做出有益贡献才回国的呢？”

很明显这是一种嘲骂。

“没有影儿的事。从来我也不曾有过那么大的抱负和自命不凡过。我是个没有一点儿用处的人。真的，且不说对国家，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内，……没有一个人会因为没有我而感到不足。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这样啊！听了你的话，才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就是这样一个粗心大意的人。我真没想到……这会损伤隐岐先生的人格。我确实是个无益而有害的存在。不过，我自信在不妨碍别人方面，还是十分留心在意的。我躲避着阳光，尽量避免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头露面。尤其决不在知道守屋恭吾其人的人们面前露面。这一点，你尽管可以放心。”

“但是，……”

“不！”恭吾以比对方更加强硬的口吻说：“诚然，我是个死人。接近尸毒是要招灾惹祸的。但不知你是不是明知如此，还是硬要把伴子送到我的身边呢？你能不能为她着想、同情伴子一下呢？”

“那是你自己的女儿嘛！”达三冷酷地说。

恭吾不眨眼地看着他。对方撕掉假面具露出了真相。这个隐岐氏，并不疼爱伴子。从刚才的话音儿里可以听得出来。原来是继父关系，虽说有情可原，但他觉得：如果是自己的话，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令人伤心的是，由于自己以特殊经历，在感情上竟不能明确地区分出来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通过这一反省，反转过来，在内心里对伴子骤然产生了骨肉深情，尽管恭吾竭力保持着冷静，却不免引起了感情的混乱。

“她妈妈不会撒手的吧。”他尽量温和地说。“你刚才讲的话，是已经同她妈妈商量过的吗？”

焦躁的表情，从达三脸上一闪而过。

“没有。”却不做任何解释。

“那么，这是你一个人？……”

“当然，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过，家里的人是不会有异议的。”

“但是……”

“没有什么但是不但是的。这是我的意见。我虽然不才，却身居教育人的立场上。虽说已经离开学校，我相信社会教育是我晚年的工作。”

“这我就不知道了”恭吾尖锐地说。“这一切都与伴子毫无关系，她很天真，什么也……”

“守屋先生，迄今还没有一些奇怪的人物到你那里去吗？你自己说‘尸毒’了吧？你还没发觉有人急待要揭发这件事情吗？”

“从来不知道！”

“这可真是恰当的新闻材料啊。从前的军人，吞蚀公款一直流亡国外、断绝音信十数年，在战争结束后又返回国内。如果从那个男人身上，能寻到报导材料，马上可以作为社会版的一条独家消息。同时，记者也可以立一大功。现在就有人到我那里来过。他说：听人家说已经回国，来打听你的住处在什么地方。我在报社里有当干部的朋友，总算把这件事压下来了。如果这要是二流、三流的、专以兴风作浪为能事的黄色报纸，那我也是无能为力的呀。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泄露出去。万一我稍不留神，说走了嘴，他们知道在这里同我谈话的就是你，连这个报社恐怕也不会放过的。用记者的眼光来看，你是具备打扮成当代英雄资格的人物。不光是你那社会上少有的经历；你的太平洋战争观，以及反对战争的和平论等，不管有的、没的任意胡扯。这是很受欢迎的。真是愚蠢透顶！按理应该受到唾弃，可是这在日本国里却是风行的。结果会成为一场极为精采的演出，把失踪者守屋恭吾打扮成时代的英雄。”达三乘势不松劲儿地讲到这里，蓦地把脸扭向一边斩钉截铁地说：

“让我跟着受连累，真是太讨厌啦！”

“我清楚了。”恭吾驯顺地说。可是与他的言辞相反，他那紧紧盯视着对方的一对眼睛里却增添了刚毅不屈的神色。达三未加思索脱口而出的最后一句话，竟使他内心里微笑起来。他讲的除了我，还是

我，只是他自己一个人的事情。这个自私者把我看成是眼中疔，肉中刺。这跟伴子和节子都毫无关系。

“关于我的情形竟会被别人知道到那种程度了吗？”

“你还笑！”达三拉出一副反扑的架势说。“你认为我在说谎话吗？”

“那倒不是。”

达三激动起来。在写作时通常利用的论理的飞跃，既然在这次谈话中，被顺势用来创造出了有成为新闻材料的危险，那就有必要强行坚持到底。空想出来的情况，突然使他觉得危险已临近自己身边。

“几次有人到我这里来。如果还没到你那里去，这很不可理解。”

“即使干那一行的人到我那儿去了，从我嘴里他们什么也是得不到的。……”恭吾不慌不忙地说着，不禁一下子笑了起来。“特别关于太平洋战争的意见同和平论这类事情，我倒觉得极其滑稽，也很有意思。哈哈，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我是说，被写成报道文章的话。从一片好心肠出发那么一写，你就可以得救了嘛。”

“是吗？是好心肠吗？可是，我可不会跳那种舞啊。”

“但是……”

“这没什么，我想决没有什么事情让你担心。可以说绝对没有。作为一个信义问题，我可以向你保证。直到今天，我一直躲避着，决不到外边去。”

“你把报馆记者估计得太低了。”

“你是不是在说我不能长期躲避过去呢？但是……”一种微笑从他心坎深处迸发出来。“即使见了面，我也是不在乎的啊。”

他是无所畏惧的。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却是隐岐达三。这可能是狭隘的日本社会培养出来的吧。除非求得别人公认或者在公众面前把自己典范化起来，恐怕隐岐达三就不会在这个社会上博得现在这样的声誉。恭吾昂首正面相视。流浪生活把他锻炼成一个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任何值得畏惧和顾虑的对手。不过，现在使恭吾心里不禁感到愕然的是：自己的孤独地位已濒临于难以保持下去的边缘。因为这里有

个伴子和节子。自己即便想要孤立到底，却不能不考虑给她们带来的影响。他那坚强的翅膀被削弱了力量。这一切都只是由于回到了日本这块土地上。

在他眼里，为了保持自己威严形象而焦灼不安的隐岐达三，显得格外瘦小枯干。虽然自己不得不屈服，反倒对他产生了怜悯之感。

“我接受你的意见。”恭吾安详地说。“但是，无论如何也得听听当妈妈的意见吧。真正的亲人，既不是你，也不是我，实际上只有她的母亲。我觉得漠视当母亲的立场，是不能容忍的。隐岐先生，你觉得怎么样？”

达三没有回答，在恭吾视线之下，迄今那咄咄逼人的盛气，却出人意料地消逝得无影无踪，象泄了气的皮球，流露出类似屈服的、暧昧的神色。恭吾一眼看出：他根本没有这一思想准备，只是预期采取强硬态度，对身有弱点的自己，痛斥一番。因而只顾讲了些为了保持体面尊严的话。他仅是畏惧毫无意义的体面受损而已。

离开报社来到外面时，天已断黑，整个城市被涂上了浓重的夜色。在雾气涨漫中的林荫树，象雨夜里的情景一般朦胧一片。背阴地方显得漆黑一团。

恭吾穿过小巷来到银座大街。在荒凉的马路上走着，听着自己的脚步声。这正跟在京都车站送走伴子后，在回来路上所感到的那种心情一样：觉得伴子就在身边，同自己一块走着，心里又甜美又温暖。不，不光是伴子，节子也跟在一起。他只能想象出曾经是自己妻子岁月里的年轻时期的容貌。

他感到焦灼难耐的悲痛。回头一望，哪有什么两个人的身影！把自己所知道的伴子的肩膀和胸脯，在脑海子描绘着，一心相信这是现实的存在，却原来只是个幻觉。灯光变得发红了的电车，在雾中从远处十字路口开了过去。象这样的生活，该是多么寂寥，由在雾中出现而又消失的电车，给做出了恰当的证明。

“这是怎么搞的呀？”

恭吾曾试着要去憎恶隐岐达三，却没有成功。因为那实在是个渺

小的可怜虫！并且他正是被新时代所接受的、具有鲜明形像的日本式人物。

当清醒过来之后，发现来往行人骤然增多起来，在一条狭窄的人行道上，使你简直无法径直走去。人；人，到处是人！……他心想。不晓得为什么只有人竟如此之多！为了躲开拥挤的人流，他转进昏暗的横道小巷，看见在一处大厦地下室门口挂着酒馆招牌，就毫不犹豫地沿台阶走了下去。一个少女样的女侍站在没有一位客人的柜台里，望着恭吾走下台阶。

“威士忌。”他吩咐道。他看见桌上放着电话，问道：

“喂，有电话号码簿吗？”

“有啊。”她从柜台里取出来放在台上。

顺页翻去，找到了隐岐达三的号码。达三还在报社里开什么座谈会，如果伴子在家，就可以找来接电话。照女侍教给的挂法，拨了号码。

“喂，喂。”听筒里传来了小声小气说话的女人声音。

恭吾听出这是节子的声音，不觉神色紧张起来。

“伴子小姐在家吗？我是出版社的……小野，请找她接电话。”

听筒里沉默下来。恭吾觉得自己冒了汗。听到妻子那跟从前一样的声音，心口上仿佛被压上重石一般。

远处传来象是伴子的声音，接着听筒嚓地响了一下。

“喂，我是伴子呀……您是哪一位？”

“是我，听出来吗？”恭吾冷静地说，“是我啊。”

尽管对方什么也没回答，她那一愣神，感到吃惊的样子，却从听筒里清清楚楚传了过来。她一动不动，沉默不语。

“因为，突然有件事要问个明白，这才——你到京都来过这件事，隐岐先生不知道吧？”

伴子仿佛用挤出来的声音回答道：

“是的。”

恭吾清楚地感觉到母亲就站在不远处能看到的地方。

“没有变化吧，家里、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就是说，还照常、

跟从前一样吗？”

“是的，没有变化。”

“那样就好。”恭吾一脉深情地说。“因为担心是不是给你们造成了麻烦，才打电话问了一下。既然这样，那就好。我……暂时到这里来一下，马上就要回去的。”

“……”

“一切都跟在京都讲的一样。我平安无事，身体也很健康。那么，晚安。”

恭吾放下听筒，发现模样还象个少女样的女侍，眉开眼笑地在看着自己。

“笑什么？”不由责问道。

“可真不简单呐！”女侍把上身探出柜台，用低级的取闹口吻说。“刚才的电话，是给相好打的吧？”

“嗯，不错。”

“那您要请客的。”

“噢。”

“一起去京都啦。真不简单呐！”她好象就会说这一句话，又说了一遍。“下次带我去吧。我会使你满意的。”

“你多大了？”

“二十一，”她笑着回答说。“实际上是十八。我的生日大呀。”

恭吾一连大口喝了几杯原装威士忌，走上台阶来到马路上。他有点口渴，并且也希望大醉一场。包括那个少女在内，所有活着的人们，都是那么可怜又可悯——这一想法，在他的心坎里翻腾起来。在外国流浪生活中，恭吾对于人，已经养成了习惯：不论看到什么情形，都给予最低评价，决不去大惊小怪；既不憎恶，也不亲昵。就是说，他是个能严格坚持旁观者冷静立场的汉子。不晓得什么缘故，战争结束后，在马六甲目睹的日本败残部队的形象，竟意想不到地在这里、在东京银座的小巷里，再次清晰地袭上了心头。橡胶树林的树枝上挂着士兵遗留下来的挎包，那是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写着“盐，干净的。”字样的、弄脏了的挎包。

“盐，干净的。”他不觉说出声来。

这时，他觉得：自己的自言自语，被迎面走来、错身而过的男人听了去，便向来人瞪了一眼。于是，这个醉汉，以人间最大喜悦心情，一把抓住了对方的胳膊。

“你这家伙！……”

“唔！”对方的眼睛也登时亮了起来。“你这是怎么啦？”

“倒问起我怎么啦，你这家伙才怎么了呢？一向还好吗？”

一种怀念的深情溢于言表。恭吾握住了牛木利贞的手。不是只有这个败残回来的汉子，才是他回国以来，能够开诚布公畅谈的唯一的日本人吗？

“你家的母老虎还硬朗吗？”

“成天总是絮絮叨叨的，总算、还活着。”牛木利员仍以旧日的口吻说。“另外，你也劝说过我，终于，我也好歹总算开始工作了。”

“嚯！”他大声、挥动着握着的手说。“那太好啦，那真是太妙啦！”

“谁晓得是好，是坏……”

“干什么工作？”

“肥皂公司。”牛木利贞心情舒畅地笑了起来。“是个发货主任的差事。主任这个衔，完全是怜悯我啊。每天，看着肥皂装汽车发货。象我这样的人，领人家的薪水，心里真觉得过意不去。”

“为什么呢？”

“还问为什么！你要知道，赤条条从外国遣送回来的人，一个个找不到工作，被拒在就业大门之外，这是当今的世道啊。我呀……”

“别讲啦！”恭吾狠命拦住说，“你也有生存的权利嘛！喝酒吧，到什么地方喝几杯去吧。你是从镰仓通勤吗？”

“是的。公司就在这里不远地方。”

恭吾觉得：一直梗塞在胸口的东西，开始变软、融化起来。

“肥皂公司，好啊！”

“这是对我晚年的怜悯。”

“哪里，不能那么讲。不论让你干什么工作，你总会认真完成

的，这点我知道。尽管鲁莽，却是无比的诚实。这是当代极难得的品质啊！牛木利贞跟肥皂打交道，这幅图景倒是蛮不错的哩！”

牛木利贞从前那副严峻的面孔，现今却变得皱纹加深、温和起来。身穿一套旧西服，头上戴着呢礼帽，虽然当年的威严已不复存在，可他那端正的姿势，仍保留着往昔的风貌。

“东京我不熟悉。到哪儿去好呢？”

“不晓得，我也照样不熟悉。从前就不行……现在越发不行了。”牛木利贞苦笑着说。“好象在外国大街上走路似的。”

“我在外国大街上走路，反倒觉得更轻松一些。”恭吾感慨万端地说。“在这里，不论走到哪里都会碰脑袋的。”

“我也照样。最近，总做航海的梦。起码还想到海上去看一下。”

“真是潦倒啦。”

“哈哈，是落魄了。”

语言中增添了淡谈风趣，牛木利贞竟变成了平凡温厚的好老头了从前那么拗倔顽固的脾气，也终于改掉了。

“提到肥皂，你可知道在自己家澡堂里，看到只放着一块，并不觉得怎样奇怪，可是当你看到整个库房里都是它的时候，那可是个腻烦人的玩艺儿呀。”他自己一下子笑了起来。“仔细一想，不论什么东西，只要聚集过多都是一样的，做梦也没想到这会成了我的工作，使我有饭吃。”

“在肥皂泡里做航海梦，倒也不赖嘛。最难得的是：在战争中死神漏掉了你，没把你捉去，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我现在的心情变了，想尽量多活几年，看看世道的变化。”牛木利贞说，“看到从前认识的家伙受审，是最令人痛心的事情。不过，现在已经变得能冷酷地注视它的结果了。甚至我想过要去旁听。我本身一定也会有需要动手术的地方，不应该回避它。但愿通过这样的外科手术，使日本能健康起来。在战争以前，认为日本人以自己的力量会干出点什么名堂的想法，完全是愚蠢透顶的。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只有老老实实在手术台上躺下来。象我这样人本来不配去看陶渊明的书，那里有这么一句：‘日入群动息’，‘群动’这句话，多好啊！从前

的日本，正是属于这种群动，哪有什么清醒的头脑啊！”

“但是……”恭吾从这个顽固到家的老友身上，发现了自由主义的立场，不禁高兴地说：“现在好象还在群动着啊。”

“……”

“所谓国亡而群动不息呀！我怀疑是否有根据自己坚强信念而行动的人。”

隐岐达三那张戴着眼睛的面孔出现在他的眼前。“首先国家太小，其次是人们贫困，过于贫穷啦！哪里有抱远大理想的余力呢？一个个想的都是如何倾轧别人来填饱自己的肚皮。真是太可悲了。”

“不会都是那样的。”

“不，暂时必须毫不留情地把日本人身上的坏东西彻底揭露出来！这也是一种手术。如果姑息手软，搞得不彻底，今后将永远连绵不绝地‘群动不息’下去。第一个在学术界发现作为原子弹的中间子的、是日本学者。虽然有这样的优秀素质的人才，这并不能成为日本人的标准。真正扎根于实地的人极少，一定要从这里开始。群动，确实所有一切都是它在作祟。无根草是要随着风向转动的……”一种无限凄凉的表情，从恭吾脸上一掠而过。“时至今日，把受到军部压迫，作为对战争协力的理由，虽然有它事实的一面，作为一个人来说，那是极端卑鄙的。完全是盲目的行动，被一阵疯狂的大风刮得盲目地行动起来。可悲呀！如果能早些清醒自己仅是盲动着就好了。可是目前仍在群动着啊！永远也扎不下根来。”

“……”

“我不免过于悲愤慷慨了。”恭吾自嘲似的笑着说。“也许是因为回到日本这块土地上，才遽然产生了感伤情绪。实际上悲愤慷慨也是其中之一。我对外国的干燥气氛，开始有些怀念起来了。孑然一身，当然不免寂寞，但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以自我为中心行动。那是个自己和别人截然区分开来的毫无互相干扰的世界。”

他们信步走进一家酒馆，在晃旮的桌子上，喝着啤酒。店里座无虚席。不晓得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年轻人，兴高采烈地在无尽无休地要酒，拼命地喝着。在一个小舞台上演奏的乐队，后来走到客人桌前，

根据要求进行演奏助兴。女侍也跟着一起唱起"东京布吉伍吉"黑人舞曲来。这是他们二人初次见到的情景。

恭吾望着虽然身上穿着一套西装，而外表活象个僧侣似的牛木利贞，新奇而天真地侧耳听着女侍们"嘿，嘿！"有节奏的喊叫声。虽显得年老而癯瘦，神色却变得更为温和起来了。已经变到再让他穿上军装，决不象个军官的地步。

同时，恭吾正在暗自品味着因同隐岐达三会晤而受到的类似痛苦的感情，他为了自己对伴子们竟怀有如此深刻的怀念和同情，并无法抗拒它们袭进自己的心坎里而感到很大苦恼。

离开酒馆来到外边时，雾气比先前更加浓厚了。

"你现在倒是干着什么呐？"牛木猝然问道。

"哎呀，这正是我刚刚还想过的问题哩。"恭吾答道。"我自己认为就这样也是可以的。不过，总象个没有腿的幽灵似的呀。回到国里，我连个户口也没有，想找个安身之处都办不到。另一方面……"他在浓雾里仰起昏暗的脸说，"凡是一个人活着，当自己生存或劳动的时候，总是除了自己以外，要有个为别人的目的吧。为妻子或者为父母，我却什么也没有哇！"

"……"

"仔细一想才发现，我是完全为了自己一个人活到今天的，这才是真正的幽灵啊！我还有什么心思去干这干那呢？"他的声音嗄哑起来。汽车从身后驶来，灯光照在身上，恭吾看见自己的身影在眼前的雾里活动着。夜深人静，小巷里已看不到行人踪迹。恭吾改换了话题，告诉老友说：在箱根旅馆订下了房间，虽然观赏枫林红叶为时尚早，有时间请过来坐坐。并把旅馆名字告诉了他。

客　人

恭吾在箱根强罗住的旅馆，原先是个人的别墅，因受到时局变迁的冲击改装成了旅馆，因而在房间安排上浪费较大，并且规矩也很差，住起来倒显得宽敞舒服。原本就是个人住宅，所以浴池只有一个。

在连接着的洗脸间里，正在照着镜子刮脸的时候，从隔壁墙上没有门扇的浴池里，客人们的谈话声清清楚楚地传了过来。好象都泡在浴池里，有时听不到一点儿弄水的声音。

“这要是红叶季节该多好啊！”一个人说。

另一个比他更年轻的声音回答道：

“不过，这也是蛮好嘛。照样是很美的。有这么多的树，不管怎么说，都是极好的。”又继续说：“这跟满眼是石头的光秃秃的山可不一样啊。当时我被放在担架上，为了等候火车，在车站地上躺了五个小时。身上裹着毛毯，更主要的是体力衰弱、意志模糊，根本不觉得冷。偶尔从昏迷中醒转过来，向四下望去，充满寒意的天空一片蔚蓝，半空中却稀稀拉拉飘着小雪花。尽是石头的山和身边一片光秃秃一无所有的地面。这一切使我意识到自己仍然还身在大陆。一会儿又朦朦胧胧起来，心里一边想着会不会自己就这样逐渐失去知觉而死去呢？并同时在恍惚中，象在梦境里似地想起了自己一向熟悉的日本的风景来。那时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现在回想起来，那全是些不值得一提的寻常的景致呀。”

“唔。”仿佛说罢就站起来了似的响起了洗澡水激荡的声音。

“那仅仅是生长着草木的日本风景，看着象是春天，可一会儿又变成一片黄红树叶掺杂的山崖景象，又好象是在一个夏天到过那儿捕过知了的寺院里。当我意志清醒的时候，便拚命地要接着想下去，而所要想的尽是些乡村中的风景。那准是因为我意志一清醒过来，便无法忍受无休止地等待火车的苦恼，而去想它来遣散自己焦虑心情的吧。奇怪的是，父亲和姐姐却从来没在脑子里出现过。并非因为怕想起熟人会难过、而不去想，只是毫无来由地热衷于回想日本国里的景致。现在想来实在不可思议得很……当时却就是这样。人在要死的时候，就是那样的吗？”

“这可难说啊。”

“为什么人的形象竟会首先从头脑中消失而去，光剩下景致这些自然的东西呢？按道理讲，想到的应该是父母兄弟这些亲人，可我却与此恰恰相反。”

冬的响了一下放下水盆的声音，那响声一直传到澡堂的天花板上。

“小心晕堂子啊，还是上来吧。”

作为晚饭后、睡前的习惯，他预备下了白兰地和杯子，自己独酌起来。这琥珀色的酒浆，一直给孤独的恭吾带来安慰。

院里响起泉水流水声。在电灯照明下，坐在草垫席上仿佛居身于潺潺溪流中一般。除了在京都常去的旅馆里，可以听到贺茂川的水流声之外，在别处许多院子里，都可以听到这种幽闲的水的音乐，从而也就更加深了四周的寂静之感。甚至有的地方，只是将水源流进一支旧竹筒里，使它发出滴水声响。回想起来，在外国人的生活里，是决看不到这类事物的。为什么早先的日本人，总是一天到晚爱听这不间断伴奏的水流声呢？

说起来，这是一种奇异的趣味。如果是把水龙头放开，那必然是任何人都无法忍受的。看起来人们想听到的是水的自然声响。即使用人工去创作，也必须尽量不去损伤自然的雅趣。这跟从青铜或大理石雕刻的各种形体中喷水而不断落下的水声不同。虽然同是出于人工引水，却尽量小心地要把它隐蔽起来。真是个奇怪的民族习惯！

日本人认为近代公园里的喷水，是属于庸俗趣味这一点，恐怕是共通的吧。这跟所有日本的人工喷水，不论在趣味和构思上都极低劣却是另一回事情。看了巴黎那里经过美术加工的喷水，尽管会感到壮丽，但也仅此而已，再也感受不到它的幽雅和深度。但是，许多日本人是会停住脚步去倾听自流井溢水发出的窃窃私语般的声响。这是因为不喜欢把人的意图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的缘故。这不仅是由于受到贫穷生活的束缚，擅长于发现朴素的东西而感到欣慰，必定也是从祖先那里世世代代相传的血统中所培养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如果把外国人所没有的这一美好传统丧失掉，那是应该惋惜的。有谁能说这不是极美好的情操呢？

恭吾一边听着流水声，在独自沉思着。潺潺的流水声，不仅从照

着灯光的天花板上，并且可以从那颜色陈旧的墙壁上听得到。他又默默地想起了傍晚刮脸时，从隔壁澡塘里听到的年轻复员士兵的谈话。身患重病，为了进行手术在等候火车的年轻士兵，在高烧的幻觉中，所想到的不是在国内的近亲，而是平凡的自然风光。

面对着镜子的恭吾，眼睛里险些流出泪水来。既值得同情，听起来也实在可怜。他把酒杯攥在手里，一边联想着那情景，不住地点着头。实际上是血液在发挥作用，那是在朴素而可怜的生活中被培养出来的日本人的血液啊！

相同的血液也在自己的体内流动着。一想到人，就不免悲从中来。只有置身于自然，才会感到心安理得。这就是足迹遍历世界的人，对人生所得出的结论吗？

听出有人走进隔壁房间，认为是女服务员来给铺被褥，也就没转过身来。

左卫子坐在那里，在象下雨般的流水声中，有一阵工夫什么也不说，两眼紧紧盯着恭吾。

当他移转望着长满苔藓的岩石和夜色中树木繁茂的院子的视线，发现左卫子坐在那里的时候，恭吾脸上不禁流露出异常惊讶的神色。

一身和服打扮，在灯下看来宛然跟牡丹花一般的鲜艳。

当她的眼睛同恭吾的眼睛相遇时，竟毫不躲闪地承受了强烈的凝视，并以毫不含混的口吻说：

“我，终于来见您了。”

她感到一阵战栗驱遍全身，是在讲出这句话之后。那不是什么冷的感觉，而是使肌肤发烧的一种美的感受。她仿佛从恭吾那强烈的目光里，感到了电流，不由颓然地稳不住原来的姿态，放下双手支撑在草垫席上。

“这是怎么搞的呢？”恭吾象自言自语般轻声地说。

“你在这里呆的吗？”

“嗽”她顺口应道。“是昨天来到的。今天晚上，终于……来见您了。”

“住在这个旅馆里吗？”

“不是。我没能做到这一点。住在上边儿的一家小旅馆里。”

“我还当是妖怪跑出来了呢。”恭吾笑着说。“我一个人孤单单的呆在这里，不管妖怪还是什么，都会举起双手欢迎的。可是，真没想到，跑来的竟是你这个怪人。这是什么风把你刮来的呀？必然是从牛木那里打听到的……请你喝杯白兰地吧。我让女佣人给拿杯子来。”

拍手吩咐之后，他手扶着桌子象陷入沉思般默默地呆了一阵工夫，便不禁自己笑了起来。

“真好象在作梦。这也足以说明，日本太小了。可你正在我明天要离开的节骨眼儿上，突然出现的。”

“您这就要回去吗？是回神户的吧？”

他抬头凝视着她说：

“你什么都知道啊。”他从容微笑着说。“一度是要回神户的。不过，从那里还要到更远的地方去……，到哪里去，眼下还不清楚，但是，还要离开的。头一步恐怕是香港或上海吧。再错过一天咱们就不会见面了。”

“还要到外国去？……

“嗯，是那样。这好象命中注定了似的。”

“难得，已经回到国里来！”

“日本太小了。老板娘。”恭吾以充满信心的口吻，果断地说。“另外，记得从前在新加坡对你讲过，我的个性好象适合外国生活。在国外不必去管那些毫不必要的人情世故，可以真挚而不虚妄地对待自己孤独的心情。我回到日本了。久所眷恋的祖国和故乡啊。有谁知、结果我只能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客人，这是很令人伤心的。不过，对于我这个人来说倒是满不在意的。”

他把脸扭向一边，脸上的表情仿佛在同寂苦作着斗争似的显得严厉起来。

他那沉着安详的态度，却始终没有改变。

恭吾对于过去的一切，是不是已经完全变成陌生人了呢？正因为

左卫子一向抱着极大的恐惧，也就不禁感到有些大出意料之外；并且内心里悸动着的感情，又不知怎样处理才好，显得极不稳定。恭吾好象毫无芥蒂似地凝视着左卫子那是毫无恶意的深沉的凝视啊。象那么严重的事情竟完全忘却了吗?还是他根本不知道左卫子的所作所为呢?

恭吾突然象抛出一种东西似的说：

“老板娘，我见到自己的女儿啦!”他无意掩饰自己叹了一口气，眼睛逐渐发生炯炯亮光。“我回到日本来的收获，只有这一件事。但这收获大极了，它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说实在的，该让我怎么说好呢？‘孩子’，这究竟应该怎么说才好呢？甚至都使我觉得奇怪，我可以完全不去想妻子。孩子却是另一回事情。我很惊讶，为什么竟会这么疼爱呢？”

左卫子即使想要随声附合几句，却因心情过分沉重，不能随机应变讲话，仿佛被紧紧缚住一般，一些也动弹不得。

“这样一来，”恭吾感慨无量地说。“我可以毫无憾悔地动身了。是的，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将依然回到没有任何社会瓜葛的世界里去生活。早晨在床上醒来时，是一个人；在街上走路时，照样是一个人。随后晚上又回到自己一个人的屋子里，钻进冰冷的被窝。如此而已。不过，老板娘，通过这次见面，我决不会忘掉自己有一个女儿。我会不厌其烦地去回想女儿茁壮成长情况的。并且将来到了称心如意的时代，我还可以尽情地来看望她的。就是在这种心情鼓舞下，延长生命，遍历世界各地。本来好象专为丢丑回到日本国来的，可既然有了这么大的收获，也就应该知足了。所以我要再次离开了。”他已经醉意盎然，当酒杯送来之后，给左卫子斟满，自己又接连喝了几杯。他的酒量照例是很大的。

“一想到孩子，人的心灵就会变得纯洁起来。老板娘，当父母的就是这样啊！”在他那安详的声音里，充满着深切的感动。随后，象是一心听起外边的流水声，手里攥住白兰地杯子，沉默了片刻，脸上便又绽出笑容，自言自语道：

“不过，从哪里涌来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人呐！你怎么啦？”他象是从睡眠中乍醒过来的人似的，瞪起了一双大眼睛。这种专注的凝视

是左卫子所体验过的。

“你真是个不一般的女人呐！”

左卫子仿佛被风吹得摆动起来的花枝，一下子绽开了娇艳的笑颜。沐浴后，精心化过晚妆的脸上，好象内部的光泽盈溢于肌肤表面，露出一股大胆的野性。

“我是下了决心之后，才来见您的。请您随心所欲，随便怎样来处理我吧。”

“且慢，先把怨恨放在一边。说不定我是在夸赞你呐。说起来你永远是这么漂亮啊！”

“请不要取笑我。”

“你说你自己不觉得自己漂亮吗？不必去搞日本式的那一套谦虚，你只是生活在日本罢了，你骨子里不是个日本人。”从前跟左卫子谈到钻石的时候，她曾经故意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连那撒谎的做作，都给她增加了美的光彩。“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能机灵地处理一切事情。这是日本女人身上甚为罕见的性格啊。尽管如此，你却好象不晓得什么叫做寂寞。”

“先生，怎么会是那样呢？”

“不，就是那样。你没有感伤情调，这是日本女性少有的类型。恐怕你要比我这个男人更坚强得多。我被关进马六甲牢里一年多，那是个单间牢房，三面墙壁，一面是被遮挡着的铁栅栏门。我虽然晓得战争很快就将结束，由于无法予知未来会弄到怎样地步，也就总去温习过去的事情来寻找安慰。那时候觉得即使杀死你也难解心头之恨；可另一方面又觉得十分钦佩你。心想：有一天如果能活着走出牢门，一定找你算算这笔账。因为我有用不完的时间去思考问题的。总之，那是个除了从高处留作透光的窗户口，仅仅可以看到椰子树梢之外，只能看着混凝土墙和地板过活的日日夜夜啊。在这种情形下，怎能不去胡思乱想呢？只是面对着单调的墙壁在追逐着自己头脑里活动的影子。有时竟不免引起要发狂的心情来。在那种时候，唯一的救星就是去想自己心里最憎恨的人。憎恨别人，实际上对健康是有好处的哇。出去之后，应该怎样去折磨她呢？就是从这些各种各样的想象中得到安慰。

那是一项残酷的复仇工作。人一旦被抛进四面都是混凝土墙壁的地方，就会变得无比冷酷无情起来的 。”

脸色苍白的左卫子说：

“我，并不想逃避开去。”

“是啊，是你自己来见我的。”

“是的，我不来见你简直呆不下去了。晚上一想到先生，就难过得无法入睡……，在街上走路，心里也在寻思：不晓得在什么时候准会碰到您……，我真是痛苦极了。可是，现在总算放下心来，我已经什么都不害怕了。”

恭吾满面笑容看着她说：

“可是，你是正当我明天就要离开的当口儿才来的呀。”

左卫子抬起了一直低着的头，用两手捂住脸，用充满深情渴望而嗄哑的声音，象呻吟似地说：

“请您象从前在新加坡对我说过的那样，再说一次：‘我可以拥抱你吗？’”

恭吾向她投去了大无畏而露骨的视线。双手捂住脸，低着头的左卫子那雪白的脖颈，由于血液的急遽流动而显得无比艳丽。

“真令人害怕呢！”他口角流露着笑意说。

左卫子摇头，表示了自己的否定的意见。她预期马上就会被拥抱，身体做着等待的姿势。

“这要看看咱们俩谁的血更冷一些啦！”恭吾一边站起身来说。“我暂时失陪，先烫个澡暖和暖和。总好象我的血过于冷了些。我给你交个底儿，老板娘，我想到的报复方法，正好也是想让你把身上穿的衣服全脱下来。”

脚步声从草垫席移向走廊里。一俟它消失在浴室里后，左卫子立即从腰带里取出粉盒，重新给脸上又化了一下妆。她胸口剧烈地悸动着，脸上还在发烧。剩下一个人之后，意识到流水声，便侧耳听了起来。左卫子一边耳际听着清爽的声音，一边建立起了以她自己的力量，满有把握把要去国外的恭吾挽留下来的空想。她已有了胜券在握的信心。

一阵工夫之后，当恭吾回到屋子里来的时候，她以异常美丽的眼睛迎接了他。由于左卫子可以完全相信自己所具备的征服武器，这就极自然地使她更加艳丽起来。那从躯体内部深处象泉水样涌出来的光泽，给她的肌肤越发增添了光彩，那情形正跟柔润的光晕一般。满头青丝油光发亮，眼睛和嘴唇在强烈的期待下，点燃起热烈的火焰。

恭吾在梳妆台前梳理着头发。他那厚实的肩膀，绷紧的肌肉，依然不减当年美男子的风貌；他身上那毫无粗野气息、异乎寻常镇静自若的气氛，正暗示着他强大的潜在力量。

"你干过赌博勾当么？"左卫子向他摇了摇头。

"不过，在赌博上你不象是个软弱的人。"恭吾说。"比起男人来，女人本身好象更受神佛宠爱。就我所知道的你来说，确实是个大冒险家。你一直一帆风顺的吧。"

"我只是输给先生一个人啦！"

"没有的事。"恭吾说。"但是，却不能说我赌博方面不在行。在海军里闹出乱子，也正是由于这个自负所造成的。在疾首痛心之余，为了给自己生存下去开辟一条道路，象对待一项事业一样，我对所有赌博的概然率都做了深刻细致的研究。在同命运较量的时候，动辄就兴奋起来是不行的。那必须进行冷静的计算，决不能张慌失措，要等待时机的到来。机会之神好象永远是公正的。只要安静地等待着，肯定会有好运的。老板娘，在这里我们不去等待，就只赌一次。看看是你赢，还是我赢，让司掌运命之神来给注定胜负吧。"

左卫子看见恭吾把放在梳妆台上的扑克牌取来之后，便笑容满面地贴近他的身边问道：

"还赌什么东西吗？"

恭吾在挑选着牌。

"把我们两个人所有的一切，全部财产都赌上吧。"

"真是太小了呀！"

"你要知道，"恭吾举目朝左卫子望着说："如果输了，可就要变成一无所有、光身一个人的呀。"声音竟是那么平稳而一般。"决定输赢的方法是很简单的。看出红牌，还是黑牌就可以。老板娘，把红

方块这张牌给你吧，那是钻石的女王啊。我就要黑桃。牌由你自己洗并由你自己去翻。刚才讲过，在这方面我是老行家。玩得时间一长，或复杂一点儿的东西，毫无疑问我准会赢的。这种象儿童的赌法，是完全为了你的呀！”

“您是认真的吗？”左卫子的眼睛里流露出不安的神色。恭吾讲话的那种平稳而普通的声调，是使她不安的原因。“如果您输了，先生所有的一切都归我所有吗？”

“一点都不错，在马六甲监狱里，我多次想到的就是这个办法。就是把你倾注心血，最为珍贵的东西，统统拿了过来。但是，你毕竟是个女人呀。所以我想到了一个最公正而单纯的办法。我决不动扑克牌。”

左卫子的脸色开始苍白起来，沉默了片刻，便蓦地笑出声来说：

“我本想用我们俩个人的钱结婚，变成一家人来着。”

“光是把钱呐！”恭吾说。“关键是：人的躯体即便使用也决不会减少什么，而金钱、财产，一经离开自己，便什么也见不到啦。丧失了不会再有的东西，对于任何人来说也将是十分痛心的嘛！”

“……”

“你，有勇气吗？还是，临阵脱逃呢？”

“你真想出了一个冷酷的绝招啊。”

“这倒未必。因为机会是公平而平等的。我也许会输掉的。”

“不，我想说的不是那会事儿。”仿佛一旦消失了火焰的炉中炭火，被风吹得立刻又重新燃烧起似的，左卫子脸上呈现出激动的表情，艳丽地笑着说道。“在千万人当中，守屋先生是我最喜欢的人。正因为非常非常喜欢您，感到十分痛苦，这才来见您的。”

“请不要用话来吓唬我。”恭吾始终不动声色安详地说。“自己做过的事情，哪怕是件小事，也会纠缠终身的。我这一生就是这样的，这点请你也牢牢记住。女老板是模仿了中世纪的纳芭尔女王。这个女王命令自己中意的男人来陪她过夜，可第二天早晨便又命令家臣把他活活装进布袋，投进赛纳河里。本来是一朵无比美丽的花，却是个有刺的花。请不要扎我吧。最好你能干净利落地翻起一张红方块钻石女王，

反转过来把我赢得个精光不好吗？你是个坚强的人嘛！”

“难道您不能说一句宽恕我的话吗？您要知道我在心里……是多么悔恨自己啊！”

“对我来说，根本谈不上什么宽恕不宽恕。甚至于觉得你真是个坚决果断的人，竟做出这般痛快的事情来。因为这全不象日本人能做出来的呀。也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才准备采取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适当的好条件来跟你决一胜负的。你认为自己一定会输吗？”

“我并不把当真输掉放在心上。”

“你真那样想的话，那是会有好运气的。你试试看。已到了这种地步，不搞出输赢，那怎么好下台呢？不光是我，连你也在内啊。你这个人的性格，不是那么脆弱的。能见到你，我觉得很有趣。为了今后永不忘怀，今天晚上你更应亮出你的本来面目来。明天我就要离开，这是离别之前的最后一夜啊。”

“啊，是啊，……您又要动身啦。我知道了，要把这牌洗一下……”左卫子觉得自己有可能在这个单纯的较量中得胜。于是，她想要赌赢，血往上冲，脸涨红起来。“红方块女王先翻出来就是我赢了吗？”

“是的，老板娘。”

“全凭运气呀！”

“是的，全靠运气。”

左卫子挺直身子，向扑克牌伸出去的雪白的手，并没象她担心的那样出现颤抖迹象，而是姿态优美，象一朵花似的在轻轻地活动着。她掀起了数张牌扔在桌子上。

“不出来呀。”

“会出来的。老板娘，你会赢的。”

当黑光发亮的黑桃女王被翻开来的一瞬间左卫子竟不由地啊了一声。

“竟是我赢了。”恭吾说。“这是你运气不好啊。”他伸手翻了一下剩下的牌，仅隔一张就是红方块女王。他知道这是不足为奇的现象，所以既不吃惊，也没去安慰左卫子。“明天，我要起早，今晚就请恕我失陪。”

当第二天早晨左卫子再次去拜访恭吾的时候，他留话说：要到小田原车站搭快车，已坐汽车下山多时了。院子里的树木，在山上秋天的大气里，受到朝阳的洒射，一条条树枝显得既冷清又明亮。在旅馆里留着一封信；另附一张香港、上海银行的保付支票。信中希望左卫子按约定也拿出上面所开数目同样多的款子，一并捐赠给流浪儿或战争受灾者。信上署名是：埃海鸠尔斯。左卫子已经忘记，那是个因为侮辱了被绑赴刑场的耶苏，而受到永劫惩罚，永远得不到死的安息而在大地上彷徨受着折磨的传说中的犹太人的名字。他把埃海鸠尔斯的寂寞和苦闷寓于这个署名之中。

旌　旗

井上靖著

戴辅中译

【译者按】井上靖（1907～），日本著名小说家。生于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父亲是军医，自幼寄居祖籍静冈县祖母家。长大后曾在九州大学学过法文，后入京都大学学美学。大学毕业后任记者。1949年发表小说《斗牛》获奖，奠定其作家地位。后辞去记者工作，专伺创作。

井上靖作品十分丰富，现代题材、历史题材均很善长。《井上靖小说全集》，共32卷。主要代表作有：《比良山的石楠花》、《一个冒名画家的经历》、《射程》、《冰壁》、《夜声》、《榉树》、《方舟》等。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多从中国历史中取材，主要作品有：《天平之薹》、《楼兰》、《敦煌》、《杨贵妃传等》。这里发表的《旌旗》，是井上靖的日本历史题材小说。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史实性强，有新意，文笔生动，读来耐人寻味。

井上靖文学造诣深，对中国感情也很友好，曾任世界笔会副会长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

一

青木大膳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浪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经

*浪人：当时（幕府时代）失去主子到处流浪的武士。按这篇小说中，当指日本战国时代流浪的武士。

历。自从他漂流到今川义元将军府所在的骏府城里以来，已经有一年了。但是，除了知道他过去是北条将军的家臣，因品德方面失检，闹出了大错，失掉了主子之外，再没有人知道别的情况了。

今川将军的家臣们，在路上遇到青木大膳时，几乎都避开他。他无论在面貌上还是在姿态上，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令人讨厌之处。他脸色苍白、眉间有伤疤、薄嘴唇、大个子，走路时左肩稍耸。面庞还算端正，不过在他容貌和姿态中隐隐约约看得出带有残忍。

他臂力过人。不知道他是使的哪一家的刀法，不过，他使起刀来灵活而带有杀气，一刀就一定会把对方砍倒。

今年春天，在城里广场上举行过一次比武，也允许这位浪人临时参加了。那当时，这位青木大膳的武艺是超群的，是无人可比的。十几位自恃武艺高强的武士，几乎在他一击之下便倒在地上了。他们都是被青木用木刀从下侧向胸部挑刺，仰面朝天倒下去的。有一个人吐了血，其他一些人全都多少受到了伤。浪人青木大膳的名字，从那时以后便相当响亮了。不过，今川将军府上迄未有接纳他进身报效的消息。尽管他有那么大的本事，但是他却总是不知为什么不被信任，反而受到人们疏远。

那一天傍晚，青木大膳走出他作为食客居住的、座落在"屋形街"——将军府街的那家武士居所。他走出大门口时，仆人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象平常一样，没有回答。那仆人告诉他，这家老爷已回府。不知道他听到了，还是没有听到，反正他是迈着怄气的步子，慢慢腾腾地朝后院的板门走去了。从他转身向后院的板门走去看来，也许是他听到了仆人说的话后故意避开与这家主人见面的。

过了一小时左右，他走在安倍川的河畔上，步子仍是那样怄气的样子，他在这条河急转弯处从堤上走下来；穿过两三家农户的后门口，走进竹丛旁的一座破庙。

"有人吗？"

他在正门铺地板的门廊处低声喊了一声，当他没听到回答时，便径自打开板门，转进狭窄的院子里。那里栽着一些不成材的树木，胡乱地铺着些石头。

“有人吗？”他又喊了一声。当他知道屋里似乎有人时，便坐在套廊上了。

“谁呀？”传来稍微涩哑的低声。

“是青木大膳。”他傲慢地回答说。

对这话，屋里没有传出来反应。

“我是青木大膳。”

他又说一遍。他的眼睛还是盯着院子里那些在近两三天突然带有凉意的阳光照耀下的不成材的树。

这时，身旁当地响了一声。青木一看，是一块金币*掉到他坐着的地方。他捡起金币，瞟了一眼：正面有席状铸纹，下边是将军府关防印记“桐叶花押”，背面有“骏河”二字**。

“才一块吗？”

青木大膳不屑地嗤笑着，十分厌恶地说：“你这个骗子王！”

大膳又接着说，

“习武游习的武士听到你说的话都大吃一惊的。你说什么，自己走遍日本各州各县，了解各地风俗人情、研究和检查了各地要害地带的地图，更熟悉掌握各地地理！”

说完这话，大膳便笑了，那笑声比说话的声音要低得很多。那是一种情不自禁暴露出轻蔑的、表示厌恶的笑。他平常很少开口，都是沉默寡言。但是，在这里他只是一个人说起没完。

“你这骗子手！你还胡扯用兵之法！还说深晓攻城布阵以及兵法之精微，而且还说自己的剑术是什么“行流”派***！我真想看看你这“行流”一派的武艺。我青木大膳什么时候都愿在比武上奉陪。”

屋子里依然没有传来任何回声。这时，他似乎异常愤怒地说：

“再给一块金币！虽说你我都是不得其主而事的流浪武士，可是你会骗人，钱，所以比起我来，宽裕的多得多。再给一块金币！”

---

*一块金币：原文“小判”，是日本古币，约重一两。在当时，相当于一石米的米价。

**骏河：又称骏府。大致相当现在的静冈县地区。

**“行流”是日本剑术的一个流派，下文还有“新流”也是这种流派之一。

这时，也许是从拉门的门缝里扔出来的吧，又有一块一两的金币不甚响亮地掉在套廊处了。

“我拿走了。我宽限你十天再来撕掉你这骗子的假面具！”

青木大膳站了起来，然后说：

“今天我着急办事。晚上还要和甲斐*的武田将军府的要员见面，谈谈投靠武田将军帐下的事。对于骏河城，我已经讨厌了。”

青木大膳说完这话转身走出两三步时，有一个涩哑的声音说：

“等一等！”

“什么事？”

“你说武田将军府的要员，是谁？”

“看来，这也是你的心事吧？他是近卫大将板垣某某。他的名字我还不知道。”

“你以为你能那么轻而易举地进到那里去吗？”

“那，我可不知道。要试试看，才知分晓。”

青木大膳又走了两三步的时候，拉门敞开，膝行蹭出来的一个身材很小的人。从面庞到身材，全都不同于常人。

“有事吗？”

青木大膳回过头去问。

“我给你出个主意：告诉你，如果说是板垣，一定是板垣信方。板垣家，辈辈都是武田将军的世袭臣下，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现在，武田将军府的两位要人，就是甘利虎泰和板垣信方。浪人武士们效忠投靠之类的话，他们这两位可不是马马虎虎上当而相信的。只有一个办法。我告诉你，你去截袭那位板垣信方！”

“截袭！？你说去截袭，那是要干什么？”

“没有什么。你去截袭，在他紧急关头我来出头搭救他。”

青木大膳对于对方的一番话，一下子还摸不着头脑。这时，这位矮小的人又接着说下去：

“这样一来，我和板垣信方之间就拉上了关系。人，没有比救命

---

*甲斐：地名。战国时代的一个小国（诸侯国），现在是山梨县一个多山的地方。

之恩更大的恩情。我是也想到武田将军帐下进身报效的。当我得到武田将军的赏识时，我一定要推举你。”

“是演一出戏吗？”

青木大膳呸地吐了一口唾沫，便盯住谈话的对方。

“不过，除此之外，没有更有把握的投身报效途径。”

“骗子！”

“你不喜欢干的话，你就走好了。”

青木大膳好象是考虑了一阵子，终于回到套廊前，说：

“你又现出原形了。阴阳眼！”

端坐在套廊上的那人的眼睛确实是一眼大一眼小的阴阳眼，人们看不出他是往哪里看。

大膳转身回到套廊前时，那坐在套廊里的人，右手支撑着套廊地板欠起身来。支着套廊的那只手没有中指。然后，刷地站了起来。他的身材够矮的了。充其量也不过五尺高。这个小个子走进屋里去了。

青木大膳傍若无人地大笑起来。可是，走进屋里去的人并没有笑。他在微暗的屋子里，总是脸朝着院子里的红色菊花。然而，大膳是摸不准对方在盯着什么地方。

“截袭，还要不使他受伤，这倒是有点难啊，青木大膳。这是头一遭嘛。”

屋子里的人说完，便又象从前那样一声不响了。

“你说说怎么办！说说吧，山木勘助！”

大膳为激情所冲动，大喊着。那苍白的脸突然抽紧。

“也可以让他受一点伤，不过可不能把他杀死。那样就鸡飞蛋打了！”

从屋子里传出沉着而涩哑的声音。

青木大膳讨厌山本勘助，大约半年前才遇到他，从那时起就恨这个人。也许是性情不合，大膳一听到这家伙的声音，就感到要胡乱地作践他、欺负他、虐待他，使他连大气也不敢出才行。所以，大膳到山本勘助家来，固然也是为了厚着脸要钱，但是到山本家来的心情，更主要的动机毋宁说是很想要对山本说些讨厌的话。

浪人山本堪助的名声，在今川将军领地骏远参一带是相当享有盛名的。他本是参州牛洼的浪人，来到骏河府，还是九年前的事。这九年来，他曾多次向今川将军府申请过投靠报效，但不知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任用。如今受到今川将军府上的家臣总管庵原忠胤的荫庇，在这儿吃闲饭。庵原忠胤长年照顾山本勘助不使他盐米之资或缺，外面都传说是因为忠胤和勘助是亲戚。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这样，在今川将军府上既不能投靠、又被认为是没有什么才干的人，家臣总管忠胤也是不会看顾他的。

据传说，他的剑术是"行流"一派的剑术，今川将军帐下无人可当。可是，既没有人看到过他真的手执利剑，也没人听到过他上过战场、杀伤过敌人。大概，传说他有"行流"派剑术，他那副尊容大概起着重大的作用。

身不满五尺，面色黝黑，一眼大一眼小，而且还是瘸子。右手掉了中指。年龄快五十了。

他从自己住处出来到城下走动走动的事，一年到头是屈指可数的。这种时候，孩子们倒是会看看他，大人们却没有人一顾的。他那残忍的面貌和姿态，兼备有一种令人不快和令人感到悲惨的性质。即使是孩子们，也不过只是转过头来看看他而已，究竟是由于害怕还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反正他们是决不跟在他身后走一步的。

他从二十岁便周游全日本各地，长于军旅运筹，通晓古今兵法，斩城夺阵方面，据称是一个内行。尽管这样，他终究没能投靠报效于今川将军帐下，他不得主而事已达九年了这勿宁说反而有助于使他的盛名愈来愈高起来。一般的传闻是：将军府里，在将军阁下(今川义元)的亲信中，有人对于他的智慧、经验和才华嫉妒，由于这种人的弄权，所以使他投身报效的愿望不能实现、而被拒绝于门外。近年来甚至于有人说：那阻碍其进身的当道者就是他的庇护人庵原忠胤本人。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今川将军的家臣中也很少有人悄悄到山本堪助住处拜访的。一到晚上，他的住所，人们都说，简直就象一座空荡荡的私学馆。

只有青木大膳不相信关于山本勘助的那一切传言。他只是认定他是个骗子！然而，青木大膳在分析山本勘助所以享有盛名的一切因素后，对于这些因素，他并不是用怀疑的眼光去看的。他之所以不信用山本勘助，只是凭着他的直感。不管怎样，他想象不出他会看到山本勘助拔刀而起的姿态。若是勉强想象的话，那想象里的山本必然是一点儿也没有飒爽之处，而只有颇为异妙的样子。

青木大膳初次遇到山本勘助虽是大约半年之前，但是他从第一眼看到他的那一瞬间开始，就不信任这个人。他认为长于一家剑术的人不应是这样的人。他真想和他比比武，来剥下他的画皮。大膳曾经多次让勘助和他自已来比剑，但是对方绝对不来答应他的要求。每次要求比剑时，都让他借这样那样的理由把机会岔开，都让他逃掉了。

大膳好象偶而想起一样，常常到山本勘助的住处来大肆谩骂。虽然如此，勘助却默然处之。对于勘助的轻蔑和憎恶，在青木大膳看来，似乎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他贫困而无聊的赋闲流浪生活中唯一的生趣。由于大膳本人对于兵法和各国的形势一无所知，所以他不能试图就这方面来评价。但他认为这方面一定是和剑术高低的情况一样的。如果没有一兵一卒，还谈什么攻城略地！据说他走遍了全国各地。这也是可疑的。有一次大膳问到他自己出生地小田原附近的地理人情，而堪助却噤若寒蝉，一言也不发。这只能认为他堪助是根本一无所知了。

青木大膳很满足：今天山本堪助竟意外地向他现出了骗子手的本性。现在大膳与平常的情形不同，快步地走在安倍川的大堤上。

截袭板垣信方这件事，即使那是演一出戏，也是能使他这好久以来的无聊得以排遣掉的。这个骗子手！世人都让他哄骗过去了，可就是欺骗不了我！

他走的这条道，一侧是安倍川的河滩，另一侧显得格外低，那里是一片没有耕种的撂荒地。今年稻谷不会有收成！想到这儿，青木大膳的心突然暗澹下来。一提到稻谷，问题可是迫切了。即使没有稻谷问题，每年农民都放弃了土地去当流民，而种地的人越来越少起来。而今年本月上旬又连着下了十天大雨。京都以东，到处都遭到了重大水灾。仅仅在这一带，安倍川的河水冲走的人家，也是不计其数了；

田园被冲走，牛马也被冲到大海里去了。去年，天文九年(1540年)，春天有一场暴风雨，比现在稍晚些日子的初秋时候又有一场暴风雨。每年，倒霉的事总是接二连三地发生。

不然的话，就到甲斐去投靠那里的将军吧。甲斐那地方也许会差强人意。和山本勘助一起去投靠报效倒是有些不痛快，不过，即使是那么一个瘸子来作伴，也许比单身一人到陌生的地方去多少胆壮一些。

不过，那家伙真是讨厌呀！青木大膳猛地停住了脚步。他觉得无论怎么说也是讨厌。他在孩提时代曾在地瓜田里用石头压死青虫子，然后在地面上蹭来蹭去。那时觉得，如不这样做就好象心里总是不满意。而现在他对于负盛名的这个瘸浪人的心情正是这样。

那是八月刚刚开始的时候。虽然没有风，但是夜里的凉气还是袭人的。秋意很浓了。

在离今川将军邸宅不算太远的地方，环绕分布着武士们的居所。走过这里，便是一个慢坡，与小商贩小作坊集中的“下町”相连接。这一带，白天人来人往还是热闹的；从太阳一落，便完全断了路行人了。只是成群结队的夜盗们偶而才匆忙地穿过这条大道。大道两侧的商店也紧紧地关上了大门。

青木大膳在这个慢坡中途处的一棵大朴树*旁，已经站了一个来小时了。他是在这儿等候武田将军府的要员板垣信方从这里走过的。板垣是到武田将军的前总帅武田信虎这里来问候其起居的。四五年前信虎被其子信玄从甲斐逼走就来到今川将军帐下寄身了。现在到了晚上，他仍然要回到从武田将军那里随前总帅武田信虎一起派到这里来的东云半二郎的住处去。青木大膳就是打主意在他回来的路上截袭他。

今天，他并没有和山本堪助会面。然而，商定的地点肯定是这个慢坡的路上这棵大朴树下。只要看到板垣露面，他青木大膳就要冷不防从侧面跳出用刀劈过去。如果有同行的人，不管两个人还是三个人，

* 朴树：是落叶乔木。镰仓幕府前后，曾作为大道里程的标志，每隔一日里(约四公里)栽植一棵。

也都要把他们砍倒扔到路旁。这时，山本堪助就要出场。青木要和他杀上两个回合，估算着时间，伺机逃进侧面的树林中去，这就算行了。要干的，只不过这些而已。

青木大膳环视一下黝黑的周围。虽说黝黑，还不是漆黑一片。在黑暗中漂动着微微发亮的东西。在这黑暗的空间里，在一个不算太远的地方，那个小个子的一双难看的眼睛，也该是盯着这边的。

大膳终于耐不住这越来越长的沉默的痛苦。他试着低声呼唤说：

“喂，瘸子，勘助！”

然后，侧耳细听一阵，当然对这呼唤不会有回答。他不愉快地咂咂嘴，随着便紧贴地面蹲下来了。

又过了一小时。周围的黑暗使人开始不知不觉产生了凶狠的念头。夜盗也好，野狗也好，快来吧！我一定杀掉他们！

正在这时候，他听到从慢坡上有悄悄走动着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看走过来的人，好象是一行三人。

青木大膳没有离开站定的位置，对那要从他眼前走过去的一行人，冷丁一声喊道：

“佐伯主水！”

当然，他喊的名字，是当时信口说出的。

在他这一声断喝的同时，对方的脚步声便立刻停下来。

“我不是您说的什么佐伯，您找错人了。”

有一个人说。

“别说瞒不了人的话。想混过去也白费！为了要你的命，我才特地到这地方来的！”

“我说谎有什么用！”对方说。

可是，青木大膳猛然拔出刀来。

看到这种情形，对方都闪到背后。另一个庄重的声音说：

“且慢！弄错了人，可麻烦。在下是甲斐国武田将军帐下的家臣，名叫板垣。”

大膳想，到底是板垣来了。

“我不管你是板垣，还是什么，送命来！”大膳大声喝道。

“拦路小贼！”

随着这一声喊，对方也拔出刀来。

在青木大膳的眼前，亮出来的刀，一共两把。这时，在这两把刀稍后的地方，又听到那庄重的声音。

“你们不要伤着！多加小心，把草贼赶跑就算了。”

大膳知道现在在自己面前亮刀的两个人并没有板垣其人时，便猛地杀将过去，朝一个人肩头砍去。一阵惨叫。大膳跳出圈外一次，第二次杀过去时，又将另一个人的腿扫伤。又是一声惨叫。

这不过是一瞬间的事，于是，板垣就什么也没说举刀杀过来了。杀了两三个回合时，大膳便听到对方急促的气喘声。

“喂，你没弄错人吗？我是武田将军的家臣板垣信方。”对方说。

大膳默不作声。

“如不是弄错人，你果然是拦路草贼不成？”

大膳一面焦急地进逼着一面想怎么处理这个不能杀伤的对手。

这时，对方却先杀过来。不愧是板垣，比刚才那两个人的功夫都深。大膳扑进对方近身处，抓住他的右手，步步紧逼地向大道对侧推去。

“什么人？”

突然，灯笼从侧面照着大膳的脸。大膳这时才知道自己把对方已按到土墙上了。听说是要员，因而自己认为是老头子，可是没想到这人相当年轻，是一位中年武士。

他用慌慌张张的声音说：

“路遇草贼，苦于招架。”

“我来相助！”

清清楚楚是山本勘助的声音。青木大膳放开板垣的手，一下子跳出圈外。这时，他想，下面该是这出戏的武打场面了。

正在这时，一股冷嗖嗖的刀风从正面向他劈来。青木大膳啊地一声跳到背后避开，这一刹那，脚绊到石头上，也许绊到别的什么东西上，一下子仰面倒下去。

两刀、三刀，毫不留情地砍过来。这哪里还是演戏。真地想砍死

人的杀气，向青木大膳劈头盖顶地压过来。

这是违背了原来商定的安排！大膳在慢坡的路面上一面滚着，好不容易纵身跳起来。当他发觉不知什么时候眉间被砍破时，眼里便流进去了淌下来的血。现已无暇来用手去擦了。

“勘助！”

他这样说着，便跳进右侧的杂木林里去了。如果是演一出戏，勘助的追击，理应到此停步。

可是，当青木转过身一看，对方的大刀却紧紧相逼。这情形显然是对方要坚决跟住自己，退到哪要追到哪，寸步不离了。

“你发疯了吗？”

青木大膳喊着。

“疯是没有疯！”

这声音十分低。接着，勘助便又大声说：

“看刀！”

“来吧！”

青木大膳一面觉得情况根本不对，同时喊道。对方真刀真枪地对自己杀过来了。自己也不能不杀过去。大膳的心里涌起了对于这瘸子憎恶，这憎恶比起原来增长了几十倍。

但是，青木大膳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类似恐怖的东西。对方的刀，指向处很低很低。那小个子把刀压得几乎贴到地面。大膳看到那个阴阳眼的家伙紧紧盯着自己，而自己又是进身不得、退走无路。

两人的间隔，由对方的紧逼而缩小着。青木大膳觉得简直是已经无计可施了。在对方的刀光闪过时，自己的肩头被砍了。然后右手腕被砍，第三刀砍到了脚。

“住手！你住手！”

青木大膳拼命地喊。但是，简直象似对着一堵大墙呼喊一样。不管喊什么，对方的刀却一点儿也不留情。

青木大膳觉得对手山本勘助的身体逐渐高大起来，而自己觉得自己的高大身材逐渐变得又小又丑。实际上，青木大膳的眼睛，只有一只还能看见了。脚也瘸了。

“噢！”

这是垂死的悲鸣。他已被从肩头劈成两半了。

二

甲斐的武田将军派来使者，来劝骏府的山本勘助出仕的时候，是天文十二年(1543年)二月中旬左右。自从勘助杀了不知来历的浪人青木大膳、救了武田将军家臣板垣信方以来，已经过了一年半的时光。据使者说，武田将军府希望以俸米千石请他屈就。勘助告诉来人让他考虑两天，便先打发他回去了。

勘助好久不曾外出，当天外出了。安倍川的大堤上，早开的樱花刚开始开放。

“攻城略地，攻城略地！”

勘助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口中重复这句话，俸米千石嘛！这俸米倒是无关紧要。问题在于能否得到发挥自已攻城略地方面才能的那种地位。出仕时一定要附带上条件

“攻城略地，攻城略地！”

山本勘助对那樱花开满的枝头一眼也不去看，便从樱花树当中穿过去了。象武士家的妻女打扮的两个女人，结伴从对面走过来。她俩看到勘助时，胆怯地侧身到道边去了。

“攻城略地，攻城略地！”

勘助并不理睬这两个妇女，只把视线放在略高些的地方向前走着。右脚每落到地面，他的身体便相当歪扭地践一下。

进到骏府的街道。他的庇护者、今川将军的家臣总管庵原忠胤的宅第，在武士那片住所的入口处。由于那里有三棵大山毛榉，因而诸家臣居住的“城下”区的的人，把这所宅第称为“山毛榉公馆”。

勘助从这个山毛榉公馆正门走进去。不经传报、径自走上台阶。在走廊遇见一个女仆。

“庵原阁下在吗？”

“是。请稍候一下。”

但是，勘助并不把这话当回事儿，还是在走廊往前走。女仆似乎想先走几步向老爷报告他的来访，但是，她又对于抢在他前面走过去犹豫着。勘助那短小的身材、以及他走路的姿势，都使人感到不易于抢到他前面去。

“老爷在家吗？”

勘助在最深处的房间前向里边问了问。

“谁呀？”

“是山本勘助，特地来拜访您。”

屋里没有答话。勘助似乎清楚地看到庵原的脸上表情突然变化，好象说：这讨厌的家伙来了。

“请原谅。”

勘助打开拉门，径自进了屋，但仍要保持对庇护人的礼节，所以他在那里端坐下，微微地行了个“叩头礼”*。

“今天有事相商，故此前来拜会。”

“什么事？”

庵原忠胤好象在读书，在桌前坐着。这时，面朝庭院的，白发苍苍的头，慢慢转向勘助。

“武田将军派来使者劝我到他帐下出仕来了。”

庵原只抬一抬眼睛，默然地没有回答。不过，他还是问了一句：

“那么，你有心出仕吗？”

“总不能到什么时候都漂泊不定没有归宿呀。”

“俸禄呢？”

“一千石。”

停了一小会儿。

“这样的话，我们这里也出一千石的俸禄给你。”庵原说了这话后，又说：

“我一直觉得没有让你受到委屈呀。”

---

* 叩头礼：是日本人在室内见面时匍伏在席子上的一种类似中国旧时代“叩头”的礼。这是一种郑重的礼节，现在仍然沿用。

“已经是九年了。无功受禄，再也不能了。我希望实际上发挥自己攻城略地的本领。”

“你认为纸上谈兵就可以攻城略地吗？”

“运筹帷幄可以攻城略地！”

勘助象发吼似地只说了这句话。庵原又暂时没有作声，好象在思索。

“不管怎么的你也是打算出仕吗？我先向将军大人禀报一下。”

“怎么商量也都是一样。根本不想放走，不想让人到别处去。尽管这样，在自己这里使用，又觉得害怕。”

“说得过分了！”

庵原严肃地说。这时勘助说：

“不是那样吗？山本勘助是可怕的人吗？可怕到不能使用的程度吗？”

说完后，又急速改用另一种语气说：

“不过，九年来在衣食方面承蒙照拂，我心中是深知恩义之重的。我身到武田将军手下任官，但我的心还是可以留在骏府的。”

勘助在说这话的同时，从他的嘴里露出低笑。这很令人不快。

庵原似乎吃了一惊，把脸朝向了勘助。庵原的眼睛甚至连不吃惊时也总爱不理睬谈话对方，但这时这双眼睛却闪着冷冷的光。

庵原盯着勘助，似乎探视他的意图，问：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想既吃武田将军的俸禄，也领今川将军的俸禄。”

“……”

“本来我是预卜着今川府上的将来，才没有离开这儿的土地的。”

“……”

“今川将军是东海道十五国头一号的武士。他本人派出一个家臣留在武田将军帐下，也不是坏事吧。”

勘助只说了这些，便默不作声了。

今川义元将军的妻，是武田将军（信玄）的姐姐。这样，今川府与武田府是姻亲。然而二十三岁的信玄（晴信）对于其父进行了类似放逐

的处分，使其父武田信虎寄身于女婿义元将军之处。表面上，武田与今川两家仍保持着同盟关系，但是武田将军家里父子不和，造成了武田将军与今川将军之间一条冰冷的暗流。

这样，作为今川将军说来，暗中给勘助支一笔俸禄，然后放他到武田将军帐下出仕，这样做并不全是没有意义的事。

勘助站了起来。这是一种可以认为唐突的起立方式。庵原叫住勘助，但勘助已走到走廊了。

勘助由从甲斐来迎的三位武士陪同带路，沿富士川东岸向古府中*出发时，是三月初。

在急湍的富士川两侧逼近着的山坡上，已经披上渐渐萌发出的葱绿的叶子。

路上住了两宿。勘助是讨厌出门旅行的。

风传他徒步走遍全国，进行过作为武士的访学视察，而且没有足迹未到之处。可是，他只知道自已的故乡叁河和骏河。说漫游过全国，简直是胡扯。然而，他并不否认这种风传。也没有必要来否定这种风传。无论是西部各地、也无论是东部各地，他都能把听到的各诸侯国的城区情况根据他仅有的那点知识，如同与实际情况一样地，明确地浮现在眼前。从书本上得到的那些关于山川平原以及各地特有的气候条件等方面的知识，使他能隐约地看到根本不知道的城郭和繁华街道及其周围的地势地形。

他平常一遇到远方来的客旅，他都不曾忘记从他们那里详详细细地吸取各方面的知识。他的记忆力和想象力是非凡的，这连他自已也都感到惊讶。只要听过一遍，他决不会忘掉，并且他还能从一鳞半爪的知识里无限度地引申出各种情况来。

板垣信方亲自来到半路上出迎来了。衣服、车马、侍从的弓枪手自不待言，连供勘助驱使的年轻仆从也都安排齐全。

勘助心满意足。一方面当然也是由于自已意外地受到宠幸之极的

* 古府中：是甲斐将军府的所在地，甲斐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

待遇，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甲斐这地方的自然风物、这地方的地形，都与他多次在心中描绘的情况，几乎不相上下。进到古府中的繁华区时，勘助觉得连这里云彩的颜色也和他曾想象过的一样。

"古府中这地方，你是第几次来？"板垣信方问。

"连这次，第三次了。"勘助回答。而且勘助说出"第三次"时，自己也决不认为那是扯谎。

勘助当天晚上在武田将军府北方的一个部落的财主家住了一宿以便第二天到将军府去拜谒武田垣信将军。武田将军府根本不是城堡样式的建筑，是一座普通的邸宅，只是周围环绕着深壕是与众不同而已。

在将军府的大客厅里，正面是二十三岁的武田晴信将军，左右列席伺坐的是武田府的宿将老臣。勘助远在客位上匍伏"叩"拜。武田垣信将军命其到面前来时，他才站起来，鞠躬如也地来到将军面前。

板垣信方的邻座是兵部少辅饭富虎昌，接着大概是备前长官甘利虎泰。勘助一面向前走的时候，把视线掠过那里，三位要员的面庞尽收眼底。当他低下头时，备前长官甘利虎泰的冷冰冰的目光，不会消失地留在眼里了。他想，只有这个家伙是一个讨厌的人。

武田垣信将军一言未发。只是颇饶兴趣地盯视着勘助那不寻常的面貌。这时突然说："这人的骨格比听到的情况清奇得多。千石的俸禄不够吧。赐俸两千石。"

声音并不大，但是使人感到庄严而有份量。勘助吃惊地稍稍抬起了头。

于是，将军又说：

"从我的名字中，赐你一字。以后便叫勘助晴幸吧。"

将军是一位十分慷慨大方的青年武将。勘助默默地行了个礼。

"要说感谢的话。"板垣信方凑到跟前耳语。勘助抬起头，用毫无抑扬的声音说：

"这是我极其难得的幸运。今后我要为将军在战场上斩将夺城，以报知遇的大恩。"

"你如此简单地说到夺城……"

“是的，无论斩将夺城、也无论拓疆扩界，都是有诀窍的。”

“你深知此中奥秘和诀窍吗？”

“是的。”

勘助这简短的“是的”二字回答，谁听来都觉得不逊。这时听到备前长官甘利虎泰的毫不客气的低笑声。

“你参加过几次交战？”甘利虎泰插嘴说。

“一次也没参加过。”

这时，失笑声从座位的末席一侧哄然而起。

勘助对于这种情况可没有理会。他内心有一种感情在涌上来，使他简直不能够在那里稳坐下去了。这种感情是：不管多少城池也都可以简单地攻下来的自信和勇气。

板垣信方这时立即说：

“请退下休息。”

勘助默默地从武田晴信将军座前退下。

勘助退出后，备前长官走到将军面前说：

“我认为，一次也没到过战场、而说通晓文韬武略的人，只能让人看他是一个用口才谋厚禄的骗子。

兵部少辅的饭富虎昌也接着说：

“我认为，先使用一两年，观察他的劳绩然后再提俸加恩，才是最为合宜的。将军大人识人有如神明一般，所以，不知道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这时，武田晴信将军只说了这样的话：

“距现在起十年前，我十三岁的时候，到过参州的牛洼，遇到过勘助，我和他约定，他年奉我为主，而我也命他遍访诸国以待召。”晴信将军说这话时是无有表情的。

谁都知道，当时晴信说这话，是信口开河。可是既然将军这样说了，也就无法收回了。只有板垣信方明白晴信将军庇护勘助的秘密所在。他幼小时候受到父亲武田信虎将军的冷淡而遭遇不佳。所以他对于相貌奇特的武士、或对于处在不受人们信任的逆境中的武士等人，有着要格外加以袒护的脾气。

山本勘助在板垣信方的安排下，在武田将军府前的武士住宅区一角的濑尾某人的宅第里过了来到甲斐的第二夜。

第二天午后，勘助登上了将军府背后的丘陵。那丘陵的底坡，从将军府的正背后，呈缓慢倾斜，向上延伸着。不用走到那丘陵的半腰，古府中的城下且不说，就是那甲斐盆地一带，也都进入了他的视野。

攻陷武田将军府，他认为，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从山上看下去，简直是毫无防备。在这种毫无防备的状态下，平安地直到今天，那完全是因为总是外出争战而不曾把敌人引进到国内来过的缘故。如果是在东海地方，这种漫不经心的状态下，一定是日子一天也过不去的。

风从丘陵底坡吹上来。这风吹到勘助出了汗的身上，很舒服。勘助在斜坡的耕地的垄旁坐下来，毫不疲倦地眺望那里的平原，眺望了大约有两个小时。甲斐这地方无怪乎称之为山国，盆地的周围果然是一些陡峭的山脉。

正在这时候，突然勘助看到一位骑马的武士朝着他坐着的丘陵半腰上来。是一位善于骑马的人。不久，当骑马的武士来到勘助附近时，便下了马朝他走过来。说：

“是山本大人吗？城里有请。”

“难得你知道我在这儿哩！”

“您在登这个丘陵时有人看到您。”

勘助站了起来说：

“马上就到。”

武士又上了马，转瞬间走远，身影越来越小了。

勘助一直认为是武田晴信将军召见，可是走进城门一看，广场上围着红白相间的帏幕，敲起了打擂比武的大鼓。有三位武士跑过来，说：

“请！”

勘助被领进那帏幕内部去了。

备前长官甘利虎泰坐在正面的凳子上，其左右排列着好几十名武士。勘助被领到那里。甘利说：

“山本勘助，让我们领教一下‘行流’派的武艺，不好吗？”

“实在是碍难从命。我一直认为是将军相召才到这儿来的。”

“我听说你有一身‘行流’派的武艺。恰好在甲斐国没有人学过这一派的武艺。如果是‘新当流’一派的武艺还多少有几个人会。我想请你让我们开开眼界，看一看您来和他们比赛一场。”

勘助对于比武之类的事情全然没有兴趣。本来，说他有一身“行流”派的武艺，这也和说他遍游全国一样，都是一些毫无根据的谣传。他连木刀也没有拿过。提剑，则无论从前还是以后都没有过，只有在骏府砍死青木大膳那一次提过剑。当时他是用的什么路数的剑法，甚至于他自己也不太知道。他只是想去砍，所以跳进圈内，砍了他的脸，砍了脚、砍了肩，又砍了脸，最后劈开了他的肩部而已。他只是想去砍青木大膳，才把他砍了而已。

但是，剑术是不会的。他既不知道“行流”、也不知道“新当流”。连怎么拉开架势也都不大知道。

两三名武士跑过来，说时迟那时快马上便硬塞给勘助一把木刀，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就早已把系和服的带子给系好了。

“碍难从命！”

没等说完，有五六个人连拥带搡，把他送到广场的正当中来了。

“实在是为难！”

勘助从广场的中央想逃到边上去，但是又被送到正当中来。这时，勘助看到一个中年的武士举定了木刀步步逼近地朝自己走过来。勘助这方面毫无战意，这场比武便完全由单方面开始了。

“碍难从命！”

当他这样大声喊出时，肩上被着实地打中了一下。

“真是蛮不讲理的干法！”

当他这样大声喊出时，另一肩上又被打得发麻了。那是一时不易恢复感觉的劈打方法。然后，脚被扫中，勘助两脚横向弹跳起来，以很怪的样子，全身摔落到地面上了。

不象哄叫声，也不象笑声的声音，在广场的四边骤然传来。仔细一看，勘助在广场中央的草丛中摔个屁股墩儿。

这时，突然间，周围的骚乱变得鸦雀无声，帏幕有一处挑开，武田晴信将军在小厮的跟从下出现了。勘助被叫到将军跟前。

“听说你比武了，是吗？”

将军用通常那种低沉而能深深印在人们心里的厚重的声音问。

“是我胜了。”勘助说。然后一边用右手按着那仍然作痛的左肩，又说：

“刚才和我比武的那位，在实战中，不会有用的。一击之下，就会被对手打倒的。”

“为什么？”

“他的眼睛已死。象死鱼的眼睛一样。那样的话，连小喽啰也会结果他的。”

勘助说完。不知将军是相信，还是不相信，反正他那无忧无虑的脸上是深深表示同意的。广场上又开始了新的比武。勘助行了礼从将军前退出去了。肩部和腰部都十分疼。他认为这是一场灾难。

备前长官甘利虎泰象追赶谁似地凑到勘助身旁。他令人生厌地说：

“你叫人家打得那么惨，亏你还能说出厚着脸皮的大谎！”

“那位是您甘利大人的家臣吗？”

“是最近录用的。是东国的浪人，不过武艺还是有功夫的。”

“那样的人，在实战中，不会对您有用的，他会使您的名声受到玷辱。”

勘助说完，低声一笑，便揭起帏幕，自己矮小的身体躲到帏幕外面去了。

当夜，勘助被将军召见去到城内谒见去了。在座的，除晴信将军之外，还有板垣、甘利和其他四五位武将。

晴信将军问勘助说：

“武士、仆役等人，根据各国情况，地位也不相同吗？”

“我走遍各国，看到了各国将军的家风。而且，也看了看今川义元将军的府上。在骏河的九年间也和各国的浪人打过交道。大致上，我认为把所有的将军治下国家可以分成三种风格的。首先，东部这几国是一种风格，从尾州到和泉又是一种风格，而四国、九州、中国地

区三处则又是一种大致相同的风格。”

“他们有什么不同的呢？”

“尾州以上，亦即东方各国，少有殷勤的，态度都骄横；交情近时连有缺点的人都夸赞；交情不好时，即使有功劳的人也要挨骂。”

勘助一打开话匣子，还是有口才的。不管问到什么，也不知他在什么地方记住的，总是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板垣信方是勘助的推荐人，所以对于勘助如此有才感到满足。而备前长官甘利虎泰却象吊客一样哭丧着脸一言不发。在他听来，勘助的饶舌都是扯谎。

从各国的地理到人情、风俗，甚至军队的编制，只要问到，勘助便立刻明快地答出来。

“攻伐敌国而取之，这时有没有仅用一两年之内的时间使其心服的方法？”晴信将军问道。

“那就是对于敌国有威望的、名门的人物们加以笼络、发给半数的俸禄，有时还要照发全数俸禄，和他们那里世代相袭的家臣子女联姻。并且，如果能召见该国的僧侣、商人、手艺人、庶民中的有德者，就更好了。也可以考虑宴请他们，安艺*的毛利元就，出身卑微，执弓矢而征服中国，其武威竟及四国九州等地。他为了笼络对方群众，就总是这样做的。”

从晚上七点到十点，只是勘助一个人讲话。

大家听到外面风刮得很大，便一齐退出将军座前。勘助比板垣信方、甘利虎泰二人先一步走出将军府。

走出东门，从架在堑濠上的桥上走过。周围一片黑暗。城里的老树枝桠被风刮得作响。沿着堑濠走着的勘助正要转弯向武士居所走去时，突然从黑暗里有一把刀直指勘助的鼻前。这是根本意外的事。

勘助吃了一惊，跳一步向后退去。那刀跟定他追了过来。勘助一步又一步地一直向后退去。

等到退至武士居所东北处的废城附近时，那刀仍然紧指着他的

---

* 安艺：当时属山阳道，是一个小国。现在的位置是广岛县的北部。

鼻尖，闪闪发光。他这时才问道：

“什么人？”

“希望和你决一真正的胜负，所以特来找你。”

黑暗里回答说：

“碍难奉陪！”

勘助说。但，当他认出在他面前拦住去路的是白日里比武的那位对手时，他又说：

“胜负在白日里已定。您胜了。”

“什么话！我不愿听！”

这一瞬间，勘助又向背后跳过三尺多远。于是说：

“碍难奉陪！”然后又说。

“不能克制是不行的。我是迫于甘利大人直接的威逼……”

“不用多说，我要和你厮杀，直到你能逃走为止。你惜命了吗？不管你怎么怕死，我虽然表示遗憾，但还是要杀你的。”

“直到我逃跑吗？”

“正是这样。”

“你就是那样想杀我吗？”

“是的，想杀你。”

正在他这样说的时候，勘助扳刀：

“好吧。那么，我只好奉陪。”

“来吧！”

勘助步步逼近。抢进一步，刀尖砍中了对方的眉间。

“呜。”

对方这时后退了一步。勘助又步步进逼。然后又抢进一步。由于勘助右脚在前，所以他身子猛地晃了晃。

与此同时，对方发出惨叫：

“啊！”

声音象猫头鹰。他的右肩被砍了。

勘助又步步紧逼下去。

“住手！请住手！”

勘助并没住手，还是步步紧逼，正在这时。

“且慢！”

在黑暗里传来的，是又一个人的声音。有两三个人的人影在走动。与走动着的人影在一起的火把，把周围照得通明。两个角斗者不知不觉竟来到城门口来了。板垣、甘利、还有两三位别的人都露面了。

“住手！住手吧！”

有人大喝。这时勘助并不听这话，又砍将过去。

对方又发出猫头鹰般的惨叫声。勘助静静地抽刀，把自己身躯藏在暗中，在那儿一动不动站着。在火把的照耀下，那大个子对手还站了一小会儿，但立刻就仰面倒下去了。这位“新当流”派的武士的天灵盖被劈开了。

象似看那具尸体的甘利虎泰，实际上是看勘助。那眼睛是看着令人讨厌的、难以理解的事物时，盯视着的眼睛。

“是山本勘助吗？”

“是。”

“杀人的，一定是你喽。”

“是。”

“是你杀的？”

“是。”

备前长官甘利虎泰突然从松明的火把的光照中跑出去，一个人走了。然后，他转过身来，喊道：

“山本勘助！”

没有答话。这时他又快步地走下去。对于他，山本勘助其人，现在只能认为是妖怪，而不能是别的什么了。

勘助和板垣信方一起朝武士居所走去。半路上是一个上坡。

“除了交战之外，杀人、伤人都是不好的。”

信方说。

“是。”

勘助说完便倾听着那刮得猛烈的风声。杀掉青木大膳时也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全身感到轻微的疲倦。他拔出刀来想杀掉对手时，他

一定会把对方杀掉，这事对于勘助说来，他并不感到有什么稀奇。他认为自己有那种力量，自己就是那样的人。

"从下月起一直要打仗。我给你步卒二十五人，希望你能效忠尽力。"

板垣信方的这话，仅在那个时候，才听进了勘助的耳朵里。这句话的前言后语，勘助都没有听到。

"步卒头目这个职务是……"

板垣信方的话，勘助又是仅仅听到这孤另另的几个字儿。

勘助对于自己的职务，不感到兴趣。

他心中只是盘算着，说：

"攻城略地！攻城略地！"

他每在有交战时，都觉得要攻下城池了。于是他觉得，与晴信将军这样年轻的武将一起出战并为他一个接一个地攻下城池，这是他的一大乐事。也由于他还没有实际上经历过交战，所以勘助觉得那是十分安静的事。他一点也听不到干戈相击的响声。他浮想着的城郭、以及围绕那城郭的士兵的频繁调动，只不过是一张阴暗的草图。

勘助与板垣信方分开以后，便一个人朝自己的宿舍走去。从下坡刮来一阵砂尘。勘助用那没有中指的右手，把正面那只眼睛挡上。那些在东海一带看不到的、稍微发蓝的、凉冰冰的星星，简直就象在伸手就可以够得到的近处，和他那稍稍仰着的脸相对着。勘助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下坡去。

三

武田晴信将军率两万大军在信浓*的高原御射山摆下阵势时，是天文十三年（1544年）二月的事。这是来打击诹访的豪族诹访赖茂的。

作为经营诹访的第一步，对于武田氏说来，攻下诹访，是从他父

* 信浓：即现在的长野县。位于甲斐西，是邻国。信浓国属东山道，是一个山区的县份。

亲武田信虎时代开始迄今未解决的悬案。但是他父亲武田信虎当年忙于向东海道的相模*和骏河出兵，也特别不愿与诹访氏发生事端，所以把六女送给赖茂作的妻室，而将诹访氏纳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武田家嫁出给诹访赖茂为妻室，名叫武田弥弥。武田弥弥公主以美貌而闻名，但在两年前，即天文十二年(1543年)故去了。

而武田晴信与其父武田信虎不同，想要把诹访在实质上成为自己的领属。他在这一两年来一直寻找进攻赖茂的藉口。而碰巧高远城城主高远赖继报告说赖茂有叛心，因而以此为理由，立即挥军前去攻取诹访了。

然而，武田晴信将军自从布阵御射山以来，总觉得心情沉重。他把父亲放逐到骏府去的当时，也曾是这么沉重。他有预感，觉得这次交战后回味起来一定很不好受。六妹弥弥公主虽然故去，诹访赖茂对于晴信将军说来仍然是他的妹夫。现在竟要把这种姻亲关系，以一个不知真实性究竟多少的事情为借口，彻底埋掉了。当然心情是不会好的。阵地周围梅树很多。白色的梅花在无半点尘埃的高原空气中点点开放着。梅花的这种白色，沁入二十四岁的晴信将军的心里，使晴信将军的心格外放不下。令人奇怪的是，一点也没有战意。

在御射山布好阵势的当夜，高远赖继派来使者，提出：近两三天内高远氏将越过杖突岭，一气闯入诹访氏的守城上原城，希望武田将军的主力从东侧前进，以便与其行动相呼应。

高远赖继的使者回去后，晴信将军便召集主要将领，重新拟定作战方案。晴信将军任命弟弟信繁骑兵副将为进攻的总指挥官，自己作为后镇，尽可能不离开御射山阵地。

"只为了湖畔的一两个小城，不用挥动两万大军总出动。"

晴信将军说。对于晴信这位爱打仗的将军说来，是少有的提法。

"不过，我认为，你亲自出马到宫川村，或到安国寺附近去，是很要紧的。"

板垣信方这样一说，别的部将也都赞成他的意见。

---

* 相模：即现在的神奈川。甲斐东邻。

当时，坐在末席的，有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这人是山本勘助。

“我考虑，武田家与诹访家是姻亲。事到如今，我说的好象很不得体，不过，我山本勘助对于这次的打仗是没有兴趣的。出兵到这里，就已经充分完成了威吓诹访的作用。如能兵不血刃而达成和谈，我认为是再好也没有的事了。”

座上的空气突然冷落下来，鸦雀无声了。这是因为，明天即将开始打仗，这时候竟有人提出反对动兵。连平素包庇勘助的板垣信方也刷地脸色变了。

“胡说什么！山本勘助！”

喊这话的，是信繁。这年轻的武将脸上呈现着愤怒，那是说，山本勘助如要回话坚持，他便决不答应。

“算了，算了。”

晴信将军劝解似地说。只有他，由于勘助的提议，放下了心。象勘助所说的，他也对于这次打仗不感兴趣。自己心里想的事，让勘助给说出去，他觉得减轻了负担。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晴信将军问勘助。

“是。您就派勘助作为使者到诹访去吧。我试着向他们把事情的道理讲清，进行谈判，让他们暂作我们的隶属。”

本来，如果说赖茂对晴信有着不满意的情绪，那么就是因为晴信把父亲信虎放逐到骏府去的这件事。可是，如果说清不得不这样做的情况时，赖茂也不会不理解的。——这种说法是勘助的意见。

勘助的这种想法，当然不会得到在座的武将们的同意。而这时，晴信将军说：

“攻陷诹访城一事，易如反掌。即使这次不去攻取，今后只要想去攻取，是随时可以攻下来的。我虽然把大军调集到这里来，但是驱军向诹访前进，总觉得内心不安，总是辗转反侧。现在派勘助为使者，让他再一次会见赖茂试试，怎么样？如果能以我们所同意的条件缔结一个和约，那么就此暂告一段落，不是也好吗？”

由于晴信将军这样说，谁也没提出反对。大家都很清楚地知道，晴信将军是这样的人，他只要一说出来，就只能照自己所想的去办。决定派勘助去当使者。

“勘助，什么时候出发？”

晴信问。晴信的这番话，在末席上恭谨敬坐着的勘助都听到了。

“马上。马上从这儿出发。”他说。

勘助喜欢这位在两年前任用了自己的年轻武将。晴信将军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有好感的唯一人物。勘助对世上的人物谁都讨厌。可是只喜欢晴信。他觉得为了晴信他会不惜生命。这样的魅力，不知道是从这年轻武将的什么地方产生的，但是勘助却仅仅以完全不同于对其他人的心情来对待晴信将军。

晴信有时和勘助单独在一起时称他为“瘸子勘助”，但是这样称呼，勘助一点儿也不生气。晴信的声音里，一点儿也没有轻蔑。勘助这个从小就在蔑视中长大的怪模样的人，遇到晴信后才第一次看到有人对自己投以爽朗亲切的视线。

勘助并不是在明天即将打仗的今天故意说出一个别扭的意见。他在今天的军事会议席上，不知不觉地注意到晴信将军对于打这次仗颇为消极。这种消极既是怀疑，又是不安。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勘助在末席上，一个人一直琢磨这个问题。这时勘助冷丁扬起脸来，碰巧他的眼睛碰上了晴信的眼睛。于是，便从勘助的口中，象神仙附体时那样，冒出了那一番话。

这番话，论时间地点，都是不应当说的。如果弄不好，这是关系到自己生命的发言。而勘助觉得不太明白：那是自己发言呢，还是晴信将军附在自己身上让自己发的言。勘助只是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这样说。

这样，勘助的发言被晴信采纳时，勘助与其说感到轻松，莫如说他由于只有自己看透了晴信将军的内心活动而感到满足。勘助对那目光炯炯有神的青年武将已大半看得入神，一边又说：

“只有毫无益处而进军这件事，才不是兵家之道。为了取诹访于手中而不损一兵一卒，请立即派我勘助为使者去完成这个任务吧。”

这话，除了晴信将军之外，对于在座的各位武将听来，都觉得既不逊又讨厌。

勘助提出请派出一位使者通知另一位进攻指挥军官高远赖继停止进攻。安排好后，自己当夜便带着三名骑士从御射山阵地出发了。

勘助一行第二天清早，从高原下去，来到诹访盆地的一角。为了不受到诹访方面的敌人攻击，他们穿越着没有敌人部队的地点，在这一天天快黑时，到达了可在指顾之间望到诹访氏守城上原城的地点。

当他们走近诹访部队的阵地时，便疾风般地，三匹马整整齐齐驰进阵地。

“我们是有急事的使者。请见诹访大人。”

勘助在城门前的广场上骑马转圈跑，一边向周围大声喊着。一起去的三名武士也喊着同样的话。勘助和三名武士，立即被一大批武士围在当中，从马上拉下来。

勘助被带进城内，过了两个小时左右才带到正坐在凳子上的赖茂面前。院中点起的火堆，熊熊地燃烧着。赖茂是一位比晴信年岁稍大的武将。除了象女人一样貌美之外，似乎是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勘助作为使者把晴信将军的话禀告完毕时，赖茂突然笑起来。那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笑。笑一停下来，他便说：

“希望你能转告说，一切都同意了。”他感到今明两天本该来到的死期，突然从他面前向远处推去了。他又歇斯底里地笑了。

“为了以后不出问题，希望您先把您领地的境界划定一下。”

“以茑木为界。茑木以东，再不取一粒米了。”

赖茂脸色苍白，纯事务性地说。

“以后，希望能恢复兄弟之谊。”

“那很好。我们作为弟弟，一定要到古府中去晋见。”

显然，这次仗，对于赖茂说，是不情愿打的。所有的条件，都顺利地通过了。

摆上酒菜后，勘助从赖茂座前退出来。

与来时不同，回去时，勘助一行被隆重地送出。赖茂也送到城门。赖茂身旁，还有一位由侍女陪伴着的十四岁的姑娘，是和父亲的面庞

一样的、醒目的美女。

“是令公主吗？”

勘助问赖茂，得知正是赖茂的女儿。当然不是两年前逝去的弥弥公主的女儿，而是侧室小见氏所生的女儿。

这位少女以可以明确看出事情真相的敌意和眼神，看着勘助。勘助当时的印象是：所有的武士都为和谈达成而高兴，只有这个少女不愿意这样。她的这种态度，勿宁说使勘助感到新鲜。

勘助回到御射山阵地向晴信将军转达诹访赖茂的答复，是在第二天的正午。

晴信对于勘助所缔结的和约十分满意，也会见了从诹访陪同勘助来访的使者。当夜，给部队全员发了酒，过了三天，晴信将军把大军带回古府中来。

诹访赖茂为了恢复旧交，来到古府中拜会晴信，是在三月末。晴信很高兴地热情招待了赖茂。

赖茂在第二月，即四月份，又来古府中拜会晴信。当赖茂第二次来访时，也和上次一样，大开了宴筵。晴信还特地举行了“能”*的晚会，并允许他们的主要武士陪同观看。

赖茂回国以后，晴信让将士们对赖茂这个人物进行评论。武田家的将士任何人都以好感对待着赖茂。说他有风度，说他温厚，但不是马虎粗心的人。

“不管是多么近的姻亲关系，在这个时候只带几个随从，便来到古府中来，这，我认为是十分大胆的。”

晴信将军的弟弟信繁感叹地说。

“仍不失为罕见的年轻将军呀。”

备前长官甘利虎泰也说。

晴信问板垣信方：

---

* 能：又称“能乐”，是日本的一种古典歌舞剧。多取材于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当年为武士贵族独占，因而又称为“武家式乐“。

“信方你怎么认为？”

这时，板垣也回答说：

“我认为他将来是将军您的有力辅弼。”

“勘助的意见呢？”

最后问到勘助。勘助说：“我的意见，请您屏退左右，才能启禀。”

晴信並没有屏退左右，而说：

“勘助，我们到院子去吧。”

晴信离座，自己在前面，到院子去了。

在将军府的周围，长着许多高大的柯树，走到大柯树下时，晴信说：

“蝉鸣着哪！”

是闷热的日子，只有那树荫处是凉爽的。在御射山摆过战阵以后，没有打仗，真是罕见，就这样送走了春天，就要迎来夏天了。

突然，勘助说：“您想斩他吗？”

晴信似乎吓了一跳，转过身来看勘助。

“斩谁？”

“斩诹访大人。”

“你想斩他吗？”

“我想，还是斩掉为……”

“在御射山的战阵上，劝我和他签订和约的，不是你吗？现在再把他斩了的话……”

“舆论好坏是没有法子理睬的。回味起来也感到不是滋味。不过，如果不趁现在把他斩掉的话……”

“没办法，就斩掉他吧！”

“我希望来承担您的派遣。”

勘助表情毫无变化地说。

晴信並不明白勘助怎么会和自己的心理动态完全一致。晴信前些日子送走赖茂后，心中是非常想杀掉他的。不知怎的，他认为，让他活下去，以后会成为祸患的。

至于勘助，在这以前，如同在御射山阵地上建议签订和约时一样，当晴信想要征询周围一些人对赖茂这个人物进行评论时，勘助看出来晴信脸上有一种心神不宁的表情。並且自己本身也注意到自己的心也同样处于稳定不下来的状态。

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当晴信将军说出“勘助的意思呢？”这句话时，勘助扬起脸，自己也不知不觉地脱口说出“请屏退左右”这句话。勘助心底潜藏着的“杀掉赖茂”的这种想法，在这时才明却地表达出来。

赖茂第三次来访古府中的时候，是六月中。在将军府的宴会上又演出了“能乐”。这时，在“能乐”演出一半的时候，一个小头领荻原弥右卫门尉转到赖茂席前说：

“奉主君之命来取你性命！”

话虽客气，但说时迟那时快，便从正面劈将下来。赖茂仓促想拔出短刀，但当场被左右两刀砍倒在地。

观看“能乐”的人，由于这种完全意外的骚乱而全都站了起来。荻原弥右卫门尉的行动果真是晴信将军的命令与否，谁也不能立即得出判断。

在屋角的勘助，慢慢地推开人们走近赖茂的尸体，从上一直看下去，然后他命令荻原说：

“再准确地向咽喉刺一刀！”

荻原並没明白那勘助的视线是向自己示意，所以呆呆地愣了一会儿，但是他又听到命令自己说：

“荻原，刺咽喉！”

这时，他才屈身朝赖茂的尸体扑去。

过了两小时，勘助来到晴信将军面前谒见。

晴信将军郑重其事地问勘助：

“你究竟为什么想到要杀掉赖茂的呢？”

“不管怎样签订了和约，赖茂能在三月份，四月份连续两次到古府中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心。我想，他是居心想麻痹我们。他这样做，将军也就不能不去诹访回访。我想，那时一定会危险的。”

这时，晴信笑起来。

“又救了他的命，又要了他的命，真是够忙的了。”

“今后还会一个接一个忙起来的。事已至此，用武力夺取诹访，时在今日，不容迟缓了。”

“那么说，今天晚上再次到御射山摆上战场吗？”

“我认为，那样做，为时过早。还是以稍稍看看情况为好，杀掉赖茂后，立即挥军诹访的话，总让人感到很象暗算。请大人考虑等待对方要求和我们打仗的时候到来，怎么样？先置之不理，也不会有什么了不起。”

晴信考虑了一阵。说：

“好，就这么办。传板垣信方，也许他已经准备好去打仗了。”

象晴信将军所想象的一样，来到晴信面前的板垣信方已带好战具，一身出战的装束。

“你这副装束，是怎么的了？”

“您既然斩了诹访大人，我只能作好准备随时出战了。”

“我看等着他们主动打来时再动，怎么样？”

晴信的话使信方深思了一阵，他瞟了勘助一眼，冷冷地说：

“在御射山战场上挥军直取诹访就好了，何必这样白白地拖延时日！”

这是一种非难勘助的口吻，象是说由于他多余的插咀而使诹访的攻取费了二遍象。本来信方对勘助是一直持有好感的，但这时却用冷冰冰的眼睛看着勘助。

勘助挺直着短小的上半身，直坐着*。他的面部表情仍是看不出是往什么地方看。他这时候，在头脑中正在描绘着自己曾去过一次的上原城、以及上原城周围的地势。他专心考虑这个，因而对信方的话根本没放在心上，现在他在琢磨攻取上原城的步骤和安排。

于是，他认为三天就足以拿下上原城。拿下上原城的话，那么距

---

* 直坐着：这样坐的姿式，相当于我国的跪式，古时称“长跪”。这样坐，是表示恭谨受教和谦卑敬听的样子。

上原城十五六里处的高岛城，用一天的功夫也足以拿下了。不管拿下哪座城，都是在諏访湖结冰的冬季为好。

勘助不是对晴信、也不是对信方，只是自言自语地说：

“这仗要在冬天打才好。”

那声音大得惊人。

晴信将军率军征服諏访是在第二年，即天文十四年(1545年)正月十九日。

信繁作为大将，指挥全军，板垣信方为先锋，日向晴昌为后续部队指挥。兵力三千七百。另一方面，諏访兵力已出上原城，在普文寺摆开阵势。

这次交战，武田的兵力处于压倒优势。打了一天仗，便一举拿下普文寺一线，攻进上原城，直逼諏访氏的老城、«访湖畔的高岛城。这次交战中板垣的兵力枭諏访兵众首级三百多。于是名门諏访氏灭亡。

在这次交战中，勘助随板垣信方指挥了作战。

那是拿下高岛城入城的当天晚上。勘助带着与自己身材不相称的长枪，在队伍最前面进了高岛城。守城的士兵败逃，城里连一个敌兵也没有了。登上瞭望台一看，湖岸上点燃着的几十处篝火游映湖水里，使人感到并不是人世的、异样的情景。武士们白日里交战时的那种兴奋还没有减少下来，他们的呼唤声一个接着一个撕裂着夜间的冷气。

从瞭望台下来，穿过瞭望楼下面的大厅，走进大厅侧面的休息室时，勘助吓了一跳，站住了。屋角里，一位穿装高贵的年轻女人，由两个侍女陪同，端坐在那里。两个侍女中，一老一少。

勘助想要走近跟前，这时年轻的侍女说：

“不得靠近。”

勘助莫明其妙就被压服了，不敢靠近。这时，那个年轻的侍女又喝道：

“请退下！”

那口气好象说勘助在那里是十分碍眼似的。

"是諏访将军阁下的令嫒吗？"

勘助用那种沙沙干哑的声音说。

"是。不得靠近。"

"如果不得靠近，我就不去靠近。那么，你们要干什么？"

"在自刎之前，请别让什么人再进来。"

这是那个老侍女说的。

勘助对那位在一年前曾看过一次的、赖茂的女儿又重新看上一眼。那一次，在上原城，送他出来时，她的眼光里燃烧着敌意。现在的她，已经判若另人，只是一副安静的表情。

"要是自刎，为什么早不自刎呢？时间应是充分的呀。"

勘助这样一说时，侍女们说：

"是我们劝阻她来着。怪可怜的。我们真是不忍心在旁看着她自刎。但是，事情已到目前这种地步，……"

这时，赖茂的女儿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勘助似乎吃了一惊，冷冷地笑了。然后，她说：

"我不愿意自己结束自己生命才到处逃避着。因为，自刎之类的事，我不爱干。"公主也以同样冰冷、但十分清脆的声音说。

"您说的什么话，公主！"

两个侍女追着走出去的公主。

"不，不，我不愿自刎！"

公主一边说，一边象失神者一样在那边走着。

这时，听到有许多武士闯入大厅来的骚乱声。勘助一直呆然地凝视着公主，突然站起来抓住公主的胳膊，说：

"为什么，为什么您不愿自刎？"

赖茂的女儿从下面抬头看着勘助的脸。这时，那眼神正是从前勘助看见过的具有敌意的眼神。

"大家都去死。至少我一个人要活着。"公主说。这话，在勘助听来，具有他从没有听到过的那种闪闪发光的异常的美。这种话，作为武将门中出身的女儿，谁都是羞于出口的。但是，这话有一种直接打动人心的力量。

"如果连我都死了，那可怎么办？我希望活着，希望亲眼看看这座城和那个诹访湖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不愿意死。不管怎样痛苦，我还是要活着。我不愿意自己去死！"

这些话，象被鬼神附体似地从公主口中一口气说出来。

"请松手！"

公主嘶叫着，在勘助的手中挣动着身子。勘助松开了公主。公主倒下了。让人感到象一串珠链断了线散落在地上一样，美丽的少女不省人事了。

"请带下去！"

勘助以命令的口气对两个侍女说。这两个侍女好象也没有自刎的心情了，照着吩咐，各从一侧架起公主。

勘助站在前头走出去了。大厅里挤满神头鬼脸的武士，似乎在搜寻着什么，东走西窜。勘助和武士们在相反的方向上带领三个女人走着。勘助的小小身躯背着大枪，走路一瘸一拐，这种妖怪般的姿态，充满着这样一种神态：如果有人胆敢碰一下自己带领着的妇女们，那是绝对不能答应的。连狂人般的武士们也避开勘助侧身过去了。

赖茂的女儿由布公主曾被一度带到古府中，但立即送回诹访，暂时寄居在诹访神社里。

在诹访一仗结束后一个月左右，勘助受到板垣信方的邀请，到信方的府上去，商量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将军阁下说想要迎立由布公主为侧室，我希望请你想想办法劝阻一下。"信方说。

信方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由布公主是被这方面杀掉的赖茂将军之女。虽然重臣、老臣没有一个人不反对的，但晴信将军却很难于听进耳朵去。似乎是由于重臣们都认为，由平常晴信将军所信任的勘助出面加以游说，也许晴信将军会同意的，因此才把勘助请来。

但，勘助当即回答说：

"将军阁下如果真的那么样热衷于此，那么我看迎立由布公主为侧室也是无妨的。"

勘助感到这两个人结合到一起是奇怪的事。勘助想起了由布公主

说过的话：大家都去死，但我自己想要活着。

如果由布公主和晴信之间有了个男孩，诹访家族的血统有了延续。如果延续着诹访家血统的人世袭了武田家的族长，那么对于诹访一带的人说来，一定会忘掉对武田一族的仇恨，从而归顺武田将军的。也许，晴信将军正是想到这一点。

勘助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对信方说了。

信方说："如果没有生男孩，那么便成为斩掉赖茂，攻占其国土，而将其女纳为侧室的事了——这些事，既对其它各国的影响不好，而且诹访群众的仇恨也永远不会解除的。"

"但是，保持现状，不迎立由布公主，诹访群众的仇恨也不会解除的呀。迎立由布公主的话，至少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期望嘛。"

"尽最大的努力祝愿她生个男孩吗？"

信方这样说的时候，不知怎地也有些赞同迎立由布公主了。

"只是看由布公主是否答应了。"

"我多少和公主有点缘分，我救过她的命，所以请派我勘助去充当使者吧。"

勘助在说这话以后大约过了一个月，便出发到诹访去了。当时由布公主换了住处，现已住在诹访湖南侧的观音院。所以，勘助从高岛城沿湖畔策马向南走去。"

从观音院所座落的山冈上看去，隔湖相望的、对岸的高岛城显得很小。湖上的冰已经解冻，春天要到了。

勘助三次会见由布公主。

当勘助说出"我来迎接您"时，由布公主用安静的表情、坦率而默然地点点头。

第二天，驻扎在高岛城的信方将军所部送来三台大轿。由布公主和两个侍女坐上轿，勘助以外还有十几名骑士护卫着轿子，向古府中进发。

轿子走过的那些部落，桃花盛开。

"疲乏了，休息一下。"

轿子走了两个小时左右，由于由布公主的要求，进行了休息。一

走出丘陵之上便休息，走下丘陵也休息。由布公主是十分任性的。

在走出丘陵地带时，由布公主从轿上下来。她问勘助说：

“今后什么时候能回到诹访来呢？”

“等您生了一位小少爷时，我勘助再来陪您回来吧。”勘助说。

由布公主听完这话，脸上变了色，上了轿再也没揭开过轿帘一次。轿子从那以后一次不曾休息地在那偶尔有孤岛般小丘出现的平原上横穿过去。

勘助的心情是：他对于晴信与由布公主之间生个孩子这件事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以这种心情考虑着这个问题。他生来一回也没让谁爱过，也没有爱过谁。勘助觉得他现在有着一对夫妻是他可以从心里为他们服务的人了。

这个问题且想到这个程度吧。勘助扔关系于由布公主的一些想法，于是想到要劝说晴信将军以诹访为立脚点去攻取信浓地区一带了。

四

转丝到古府中来的由布公主，安顿在武士住宅区一角的板垣信方的宅邸。

山本勘助接受了劝说由布公主答应给晴信将军当侧室的任务，但是由布公主并不想答应。由布公主来到古府中一个月左右，勘助曾多次到板垣信方宅邸的独处宅院处会见她。

由布公主坐在套廊外沿上，脸朝着有许多小树林的院子，呆呆发愣。由布公主一看到勘助，便用手把垂到肩头的齐整整的辫发稍稍向后拢去，抢先说：

“如果还是上次那件事，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奉答的了。”

“假如您不愿意，我也不勉强相劝。”

勘助跪坐在院子里回答说。

“您家将军大人斩了家父。也就是我的仇人。假定就是象你说的那样，诚然这个时代是杀掉别人或被别人杀掉的时代，您家将军大人

如果不杀掉家父，那么反过来家父也就会杀掉您家将军。那是由于家父的武运不好的缘故，所以我也不那么记恨在心。但，只是给那个仇人当侧室这件事，我是不愿意的。”

作为十五岁少女，能说出这番话，真是让人感到过于确切了。

“但是，您没有自刎，而要活下去的话……”

“您是要说，受那样的羞辱也是不得不如此的吗？”

由布公主的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充满着忿怒。

“既然是没有自刎而活下来，就是想要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情愿的生活方式。如果降格到当上父亲仇人的侧室，那么在那当时就早死去了。”

“诚然是这样。”

勘助觉得与这位聪明的少女交谈是一件快事。

“您想怎样生活，您就怎样生活好了。您必须有一颗宽阔的心胸、有远见。这就是，您要早日生一个男孩。公主您独自一人，恕我直谈，作为女人，您所情愿的生活方式当然不例外，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您生个少爷，那少爷的身体里既有武田家的血统、又有诹访家的血统。既然是公主的少爷，那当然不用说是聪明天纵的。这样把这位少爷教育成什么样人，那全凭公主您自己的意思了。我希望您能反复仔细地想想这个问题。

勘助这样说时，抬头看看由布公主的脸。由布公主这时突然象被什么附体了似地，表情呆呆然，盯视着某处一个地方。

“过两三天，我再来一次拜访您。”

这一天，只说了这么些话，勘助便从由布公主面前退出了。

第二天，在城里，晴信将军问到山本勘助关于由布公主的事：

“后来，由布公主的情况怎么样了？”

“公主十分高兴。”

勘助这样说完后，马上就接着说：

“不过，还要考虑将军夫人的体面。请暂时让我勘助来办理这件事吧。”

晴信将军的正室是三条氏，今年二十六岁，比由布公主年长十一

岁。而且，三条氏生了两个男孩：九岁的义信和六岁的龙宝。所以一提到正室三条氏的问题，晴信将军便对于由布公主的事不能大张旗鼓地强求了。

山本勘助也不喜欢将军的正室三条氏。而且他也讨厌那两个男孩。那长子义信尽管还是个孩子，可是那虚弱多病的苍白脸上，浮现出阴郁暗淡的表情，一看就不是个大器。终究不是父亲晴信将军的继承人物。义信这孩子，在邸宅的走廊上一遇到勘助，就学习他走路的姿式，走到哪儿就总跟在后面。岂止是这样，他这孩子，还象个小大人，很讨人嫌。

他弟弟龙宝，性质好象好些。但生来就是双目失明。

勘助认为，晴信将军和由布公主结合，这也为武田晴信将军府上利益也是必要的。那聪明的由布公主所生的孩子，一定是有能承袭武田世家家业的继承人的器量。问题在于说服由布公主，而勘助有勘助自己的成算在胸。

勘助过了两三天，又去造访由布公主了。

"您的考虑作出决定了吗？"

勘助问时，由布公主突然问道：

"你是站在武田府的一方呢？还是站在诹访府的一方呢？"

这是单刀直入的问法。

"你究竟是为谁考虑？"

由布公主的脸上微流露出轻蔑的表情。然后又冷冷地说：

"今天我心情有点儿不好，请告退吧。"

说完就走进房间的深处去了。勘助觉得说服由布公主是困难的。这也是当然的。让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少女理解自己这年逾五旬的人的想法，确是太难的事。

勘助从由布公主那里退出，刚刚要走出板垣信方的宅门，便看到武田晴信将军正室三条氏由几名女侍陪同走进了板垣的宅第。

勘助吃了一惊。三条氏为了什么到这儿来的——其目的是不用问就可以知道的。勘助恭立在大门横侧，低下头迎接三条氏。

"勘助，正好在这遇到你。我听说你把一个诹访家血统的女子带

到这里来藏着。这是真的吗？”三条氏走过来问。

“是。”勘助含混其词地回答说。

“如果是人质，最好是象人质那样对待。我不允许有人干出令人不解的多管闲事的勾当。”

三条氏的脸上已渗透出妒嫉的表情了。

勘助说：

“如果说从諏访带来的人质，我确是看管着一位。”

“不能让我见见吗？”

勘助认为他们见面是不妥当的。

“院子里很脏，所以请您稍候一下。”

勘助行了一个礼，便回到由布公主所住的单独住处去了。

勘助说：“我想请您暂且藏一下身。”

这时，由布公主静静地问道：

“为什么我必须藏身呢？”

“将军夫人到。”

这时，由布公主说：“就见见她吧。”

“最好是不见。”

“为什么？难见的不是她吗？我是父亲被杀掉的人。”

由布公主态度十分强硬。家虽然被灭掉，但名门諏访的血统使她的面部突然充满了生气。眼睛清彻明亮，脸绷得十分紧张，使人感到冷气袭人。

这时，勘助呆呆地看了一阵子这少女的美丽的面庞，他想支配这个任性的少女的一切行动，大概是一种对立感情。

“好的。那么，我请将军夫人到这儿来吧。”勘助毫无表情地说。

勘助起身出去，不一会儿陪着三条氏和侍女们同来了。三条氏来到套廊跟前。

“諏访家的小姐是这位吗？”

三条氏说着便长时间俯视着轻轻低着头俯身的由布公主的脸。

“为了想当上杀掉自己父亲之人的妾而远来这里，是为了不想亡

国。”

三条氏冷冷地说了这话，突然转过身去，头也不回地离开这里走了。

由布公主在三条氏一离开后，仍然端坐在那里，后来抬起脸，慢慢地说："正是，为了不想亡国。"说完，她又说，"象你所说的那样，让武田家族中也有諏访氏的血统吧。会有什么结果，我虽然不明白，但是我想，也许为了成就这事，我才活下来的。"

突然，泪水不停地流过由布公主那美丽的面庞。勘助那没有焦点的眼睛默默地盯视着这种情形。

晴信将军一灭掉諏访氏，便以那里为据点，开始了对四邻的蚕食。天文十五年(1546年)三月，为了攻取信州户石城，与村上义清的大军对阵了。村上义清是信州北部的豪族，据葛尾城。户石城，是他的属城。

晴信将军离开古府中是三月八日辰时(晨八时)。樱花已落，春天阳光渐渐要变为初夏的样子了。

武田氏自古以来在进行赌其家国兴亡的大战时，总是要带上两面旗：传家宝的諏方法性幡和孙子幡。这次出战，也打出这两面大旗，在晨风中抖动着，离开古府中城下，向西进发。一面旗是红色绢地上用金粉写着："南无諏方南宫法性上下大神明"。另一面旗是藏青色绢地上也用金粉写着："疾如风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这旗上的大字都是一尺多，写成两行。两面旗都是一丈二尺多长的大旌旗。这两面大旗中间，有几百面小旗插在武士们的铠甲上，在背上翻舞，打着旗的这批武士昼夜兼程地来到諏访湖畔，然后北上，两天以后来到了小宝这地方。

晴信将军在攻取户石城之前，为了防备四邻的反对势力入侵，对于伊那的部队、对于木曾的部队、对于关东的部队，都分别在諏访、盐尻口、笛吹岭等地配备了军队、安排了军领。然后，晴信将军亲自率领其余四千多名部队，才向户石城进发的。

户石城是一座小小的山城，攻下这座城是容易的，但麻烦的是为

救援户石城而前来的村上义清的葛尾城后援部队。必须把这只有四千多人的部队分成攻取户石城的一部分和堵住敌援的一部分。

在即将攻取户石城的开始前，探子果然来报：村上义清所部七千六百人正在驰援。于是，甘利所部、小山田所部、横田所部，在城北迎击村上的驰援部队，立即投入战斗；晴信将军指挥主力从城西开始了攻城。

山本勘助在晴信将军的主力部队率领步卒二十五人监压阵脚，而在战斗开始不久，他便感到战斗不利。本来就是勉勉强强进行的交战，而且把人数少的部队又分成两路，再加上阵地地形上也不太理想。

若是勘助最亲近的板垣信方在这里，那么勘助便可以通过他向晴信将军建议，先拆开阵脚向后撤出。但是信方在守诹访，并没有参加这次交战。

若是晴信将军直接问到他勘助的意见时，他当然要进言主张后退。可是目前还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他只有压住阵脚督军前去迎战。因为，坚决主张打这次仗的是晴信将军本人。

在午前八点，打起了仗。还没过一小时，就进入敌我混战得不可开交的状态了。

甘利、横田、小山田等将领的部队，被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压制着，处于挨打招架的地位。

在村上军中，十分醒目地在战场上驰骋着的，是大刚的莽将、连甲斐国都闻其名的小岛五郎左卫门。他骑着一匹超乎寻常的大马、纵横挥舞着长枪，那架势，虽是敌将，也算得上英勇飒爽了。我军中一位年轻武士朝着这个小岛骑马杀去。这位年轻的武士是横田次官的养子彦十郎，今年二十三岁。他与小岛五郎左卫门相比，显得格外纤弱。

刚刚用枪交战上两三回合，这两个人便双双落马了。然后，不一会从地面上站起来的是彦十郎。这是谁都难以相信其结果的奇异的搏斗。

彦十郎的功劳立即传报到中军帐前。

“小岛五郎左卫门被杀了吗？”

晴信好象感到这事是出于侥幸。

“即使杀了小岛一个人，那又能怎么样？”

勘助说。勘助觉得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格斗是无聊的。连那闻名的大刚地区的勇士，不也是十分简单地被杀掉了吗？他认为个人的武力之类的东西，都是不足以相信的。战争中，重大的部分，他认为，完全在另一方面进行着。

勘助的话，晴信听来象是很不快。

“杀掉小岛一个人，可以抵得上杀掉别的几百人。”

晴信说。这时，勘助唐突地说出一句周围的人们有些不能理解的话：

“危险了。”

“什么危险？”晴信反问。

“甘利大人、横田大人都危险了。”

“从这儿不是看不到阵形吗？你怎知危险？”

“我勘助看得很清楚。”

在勘助说这话时的表情，脸上已没有平常的那样丑陋，而是神灵附体般的敏锐。

甘利长官和横田次官战死的凶报传来时，是说这话以后两小时左右的事。

几乎与此同时，失掉主将的甘利部队和横田部队一下子溃不成军，阵形刹时间混乱起来。由于这失利的影响，攻击户石城的部队也开始慌乱起来。

晴信派出督战队来力图恢复阵形，但几乎是无能为力。此时，败战的气氛越来越浓起来了。

晴信与一线的小山田所部和后阵的诸角所部取得联系，准备全军成为一体，对付村上的部队。这时，晴信将军正要亲自领兵出阵。勘助在旁边说：“统帅大军的主将亲自站在最前方战斗，未知对于全局有什么好处？”

“这样做，不是出于无奈吗？”

“您是下决心拼死吗？”

晴信将军对于这句话没有回答，勘助觉得晴信过于年轻了。

“我认为，保全自己而赢最后胜利，才是最重要的。您似乎为许多士卒战死而震怒。震怒时才容易进行草率的战斗。”

晴信将军从马上俯视着山本勘助的矮小身躯。晴信对于这个不知道是无知还是聪慧、却沉着得令人生厌、其貌不扬的异相人，觉得比近臣中任何人都有可信之处。

“你有什么对策吗？”

“有。”

“有什么办法，可以摆脱这种现状吗？”

“使这次仗打胜的方法只有一个。我请求把诸角所部的五十名骑士拨归我指挥。”

勘助说。随着，得到晴信允诺后，便率领这五十名骑士，迂回过去，猛跑八里左右，便来到村上部队的背后了。

勘助命令说：“我希望大家都以在这里舍命报效的决心直插地穿过敌阵。只要穿过去就行。没有必要杀死敌人一兵一卒。我勘助来领先进去。”

于是，五十名骑士，拧成一股绳，把村上部队从背后切割成两半，穿过去了。

这五十名骑士集团，目也不斜视地，直冲进敌阵，又从其中穿过去了。

勘助本想只要使敌阵引起混乱就行了。敌阵一乱，他想，以后凭晴信的年轻和舍身取义的决心，一定会把自己一方即将崩溃的阵形重整起来的。

勘助跑在最前面，把身体伏在马背上，一边左右挥着战刀。他的企图是搅乱敌阵。敌阵不管有多么微小的混乱，晴信定会看得清楚的。这样，他一定会乘这一间隙来挽回颓势的。

勘助在中途回头看看身后。那五十名骑士成了一个集团，紧紧跟上来了。

勘助在奔袭的前方突然听到嘶嚷声。留神一听，现在他置身于其

间的敌营阵地上，象一个被捅了的蜂窝一样，混乱成一团了。这时，在远远前方的丘陵上，武田晴信将军中军帐的旌旗《风林火山》掣动着迅速移动着。看不出是午前还是午后，但是那旌旗在斜阳的照耀下，泥金大字时而闪闪地耀眼。

嘶嚷声是武田部队的。勘助横穿过敌阵后，又返回去，开始又一次穿插。没有必要杀死敌兵一个人。只是把阻拦自己前进的人打退就行。喊杀声、号角声、战鼓声在四面八方轰鸣，枪声好象夹杂在其中似地响着。

勘助从马背上高高地颠起被摔到地上。那是松树底下。从前额喷出了血。眼睛看不清什么了。他想抬起右手，可是右手不听使唤了。不知什么时候受的伤，他身上有十几处伤了。

由于勘助这次出战，使武田所部从守势转入攻势。武田部队的马队把将崩溃的村上部队反逼住，最后终于使他败逃了。在这次战争中，武田将军所部损失了士卒七百二十一人，而枭敌方首级为一百九十三；丧亡数，武田所部较大。但是，胜利的欢呼声却从武田所部的阵营中发出。

山本勘助由于户石之役的战功，被授与俸禄八千石和统领步卒七十五人的官职。

在户石之役之后，大约一个半月左右，由布公主生了一个男孩。

在当时，由布公主在城的背面丘陵中部有一处邸馆。勘助得到由布公主生了少爷的通知后，立即趋奉邸馆恭贺。除勘助之外，还没有一个人到达这里。

勘助被领进卧室。由布公主仰视着天棚正安静地躺着。在勘助致贺词之前，由布公主说：

"遵照你的指点，生了一个有武田世家和诹访世家两家血统的孩子。不知道这孩子将来会是怎样个命运，不过，现在是在这儿静静地睡着。"说完，由布公主低声笑了一下。

勘助扬起了脸。因为他对由布公主的笑声是真正的笑声还是哭声，一时还难以判断清楚，由布公主那停止了笑的脸，勘助看来也看不出

是在笑着还是在哭着。

“这样，您算是为諏访生了一位领主大人。真是大喜天降。恭喜恭喜。”

勘助说了这样的祝词。这时由布公主说：

“你也感到高兴吗？让我父亲上当被杀的，不是你吗？”

“是。”勘助没话可答。因为正是象由布公主所说的。勘助直到现在还一直认为：由布公主未必知道设置圈套杀掉她父亲的是他勘助本人。勘助这时完全由于由布公主的质问来得不意而呆然了。

“不过，那事情，我不过是想说一说而已。我并不感到什么怀恨。你尽可不放在心上。更重要的事，我把这孩子交托给你了。”

由布公主说完，把脸转向勘助。

“是。”

“你明白吗？”

“啊？”

“勘助这时感到身体有点微微颤抖起来。颤抖起来的身体，便停不下来了。双膝也抖动起来，放在膝盖上的两只拳头也动起来。

“我想将来让这孩子成为武田家的世袭将军。”由布公主毫不怯懦地说。

勘助这时，勿宁说是吃惊地看了看四周。

“我把自己的身体，遵照你说的交托给了你。你说让我活下来，所以我也就活下了，你说让我到甲斐国来，我也来到甲斐。你说让我给武田将军当侧室，我也当了侧室。你说让我生个孩子，我也生了个孩子。”

说到这儿，由布公主停了一会儿，又说：

“我的孩子就托付给你了。”

勘助从由布公主的邸馆告辞出来后，从丘陵的斜坡上下来，来到城的东侧。隔看耕地对面的山坡上杜鹃花在盛开着。从远处看去，满山象一片火一样，美极了。让人觉得暖煦煦的风从西向东吹着。这个少有的无有战事的月份就要结束了。

当天，勘助到晴信将军那里去道贺去了。他随即说：

“我想，这样也就可以把諏访氏一族的恨憾解消了。今后，最重要的事情是尽早一天把小少爷立为伊那諏访一带的领主。”

勘助这样说，是因为他认为：把由布公主所生的男孩安顿在伊那是出于要保护这孩子不受到周围的人们的猜疑，而且为了使諏访伊那一带的人心稳定下来，对于武田世家说来，这也是合宜的措施。

由布公主所生的男孩，被取名为武田四郎。正室三条氏有两个男孩：义信、龙宝。由布公主的男孩排行第三，当然应取名三郎，但是却被取名为四郎。

板垣信方从諏访回到古府中来，把这个疑团向晴信请教时，晴信只是作怪地笑了笑并没有回答。后来，隔了一大会儿，才说：

“你问问勘助好了。”

板垣信方把勘助请到自己在古府中的宅第来，问道：

“是你建议把这次生的孩子命名为四郎的吗？为什么呢？

“我认为最近大概有必要立一位三少爷。”

“三少爷？”

“是的。我认为，这都是由于武田世家不得不迎立一位养子来当三少爷的缘故。”

“养子？从那家迎立呢？”

“我也不知道。不是北条氏，就是上杉氏。不管是谁，我想，大概是这两家。如果迎立养子，先不说年龄，如果把庶出的少爷置于迎立的少爷之上，那么对方的感情会大不一样的。如果无论如何要迎立养子的话，我认为这么一点措施还是必要的。”

“是北条家的吗？”

“说不好。”

“是上杉家的吗？”

“说不好。”

“从谁家迎立这位武田三郎呢？”

“如果是从这两大世家迎立的话，哪家都是可以的。”

勘助端坐着说。这次，板垣信方全身微微颤抖了。

山本勘助，离开骏河的今川将军城下好久了，他这次又回到这里来会见庵原长官，是在这以后又过了一个月左右的盛暑。表面上，他是得到赐假来骏河答谢过去多年的恩情，但是他本人却有另一个目的。

五

山本勘助已有三年没到骏城府来了，这次到这儿来，是在天文十五年(1546年)五月末。

勘助一到骏府，立刻就去到山毛榉公馆拜访庵原忠胤。庵原接待勘助的态度，比以前稍稍郑重些了。

“你在甲斐的工作情况，在这里也有各种各样的耳闻。得其主而事，确是一大幸事呀。”

庵原说。随着，象探询似地问勘助说：

“晴信将军的能力如何？”

庵原还有着类似把自己的家臣派到甲斐去而来问话的心情，但是，勘助可与三年前全然不同了。勘助现在不敢相信当年去武田晴信将军帐下投靠时还曾经想从这儿的今川将军也领一份俸禄。

“晴信公是深通政道的名将。名将必然是在取人方面，不拘其外貌，而首先尽心接待精通武士道韬略的武士。鄙人仅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俸禄已拜领到八千石之多了。从这一件事，您也可以看明白吧。”勘助说。

勘助对于曾淹留九年、但终究没有任用自己的今川将军府上，当然不会有好感的。他想再过几年，总有一天用武田将军的力量会征服这今川将军的。但是，在这以前，武田将军必须与今川将军联合。

“我这次来访的目的并不是别的：目前，晴信公有两位少爷：义信和龙宝。如果说得明确一些，义信实非武将之材，而龙宝是一个盲人。晴信将军希望有一位养子来作为真正的承袭人。”

“你这是说，他想要从今川府过继一个儿子吗？”

“几岁都行。过继后，将军希望作为第三子加以养育。”

"不巧，没有。"庵原说。

"侧室所生的也没有吗？

"没有。"

勘助也明明知道在今川将军府上没有适于到武田将军府上当养子的男孩子。然而他想，出自侧室的男孩也可以，所以他认为，只要与庵原一谈，就没有不知道的事。

"你是为这件事来的吗？

庵原说完，笑了。勘助没有回答，默不作声。

勘助从庵原的公馆告辞出来，就到了曾经居住过九年的位于安倍川附近的庙里，当晚就住下了。

当年曾来他这拜访过的、今川将军帐下的一位年轻武士，得知他到来，象是怀念他似地来访了。他走进了屋里，但当他看到勘助一个人默然端坐着的时候，便愕然地呆立在那里了。

"老师，您正在想什么呢？"

这年轻的武士突然说。

"十年左右内，必须使北条、今川、武田三家将军联合起来，你看怎么办为好？"

勘助也突然说："噢…"

年轻的武士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又问：

"为什么您说是十年之内呢？"

于是勘助说："你不明白吗？武田将军必须与上杉打仗。今川将军有意于早日夺取西上。北条将军那儿在关东地区，一定会连续打仗的。"

"而十年以后呢？"

"那时候，一定要互相混战的。话说回来，你看怎样办才能保持十年内的和平呢？"

"不知道。"

"很简单。武田、今川、北条三家将军都各有少爷和公主。问题是要使他们三家互相联姻。"

"那样的事，能做到吗？"

“武田将军家的少爷义信，今川将军家的氏真，北条将军家的少爷氏政，都是九岁或十岁。让义信娶今川将军的公主、氏政娶武田将军公主、氏真娶北条将军的公主……”

勘助说这话时，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他这时突然想到武田将军家空额的三少爷，必须从北条将军府上过继一位。如果是武田将军府把公主嫁给北条府上，那么就必须从北条府上作为人质要一个男孩作为养子过继。

“再用不了几年，就会是这样的。”

勘助说。然而。这越早越好。这样的话，武田与今川、北条两家将军联上亲，这期间，武田首先就要打垮上杉。而搞掉今川和北条两家，是以后的事。由布公主的四少爷——武田胜赖要来完成它。

年轻的武士在这儿只呆了一小会儿，就从勘助的宿舍告辞出来了。因为，勘助自己沉缅于个人的想法，致使这位武士抓不上话头。在这位年轻的武士眼中，勘助也与三年前的本人判若两人了。一个五十四岁的人，他更不爱说话了、更成为不易让人接近的人物了。

然而，勘助现在是毫无挂碍的。什么时候战死，都是无妨的。他心中一点也没有对于死的恐怖之类的东西。他是忠于晴信这位将军的。而且，他也忠于晴信将军的侧室由布公主。并且，他也忠于晴信将军和由布公主之间出生的四少爷武田胜赖。在甲斐和信浓的山野，驰骋着一个巨大的梦想。谁也不知道这是怎样的梦想。只有异相人物山本勘助本人心中有着这样的梦想。

当天晚上，勘助心中怀着这样的梦想的寄托者——小小的胜赖，睡了。

自从三月初在户石城大战击败村上义清部队以来，古府中城下继续有了从那时起罕见的平稳的日子。从春天到夏天，从夏天到秋天，这样没有战乱的安静的日子，不仅来到了古府中城，并且也来到了以古府中为中心的甲斐地区的山坳的各各村庄。

但是，虽然没有战事，天灾却多起来。从七月五日拂晓开始下起来的暴雨，三天三夜未停，甲斐地区普遍都涨了大水。为此，地里庄

稼被冲走，连古府中晴信将军宅第背面的山坡上也出现了宽达二三十丈的大型山崩。

接着，十五日的夜晚刮起大风，各地的水稻都受到很大的风灾，到处可以看到那些第二天早晨到地里一看便呆然若失地愣在那里的农民们。

这两大天灾的影响，从秋天开始，一点点明显起来，饿死的人也是达到空前的程度，物价涨得吓人。战事虽然没有，但甲斐地区的山野却是暗澹的。

九月重阳节，武田将军的诸将，都聚集在古府中的将军宅第。大厅里插着菊花，侍坐在左右的武将们面前，摆着酒，摆着黄米饭。和过新年那次一样，武田将军府的要员们济济一堂，不过这次少了在户石战役中战死的甘利长官和横田次官两位要员。作为要员，只有饭富兵部少辅、小山田次官和板垣信方，因而仍不免有一层凄凉的色彩。

饭富、小山田两位武将自从三月的户石城大战以来，作为箝制村上部队的力量，驻扎在北信。这一天，他们是专程来到古府中的；板垣信方也是从驻地諏访来的。武田将军一家的一批武将，今天来的有：信繁（左马副官）、信连（右马次官）、信龙（右卫门第一次官）、信良（穴山伊豆长官）等人。作为新人出席的，有新提拔的中坚武将马场（美浓地区长官）、山县三郎丘卫、内藤修理、秋山（伯耆地区长官）等年轻武将。这些人都是断绝很久的武田将军帐下历代名门之后的年轻武将。

在这次会上，关于当前的敌人村上义清的动静，由饭富和小山田两位武将详细地进行了报告。

村上义清在户石的战役中被击败以后，虽然偃旗息鼓，但是他可不是甘心失败的对手。终究，在最近的将来，要兵戎相见，这是确定无疑的。这最近的将来，可能是明年春天，信浓一带雪消的日子。饭富和小山田两位武将在这点上意见是一致的。

饭富兵部说：

“在明年春天来到之前，不会有战争的。在这期间，我们也加强准备，到时候必须一战拿下村上义清的首级，以斩断将来的祸根。”

没有人认为这种看法会有什么错误。因而大家便议论起到明年春天这一段时间里应当怎样练兵的问题。

勘助坐在晴信将军对面右侧的中间席上，突然说："请允许我发言。"然后他深深行个礼，接着说：

"我认为，说战事在年内发生，不如估计说明天也许就会发生。"

满座的武将们的视线，象一些箭似地一齐射到勘助那小小的身体上。

"关于村上军的动静，我认为，谁也不如我和饭富大人知道的清楚。"

小山田次官责难地说。

"不是说村上军。"

"除村上军，可以动兵闹事的强敌，在我们四邻，还看不到有谁。"

"我勘助也不知道那可以动兵来寇的强敌究竟是谁。不过我想，一定会有些人认为：入侵武田将军，目前是绝好时机。今年春天，户石之役虽然打败了村上军，但是我方有甘利和横田两位大人战死。战死战伤人数达三千人之多，这事已传到远方各国。此外，饭富小山田二位将领的威名之高虽是勿庸赘言的，但是这两位将领作为箝制村上军的部队指挥官，不能离开北信地区，而且除此之外，恕我说得失敬，又都是官职不高的人物，连带领一个百名骑士部队的人都没有。再加上这场天灾，现在如果有人挥动大军奔袭我们甲斐的话，……。"

勘助这样说着，扬起脸，看了看晴信将军。勘助这话是对晴信说的。他并不想让晴信将军以外的任何人听的。

"你是说，迫在眉睫一刻也不能等了吗？"晴信一边笑着说。

"是的。"

"武田会亡吗？"

"也要这样来考虑问题。目前正处于敌人要开始奔袭我们的时刻。"

"如果说会来袭的话，那么会是谁呢？"

"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想到进攻我们，但是，如果假定有这样的敌人，而且假定他盼望着消灭武田的话，……"

说到这儿，突然有人大喝道："有那样的人吗？"

这人是穴山伊豆长官信良。

"无论今川氏，还是北条氏，虽然与我们的边界接壤，还不能认为有可能马上兴兵构衅。"

这时，晴信若有所思地站了起来，说了半句话：

"假定有这种可能的话，……"

随着便骤然不作声了。转身走进后堂。但是，那样子并不是拂袖而去的。

勘助认为，晴信将军这时一定是在头脑中想要描绘出假定有来侵之敌、那么究竟是谁的这样一个假想敌。

晴信离席而去之后，满座突然冷了场。

由于在户石之役，勘助以他自己的奋战一鼓作气挽回了颓势，因而谁对于勘助都一直是心存几分敬意。但是，现在勘助的态度当然不会使大家心情舒畅的。他的话，任何人听来只能认为是狂傲不逊的。

在这种场合下总是有板垣信方来缓和由勘助造成的僵局，给勘助下台。

"勘助，你这是酒喝多了胡说吧。好，有意思，我板垣信方下个赌注。如果今年发生了战事，那么在我信方的部下里随你勘助的便，来挑选勇猛善战的人归你指挥。可是如果你赌输了，到时候你给我什么？"

信方说这话是想把勘助的话说成是戏言，说成是无关紧要而了此僵局的。可是，勘助当即十分严肃地回答说：

"我勘助可以呈上我的性命。"

这谈不上是戏言了。勘助并不是对板垣信方说的。他是说给信方以外的那些武将们听的。

"你这个笨蛋，竟把重阳酒会的雅兴都给扫掉了。"信方苦笑着说。

不过，勘助的耳中听到的是那时的干戈相见的杀声。是吹起号角、播起战役，而几百匹军马，一批又一批地从丘陵上驰来的声响。

他想，如果敌人有心灭掉武田，那么一定不会放掉这个时机的。

如果放掉这个时机，什么时候还会有再来的可能呢？和自己有同样想法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吃掉别人或者被别人吃掉的战国时代里，难道会没有吗？

战争最近就会有。但是，那敌人是谁，勘助也不能明确地指出。今川氏也好，北条氏也好，长尾景虎也好，以至于村上义清也好，假定是他们任何一个部队来进攻，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由散在于武藏、上野一带的各城堡的各股军事力量，聚集在上杉宪政的麾下，成为一只劲旅，人数两万三千。这支部队从笛吹岭突然猛扑向武田将军领内，是在山本勘助在重阳节予言过以后不到一个月的九月末

从信浓的守将真田弹正忠幸隆向上州部队告急的报马，在潇潇秋雨中驰抵古府中。最初的报马信使，从马上下来，便被许多武士抢到城内，而第二匹报马不知什么缘故，骑士不知去向了。马背上插着一只箭，那马发了疯似地奔着将军宅第的山坡上跑去，谁看来都很沉重地感到事情的严重。

在不到两个小时的功夫，在城厢几处的守备哨卡上都慌慌张张地敲起了紧急集合的鼓声。

这时，在各十字路口都大堆地燃起了篝火。报急的骑士一个接一个地到达城下。这是从相木、芝田、海野等城堡派来告急的。

事态十万火急，刻不容缓。上杉所部的来攻，是晴信将军和勘助都感到意外的。上杉氏在关东地区多年来一直与北条氏的将军北条康相争斗，而往往处于可能被北条氏所压倒的形势下。这上杉氏突然掉转枪头，好象打算攻取武田所部来一举挽回自己的颓势似的。

不巧的是，晴信将军得了不知病名的病，发高烧正卧床未起，所以就在他的枕前立即召开了首脑会议。

“谁来迎击上杉所部？”

晴信将军这一问，信繁和信良两位武将当场就承担下这个任务。这一点也没有不自然的地方。因为，饭富、小山田和板垣这三位重要人物都要各守岗位动身不得；而除了这三位以外，能指挥全军的人，

只有信繁和信良了。

晴信将军的目光转向了勘助

“鄙人认为，您就派板垣信方大人来指挥。而諏访的镇守，派穴山信良和左助信繁二位来接替。您看怎样？“

“其理由呢？”

“板垣大人近两三年来驻扎諏访，比起别人更能较多地理解信浓地区的人心，因而，我认为，板垣大人也一定有一些通晓信浓地区地理的部下。”

晴信将军听完，马上说：“好，就派板垣信方出战。”

一声令下如山倒。在这种场合，晴信将军所作出的决策是听来令人振奋的、是迅速的。于是，板垣信方被任命为迎击来军的总统帅，接替板垣信方作为諏访郡的守将，则派定穴山信良和左马助信繁，并派四员步兵将领辅助他们归他们指挥。

勘助认为，在武田将军处于危急关头，最好要指派最善于打杖的板垣信方。当然，晴信将军自己来指挥是万无一失的，可是晴信将军又病卧在床，现在能代替晴信将军指挥全军的人物，除板垣信方之外，没有别人了，穴山和左马助都有些让人放心不下。

勘助向晴信将军请求，得到批准，被派为向板垣信方传达命令的信使。因为，这次大战当然不免是一场苦战，而对于苦战不太擅长的板垣信方的缺点，勘助是知道的。因而勘助想在他出战前会见他，向他进言。

勘助当夜在几名骑士的陪同下从古府中城下出发，向諏访奔去。这些骑士都是选拔了善于骑马的年轻的武士，而五十四岁的勘助在这些人当中，并无一点儿逊色。他是一种特殊的骑法。他那小小的身躯，嗖地跨上马背，前身匍匐，那姿势象与那匹马耳语似的。象疾风般的这一批人马，第二天早已来到諏访城下。进了城下马时，勘助坐在地面上，再站不起来了。

尽管如此，那些骑士们始终不理解勘助那种不适于乘骑的胡乱骑法，怎么能骑到这儿来的。

坐在地上的勘助，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请把我送到城里。”
勘助被放在门板上，抬进城里，来到板垣信方面前。
信方已经作好出战准备，结束停当。
“请在敌军尚未越过笛吹岭之前……”
勘助慢慢说完这半句话，接着就笑着说：
“我累了。”
“你是来向我提这个建议吗？”
信方说。
“我是想说这个而来的。”
“你是为我曾经推举你到武田将军帐下而想报答一下吧。”
“是。”
“你说的那点儿意见，我自己也清清楚楚。”
“虽然您是这么说，可是您所清清楚楚知道的，并没有达到我这么清楚。您一打败仗，就没有反复与之周旋的劲头了。”
“胡说八道。”
“我看到过您的几次打仗，什么时候都是如此的。”
“胡说八道。”
板垣信方又说一遍，面上表现不悦。他对于知道自己弱点的这个怪物般的老武士，也许是由于自己所荐举的，一直比任何人都有着同情心和爱护之情。但是，板垣信方对于勘助所持的感情，并不是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爱护的、都是有感情的。与其说是爱护和有感情，莫如说稍有讨厌的心情，有时更强烈些。
但是，今天这种场合下，信方对于勘助那坦率的进言和充满自信和顽强的表情，仍然感到某种信任。
“你能和我一起出战吗？”
“您只要能在敌军没有越过笛吹岭之前与之交战，就用不着我勘助陪同您前往了。”
“真絮道！我很清楚！那么，你暂时在城里悠闲地呆几天吧。”
信方面色稍带苍白地，这样说。
当夜，信方所部的一部分，作为前锋，离开諏访向敌人来攻方向

进发。勘助一夜间便立即返回了古府中。

而信方本人，为了与来自古府中的主力汇合，十月四日，率大军离开諏访。

晴信将军的病稍见好转，所以便率领总予备部队四千五百人，在五日午前八点钟开出了古府中。

信方发来的报告，一份接一份送到行军中的晴信将军帐下。六日午前十点钟接到前锋已过小诸城的迫分地区；这是最后的报告，以后消息便中断了。这以后的报告是：与上杉部队的一线部队在笛吹岭交战，获大胜，斩首级一千二百一十九，同一天正午响起了欢呼胜利的声音。

第二天，晴信将军一到新战场，便立即命板垣信方所部退到后阵，把自己率领的新编的予备部队调到第一线，与敌人的二线部队一万六千人在笛吹岭大战。板垣部队的前一天的胜利，对于提高全军士气给与了重大影响，所以这次从午后三点钟到午后六点钟，共斩敌四千三百另六人，凯歌声终于在武田晴信将军的部队中奏起来了。

在大本营，当天午夜，由于设中军帐于此，所以在这里举行了祝捷的仪式。是一个大风的夜晚。篝火被风吹着，火花飞散，那火星都刮到会场的下侧了。

晴信将军手握“采配”*，坐在凳子上。饭富兵部次官执刀侍座于后，右面坐着板垣掌团扇(主持庆祝会)，左面坐着美浓长官原，手拿着白胶木弓，并配有黑色箭翎的箭。

山本勘助奉命捧着大法螺贝。在勘助眼中，总帅晴信将军那连眉毛都一动不动的面庞和挺起的胸膛的姿势，比世界上任何人都美，都英俊。

不久，小幡织部正敲响的大鼓，庄严地响彻在深夜里的新战场上。

“哦！”

在座的武将们口中，那宣告胜利的欢呼声齐整而高昂地喊起。

武将们都是年轻人。只有勘助与众不同是一个老头子。勘助一面

---

* 采配：是日本古时大将指挥军队时的一种表示权力的道具，形状象扇子。

抽啜着伤风似的鼻子，一面想着：这回自己所敬爱的年轻的武将该攻打村上义清，然后，该攻打更远些的长尾景虎了。可是，到与长尾景虎相对阵的暂时一段时间，目前这样一点点小小战斗，大概会连续发生的——这就是他在捧持着法螺贝的时候所想的。勘助的脸，在飞溅来的火花闪耀下，在人们的眼中看来，他那异相的面庞，象护法金刚一般。

自从由布公主来到甲斐以后，这是第一次回到诹访，时在天文十五年(1546年)十一月末。到甲斐来的时候，是去年桃花开放的季节，不知不觉已过了将近两年的岁月。而在这期间，由布公主生了一个混有诹访氏血统和武田氏血统的男孩——武田胜赖。

由布公主的诹访之行，在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言。有人估计这是武田将军正室三条氏的巧妙安排，有人估计这是对于依然没有消除对武田氏恨怨感情的诹访地区居民的一种政治策略——等等，进行着随心所欲的种种猜测。

但是，事实不管是怎样，由布公主关于这方面是一无所知的。她只不过是有一天听来访的勘助建议说趁着还没太冷让小少爷看一看诹访湖，于是就直爽地听从了他的意见而已。

在诹访氏灭亡以后，作为诹访的长官治理这一带的，是板垣信方。板垣信方派来使者报告迎接由布公主的准备已经就绪后，不久，由布公主和胜赖的轿子，就从古府中出发了。

几百名同行的护卫，守护着由布公主、胜赖和女侍们的八顶轿子。这长长的行列从冬天气息渐浓起来的甲斐地区山野开出，向信浓进发了。从先头数起，第二顶轿子上，坐着由布公主。第三顶轿子上，乳娘抱着胜赖，摇晃着。

护卫着这两顶轿子的几个健壮的武士，骑着马轮番在轿前轿后巡视着。有一名骑士紧贴着胜赖的轿子前进着，十分醒目。这是山本勘助。

上回，从信浓向甲斐走去时，由布公主十分任性，走几步就让轿子停下来，可是这次没有这样的情况了。她在轿子里摇摇幌幌，从没

自己把轿帘子挑开过一次。由布公主在不到两年的期间，那少女的稚气完全消失，长大成为一位成熟的女性了。天生的美貌越来越增添光彩，此外还加上那不凡的气度和文静。那白得似乎透亮的皮肤，丰满的面颊，再加上那又黑又圆的眼仁，显得匀称的高鼻梁，都是当今已被灭亡的世家諏访几代将军所具有的面貌特征。

这一队人马，到了第二天，沿着釜无川的河岸走了将近半天，曾在韭崎附近的宽阔的河滩上休息了一次。

这时，勘助跪在由布公主轿前，静静地说：

“您想出轿休息一下吗？”

“不，我就这样休息吧。”

从轿内传来声音清脆的回答。

“您累吗？”

“没有什么。”

“您把轿帘稍挑开一下看看——这儿是在甲斐国里景致最美、而且是要害之地。小少爷将来筑城时，选定这里是最好不过的了。”

勘助这样一说，由布公主也许被这话所打动，便从轿内轻轻地挑开轿帘。挑开轿帘的那只美丽的手的腕部，洁白得让勘助看得眼睛昏花了。

“在什么地方筑城？”

“在那个岗上。”

勘助所指的地方，是在平原中象一个孤岛似的丘陵，俗称七里岩的地方。

“釜无川和盐川两条河，从远处包围着那个山丘。而且，那对面紧靠着罕有人到过的三座险峻的大山：药师山、观音山、地藏山。一面是山，三面是平原。站到那面的山上，则这一大片平原都瞭若指掌。等小少爷长大成人，就会用火枪打仗了。在一个不方便的狭窄地方筑城，是不好的。这样的地方，才正是筑城的最好地方。此外，那个山岗四面陡峭得象刀削成的一样，是不易于攀登的。”

勘助实际上也是这样想的。他曾多次穿越过这个平原，而心里总在琢磨的事情，就是要在这地方筑城。他想，再过十年廿年，只有这

个地方会成为甲斐全国的中心，不论武田将军的是否情愿，他的总司令部也一定会要迁到这儿来的。可是，这筑城的人，恐怕是少爷胜赖了。必须是胜赖。

由布公主默默地对那广阔的远景眺望了一阵。不一会儿，她说：

"群山的丛林满是秋色，那满山红叶真是美啊！"

是的，勘助刚才指点的那片丘陵地带都是一片红叶。

"那红叶是黄栌吗？"

"这……"

勘助关于花草树木方面的知识是根本没有的。一个女人，对于叶子变红的树是什么树的这种关心的心情，勘助觉得又是奇妙，又是难以想象。

"在古府中没有这种黄栌，而在诹访可是很多的呀。"由布公主深情而沉静地说。

"您喜欢黄栌吗？"

"我从小就看着这种树长大的，所以一到这个季节，就想看一看披上红叶的黄栌。"

"从此以后，您便总能看到了，每年每年都能看红叶了。"

在勘助说这话的时候，由布公主发出一声短促的惊讶：

"嗯？"

随着，她掀来轿帘，从里面出来，猛地站到地上。

"勘助，你刚才是怎么说的？你是说让我从今以后就住在诹访吗？"

公主的口气是严肃的。

"你是说让我离开将军住到诹访来吗？你们真的会有这个打算吗？"

脸上是毫无表情。可是在那毫无表情的口里说出的话，口气却象一杆锋利的扎枪直刺勘助的胸口。

"是。"

勘助只说了这一个字，并没有正式回答。因为他不能正式回答。

"勘助！"

“在。”

“你们不至于想把我置于諏访的板垣的监护之下吧？”

“不，决没有这个意思。”

“那么，好吧。”

勘助单手支着地面，低着头，这姿势保持了很久。

由布公主的諏访之行是晴信将军与板垣信方和勘助三个人所决定的。决定让板垣信方以保护人的姿态来安排由布公主和胜赖少爷。

而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想让胜赖少爷通过长期居住在諏访，能与这里的人民互相熟悉，用以消除諏访全地方对于武田将军的积怨。而勘助有勘助的打算，他想，让他们母子住在这里，可以使胜赖少爷的安全得到保障。他深深知道，由于胜赖少爷有着諏访的血统，所以武田家族对于胜赖少爷的看法是迥异的。这样，只要住在古府中，那位虽然刚刚出生的胜赖少爷，其位置也是颇为微妙的。

当由布公主一行进入諏访时，諏访的百姓们不知从哪儿听到的，都密密麻麻坐在那与甲斐一样疲敝的、萧瑟的田野上迎接着和恭送着大轿。

由布公主在听到勘助说“公主，看到諏访湖了”，这时才挑开轿帘。人马和轿列都停下来。深蓝色的湖面铺满细碎的漪澜，映进由布公主的眼底。

“真美啊！”

“真是太美啦！”

由布公主凝神地看了一阵子湖面：“噢，冷！”抖一下身子，便把轿帘放下了。

这一行人马车轿，从这以后，便毫不休息地沿偶而有水鸟飞起的諏访湖前进，一直向高岛城进发。

板垣信方并没有把由布公主安顿在高岛城里，而把她又安置在从前安置过她的、位于小坂部落的那座观音院里，这次把这地方作为她的馆邸了。这么做，是由于考虑到高岛城是她出生长大的地方，不要使高岛城的往事的回忆使她的心灵受到伤害。

小坂观音院离高岛城有不到一里的路程。观音院的积香厨院一改

原来的面貌，现已改装得很美，在这半农半渔的小坂部落里修起了许多警卫武士的哨卡和营房。

由布公主在高岛城住了三个晚上，就立刻被迁移到小坂去了。

那天拂晓，诹访地方下了第一场雪。隔着湖面远远看到的八岳，银装素裹；湖岸的原野也薄薄地铺上一层白。接近中午，由布公主和胜赖少爷的轿子出高岛城，绕诹访湖东岸前进。从头一天晚上便提前到小坂去的勘助，为了迎接这两顶大轿，在观音院山坡的进口处，和几名武士在那里瞭望着。

那两顶大轿已在远处露出小小的影子，可是总是来不到跟前。道有点泥泞，也许是难于前进吧。不久，大轿抬进部落，在勘助等人面前停下。

勘助对周围的武士们反复叮嘱说："把屋子烘得暖和和的呀。"然后对大轿说："公主，天气这么冷，您太辛苦了。"

轿里没有答话。勘助又说：

"您到了，请您下轿。"

仍然是没有答话。这时，从第二顶轿子里，胜赖少爷由女仆抱着来到铺着雪的地面上来。勘助觉得有些不对，悄悄地微微挑起由布公主的轿帘看了看。

刚一看，勘助的脸色变了，把轿帘立即放下。由布公主没在轿里。在轿里的是在攻陷高岛城当夜勘助救出由布公主同时救出的两个女仆中的一位年轻些的女仆。这位女仆满身是血俯卧在那里。那白色的脸朝向勘助这边，而她的双手坚握着刺到喉咙里的短剑。

勘助为了不让周围看到，便把手探进已放下的轿帘的轿里，摸一下那女仆的前额。还有微温。勘助命令把轿直接抬进观音院的积香厨院。

勘助把胜赖少爷安排到内室以后，来到发生问题的积香厨院，马上脸色煞白地用严厉的口气命令众人退去。然后，在周围没有任何人的时候，他才第二次挑起轿帘。

"公……公主怎么了？"

勘助把身子探进轿里一半，抱起那女仆的身子，用全身的气力摇

晃着。

"我问公主！？公主呢！？"

然而，那女仆终于没睁开眼睛。她断了气。勘助死了心，失神地呆立在那里。细碎的雪花从那时起又下起来了。

勘助认为：由布公主的失踪事件是不能使任何人知道的。

他当夜推说由布公主有急事回了高岛城，而把那装着自杀的女仆的轿子，原封不动地抬出小坂观音院。雪一个劲地下个不停。这次抬轿的两个轿夫之外，只有骑马的勘助一个人。

勘助走下小坂观音院的山坡来到湖岸，为了去高岛城，朝相反的路绕去。一个轿夫提醒说这样走是绕远，但是勘助并不听他的，只是简单地命令说：

"走吧！"

这样，沿着湖边走了二百米左右时，他让轿子停下来，对两个轿夫吩咐说：

"公主冷，你们回观音院，把脚炉备好，拿到这儿来。"

当走在雪地里的两个轿夫走远后，勘助留心地看着那两个轿夫消失的去向，确定那两个已不在那边后，他从马上跳下来，干起自己的事来。

那儿是天龙川流水的流出口，这大天龙川发源于诹访湖，奔流过伊那溪谷，蜿蜒流去，远远地进入远江。

勘助挑起轿帘，把侍女的冰冷尸体抱出来，在没膝深的雪里，把它搬到湖边上。静静的湖面上只有这里响着急湍的迸流声音，那因为下雪而显得高起来的水，流势猛烈地迸流而下。勘助抱着这具女尸呆呆站着，凝视了一眼河口的水面，便向后一歪身子，把女尸扔进急流里去了。

这年轻侍女的尸体被吞没到水里的同时，勘助也跌了个屁股墩儿。那松软的雪把他矮小的身子埋到了腰。勘助抓着伸到雪上的矮竹枝欠起了身。在不到两丈远的对面湖边上，那时飞起了几只水鸟。那慌张的拍动翅膀声，夹杂在水声里听得清清楚楚。一种寂寥感凝聚到勘助

的灵魂深处。

这样，总算是把这侍女的尸体处理完了——勘助心里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侍女是自杀了的。尽管这样，那由布公主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必须趁着这事件没被任何人知道之前，凭自己的力量找到公主。如果可能，勘助也不想让晴信将军知道，也不想让板垣信方知道。

他并不是存心想把自己的过失在没被任何人发觉之前遮掩过去。明确地说，勘助在这时候，既没有想晴信将军，也没有想板垣信方。不是他们出了事。他们即使知道了这件事，那究竟又能怎样呢？最能理解公主的心情，能站在公主的立场上和她一道替她出主意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自己。他本人，也就是他勘助本人，必须找到公主。现在，勘助好象担心着失踪了的女儿的父亲，他以这种心情在想着由布公主。

等轿夫回来，那轿子里已装好勘助放进去的几块石头，这回再放进一个脚炉，然后这顶轿子便又走了。这回与刚才不同，走上了通常去高岛城的大道。

勘助想，如果这两个轿夫注意到轿里装的东西，便杀掉他们。但是，他们是查觉到了呢还是没有查觉到呢？反正他们默默地踏着雪地走着，在勘助的头上和肩上都积上了雪。

由布公主一定是不愿与晴信将军分开来諏访这里居住而想回到甲斐去的，因而，把侍女当作替身送上了轿子，而侍女虽然承当了替身，但后来知道这事关重大，便觉得负不起责任而自杀了。除了这样来考虑，便想不出别的了。

轿子抬进高岛城，是亥尽时刻(夜里十一点)。一进城门，勘助就把抬轿的人夫打发回小坂观音院，然后把轿里装来的几块石头自己处理掉。这时便命令关卡上的武士把轿子安放在适当的地方。

这样他总算把自己不能不干的第一阶段的工作干完了。勘助这时就立刻在关卡这里向板垣信方写了一个报告。报告的大意是：公主因感冒卧床休息，我勘助负责照料，目前一段时间不管有什么事情，希望能禁止任何人来访。

“请在明天早晨把这份文件呈交给板垣大人，不得有误！”

勘助把报告交给关卡办公室后，又骑上马出了高岛城。

仍然下着雪。这样下雪的夜晚，公主是在什么地方过的呢？既不知道失踪的时间，也不知道失踪的地点。勘助刚出城门，在那儿把马停下了一会儿。因为他拿不定主意应当把马头朝那个方向转去了。在一般的场合，不管什么事，勘助都会把事情的真相自然而然地想明白，可是只有这一次却一切如在五里雾中了。现在，由布公主在什么地方，心中根本没有一点儿谱。

勘助纵马在通向甲斐的大道上奔驰着。仅仅四五天前，就是从这条道上，他和由布公主一起从古府中走过来的。但是，仅仅是四五天，周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下了今年第一场雪，田野、山地、树木，都在冬日的严肃中屏息了。

勘助出高岛城来到第一个部落宫川时，便挨家挨户敲门查问：

“公主没有在这儿借宿吗？没看见公主吗？隐瞒的话可要满门问斩啊！”

勘助在每家门口都是这样咆哮着。每一家，开门来答话的人，都吓得脸上抽筋。他们眼中看到的，是一个夹着枪、骑着马，全身落满雪的怪物。本来就是相貌怪异的勘助，他那凶神入窍的脸，带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杀气。

逐个部落查找中，天亮了。从拂晓起雪就住了。勘助踏着一尺多深的雪，在高原地带一直朝西南走去。一遇到村落，他便逐户查问。

一种绝望的心情紧紧逼迫着他的心。

公主，公主啊！他在心里喊着，一面拚命地驱赶着马。在靠近午间的时候，他在一个小小丘陵的顶上，才把马停下。在马停下来的同时，他由于疲劳和绝望，几乎可以说是以倒栽葱的落马方式从马背上掉了下来。那是在被雪覆盖着的山白竹林中。

现在他不再想攻城、交战了。他也不想让晴信将军侵略四邻、蚕食他们了。他心中只有恐怖和绝望。他所想的是：那位美丽的公主如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掉，大概他也就丧失掉生存的力量了。勘助第一次体会到自己对于美丽的由布公主的爱心十分强烈。

公主啊，公主！

对于勘助说来，由布公主和晴信将军一样，都是他的理想藉以实现的希望。这是在这个世界上，勘助的唯一美丽而雄伟的希望。晴信将军是必不可少的，由布公主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缺少一方，他的梦想就都不能成立。

转完山中几个村落后，勘助回到昨晚到过的宫川部落，这时已经是七点钟了。从发生这个事件以来，不知不觉过了一昼夜。

到了夜晚，路面的雪冻了，马走起来一步一滑。没有办法，看来只好先回高岛城把事情的原委向板垣信方说明，然后调动部队，把諏访湖周围一带彻底搜遍，除此之外别无它法了。

当勘助来到宫川部落和高岛城的大致中间的地点，他往右湖的杂木林方向看去。那时，他觉得看到有灯光闪了一下。勘助把马停下，向杂木林那边注视了一阵。再没看见灯光。勘助又驱马前进，也许是一种预感，他觉得心中有事放不下。所以他走了五十米左右，便又回到刚才的地点来了。

在杂木林中，这一回清楚地漏着灯光。

勘助骑马走进杂木林。走一小会儿，便来到一条小路上。沿着那条小路走下去，不久便看到一座小小的庵院。灯光从那里漏出的。

虽然说是一座庵院，却是一所只要进去三两个人也就满了的小小建筑物，已行将倾圯了。若是白天看到它，也许是破败不堪了，而现在蒙上一层雪，有些地方还有着庵院的外形。勘助在马上大声喝道：

“是谁？”

突然，刚才还从那进口处的拉门里漏出的灯光，一下子灭了。

“谁？”

勘助又喊了一声。里边仍然没有答话。勘助在马上用长枪把戳着庵院的门，这是听到了一个美丽而清脆的声音：

“谁呀？”

“公…公主吗？”

勘助脱口喊道。稍隔一会，里面也问：

"是勘助吗？"

这回清楚地听得出正是由布公主的声音，声调却异常宁静。

勘助下了马。走上庵院前的两三级台阶，在门前跪下，问道：

"公主，向您请安。您一切平安吗？"

公主对这问讯没有回答，而用责难的口气问道：

"勘助，干什么来了？"

接着说："我可事先声明，我要回到将军那里去。我不爱住在諏访这里。"

"是。"

"你答应吗？"

"是。"勘助反正不进到屋里看到平安无事的由布公主的话，是不会放心的。他又说：

"不管什么事情，都由我勘助一个人包下来。"

"那么，你可以开门进来。"

勘助推开了门。然后蹲在那黑洞洞的角落从腰里掏出打火石，在壁龛上有一个油灯碟儿，把灯点上了。

由布公主在湿漉漉的、铺木板的房间里端坐着。那秀丽的头发披垂到背后，武士夫人的正装下摆铺掩着地板上。那美貌和高贵，一点儿也没有从这位雪封庵院中的女性身上消失。

"公主，不管什么都暂且不提，请您首先回到諏访吧。到了諏访后，我勘助会听从您一切意见的。"

勘助说完，由布公主说：

"我已经不能走了。"

"您真的不能走了？"

"脚冻得一步也不能动了。"

"是吗。那么，您也不能走到甲斐了吗？"

由布公主默然不答。

"您吃饭了吗？"

"从昨天早晨什么也没吃。"

勘助想，自己也是一样。然而，他对自己饿着肚子并没感觉到，

而对由布公主的饿着肚子却深深地感到难堪的痛苦。

“现在必须快回诹访，吃上点热汤热饭。”

这时，由布公主以极安静的声音说：

“脚冻了，饿了——这类事情，并不算是人类的痛苦。对于你勘助说来，你是什么也不会理解的。”

“对于我勘助说来，只要是您的痛苦，什么都能够十分理解的。”

“不，不能理解。”由布公主强烈地否定着。

“您说的是指与将军阁下的离别之苦吧？”

“那倒也是。不过，不仅仅是。”由布公主说完，又接着说，“勘助，你明白我为什么从轿里跑出来，逃避到这儿的吗？你明白我为什么这样想要回到将军那儿去的吗？”

勘助在由布公主的这番话里感到一种阴森森的气息。所以他认为不能马马虎虎地回答，便沉默着不说什么。这时，由布公主又说：

“我是想要将军的脑袋。”

“啊？”

勘助几乎吓得要向后跳起来。他有生以来从没有这样吃惊过。

“您这是怎么说的？”

“我要反复地说，我想要亲手拿下他的脑袋。”

这美丽的公主竟说出想要在将军睡着的时候砍掉他的脑袋，在这样人面前，勘助身上感到微微颤动。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现在，我只想和他见面而已！”

勘助口中算是长出了一口气。由布公主说的“现在我只要和他见面”，这话好不容易算解除了勘助的紧张。

但是，这不过是短暂的一瞬。

“可是，到了明天，我就想要他的命了。”

“公…公主！”

“可是，到了后天，我又会只想和他见面了。”

“公主！”

勘助只是不顾一切地喊着公主的名字。在他的头脑中什么都混乱成一团了，如果他不是‘公主、公主’地喊着，他就不能自持了。

“恐怕我这一生，只要我活着，我一定总是为这样两个念头所苦恼。那杀了我的父亲、占有了我、然后又想把我离开的、可恨的将军！可是他又是让我生了胜赖的人，又是说我是可爱的人的人！”

由布公主呜咽着、身体抖动着。勘助在呆呆地注视着伏在壁龛上的由布公主的窄小的肩膀。

勘助由于由布公主的缘故，才第一次明白：在一个女人的心中，爱与憎这两个正相反的东西是可以毫无矛盾地轮番出现的。这种问题，对于勘助之类的人说来，是处理不了的、难以对付的事。

如果使由布公主幽居在諏访，她对于晴信将军的憎恨一定会日益加深的。这，一定要避免。虽然是这样，但是如果让由布公主回到甲斐在晴信将军身边，就说不定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下会发生可怕的事。关于怎样安排由布公主，这可是勘助怎么也拿不定主意的事。

勘助虽然连劝带哄把由布公主从宫川部落那行将倾圮的庵院好歹领回到观音院的一间居室里来，但是他仍是不知今后如何对付公主。但是，不管怎样，必须避免让由布公主回到甲斐去。只要是正室三条氏的嫉妒的目光以及武田家世世代代相传的武士们的猜疑的目光不停地在那里闪动，那么由布公主本身就很难说不发生什么不测事态。结果，无论如何要把由布公主安排在諏访来为了她本身的安全考虑，然后再想办法把由布公主对于晴信将军的心情扭转为不再倔犟的状态。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把由布公主接回观音院的第二天，勘助为了探望她来到这里，由布公主说头疼还没有起床。

“你的脚疼好了吗？”

“没有。”

“那可不好办。都是您干了那样过分的事。您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

“只是有点饿。”

“您说有点饿，您是什么也没吃吗？”

“是的。”

“那可不行啊。”

勘助吃惊地说。于是由布公主说：

“我们说定不吃饭了。我是说过不坐上回甲斐的轿子之前我什么也不吃的。”

“你倒是那么说过。”

“我这人，既然说了，就要坚持到底。”

公主的态度是毫无动摇的余地。

“公主，我想听听您的想法。您要回到甲斐，那么就必须和胜赖少爷分开而各住一方了。这事，您能同意吗？”

“我同意。”

“您不疼胜赖少爷吗？”

“没有不疼儿女的母亲。”

“那样的话，您就要和胜赖少爷一块儿住在这里。将军大人什么时候都会到这里来的。”

“那可不保准。将军他只要不打仗就不会离开古府中。”

“尽管这样，您要一回甲斐，就必须和胜赖少爷分开喽。”

“我带胜赖去。”

“没有的事！”

勘助说。然后，他想，现在应当什么都不隐瞒地对她说了。

“胜赖少爷暂时不能住在古府中。胜赖不知什么时候会有什么危险。这，您还不明白吗？胜赖少爷体内有着諏访这一族的血统。有的人认定，諏访一族的这种血统是仇视武田一族的血统。万一少爷本身有了什么危险……”

“你是说有这样的阴谋吗？”

“不，目前还决没有那种预兆。但是，不一定什么时候会在哪儿出现有这种打算的人。因此，少爷必须安置在諏访。只要在諏访，那就会平安无事的。”

由布公主那本来就是苍白的脸，这时更加苍白，凝视着空间的某处，说：

“那是自然。就连我，也想把将军……”

“公主，”勘助拦住由布公主的话。说：

“这里可不是山里的庵院。在这里，您有可以说的话，也有不可以说的话。”

由布公主听到勘助这句话，马上闭上了嘴。想了一会儿，低声说：

“就把胜赖少爷留在这儿吧。”

“那就好了。諏访的人民无一例外，都会珍视这位少爷的。”

“不过，我还是想回甲斐去。”

“您不去甲斐，而将军大人常到这儿来，那不是一样吗？”

“他一定能常来吗？勘助，这件事，你能保证吗？”

“只要是信浓一带的仗继续打下去。将军一定会一直住在諏访的。这仗，在今后几年内要打下去的。一定要和村上义清打。这样，把他打败之后，就必须要和越后地区的长尾决一雌雄。那时，将军阁下的大本营放在古府中就莫如放在諏访。”

实际上，勘助是这么想的。今后若干年内，武田将军必须在北信苦斗一个时期。勘助想，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为了由布公主的缘故，必须把武田将军的作战目标转移到对北方各国的经营上来。

六

如同晴信所估计到的，晴信在后来，果然不得不和北方的敌人争战了。不得不在北信这地区和那时刻企图南下的精悍的村上义清反复进行殊死的较量。

村上义清在户石之战中败于武田的大军，尝到了苦头，后来逐渐地重整起旗鼓，到了天文十六年(1547年)，开始在北信一带活动了。晴信也与此相适应，不断地动用了部队。因此，他本人也越来越多地住在諏访这地方了。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在晴信和由布公主之间，生活过得很平稳。勘助有时到小坂观音院去拜访由布公主。

“您心情愉快、起居舒适，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勘助在这么说的时候，总是一边仰视着由布公主的脸。当他看到

那美丽的脸上满是满足而宁静的时候，他便放心了。

“您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哪怕是一点点，也请您告诉我。”

勘助试探似地说，于是由布公主说：

“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事。只是胜赖体弱，有些好发火。也许是諏访的气候对于他不适合？”

实际上，胜赖的体质，一眼望去便知道是一个腺病质的类型。一点小事，如不中意，就象点着了火似地猛哭。可是不管怎么哭叫，那只是哭叫而已，一滴眼泪也不掉。酷似乃母的那幅匀称的面庞，变得发青，全身象癫痫一样抖动着，但是决不淌眼泪。

勘助看来，与众不同的胜赖，勿宁说是很有指望出息的。

“胜赖少爷长大成人之际，一定会长得象金刚力士一般的健壮的。现在看来，也就有与众不同了。”

勘助是这样说的，他也真的是这么认定的。

但，这只是在由布公主面前这么说。勘助在别人面前总是宣扬说胜赖这孩子身体羸弱，终究不能指望他当得上合格的武士。这是因为这么说，对胜赖说来是安全的。只有板垣信方看透了勘助的居心。也许是信方由于负责保护由布公主和胜赖的这种特殊的立场，所以，他也不知不觉地对他们有了好感。

这样，无形中板垣信方和山本勘助这两个人据諏访而形成了古府中环绕正室三条氏的武田一家的武将们相对峙的形势。

天文十七年八月。晴信将军攻陷了信州佐久郡的志贺城，率一万大军进驻小室城，并在那里驻扎下来。

村上义清认为晴信驻兵北信是绝好的机会，想一举决一雌雄，乃领精兵七千出葛尾城渡千曲川寻找战机。秋风始吹的上原一带是两军决战的战场。

晴信采纳了勘助的意见，安排了特殊的作战方式，就是“口袋战”的特殊布阵方法。先锋是板垣信方，后续部队是饭富虎昌、小山田、武田信繁，后尾是大本营的马场和内藤。离大本营五六百米的地方，有加贺地区长官原昌俊率领三百余骑兵督阵。

战斗在八月二十四日辰时开始。先锋板垣信方带领的三千五百士

兵分为六个梯队与村上的部队的先锋开始了激烈的弓箭和火枪的互射。

勘助认为把善于打仗的信方安排在先锋的话，就不会有任何担心。但是当双方混战起来后，信方有着信方自己的弱点，他有着在序幕战中不允许别人追随而凭单枪匹马冲杀的犟脾气。他总是在战幕揭开的初期压制住敌人，接着便不顾三七二十一向敌人压去。这次的打仗也是如此。顶多不到两个小时，信方便使村上的部队败溃下去，他自己领头转入了追击。那打仗的气派是痛快而漂亮的。

战场不久便平静下来。在平原的远方，可以看到败逃的村上部队和追击着的信方部队中间有短短的距离，他们在分成前后移动着。这景象看不出是打仗，是平静的景象。

没过一个小时。在安置着大本营的丘陵上坐在晴信身旁的勘助突然欠起了身。

"板垣大人战死！"

清楚地听到这个喊声。这还了得！但是，这声音越来越高地逼近。

"板垣大人战死！"

勘助看到一个骑马的武士一边喊着一边沿丘陵的斜坡向这边跑过来。突然勘助的心里感到天昏地暗一阵冰冷。好象由布公主和胜赖少爷以及自己都孤零零地被抛在这广阔的平原的最当中了。

"板垣大人战死！"

骑马武士走过来，最后这样喊了一声，便从马上咕冬一下掉到坡上了。

勘助用右手握着的长枪支着大地伫立着，凝视着在眼前展开的上田原这一带的平原。

板垣信方的部队由于主将被打死，在那象波澜起伏着的小小丘陵地带，时隐时现地向四面八方败退着。简直象惊散了的鸟群四下奔逃着。这时，村上义清的主力将已行溃败的坂垣部队分割成两半，象怒涛那样，向我方压过来。百骑一团、二百骑一团的敌军，有几十团这

样的敌军，不断地扫荡着这一带平原，奔过来了。他们现在已不把败溃下来的板垣部队看到眼里了。他们想要一鼓作气冲向武田军的本营，这是明若观火的事了。

这时坐在桌前，和勘助一样看着平原的晴信将军对勘助说："第二梯队能否顶得住？"

由于第一梯队的板垣部队败退下来。对付敌方主力的就是饭富虎昌、小山田和武田信繁的第二梯队的部队了。

"嗯……"勘助一时得不出明确判断。

"顶不住吧。"

晴信又说了。我方的第二梯队，在大本营所在的丘陵脚下的开阔地展开后，象似憋住一口气那样，默然无声地严阵以待。一兵也不动。对于我方并不开始行动，晴信多少有些担心的样子。

"饭富大人心中另有打算的。"勘助说。

对奋勇杀来的敌人大军迎击时，饭富虎昌一定会打个漂亮仗的。饭富一遇到打迎击战时，是一位能打出一个意想不到的勇猛劲儿的武将。正因为如此，勘助才把饭富虎昌安排到第二梯队的。

当勘助这样说的时候，果然在山脚一带地区上响起了杀声。小山田和武田信繁的两支部队，在敌人的正面拉开了阵势。与此同时，斜刺里向敌人的侧面，有饭富部队的马队开始了在横向前进的敌军前面的突击。旌旗闪闪发着黄色的光，杀声和鼓声以及号角声，以那种不具有战争流血情调的清彻的声音传来。

平原一时变成了激战的战场。几千人马互相砍杀奔突。从设有大本营的丘陵上看来，分不出敌我。有时，饭富部队的几百名骑士新派进乱战的战场之中。

"这简直是势均力敌呀。不过，我们会胜的。胜是会胜的，不过……"

勘助刚说到这里，猛地站起来，稍稍色变，说：

"义清部队打算冲击我们本营！"

村上部队显然要败溃下去了，但是与这种颓势完全相反，敌人有三百左右骑兵成为一股力量，企图将小山田的队伍分割成两半，拚死

命地企图打开一条突击道路。很明显，他们的目标，现在是指向晴信将军和勘助所在的这个丘陵上的大本营。

“请将大营移动三百米左右，如何？”

勘助说。但晴信将军没有回答。他好象不愿退却一步，而宁愿出击。

“大营不能不稍稍后移。”

这回，勘助稍带点命令的口气说。在考虑这种处境时，是想到在第三梯队上，即作为后备配置有马场氏部少辅和内藤修理正的缘故。

晴信将军并没有下令。仅仅有敌人三百骑兵逼来，如果这样下令，他也许认为作为武将是有失名誉的。

“我们如早点退下，就会出击义清的部队的。”

“谁来出击？”

“后备部队的马场所部和内藤所部会出击的。后备部队正是为了这种情况才配置的。这是打击义清部队的千载难逢的战机。”

勘助坚决主张着。那三百骑兵向这儿挺进。这时，武田部队中也数得着精悍无比的马队——有名的马场所部从右翼、内藤所部从左翼，在这一段丘陵地带，一定会把他们包围起来，一卒不剩地全歼于这里的。

“用大本营的人马不能出击吗？”晴信说。

“能出击。然而，出击了，又能怎样？作战可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开始就安排了第三梯队。出击的任务是马场所部和内藤所部。将军大人您亲自出击，也不会增加什么光彩的。”

“好，退吧。”这时晴信才说。

对马场所部和内藤所部敲起进军命令的战鼓。同时猛猛地摇起《风林火山》字样的牙旗。在大本营掩起的几十面旌旗都聚拢在一处，沿丘陵的东面斜坡慢慢地开始移动。勘助希望快些移动。但是，晴信将军只是同意移动而已，对于移动的方式却是勉勉强强应付。

这时，向平原看去的勘助，吓了一跳。他看到有一团人在平原上向丘陵的脚下迅猛地挺进着。这是一群敌人。我方的后备才刚刚开始移动。

“将军大人！”勘助紧贴在自己的马上。

“退却已迟。敌人打开了道路。这显然是义清下决心要来一个大本营和大本营的决战。由于情况已至如此局面，请您千万听我勘助的意见。”

话刚说完，勘助便为了迎击那一团敌人而向大本营下达了迎击的命令。他已经再不能拘于晴信将军了。

勘助紧贴着晴信将军身旁。这时有一个极为暂短的寂静的间歇时间。

在距离二百米的小丘陵的背脊上，敌人的马队刚一露头，又马上下到谷地去了。一会儿就会奔到这儿来的。我方后备的马场所部和内藤所部到达这个小丘陵上来还得一小会儿。

不一会儿，喊杀声和马蹄声四起，忽然间周围成了拼死搏斗的混战战场。

勘助以百名骑兵坚守晴信将军的周围后，想要走下丘陵。守兵和攻来的敌兵是悬殊的。敌人五六十名骑兵蜂拥而来，这时，固守在晴信将军周围的一百名骑兵被打散。

接着，一场混战。

勘助紧贴在晴信将军身旁，与两个突击者交锋，把他们从马上击落下来。

勘助寻找那位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自己的晴信将军。

于是他看到在五十米远的地方，披着水晶花树的锁子甲、戴着铸有诹访佛尊和经文的头盔，骑着黑马，和一个骑马的敌将杀到一处。两人简直象表演武打一样，悠然地驱马盘旋，当靠近时，便杀上三两个回合，就再分开。

勘助当即想到这个骑马的人一定就是村上义清。他那武士的派头，不可能是义清以外的什么别人。现在他们两人已经不是两军的指挥官了。而是互相想伺机结束对方生命的格斗者。把两军正在拚死战斗放在一边，在稍稍离开混战的战场那里，只有他们两人，这让人感到他们想没有任何人干扰地来决一雌雄。

在勘助和两个格斗者的这段战场上有几百名敌我双方的武士在战

斗着。这时，勘助把身子一弯，拨马奔向总帅晴信那里。肩膀上一阵疼痛。似乎斜刺里受到了砍伤。骑的马也直立起来。

这时，晴信和义清还在一层又一层的敌我双方武士的包围之中。而后备的马场所部赶到这个战线来了。

义清的马笔挺地竖立起来，使他落了马。勘助看到这个情况时，敌人五六十名骑兵为了营救义清杀奔过来。当他们把义清救起来时，便紧紧抱成一团向山岗下冲去。他们的奔袭是迅速的，他们的撤退也是迅速的。

"将军大人！"勘助靠近过来。这时晴信说：

"让他逃掉了。"

"他们也是想逃掉的。"

勘助把当场的部队集合起来便顺着山坡下去了。杀声喊成一片。那准是马场所部和内藤所部转入了追击。

隔了不一会儿，在隔一个山谷的对面丘陵上，挥舞着武田将军的牙旗。这次战斗从午前八点(辰时)开始，到午后四点(申时)全部结束。

从午后四点左右开始，新战场上下起雨来。在小雨中清点了敌我杀伤人数：斩敌首级两千九百一十九，我方战死七百余人。

在全军集合高呼胜利时，勘助走到晴信跟前说：

"将军大人！"

"请说。"

晴信以为勘助会说一些批评意见。可是，勘助并不是打算说这个。

"义清这一下子就一蹶不振了。今后就要向另一个大敌战斗了。"

"和谁战斗？"

"和长尾景虎。"

"为什么？"

"义清本想今天和我们来进行一次最后的决战。他这次的打法，不是普通打仗的样子。但是，这次他一吃了败仗，他就再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和我们较量了。他就要拉长尾景虎，靠长尾景虎的力量，

来觊觎将军的生命了。”

说完，勘助向晴信将军告辞，便抱着板垣信方的首级，骑上了马。于是，他带领板垣部队的将士，先走一步向诹访进发了。由于激战而被忘却的板垣战死的悲痛，和新战场上的腥风一起，一下子使勘助的心被这种气氛所包围起来。

由于上田原这一仗，在武田晴信将军这一边和村上义清将军那一边之间，出现了力量对比上极大悬殊。仁科郡和更科郡，大部分都成了武田将军家的领地。高坂、井上、绵内、须田、高梨、濑场等各该地区的各城砦，悉数向武田投降，户谷城也开城迎接，武田的威势逐渐强大起来。

与此相反，村上义清在上田原一战，简直是一败涂地的形势，失掉了部下大部分将士，再也不能凭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了。

晴信由于与义清的决斗受了两处伤，不久就治愈了；勘助也在他那奇特的面相上刻上了几道伤痕，不久，这些伤也全都好了。

上田原之战以后，整整过了一个月的九月末，在诹访，为板垣信方举行了盛大葬礼。信方的地位由他的嫡子弥次郎信里承袭，代替父亲管理诹访。天文十七年的这一阵子秋风，使勘助感到从心里发冷。他没有回古府中去，而为板垣信方的葬礼以及他死后的佛事方面的操办，留在高岛城了。

信方的死，无论怎么说，对于勘助都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对于勘助说来，信方不一定就是站在同一方面的人。但是 由于信方曾经是勘助出山的介绍人，因为这种关系，他至少不是反对勘助的人。勘助作为谋士的性格，以及与任何人都不妥协的孤独的癖性，似乎只有信方不是那么恶意地对待、只有信方理解他。信方死去，因这事而受到最大打击的，当然是由布公主。由布公主当上晴信将军的侧室，以及移住到诹访的观音院的前前后后经过，最知道的人，除了晴信将军之外，只有勘助和信方。这位信方一死，勘助感到孤立无援的那种冷清是当然的了。

十月十一日，传令快马间隔很短地连续急驰来高岛城三次。这是

古府中晴信官邸派来的。

越后的长尾景虎（以后的上杉谦信）应村上义清之请，率大军正向信州进发。晴信将军明天、即十二日午后四时（申时）率本队人马从古府中出发，十五日或十六日进入小室地区的阵地，在海野平将迎击景虎的军队。着令驻諏访的板垣部队与勘助都向小室进发——这是晴信将军发来的指令。

在上田原庆祝胜利后，勘助立即向晴信将军提及的事，还不到两个月以后，便成为现实出现在眼前了。

长尾景虎只有十八岁，但却是以其勇武而名噪越后的勇将。景虎和晴信这两大势力之间，迄今有村上义清介在于其间，因而妨碍了两者直接接触。现在，村上义清国破，于是景虎和晴信这两个阵营就要决一雌雄了。不管愿意与否，终究会出现这种形势——这也是勘助早就知道的事，但是他没想到这种形势会出现得这样快。

接到传令快马命令的高岛城，由于进行出战的准备，全城翻了天。勘助激励年轻的弥次郎信里，同时对于一切都进行了指挥安排。向阵地进发，决定在明天（十二日）拂晓。

当夜九点钟（戌时），勘助冷丁想到去拜访一下由布公主。为什么在开赴战场的军务十分繁忙的前夜想要去拜访由布公主——他自己也说不清。总之，勘助是想要驱马到观音院去看一看。

勘助一决定做什么事，便坐不住。立刻拉出马来，也不带随从，挥鞭打马，向諏访湖的湖岸跑去。如同他第一次出使高岛城的那天夜里一样，湖岸上点着篝火，那火光使平静的湖面红一片紫一片。晚秋的夜风吹到脸上是冷飕飕的。

勘助不住地驱马奔驰，到了小坂观音院，可是院落在小树丛中深掩着，已经安静地入睡了。往香积院的旁面建筑的警卫武士的哨所一看，那两个值夜班的武士为勘助的意外来访吃了一惊，立刻跑到外面来。

“没有什么情况吧？”

“没有，大人。”

“院落的周围要仔细巡视啊。”

“我们知道。”

“公主呢？”

“现已休息。”

“好。”

勘助立即开始作回去的准备。勘助想看一眼由布公主也好。然后再回去，但他听说公主已经安歇，就决定不见了。见到由布公主，也并没有什么事。本来就是没有什么理由，只是想看一看由布公主，才来到这里来的。

武士们把勘助送到坡下，在这里勘助又跨上了马。

“公主的一切，交托给你们了。”

勘助留下这一句话，便又从原道回来了。

当勘助来到离观音院有三百米处的一个小村落时，他看到前面有二十来人簇拥着走过。那些人都是骠悍的武士，中间是一顶轿子。好象也有两三个侍女打扮的人夹杂在其中。

由武士簇拥着，该是一位身分相当高的人坐在轿子里。再看到有侍女伴随着，那么轿子里也许是坐着女人。勘助想，即使是这样，也是怪事。如果是有身分的人从这里通行，我这住在高岛城的勘助也不该不知道啊。而且还是在夜里通行。这种带有避人耳目的行动，也是使人感到惊异的。

这究竟是什么人从这里通行呢？勘助不急于追赶、也不愿把距离拉开，只留一百米左右的间隔，跟在那伙人的后面骑马走着。

突然，这队伍人在一家农民的门口停下。不一会儿，只有那顶轿子抬进离开大道稍稍缩进一些的那家农舍的前院去。

勘助下了马，把马拴在路旁的树上，向那家农舍走去，沿着侧面通往里屋的小道走进去。

走近漏出灯光的正房一看，正门开着。在宽敞正间里坐着一位年轻的女人，稍下一点地方，有三个武士和一个老侍女在那里跪坐着。这家农户的人们都挤在铺地板的前廊的一角上恭谨地待命，只有那位看去象这家主妇的人，向坐在正间的女人敬茶。

勘助打量一下这位年轻的女人。岁数也许比由布公主大两三岁，

不论怎么说，也就是二十岁左右。在她那捧着茶碗的两手的动作中，让人感到一种稳重大方。每当她喝完一口茶，便似乎颇感新鲜地对这间房子的内部到处端详。

虽然她没有由布公主所具有的那种高雅的美，但是这位小姐的美仍然不能不使勘助惊呆。面庞丰润、一双大黑的眼睛似乎在冥想着什么，这想入非非的神态有着一种天真烂漫的表情。她和由布公主相比，各方面都是一个鲜明的对照。由布公主的美，说到底，是在于美的暴烈。而这个女性的美，似乎在于美的从容。

“公主，您看启程好吗？”老侍女问。

“好。”

“您还要休息一会吗？”

“嗯。”那公主答。

这农家的主妇以不敢仰视的表情敬了几次茶。最后这次，公主端起了碗。她两手捧着碗似乎用来温手，而并不喝，然后又把碗放在地板上，说：

“已经喝好了。”

然后对着主妇高雅地笑了笑。这位公主究竟是谁呢？一定是相当有名的豪族家的公主。即使是这样，那么这位公主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不一会儿，在过道伺候着的三名武士和老侍女站起来，那公主也慢慢地欠起了身。他们离开，只剩下那老侍女一个人。

“我们突然造扰，惊动了你们。我们公主想喝点茶，所以才打搅了这么半天，这点东西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那老侍女说着便把一个小纸包放在正间的板沿上。然后，那家主妇辞谢，这位侍女又推过去给她，这时问道：

“有没有不过高岛城通往韭崎去的道？”

主妇的声音含混不清，那回答的话，勘助没有听见。

不过高岛城——这话在勘助的心中引起很强的反响。勘助从那里出来，又从后门穿过，从仓房旁来到道上。那伙人已经出发，最后一个向农家告辞的老侍女，和先走的同伙已有一百米左右的距离了，她

一路小跑，想追上他们。

勘助没有去解马，在老侍女后追去。

“喂！”

勘助从背后喊了一声，这时老侍女吃惊地转过身来。突然，勘助刚要伸出右手，那老侍女向前倒过来，几乎要倒到勘助的胳膊里。

勘助抱着那老侍女，向四周看了一看，便沿着从那大道通向树丛的路，把那瘫软了的“女俘”搬到那里去了。然后让这老侍女坐在夜露打湿了的地面上，猛猛地摇撼着她。

“我不伤害你。我有事要问。”勘助说。

“那么，您究竟是什么人？”

这老侍女是战战兢兢，但口气却意外地坚定。勘助没有回答她。又问：

“你们究竟上什么地方去？”

“到甲斐去。”

“到甲斐的什么地方去？”

“这不能说。上司有令，严禁泄漏。”

“轿里坐的是什么人？”

“不能说。”

“是女人吧？”

“不，不是。”

“撒谎是没用的。我亲眼看见是女人嘛。”

“那么，你究竟是谁？”

那老侍女问。

“你是要钱吗？”

这老侍女说出的话，使勘助感到意外。而勘助看来，这么说，也许更好些。

“确实是这样，我要钱。”

“你要多少？”

“我得先知道轿里坐的是什么人，再来讨价。”

这时，这老侍女似乎认定勘助是真正的拦路抢劫的强盗，或者是

敲诈的人，便突然改了口气。说：

“轿里坐的是油川刑部大人的小姐。”

说完，她以为只要说出这些，那宵小便不敢要挟了，于是便用斥责的口气说：

“退下！”

然后，刷地站了起来。

原来是油川刑部大人的女儿。提到油川这个宅第，是信浓地区有名的家族。但是，照理说，现在该是断了后代的呀。勘助坐着一动不动。油川家的女儿到甲斐去！在夜里，带着女仆，带着二十名武士随从。而且要选一条尽量不从高岛城下通过的路！

勘助不知不觉地端端正正地跪坐在那里。这种情况，究竟是说明着什么呢？

“站住！”

勘助大喝一声，把要离开这里的那个老侍女叫住。他想一定问她个明明白白。

“我不管是油川家的人，还是别的什么人，趁着黑夜，不打招呼从諏访的领地上通过，就是不行！”

“……”

“这里是奉大人的命令让我们保护的土地。”

“那么，您是高岛城的人喽。”

然后，又改了口气，说：

“我不怪您。请你退去吧。我们正是奉大人的命令，从这里过去的。”

“说什么？”

“我们是奉古府中的将军大人的命令，到甲斐去的。请退下！”

这回，那老侍女真地走了。是奉晴信将军的命令到甲斐去！勘助也立刻站起来了。这时他没有喊老侍女，也没有去追她。

勘助回到栓马的地方，跨上那匹马。然后用鞭抽打一下，让马跑起来。不一会功夫，在进行方向的前方看到了那一伙人。勘助并没有减慢马的速度，而是横插着护送轿子的那一队人马，迅猛地跑过去。

高岛城附近的篝火，比刚才更多起来。当勘助看到这些时，才从那种忘我的状态中苏醒过来。这时，他又把马头拨回去了。又跑了半里路，又拨回马头，这回才慢慢地策马向高岛城走去。

这情况怎么得了！这混蛋的事，怎么得了！勘助只被一个念头占据着。全身都被汗湿透了。晴信把美丽的由布公主放在一旁，迎立油川的女儿当侧室的事情，如果是真的，怎么得了！然而，除了为了这件事情，油川的女儿怎么会趁着夜黑向甲斐城进发呢？

如果，真的有这么回事的话，可了不得！虽然可怜，但是也不能不干掉刚才那个美丽的姑娘的。为了由布公主，为了胜赖少爷，进一步，为了武田将军一家，都必须把油川的女儿干掉。

勘助不知不觉骑马进了高岛城的城门。城内，准备出战的武士们已经挤得满满的，已经点燃起几十堆篝火，战鼓正在频频地敲响着。

勘助穿过这拥挤的人群时，想象那二十八岁的晴信精力充沛、充满青春活力的面庞和身体时，他感到一种失望。想不出什么办法让由布公主以外的女人别接近他吗？！让他受戒怎样呢？受戒，也不能是普通的受戒。没有让他发誓断绝女色的那种方法吗？勘助认真地想着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勘助关于晴信最感到可靠的那种积极的目光，以及不知疲倦的充满精力的劲头，对于这时的勘助说来，已是觉得完全另一种累赘了。

勘助穿过拥挤来到城内广场时，突然有三四名武士，抓住马嚼子，有一个武士说：

“出战时刻迫在眉睫，请立即准备。”

“知道了！”

然后，把他那小小身躯从马背上搀扶下到地面上时，说：

“对，必须杀掉她，我要亲手杀掉她。”

他缓慢地说着，那声音使在场的人们都大为吃惊。在勘助的眼中浮现了越后的年轻武将长尾景虎那位还不曾见过面的人物，以及刚才在湖面的农间屋里看到的油川家的女儿的面庞。勘助现在已弄不清谁是当前的敌人了。

七

諏访的板垣大军到达小室这个战场时，是十六日的过晌。

从古府中开来的主力部队已经在昨天把帅旗插在北方小山岗的脚下，等着各城寨来这里报到的部队。

勘助一到小室，马上来到晴信将军帐下拜晤。

“你辛苦了啊。还是照你说的话来了啊。”

晴信将军的口气和平常有了少许的不同。使人感到平常的语调中那种严厉，现在不知为什么有些不够了，有些踌躇了。对勘助说的话，也是稳重而温和的了。

勘助一看到晴信，便觉得有许许多多要说的话。他连由布公主和胜赖也不想说，只是想对于晴信将军对油川家小姐垂青这件事说一点警告的话。

“我认为，将军大人在目前的这一段时间最为重要的是只考虑打仗。”

勘助说完，晴信便一点不动声色地说：

“我是只想着打仗的事。”

“您没有想着别的事儿吗？”

“不想。”

“油川大人的……”

勘助说出这几个字，马上扬起脸注视着晴信的面部表情。

“油川怎么样？”

“油川刑部大人的小姐……”

“唔！？”

那面部表情是似乎听到一个没听到过的人的样子。问道：

“她怎么样了？”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啊。”

“您没见过她吗？

"没有。"接着晴信将军说，"今天，勘助真怪哩？"说完笑了。

直到如今，堵在勘助心头的疑念，已烟消雾散，一下子心情舒畅起来。

"你是说油川家的小姐出了什么事了吗？"

"不，没有什么。我只不过是随便问一问。"

"我也想一定要见一见油川家的人。我总是这么想，可是还没有见到。如能见到他家女儿，当然我想见一见。"

岂有此理！——勘助想。我怎么能让你见到！若是那么美丽的姑娘被晴信将军见到会发生什么事，简直不可想象。

"从现在起，暂时只能想打仗这一件事喽。"

勘助似乎把话题一转，再一次注视着全身充满青春和魄力的年轻武将说。

关于油川家的小姐所存的疑念暂时算是解决，但是勘助不能不以观察一个危险人物的心情来向晴信将军投以新的视线。

"马上就要和长尾景虎进行一次大战了。您打算在什么地方开始呢？"

"在海野平怎么样？"

"很好。"

勘助的心里感到晴信是靠得住的，因而满怀着希望。晴信将军简单明了地把交战的战场确定为海野平，这是令人高兴的。

从信浓那一仗看来，我方是要抢先进入战场的。这回与那次相反，先让对方进入战场，然后在海野平来迎击他们，这么安排是充满自信的决策。不管谁看来，作为双方交战的地方总会看到川中岛这个地方的。但是与长尾景虎这样从没有交过锋的对手，如果是在川中岛打起仗来，那么，打胜了当然好，若打败了就该是致命了。在川中岛打仗，由于地形的关系，对于双方都会是有决定性意义的。避免在这里打仗，这也不能不看作是晴信的慎重。至于在海野平，交战双方都易于挥军进退。

打仗的准备已完全成熟。晴信按兵不动。十六、十七、十八这三

天，甲斐的大军在小室虚度过去。

吹响向海野平进军号角，是在十八日深夜。予定进行夜行军，一到海野平，几乎就要一刻也不休息地立即开始战斗。这样予定是因为在甲斐大军到达海野平的几乎同一时刻，那越后的大军也该到达这里了。

拂晓，山本勘助和小蟠虎胜以及原虎胤三个人，离开队伍驱马先走一步。这是要去侦察一下，晴信把一个相同的任务交给他所信用的三位武将去分别执行，是前所未有的。三个人并不说话，各保持约三米间隔驱马前进。

勘助走在前头。他明白跟在自己后面的三位武将在想什么。他想，我自己来本来就是够了，可是晴信却另派两个人也让他们来观察敌情，对这种安排，虎盛和虎胤都颇为自负的人所以看来会有这种不满的。

然而，勘助是满足的。晴信对于与长尾景虎一战这样慎重对待，勘助觉得，不但不会有什么意见，反而心里觉得是靠得住的。

“将军大人现已具备可以进行任何规模大战的才能了！”勘助停马转过头对虎胤说。

“真是这样。论起战争上的策略，我们谁都是望尘莫及的。”虎胤回答。

虎胤似乎真的这样认为的。而勘助认为，说到战争的策略，自己比晴信还是高出一二筹的。不过在这次战役上，晴信所表现的慎重态度是迄今晴信没有表露给外部看过的，这是使勘助非常高兴的事。

从天刚发亮开始，三个人都单独行动了。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想法向任意方向散去。勘助沿千曲川的河滩，在几乎没有遮蔽物的地方驱马前进着，在前方出现几个骑马的人，他们隐现于河上的雾气之中，很远很小。象是敌人的侦察。

勘助并不在意，让踏在河滩砂石上的马蹄声响得很大，他走进雾中去了。也许是敌人的侦察现已逃遁，当晨雾散去时，周围已经没有人影。

勘助从千曲川的土堤上，进一步登上丘陵。在远处，看到象几条

锁链一样，人马构成的黑黑的、细细的队伍，向我方插过来。

勘助停马，百看不厌地被这情景吸引住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长尾景虎的大部队的势头。这是他认为早晚必须打败他一次的对手。

长尾景虎的部队与甲斐的部队不同，前者是静静的移动方式。他们并不采取隐蔽部队主力的队形，从头到尾都堂堂地暴露在外面。

总帅景虎应是十八岁。比晴信小十岁。勘助长时间监视着这年轻敌将率领的部队。他以轻微地陶醉感观看着那些沿着千曲川河流，随弯就弯地屈曲前进而来的长长的细细的一列人马。千曲川的河水流得自然，越后的大军的前进动作也同样地自然。它具有河水流动时那种朴素和柔韧。

勘助回到部队来到晴信跟前时，是午前十点。

那是在离千曲川的河滩三百米左右的丘陵上杉树丛中。晴信下马，早在折叠凳上坐着。原虎胤和小幡虎盛都已经回到这里，都在晴信将军前面坐着，等着勘助回来。

“勘助说一说吧！”晴信将军先开口问。

“您听完原大人和小幡大人的报告了吗？”

“听完了。”

“那么。那一定是足够的了。我认为，这两位不会估计错的。人数嘛，六千左右。”

“六千？你们三个人竟完全一致啊！”晴信说。

“会是这样的。敌人在进军，部队没有展开，我想就要用那样一种队形开始打仗。这样一来，让人感觉不知他们能不能顶得住，这便是与历来的敌人所不同的。敌人的准备方式是极其严重的。”

“你说他们要以原来进军的队形进入战斗，这看法也与虎胤和虎盛一致……”

晴信感到满足的样子。

“但是，有一点大概我勘助和原大人、和小幡大人的看法不同的。那就是，我方进行战斗的方式。我想，二位大人一定是主张用我方一万五千人的优势，先发制人地去打。可是，我看，不去进攻，而以守为上策。采取守势，可以在争取到时间里使人数少的敌人逐渐削

弱，所以我们的胜利是当然的事。依仗我方人多势众去打，混战起来我们会吃亏的。景虎是有点名气的猛将，混战起来，他一定会以本营的力量与我方本营的力量决一胜负的。那时，将军大人又要象上回和村上义清交战时那样，和那十八岁的越后的小将匹马单枪的交锋了。”

勘助说完，默默听着的晴信，面上带有一点厌烦，短短地说：

“照勘助的意见办吧。”

一提到和村上义清单枪匹马交锋的事，晴信便觉得让勘助说得抬不起头来。他只好按勘助说的那样办。

这场仗，在正午开始打起来。

晴信的阵式是仙鹤展翅。主力是鹤的身体。两翼都稍稍突出在主力前面一些。右前面是小山田备中守，左前方是小山田左兵卫尉。大本营的前卫是真田幸隆。距大本营五百米左右的右侧是饭富虎昌。大本营的后卫有六个部队：马场部、内藤部、日向部、胜治部、穴山部和信繁部。这些部队都安排在主阵后面依次排开一字。在最后，还有原贺昌守昌俊的九千骑兵跟着保卫着背后。

勘助在本营，在晴信旁边等待着战斗开始的时刻。

“今天您可不能有一举打败景虎的想法呀。您只是看一看景虎打仗的架式，那就足够了。”

勘助感到自己比晴信更加兴奋。虽然告诫晴信不要急性子，然而晴信比上次与村上义清打仗时，态度远为沉着而悠然了。

但是，勘助想，兴奋也没有用。因为，早晚，也许是最近，必须把长尾景虎打垮。只要消灭了他，那么武田的势力便可以一举通到面临日本海的西部地区，于是日本本州的躯干部分就会全归年轻的晴信所有了。

小山田部与越后的先锋长尾正景互相靠近，双方开火射击，于是这场战役便开始了。

听到枪声的持续时间很暂短。接着，喊杀声震天动地。小山田所部各持长枪在靠近千曲川河滩展开的平原上进行着突击。

“突击的结果会怎样呢？”晴信说。

“小山田所部会打胜的。会把敌人的先锋部队驱散的。下一步，不过，小山田部一定要退回来。因为，阵势是如此的。”

勘助认为不会不是这样。敌我双方都摆出一副无懈可击的阵势。所以，局部上一个部队获得胜利时，其次那个部队就必须要败退下来。

小山田部一个劲儿压迫敌人的先锋部队。也许是风势的关系，两军拚杀的呐喊，简直象从另一个方向、即千曲川的很远的下游那里传来的。

这时，象勘助所予先估计到的，顶不住小山田所部的进逼，敌人的先锋部队全线溃退，后撤了二百米左右。

位于敌先锋左翼的小山田所部，开始和敌人左面的前锋交了手。这里，我方处于被压迫的形势，不久，小山田左兵卫尉的部队一步一步地退回来。

“有趣。”

不知不觉地，勘助被战斗的情景吸引住了。他从没有看到这么有趣的战斗。一方面，打胜了的小山田所部不久会由于敌人所补充上来的部队而后退；而另方面，敌人左翼的前锋也同样，他们会打破小山田左兵卫的逼攻，但不久也会由于我们新补充上来的部队而后退的。

喊杀声渐渐开始不断地震荡着平原的上空，这时，几千匹战马的不寻常的嘶叫声悲壮地响彻战场。

不知什么时候，阴云遮住了太阳。太阳一遮起来，海野平战场的景象便显得阴郁而暗淡。象低低的波浪起伏着的平原，覆满杂草，刮着晚秋的风。

勘助骤然长叹一声。

“将军大人！”

勘助喊晴信。晴信没有回答，俯视着战场，不一会转过脸来看勘助，说：

“这是一场没有胜负的战斗啊！”

“正是如此。”

“什么时候能定胜败？”

“人多的一方一定胜利。多的部分就是保留下来的部分。”

“唔。”

“这是会出大量伤亡的战斗。敌方六千，我方一万五千。就是说，双方各付出六千人的代价时，敌方便一个人不剩，而我方剩九千人。”

听到这里，晴信脸上表情极为阴郁。他一定想到这是一场令人生厌的战斗。

“虽然如此，我想，景虎不会干这样的蠢事。早一分钟退却便赢得一分钟的胜利。请您看下去。敌人一定要撤兵。”

还没等勘助说完，在阴郁的海野平一带响起了甲斐的武田部队从未听到过的异样的号角声。勘助听到这声音，便说：

“请原谅，我去看看。”

勘助向晴信点头示意后，立即跨上了战马。跑下丘陵、驱马向打仗的地点跑去。这期间，号角仍然高一声低一声地响着。这确是收兵的号角。勘助跑来是想在近处亲眼看一看越后部队是怎样收兵撤出战场的。在如此混战的高潮中使挥舞着长枪发了疯的进行拚杀的士兵们一人不剩地撤出战场，是绝非容易的事。勘助想要看看的正是这撤出战场是怎么进行的。

当勘助的马跑上一个小小的台地时，号角声突然停止了。离打仗的地点还有一百多米的距离。勘助在那里停下了马。恰好是在高处，所以从那里看下去是很合适的。

那时看到从敌营里跑出来两个骑马的武士。那武士的风采是很夺目的。

两人手中挥动着指挥“军扇”他们一面挥动着“军扇”发令，一面绕战场划一条很大的曲线跑了半圈，然后朝着本营象箭一般跑去，看着看着身影越来越小了。

一直在前面跑着的那人骑马武士，大概是总帅长尾景虎。勘助这么想。他又想，跟着他的那个武士，大概是以豪勇著称的武将宇佐美吧。除了这么骏河守将之外，不可能有人能如此进行精采的指挥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才注意到武田的大营里也吹起撤退的号角。这

一定是晴信下令撤兵的。在刚刚要开始追击的当儿，克服了要去追击的心情，而下令吹起撤兵的号角，这又是晴信将军的性格中从前不可能有的。

这样做是对的。打败长尾景虎的事，应当在日后来解决。现在即使去追击，也许会杀伤敌人的杂牌军一百二百名，但是，这会白白暴露出我甲斐大军长枪骑兵善于追击的优势，而使敌人看得清清楚楚。

这时，从勘助刚才还一直呆在那里的晴信将军本营那里，看到有几名武士骑马跑下来。他们都伏在马背上，紧紧抱住马脖子以免落马，纵马前进着。马都象疾风一般，刹时间从丘陵上跑下来。一跑到下面便各自向四下散去。

其中有两名骑士，不久便从勘助的身旁近处以飞奔的速度跑了过去。两个人都伏身马上，背上的装饰旗也朝前倒着，扯起风来呼呼地响。这两个人背上的装饰旗都是蜈蚣旗。这是向各部队传令时使用的、传达严禁追击命令的“蜈蚣队”，这些人都是以一当千的年轻武士。

勘助在这里站了一阵子。喊杀声还持续了一会儿，但越来越小了。

现在，这次战役将以奇妙的结束方式收场了。太阳仍然被遮蔽着，平原上，不管往什么地方看，都是暗淡的。

勘信将军今后就要以长尾景虎为对手来进行迄今从未有过的苦斗了。也许要持续五年，或许要持续十年？双方是势均力敌的。晴信二十八岁，景虎(谦信)十八岁。尽管相差十岁，但两人都是不相上下的猛虎。不过，只要有我勘助在，晴信一定会胜利的。在不久将来，没有人再会看到长尾景虎那出色的指挥方法了。几年以内，武田方面必须把越后方面的这位年轻武将干掉。

勘助这次与刚才不同，慢慢地拨马往回走去。

晴信和景虎两家大军最初的战斗开始于正午，到了午后两点钟这极暂短的时间里，便结束了。在这次战斗中，越后军的死亡人数二百三十六名，我方战死一百三十一人。查清战功、执行祝捷的时间是午后四点。

晴信一直到大军重新在新战场上集结起来为止，始终是绷着脸一言未发。和景虎的这次初战，使年轻的晴信将军似乎颇有感触。

武田的大军从打完这次仗直到二十三日，在海野平宿营了五天。因为，查看一下越后大军的动静，还看不出他们有正式向越后撤的样子，并且还在川中岛附近驻扎着。

从海野平一战的第二天起，奉命留守在信浓各城寨的武将们都各自派来报马送来他们一些小型战斗中的胜利报告。这是留守部队以海野平大战为契机，以留守部队的方式与各自周围的敌人进行的战斗。当然，这不是根据晴信的命令进行的。

即：为戒备伊那敌军而布置的秋山晴近报告说，与伊那部队战斗时，斩骑兵十七、步卒二十五，并夺地三千贯；另外，驻防在下諏访、盐尻口以防小笠原之敌的甘利、多田两位武将也有紧急报告说，由于进行了一次夜袭，斩小笠原部九十三人。

这样的喜报接二连三传到本营，后来在二十三日早晨，一匹报信的快马从古府中驰来。

这是古府中的内务长官山下伊势郡守发来的报告：本月十九日中午将军府失火，由于大力进行了救火，未致成灾，只烧毁部分房屋，随即扑灭。报告中还附带说，在起火时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两只白色大鹰落在将军府的屋顶上，在大火扑灭后，仍在那里停留了三天三夜。

晴信认为，当他不在古府中时，将军府虽遭了火灾但并未酿成大事，是全靠諏访的石清水这地方的八幡宫大神的保佑，他还认为，那两只白色大鹰大概就是八幡宫大神的化身。于是他就命令部队的将士和他一起向諏访顶礼叩拜。

礼拜完毕后，晴信便选了两名精于马术的年轻武士，命他们到古府中去探望将军府的家属。两名武士各拿一付晴信将军的信，立即从海野平出发向甲斐奔去。

勘助在这时候，不知为什么觉得一阵剧烈的心惊肉跳。为什么而心惊肉跳呢？他不知道。在两名武士从晴信帐前退出后不一会儿，勘

助似乎有所悟及地抬起头来看看晴信。

派人到古府中去探望，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他想，有什么必要给派去的两个人一人一封信呢？他感到这里边有一种不自然的掩盖着什么的痕迹。

勘助若无其事地退出晴信的帐前，立刻也骑上马，朝着向古府中出发的两名武士追踪而去。

快马跑了接近一个小时，便看到了在路的另一端奔跑着的两名武士的小小身影。

“喂——”

勘助一面扯嗓子喊着两名武士，一马驱马追去。

不久，勘助看到前面的两匹马突然停了下来。他来到跟前时，那两名武士已下马站在那里。

“将军大人交给你们的信件给我！”勘助说。

“是。”这两个人把原封卷好的信件，毫不猜疑地捧递给勘助了。

“这是要交给伊势郡守山下大人的呀。”

“是。”

“要准确无误地办好。”

勘助一面说，一面站在那里扫视着那两封信件。一封是给正室夫人的，那另一封就不是了。那上写“油川大人收”。

勘助想，果然是这么回事，晴信将军尽管说没碰见过也不认识油川刑部长官的女儿，然而确是认得的。勘助脸色稍稍变白，把信件还给他们，说：

“并没有使将军大人不放心的事儿。希望你们多加小心去吧。”他这样煞是威严地对两个人说。

这两名武士对勘助行完礼，便飞身上了马。当武士们的马蹄声越来越听不清后，勘助才査觉到自己被齐腰深的芒草的花穗所包围着。

右边是山，左边是勘助所站着的斜坡，从这里便是缓慢的倾斜通到山谷去。风从山谷吹过来，摆动着芒草的花穗。勘助这时想，虽然怪可怜的，但是还要趁现在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她杀掉的。

油川刑部长官的女儿的性命，由勘助来结果吧。然后必须监视晴信，使他今后根本不再接近女人。可是，晴信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看到油川的女儿的呢？他心里感到可不能马虎大意，也不能粗心疏忽。打仗固然要机灵巧妙，可是机灵巧妙的，并不限于打仗。勘助又重新回想出在小室摆下战阵的那一天，晴信将军的那种毫无欺人之念的表情骗过了他勘助的、当时的面部表情。可是，把那个姑娘弄死，得怎样做才好呢？

勘助手提着马嚼子在长满芒草的原野上走着。他想，这比打仗可难多了。当时由自己口中说出油川刑部长官的女儿，真是够笨的了。如果杀了她，马上会暴露是自己杀的。不管杀得多么巧妙，嫌疑一定会落到自己身上。勘助比迄今为止的任何一次战斗更加认真地对待这次的事件。

第二天，据报告：越后大军从川中岛板营正在向越后撤去。于是，晴信决定把部队带回古府中。海野平的战役，结果只是一场小小的战斗；不过，其影响是大的。仁科、海野、浦野等地的北信州的各豪族，迄今都是归叛无常的状态，现在都向古府派出人质，第一次正式向晴信投降了。

晴信于二十五日发布命令向古府中班师。

勘助与晴信一起，都置身于本营，走上凯旋之途。一万六千人的大部队拉成一个长长的队伍，离开初冬的信浓山野向南走去。

勘助要率领板垣所部开回諏访，在半路上要和晴信分手。行军的第三天，勘助向晴信告别说：

“早晚，最近几天内，我要到古府中的将军府去拜谒。”

“我等着你。你来时，我想关于长尾景虎的武略仔细听一听你的想法哩。”

晴信说。晴信的心情十分好。

勘助和向諏访走去的板垣所部一起，在山岳地带与开往甲斐的主力分手。分手后过了一个小时，勘助对板垣信里说他忘记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所以现在必须去追赶去甲斐的主力部队。

“派几名士兵吧。”信里说。

“不用。我想，还是一个人好。您到诹访后，请向公主致意好了。”

勘助说完，便马上离开诹访部队的队列。这是在那茶褐色的橡叶在秋风中作响的、小小杂木山的山脚下。

勘助在只剩下自己的时候，就把身上带着的沉重物品完全扔到那杂木丛生的地方。必须一口气驱马奔到古府中去。必须比晴信的大队人马至少早一整天进入古府中城。不消说，这是为了要结果油川刑部长官的女儿的生命。

勘助驱马不走大道，这是一程又一程连续着的小山脚下的路。堪助直到当天傍晚一个人也没有碰见过。踏着落叶，猛催坐骑，一个劲奔跑。当来到大地呈巨大斜坡向南倾斜的高原上时，冬天的黄昏几乎吞没了堪助。

堪助一面策马奔跑着一面听到有不同于自己马蹄声的另一种马蹄声从远方传来。堪助下了马、用马遮住了自己，藏在后面。不一会儿就看到三名武士骑着马象疾风一般在离堪助不到五六米的地方、简直是与勘助的马擦身驰过。正中间的那个骑马的武士很面熟。骑马的姿势特别。他把自己的脸紧贴着马头的右方。

除晴信以外，应是没有这样骑马的人啊。一定是晴信。但是，带领一万六千人部队的总帅，离开部队，竟然采取单独行动，是不可想象的事，这怎么行呢！

但是，刚才那骑马的武士确是晴信。晴信也要比部队先走一步早些进入古府中城！这年轻的武将也许察觉了自己的行动了吧——堪助想。堪助考虑了一阵，他想另走一条路。无论如何要抢在刚才看到的三个骑士的前面进入古府中城。他想，只要做不到这一点，晴信会把油川刑部长官的女儿藏到再不能让堪助看到的地方的。

晴信什么事都不一定干不出来，晴信是堪助有生以来为之抛掉生命也在所不惜的人物，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也是他操心的人物。他又上了马。也许这时他才注意到：那些还没有死去的秋虫鸣声使整个广阔的原野都响彻了。

八

堪助昼夜兼行驱马前进，来到古府中城里。这一带还沉睡着。

他穿过商铺林立的地区，进入了武田家的邸宅区。邸宅区的中央有一条宽阔的大街，略呈倾斜；在尽头处，是武田家世代的府第。

堪助沿着将军府的护城河，向左绕到后面，向高岗上的要人住宅区骑马走去。拂晓的冷风从丘陵的上面迎面吹来。路一点点地走上陡坡，这时，堪助的马也眼看着减弱着速度。一步一喘地迈动着脚步。想来也是，也没好好喂过，从信浓到甲斐一路加鞭猛跑，怎么能不慢下来。

堪助来到山顶上有城堡的要害山脚下。然后从那里直上陡坡的山路。在这座山的山腰上，在郁郁葱葱的杂木林中，象隐藏在那里似地，有一座小小的寺院叫积翠寺。堪助想，窝藏油川刑部长官的女儿的地方，大概就在这附近。晴信将军朝夕都是在这一带丘陵上骑马奔驰。这是他从少年时代的习惯。如果是在这一带，晴信将军什么时候驱马驰骋也不会有人诧异的。这里正与热闹区相对，所以，夜里从将军府溜出来也不会遇到什么人的眼目。堪助想，现在积翠寺的境内大概有了新的建筑了吧。可以想象，正是这个新建的工程竣了工，晴信将军才从信浓把那位美丽的公主请来的。

堪助想对了。他没从积翠寺的山门进去。从门前走过，再向上走，在类似寺院后门那样修好了一座崭新的大门。堪助从前也到这一带来过两三次，从前可没有这样的门。而现在也没有什么必要在这里开这么个大门啊。

堪助在那里下了马。这里可以听到急流驰过的流水声。堪助拉着马走进与积翠寺相对面的杂木林里，向响着湍流声音的那边走下去。河很窄，从急坡上奔流而下的河水敲击着岩石。这是相川的上游。堪助在那里让马喝个饱，然后把马栓在河岸上的一棵树上。

天还没太亮。

堪助又回到积翠寺的后门那里，用手推了推那门。门，从里面紧

紧上了栓。没有办法，只好手攀那门右侧的土墙，翻越过去。他蹑着脚走进寺内，来到了一座与寺院的香积厨用走廊连接着的独立建筑前面。

堪助对这地方匆匆地巡视一圈。然后，他看到有一个小小的正门，但他避开正门，来到看来是这里主人居住的正房外的窄廊前了。

堪助轻轻地敲两下门，低声喊：

“公主！”

里边没有回声。他又轻轻地敲了两下门。

“公主！”

这时，里面好象有人站了起来。穿衣服的声音。不一会儿，听到一个清脆的声音问：

“是将军吗？”

堪助没有回答。

“是将军吗？”随着便从里面把门打开了。

“是我。”堪助跪在地上说。

“啊！？”公主微微惊叫一声，又说：

“我还以为是将军来了哩。我太粗心了！”

堪助抬起头看了看公主的脸庞。正是油川刑部长官的女儿。也许是因为凌晨外面有些冷，她把披着的上衣在胸口掩着，用漂亮的白手按着。丰满的面庞，一双大黑的眼睛。

“是我。”堪助又说一遍。

“你说‘是我’，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你是将军大人派来的人吗？”

“有紧急事情相告。”

“噢，是吗。你辛苦了。我去叫人。外面冷，请进来吧。”

勘助想这就来个突袭把她杀掉。要杀，杀的机会有的是。然而，不能杀。因为，她根本不知道怀疑人。几乎让人觉得那种从容悠闲有些近于呆傻。

“不，在这儿说吧。请不要再叫别人了。”

堪助用压得很低的声音说。

“那么就不再叫别人了。”

公主说。堪助这时把手伸到刀把处。而这时，突然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好象是小公主醒了。又发了脾气磨人，昨晚哭了一夜……”

“啊？”

堪助吃了一惊。他做梦也没想到还有一个孩子。

“您什么时候生的？”堪助问。

“现在哭的这个，是大的。”

“啊？”堪助怀疑自己的耳朵了。

“您说这是大的；那么，公主您……”

“大的是去年春天生的，小的是今年夏天生的。所以就取名叫春姬和夏姬。”

堪助决没有想到现在站在眼前的公主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真的是公主您的孩子吗？”

堪助问一个奇怪的问题。

“哈、哈、哈、哈……”又发出一阵朗朗的笑声，说：

“你问的真怪呀，老爷子。”

堪助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被称起“老爷子”来了。天还没有太亮。勘助的面貌，对方该是看不清的。所以，对方一定是根据勘助说的话以及他的举止而不知不觉地把他误认是老迈之人的。

“天冷，我想把门关上。老爷子，请到那边去吧。这样冷，对我这孕妇是有害的。”

这话，让堪助又吃了一惊。

“您怀着身孕!?”

“这次，可得生个男孩子。我得加意注意身体。”

“是。那么，我到那边去，从那里进屋吧。”

勘助那种执拗的劲头完全不见了，觉得十分扫兴。没有杀人的念头了。

虽然如此，晴信干些什么事啊。让油川的女儿有了两个女孩，而且现在她又有了身孕。背着我勘助，也背着由布公主，竟干出这么大的一件秘密勾当。

勘助在门前等了一会儿，然后由侍女领进室内。在门里的前室坐下。随着，公主在邻室里出现，就朝着勘助坐下来。

“哎呀，你的脸怎么了？”

公主第一次在灯光下看清勘助的脸，吃了一惊，便不礼貌地这样问道。

“你疼吗？”

“不疼。负过伤，但都好了。我的面貌生来就这样。”

“生来就这样？哎呀，怪可怜的！”

公主紧皱起眉头，说：

“生来就这样的模样，可也罢了。”

“公主生来漂亮，我生来就丑。”

勘助以平静的心情安详地说。不管公主说什么，他都感到奇怪的是：公主的话并不刺伤他自己。那好象被美丽的花瓣打到身上一点也不觉得疼一样。

“公主！”

勘助严肃地抬头看着说他丑的这位公主的脸。说：

“请公主屏退左右。”

公主听到这句话，随既对另一个房间说：

“你们都到外面去呆一会儿吧。”

到这种情况下，公主也同样暴露着完全不懂怀疑别人的性格。

两个女侍刚要走出去的时候，勘助说：

“请把门打开，拉门也大打开。”

从敞开门的套廊那里，天快亮时的白白的光亮涌进了屋内。纸窗也微微发白。勘助认定这三间房间里没有任何人藏着，便慢慢地对公主开口说：

“您刚才说您有身孕，你想生个小少爷吗？”

“头两个是女孩子，所以这回如果碰巧生个男孩才好……”

“您若生个小少爷，那您可要操心了。”

“那为什么？”

“晴信将军正夫人三条郡主有两个少爷叫义信和龙宝。”

“我知道。但是……”

说到这儿，公主抬起头，有点吞吞吐吐地说：

“我要生一个强壮的、有本事的孩子。要生一个能够承担起武田家的事业的孩子……”

“确该如此。”

“将军大人也说过希望只有一个有本事的孩子就好。”

“不过，已经有了一位挺好的孩子了。”勘助好象很突然地说，“您知道有一位由布公主吗？”

“不知道。”

很显然，她受到一种剧烈的冲击。

“由布公主她生了一位将来一定会成为全日本最英勇的武将的胜赖少爷。”

“岂有此理！”

她脸上的表情是：竟有这样的事，太不象话了。

“由布公主究竟是哪一位？”

“是诹访国将军的女儿。”

勘助是残酷的，这时他想和盘托出全部真象。

“现在，这位公主住在诹访的观音院里。不知此事的，恐怕只有公主一个人。”

“啊！”

公主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了，她接着说：

“那位公主比我美吗？”

这么一问，勘助可不知怎么回答了。

“我没法说您二位谁更美。您二位都很美。”

“那位公主是那么美吗？不过，将军大人说，我是世界上最美的人哩。”

“您确是美。不过，由布公主也很美。”

公主向前倾一下身子，突然趴伏在那里，两肩激烈地抖动着。

“公主您恨将军大人吗？”

勘助问完，公主伏在那里使劲地摇了摇头，没有呜咽声。

"您怎么不恨呢？"

"就我自己说，因为我爱将军大人。"

"不管他怎么说爱……"

"不，说爱的，是我。我早知道他有正室三条夫人。我明知道会引起将军一家的纠纷，但我还要给将军生一个少爷。听你刚才说的，只不过是我不认得的那位公主已生了一位少爷！我不管发生了什么样我所不知道的事，我都要忍受得住，都怪我自己不好。不过，从此以后，我一定痛苦，一定悲伤的。"

那美丽而丰腴的面庞，在天刚亮时白濛濛的光照下，象一张毫无表情的假脸儿。

"您知道我今早为什么到您这来的吗？"

勘助说完，公主立刻说：

"不知道。不过，让人感到十分可怕。"

"我本是来杀你的。"

本来认为公主会大吃一惊，但她并没有那么吃惊。

"我就觉得有那么一股劲儿吆。"

"那么，您怎么没有防备呢？"

"因为我想，如果是将军大人是那么想的，我可以献上我的生命的。"

公主说。勘助想，女人真是不可理解其心情啊。而且，勘助做梦也想象不出那样一种自我牺牲的心情。

"将军大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是我自己想来杀您的。"

"那么，你怎么还不杀？"

公主的话，只有这句是很激烈的。那美丽的眼睛，象两只利箭直射向勘助的脸。

"因为我想，您的两位小公主，以及你怀孕的小少爷，对于武田家都一定会是十分重要的人物。一定会是由布公主所生的胜赖少爷的好妹妹和好弟弟的。"

"那可不好说。也许会妨碍武田家不得安宁……"

"不，公主您生的小少爷和小公主，都是武田家的宝贝。一定是

这样的。”

接着，勘助说：

“我叫山本勘助。”

“我早就听说。刚才你到这屋来时，我想大概你就是。”

“今后，我想为您效力。您的两位小公主以及您将要生下的小少爷，我都要以生命担保来看顾照拂和保卫他们。您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悲伤的事，为了武田家，都不能不忍受。只是由布公主生的胜赖少爷在一年前诞生，所以希望您能承认他是您生的少爷的哥哥。”

“……”

“只要您能同意，那么我勘助便可以誓死来……”

公主沉默了一阵，然后说：

“那么，托付给你了，请照应。”

公主小声说着轻轻点头行礼。

“还有，我请您暂时不要把我到过这里的事说给将军大人。”

“我知道了。”

“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请您千万对将军大人不要……”

勘助本想说“千万不要趁将军睡熟对他下手”但是，对于这位公主，好象不必有这种担心。

“就是，请您千万对将军大人不要怀恨。将军大人的身体也不太好。关于您，我也在考虑。”

“怎么会对将军大人怀恨。……”

公主的脸上很悲伤，但远非怨恨。

“请您原谅我冒昧。公主您的尊名是……”

“于琴”

公主简短地说。

“于琴公主，您的名字真美。”

勘助在积翠寺的跨院呆了一个小时左右。然后从于琴公主的隐居处告辞出来。

归途上，勘助并没有策马疾行。他想，于琴公主口头上虽然是那么说，但竟究是女人，所以今后的问题可不太好办。可是，更不好办

的是由布公主那一方面。如果由布公主知道了这件事，他想，那种暴烈的性子，会闹得使晴信和于琴姬都活不成的。但，终归她会知道的。所以，最好不产生什么大的冲击，在适当的时机，想法巧妙地告诉由布公主为好。

勘助不知不觉地站到保卫由布公主和于琴公主、使她俩都不受到正室三条氏势力的侵凌的立场上来了。但是，勘助的心里并不那么暗淡。把于琴公主的子女都教养成人，使他们能成为胜赖的膀臂，那么这就决不该对胜赖是一件坏事。

勘助在远离城区的一家农户吃点饭，又象来时那样，驱马跑去了。

从古府中一口气跑了廿多里，来到韭崎这个部落，从这里出来时，勘助看到远处在釜无川的宽广的砂滩上有三匹马在那里闲放着。看不到有骑马的人。也许到什么地方去吃饭去了吧。勘助朝着砂滩的相反方向驱马跑去。那条道在前面是一个大弯。勘助真想在这儿能见到晴信将军。因为他必须和晴信见一面，作一次最有效果的谈话，然后使他一下子不再接近女色。

从韭崎这个部落到高岛城有五十里的路程。这段路，勘助仍然是几乎没有歇息一会儿地跑来的。他既想见见由布公主，又想看一看胜赖少爷。并且，还要把从海野平回来的高岛城将士、兵不解甲、马不离鞍地派到高远地方去，占领那地方，使之成为武田的领地。

当攻取高远城后，他想，就把由布公主和胜赖少爷安顿在那里。

天文十七年(1548年)秋天到十八年上半年，小规模的战斗发生过多起。在与越后地区的景虎再一次较量之前，必须把反武田的势力扫清以解除后顾之忧。勘助参加了伊那、木曾、松本等地的小型战斗，逐渐地使晴信的势力在这些地方扎下根。

八月初，勘助过了几天没穿戎装的日子，好久没有这样了。这期间，由布公主派使者到勘助这里，让勘助火速到观音院来。勘助没有看到由布公主已有三个月左右了。勘助立即飞速驰往由布公主的馆邸。

刚踏进观音院的入口，勘助就觉得这邸宅内部的空气有点两样。

勘助走到由布公主起居间的邻室，在那里坐定，喊道：

“公主！”

“进来吧。”

勘助听到便打开拉门。

由布公主背向壁龛、脸色有些苍白地坐在那里。由布公主看看勘助的脸，突然说：

“勘助，你能认真地看我的脸吗？”那声音有些颤抖。

“嗯？”勘助不由得低下头。除了于琴公主之外，自己对于由布公主没有任何保密的事。但是他想，关于于琴公主的事，该是不会那么轻易地进到由布公主的耳朵里去的。不用说由布公主，就是武田将军麾下的宿臣老将们，知道于琴公主的事情的，也定是极少极少的。

“你能直视我吗？喂，勘助，来明确地回答我！”

勘助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直视着由布公主的脸。

“你是看着、还是没看，在你勘助的脸上看不出来。”

公主恶狠狠地说着。

“你知道在古府中有一个于琴公主、她在一个月以前生了个男孩子的事吗？”

这件事，勘助还是头一次听到。他虽然对于琴公主临产的事十分关心，但由于他总是一个接一个打仗，所以没有空暇时间到古府中去。

“我不知道。”

“你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生了孩子这事你不知道吗？喂，你说清楚！你要是有半句谎言，勘助，我可不饶你。”

“……”

“于琴这个女人，你从前知道吧？”

勘助想，既然已经点出于琴公主的名字，再隐瞒也不行了。尽管这样，这件事从那儿泄漏的呢——真是怪，又真是让人不愉快。

“我见过于琴公主。”勘助毅然地说了。

“你为什么对我隐瞒？”

“……”

"不能说吗？"

"更重要的是，谁把这件事告诉您的呢？"

"是将军大人。"

勘助猛地吸了一口凉气。

"将军大人会说这件事……"

"你是说他不会说吗？"

由布公主的面部表情一点变化也没有。说完嘴角上泛起轻微的冷笑，又说：

"我让将军大人坦白交代的。正象现在我逼问你这样。"

勘助默不作声。不能马马虎虎地说话了。

"将军大人是坦率的。他还提到你到积翠寺的隐居跨院去过的事。"

"嗯——。"

勘助哼了一声。

"将军大人未必知道这事，怪！"

"那，我可不知道怎么这么怪。"

"公主，您怎么知道于琴公主的呢？"

"你想知道这个吗？"

突然，由布公主的身材在勘助的眼前高大起来——勘助感到。

"这可是象你勘助这类人作梦也想不到的。是通过脂粉的香味知道的。古府中的夫人，据说讨厌脂粉。但是，常常有一股浓烈的脂粉香气……"

"噢……"勘助吃了一惊。

"这不过是派人到古府中去查明那香气的来源而已的小事一段。"

勘助看到，由布公主的脸从没有象这时候这样令人生畏。

"勘助！

"是。"

"有事求你。去把于琴公主那些人带到这儿来。"

"带来后，您要怎么样？"

"那，我还没想，到时候再说。总之，我希望你把她带来。"

勘助又沉默了很久。

“如果你不听我的命令，我就自己去办。”

实际上，提到由布公主，勘助想，她一定会自己去办这件事的。如果由布公主去办，她定会办出个结果来的。

“是，知道了。我去领来吧。”勘助回答。

“什么时候领来？”

“唔……”

“我限你一个月的期。”由布公主不容分辩地说。

“是，我知道了。”勘助又这样回答了一遍。

他当天离开观音院，在高岛城住了一夜，第二天为了会见晴信将军，向古府中出发了。事到如今，除了和对这一切事件负有责任的晴信将军好好谈谈来解决下一步问题之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并且，还必须以这次谈话的内容为机会让他断绝女色。

一到古府中，勘助立即来到将军府见晴信将军。

晴信和平常不同，脸上堆满笑容。

“您知道我来向您说什么来了吗？”勘助稍稍板起脸孔说。

“你大概要说到了与景虎一战的时机了吧。”

“对不起，不对。”

“那么，你要说什么呢？”

“您自己好好想想，您就会知道的。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都是您自己造成的。”

“我不明白。”

“是由布公主和于琴公主的问题。”

“由布公主知道了吗？”

晴信似乎吃惊地说着，脸上突然出现了为难的表情。

“那可不好。”

“您装糊涂，我可不好办啊。”

“我什么也不知道。她怎么知道的？那可不好。”晴信说。

“您自己说出去的，还有什么办法。您这一说，我勘助可让由布公主猛猛地申斥一顿。”

“不，这是一种误会吧。我对由布公主什么也不说。”

“可是，公主她逼问您的时候，你不就又什么都说起来了吗？”

“岂有此理！”

晴信说这话时，既没有一点虚伪的暗影，也一点不使人感到颠倒黑白和刚愎自用。

“勘助，你受难为了啊。”

勘助不知不觉地感到自己有点没有把握。

“将军您真的没对由布公主说过吗？”

“话有说得和说不得的。我想这点儿事情我倒是心里有数的。”

“这可不好办。”勘助不由得说。

“由于您都知道了我曾去过于琴公主那里，所以……”

“你去过吗？”

“是。”

“什么时候，干什么去了？”

“您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这可不好办。”

“不好办的，是我。”

“由布公主严厉地命令我把于琴公主带去……”

“这一类事情，是她们两位公主间的事，不用你帮什么忙。”

说完，晴信大笑。

“你告诉由布公主说我已把于琴公主送回油川家去了，这不就行了吗？”

晴信又笑了。这番话，有多少是真，有多少是假，勘助有点闹不清了。当前，在现在这种场合下，只有相信晴信的话了。

“这样说，也帮了你勘助的忙。你就那么说吧。”

不知不觉勘助反而成了受到晴信帮忙的人了。到这儿来，本来是要把于琴公主的事追问个究竟，然后再来考虑今后怎办，让晴信对这些都提出个保证，可是事情远不是想象的那样。

“把于琴公主送回信浓时，那三个孩子只有交托给你勘助了。除

了你勘助，谁也不知道有这三个孩子。拜托了。”

“是。”

“明天，你就带三个孩子走吧。”

当天，勘助觉得莫名其妙地从将军府告辞出来。

第二天，他再来到城里时，城门处有三顶轿子在等着他。两位小公主和刚刚降生的那位小少爷，由三名女婢抱着，在轿里坐着。勘助和保护这三顶轿子的二十名武士一起出发了。盛夏的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勘助曾经护卫过由布公主所乘坐着的轿子去诹访，今天又护卫三位由另一位公主所生的孩子们去诹访。

仔细一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到古府中去的。结果是，一句意见也没提，办理起睛信男女关系问题的善后来了。一碰到男女间的事情，勘助是一点看不透个究竟。可是轮到斩将夺城，他就象能拨开重重障雾一样，一切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只有男女间的事，他是一点也看不出什么来。

勘助想，反正必须拿下四座城。把诹访交给胜赖少爷，把高远城交给现在在轿子由人把着摇动着的那个婴孩。不，也许要互换一下城池。然后，那两位公主都要相应地分配给她们各自一座城池。今后可要忙了啊。当勘助想着这些事情时，周围响起很大的马蹄声，报马从背后追过勘助这一队人马跑过去。不一会儿，又有一匹快马跑过去。

当第三匹快马刚要跑过去的时候，勘助在马上加了一鞭，追上去，紧贴到那快马的身旁一边一起跑，一边问：

“什么事！”

“长尾景虎正在准备向北信浓（今长野）入侵。将军大人今晚从古府中出发。”

“好。你快走吧。”

勘助说完，便减低了马走的速度。那报马身上汗水淋漓，又湿又亮。看着看着，那马越来越远而变小了。

勘助身上一阵颤抖。但是，勘助想，不会打起大仗：景虎的部队对于夏季作战是不行的，勘助和刚才那一阵子大不相同，头脑十分清楚起来。

九

从天文十八年到天文十九年(1549～1550)，几乎无暇休息，兵不解甲马不离鞍地天天打仗。与长尾景虎在北信浓地区也对阵了几次。不过，每次都没打成大仗。大多数的情况下，景虎都是伺机收兵的。他收兵的方式巧妙得让人看到都令人生气。

天文十八年，在海野平两军对峙时，景虎派使者来，送来了致晴信将军的信。上面写着：

“我从越后远路出兵进入北信浓，全然不是出自领土野心。乃是由于受村上义清之请，仅为守武士之道，才挑起这场讲义气的战端。如果贵军迎回被从北信浓追放出的村上义信而使其仍驻在原地，则我们决不会再入侵北信浓之地的。”

看到这封来信，晴信将军谁也没有和谁商量，立即提笔，写道：

“关于迎村上义信回北信浓原地之事，在我晴信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根本办不到的。您的提议，我拒绝。如果您想开始打仗，我随时奉陪。”

晴信将军写完这封回信，便把勘助一个人请来，让他看。这时，勘助说：

“这样写，很好。只是请您在‘如果您想打仗’之后，添上一句：‘就希望由您来发动’。”

“为什么要那样写？”

晴信问，似乎多少有些不满意的样子。

“最好是尽量在目前不去刺戟景虎。我们应当向他们反复反复强调，我们并没有积极和他们打仗的意思。”

“你是说我们没有和他们打仗的力量吗？”

“决不是那么回事。我想，即使现在，也有击败景虎的力量，但是，击败他，我们武田家的部队中要丧失大批武将。打败他以后，情况是危险。目前，尽量不和景虎闹出事端，以确保信浓一带，把木曾掌握在手中，来彻底消除后顾之忧，然后在这种条件下，才应该和景

虎进行最后一战。”

“那种时期什么时候能到呢？”

“说不清。”

于是，晴信笑了，说：

“你打算永远活下去吗？”

“您说我吗？”

勘助不知不觉都五十八岁了。自从到晴信将军帐下效力，在战争的烟尘中已送走了七年的岁月。

“有三件事，我不办完，是不会死的。”

“你说的三件事，……”

“第一件，是与长尾景虎的决定性的一战，我想把景虎的首级亲自捧到将军的帐前。致于那个战机什么时候能到，我也是引颈盼望着的。”

“那么，第二件呢？”

“您问第二件事吗？那就是诹访的少将军初上战场的首战问题。”

说到这件事时，勘助才压低声音。这话是有不方便之处的，这里说的‘诹访的少将军’，当然是指胜赖了。

“嗯。”

这方面，晴信什么也没说。不过，他显得不太在意。

“第三件呢？”

“您问第三件吗？这实在难于开口。”

这时，晴信笑起来。

“我知道。我大致上明白了。你再等两三年吧。”

“两三年太长了。请您再提前一些，早一点下决心为要啊。”

这第三件事，就是要让晴信皈依佛法。勘助每次来时，都反复向晴信强烈地请他这么做。他对晴信说，他自己也落发为僧，也让晴信接受剃度。

这件事，对于晴信说来，是花不来的。对于五十八岁的勘助说来，接受剃度这件事，和刚过三十的晴信接受剃度这件事，其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只是在关于皈依佛法的问题上，晴信是想法回避，很不愿照勘助的话去办。然而，这件事又不能断然拒绝。因为，由布公主和于琴公主这两个人，还有四个孩子都托付了勘助照拂，又让他想法不让她们之间产生表面风波。所以这事是不好断然拒绝他的。

不过，勘助虽然说不做完三件事便不会死去，实际上还有一件事，他如没看到落实，他也不会死的。这件事当然他没有透露给任何人。而且，这也是不该透露出去的事。

这就是废黜嫡子义信的事。

若是义信承袭了武田家的事业，那么胜赖的前途便是一片漆黑的。

勘助讨厌义信，也讨厌簇拥在他周围的那群势力。那群势力，只要义信不再是嫡子，便会烟消雾散的。而义信是武田家的承袭人时，这批人便是以义信为中心团聚起来的莫名其妙一帮。

首先的一件事，是让晴信出家；第二件事就是废黜义信的嫡子地位；第三树立胜赖在首战中的功名。当这些都完成之后，就是斩掉上杉景虎的首级的事。到现在勘助还想象不出，是先拿下上杉景虎的首级，还是先扶植胜赖首战之功。

因此，勘助无论什么时候都尽力把与景虎的对阵打算安排到一个决定性的大战的机会中去。与景虎的这一决战，应当在武田家的力量无论在名义上、也无论在实际上都达到最充实的顶点时来进行。

天文十九年时，景虎在善光寺山摆下战阵，而勘助阻止了打算与之进行决战的晴信，并让他写一封信，派使者送给了景虎。当时的信上是这样写的：

“我们彼此之间并无私怨，如此每每对峙实属无益，未知尊见如何。我对于入侵我甲斐之敌，则无论谁，我都要发起拚死的战争。但如果不是入侵我甲斐，我并无意徒然挑起战端。”

当这个使者出发后，第二天，在中午，景虎便干脆退出阵地，向越后班师了。

景虎的这一手，勘助觉得是可怕的，这不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武将干得出的。在撤兵方面没有什么不干脆的地方。景虎多次入侵

北信浓，诱逼晴信从甲斐出动，好象在寻找对自己最合适的战机进行决战。

那是在天文二十年(1551年)一月。

勘助应由布公主之召，来到观音院。由布公主在前年夏天，关于于琴公主的事追问过勘助，使勘助十分狼狈。这一年半，她再也没提于琴公主的事了。勘助也认为由布公主没问他是一种幸福，因而也从不提及此事。

但是，这次由布公主先提起于琴公主的事来。

“夏姬、春姬和信盛，他们都好吗？”

“是。”

勘助回答。于琴公主的三个孩子由勘助自己负责养育这件事，还没有直接向由布公主说过。这事当然是由布公主听到了，所以由布公主现在说出来，也是不足为怪的。

“你不能让那孩子和胜赖正式见一次面吗？你说过将来那孩子会成为胜赖的好帮手，这话我一直相信的。”

勘助对此并没有什么异议。但是，由布公主的表情和说话的方式，倒使他有些介意，听来冷冰冰的。这时，由布公主果然说：

“我这一年也熬得够苦的了，我不愿再这样熬下去了。从前我还想过要砍掉将军大人的脑袋，可是现在也没有那种心情了。”

勘助扬起脸看了看由布公主。他不明白由布公主心里想的什么。

“于琴公主也一样够苦的了吧。”

“是。”勘助觉得简直象自己受到指责似的。

“因此，我决定和于琴公主两个人，都从将军身边退出来。这样，我想，将来我和于琴公主一起友好地在这所观音院里生活下去。”

“您这样说，但于琴公主呢？”

“已派信使到于琴公主那里去了，已得到了她的赞同。”

“哦？”由布公主总是使他吃惊，这次他也吃了一惊。

“您是打发信使到油川大人那里去了吗？”

“油川大人？”

由布公主细声细气地问，然后微微地笑了。

“勘助，你认为于琴公主被打发回油川家去了吗？”

“我是那样认为的。”

“真笨！”

由布公主又笑了，但突然打断自己的笑声，说：

“这事就不去管它吧。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你向将军大人转达说，我们两人已经下了这样的决心。”

“是。”

勘助只能这样简短地回答。情况不太清楚，而且，由布公主住在观音院这里，却了解各种情况，这真是怪事。

“总之，您二位就要一起住在这里了，是吧？”

“对。”

“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啊。”

他想，将来会让人担心的。

“不用你操什么心。我们俩都去当尼姑。”

“啊？！”

“都这样下了决心了。”

“为什么那么仓促地下了这样决心呢？”

“将军大人从去年就一心一意地要去攻取木曾。为什么只对木曾那么热心呢？勘助你不明白吧？”

“进攻木曾是勘助我建议的。”

“那也许是那样。不过，将军大人想的和你想的，可多少有些不同啊。”

由布公主说话时好象嘴里还含着什么。然后沉默了一阵。

“我听说，木曾国将军府上的表妹是一位有名的美女。”

“也许有这么一位。可是，她又怎样了呢？”

“将军大人不是要木曾国，而是目的在于那个女子。”

“不致于吧。”

勘助说。虽然是这么说了，但他想，晴信将军的心底也许隐藏着那种打算。比方说，他感到，晴信与木曾国打仗的方法也与进攻别国

时的情况稍有不同。

但是，勘助在口头上，却否定这一点。

“勘助我很知道将军大人的心意。关于进攻木曾的事，那是公主您……”

“那是公主我往坏方面瞎猜，是吗？”

“我不敢说是瞎猜。但，是您想的过多了。”

这时，公主没有接这个话，径自说：

“我那次，将军大人是怎么做的？勘助你该是对当时的情况十分了解的。这次，勘助你要木曾迎另一位女人去吗？够你忙的了！”

由布公主一提到她自己的事，勘助便一言不发了。

“总而言之，我对将军大人要仔细地说一说。哪怕是暂时当尼姑，那种想法都不要有。”

实际上勘助想的是，如果由布公主或者于琴公主都当上尼姑，那么晴信真的就会找新的年轻女人来当侧室了。

“要么我们去当尼姑，要么请他停止进攻木曾。如果立即停止进攻木曾，我们俩也就先从长考虑去当尼姑的事。

“您说停止与木曾国交战这件事……”

“你是说，这件事办不到，是不？”

征服木曾国，对于武田家说来是当务之急。停止与木曾国交战，是根本办不到的事。

“总之，我好好和将军大人研究一下吧。”

勘助回答说。

第二天，勘助为了见晴信，到古府中去了。他想见到晴信，劝说他皈依佛法。他想，只有让他剃发为僧后，才可以让他发誓断绝女色，这样便可以消除由布公主的疑念，来把进攻木曾的事业继续下去。

勘助来到晴信面前时是第二天午后。勘助请他屏退左右后，说：

“我有事想问问将军。”

勘助下决心一下子问个究竟，便接着说：

“将军您把于琴公主藏在什么地方了？”

晴信将军脸上的表情是说：问到难为人的问题上来了。但，还是厚着脸皮端坐着，满不在乎地说：

“安顿在积翠寺里了。”

“您说过是送回信浓的娘家去了，那是扯谎吗？您确是对我那样说过的呀。”

“我是想要那么办的，后来于琴公主说不愿意回去。所以，就留在那里了。”

“那么，这事就这样吧。由布公主已清清楚楚知道这事，并且她邀请了于琴公主，两个人都下决心去当尼姑了。”

“唔。”

“怎么办？”

“不好办啊。”

“如果两位侧室都当上了尼姑，传出去，让别国听来，都会觉得是怪事的。”勘助仍然板着脸。

“我想，将军您除了剃度为僧之外别无办法。这样一来，两位公主，我想，就不会作令人生厌的胡思乱想了。”

“胡思乱想？”

关于是什么样的胡思乱想，勘助没有立即说明。

“胡思乱想是什么内容呢？”

“不仅是两位公主的问题。即使从解消舆论上的疑念说来……”

“舆论上的疑念是什么呢？”

“舆论这东西想问题可是千奇百怪啦。将军的木曾攻略问题……”

勘助这样说着，便扬起脸盯视着晴信，便盯住不放了。

虽然只盯视一丁点时间，可是晴信的脸色却变了。

“这不可能是舆论的想法。那不是你勘助一个人的想法吗？”

“照勘助自己来想的话，我想，我决不会想得出那两位公主想到要去当尼姑。”

“不过，舆论我不感兴趣。”

晴信小心翼翼地说。也许晴信想，马马虎虎地回答，会让人家抓住话柄。不知什么时候起变为慎重起来。

“不管怎样，到明天以前，请您想一想吧。”

勘助这样说完，便从晴信帐前告辞出来。

勘助当天就到他每次到古府中来就在那里下榻的板垣信方的旧宅，安顿好后，晚上便到那条只有一侧有房屋的街上去拜访一位叫当松庵的和尚，请他帮忙劝说晴信出家皈依佛法，以便使晴信再不亲近女色。勘助与当松庵从两年前便有很亲密的交往，是勘助可以置信的人物。

当松庵说，他自己虽然没有能力让晴信下决心出家皈依佛法，但是如果把晴信最近尊敬着的足利的桃上座法师请来，让法师来劝说他，也许晴信能够答应那么办的。

勘助在第二天，为了去见桃上座法师，立即驱马到足利去了。派信使去，他想，还不如自己亲自去更快些。

当松庵、桃上座这两位法师一起来到古府中的将军府，是二月初的一天。桃上座说：

“看您的生辰八字是很好的。不过，中午以前为吉，中午以后呈盈虚兼有的卦象。我们为了向您说明这个问题，才一起前来造扰的。”

勘助在场，默默地盯着晴信的脸。晴信面带不悦地听着两位法师的话。

“说中午以前，就是指人生的前半，中午以后就是指人生的后半把人生看作六十年，那中午就是三十岁，将军现在已进入后半个三十年。如果说是中午以后盈虚兼有，那么这时就不能不认真考虑了。”桃上座法师说。

“怎么办为好呢？”

晴信这一问，勘助从旁插话说：

“这时，您就应当皈依佛法对天命表示敬畏。看当今世上的一切，诸侯旧家尽都衰落沦亡下去。所以，假定武田世家到了灭亡时节，也应认为毫不奇怪才是。自从新罗三郎义光公老祖宗开始，一代一代弯弓坚甲为祖宗基业操劳，迄今家势未尝衰落，然而，到将军您这一代，如果万一……”

“我明白。”晴信说。

“不，您不是彻底明白。”勘助又插话说。

“我明白。我明白。剃度出家、皈依佛法，畏天命，不就行了吗？”

“即使剃度出家，只走形式，也是不行的。既然出了家，更重要的是要下决心再不接近新的女人。”

勘助在这个机会想把要说的话全说出去。

晴信被剃度出家，赐法名德荣轩信玄，道号机山的日子是二月十二日申时。武田晴信从此改名武田信玄了。

这时，与武田将军一起被剃度的武将有，原美浓长官、山本勘助、小幡山城长官、长坂左卫门尉等人物。原长官被赐法名清岩，勘助法名道鬼，小幡长官法名日意，长坂尉法名钓闲。

二月十五日，已有了法名道鬼的勘助回到诹访。又过了两三天，他到观音院去拜访了由布公主。

勘助来到由布公主面前，向他报告了晴信将军已被剃度皈依佛法的事。由布公主以忍住笑的难堪的表情注视着勘助的表情，不过，后来说：

“你辛苦了。连勘助都被剃度了，真是怪可怜的！”

说完才出声笑起来。

“这样一来，公主也可以不用当尼姑了。”

“尼姑？哎，那事情，你还当真的了吗？”

“那么说，您说要当尼姑的事，是假话吗？”

“假话也好，真话也好，当尼姑那样的事，我由布公主可没有想过。如果我真的想去当尼姑，我不就等于输给将军手下了吗？”

“那么，于琴公主的事，也是假话吗？”

“于琴公主的事，我不知道。也许她现在当上了尼姑也未可知。”

“真是的！”勘助想说真是岂有此理。

“于琴公主如果当上了尼姑……”

“大概她当上了。因为我是那样命令的。”

“那么说，那不就等于完全上当了吗？”

“勘助你是站在哪一边的？”

“您问我吗？”

勘助无言以对了。

“勘助！”

由布公主的口气稍稍强硬地叫他，但大概后来改了主意，又静静地说：

“到外面散散步吧。我和你勘助一起看看桃花吧。”

勘助跟在由布公主后面，走下观音院前的山坡，来到大路上，便从那里从天龙川的注水口处沿着这条河岸走去。附近一带桃树很多，淡红色的桃花，冲破仍带有冬季寒意的大气，在山阴处和杂木林中点点地开了。

“勘助，我不想活那么久。”

由布公主一边走一边说。

“你看，胳膊细到这样了。”

照她说的一看，真的，原来就瘦的胳膊，现在细得真的不到一把了。那皙白让人看来怪可怜的。

“您不冷吗？”

“不，不冷。”

接着又说：

“我让将军大人和勘助你都出了家，又让于琴公主当了尼姑，我由布公主干的事情，真的是不好吧？”

“不，决不是……”

勘助回答。勘助只能认为，只要由布公主，不管她要干什么，都不会是不好的。不管由布公主考虑什么，想干什么，勘助都认为那全都是不能指责和非难的。

“桃花真美！不过看桃花这件事，也许只是今年这一次了。”

“您不能这么想。”

“不过，说真的，我已经不愿活得太久了。女人是悲哀的。我最近深深地觉得是这样的。当我知道于琴公主的事情时，我想，将军这人够下流的了。不过，不知不觉习惯于这样，夹在正室夫人和于琴公

主中间，一直活到如今。并且，往后再有一个新的女人，我还要痛苦，还要悲伤；结果是，一看到将军大人还要逢迎他，以便活下去。这种生活我已经讨厌。这种生活！”

只有最后这句话说得很强烈。

“您再不用担心这方面了。将军大人已出了家。”

这时，由布公主笑了。那笑声一直在早春二月的大气中冷冷地回荡着。

“尽管他出了家，能改变什么呢？只不过是从京都来一纸大僧正的任命而已。大僧正兼将军？啊，可笑！那位将军是大僧正！”

这次的笑声与刚才略有不同。

“公主！”

勘助认为由布公主是否发狂了。由布公主的样子，只能让人这么认为了。

“说真的，我只爱出去打仗的将军。他那时谁也不想，不想正室夫人，不想于琴公主，也不想我，他只想在战争中要取胜。只有那时的将军大人是我喜欢的。这时以外的将军大人，是我讨厌的，我想让胜赖学习父亲那种威风凛凛之处。勘助，你就把胜赖培养成将军那样的武将吧。我托付你了。”

“即使你不操心，胜赖少爷也必定是海内最强的武士。我想，他一定会成为空前的强将。每当我想象中浮现出头戴諏访神盔的胜赖少爷时，……”

勘助想象到这样装束的胜赖时，便出神了。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想象。而且勘助在他现有的梦想中最大的一个，似乎就是胜赖的长大成人。

他爱晴信，也爱由布公主。在这个世界上，比任何人都爱他们。保护这两个人的骨血不使他受到外部的压迫，把他教育养护成为象样子的人物，这是勘助自己唯一的工作。

“勘助，回去吧。”

直到由布公主说话之前，勘助一直盯着远处丘陵的斜坡。但是，他并没有看什么，想的事情太多了。

这时，一个年轻的武士骑马跑来。他来到勘助旁边，便下了马，说：

“将军大人马上就要到了。”

“什么？将军大人要到了！我立刻回去！”

勘助说。他想，又打仗了。一听到信玄将军来到，由布公主的脸上马上就有了一点生气。这，在勘助的眼中也看得清清楚楚。

“您也得马上回去了。”

勘助说完，由布公主便说：

“请折一些桃枝。请遵守我的叮嘱，我对于已剃度为佛家弟子的将军没有什么赞美的表示，就请他看看桃花吧。”

勘助出神地看了一阵由布公主。他想，还是由布公主比于琴公主美得多。这，使勘助十分满足。

勘助和由布公主急匆匆地回到观音院。勘助料想准是要打仗，但是信玄坐在馆邸的套廊前，表情是从没有过的安详。他看到由布公主从外面拿来的桃花，说：

“桃花都已经开了吗？”

“桃花早在一个月前就开了。”由布公主说。

“噢，是吗？我一点儿也没注意到呢。”

信玄这样回答。因为信玄一天一天都是在打仗中度过的，他对于信浓和甲斐的山野上点点开放着的桃花没有注意到。

剃发后的信玄，脸上显得有点冷飕飕的。由布公主看信玄那种样子也觉得怪模怪样，她是不断憋住要笑的表情。不过，关于信玄剃发的问题，她只言片语也没有提。

“我以为又要去打仗哩。”勘助说。

“打仗吗，不，偶而也要休息一下，不然……”

然后，信玄就对由布公主说：“去准备酒宴吧。”

勘助为了使信玄和由布公主两个人单独在这里，想要退出去。但信玄却用十分感人的声调说：“好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一块儿喝吧。”

这是少有的事。

信玄和由布公主，还有勘助——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吃酒，这还是第一次。从套廊看到的湖面，还是冬天那种微暗的色调，静得一点微波都不起。隔着湖在远处看到的群山，只有山顶上还有雪。

“你让我们都出了家，那么今后要干什么呢？”

这话，是信玄在说说笑笑中夹杂说出的。

“你让我打木曾，我就去打。你说打越后，我就打越后。都照由布公主的话办。”

“照我的话办!?”

由布公主静静地说完这句后，又接着说：

“将军，您为什么今天对我说话说得这样亲切呢？”

“不是说得亲切。因为我总是拿不定主意，所以我想借你的话来决定我自己该怎么办。现在，对于我信玄说来，在一生中是最困难的时候，想也想不出个好主意，我就是想用由布公主的话来决定下一步的。我和勘助，我俩能考虑的都考虑到了。”

信玄现在的口气可不是闲谈了。勘助在旁听着，想，信玄的话确实有一半是真的，武田家的天下，目前正是最困难的时期。但是，勘助认为，信玄将军说现在由由布公主的话来决定今后的方针，这话是否是信玄对自己的牵制呢。

信玄是希望尽全力，一下子把挡在自己面前的敌人，不管是木曾的也好，也不管是上杉也好，都给埋葬掉。勘助总是劝信玄将军持重，可是信玄将军却不以为然。因此，他大概是想把由布公主的话作为绝对至上的命令，不容勘助插嘴，来一口气把事情进行下去。这事，勘助是了若指掌的。

这位年轻的出家人、甲斐武将有着这样的自信，就是不管由布公主说出什么，照她的话去办，就一定取得胜利。

“那么我就说了。”

由布公主毫不踌躇地说。勘助抬起头看着她。

“去打木曾怎么样!?您不是想去打木曾吗？”多少带点挖苦的口气。

“木曾吗？”信玄板着面孔说。

“您去打下木曾，然后把古府中的公主嫁给木曾的大将，怎么样？……迄今为止，您都是从打败了敌方要了人质的，象我那时那样……”由布公主这么说完，微微笑了。

“不过，把灭亡了天下的国君直系亲属我们取来当作人质，我想是危险的。比如象我那时，由于是我，所以将军大人算是幸运，总算保住了脑袋。如果不是我，您的命早就没了。”

由布公主一口气说完。信玄表情是说她竟胡说八道，说：

“岂有此理！”

“不，我不会随便说的。我的心，勘助是清楚的，我不是出于嫉妒心才这么说的。您要想把木曾的美女用轿抬到甲斐来，那可是一件严重的事。没等您来得及注意的时候，您就会丧命的。我深深知道国破家亡的人的心情。要他们的女人，不如相反地我们先给对方送去人质，所以请采纳送人质的办法吧。”

“唔。”

勘助不由地在旁边‘嗯’了一声。由征服者向被征服者送出人质之类的事，是万没想到会有的事。但是，这也许是象由布公主所说的那样，是迄今谁也不曾想到的最有效的政策。正因为她自己是当上人质的由布公主，所以才想到这点的。

“唔。”

勘助又‘唔’了一声。信玄好象也对由布公主的这番话所打动，宛如搬用由布公主的话而毫不更改地，当即说：

“好，去打木曾吧。”

然后又叮问一下说：

“勘助，怎么样？”

“勘助也赞成不先打越后而先打木曾。还有，与攻打木曾同时进行的，还要使我们与今川、北条两家的同盟关系更加有把握。”

由由布公主的话在勘助的头脑里点燃起的小小的火种，现在正要向四处蔓延起来。

为了巩固与北条氏的同盟，就是把信玄的正室所生的长女嫁给北

条家。然后让北条把女儿嫁给今川家，再让今川把女儿嫁给武田家。几年前曾一度考虑过的政策，现在以一种崭新的意义，让勘助的眼睛亮起来。这样搞成以后，武田、今川、北条三家互相都结成姻亲关系了。这样信玄完全消除了后顾之忧，就要与上杉景虎决一雌雄了。长尾景虎在天文十二年(1543年)八月从上杉宪政接管了管领的职位，并承袭了这上杉的姓氏，从此就叫上杉景虎了。

勘助把这件事情向信玄详细地进行了说明。信玄默默地沉思很久，没有立即回答。突然，信玄说：

“请由布公主退下。”

他命令由布公主离开这里。由布公主很顺从地立刻离开。这里只剩下信玄和勘助两个人。天，不知不觉黑了下来。

“点灯吧？”勘助问。

“不。”

信玄摇头，冷丁地问：

“今川、北条、武田三家的同盟能持续很久吗？”

“这嘛——，能持续多久，可说不好。不过照刚才您说的那样做，我想至少能持续到把上杉景虎打败。只要把景虎一打败，以后即使那同盟撕毁……”

“你是说，即使撕毁也行吗？”

“是的。先北条、后今川，来各个征服他们，是轻而易举的。”

“勘助！”信玄厉声叫道。说，“那时，嫁到北条家的公主会怎么样呢？还有迎娶今川家女儿为妻的义信又会怎样呢？”

勘助这时感到自己全身一点点颤抖起来。信玄好象看穿了勘助心底深处的一切。

“还有一个公主，象由布公主所说的那样，嫁到木曾去。这样一来，义信这兄妹三人……”下半句含糊不清地说，

“都是不走运的人啊。”

“将军大人。”勘助慌忙地刚要说话。

“你不必介意。我只不过是说可能有这样的结果。不过，目前对于武田家说来，实行刚才你说的那些，是最为重要的。为了武田家的

家运隆盛，那些事不办是不行的。我希望你就马上把这些事付诸实行吧。”

信玄的口气是认真严肃的。

勘助从这时才开始感到对信玄有由衷的敬畏。由布公主和自己认为最应当警戒的，是千万不要让主君信玄感到不愉快。信玄完全明白，正室的儿女都处在各自的危险的处境中，但是还采纳了勘助的计谋。勘助在以前总觉得信玄是一个年轻人。对信玄是作为海内无双的武将尊敬着，但仍感到他有的地方还是一个年轻人。这种感觉，现在完全扫净了

勘助不能清楚地判断出，信玄爱不爱由布公主。这，不仅是由布公主。信玄对自己怎样，也是判断不清的。信玄对自己是十分信任，这是勘助知道的。尽管如此，勘助仍觉得有的地方是一点儿也不能马虎大意的。

另外，勘助自己对于信玄的感情也是复杂的。他为了信玄随时献出生命都丝毫没有后悔之处。他想，为了使信玄成为能号令天下的人物，他什么事情都愿意去做。但，添上由布公主这一个人，事情就不能那么简单地处理了。不能否定，要保护由布公主不使他们受到信玄的摆布，这心情是很强烈的。

三天以后，信玄从观音院回到古府中。以后就剩由布公主和勘助两个人了。那时，由布公主问道：

“勘助，将军让我退出去之后，都说了些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将军让我把我提议的今川、北条、武田这三家的同盟工作立即付诸实行”。勘助回答。

“我想，将军一定看穿了同盟后正室夫人的四口人所处的不利的立场。”

“怎么，你看出来了？”

“一看那时将军的脸，立刻就看出这个问题的。他脸色暗淡。然而我想，将军明白那对于目前的武田家是必要的，所以他才特意命令你勘助来办这件事情的，是吗？”

说完后，又接着说：

"还有，将军虽然没有说出，但我想他也看透了我的生命不会那么长了。将军如果认为我身体健康能活得很久很久，那么他也不会下这次决心的。我想，他看透我的生命不会那么长，将来也不会成为武田家的祸根，所以他才采取了那样的措施。"由布公主这样说。

"您身体健康的话，怎么能成为武田家的祸根呢？"

勘助突然地问道。这时，由布公主脸上十分忧伤地说：

"正室夫人的儿女们一旦处在稍微不利的处境，我就不会被放过的。我爱胜赖。而正室夫人的少爷，尽管是将军的骨血，我也讨厌。我憎恶那孩子那种无聊样子！"

"您声音太大了。这样的话，不能说出去呀！"

"不过，这是真话。"

"是真话，更不应当说出去。"

"不过，勘助！"

由布公主把话停顿一下，说：

"不过，我这种可怕的心情，都是由于爱慕将军的缘故。从前，我想过要将军的命，现在我不那么想。我只是想把将军和别的女人之间生的孩子除掉。"

"不行，不行说那样的话。"

"除了勘助你以外，没有听着的人。勘助，这心情可怕吧？我这个女人，当然将军也知道我是这样的人，他认为是可怕的女人。还有，将军也知道象我这样是活不太久的。"

由布公主突然站起来，象发狂了似地笑出声来。

"将军知道我的寿命不会太长。所以，正室夫人的儿女们处在什么处境，他才不那么担心的。"

"关于您自己的寿命，您不要那样轻易地论断。您会健康长寿，为胜赖少爷……"

勘助感到不知不觉自己也和由布公主一起强烈地祈求着同一件事情。所以，他想必须让由布公主活得长久一些。

由布公主死去的事，他终归是不能想象的。没有由布公主的这个世界，勘助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出来的。

十

信玄迎娶今川义元之女为嫡子义信之妻，是在天文二十一年(1552年)年底。在天文二十二年(1553年)七月，北条氏康之女嫁到今川家，两家结成姻亲。同一年的十二月，武田家的长女嫁北氏康之子新九郎为妻到了相州。从勘助、信玄、由布公主三人在观音院的一个房间会谈之后，到实现形成三家同盟为止，费了大约四年的岁月。

从武田家往北条家送嫁，势派豪华。参加送嫁队列的人数一万多人，其中骑马的武士三千，拥簇护卫着几十顶大轿的前前后后。金碧辉煌的鞍鞯和大轿、以及嫁装箱奁，在淡淡的冬天太阳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辉，在寒冬的薄暮时分，开进了小田原城区。

勘助也在这送嫁的队列中。送嫁的一行人马全都在小田原过的年，只有他回到古府中向信玄报告了送嫁的情况。

“这样，总算没有后顾之忧了。这回就要准备攻打木曾了。”

“攻打木曾什么时候为好？”

“我看八月前后为好。溶雪的水流入木曾川，是在四月以前。”勘助回答。

在八月以前的时间，都用在攻打木曾的准备上了。

勘助从古府中回到诹访，立即来见由布公主。这时，由布公主的身体越发瘦弱、肤色白得几乎透明，大眼睛显得更黑。从下座直接仰视时，简直美极了。

“正室夫人的小公主已嫁到北条家去了。”勘助说。

“这回就该和木曾打仗了，打完这一仗，就是和越后打仗。我希望我能想尽一切办法活到和越后打完仗。”

“您这是说什么呢！您一定要振作、等待好消息。打败越后的上杉景虎，然后就打北条，打今川。”

“打北条和今川的时候，我活不到了。”

“您要活不到那时候，您就看不到胜赖少爷当上武田家嫡子了。”

“我倒是想看到。”

由布公主仅仅在这时候眼睛有些出神了。

“您一定要振作，要想：一定要活到那天。”

这些日子，勘助眼中也看出由布公主的病情恶化了。

信玄从甲馆进发为攻打木曾调动第一批人马时，是当年八月下旬。由于通往木曾的门户处的濑场开城投降，所以信玄就暂且把部队撤回甲斐。

可是，在第二年，对于来甲斐贺年的濑场城主从二百三十名进行了袭击并全部消灭了他们。这是勘助的主意，因为他认为：濑场虽然投降，但是万一在攻打木曾时起了叛心，那可是了不得的，所以，这样干虽有些残酷，但仍然是这么干了。

到三月七日，动兵正式攻打木曾。强渡木曾贽川，越习井岭，进入了屋根原阵地，武田军在那里筑起了鹿砦工事。

在这段时间，上杉景虎也向川中岛方面入侵。因此，信玄也曾一度进军北信，但没有什么大的收获。当景虎向越后撤去时，信玄也同时再次在屋根原拉开阵势，准备攻打木曾。甘利左卫门尉为先锋大将，马场、内藤、原、春日主将作为第一梯队，这样，武田大军沿着山岳地带直指御岳城

武田大军一开始就压倒了敌人。打过了小木曾、沟口等有名的关隘，象怒涛一样杀到了木曾义昌的主城。进攻的气势有如疾风迅雷，仅仅打了一天仗，便攻陷了这座城。长年来反抗武田氏的木曾义昌投降了信玄。

信玄把正室夫人所生次女赐义昌为妻，令其安分，守住自己疆土，当年十一月班师甲斐。勘助回到甲斐后，立即率领五百名亲兵向北信浓进发了。

勘助到武田家出仕以来，不觉已过了十年多的岁月。对于勘助说来，这次向北信浓进军，是他光辉的时刻。目前，武田必须进攻并消灭的对手，只有上杉谦信(景虎)一人。很长时期以来，忍耐持重，在决战前一直采取消极的战法，而现在，没有那种必要了。甲斐地区不用说，南信浓一带目前也一一宾服于武田氏的武威。并且，与北条和今川两家牢固地结下了联盟，根本没有后顾之忧。

勘助不顾景虎并没有侵犯的迹象，而向北信浓进军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景虎这次出现在北信浓时，信玄想来一次决定性的大战。而勘助为了迎接这次大战，想重新用不同于从前的角度来观察一下北信浓一带的原野。

勘助的部队进入了小室，在那地方的慢坡上摆下阵势，这时从诹访高岛城的快马信使到了。这是由布公主派来的信使。

来信写道：

"立即想见到你，请采取适当的安排。"

勘助刚刚来到小室阵地，但仍然是决定立即一个人回诹访。并不是面临着打仗，也没有越后部队行将侵入的迹象，所以把部队放到这里，勘助一点也不感到不安。

勘助来到高岛城，是接到信以后的第三天。由布公主已由观音院来到了高岛城。勘助立即拜会由布公主。

"我特地把你叫来，真是对不起。"

由布公主安详地说。接着又说：

"没有什么事。只是想见见你。"

摆上了酒菜。勘助全身披挂端起酒杯，由布公主亲手斟上酒，喝下后，酒流进了疲惫的身躯。

"勘助，今年多大岁数了？"

"六十三岁了。"

"第一次和你见面后，到今天已经十年了。"由布公主用感慨的声调说。

"公主今年贵庚？"

"二十五了。"

"噢，真快啊！"

"胜赖都十岁了啊。"

随着，由布公主让侍婢把胜赖叫来。

勘助每年只能看到两三回胜赖。天天总是打仗，没有时间和胜赖好好见见面。这次，是今年第二次看到胜赖。

胜赖被母亲叫来后，默默地坐在母亲的旁边。是一个沉默寡言体

质虚弱的少年。但是，勘助眼中，胜赖所具有的一切都看成不凡的。面貌虽然不象信玄，那双眼睛却一模一样。

“我把这孩子托付给你了。”

由布公主说了这简短的一句话，又接着：

“这，就是我今晚想要对你说的。是我突然迫不及待地想要对你说的。你年过六十高龄，我还从那么远把你找来，真是对不起。请你原谅我的任性。”

“我习惯于公主的任性了。”

勘助笑着回答。勘助他话虽然没说出来，但他觉得没有比由布公主这种任性更能使他的心情体验一种陶醉了。自从最初遇到这位公主直到今天，勘助觉得，由布公主对于什么都一直是任性的。

那天晚上，由布公主一点没有病人的迹象。脸色也红润，眼睛也充满活力。

勘助那天晚上在高岛城住了一夜，第二天起大早又策马奔回部队驻扎的小室。

一回到小室，确实是全身疲劳了。当夜在设置着本营的小寺院的里间象死去一样睡着了。

拂晓，勘助突然醒来。外面已经亮起来。早晨的亮光开始涌进室内。

“有急报，说：敌侦察部队从海野平正向我方前进。”

邻室在说。

“什么？敌侦察部队？”

“我想是越后部队的。”

“有多少人。”

“一千人以上。”

“知道了。”

勘助起来时，寺院的前庭里，部下将士们都嘘着白色的冷气，集合齐了。虽说是侦察部队，但也是大部队。越海野平向我方进军，这显然是表明要打一次仗的决心。

“马上撤退。”堪助说。

他一点也不打算打上这么一次小仗白白地损伤部队。

勘助把小室这个阵地放弃后，向南撤去。我方既经撤出，看来敌方也没想追击。

走了八九里路，有一只箭掠过部队的尾部。勘助这时对紧紧跟在部队后面的敌人生气了。但，他并不打算打仗。

部队加速行军，仍沿山脚继续南下。

从前面来了一匹报马。那骑马的武士来到正在部队中央的堪助跟前，象从马背上滚落下来一样，下了马说：

“由布公主昨晚逝世。”

他是諏访来的、出人意料的信使。

勘助怀疑自己的耳朵。他想，有这等事情还了得。

“再说一遍。”

“由布公主……”信使又说一遍。

“你是说由布公主去世了吗？那么好的公主！”

堪助当时险些从那长啸着和尥着蹶子的马背上跌落下来。马屁股上，着了一只箭。

“公主逝世，那么好的公主！”

几只箭在他的周围掠过。

远处听得到喊杀声。

“退！”

勘助严厉地命令部队撤退，而自己却站在那里。随着他从马上下来，亲手从马屁股上把箭拔出来。这时，他的部下将士们从他身旁全速撤退着。

“撤退！撤退！”勘助大声喊着。

当他再一次跨上战马时，简直没想到：从丘陵的远处那边，竟有敌人十几个人以松散的队形拔刀杀来。

“公主逝世！岂有此理！怎么能会！”

由布公主的死，堪助怎么也不能认为是一个现实的事情。

又有几只箭从他身边掠过，如同包围起他的杀声，从四面八方喊起。

勘助先驱马向西跑去，半路又折了回来。左面右面都有敌人的十几名武士逼过来。

勘助驱马东跑一阵西跑一阵，还在重复着那短短的一句话："公主啊！公主！"

但，后来.当他注意到敌人的武士们从四面八方正在奔他杀来时他才知道自己目前是什么处境，那种剧烈的憎恨使他全身都似乎要胀裂开。勘助把身子贴在马上，紧握着短短的刺枪，想杀出一条血路。他一点也没感到自身的危险，他只是憎恨那些成群扑过来的敌方武士们。

必须冲出去。

堪助一经确定自己应向哪方奔出去之后，便以一往无前的气魄，把马头拨向那个方向了。

我方的武士们大概是想到保护勘助才折回来的，周围已有几伙武士互相厮杀起来。

勘助捅倒一个，又挑一个。血溅满了马的腹部。堪助看到这个，便奔向一个不知是什么的漆黑大物。那是一个象魔鬼的形象。

勘助驱散了那一伙敌人，冲出一条血路后，驱马向南走去。那马在没有路的原野上象一只箭跑着。在北信浓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跑上去，跑下来地向南、向南跑去。

公主她死了！

当勘助几十遍、几百遍地重复这句同样的简短简短的话时，那马大声嘶叫着前腿跪下横着栽倒了。堪助手里握着短短的刺枪被扔到地上，在杂草中摔了两三个滚儿，到一棵灌木的树根处停住了。

公主她死了！

勘助跳起来，环视周围。他在找刚才来报告由布公主急逝的信使。当然那里不会有任何人的。在纵目望去的一片原野的正当中，勘助除了自己以外，什么人影也看不到。正午时候的冬天太阳，无力地照着周围，在被霜打枯干了的杂草中，仅有许许多多芒草在闪耀着银色的穗。也许是没有风，那银色的旗，并不那么摇晃。

勘助又重新把刚才信使说的话，自己来说上一遍：由布公主昨晚逝世。

这确是他亲自听见的。由布公主逝世，不就是说，由布公主断了气；不就是说由布公主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吗！不就是说那美丽而高贵的人在大地上永远不见了吗！岂有此理！

勘助怎么也不能相信。当然，由布公主的身体瘦得几乎一把就能握过来那样；在那蜡白色的、发亮的脸上，一双眼睛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澈晶莹。这使看到她的人，都会觉得她不久于人世了。勘助也感到了这一点。然而，公主她！…那样高贵的人！…

勘助在杂草丛中爬起。马再也不中用了，在相当远的地方，吹起了命令部队集合的号角。这是我方的号声。

这天，勘助徒步一直向南走了一整天。有时象发了疯似地加速前进，又有时相反地慢慢吞吞地走着。

过了好几个村落，都是无人的村落，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家家户户的正门都紧闭着，路两旁的秃裸的土墙上时而掠过鸟影，除此之外，整个村落静得象死了一样。到处的村落都是一样。勘助每走到一个村落，一定要到民户的井台去喝水，然后又拄着那沾满了血的短刺枪，从那无人的村落里走出来。

勘助又走过一个村落，突然喊“公主啊！”这是近乎惨叫的喊声那刺枪的枪头一下子在干燥的砂土路上插进两三寸。突然，贴着他站着的那道土墙里传来“哎呀”一声惊叫。同时，勘助就听到向远处逃去的好几个人的零乱的脚步声，并不是无人的村落。不仅仅是这个村落，到处的所有村落，那里的老百姓看到这个象一尊护法神的老武士都害怕，为了避开他才关上门窗躲了起来的。

不知不觉到了夜里。来到了核桃树林里。冬夜的月光透过树林撒下兰濛濛的光。“公主啊！”勘助喊，突然，在两三百米远处，这回是几只夜鸟大声扇动着翅膀飞走了。

第二天过去，又到了第二天夜晚。勘助一个劲儿地走着。

“您到什么地方去？”

他觉得有人只对他喊过一声。他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了。

他只是稍稍记得有人问过他。要到什么地方去呢？在由布公主已经不在的这块大地上，自己还要上什么地方去呢？勘助只是一个劲儿地走。

已经是深夜了，勘助醒过来。他原来倒在石滩上睡着了。不管往什么地方看，都是白色石头。白色石头到处都是。周围连一棵小草也没有。而在这磊磊白石的荒原的那边，有一条兰汪汪的河一面反射着闪闪的月光一面流去。而在河那边自然是白石的荒原。

唔。勘助在石滩上坐起，把双拳按到眼睛上。那冷丁迸出的呜咽声中，他全身颤抖得不能自己。

由布公主死了。公主已不在人世了。不管到什么地方去找，自己已经再看不到那美丽的容貌、身段、手、眼睛、以及那乌黑的头发了。悲伤第一次使勘助全身麻痹了。

“公主已经死了！”

勘助双眼满是泪水。勘助盘腿坐着，两手放在膝上，仰起脸，任凭眼泪从脸上流下。他放开手哭着。

又过一天，在第二天的夜里，勘助到了诹访湖的西岸。他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走来的，也不知道是怎么走来的了。他朝北走，朝高岛城方向走去。勘助走近高岛城时，才看到在湖的对岸点燃着一长串篝火。好象是从高岛城下到观音院那里的小村落都一堆一堆地点起了篝火。这火映着湖面，恍若来到仙境，美极了。

勘助走进高岛城，问第一个看到的武士说：由布公主的葬礼什么时候进行的？”

“是午后四点钟进行完的。”

那武士看出向他问询的是勘助，所以回答的口气是恭谨的。

“是从高岛城发行的，还是从观音院发行的。”

“是从观音院。”

“将军大人呢？”

“据说要到小坂城来。”

“好了。你走吧。”

勘助问完让那武士走了。那武士慌慌张张走开。也许是那武士报

告给大家的，高岛城门前出来很多武将来迎接。

“我想直接到观音院去。”

勘助说完，没有进高岛城，从城门前走过.往小坂村那边走去了。给他备了马，但他拒绝了。有几名骑马的武士从勘助背后跑过来，追过他，径直跑下去。由布公主每天都要眺望的湖岸上的大路，现在，勘助迈着沉重而缓慢的脚步走在这里。

在通往观音院的坡路上，武士们来了很多在那里出迎。勘助连看也不看他们一眼，只是拄着刺枪走着。走到半路好象冷丁想到似地，把路旁的一个武士叫来，把刺枪递给他，自己用双手端正一下配带的武具。

听得见震动着观音院整个建筑物的讽经声。勘助由大门进去，经过走廊，向曾是由布公主的起居间的内室走去。

屋子里有很多人，武田家的宿将老臣到齐。神主供在壁龛里，人们在壁龛左右排列着。

“你回来了啊，勘助！”

这是信玄的声音。

“是。”勘助匍伏回答。

“由布公主不会回来了，但我想勘助一定会回来的。”

“是。”

“你累了。去休息一下好了。”

勘助站起来，到崭新的佛坛前去烧上香，神主牌上写着：珠光院高安圣源圣女。

勘助从这儿退下后，便坐在信玄前面，本想向信玄道恼、说自己的悲痛，但是信玄没等勘助说出什么话，抢先开口，说：

“伊那那地方不太平静。”

“伊那!?去打他们。”

“上州的长野信浓长官、武州的太田入道都不好对付。”

“他们，也都要去打。”

“打?”。

“是的。凡是反抗将军您的，都把他们打垮。”

“那样，打谦信景虎就要稍微晚了吧。”

“不会晚的。先扫平伊那，再打上州，让武州归顺，然后立即去杀景虎。”

勘助说完，严肃地仰起脸，盯看着信玄。

“就在这三四年内，必须拿下景虎的首级。”

“三四年！？勘助，你够性急了啊。”

“将军也要这么样急，不然你的主意可成问题了。”

勘助说。信玄这回没有回答。他想，平定伊那，打败上州、打败武州，然后最后来打败宿敌景虎．这是今后若干年内勘助的生活准则．除这个准则之外，勘助不会有别的什么生活准则。他还想，恐怕自己也是同样的。

“勘助，你脸上又受了不少伤啊，究竟有多少处了？”

“我想，有三十六处吧。……将军今年多大岁数了？”

“把我的岁数都忘了，你可真老糊涂了。我不久就满三十六岁了，和你身上的伤一样哩。”

两个人的谈话只有在周围坐着的极少几位武将听到。讽经的声音把两人的声音压住并混到一起去了。这一年，也就是天文二十四年，在十月改元为弘治元年了。而这弘治元年现已经只剩下十五天了。

勘助退出后，来到套廊。湖岸上的篝火仍在炽烈地燃烧着。勘助在由布公主逝去后，觉得只好用打仗来打发今后的日子。而且，信玄对此表示同意，这使他很满足。

勘助沿着走廊往胜赖的房间走去。胜赖守了两个通宿的孝，所以十分疲乏，正在睡觉。勘助悄悄地走进屋去。

“谁？”

十岁的胜赖威严地问了一声，随着便坐了起来。真是有出息。

“是小人勘助。”

“噢，是老爷子。你还活着！”

“我不应该死。我必须活到少爷首战立功，在这以前死也不能瞑目的。”

“好说废话的老爷子还活着。我母亲去世了，所以我想老爷子也

死了。你反正活下来了，那么你不再活五年是不行的。”

“为什么？”

“那时候，我胜赖就十五岁了。我希望让你看到我首战立功。”

“噢！”

一股激烈的感动流过勘助的全身。

“我这老爷子，不，小人勘助……”

下面的话，他说不出来了。那激情象涨大潮时的潮头向他袭来。他眼前已浮现出首战立功的胜赖的形象了。首战告捷的胜赖的面庞，又换成他在十年前在高岛城第一次看到的那位少女的面庞。究竟谁是谁，勘助也分不清了。胜赖和由布公主的面庞，在勘助的头脑里混淆不清了。不觉得那已从人世上消失了的公主又在人世上复活了。

公主活着。公主在活着！他觉得，今后每天将都是血腥战争包围着他，而现在却有了一股夺目的光焰，不知从什么地方射进他的那种战争生活里。

十一

由布公主逝去的悲伤气氛还没有淡下来的弘治二年三月(1556年3月).信玄早已向伊那进军了。勘助也参加这次的进军。

在和木曾打仗时，还能使用马，可是这回可几乎使用不上马了。山下遥临天龙川的急湍流水，在削立的急陡的山腰上走过的山路上，几天来，部队只能鱼贯而行。还翻过几座不曾有人走过的荒山。

散在于伊那溪谷各处的小城，武田军都一个接一个地去攻打。在出兵半个月后，据报，越后国的谦信向川中岛挺进着。部队在天龙川较大的弯曲部上的宽阔的沙滩一角上，在十几家农户的小小村落里驻扎下来，然后立即就谦信向我方挺进问题，在驻地研究了对策。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去管他，先把伊那的各处城塞都拿下来。等谦信南下而来时，再从伊那撤回，以全军对付他好了。”

信玄说。信玄是有些精神不正常了。

“我也赞成这样。”

勘助说。勘助这话，使其他一些武将都感到意外。因为平常在这种场合，对有胆量的信玄进行劝谏、共同研究慎重的作战方式，总是勘助的任务。

饭富三郎兵卫昌景首先反对。

“如果是谦信以外的敌人，这样也行。然而，对于谦信，希望您能不采取这样态度。”

这位屡立战功的年轻武将说。伯耆国长官秋山睛近也支持饭富这种主张。

但是，信玄好象认为听到谦信出现便不敢扫平伊那而中途放弃是特别遗憾的事。

“那么，也好吧。”

他好象用这话想法敷衍一下。随着，信玄又问：

“勘助，你怎么认为？”

这时，勘助说：“饭富大人的话，我认为是极其正确的。我虽然和将军您的意见一致，但那是指没有人提出异议时而言的。而如有反对意见，那么我想这是必须重新考虑的。”

“那么，怎么办？”

“象饭富大人说的意见那样，我们就调动大军的一半向北信浓挺进迎敌吧。”

勘助说。他说的相当诚恳。只有在这一点上，勘助与信玄是不同的。

“谁向北信浓挺进迎敌。”

“那就得是将军您了。”

“我不愿意去。”信玄说。

“仅仅是向北信浓挺进一下，我不认为会打起来。”

“那一定是这样的。谦信知道是将军亲自迎战，他才不会来打哩。”

“我不愿意去。我希望让别的什么人去吧。”

“别人要是去了，那么就会打起仗来，那只会造成严重事态。还是希望将军您枉驾前往。”

勘助是这样想的：如果不往北信浓派出一兵一卒，那么就不派也好。但是假使调动军队的话，这领兵的统帅只能是信玄。

在阵地上的这次会议一开完，便留下一部分部队，其他人马由信玄带领向川中岛进发。勘助留在伊那继续进行攻城扫荡后方的作战。

果然象信玄预想的那样，在北信浓并没有揭开战端。谦信在善光寺拉开阵势不动，信玄在茶臼山摆下阵也按兵不动。对峙了一个多月，在五月一日，谦信退出阵地回越后去了。接着，信玄也收兵，又回到伊那。

信玄驻兵北信浓时，伊那的各地势力都经勘助之手平定。降的都得到赦免：不从的，一个不剩，全都杀掉了。

“不服从将军大人神威的人，在伊那国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勘助说。

“沟口、黑河口、小田切呢？”信玄问。

“都杀掉了。”

“宫田、松岛、砥野岛呢？”

“他们也斩首了。”

“羽生、稻部等人呢？”

“他们也一样。”

“斩了吗？”

“是。”

勘助的脸上毫无表情使信玄也都感到不快了。

“那么说，你不就是都给处决了吗？”

“因为他们都态度暧昧，所以我也就斩断了这些祸根。但是，归顺我们的人，我一个人也没损害。”

象勘助所说的，几倍于勘助所部的、为数甚多的伊那国降兵降将在天龙川的河滩上呈几十个斑点聚屯着。连信玄，带其他武将们都不能理解勘助以少数的兵力怎样一口气粉碎了一直与武田氏对抗的伊那国各各城寨。

武田军当夜在宽阔的河滩上举行了祝捷的酒宴。

秋山伯耆长官晴近作为管带二百五十名骑士的近卫大将，被任命

为伊那地方长官，驻守高远城。饭富三郎兵卫昌景任命为五百骑士的大将，春正弹正忠继承信州前锋高坂的姓氏，改为高坂弹正忠昌，作为四百五十名骑士的大将派到北信。于是秋山晴近控制伊那、高坂弹正忠控制谦信部队的这种布阵，就至此完成。

当夜很晚的时候，信玄和勘助在设置本营的一家农户的里间里谈起话来。

“那么，今后怎么办？”

“就去打上州吧。”

“武州呢？”

“好。也打武州。”

“会不会还有人反对呢？”

“我想不会有问题的。”

两个人不由地互相看了看。信玄心中高兴地笑了。可是勘助并没有笑。两个人互相看了一阵对方的眼睛。

“勘助，你可真会干啊。”突然信玄说。

“什么事会干？”

“攻打伊那时你勘助把这好差事挑去了。”

“那是不得已而为的。”

“这回我得出战了。让人家说三道四的，我可受不了。”

“不会有人说什么的，我也陪您出战。请您不要派我留守。”

两个人这时一块儿笑起来，但又同时停住了笑。因为，突然，由布公主已不在人间的这件事，就象从脚下吹起来的一阵风，同时袭击着两个人。

从那年秋天起，《风林火山》这面旌旗一直没在古府中停留过半年。武田的部队象饿虎求食一样寻找战机，向四处进军、打仗、获胜，然后回到古府中来。

信玄越过笛吹岭向上州进发，而在瓶尻一战打败了信浓长官长野的大军，这是弘治三年(1557年)的事。在这一仗刚刚打完时，又接到谦信向川中岛出动的报告，于是信玄便下令挥军向北信浓移动。

如同过去那几次一样，这一次，两军都互相避免进行决战，在对峙中过了从夏到秋的一段时间，等到谦信撤军时，信玄也收兵了。

弘治四年(1558年)又改元为永禄元年。这一年四月，谦信率兵八千进入信浓，在武田氏的势力范围的海野放了火。信玄当时在小室城.对此置之不理，而致力于城寨的补强工事。在两军彼此动静之中，有一种令人讨厌的沉静。在任何人的眼中，都感到甲斐和越后两家大军的大规模冲突已迫在眉睫。

八月，信玄出乎意外地接到将队义辉愿为甲斐越后两军和睦相处着想的密信。

“年年出兵与上衫谦信交战，境内更为不稳．此不仅使人民受苦而且……”

这样的话，在这封密信中，接连地写着。

信玄把这封信给勘助看。勘助马上问：

“您写了回信吗？”

“写了。”

“您是怎么写的？”

“在这儿。”

信玄把在高贵的白纸上写的一封长信拿给勘助看。这并不是写给将军义辉的回信，而是向户隐神社递呈的、希望能取得信浓地区的祈祷表文。信玄看来，没有比将军义辉写来的这封劝甲斐和越后和睦相处的信再滑稽、再无意义的事了。

而且从那封来信的结尾处有着“亦拟向谦信陈述此事”的字样看来，可以推测谦信处也投递了同样内容的密信。但是，谦信也没有任何反应。恐怕，谦信看来一定是认为没有比这事更滑稽的了。

第二年，即永禄二年二月下旬，又有作为将军义辉派来的使越后甲斐讲和的使者僧瑞林来到了甲斐。同样，据说，派到越后谦信那里去的是大馆晴光。信玄没说明确的话，简单地接待一阵便打发僧瑞林回去了。

在这件事情以后两个月，在四月初旬的夜里，突然勘助接到信玄的急请，时已深夜。勘助来到信玄的宅第，信玄笑容满面地说：

“刚刚接到报告说：谦信为了拜会将军义辉现在去京都的途中。”

信玄说完后身上微微地颤抖了。那心情是要不失时机地打进越后去。

“确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要尽可能地有效利用这一机会。但是，还不是决战的时期。”

勘助说。他一直认为与谦信进行决战的地点必须在北信的原野上。现在趁谦信不在越后而闯入那里，或许能重创谦信的兵力使之不能再起。但是，要致谦信于死，还是难的。

勘助说完这种想法后，信玄问：

“那么，这次机会要怎么利用？”

“派高坂昌信去扫清川中岛周围的敌人势力，然后，请让勘助筑一座城。只要筑成了城，什么时候迎击谦信，我想都能够进行决战。”

“城是必要的吗？”

“是必要的。我想沿犀川或沿千曲川的一处要害地区筑一座城。”

“是吗。那样的话，就那么办吧。”

信玄安静地说。他并没有问为什么需要筑城。

越后和甲斐两军的冲突只要是你死我活的死战，那么城这种东西，在作战上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必要。城，既不是据以出击的、也不是退下来后要进到里边去的地方。但是，勘助是想要一座城的。只要是牢固，小城也好。能收容二三百名兵力，那就是足够了。

到时候，武田军会打胜的。谦信军被打溃散后一定会要溜掉。这时要从城里派出少数新锐兵力向其侧面冲击。必须让这批新锐兵力置越后部于最后的死地。这样，这最后的立大功的部队的指挥者，必须不是别人，而只能是那天首次上阵的年轻的胜赖。

勘助是为了胜赖，为了胜赖的首次上阵才想要在要害之处有一座城池的。不知信玄是否知道这个意图，总之是采纳了勘助的话。

并且，当夜便向驻扎在北信浓的高坂昌信发出不失时机地向川中岛进发的命令。传令的快马一个接一个匆忙地从古府中城奔出。

当时驻在尼饰城的高坂昌信，根据命令，向信浓越后国境方面出动，一个一个地攻下一些城池；到五日，连越后部的前线据点高梨城也拿到手中了。

接到攻陷高梨城的战报后，勘助立即从古府中出发，向北信浓前进了。这是为了估足来日甲斐和越后两军的决战地而在那里先筑上一座城才去的。记不清往返走过几十次的甲斐信浓两国国境的高原地带上，勘助信马缓缓而行。过去，曾经一个人在这里纵马驰过，而现在是六十七岁的勘助了。他由二十几名武士守护着，时常让马停下来向周围山野的春天景色望去。

勘助不断地用小指塞进耳朵眼去，不断地耳鸣。他听来，这耳鸣象打仗时远处的喊杀声。

勘助到达上田后第二天，带领二十名随从人员，从上田沿千曲川走去。

当天在千曲川和犀川的汇合点处，与凯旋归来的高坂昌信在路上相遇。高坂命令部队驻扎在千曲川的河滩上。由两三名武士陪同，到勘助休息着的三角洲的一个边缘地点来了。勘助站起来迎接与晴信将军年岁相同的这位年轻武将。高坂昌信是一个身材短小、面部狭小、其风度颇为不扬的武人。

“老人家，辛苦了。”高坂用干瘪的声音说。

“将军您，这次建立奇功该是更辛苦了。”

勘助也用对等的礼节回答了对方的问候。这次，由于高坂昌信之手，北信浓一带土地，悉归武田氏所有了。

这两个人在那里并排坐在行军凳上。在不到四米的地方有犀川的水流过。河岸一带芦苇长得十分茂盛。而在这两个人坐着这片沙滩的另侧有千曲川流过，河宽与流量当比犀川多一倍。但是他们看不到千曲川那边。春天的阳光撒落在沙滩的白石头上，也照到犀川的深色的水波上，一片幽静闲逸的景象。

沉默寡言的两位武将间摆上了简单的酒宴。从旁看来，勘助和高坂好象父子似的。

勘助除了知道高坂昌信这年轻的武将有惊人的打仗本领以外，就

不再知道更多的情况了。不管在什么军事会议上，他都是不开口，谁看来都认为，说他寡言，莫如说他是一个没有自己意见的人。

而且，不管什么命令，他都恭谨接受，并完全执行，完成任务。这方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人们都信得过这位年轻的武将，但决不把他看成大人物，连信玄也是这种看法。当估计战斗将要棘手时，信玄就往往说：

“派高坂去吧。”

“派高坂去吧。”这句话是信玄的口头禅。在这个口头禅里，有八分信赖和二分轻蔑感。只要一派他去打仗，他高坂昌信就十分满足，就象是十分高兴的样子。现在，他作为与越后部队相对峙的第一线总指挥官，奉命驻扎在尼饰城。当然，除了高坂，还找不到可以完成这项重任的人物。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他被放在这样远又这样险的地方，便证明他并不作为参与信玄运筹的幕僚而被重视。

勘助对这位武将从以前就有好感。但，对于他的认识仍和其它一些人不相上下。勘助和那位不管多么长时间不说话也都根本不放在心上的武将的两个人的酒宴，气氛很欢快。他时而举杯让高坂昌信斟酒，然后喝下去。

这时，那位沉默寡言的武将突然开了腔：

“我有一点小事，想和您商量。”高坂昌信这样说着，同时把近旁侍立的武士们屏退开。

“什么事呢？”勘助仰起脸。

“我希望在离这儿三四里的地方有一座城。”

“说得好。”

勘助说着心中一惊。他这次出来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要物色一个可以筑一座小城的地点。

“你说要一座城吗？”

“是的。无论如何也要有一座城。关于筑城方面，我多少有点办法，如果可行，我希望得到您老人家的指挥来进行这项工作。”

“为什么需要一座城呢？”

勘助问。这时，高坂昌信慢慢地仰起脸盯着勘助。

“我看，与越后部队的决战，不管怎样，都会在这附近一带的。”

“说的极是。”

“从善光寺山到上田原……”

“对。”

“由犀川和千曲川所围成的这一带。”

“说的极是。”

“而打仗的时期，可以考虑是在今冬明春，至晚是后年春天。我想，这时间是够在这里筑城的。”

“在这次决战中为什么想到了要有一座城呢？”

“这个嘛，……”

高坂把话断开，又接着说。

“把胜赖少爷安置在城里，我想尽可能地支持一阵，来保全少爷的性命。武田家不能在这次战斗中被灭绝了后人。”

勘助自己也不知不觉地死死盯着高坂昌信，一言未发。

勘助为了安置胜赖也要一座城。可是，勘助所想的是把一切都估计为夺取胜利时的安排。那时候，这座城是插进败退下来的越后部队侧肋而置敌于死地的一支小部队的埋伏据点，是只有使胜赖藉以建立特勋意义的一座城。而高坂昌所想的则完全相反，他是从武田部队败北来估计的一种想法。

“你认为我们会被击败吗？”勘助问。

“十有八九，我方难以取胜。”高坂毫无畏惧地说。

“那么，什么理由呢？”

“那时候，打起仗来，不管对武田部队、还是对越后部队说来，都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的大仗。从敌我两方多年对峙考虑，从信玄将军和谦信两方主帅的性格考虑，都不会在打仗期间有一方先撤兵的。”

“那是当然。我勘助也是这么想。”

“一方能取胜，另一方要打败。如果败了……”

“那么能够考虑是我们败吗？”

“是的。”

“我们武田军能败！？”

“武田军没有打过苦战的经历。在这以前打仗总是打胜。以少数的兵力打败敌人大部队，以极小的牺牲杀伤大量敌人。可是，当与越后部队决战时，我认为，胜败的问题直到最后还没法估计。敌我双方都要损失大量的武士，阵地上也要乱上加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胜负问题。这时，作战能力已不起作用，是一对一拚死的战斗。由于是与那些迷信于一向宗*的教徒们进行的无休止的战斗，所以习惯于混战的越后军会取胜，而不习惯于混战的甲斐军会打败。”

高坂说完，便闭上口不说话了。这些话可能被认为不逊，但他能毫无畏惧地说出来，勘助认为是难能可贵的。

勘助默然地深思着。勘助觉得自己被一位自己从不太留意的年轻武将触及了痛处。这时高坂昌信又接着说了，仍然是低声、不振作的调子。

“如果说武田军打败了——这么说是应当回避的，但如果这样，无论将军大人、义信大人，他们的宝誉们都难免于一死的。少爷他，为了保持武田家的血统不致中断，必须活着。至少要把胜赖少爷救出来。我认为他一点也没有必要来负败战的责任。为了使胜赖少爷安全地逃避起来，无论如何也需要有一座能和敌人周旋一阵子的城池。”

“明白了。”

勘助斩钉截铁地说。接着高坂说：

“我不揣冒昧来照您所希望的那样协助您筑城吧。”

话到这儿以后，勘助一直沉默不语。勘助时而给高坂的酒杯斟酒，高坂也时而给勘助续酒。

武士们分成几个部分在宽敞的沙滩上扎了营。在所有部队的微小动作中，都可以感到凯旋归来途中的那种愉快与轻松。勘助觉得自从自己来到武田帐上任官以来，从今天这时起才第一次感到自己老了。他想，自己不如高坂昌信了。

高坂的话正指出武田部队的弱点。信玄将军虽然凭着巧妙的作战

*一向宗，是亲鸾所创立的、净土宗的一个支派。

到现在为止征服了四邻，而现在正是由于这样反而使自己处于危地。谁也没看出来，然而在高坂昌信的眼中，这个问题却看得清清楚楚。

高坂的话也刺痛了勘助本人。他在武田家的军队里直到今天担任着军师的职务，而高坂的话正是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他作为军师的失职。确实，在与谦信死战这方面，作战本身似乎没有了不起的意义。作为一个战术家，谦信是自成一家的。信玄和谦信在这一点上堪称不相上下。决定最后胜负的，是在混战中最后一兵的坚持能力问题。是决定于每个人是否能使对方致死的问题。象高坂所说的那样，也许信玄将军和嫡子义信都在战争中死去。勘助本人更不用说，其他老臣重臣也许都会无一幸免地曝尸于川中岛战场。

勘助迄今从没考虑过败战的问题。在任何场合下，都是只考虑胜利来着。那种自信，简直象附体的鬼怪离去了样，现在从这位六十七岁的老人身体上离去了。在和煦的春天和阳光下，勘助和高坂昌信的酒宴持续了一个钟头左右，两个人早已什么也不说了。

勘助和那里和高坂一起回尼饰城。勘助希望在更年轻些的武将身旁一起工作了。

勘助一回到古府中，就立即带领筑城所必需的人数，再次向北信浓出发。这是六月。

但是，勘助在半路上又不得不回来。据报：在谦信在京都的时候，奉命留守其居城春日山城的长屋政景已侵入原属武田势力范围的居隐。这样，由高坂昌信平定的北信浓地区又变为战场了。

七月中旬，勘助和信玄一起率领大军出古府中在小室城扎了营。这当儿，谦信已从京都回来，进了春日山城。越后和甲斐两军的冲突什么时候发生，已经再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不过，勘助并没有忘记高坂昌信的话，必须在两军冲突之前在北信浓的地方筑一座城。信玄希望把大营进一步移到小室，他认为这比留在古府中好。勘助劝阻了这个打算，因为，他怕这会刺激谦信。

第二年，即永禄三年(1560年)正月。信玄在古府中的将军府举行了新年的贺宴。武将们从各地赶来。在这个宴席上，信玄郑重地向家

臣们提出自己打算把大营移往小室的问题。当考虑到与谦信进行决战时，谁都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

勘助自己反对这样做。

“到时候当然不那样做是不行的。我以为请您再推迟一下为好。”

“推迟到什么时候呢？”

信玄问。由于这不是第一次，所以情绪很不好。

“推迟到把城筑好，三月份筑好的话，您就在三月把大营移到小室吧。我看这样好些。”

勘助说完再不听别人说什么了，第三者的意见，看来是赞成勘助老人的意见的。

到了这时候，高坂昌信也还是一言未发，默默地坐在那里。勘助看来，如果高坂如发言赞成自己的意见的话，那么便会得到极大的支持，但是高坂决不发表什么意见。

不过，军事会议开完，勘助来到走廊时，高坂从后面追上来，说：

“十分感谢您。”在这句话之后，便压低了声音，说：“有一个村落在松井，叫乡小渊。我想，在那地方筑城似乎合适，我希望您能去看看那地方。”

说完，高坂又接着说：“那地方是在千曲川岸上。”

“噢。”

“是完全利于防卫的地势。”

“对于进攻怎样？”

“嗯，我想，也许是不利的。”

“只要有利于防卫嘛……”

“是的，从防卫这一点说来，没有比这再好的了。”

“那么，就在那地方吧。”

两个人进行了那么简短的交谈，便分了手。

可是，那年从春到夏，越后部队不时地侵入北信浓，所以无暇筑城。勘助如果按个人意见来筑城的话，筑多少都能办得到。但他想和

高坂昌信研究，筑成一座充分听取了高坂的意见的城。可是，高坂昌信是一点时间也没有。

勘助曾两次到北信浓去察看了高坂说的松井地方的乡小渊部落。象高坂说的那样，从防卫方面考虑，有这样好地形的地方，还是难找到的。

那里是靠近千曲川的丘陵。从西北流来的千曲川，流过断崖的下部，对于川中岛方面呈一大屏障的地势。而且，丘陵的北方到东北方向，有金井山、扇平山、雨岩山等山峦重迭着，这又是天然的屏障。另外，在东方，也有奇妙山、掘切山、立石山等陡峭的群山，象一道屏风，阻拦着任何兵马的入侵，而且，经这里还可以通到小室。西方也是高地，只有西北一面是开放的，它隔千曲川向川中岛展开着。

勘助对于在这里筑城是没有异议的，只剩下等待这些小型战斗逐渐平静下来而高坂昌信有了时间之后了。勘助在视察这个地点时，想给这里筑起的城取名为梅津城。千曲川河水宛如大海滔滔流去，这座城当然要沿着这条河筑起来的。

这座海津城的动工，是在当年的九月。勘助打算昼夜兼程用三个月筑好，因为周围的形势十分紧张，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这样，按照预定，这座城于十一月竣工了。在内城和外廊之外，还营造了五个城楼。这座城由千曲川和护城河围绕着，护城河最窄的地方也有五丈宽。在城西北修起一座神社，奉迎了近乡的八幡宫神社的神主。

因为信玄命令筑城人勘助来给这座城命名，所以勘助便象当初考虑的那样，取名为"海津城"了。城一筑好，便立刻任命高坂昌信为守城官员暂替城主守城，让他从尼饰城移驻这里，而尼饰城由小山田备中长官进驻防守。

高坂昌信进驻梅津城那一天，前一个月已扎营于小室的信玄将军带领勘助来到了梅津城。高坂作为响导，信玄和勘助登上了西北角的瞭望塔楼。估定为越后和甲斐两军决战地的川中岛为中心的平原，在他们眼底展现着。犀川河缓慢而弯曲把这片平野分割成两半。

三个人各有不同的感慨，俯瞰了一阵子晚秋的平原。勘助十分明

白高坂昌信现在在看着什么。在高坂昌信的眼中所看到的平原一定决非是明快而晴朗的。

勘助本人则稍有不同。他在筑这座城的时候，虽然与高坂昌信有着相同的想法，可是，当城已筑好的现在，他可是有着不同的想法了。谦信对于这座城的意义是怎样想的，这方面的反应完全想不到竟开始使他十分关心起来。在面临着大战的时候，把城筑在这个地方，应该使谦信感到是具有某种意义的。在这里出现一座城，是使平原上的一草一木的意义都完全改变了。

勘助的眼中不觉流落出光芒，似乎在说，无论什么时候，他登上瞭望塔楼时总是如此的。他是想：必须打胜。

这时，突然信玄开了口。

“这是海内无与伦比的城啊！”

信玄静静地说。

“嗯？”

勘助反问道。

“在这里赏月一定很好啊，适于赏月呀。决定每年在这里开一次赏月的宴会怎么样？”

让他这一说，真的，从这座城上看到月明之夜的景色，想来一定是很美的。信玄想的是与打仗大相径庭的赏月的宴会，但勘助看来，信玄仍然是很靠得住的。

三个人各想各的：高坂昌信想的是败下来的部队的收容，勘助想的是无论如何也要打胜这场战争，而信玄想的是赏月的宴会。

十二

到了永禄四年(1561年)，谦信把与信玄决战的时期推迟，把矛头指向小田原的北条氏。正月，谦信在前线据点厩桥城，近处的关八州不用说，连远在奥羽的诸将也都请来参战了。

信玄在古府中一接到这份报告，便知道事态非同小可，马上下令部下各将士到海津城来聚会。

如果谦信杀败北条氏，显而易见：谦信的势力一举而成为好几倍。然后乘打倒北条氏的锐气，可以想见，谦信会马上驱兵闯进甲斐信浓来的。在这样形势下，作为武田氏就有必要把自己的兵力集结到信浓越后的国境上先把一把匕首插在越后的心脏部。

武田信玄一到达海津城，便确定部下将士的部署，摆好随时都可以向越后进击的阵式，按兵待机。对于北条氏，武田信玄派出了战。

谦信于三月十三日开始了对小田原城的总攻。那城以坚固的要塞而有名，而且守军善于防守，是难以攻破的。谦信停止冒险，三月末终于不得不解除围城调回大军。

在中途放弃小田原城围攻的谦信，显然是豁出自己的面子也要来与武田的兵力决一雌雄了。谦信在六月末，一回到守城春日山城，就让兵马休整。

勘助估计谦信向北信浓进军会在仲秋前后，因为，越后的部队出兵关东经过了十一个月，对于这个队伍说来，也要到仲秋时候的一段休整期。不过，估计决不会到过了年的。对于谦信说来，放弃围攻小国原是丢脸行动，为了恢复名誉，是刻不容缓了。

海津城守将高坂昌信得到谦信出兵的情报是八月十四日的夜里。据报，兵力约一万三千，已越过富仓岭、进入饭山，正在向川中岛方面进小部队作为援军。大部队是不能分割，甚至于留在古府中的守备部队都是小部队。武田氏的兵力悉数集结到北信浓一带来了。

三月，谦信将关东奥羽各地将领的兵力纠合在一起，以九万六千的大军，把北条氏围困在小田原城。信玄打算小田原城一被攻陷，立即不失时机地向越后进兵。在信玄的迄今为止的四十一年的生涯中，这是最为忙碌、最为不安的一个时期。

在这期间，勘助变得沉默寡言了，他只盼望小田原城不要被攻陷，因为小田原一被攻陷，则不管愿意不愿意，武田的兵力必须乘谦信越后一带空虚闯进去，而那时谦信则要闯进甲斐。——至于以后，形势会怎样发展下去，那是凭人的智慧判断不出来的。以后的事已是人的智慧无法逆料的了。不是凭作战计划也不是凭兵力，更不凭仗打

得漂亮与否，只有凭运气。武田信玄的才能、以及他的胆略，都是无力的。无需勘助，也无需高坂昌信了。

在这种状态下，勘助不想让信玄与谦信交战。

海津城背后的狼烟山上点起了告急的烽火。火柱冲向中天，火舌舔红了夜空。

安置在向南方延伸去的各个山头上，都一个接一个点起了狼烟：五里山、双树峰、腰越山、长久保山、和田岭——遥遥相望地传往甲斐国，在各个山顶上，火柱相继地燃起。似与此相呼应，骑马的武士，每两三骑一组，从梅津城的城门驰出到漆黑的夜色里。

信玄由狼烟知道情况紧急的，是在十八日的夜里。由最初的急使知道敌人兵力的，是十十六日的早上。在急使到达时，在古府中的城下，已挤满了待命出发的武士。

从这一天起，一共用了三天，部队分成几部分由城下出发了，信玄率领的主力部队出动在最后的十八日。

勘助参加到最先头的部队，在最先离开了古府中，自从天文十二年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起，已流逝了近二十年的岁月。勘助认为自己决不会活着再次踏上这块土地了。胜败完全不能预料，但是他象高坂昌信说的那样，并不认为能败。必须把胜利让信玄得到，无论如何不能不打胜。

但是，不知为什么不想自己活着再次踏上这块土地。只要在这次的打仗中不死，在别的战争中也不认为自己能死。他觉得要活到永远永远。然而，人总有一死的。这样，他觉得自己的这“一死”，仍然象似要在这次的打仗里。现在，这次仗，就是要结束自己的寿命，才朝自己一点点逼近着。他就是这种心情。

勘助离开指向北信浓前进着的部队，带领五人随从人员，朝诹访的高岛城走去。由于信玄的本队离开古府中是在两天以后，所以勘助想要在这两天里干完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到观音院丘陵上的由布公主的坟上去上坟；另一件事就是迎接胜赖。迎接胜赖当然不是勘助一个人的安排。信玄也赞成选定这次与谦信交战作为胜赖首战的舞台。

勘助一到诹访便碰上了为了与来自古府中的本队合到一起而陆续

进发着的部队。勘助通过这支走在最前的部队的武将，得知胜赖在大约半年前到伊那去了。伊那的郡长官是秋山信友，驻守着高远城。这样，胜赖关于此次告急一定在高远城听到了，因此估计他会随秋山晴近一起开拔到前线去了。

勘助认为今明两天秋山的部队定会走过这同一条大道。因此，在这儿迎接胜赖便可以了。勘助想要对胜赖的首战尽一切力量协助。他觉得如果不是自己陪着他到大战的战场去，便觉得放心不下。

勘助便没有下马向高岛城走去。但是虽然进到高岛城下，但并没进城里去。明知道胜赖不在那里，也就没有必要到那因准备出动而极为混乱的城里去了。勘助从城门前走过，便仍骑着马沿诹访湖岸走去。勘助领先，主从六骑如同心里商量好了似地都屈着身子顶着风驱马急驰着。太阳已快落了，太阳的余晖使湖面上荡漾着一片黄锈般的颜色。

勘助不时地停住了马，一个劲地驱驰是很苦的。从前在这条道上不知道跑过了多少次，但是在半路上停住马的事，是很少有的。还是岁数老了、身体衰弱了，这是没办法逞强的。停下马，便觉得风吹到面颊上发凉，这是秋天的风了。

由布公主的坟墓，在她生前住得很久、并在那里死去的观音院的丘陵当中。从由布公主逝去，不觉已过了五年多的岁月。

勘助让随从人员在墙外等候，自己便单身一人进到墓所去了。就象由布公主本人端坐在那里似地，他跪在墓碑前喊道：

“公主！”他嘟嘟囔囔地接着说：

“公主，久违了。这一年总是在打仗中过日子，没想到这么久没来问候了。您一定是很寂寞了吧。但是，现在请你高兴吧。终于来到了将军大人与谦信决一雌雄的、盼望已久的日子。请你在九泉之下看看是谦信打胜，还是将军大人打胜，将军大人怎么能不打胜呢？公主，您真是爱将军大人啊。公主所爱的将军大人怎么能不打胜仗呢？将军大人号令天下的日子迫在目前了。我正是为了这次的大战才活到今天的。如果不是为了这个，我为什么这样活到今天呢？勘助早已死去多时了。在公主逝世的那天——弘治元年十一月，我便陪同着公主

了。啊，那一天真是一个冷天啊。您在那么一天逝去的，您一定是很冷的。”

勘助连着说。说起头来，便总打不断了。话，一句接一句从他咀里冒出来。

勘助突然扬起脸来，因为他听到风传来了马蹄的响声。这大概是从高岛城出发的马队的蹄声，看来是那蹄声经湖面传过来的。

“我还有一件必须报告给您的事，那就是胜赖少爷的初战，就是十六岁的胜赖少爷的初战的事。名门諏访家的血统，胜赖少爷当之无愧地继承下来了。公主您也操了不少心受了不少苦啊。那下雪的一天，您从高岛城跑出去可把勘助我担心坏了。那时的一切，简直象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但是，时至今日，公主您也该高兴了。这回諏访世家的血统……”

勘助说到这儿，一下子闭上了口。因为他好象突然听到了由布公主的那种特有的清彻的笑声。

“您笑什么？”

这时，听到的不是笑声，显然是可以认为啜泣的声音。

“公主，您是在哭吗？”

勘助环视周围站了起来。不觉黄昏的微暗越来越深地渗过来，要笼罩住由布公主的墓碑了。

“公主！”

但是，这回除从丘陵下刮上来风外，什么声音也已经听不见了。

勘助在原地一动不动地呆立着。想：由布公主对于这次要打的仗是怎样想着呢？刚才自己听到的声音是由布公主的笑声呢、还是哭声？公主在高兴、还是在悲伤？勘助以不能平静的心情呆立着。直到刚才他只是认定自己今天的报告一定会使地下的由布公主悦纳的。可是，现在有点不能那么斩钉截铁地认为了。

由布公主的那种冷冰冰的、隐约有些讽刺的笑声，是意味着什么呢？不，那也许不是笑声。如果说不是笑声，那么仍然是啜泣的声音吗？如果说是啜泣，那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正在这时候，“报告！”

有一个随从人员从墙外向勘助喊。看不到身影，黄昏已经把他完全隐没起来了。

勘助似乎注意看的样子，把脸转向墙外。

“什么事？”

“这个山岗下面，现在有大部队通过，我想从木曾来的部队不会从这里通过。这样，我认为恐怕就是伊那高远的秋山老爷的大军。”

部下知道勘助想去迎接在伊那部队中的胜赖。

“什么？伊那部队？”

如果说是伊那部队，勘助认为还有点过早。所以他命令立即去查清。果然一时由于风势而不曾听清的众多的马蹄声又听清了。而且，这声音是从非常近处传来的。毫无疑问，部队正在从这个丘陵的脚下通过着。

不一会儿，部下回来了。

“还是高远的秋山晴近老爷的部队。”

勘助听到后，马上离开由布公主的墓所，走出来。这时部下也跟着从山岗上下来了。

秋山的部队默默地继续着强行军，由散在的马队两侧护卫着的长长的徒步部队绵绵不断地走着。不消说，这是照古府中急使发来的命令而向北信浓急奔的部队。

“秋山老爷在什么地方？”

勘助驱马走走停停，在部队的卸接处都要问问这支部队的总司令官秋山晴近的所在。然而，谁也不知道。有人说在先头部队，也有人说在后部。勘助只顾向前驱马。

“秋山老爷在哪？”

勘助时常这样喊着，又驱马前进了。

月亮不到半夜不会出来，因而周围很黑很黑，左边湖面尚看到些晦暗的光，此外什么也看不见。

“秋山老爷在哪？”

当勘助喊了几十回的时候，有一个嫩稚的声音，在勘助背后传

来：

“是勘助吗？”勘助勒住了马。

“是胜赖少爷吗？是少将军吗？”

“是我。你是勘助吗？”

“噢！”

激动使勘助的声音颤抖了。这时，有一个骑马的武士离开部队来到勘助身旁。

“是老人家您啊。”

“是的，我在找您。”

“勘助，入列！”

“是。”

“一边说话一边走吧。”

胜赖立刻进入队列，勘助也跟在后面。

胜赖用多少兴奋的、得意声音说：

“我带领着五十名骑马武士。”

“那太好了！”勘助说。

勘助想，并不是带领着五十名骑马武士，而是说由五十名骑马武士保护着才是正确的说法吧。这时，他勘助也被那连自己也控制不了的心情所左右着，说：

“您必须带领这五十名骑马武士进驻高岛城。”

“什么话？”

“您在作为首战去参加战斗还早。必须再等上一年。”

“真是胡说，我胜赖不愿意听。”

这是十分坚定的年轻人的声音。

“不，这是令尊的、也是将军大人的命令。勘助正是为了传达这个命令才专程到这地方来的。”

“是我父亲的？……”

“是，是将军大人的严格的指示。”

“我要郑重其事地去向父亲大人去请求让我试试。”

“不，那可不行。从将军大人的性格看来，只要说出来，我想，

他也不会再答应你的请求的。一年，这就是要您等待的。”

虽然有些苛刻，但勘助却斩钉截铁地说了，对于突然阻止胜赖出阵首战的这种心情，他自己也觉得怪。不过，他觉得，这事还是这样好。话一说完，便觉得有一种轻松地放下心的感觉。

勘助对于让胜赖去参加这次打仗，突然胆怯起来，奇怪的是感到没有什么自信，这是到由布公主的坟上回来以后的心情变化。好象觉得由布公主在九泉之下是未必愿意让胜赖这次出战。用不着把年轻的武士送上这次这样危险的大战中去。对于武田信玄将军，想尽办法去说，一定会遮掩过去的。

一来到高岛城下，勘助和胜赖让他的部下离开队列，两个人走进城门里去。在城内的篝火的光照下看来，胜赖脸色苍白，嘴闭成一字闭得紧紧。一眼看得出他被一股激情袭击着，这是由布公主生气时的面部形象的翻版。

“比起作为五十名骑士的首领出战，怎么能比作为伊那高远的城主率领两千部队出战更好呢。我勘助拼上老命也要在这一年以内请求将军大人把少将军您扶上伊那郡长官的地位。逝世的令堂大人的想法，也是这样的。”

无论说什么，胜赖也不答话。勘助不管这些，把胜赖带到城里的内院，便说：

“这个城，就托付给您了。好吧？那么，我勘助就此告辞。”

勘助觉得久留是无益的，便向城门返身回去。这时突然在二门前庭处有一个女人的声音：

“勘助！”

这是于琴公主，她半面脸在篝火的光照下，在那里站着。

“哎呀，没想到，是于琴公主！”

“路上小心点走啊。”

勘助行了个礼从她前面走过去，但又马上返回来了。他下了马，说：

“今后，我希望您能助胜赖少爷一膀之力。这次的交战，胜败还难说，如果万一的时候，希望您帮助胜赖少爷……”

“您突然怎么说起这样话来了？”

于琴公主似乎惊讶地说。接着又说：

“我自己是什么力量也没有，只有两个小公主和一个少爷信盛。信盛也十二岁了。我想他会象您从前说过的那样成为胜赖少爷的有力助手的。”

“那么，我就放心了。我勘助可以无后顾之忧去打仗了。”

勘助说完，便又上了马。

出了高岛城，他已经没有挂在心上的事了。什么时候都可以死了。不过，在死以前，他想，如果可能，要亲手砍下谦信的脑袋。

武田信玄将军的本队一万人，按预定，在十八日离开古府中出发，二十日过大门岭，又把南信浓的部队三千人加进来，二十一日到达腰越，当夜在上田宿营。

从海津城来的急使接连着到来。信玄得知谦信完全出乎估计之外，竟然渡过千曲川，在梅津城附近的妻女山上树立起帅旗。这只能说完全无所畏惧的行动。挟千曲川与梅津城相峙来摆下战阵，这是常规的战法，但是谦信却渡过千曲川，采取了断了自己退路的形式。

信玄在上田又把北信浓各城寨的兵力五千加进来，已成为总兵力的一万八千的大军了。

信玄在二十三日离上田进发，二十四日拂晓渡千曲川，与妻女山的谦信大军相对峙摆下了阵势。这样，连续着令人不快的无风状态过了五天。

二十九日，信玄再次渡过千曲川，将全军开进海津城。

妻女山的谦信大军和海津城的信玄大军一直相对峙着，进入了九月。晚秋天气突然充满山野，阳光淡而显得有点冷。九月九日重阳节，梅津城的将士在城中心附近集会，在那里开了庆祝的宴会。由于是在战场上的宴会，来开会的都带着兵器。话题是什么时候进攻妻女山的谦信军。

“我们将近两万的大军，与此相比，敌方一万三千。我们倾城出动后浪拥前浪地平推，从人数上我们也一定会胜利的。而且，仗打得

时间拖久，从士气上说，又会怎么样呢？”

饭富兵部说。这正是饭富所一贯主张的正攻法的议论。秋山睛近、高坂弹正忠也是相同的意见。

“勘助是怎么个看法？”信玄问。

勘助只回答说：“是。”

别的再什么也没有说。勘助现在只知道武田军只要呆在这座城里，就绝对不会败的。海津城是他自己指挥筑起的绝对不败的、利于防守的城。只要呆在这里就不会败的，只有这一点是他所明白的唯一事情。说真话，那以外的事，他是什么也不知道。如果出城去攻打妻女山，也许会打胜，也许会败仗。

“饭富大人的意见是极对的。确实是也许会打胜，但相反也同样确实，也许会打败。”勘助说。

“那倒是真的。”信玄笑了。

信玄看来，勘助在这次大战中，对于作战慎重到胆小的程度，是很可笑的。好容易过了千曲川在对岸摆下阵势，又收兵进到海津城来，完全是勘助提议而坚持的。

“那么，为了打胜仗，得怎么办？”

“要等敌方开始动作。根据敌方动作如何我方再决定怎么作战。我们如先于他们动作的话，他们妻女山的军队会根据我方动作而动作的。我认为那样不合算。”

“那么说，要等对方动作，一直等下去吗？”

信玄仍然笑着说。信玄总是同情勘助和庇护他。勘助的想法不一定与信玄的想法一致，但是信玄宁肯自己牺牲掉也要尽量尊重老军师的意见。信玄想在这次与谦信的一战中，让一直尝遍了一切辛酸的这位部下，享有最后的一次荣誉。

当夜，退回驻地勘助接待了高坂昌信的来访，他说：

“我有事想要说给您老人家。”

“什么事呢？”

“不是别的，我看，最近一两天我们要全军出城去攻打妻女山了。”

“不错。”

“将军大人他，我看，也有这个意思了。”

“嗯。那又怎么样？”

“饭富、高坂两位不用说，几乎全部官员都有这个意思了。”

“那么，您呢？”

“我嘛，我也不反对。在川中岛挟着千曲川来进行大战的话又当别论，在目前的状况下，我方人数上的优势，我看不一定起决定作用。”

勘助默然考虑着。有名的而且举足轻重的打仗行家都是这么说，他想未必会错。但是，他没有定会胜利的绝对自信。他想这种绝对自信是谁也不会有的。哪怕有一点点不明确，而把武田家的命运作为赌注押到这模模糊糊的不明确的前景上，那怎么行呢？

“如果您高坂大人也是那么想的，那么我勘助也来认真而全面地想一想吧。不过我想，先见一见将军大人，听听他的意见。

勘助脸色有点苍白地说。他把高坂昌信打发走后，立刻来到信玄将军那里。

信玄一看到勘助，便冷丁地说：

“你已经听到了吗？”

“将军大人也确实想由我们来先发动这场军事行动吗？”

“是呀。”

“理由呢？”

“你可真说得深奥。不需要什么理由，我冷丁想要主动开仗了。”

“您的这种说法，我勘助不理解。”

“不过，这是真话。不是说‘您想要去打仗，那么您就去打好了’吗？”

信玄是模仿一个人的口吻，说完后便大声笑起来。

“嗯？”勘助扬起脸。

“您想要去打仗，那么您就去打好了”——勘助也在嘴里嘟囔着这毫无疑问是由布公主过去说过的话。

勘助的视线一直没离开信玄的脸。

“我这次到由布公主的坟上去上坟去了。”

“哦，是吗。”接着说，“听说你把胜赖也带到高岛城来，让他住在那里了，是吗？”

“您听说了吗？”

“这样的事，马上就能听到。”

“根据我勘助的想法，让胜赖少爷的初次出战推迟一年了。”

“为什么推迟了？”

“这次打仗是一次艰苦的仗。如果，事出万一……”

“嗯。安排得如此周到，你为什么还要那么慎重？再无需担心了嘛。胜赖会平安无事的！”

“是。”

“由布公主也放了心才让我去打的。她说，您想要去打仗的话……’。”

信玄这次也模仿由布公主的口吻，也和刚才一样，大声笑了。

当时，勘助感到自己全身都一股股涌起来勇气。勘助也和信玄一样，觉得听到了由布公主的话。

“将军大人”勘助探出身子说，“如果进攻，就要把军队分成两部分。用一队人马从山上袭击妻女山，另一队人马渡千曲川在川中岛摆下阵势。由于越后的军队受到来自山上的部队的攻击，一定会放弃妻女山的阵地渡千曲川的，到那时候，我们在川中岛埋伏待机的部队，立即制敌于死地。”

“嗯。那么，什么时候为好？”

“我看，越早越好。”

“明天夜里吗？”

“不。”

“后天夜里吗？”

“如果下了决心，那么就定为今夜。因为今夜的话，这机密不会外泄。目前知道此事的，只有将军大人和我。”

“也许由布公主也知道。”

信玄这时已经站起来了。然后，不知为了什么要从屋子走出去的

样子，但马上又转过身来，问：

"奔袭妻女山的部队派谁去？"

"高坂去怎样？"

"好吧。"

"派多少人？"

"派一万二。把这支部队置于高坂的指挥下，令其深夜出城。饭富、高坂、真田、小山田等人的部队，都划入这支先遣部队。现在到深夜还有两个小时。"

"剩下来的，只有八千了啊。"

"这支八千八的部队由将军您率领，在拂晓前过千曲川在川中岛摆下阵。山县，六山，内藤，再加上信繁少爷，逍遥轩殿下，都编入这个主队。正好月牙过了半夜才上来，先遣部队正好行动。早晨雾又重，对于主队的移动也是十分方便的。"

勘助说完，便退出信玄帐前。

随后不久，城内所有的广场上挤满了出战的武士。任何人都严禁说话，所以在漆黑的夜里只有兵器的轻轻碰撞声和马蹄声令人不快地听到耳朵里。

高坂昌信所率领的一万两千名大部队为了在卯时(早晨六点钟)袭击妻女山的谦信的阵地，深夜出城攀登上丘陵地的陡坡的时候，月牙刚刚上来。

高坂昌信骑着马来到勘助这里。

"老人家，我先走一步，出城去了。"

他只说了这样简短的一句。由于黑，勘助只听出是高坂的声音。

"祝您建立武功！"

"也祝您建立武功，老人家！"

高坂的马，立即远去了。一万两千人的部队出城，用了很长的时间。先遣部队的大批人马出城后，城里突然静悄悄的了。勘助在西南的了望塔下的广场上，率领少数部下，等着本队出动的时刻。再过两个小时，这个海津城里该没有一兵一卒了。

勘助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在天文十二年第一次来到武田帐下以

来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的岁月。占满这么长岁月的，只有一次又一次的大仗小仗。除了打仗，没有别的。如果大大小小的石头滚动着那样，一次又一次的打仗在这二十年的岁月中滚过。

在宣时(早晨四点钟)，作为本军的先锋，山县昌景的部队出城了。接着就按六山伊豆、武田信繁、内藤修理的顺序，将士先后从城里开出去了。

勘助跟随信玄的本军最后离开海津城。在走出城门的时候，回头一看，空荡的无人城在漆黑的夜里，静坐着。天的一方微明，地上连一尺也看不出去，一片黝黑。任何人的眼中，那座城只是一个黑黑的一团。但是，对于勘助说来，那城的轮廓就象白昼一样看得一清二楚。城中心，城里，五个城楼都清楚地在各自的地方。因为这是他亲手造的城。

在广濑渡过千曲川。平原上笼罩着浓雾。武田的本军钻进这浓雾底下，逐渐向宽展开成为横队。信玄的本营扎在八幡原。“风林火山”的旌旗领先，在浓雾中矗立着几十面旌旗。

十三

高坂昌信所率领的坚甲的先遣部队一万两千名精兵，从山上俯冲下来插入谦信的阵营妻女山的时刻，估定在早晨六点钟。

信玄在八幡原布阵后，不断地派出哨探，让他们注意妻女山的方向。雾依然很浓，眼前看不出去五尺，但是突入妻女山的我方大军进行袭击时的喊杀声，定会传到这里的。

这样，在听到这样喊杀声后不到两小时之内，谦信的部队一定会开始溃逃，渡千曲川而向这一方面移动。到那时，在这埋伏着的武田部队的本军，看准这个目标要一举奔袭过去。信玄和勘助都认为拿下敌总师谦信的首级，只是时间问题了。

“还没有动静吗？”

信玄已经多次催促哨探的来报了，勘助在离信玄不到五尺的地方在折叠凳上坐着。

哨探的武士不时象从雾底下钻出来一样，露出了身影。

“妻女山方向尚无任何异样。不知是什么火光，仅仅有三处小小的火光。”

哨探的这样报告，一个接一个由勘助向信玄转报。

“先遣部队的攻击，由于雾浓，好象稍稍晚了些。不管怎样，这么大的雾……”

勘助说到这里，信玄说：

“这一带也是很少见的雾。雾浓的话，对于我方是否有利呢？”

“那是自然喽。也许正是诹访的神明保佑哩。”

“对于我们有利的，对于敌人不也是有利吗？”

“是的。如果敌人也一直准备着攻击的时候。”

勘助刚说完，突然自己也不知不觉地从座凳上站起来，说：

“勘助我到那里去探看一下。”

说完，勘助自己过八幡原的佤佤台地向耕地方向走下去。

雾开始缓缓地移动了。在浓雾中，那松树的枝干已可以模糊地看到，又忽而被雾遮掩起来。勘助走上三两丈，便停上一停。完全象感到有什么在浓雾中泳动着，但不知道前方有什么泳动。尽管这样，勘助仍然一意地走着。常常碰到正面的大树，绊到树墩子上。

勘助被剧烈的不安所笼罩着。现在深深地把他包围着的不是浓雾，而是坐立不安的心情了。我方现在正等待着拿下敌帅谦信首级的那一瞬间。但是就不能想象谦信也在这浓雾中虎视耽耽地等待他自己胜利的瞬间吗？不会有这样的事吗？有这样倒霉的事，那还了得！但是，这种不安是怎么回事？那浓雾落在皮肤上传到自己心里所引起的这种不安，是怎么回事呢？

突然，勘助停下了脚步，大喝一声：

“什么人！”

他听到就在近旁有人骑马盘旋着的碎细的马蹄声。

对方大声喊一个口令：

“风！”

“山！”勘助回答了口令。

“退下！”

可是，突然，在山本勘助面前，有一个骑马的武士从浓雾中出来。

“我是山本勘助。你是哨探吗？”

“是。”那马高高地抬起两只前腿。

“急报。在此处前方的耕地里埋伏着几百名骑马的武士。”

“是我方的吗？”勘助一口气问着。

“我认为是我方的，但是放不下心。”

以八幡原为中心，我方已完成了左右两翼的布阵。但是，尽管可能从八幡原向后退的情况，但首先绝对不能有向前突进的情况。这样，这里的前方该是没有一兵一卒才对哩。

“好吧，去吧。”

勘助一面说着，自己也急速向信玄所在的本营跑去。浓雾从这时起便以急剧的速度开始散去。右面左面都能看得出树梢了，树根也看得清了。

勘助回到本营时，包围着本营的无数旌旗象在薄薄的纱幕后一样，已看得清了。这薄薄的绢纱一点点地拉起来了。

“将军大人！”

堪助喊他的时候，信玄说：

“妻女山那方面怎样？”

“事出万一，妻女山也许是摆下的空城。”

“什么！”信玄站了起来。

“在前方的浓雾中，也许有谦信在那里。”

“瞎猜！”

但说完后，又说：

“那怎么办？”连信玄也用震颤的声音喊起来。

不一会。摆下开战队形的号声开始低低地响起。与号声同时，一匹探马，接着两匹探马，三匹探马，跑了过来。

“大军在离这儿几百公尺处摆下了阵，要从右翼开始移动了。”一个探马说。

"左翼的马队在东方开始展开了"第二个探马说。最后那人又说：

"前面的部队看来是越后部队。兵力估定为一万几千名。"

说到这，西方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雾不知不觉地要散了。散在于大平原上的低低的山岗、松树、耕地、道路、密集的房屋、河流——都简直象从下面咕嘟咕嘟昌出来一样，一个接一个看得清了。

勘助看见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算是世界上可怕的事情。几百人的、不，几千人的骑马武士集团，呈贯穿平原的三条带子的队形，现在正以信玄和勘助所在的八幡原为目标奔杀过来了。勘助不觉屏住了气。敌人的进攻势派简直是漂亮得令人看不够了。

又一瞬间，我方阵营里也喊起了杀声。那是左翼的武田信繁的部队。这支部队向大约七百骑一路杀来的、在平原上形成的一条带子的敌人迎去。

"将军大人！"勘助说，"作战布置失误，我们陷在意想不到处境了。"

"我们会打胜吗？"

信玄还满沉着地说。

"我们必须打胜。"

"打不胜就要丧命。"

"丧命不算，更对不起祖宗。"

"死，我不愿意。我一定活着。"

信玄说这话简直只能让人认为是笑话；随着，他微微地自已笑了，是满不在乎的笑。他立刻又说：

"勘助，这个仗，在高坂的先遣部队到达目的地前，会是一场苦战。你可别在苦战中战死啊。"

"将军大人更要保重！"

勘助说。他也是这样想的。武田阵营中善战的部队——高坂、饭富、马场、小山田等部队，悉数编进奔袭妻女山敌阵的先遣部队，不在这儿的战场上。胜利完全取决于他们这一万两千人的大军什么时候

能参加到战场上来。只要我坚持等到那时候，胜利就会是我们的。无论如何，在那时候到来之前，是不能让信玄战死的。勘助想直到最后决不离开信玄左右。

到处都喊起杀声。中央的山县三郎兵卫的部队，右翼的内藤修理亮、诸角丰后守的部队都比左翼的武田信繁部队的出击稍晚一些，正在向敌人大军中插将进去。

勘助从没有想到长年以来在头脑中描绘着的与谦信决战是在这样艰苦情况下展开的。但是，这场决战将作为现实在他眼前展开了。

雾完全散去。大地被浓雾洗过，今天是一个宁静的秋日早晨。信玄贴身穿着绯红色法衣红得刺眼。信玄在法衣上又穿上带有黑带子的铠甲、戴着诹访法性的头盔，坐在折叠凳上。他身旁站着勘助，头上作法师装束，上面还缠有白布头圈，他也穿着黑带子铠甲。

喊杀声急剧地高涨起来，军马悲痛的嘶鸣裂人心腑地一时响起。两军的先锋现已接触交锋了。

从战争揭开序幕起，武田部队就是苦战着，从兵力上说也不均等，而且作战安排的失误也大大地影响了士气。不管怎么说，武田部队只能处于受越后部队奔袭的挨打地位了。

必须打胜。为了打胜仗必须能支持住这种颓势，等到我方先遣部队的一万两千名士兵加入这一战线。勘助只是一心想着这个。目前没有强行修改作战计划的余地，是只有白刃战来解决问题的阶段了，是两股力量的互相角逐。这次作战计划，勘助竟上了谦信的将计就计的大当了。

“信繁怎么样？”

信玄并没把视线投向战线。他半闭着眼，用可以说比正常缓慢的口吻说着。

“还没到崩溃的程度。”

“噢，还挺能坚持哩！”

信玄说。他这种说话的神情，勘助听来感到温暖。信繁的苦战，从勘助这里也看得很清楚。只有七百兵力正在受到数倍之敌的消耗，

敌人推过来，又被推回去，现在正在受到敌人的推压。

勘助想，马上就该危险了，因为敌人的新调来的大军来到前方。几乎与此同时，迄今一直艰苦坚持对抗着的信繁部队，忽地崩溃下来，一经崩溃，正因为人数少，就越发惨了。象雪崩一样涌过来的敌人的大军，一下子便把信繁部队吞没了。

这时，山县三郎兵卫的部队一千名将士，从侧面杀过来，猛冲猛插要把敌人分割成两半。这是令人痛快的猛烈的进攻。

“信繁大人的部队崩溃了，接替的……”

刚刚说到这儿，信玄便说：

“该是山县了。”

“是的。”

“这一方面先就这样吧。右翼呢？”

右翼是诸角部队在苦战着。”

“还在坚持着吗？”

“内藤部队正在向右迂回，胜败都难以判定。”

来报武田信繁战死，是在说完这话不久的时候：

“信繁大人战死！”

来报的武士所骑的战马前腿折断，所以手里还擎着战刀，一个筋斗向前倒栽下来。

“信繁大人，战死！”

他站起来又喊了一声，又向前栽倒了。

勘助走到跟前把这个武士扶起，用腿顶住他前胸，一支一支地往下拔箭。有三丈箭射进他的胸部，武士断了气。勘助想：信繁也是这样以二十七岁的生命战死在疆场上的吧？

“信繁战死了吗？真是不幸的人！”信玄说。

“这都怪我。”

勘助道了歉。一切事情，现在勘助都觉得自己有责任。

“勘助，我只是说信繁是不幸的。要争取今天午后三点钟来祝捷啊。”

“是。”

勘助抬不起头来了。这是信玄宽容自己呢？还是信玄将军真的确信自己的最后胜利？关于作战计划的失策，他没有任何责怪的话。勘助全身充满激情，他愿意为信玄去做任何事情，可惜的是生命只有一个。勘助跨上菊花青的战马，从八幡原的阵地向四方看去。

现在战线已是犬牙交错、各处都展开着死斗。秋阳冰冷地落满平原，大地可以说沉浸在深重的忧郁之中。而且，到处可以看到的刀光剑影也是十分静肃的。

勘助多次地想：如果高坂在这里，如果马场在这里，如果饭富在这里，那该多好啊。以骑马长枪驰名的坚甲精兵，只是由于他自己的作战安排而远远地脱离开这个战线的。

接替败退下去的武田信繁部队来到前线的山县部队，从左翼到中央这一宽阔的战线上，很长时间一直保持着攻势，这支部队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处于守势，只能一步一步后退了。

在这样形势下，在右翼，诸角丰后长官在混战中战死。主将战死，右翼方面曾经动摇。勘助在得知诸角丰后长官战死的同时，便预感到八幡原这里会变为战场。由于右翼的败退，目前，八幡原的本营前面失掉屏障而直接与第一线相连接上了。

"将军大人！"

勘助喊信玄时，信玄好象也注意到这一非常严重的形势，便说：

"谦信的本营一定会向这里进攻的吧。"

"一定会的。"

"如果是那样，我们能支持两个小时吗？"

"我们必须支持。"

"如能支持，我们就能胜利。争取到胜利，要到高坂的先遣部队迂回到敌人的背后的时候。"

"正是如此。"

勘助把传令兵派到各处去。必须固守八幡原。本营只有一千八百名兵力。左翼的预备军原集人和武田逍遥轩共一千名，加上右翼的预备军武田义信和望月甚八郎的八百名，都调到前面来了。这些武力，就是武田全军参加到战斗了。

勘助不久便听到振撼天地喊杀声。看到敌军的本营三千，离这儿几百米的高地方向我杀来。完全象估计到的那样。

信玄这才第一次挥动指挥权标——军扇。这是下令本营全员出八幡原迎头痛击敌人的。

“将军大人，请上马。”

在慌乱中，勘助喊信玄。

信玄仍然坐在折叠凳上，只是摇着头。使人感到象一个武士俑一样一点儿也不动。

“我出阵去。”

勘助打算自己亲临阵前。

“先遣部队还没到吗？”

“还没有。”

“好吧，你去吧。”

信玄说。处于旁地的年轻武将，两眼闪闪发光。

勘助在台地上骑着马猛猛兜了一个圈子，向广阔的平原望去。仍然看不到一个士兵。高坂怎么样？马场怎么了！绝望渐渐占据着勘助的心了。

勘助让部下二百名当地待机，把自己的本队作为信玄的最后后盾，等待出到前线的时机。

乱箭一个一个射到松树上掉到地上。枪声响彻，喊杀声四起。在不到一百米的前方展现着一面厮杀的战场。两军互相犬牙交错地攻守进退着，拼死力战斗着。

勘助骑着马一直在那里转。彼心中祷告着盼望神明让平原的尽头能出现一个哪怕芝麻粒大的黑点。能否出现那样的黑点，完全关系着我们的胜败。除此以外，别无胜利的办法。

“将军大人！”

勘助又到了信玄的身旁。这时，信玄说：

在和村上义清的那场大战时，也是这样的，我的周围，当时连一个兵也没有。”

是啊，与村上一清打仗时，也有过这样苦战的经验，而且不也是

最后开了祝捷的盛宴了吗！信玄好象要说的正是这个。信玄在这个紧急时刻，好象仍在考虑着胜利，而且只考虑着胜利，死神临近的迹象，他根本没有。

正在这时，武田逍遥轩的部队，就好象打开了创口，大大地擘成两半，敌人的二三十人的马队簇拥在一起向这个部队进逼过来了。

勘助对自己率领的精兵二百名下达了进击的命令。现在已到把最后一兵投入交战的激烈场面上来的时刻了。

激战持读了一个多小时了。勘助在这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激烈的战斗，敌军力图无论如何也要一举捣毁信玄的本营，敌军以二百或三百人左右为一小股，一次又一次地向武田军的本营所在阵地杀进来。每杀进来一次，那地动山摇的喊杀声和断喝声以及军马的悲鸣声就充满天地之间。武田部队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向外推回敌军、包围杀来的小股小股敌人，而不余一兵地打下去。真是十分壮烈的死战的场面。

勘助不断指挥自己手下的部队向右向左地移动。他担负的角色是不使敌军一卒靠近信玄所在的本营阵地，这支小部队，每移动一次，便十分明显地减少了人数。

勘助每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便向松林中的本营阵地看上一眼。在两百多人互相搏斗的平原中，只有这一个区域是静悄的。武田的旌旗有几面矗立在那里，还没有一个敌兵进到那地方。但是，这也是时间问题了。用不多久，越后大军也定会充满这个区域的。

“山本勘助！”

勘助听到叫喊自己，回头一看，是信玄的嫡子义信驱马而来。这二十四岁的年轻武将，双眉间被砍伤，右颊被血染得紫红。

“拜托您照料我的父亲。请不要离开这里。”

“那么，您呢？”

“我去向敌人的本营所在阵地冲去。因为就这样打下去，我们只能被慢慢地打垮。一切拜托了，我义信去打敌人本营去。”

这就是说，不管成败，他也要杀进敌人本营所在阵地去拿下谦信

的首级。但是进到那阵地去，并非易事。有几千敌军在通往那里的一段阵地上埋伏着。

勘助好长时间眼睛没离开义信的脸。多年来，勘助一直对抗着这位年轻武将周围的势力。勘助抵抗住他的势力，保护了由布公主、保护了于琴公主，又保护住了以胜赖为首的庶出的孩子们。

而勘助现在想：自己长年来对这年轻武将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理由而只因为他是正室的嫡子而憎恨着。

秋天的太阳光无力地照在义信的龙头头盔上有菱形武田家徽的装饰金属上。紫色下摆的铠甲已破、灰色战马已受到伤。停了一会，勘助安静地说：

“这任务，由我勘助替您完成吧。”

接着，勘助又说：

“象您说的那样，这样下去连两个小时也顶不住。我们指望的先遣部队，不知怎么的了，还没有到达这里的迹象。”

勘助一面这样说，一面向平原的尽头看去。以高坂为总指挥的先遣部队一万两千人，在平原上还看不到一个兵。

“勘助我去袭击敌人的本营吧。您在这儿护住，右翼和左翼都支持不住时，请你领将军大人杀开血路，到海津城暂避。”

“不，……”

义信坚决摇着头，想要说什么，但勘助拦断了他。”

“您不能小看自己的生命。您的生命与我勘助的生命不同，您是武田家的重要的嫡子。”

勘助说。曾经为了胜赖而想将义信的生命断送掉的勘助，现在却来维护义信了。一个十分危急的局势正在袭击着武田家。到了这个时候，无论是谁，只要是武田家的血统，就必须珍视。

“不，……”

义信根本不答应。这时他便猛地要把马头拨回走开。

勘助大喊：“您还不明白吗？”

“您要离开这儿，我可不答应。如果不是您来保护家父将军大人，那么谁来保护他呢。”

他说完，缓慢地纵马向前走去。走了一程又转了弯子，跑上信玄所在的本营那里去了。

信玄右手支着松树，身子伸得直直地站在那里。他从容不迫地向平原上的战场望去。

将军大人完全具备大将军的气度了——勘助想要这样喊出。迄今为止，勘助看到过的信玄形象中，今天的信玄是最英俊伟岸了。从前，一开始打仗，信玄便不断地骑马来回蹓，而且，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愿意自己亲自来指挥。但是，在今天战败的气氛很浓的这次大战中，信玄从一开始就象与此事无关的外人那样沉着。并且，除重大的命令以外，一切都听凭部下安排。

信玄轻轻地把手放在松树上，似乎俯瞰着风景，慢慢地从平原上一个地方看往另一个地方。无论怎样说，那也不是凝视着败战的一个武将的面容。勘助真想让由布公主来看一看今天的信玄。这真是海内头等大将军的尊容啊。

勘助坐在马上把马头拨回，把就近在耕地一角上剩下来的部下集合起来，然后说：

"我们这就去直插敌阵，冲进敌人的本营。我们只想奔向敌营，要一直奔杀过去。你们大家的生命，现在就交给我勘助吧。"

"杀啊！"这样异样的喊杀声，在部下中响起。

在下一瞬间，堪助向战场的一角驱马跑去，半路上，他向背后望了一望。比他估计的人数更多的队伍，紧紧团结在一起跟着他上来了。

现在周围的一切人都是敌人。堪助把身体折屈在马上，象吻着马首一样，挥刀驱马。

突然向前方一看，是一片枪林，忽然，马纵身跳起。那马象发疯一般改变了方向朝斜刺里跑去。跑了五十米左右，后腿曲跪，呈坐下的姿势。这是小小台地的脚下。

勘助被摔到大地上。

勘助要站起来的时候，一下子愣住了。想不到，从这里能看到平原，能看到耕地，看到芒草丛生的原野，看到水洼。而在平原远处，

有芝麻粒那么小的黑点，象蜘蛛孵化出来后散到随处都是一样，散见于那里。

勘助想：啊，终于来了！而当他条件反射地要往松林那里看去时，有几名骑马的武士从他身旁横着插过来。

勘助站了起来。有几名敌兵从右面逼过来。

勘助晃晃悠悠向那旁走去。有一个人挥刀砍来，砍中了肩。第二个人也挥刀砍来，砍中了腿。勘助坐在地面上了。

将军大人，先遣部队可来了啊。让我们战胜他们，大开祝捷的宴会吧！

枪刺进了堪助的侧腹。他抓住这枪柄站了起来。

平原上的黑点，越来越多起来。

信玄所在的松林的一角上，《风林火山》的那面旌旗仍然矗立在那里。这时，有几十面插在武士铠甲上的小旗，簇拥着它，依然在那里挺立着。在这混战当中，有一万两千名新投入战斗的大军的到来，除胜利之外，不会有别的结果的。胜利一分钟一分钟地逼近着，堪助想，必须活着。

“山本堪助，我来斩掉你的首级！”

听到一个十分年轻的声音。堪助想往那边看一看，但什么也看不见了。

勘助手攥着插进腹部的枪柄，被一把三尺大刀横着砍过。手已经没有感觉了。

祝捷的盛宴，将军大人，只要不久的时间了！

剧烈的疼痛还在肩头上。堪助就象用手一把一把捣着插在身上的枪一样，晃悠了三五步便碰到一棵松树上了。勘助一面靠着树，手还握紧着刀。

在勘助的一生中，来到了最安静的时间。喊杀声和叫声充满着天地，但勘助听来那是无比安静的。板垣信方的面庞出现了。信方说：

“你活得够长的了啊。我死后，你竟活了十多年啊！”

这时，出现了由布公主的面庞。由布公主用她那心情好时常有的笑容笑了。她的声音象滚动着一串银球由远而近。

“你那伤是什么？本来就是生来罕见的脸，这回还负这么重的伤？”

这种充满非难的、由布公主独特的说话方式，是爽快的。这使堪助的心受到强烈刺激而麻痹了。

这时，又听见一个年轻的声音：

“我看是山本堪助——你报上名来！”

为一个年轻武士所砍倒，堪助感到一种满足。

“正是，武田军的军师，山本堪助。”

勘助要说还没说出的时候，觉得结束自己生命的冷冰冰的东西，从脖根子“刷”地扫过去了。

血沫飞溅出来。怪相的军师勘助的脑袋，离开了那短小的躯体。

这时，在平原的一角上，渡过千曲川的高坂、马场、饭富的马队，为了冲击越后军的背后，猛奔而来。

而正在这时候，越后军的总帅谦信，用白绢包住金星头盔，在上面打一个包袱结，拔出二尺四寸的战刀，举鞭正要打黄骠马冲过来。他是想单位奔袭信玄，一举和宿敌来决一雌雄。

到信玄所预言的举行欢呼祝捷大会的末时，还有两个小时以上。

平原上，从那时起完全变了样。阴云遮住了太阳，西南方，咕嘟咕嘟地升起来浓浊的乌云，正在翻腾着。

余霞辉映的坡道

船山馨著

张清华译

【译者按】船山馨(1914～1981)，小说家，生于北海道札幌市。1932年赴东京，先后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但都因生活贫困无法缴纳学费而中途辍学。以后曾当过记者。1936年创作出第一篇小说《稿费》，发表在明治大学预科社会杂志《和泉丘》的创刊号上。1941年开始发表长篇小说《北国物语》，创作素质日趋成熟，战后并作为第一次战后派一员活跃于文坛。1946年发表小说《笛》和《塔》，分别获奖，更加巩固了船山馨战后文学家的地位。1967年出版长篇小说《石狩平野》，再次获奖。1976年河出书房新社出版《船山馨小说全集》，计12卷。

《余霞辉映的坡道》是船山馨的绝笔佳作。1979年10月至1980年6月，作家在右眼失明的情况下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当时曾连载于四家报纸，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相继获得两项奖赏，是近年来日本文坛上一部有影响的作品。

善人尚需历经磨难，况且恶人乎？

——亲鸾*《叹异抄》

---

* 亲鸾(1173～1262)：日本净土真宗教的开山祖。《叹异抄》是他的弟子唯圆写的佛经。

1. 各自的黄昏

修介走在雪道上。为了避开脑后部钝痛带来的轻微目眩，他停住脚步，闭上了眼睛。近来这种现象时有发生。

不多时，目眩就象袭来时一样若无其事地消失了。他睁开眼，向理学系暗黑色的瓷砖楼走去.

井冈泰三的研究室在二楼东角。

“噢，回来啦……。怎么的啦？站在那儿……”

大概从窗里看到了，修介一进屋，井冈忙站起身，黑红的童颜上露出亲切的笑容。

“有点头晕。大概是雪反射引起的。”

修介毫不介意似地回答。显然他不愿意吐露真情。

“上了年纪啦，你我都……”

井冈说笑话似地摇了摇头，从上衣袋里掏出烟嘴，说道：

“今晚你的时间得由我来支配。”

话语唐突是他的老毛病。

“你难得来北海道一趟，北稜会的残余要一块儿聚聚。加我五个人，大伙儿都等着呢。”

所谓北稜会是过去井冈。修介念旧制中学时代登山队的名称。

“这怎么好，你事先也不……”

本来修介在歌志内镇给母亲上了坟，打算傍晚从千岁机场坐飞机回东京的，机票都已拿在手。是井冈硬要他走前再来一趟，他才应约前来。

井冈虽说是个好人，可是自年轻时就好强于人，不管人家是否乐意。今秋就要退休的人了，到现在这毛病似乎丝毫也没改掉。年轻时，尽管知道井冈是出自善意，可修介还是略微对他抱过反感。然而这时，修介内心却要欣然接受他的好意。可能跟积雪成冰的气候也不无关系。

“有什么不好？又不是有老伴在家等候，晚回去一两天又有何

妨？”

“那倒是。可我已买好傍晚的机票了呀。”

“那正好。我这里有人等票，让出去好啦。明天的票，我替你想办法。”

“你行动倒挺快。”

修介苦笑了笑。往日少年登山伙伴们的面容蓦然在脑海中闪现，有的鲜明清晰，有的暗淡朦胧。

等机票的是井冈曾经教过的学生，叫矶村安雄，现在东京的一所大学任雪冰学讲师。

据说他是去网走观测流冰，日程拖延，昨天才回到札幌。恰好赶上冰雪节，返程的团体游客太多，没有买到机票。

“那小子正急得团团转。刚结婚不到一年，是我作的媒。和老婆有近一个月没见面了。你就积积德，把票让给他吧。”

“你那点心眼我还不知道，恐怕早已经答应人家了吧？”

“服了，服了。真是明察秋毫。”

井冈摸了摸头发稀疏的脑袋，挺着肚子大笑起来。

“不过，你说结婚不久，还很年轻吧？”

“三十二吧……，不是二就是三。”

“那可没办法了。机票上标着年龄。稍差点倒也罢，六十五和三十二怎么行？”

修介苦笑着说。

“哪能查得那么仔细。更何况现在是冰雪节，所有的航班都是满员，检票处拥挤不堪。只要不是女人名字保准没事儿。”

井冈满不在乎地说着，扭头对旁边正在做案头工作的助手指示道：

“喂，矶村还在实验室吧？你去把他叫来。”

助手走出屋子后，井冈起身亲自沏好咖啡端过来。

“怎么样？歌志内……。那儿也变样了吧？”

在陈旧的沙发上与修介并排坐定后，井冈将方糖连盒推给修介问道。

“嗯，乡镇变了，熟人也都没了。熟悉的就只剩下菩提寺了。”

“这很自然，过了三十年了嘛。尤其是战后的三十年。你可成了现代浦岛*喽。”

“是啊……”

修介深有感触，轻声低语着，目光向窗外移去。

鹅毛似的雪片缓慢地在灰暗的天空中飘舞，落入大学校园的枞树林，就好象电影中的慢镜头似的。

“不过，你这次专程从东京来为父母上坟，够奇妙的了。真有点令人意外。怎么现在突然想起……”

“今年是老太太三十三周年。”

修介回答说。脸上略带自然的微笑，目光依然注视着窗外的雪片。

因为修介从来不提及父亲，不了解内情的井冈大概还以为他的父母双亲都埋在歌志内墓地呢。其实在那里安息的只有母亲，父亲克三至今生死不明。对于修介，克三是他暗自的禁忌，终生的心灵疙瘩。

“你这家伙也真怪，三十年都没回家乡，也太薄情了吧？”

井冈刚说完，门开了，助手回来。接着，传进一股热闹的气氛，沉闷的屋里好象突然开了一大朵鲜花。一个女人推开前面的助手，气冲冲地闯了进来。

“太好了。听说搞到了机票？矶村的……”

女人对修介不屑一顾，紧挨着井冈在沙发上坐下。话音带有几分激动。

修介只当青年人矶村会来，对这女人的突如其来没有思想准备，他无意识地审视着紧贴着井冈坐着的女人和自己的老朋友。

女人身披银灰色的水貂大衣，脚穿黑色长筒靴。看上去将近四十岁年纪，或许已经四十出了头。尽管体态、面容都稍显发胖，但的确是个美人。

---

* 浦岛：日本民间故事《浦岛太郎》中的主人公，游龙宫后回到自己的家乡，突然变成了老翁，家乡已面目全非，无一熟人。

"噢，是你来啦。"

井冈有些磨不开，挪动了一下身体，问助手说：

"矶村怎么不来？"

"这就来。"

没等助手回答，女人抢先说了。

"快告诉我票是几点的，和我是同一航班吗？"

"是几点的航班？"

井冈转过头问修介。

"17点55分。"

"哎呀，那比我晚一班呢。"

女人明显地流露出不满的情绪。

这时，井冈才似乎有所察觉，忙介绍说：

"这是我爱人治子……。这位是东京的秋山先生，还不快施礼！"

口吻略带点责备。

"秋山先生……。这么说是银座三彩堂的……"

大概夫妻间常提起，治子吃了一惊，同时下意识地将戴宝石戒指的手指缩了起来。

那宝石在修介看来也是无需隐藏的上品。可是治子却似乎觉得分量太小，不好意思让珠宝店的行家瞧见。看样这女人还相当爱面子呢。修介不禁内心觉得好笑。

他既没见过井冈据说是三、四年前离了婚的前妻，也不知道又娶了后妻治子。他对别人的这类事不感兴趣。

"我已经和三彩堂没多少关系了。"

见治子突然连措辞用语都改变，极力想打听珠宝店的事情，修介苦于应酬，扭头对井冈说。

"什么意思？那不是你一手开创，精心发展起来的店吗？"

井冈说话的口气也变得客气起来。

"今秋我辞去了经理的职位。身不由人，力不从心喽。"

虽说是自家办的店，现如今已经今非昔比，不再是过去的寒酸钟表店。今天的三彩堂是日本三大珠宝店之一。发展成如此大店，内部

自然有些错综复杂的难心事，而这对局外人是不能泄露的。

“你打算怎样呢？辞掉以后……”

“推我当了会长。只不过是个牌位，闲得自在。”

“你可真是个怪人。”

井冈有所感叹地说。口气又变得随便了。

“你这是步桑野的后尘啊。”

“桑野怎么啦？”

“上任社长没几天就辞职不干了。说是自己不称职。”

桑野卓弥是北稜会残余之一，地方报社的专务董事，一向安分守己，堂堂正正。就连修介在自己的朋友中也唯独对他一直敬畏三分。

“既然他那么做了，那大概就是最佳决策了。”

修介轻微颔首，自言自语似地低声说。

这个时候，门被打开，一个宽肩、高个的青年默默地走进屋来。

“矶村，是这位把票让给你的。三彩堂的经理。”

治子站起，绕有兴致地迎上前去说。青年对她却不予理睬。

“对不起，难为您了。”

青年并不动情，履行职责似地给修介施了礼。

修介递过机票，矶村迅速地扫了几眼票上所记事项，随便装进了风雪衫的内胸袋中。随后将票钱默默地放在桌子上。

他象个公子哥，虽冷寞却又天真，给人以懦弱与高傲共存的感觉。

“不和夫人同机，真荣幸。”

矶村自言自语道。

“哟，真会说。我成了你的包袱啦？”

“男人带女人旅行最不自在了。可女人却并不以为然。你说是不是？矶村。”

井冈开玩笑似地插话说。矶村没有回答。显而易见，他没将井冈放在眼里。至少作为师生关系是不自然的。

“好啦，咱们走吧，矶村。到哪儿喝杯茶，然后麻烦你送我去千岁机场，这总可以吧？”

治子站起身，伸手去挽矶村的胳膊。

“那谢谢啦……”

矶村说着只对修介略施小礼，便和治子一起走出了屋子。

“那么，咱们也走吧。”

井冈眼角流露出尴尬的微笑，故作快活地站起来。

“喂，你行李呢？”

“寄存在火车站。”

“那好，咱先到火车站，然后我带你去旅馆。房间不怎么好，不过费好大劲才订到。这时节，哪都满员。”

来到外面，雪片依旧缓慢地飘落着。

“看不出，你还挺讲情分呢。”

两人并肩穿过宽广的校园，向大街走时，井冈突然难以开口似地冒出这么一句。这大概是他特有的答谢辞了。

“怎么？”

“不刨根问底呗。”

并非讲情分，只不过不感兴趣而已。修介暗自好笑。

“这个年岁，娶个年轻老婆也是兼有利弊。总让你费心劳神。”

“那小伙子是个优材生吗？”

修介岔开话题，问道。

“在雪冰学年轻学者中他算是拔尖的。怎么？”

“看他那冷漠的架势，有点学究派头。”

“冷漠就都优秀，不能这样讲吧？象我这样热心肠的也大有人在嘛。”

井冈笑出声来。

“他们家虽说现在没落了，过去可是大名华族*。他又是母亲一手抚养长大，少爷娇子，优缺点都比较突出。平素好胜逞强，人倒是不错。”

---

* 大名为拥有广阔领地的武士；华族为贵族，指拥有爵位的人及家族，二次大战后废除。

来到街面，井冈抬手叫住了一辆出租汽车。他自己的车大概被治子开走了。

坐车到火车站取出手提箱，又在井冈给订的旅馆服务台办了住宿手续，将手提箱交给服务员后，二人进了餐厅旁的茶室，但是等了近二十分钟才挨到空座。

“的确拥挤啊。”

好容易坐到了靠近窗户的座位，向女服务员订了咖啡，修介环视周围低声说。

“雇自卫队造大雪景，一味地招徕观光游客，这算什么市民节。旅馆、饭店可能发了财，我们普通市民可是遭了殃。”

井冈笑容可掬，看不出他遭了什么殃，似乎对周围团体游客的高声喧哗也并不介意。

“你多好哇，辞去经理，还有会长，更高级的交椅等你去坐。”

“你退休后不也可以到其它大学去任教吗？”

“只能去私立大学。同是大学，可相差悬殊，就如同从宫殿搬进民房。”

“象你这样的，哪不争抢着要？已经有着落了吗？”

“设有理学系的私立大学为数极少。眼下福冈和名古屋的大学有话，我正在犹豫。治子她有许多难办的要求。”

井冈专门从事固体抗压耐性的研究，用他的话讲，是研究物质的变形。对他来说，当然希望有个适合研究的好环境，可是，治子却要优先考虑体面、待遇和地点。

修介觉得不该让女人如此为所欲为。可是，娶了个象自己女儿一样年轻的老婆，他在学问上可能是一流的，但在家庭中却只是个平庸之辈。

插嘴男人工作上的事暂且不论，就刚才矶村安雄和治子的作态，修介也看得出不一般。至少不是门生与恩师妻子之间应有的态度。井冈决不可能没有觉察。

看来他的日子过得也不象表面那样磊落、幸福。修介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井冈吐出的烟，心中初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要的咖啡迟迟没给端来。

“快 5 点啦……。虽然早点，咱们走吧。在这儿连杯咖啡都喝不上。”

井冈等得不耐烦了。他看看手表，说着站起身来。

在大门口等出租汽车又耽误了不少时间。

送客来的出租车少，门口却挤满了争先恐后要上车的人。他们二人根本挤不过人家。

“去榆木庄。”

等了约三十分钟，终于坐上了车。井冈坐稳后对司机说。

榆木庄是座落在市区西南山麓的饭庄。该饭庄以丘陵为景，庭院广大，在这一带颇有名气。

二人被引入单间，只见已有人先来一步。那人正在无所用心地吸着烟，观赏被雪覆盖了的庭院。

“噢，你早来啦。还是这么守规矩。”

井冈坐下来说道。那人笑着点点头，坐正了身体，手扶膝盖施礼道：

“久日不见。秋山，还认得出我吗？我，是滝泽。”

没等对方提醒，修介就已认出来了。虽然也过去四十多年，可是滝泽竟奇迹般地依然明显地保持着少年时期的面容。

“北稜会伙伴中，至今与山没断缘分的就只有这家伙了。说起滝泽，他开的登山用品商店在北海道可是属第一的。现在也还坚持爬山呢。”

井冈边用服务员递给的湿毛巾擦脸边介绍说。

“你没大变样。大概和这有关吧？”

修介插嘴说。他的确是这样想的。

“瞧，让你们这么一说……”

滝泽手摸已经稀疏了的头发说。他那不见皱纹、黑里透红的脸上流露出憨笑。

“算不上什么登山喽，只是个人爱好，舍不得丢下。年轻人讥笑我这是不顾年龄，硬逞强。”

“六十多岁还能登山，有什么不好？说明身体健康嘛。”

井冈喝口茶说。

“是呀，除了健康也没啥可夸耀的了。”

“那不是很好嘛。老来有个健康的身体，再幸福不过了。”

“说得是啊。”

修介也随和道。语气诚挚，这在他是少有的。

这时，滝泽象突然想起似地说：

“对啦。刚才三宅打来电话，说很遗憾，他不能出席了，让我向秋山及大伙道歉。”

他怕是又犯高血压了吧……”

井冈自言自语地说着，回头看了看修介，接着说道：

“三宅去年春天得了脑溢血，造成右腿有些行动不便，对血压尤其敏感。”

“他身体倒还可以，只是住在他姑娘家，恐怕出门不大方便。”

“有可能……。你看是不是？不象你这样腿脚利索的幸福呀。”

井冈看着滝泽，不容辩驳地说。

修介在一旁听着两人的对话，极力回忆起三宅，却印象淡薄。他只勉强记得有叫这个名的伙伴，其它则一片模糊，犹如处在浓雾中。

此后，话题自然移到北慨会的少年时代，井冈、滝泽感慨万千，谈得津津有味。修介只偶尔插一两句话，到后来，索性变成了一言不发的旁听者。

他向来对与己无关的事漠不关心。不擅于谈论那遥远的少年时期的无聊记忆。小时候的伙伴经历如何，现在怎样，对于他都是毫不相干的。

修介并不认为自己冷漠。

在他看来，既使是井冈、滝泽，别看他们现在谈论起伙伴们兴致勃勃，实际上也并不具有关心他人的热心肠。等到离开这里，踏上归途时，现在热心谈论着的老朋友将一个不剩地从头脑中消失。他们的感伤最终不过是对自己少年时代的感伤。从某种意上可以说，对己、对人都不陷入感伤的自己倒比这两人正直。

正当修介无法排遣内心的烦闷时，女招待拉开隔扇说：

“又来了两位。”

跟着，两个男人走进来。

修介马上认出耳朵上戴助听器的瘦子是桑野。另一位红脸、秃头，稍后才认出那是寺岛。

桑野透过眼镜，眯缝着细长的眼睛说：

“噢……”

同修介握过手，坐在他的对面。

“真是好久不见了。到底有多少年了？”

寺岛也盘腿在旁边坐了下来。

“那时怎么也没曾想你会成为在宝石堆中过日子的财阀呀。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呵。”

也分辩不出是在说正经的还是开玩笑，寺岛说着，腆起肥胖的肚子大笑起来。

“你的名字我还记得。可就是对不上号了。”

“我是水虎*呀。水虎。当然啦，今非昔比，如今水虎也快变成淹死鬼喽。”

寺岛看样对自己说的笑话颇为得意，又放声大笑起来。

经他这么一说，唤起了修介的部分回忆。过去的寺岛是个矮小黑瘦的少年，以“水虎干”的外号形容再合适不过了。而如今面前坐着的竟然就是那个寺岛，修介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

“很少看见象他这样破相的。一定是发大财了。”

井冈笑着说。寺岛忙挥手表示否定。

“开什么玩笑。在天下闻名的三彩堂经理面前……。农机具嘛，生意做好了也赚不了几个钱。我只不过用不着为年轻夫人操心劳神，轻松快乐，多长几斤肉罢了。”

“你这家伙……”

井冈苦笑了笑。谁都能看出他显得有些不自在了。

---

* 水虎：传说中的想象动物。水陆两栖，形如儿童，面似虎。

酒和菜肴陆续端上桌来。

“听说桑野你辞去了报社的职务？”

修介向对面坐着的桑野搭话说。如果继续让寺岛说下去，恐怕要冷场。

“唉，耳朵不听使，有碍工作。本来想当专务董事时就退休的。”

以耳背为由辞职，这听井冈说过。可是还听说那只不过是借口，实际上是因为报社内部斗争复杂，他情愿做出了牺牲。也有说是对内部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看不下去。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是因为后者，那倒符合桑野的气质。

“那你现在做什么呢？”

“干这个。”

桑野比划了个钓鱼的动作。

“专心钓鱼，乐在其中。另外，每天还可读自己喜欢的书，这也是其乐无穷。”

桑野的口吻里既无炫耀夸张，也没有逞强、好胜的情味。他毕业于东京一所私立大学的文科，据说年轻时的抱负是当剧作家。他这人，生性不与政治为伍。也许如今确确实实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儿子分出去过，女儿也出嫁了。现在和老伴俩过日子。老爷爷去河边钓鱼，老奶奶在家看电视，轻闲自在着呢。”

桑野接过澹泽为他斟的酒杯笑着说。嘴里露出洁白的牙齿。

这时，饭庄的女主人进来寒暄。

“先生，刚才电视里说了。”

女主人边给老主顾井冈斟酒边以平时唠家常似的口吻说：

“千岁飞出的飞机失踪了。”

“失踪了！怎么回事？”

沉默了片刻之后，寺岛以饶有兴趣的激动嗓音问道。

“谁晓得是怎么回事。还没弄清楚吧？”

“会不会又是劫机事件啊。电视在哪儿？马上会有新消息报道的。”

寺岛站起身。澹泽也随之直起了腰。

“没说是哪一航班吗？那飞机。”

井冈追上要领大伙去看电视的女主人问道。

一定是治子的身影在他脑海中掠过。

“说是17点55分从千岁起飞的60次航班。”

刹那间，井冈和修介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60次航班，喂，那不是你要坐的那架吗？”

修介默默地点了点头。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反正自己得救了。修介这样想着，心里不免有些感慨。

“万幸啊。你这家伙真命大。要不是我挽留，你现在还不知怎样了呢。”

“可那小伙子在飞机上。”

“啊，矶村……”

井冈好象这才想到了矶村安雄。

“怎么？有熟人在那架飞机上？”

桑野问。

“嗯。我过去的学生，把秋山的机票让给了他，大概在上边。”

“怪事，怎么失踪了呢？会不会是通讯器材出故障，造成联络中断？要是17点55分起飞，顺利的话也该抵达羽田机场了。兴许出了什么岔子。”

桑野眼看着手表说。此刻已是7点过15分了。”

“我先给报社打电话问问看，也许他们已得到了什么消息。”桑野说着走出了屋子。

“这要是飞机失事，矶村可是倒了大霉。”

井冈呆呆地低声自语着，独自斟了杯凉酒送到嘴边。

“不会是失事吧。还是桑野说的对，准是通讯器材出故障了。这么好的天气，怎么会失事……”

修介否定了井冈的看法，眼睛向庭院望去。

刚才走出旅馆时雪就已经停了。这会儿，皎洁的月光辉映在庭院的积雪上，宽广的庭院呈现出雪青色。

然而，修介的否定并不坚定，这恰恰反映了他发自内心的不祥预感。

桑野和滝泽几乎同时回到屋里。看来电视还没报道新的消息。

17时55分准时由千岁起飞的60次航班波音727，JA8302号飞机顺利飞经千叶县木更津市的小柜上空，于江户川河口附近开始与东京塔联络，在发出“本机现处降落位置”的信号之后突然联络中断。目前明确的只有这些。

19时零3秒。离正点抵达羽田机场的19时2分仅差1分57秒。

“报社对此是怎样看的？”

寺岛问桑野。

这种场合，前不久还在报社供职的桑野自然而然成了众人注目的人物。

“仅就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还说不清楚。报社为防万一，已经成立了特别报道组。”

“到了东京大门口竟然失踪了，多有意思。象一部推理小说的情节。”

寺岛这样说道。但谁也没搭腔。

“我去千岁看看。”

井冈站起身。

“没事儿，井冈。一定是仪器出了毛病。”

滝泽安慰似地说。但井冈却似乎没有听到，快步走出了屋子。

老朋友的聚会就此不欢而散，桑野说要去越报社，修介同他一起坐上了饭庄给叫来的出租汽车。

“井冈还挺有人情味的呵。那个叫矶村的过去的学生出了事他竟那么挂心，连饭都吃不下了。”

对于桑野的话，修介也只能含糊其辞地点点头而已。

但是，他觉得井冈所担心的并不是矶村的安全与否。虽说冶子该乘前一次航班，但谁敢保证她不可能改乘60次航班呢？只要有一张退票，冶子就将毫不犹豫地和矶村坐同机。正是这事使得井冈慌恐不安。修介这样想着，嘴角上露出一丝微笑。

冷清的月光照在积雪上，也给汽车窗投上了暗淡而冰冷的光亮。

“不知东京天气怎么样。”

“说是晌晴。这么幽静、美好的夜晚，不至于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吧。”

桑野透过车窗，仰望月色低声说。

汽车来到了街心公园附近。这里熙熙攘攘，到处都是冰雪节的游客。冰制的舞台上，从东京请来的有名气的流行歌手、摇滚乐队正在台下人山人海的青年男女的狂欢声中演唱。

“这帮人大概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呢。”

桑野望着道两旁喧闹的人群，以无可奈何的口吻自言自语道。

“那和他们没关系么。在这一瞬间就是某地死上几百人，那也事不关己，只要自己活着。”

“哦，那么你也这样想喽？”

其实别人的不幸最能使自己感受到活着的实际意义。他死了，而我活着。只有伪善者和好事者才故作忧愁善感，或者哗然骚动。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要是出了重大事故，替你坐飞机的小伙子矾村可真够冤枉呵。”

“又不是我请他替我的。对这种偶然的事没法承担责任。”

修介微笑着说。

汽车在旅馆前停住。

“怎么样？不跟我去报社看看吗？说不定又有什么新消息了呢。”

桑野对修介说。

“不去了。有点累，想睡觉。”

修介说着下了车。

进到八楼的房间，向服务员订了白兰地酒，脱下上衣，解下领带，随手打开了电视机。

电视屏幕里一对孪生姐妹模样的少女歌手在摇晃着身子演唱歌曲。屏幕下方出现了流动字幕。

由千岁飞往羽田的波音727，60次班机在东京湾上空失去联系。具体原因尚未查明……。

字幕由右向左快速地流动消失，反复出现。

还没有新消息。这工作效率真成问题。

修介没有关上电视，拿着服务员送来的白兰地酒杯，坐到靠近窗户的沙发上。从这里可以鸟瞰灯光映照的巨大冰塑和周围喧闹的人群。

这要是出了重大事故，小伙子矶村可真够冤枉呵。

修介的脑海中回响起刚才桑野说过的话。他看上去若无其事，就如同一无所知的冰雪节游客一般。桑野的话虽然听起来象是说笑话，而实际上是在责难持这种态度的修介。

桑野的确是个好人。但同时又是个正义感过剩到了令人厌烦程度的人。象他那样过一辈子怎么能忍受得了。

修介将手中的郁金香酒杯轻轻晃了晃，品味着白兰地的酒香，半边脸颊上露出了微笑。

即使矶村真的遇难，那也无需感到内疚。是他自己要尽早回到新媳妇身边的。

照修介的想法，与其说那机票是让出，不如说是半路被抢走的。其结果，要是矶村遇难，那不过是他偶然遭不幸，修介意外地捡了条命。仅此而已。

电话铃响了。

桑野的话使得修介大为反感，心中闷闷不乐。他走近电话机，拿起了听筒。

“秋山吗？是我呀。”

是井冈的声音。

“难得的一次机会，特意让你留下来，结果今晚出了这么个意想不到的岔子，真抱歉。”

“那倒没什么。你夫人怎么样？”

修介并没有查觉自己的话语过于露骨，对方也没在意。

“我请人查了旅客名簿，她确实坐了前一航班，没问题。”

井冈情绪高昂。

“顺便也看了60次航班的名簿，真的找到了你秋山修介的名字。

你可是捡了条命呵。没见着你这么有福的。该庆祝一番，能出来吗？我现在是在芒野的德里拉酒巴跟你通话呐。”

“你我举杯庆祝，可矶村怎么办？要为他的不幸干杯吗？”

修介此时忘记了刚才还对桑野的话抱有反感，话语咄咄逼人。突然的转变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

“喂，你怎么啦？怎么好这么说。咱们是出于好心把票让给他的呀。”

“谢谢你的好意，今晚不能奉陪。我已经上床了。”

修介不容分说地拒绝了井冈的邀请。尽管如此，井冈还是把去那家酒巴的路途和电话号码告诉了他。

“呆会儿想来就来吧。我在这儿等你到十一点左右。”

井冈和声悦色地说完，挂上了电话。看井冈的高兴样子就可以想象得出他是因为解除了治子遇难的担心，而更要紧的是得知自己的爱人没有跟矶村坐同一架飞机，因此放下了心中悬着的石头。

这个善良的“气管炎”(妻管严)还邀我去什么德里拉酒巴，哼，想得怪周到。修介手拿酒杯，躺在床上，心中骂着井冈。

他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心中升起了无名之火，使得他坐卧不安。

井冈只不过说了修介想说的话。没有理由对此生气。既然修介对桑野的责难大为反感，那么，纵然不举杯庆祝，至少也该与井冈产生共鸣。

这一阵子又是给母亲上坟，又是对无关的事感到内疚，难道说我真的上了年纪，不中用了？

他苦笑着将酒杯放到床头柜上，下床去关电视机。

正在这时，吵闹的歌曲节目戛然而止，屏幕上出现了头发稀疏，面孔严肃的播音员的特写头像。

“现在临时报告最新消息。”

接着，播音员开始照本宣科。

报道说失踪的飞机据不确切消息，可能坠入羽田近海；眼下已在羽田机场紧急设置了救难指挥部，出动海上自卫队及附近的商船、渔

船等在海面搜索，尚未发现机身和遗体，但估计机组人员和全体乘客无一幸免。在报告完上述消息之后，播音员说：

“下面宣读包括机组人员在内的全体乘客共133人的名单。”

随着播音员的宣读，屏幕上同时出现了片假名*打出的 姓 名。还有几个只有姓，没有名的人。

乘客几乎分属两个旅行团，一个是东京书籍商务工会，另一个是制鞋厂悬赏中奖者团体。散乘旅客仅十数人。

修介的名字就是其中的一个。当念到自己的名字时，修介手持酒杯，以一种茫然自失的心情看着屏幕上出现的秋山修介的字母。

已经被当作死者了。然而自己却还活着。活着，边喝酒边收看自己的死亡消息。

多么奇妙。修介无以名状的不安得到克制，他想笑，但没有笑出来。

从去年秋天坐上了三彩堂经理宝座的堀江谦吉以及他周围的头头脑脑们收看了这条消息大概要乐了。修介的死对于他们是值得开怀痛饮的。

想到这里，他的脸上露出了讪笑。

就让堀江做个黄粱美梦吧。过早地让他失望也未免太不尽情义。

修介这样想着，几乎说出了声。他将杯中剩下的白兰地一饮而尽，把酒杯放在电视机上，拿起了电话。

他唯独不想让一个人守在目白台家中的女儿响子做不 必 要 的 担心。

2. 失事之后

秋山修介两天后回到了东京。

到这时为止，已经从海上发现、收容了近三十名男女尸体。失事是确定无疑了。但是机身尚未发现，其余乘客也生死不明，有关人员

---

* 日文字母分平假名和片假名。

不必说，整个社会都为之震惊。

失事飞机的最后通讯联络内容是：“本机正处降落位置。”所谓降落位置是指离降落跑道十六公里以内的距离。

出事地点离机场如此近，为什么连机身还没发现？倘若抢救工作做得及时，说不定还能有救呢。这不等于白白看着遇难者死掉吗?!人们提出种种疑问，为之动怒也是可以理解的。

羽田机场内外的气氛的确与平日不同。

修介只拎一只手提箱，径直走向出口，他看到响子在人群中向自己招手。响子上着滑雪衫下穿牛仔裤，随便用皮筋系着的长发垂在背后。她虽然已经二十二岁了，可是因为个小脸圆，乍一看还象个十几岁的姑娘。

“太好啦，爸爸，您没出事……”

她快活地说着扑到修介的怀里，也顾不得周围有人看见，话没等说完就哽咽住了。

修介拍着女儿的后背，想用和蔼的话语安慰她。但当看到响子身后站着的男人时，他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

他万没想到经理堀江谦吉会来接他。

“没出事真是万幸啊，我们还都以为你准遇难了，一时间闹起了轩然大波，到底是会长您命大呀……”

身体修长的堀江眯缝着小细眼睛哈了哈腰。后半句话修介听起来象是挖苦。

堀江比修介小五岁。可他的容貌很奇特，令人难以琢磨。有时象不到五十岁的人，而有时看上去比修介还老，给人的印象因时而异。现在他属于后者。

“让你挂心了。”

修介客气地应酬道。这话也可以理解为“你失望了吧。”

“我来拎手提箱。”

响子伸出手来。

“好吧。”

修介点头把手提箱递给女儿。就在这时，异常的感觉向他袭来。

响子的手突然变成了好几只。

他抬头看响子，女儿的面容和她身后的堀江都成了重影，辨不清虚实。再抬头仰望，整个候机室就象一张没对好焦距的照片一样。

修介眼睛睁不开。他一只手扶前额，用大母指和中指尖使劲按太阳穴，腿脚发虚，站立不稳。

“危险，怎么啦？爸爸。”

响子一把接过手提箱，另一只手扶住修介。

“没事儿，马上就会好的。”

他继续按着太阳穴说。但是眼睛闭着，身子不由自主地就地蹲了下去。

“叫人吧。能走到乘车口吗？”

堀江也哈下腰，观察着修介的脸色说。

“让我就这样呆一、二分钟。马上就会好的。”

修介抱着头回答。

“我把车开过来。”

响子向停车场跑去。

“您身体还是欠佳。需要静心疗养……”

堀江边给修介揉肩膀边安慰道。

修介不爱听这话，他闭着眼睛扭动肩膀不让堀江揉。秋天干部会上的光景还历历在目，象针扎似地刺痛着他的心。

“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我想不如趁早请经理就任会长，以便静心疗养。”

当时堀江也是以殷勤的口吻说的。他那时还是专务董事。

三彩堂不是股份公司，因此不设股东会。重要议案均由干部会多数表决通过。这是修介亲自制定并实行至今的规章。大多数干部都是他一手培植，迄今的三彩堂犹如他的一统天下。

堀江恰恰利用这一规章给他一个出奇不意。修介一直坚信自己的势力占绝对多数，然而他的人马不知不觉被堀江瓦解，大部分倒向堀江一边。当他察觉时已经为时甚晚。

“我说有病人，他们才让我把车开到了门口。可以走动吗？”

响子跑回来说。

修介在手掌中慢慢睁开眼，手指还是有重影，但已不象刚才那么厉害。他扶着响子的手，缓缓地站起身。堀江搀扶着他的另一只胳膊。他这回无法再拒绝了。

响子好容易才把修介安放在黑色笨茨牌小卧车的助手座上，然后自己坐上了驾驶座。

“我也一同去吧？”

堀江探身望着车窗，对响子说。

“不必了。你还有工作。”

没等响子回答，修介先开口了。

“是么。那好，请多保重……”

“您这么忙还特意来接，谢谢啦。”

响子向哈腰行礼的堀江致谢，随后开动了汽车。

“爸爸，您真的去了吗？”

从收费口*进入高速公路后，响子问父亲。修介脑中仍在考虑堀江，一时没明白响子问的是什么。

“什么事儿？”

“医院呀。您不是向我保证去看眼睛吗？”

“啊，那件事呵……”

眼里看到的虚景渐渐归入实景，修介笑着点点头。

“在G医大的眼科做过全面检查了，在去北海道之前。”

“结果怎样？”

“不是花眼，哪都没毛病。”

“这可怪了。没毛病怎么动不动不是头晕就是目眩……”

“不是眼睛，大概其它什么地方有问题。”

说到这，修介有意无所介意地改口说：

“都是因为上了年纪呵。”

在响子的再三劝说下，修介确实去看了眼科医生，结果眼睛无异

---

*日本的高速公路收费。

常也是事实。正因为这样，修介对自己最近身体的异变抱有一种说不清的恐惧。

战争时期，在中国北部战场上，有个士兵得过和自己现在感觉相似的病，后来到了发疯的地步，被遣送回国。

“胆小的人好得这种病。神经经受不住战场上紧张的折磨。”

军医这样说。而一同的战友们都把他看作笑料，私下议论说：

“那小子是梅毒侵入脑部。咱们也得加小心，大伙儿都有类似的经历。”

听说那个士兵被送回国内不久就死在陆军医院了。病名谁也说不准是什么。

修介战争中自不必说，年轻时代性生活就十分紊乱。体内受到梅毒侵蚀的可能性是无可否定的。虽说一直没发现任何症状，但梅毒菌潜伏期长，过三、四十年才发病的不乏其人。

说他现在遭受脑梅毒的侵扰也不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眼睛正常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更大。

“在哪儿吃午饭吧。爸爸请客。”

修介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和颜悦色地提议说。

“那再好不过了。我正想央求您呢。”

响子象是在和伙伴们说话一样，一只手离开方向盘，弹了一下指头。

他们开车来到一家宾馆，从这里的三楼小西餐厅可以看见皇宫的护城河堤。河水在枯黄的草丛中显得冰冷，道两边树枝光秃，也使人感觉清寒。然而这里的景致仍不失为优美动人。

“聪一干什么呢？常给你打电话吗？”

面熟的服务长问过订菜离去后，修介点燃一支香烟问道。

“哎，他没给您挂电话？真是个马大哈。哥哥也……”

响子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

“727出事那天早上，是前天吧，飞往巴黎啦。”

“飞往巴黎？”

“这回说什么要在巴黎开分店，他去做准备工作。哥哥要当分店

经理啦。”

修介沉默了片刻。手指间夹着的香烟灰快掉了他也没觉察。

三彩堂虽然已发展成屈指可数的金银首饰店，但只在大阪有一处分店。按修介的方针，与其在地方城市乱设分店，不如少而精。当然，此外还为了限制开支。

和草创时期的老搭当堀江谦吉近年时而闹意见，分店问题也是分歧之一。

堀江主张不仅要在国内的主要地方城市逐渐建立分店，而且根据经营项目的需要，还应在日内瓦和巴黎设立足之地。

堀江发展三彩堂的设想修介也并非不理解。不过刚把自己赶下台，紧接着又把儿子聪一撵到巴黎，这不禁使他感到心寒。

聪一也不争气。明明知道父亲反对，也不跟自己商量就飞往巴黎，看样子他已经答应作巴黎分店经理了。

即使在巴黎设立分店，和大阪分店比较，其重要程度也相差甚远。在巴黎和日内瓦兴许收购还多少有些收益，但出售是没什么指望的。虽说近来日本的手表、照相机等精密器械的信誉逐渐提高，但销售生意毕竟有限。舍掉大阪去巴黎，在他看来显然是降职。

“这个混小子！”

修介气愤地嘟哝了一句，拿起了用餐刀叉。

“有什么不好？他本人乐意么。嫂子也高兴。”

“男人干工作不是为讨好老婆。都三十岁的人了，还搞不清生活和游玩的界限。”

“不过，这对爸爸您不是挺好的么？总惹您生气的哥哥离得远远的，您会感到轻松的。”

“我不是对儿子，而是对一个要靠自己的能力生活的男人说这话。聪一和你都向着你妈，烦我，故意与我做对，曲解我的话……”

“停！红信号啦。朝我发泄不满可不行。”

响子挥动手臂，虚张声势地示意制止修介说下去。

“告诉您吧，不知哥哥怎样，我对爸爸可是既不爱也不烦。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爸爸只能按爸爸的方式去生活。我看不惯也不该

多嘴。即便父子到头来也毕竟还得各过各的日子。”

服务员端来的果品点心放在响子面前，她双手托腮，以讲述某部影片似的口气继续说道：

“您虽说不是对儿子说这话，其实您是把哥哥看作自己的接班人，所以才恨铁不成钢，埋怨他这时受骗去巴黎，没出息。要是象我这样，拉开一定距离来看，什么赚啦亏啦，大阪呀巴黎的，由他去好啦。您省心，他们也少麻烦。互不相干，双方有利……。不过就妈妈而言，我们偏爱她，您也不该发牢骚呵。”

“那倒是。我让她受了一辈子苦。我就从没有跟你妈象这样在外边一起吃过饭。”

修介眼望护城河中游水的天鹅，黯然神伤。

“您明白就好。”

响子用餐巾擦拭嘴唇，然后起身去卫生间。

修介目光依然追逐着天鹅的去向，不由得回想起四年前患脑癌死去的妻子友子的面容。

自战败不久近三十年来，友子可以说是跟他吃尽了苦头。修介毁掉了她的后半生。在聪一、响子看来，再没有比他更可怕而又可恶的父亲了。

“往回走吧。”

响子修好妆返回来站在一旁说。须臾，修介不曾觉察。

“对不起，说了些不该说的话。”

响子敏锐地看出了修介情绪的变化，重又在椅子上坐下。

“我十分可怜妈妈，也绝不允许妈妈的人生在我身上重演。但我并不记恨爸爸。妈妈常说，人自打生下来就各有各的星宿。爸爸是个好人，本不愿让妈妈受罪，一切都得听凭自然，他自己也无法控制。人活在世上都有各自的苦衷。”

“这种消极的态度倒象你妈。”

修介不动声色地低语道。

“就是说，对啦，用爸爸那张机票乘坐60次班机的那个人，叫什么来着……”

“矶村安雄。”

“对，他就是个很好的例证，有他自己的星宿。用妈妈的话说，自己本人和周围的人都无法控制。既非恶意也非故意，就是这个命。至少妈妈对自己遭受的不幸是这样想的。所以说，爸爸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忘记妈妈。因为您想赎罪也是不可能的呀。”

“咱们走吧。”

修介站起身，动作显得有些唐突。

服务长忙凑上来引导去结帐，他说了几句搭讪话，但修介连头也没点一下。

“我就不坐车了。”

来到大门口，响子刚要去把车开过来，修介轻抬手制止说。

“我要去店里看看……”

“店里……那，我送您去。”

响子感到诧异地回答。她原以为爸爸直接回家呢。修介说想散散步，回家时雇出租汽车。说完转身朝与护城河相反的银座方向走去。

“那好吧，我也有地方要去。爸爸。”

响子追上前来伸出一只手。

“干什么？”

“想预支点儿工钱。”

修介不雇司机。每周去店里两三趟都由响子接送。这算是她的勤工助学收入。

“忽然想他了。可能现在去，他也不在……，过些日子一定带他见见您。”

“别太晚了。”

修介从钱夹里抽出几张纸币递给女儿，这时他的目光中才带有几分父亲应有的神色。

“那您走好。”

响子将纸币塞进牛仔裤后兜，刚要向停车场走，忽然又象想起了什么似地站住，笑着说：

“啊，还有，爸爸，您别老跟堀江别劲了。他有他的打算，也是

为了店里好……”

修介点点头，好象是在说：“这我知道。”

三彩堂总店在西银座三丁目。九层建筑，四楼以上外租，因经营物品非同小可，建筑设计十分严谨，出入口也分开。

修介走进一楼的自动门。店员们的目光一齐投向他，立正向他致意。

坐专用升降梯上到三楼，这里有大小会议室、经理室、各级干部办公室。会长室在走廊的尽头，修介从秋天搬进这里。门前聚集着许多人。

他虽然知道那是报社、杂志社的记者和摄影师，但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顾不上去想发生了什么事，记者们上到这里来的事情本身颇使他惊讶。

店里人管干什么的！

只见办公室秘书小室戴着高度近视镜，被记者们围在中间极力地阻拦，辩解着什么。修介瞪了一眼秘书那拉长的脸。他想到自己离职没几天，店内的纪律竟变得如此松弛，耳闻目睹，不禁怒火中烧。

“小室，这是怎么搞的？”

他走近前愤愤地质问道。

“啊，会长……”

小室无意中走了嘴，这下子围攻他的记者们一齐扭头向修介冲来，响起了一片按动照相机快门的声响。

“您是秋山先生吧？是会长秋山修介先生，对吧？”

一个记者叮问道。

“他们要采访会长……我说还没回来，结果……真对不起……”

小室挤进来解释说。

“就您一人在这次飞机失事中得以幸免，请谈谈您的感想。”

修介不予回答，命令小室把记者全部集中在小会议室，让全体出示名片，查明身份。记者中有人嘟嘟哝哝地发牢骚，修介全然不理会。

“没什么可说的。要是坐失事飞机的幸存者倒还好说，可我没坐。”

检查完所有人的身份后，修介恢复了平常的冷静。

“那，您为什么没坐呢？”

“我认为这无需解释，很简单。那天晚上和老朋友聚餐，就把票让给了急于赶回东京的矶村。”

“是矶村安雄吧？”

有记者叮问。

“您和矶村以前就认识吗？”

“不，那天在朋友的研究室第一次见到他。”

“您那朋友叫什么名？”

记者们的提问无休无止。

修介尽可能冷静地一一做答。但是他发觉自己内心逐渐产生出一种内疚的情感，好象做了什么坏事，正在遭受围攻。

“行了吧。我与事件无关，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修介尽量装作镇静的样子，但已无法控制话语的生硬。

“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能谈谈您现在的感想吗？”

“没什么感想。”

“矶村作了您的替身，对此，您有何想法？”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到底想问什么？！”

修介的面部表情变得严厉，他自己也有所觉察。

“让票完全出于善意。那以后发生什么事，和我有何关系？什么替身，说这话可要负责！”

“比如您是否考虑过以适当的方式向矶村的家属表示慰问这类事……”

“我什么也没考虑，也没有这个必要。”

修介厉声说道。

“矶村与我的关系纯属偶然。难道说60次班机的失事也是我的责任吗？……哼，各位请回吧！”

他说完手一挥，站起来。

“果真名不虚传，老顽固”、“年轻有为的学者作了这老爷子的替死鬼，真是的！”如此辛辣的议论有几句也传入修介耳中，那是有

意说给他听的。但修介并不理会，示意身后站在门口的小室将人赶出去。

走进会长室，他当经理时就跟随他的专职秘书淡津启子和以往一样微笑着站起身，绕到他背后说：

“您回来啦。”

顺手帮修介脱下大衣。她不会不知道报社记者们来闹事，但却有意只字未提。

修介瘫坐在椅子上，眉头的皱纹倒立，掏出香烟，停下点火的手，让启子给经理室挂电话。

“说是经理现在外出了。”

启子手捂话筒说。

“那叫竹井来一趟。”

享受董事待遇的竹井总务部长来后，修介就记者们闯上三楼一事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通。

“店里这么多贵重宝石，哪件丢了，靠你那点儿退休金也偿还不起呀。”

他甚至用上了如此苛刻的语言。

竹井退去后，启子给他沏了杯茶端过来。

“快到中午时，有位叫井冈治子的女士给您打来电话。”

对啦，从某种意义上说矶村遇难最受打击的应该是她。修介暗自苦笑着想。

“说什么来着？”

“说您今天该回来了，想邀您一同吃晚饭。”

“哼！我当是什么事呢……”

他略带轻蔑地小声说了一句，喝了口茶。

治子和矶村的关系非同一般。井冈知道并且默认。仅一次航班之差，矶村遇难，照理说她应该比谁都难过，却竟然邀人一起吃饭。这女人真够戗。修介想到老好人井冈，觉得他又可笑又令人同情。

要是堀江在，修介打算就记者闯入连同聪一的巴黎之行向他提出强烈抗议。可人不在，火也就无处发泄了。

稍歇息后，他穿好衣服离开屋子。已经是黄昏了。银座是一片灯火的海洋。

当他坐出租车回到目白台家里时，响子还没回来，女佣人杉江婆出来迎接他。

四年前友子死后，聪一和其妻律子迁往大阪独自生活，家中立刻显得空空荡荡。打那时起，修介便和响子，杉江婆三个人一起过日子。

进到起居室，打开电视，恰好正在播放发现失事飞机尾部的新闻。

报道说机尾是在羽田近海发现的。但令人费解的是：

“从千叶方面飞来的ＪＡ8302号飞机残片在海底朝相反方向散乱着。尾翼靠近羽田一边，朝向与羽田相反的五井方面。机体的其他部位也是如此。”

在周围海域发现了十四具尸体。加上这之前发现的漂流尸首以及搜寻海底时打捞上来的，失事三天来，总共才收容二十二具遗体。机体也只找到尾翼，其余大部分尚不明去向。在已确认的遗体中没有矶村安雄的名字。

修介闭上电视，坐在沙发中。他已经疲惫不堪。

“矶村作了您的替身。”

刚才记者的话在他耳边萦回。他咋咋舌，摇了摇头。

不过是偶然的事，却瞎往一起联系，硬要找出合乎逻辑的因果关系，对这日本人特有的怪癖真没办法。难道沮丧地说一句对不住矶村，他们就心满意足不成？岂有此理！

修介想起和老师夫人关系暧昧的矶村安雄，回忆起他那公子哥特有的略带点傲气的样子，不由得咧嘴笑了。

“老爷，这就给您端饭来吗？”

杉江在门口探头问。

“现在还不想，等响子回来再说。你先吃吧。”

“小姐还不知啥时候回来呢。”

“没关系。我胃有点不舒服……”

“老爷近来好象身体欠佳。不好好吃饭可要伤身子呀。”

杉江从友子在世时就来这家，已经有十多年了。现在她成了家中的管事，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管，常惹响子嫌弃。

修介也不愿陪她在起居室没完没了地闲聊，于是让她送杯咖啡到书房，自己也从沙发上站起身。

来到二楼书房，因这一带地势高，透过宽大的窗户能看到远处新宿的夜景。

他在杉江送来的咖啡中滴了几滴白兰地，将杯放在桌子上，慢慢地点燃一支雪茄烟。他平常不吸雪茄，一天中只有夜晚在书房歇息时才吸一支，外加白兰地咖啡。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

然而，他的思绪又回到如何处置和矶村安雄的瓜葛上来。虽说他认为这毫无道理，纯属偶然，但也说明他还是往心里去了。

也许该去矶村家看看，这样才尽情理。尽管只见过一面，也毕竟不是陌生人。况且还转让了机票，后来出了事，有这样一层特殊关系。他还想起井冈要他给矶村妻子带的口信。

“有什么困难请只管说。”

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可到底是口信呀。

机体已经找见了，虽然还只是一部分。矶村的遗体最迟一两天内也会找到的。那就去为他吊唁吧。

修介心里这样打定主意，便不再去想矶村的事了。他坐在桌前，着手制定向堀江谦吉及其同伙反击的计划。

对于那些阻挡他前进的人，妨碍他事业的人必须不择手段地予以清除，给予反对者、敌对者以彻底的打击，使之再也不得翻身。这便是他的哲学，从年轻时代就遵循过来的原则。

从三彩堂还只是区区钟表店时起，堀江就是他的老搭当，俩人的交情还可追溯得更远，战争中他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正因为这样，当堀江背叛他时，他受到的打击可不同寻常，愤怒也格外强烈。

这一晚，修介热衷于做计划，忘记了夜色已深。

一连三天修介都呆在家中，第四天上班正赶上秘书淡津在接电话。

“请稍等一下。”

启子用手捂住话筒告诉他说：

“会长，井冈夫人打来的电话。”

“好，我接。”

虽说讨厌她，但总还是朋友，而且是井冈的老婆，容不得怠慢。

“我是秋山。”

修介走到桌前，抓起电话。

“喂，是会长吗？秋山先生？”

治子的尖嗓门传入耳中。

“唉，真不容易呀。您说我打几回电话了？您是假装不在吧。”

“有三天没来上班了，抱歉。”

修介皱着眉头，但依然客气地说。对方无节制的亲热口吻使他感到不舒服。

“哎，您不能出来一下吗？我现在资生堂呐*。”

“短时间的话，可以。”

犹豫了片刻，修介这样说。随后挂上了电话。对方从札幌来，而且在银座，再怎么厌烦，他也无法拒绝。

掘江好象在经理室。但修介有意不见他。计划需秘密进行，这期间最好不同他见面。

来到街上，寒风凛冽。客机失事的第二天起天气也故意做对，一直都是冷天。

正当晌午，资生堂的餐厅里挤满了顾客。井冈治子坐在二楼靠窗的座位上，看见修介上来，象小姑娘似地挺直身子挥动手臂示意。

“您好。”

治子寒暄说。这点倒还和普通人一样。修介坐下后不十分客气地问道：

“夫人，怎么还在东京？”

“哟，瞧您问的。我也不是闲人，整天东奔西忙的。”

“买东西，看戏什么的吧？”

---

* 日本著名的化妆品商店。

“哪里呀，是为井冈奔波呐。”

治子调皮地一只眼挤了一下，笑着说。这也和她的年龄不相称，弄得修介无法正视。

据治子说，她是为井冈联系秋天退休后的工作托了N大学名誉教授志村秀晴博士等有关实力人物。

志村博士是日本理学界的鼻祖，和她是远房亲戚。治子说，井冈退休后渴望到N大学理学系任职。修介知道她想进东京，这可能是她自己的要求。

“这种事还用得着夫人操劳？交给井冈去办好啦。”

老婆探亲访友，拉关系走后门为之联系工作，反倒会让井冈下不来台。修介更加讨厌这女人了。

“不过，是井冈让我做的，有什么法子。”

“井冈让……”

“可不是么……。井冈可狡猾呐。别看他装出一副无能、老好人的样子，其实，象他那样表里不一的人还真少见呢。娶我这么个结过两次婚的，也是因为我家和志村博士家沾亲。他的前妻也是他现在所在大学理学系主任的侄女。”

“哦……”

修介感到有些困惑。

他本人就历来主张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实际上他死去的妻子就因为是金融资本家、人称“幕后日银*总裁”的女儿，他才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将其弄到手。他一直认为井冈生性单纯，助人为乐。因此，治子的话使他颇感意外。

这个骗子！

他意外地发现了伙伴的短处，内心暗自苦笑。

“搞女人他也是老手。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有权享受一下有限的自由。井冈也公然允许我这样。这正说明他比一般人更狡猾。”

她似乎在暗示自己和矶村的关系。

---

* 日本银行的简称。

“对啦，矶村是怎么回事？”

她皱着眉头说：

“还没找着尸首……”

到这天上午为止，已找到近百名失事飞机乘客的遗体，机身中部和机头部分也已发现，还有三十五名遗体下落不明。

“没找着的不只是矶村……”

“如果就这么总也找不到，那可要闹鬼了。啥时忍不住从哪儿钻出来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也许最先就来找您算帐。因为您在报上说的话那么无情嘛。”

“我说的都是实话。不过报上登的大幅度歪曲了我的本意。”

矶村死去，而自己得以幸免，这是命里注定，祸福难测。我并不想表示同情，不幸者只能认命。慰问？那是航空公司的事。

可能和当时的气氛有关，各家报纸关于修介都做了类似的报导。

“就是！我赞成您的观点。实事求是嘛。那种场合需要有勇气。”

“我倒是想去看看矶村的夫人。可报上那么一登，去了也不好说话。”

“算了吧。那种女人，不要去理睬。”

治子一直亲切温柔的语调突然变得强硬，修介凝视着她，半晌没说出话来。

“矶村出什么事，那婊子也不会受惊，很快就会跟别的男人好的。”

“不能这么讲。这不象夫人说的话。”

实在听不下去，修介劝戒道。

“这可是真的。那女人压根儿就缺少节操。”

治子就象是在谈论污浊不堪的垃圾堆，无法忍受似地紧锁眉头，牙咬下唇。

从她的口中居然说出节操二字，修介内心止不住想笑。这似乎被治子敏感地觉察到了。

“当然啦，我偶尔也和相好的男人玩玩，可是那女人，根本就没贵贱好孬之分。只要有钩她就上。换句话说，她一点做人的尊严都没

有。可以这么给她下定义。”

“不过，矶村爱她才同她结婚的吧？”

“不对。是井冈硬塞给他的。矶村为那女人不知遭了多少罪呵。”

“井冈？我听说他是介绍人……”

“他介绍矶村进现在的大学工作，以此为条件硬要他们成了亲。”

“可，那人如果真象夫人所说，井冈为什么把这样的女人介绍给矶村呢？我不明白。”

“因为他没法处理了……”

治子说了半截，停顿了片刻，然后仰起脸，以破涕为笑似的表情说：

“那女人原先是井冈的情妇。”

“井冈的？……”

修介鹦鹉学舌般地叮问道。

“其实井冈也不是她的头一个男人。那以前，从十四五岁时起就供好几个男人玩弄过了。是井冈说的，也许掺杂着一半自我辩解和遮羞的成份。”

治子说完，便用餐叉吃起刚上桌的小菜来。

“不说了吧。总之，对那女人您用不着去关照。”

她又恢复了先前快活的语调。

修介对她讲述矶村妻子的话半信半疑。

和矶村结婚前跟井冈有过关系，这可能是事实。妻子在谈论与自己的男人有过关系的女人时，出于憎恶，往往会把对方说得一无是处。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治子的话也不能全盘接受。

最使修介感兴趣的是那个公子哥出身，具有冷漠学者派头的青年为了当大学的讲师、副教授竟然不惜娶老师的情人作妻子这一事实。井冈也是一路货色。

他们口称不与俗事同流，不与俗物合污，一个个道貌岸然，实际上和我也不差上下。

想到这里，他得意地笑了，

“今天，找我有何贵干啊？”

修介问道，不会是为讲丈夫及其情妇的坏话把我叫出来的吧？问话里暗示着这样的意思。

“想请您带我逛逛东京……”

“逛东京？”

“逛夜晚的东京。您一定知道许多有趣的地方。”

由于应酬客户等的需要，他的确经常涉足不夜城，抛开工作，他也是个有名的放荡汉，可是，他不想领治子闲逛。

“哎，今晚怎样？我想到新桥或者赤阪的茶座去看艺妓演唱。”

“不凑巧，我今晚有约会，要和人谈工作。”

这并不是借口。

他约好今晚与三彩堂两家开户银行中的一家的专务董事在柳板见面，为的是商议如何从三彩堂领导班子中把堀江驱逐出去。

“您真冷淡。”

治子好象伤了自尊心。修介佯作不知。

吃完饭两人走到街上，在街角，修介丢下看样还不愿离去的治子，先回到三彩堂，让淡津包好慰问费，带在身上坐上了车。

“去成城学园。”

他把记事本上矾村的住址告诉给司机。这是他从报上抄来的。

尸首尚未发现前，严格地说只是失踪者。他忙于策划驱逐堀江，原打算待安雄生死有了着落之后再去探访，所以一直拖延下来。见到治子时听了一席有关矾村的话，再加上报上登载了恶意诽谤的报道，修介觉得自己似乎在有意躲着矾村家。按他的脾气，一刻也不容再这样耽搁下去了。

从站前商店街一直往里走，直角拐弯处是条清静而体面的住宅街。矾家村就在这一带。这里十分开阔，从前可能是园林，如今建起了四层楼的公寓。被楼房遮住光亮的角落里有栋古旧的平房，巨石垒起的院墙也仅残留着门前的一段，看样过去是贵族管家的住房。这便是矾村的家。

按过木格子门旁的电铃后，出来一位三十二三岁的瘦女人。起初，修介还以为是安雄的妻子。

他通报了姓名，那女人霎时嘴唇微张，以茫然的目光凝视着他。转瞬神色变得紧张起来。

“请稍候。”

说完便向里边跑去。

半晌，修介一个人呆在门口。又过了一阵儿，这回出来一个五十岁出头的大个妇人。

“我是安雄的母亲，叫珠乃。”

说完轻轻点了下头，一屁股坐在门框上。很明显，这是不打算往屋里让客的举动。

修介简明扼要地解释了让机票的经过，将带来的慰问费递上去。他做好了对方回绝的思想准备，可是没曾想安雄母亲客气地表示感谢收下了。

“您真是命大有福气。安雄也还没一准就死了。还想沾您点光呢。”

妇人讥讽地说。

“刚才那位是矶村的夫人吗？如果是的话，我想向她转告井岗的口信。”

“那是安雄的嫂子。”

珠乃夫人回答完又一字一板地说：

“节子现在不在家。”

不在没办法。反正也不是特别急的事。修介就这样告辞离开了矶村的家。

一路上，他总感觉安雄的妻子——大概是叫节子——在婆家关系处得不象是太好。他回想起珠乃夫人一字一板说话的样子，忍不住苦笑。到底是名门夫人，家境破落也不倒架，给人吃闭门羹还不失礼节。

“您回店吗？”

车开动后，司机问。

“不，我要买点东西，在新宿下车。你不用等我。”

修介顺口说道。

其实，他不是买东西。在京王百货商店前下车，进商店转了一会儿就出来，又坐上了出租汽车。

因为他约好在赤阪的一家叫作中桥的饭庄和总务部长竹井明私下会晤。竹井原本是秋山派的人，后被堀江拉拢过去，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正因为这样，修介觉得他虽不可委以重任，但如果使用得当，还可发挥一定作用。

中桥这家饭庄以前珠宝店应酬顾客，谈生意从来没用过。最近修介才把它作为实施驱逐堀江计划的据点。他十分谨慎，不想让店里任何人知道，既使司机也不例外。

出租汽车司机打开了车内的收音机。

正在播送新闻节目，报道说在西子安海域拖网渔船又打捞上来三具遗体，姓名也得到证实。接着又报道说事故调查委员会成立，任命志村秀晴博士为会长。

“东一个西一个，可真够零散。”

司机对着后望镜搭话说。

“日子越久，尸首漂得越零散，就越不好找。干什么呢？慢慢腾腾的。都过去一个星期了。”

“海上出事，遗体不大容易全都找到。看样子，这回得有些找不回来的。”

“是么。死都闭不上眼睛，真可怜。”

“反正与死者无关。打捞上来也都成了腐臭尸，我看还不如不叫人看见的好。”

“可死者的家属不会这样想得开吧。”

司机加以反驳说。

蓦地修介脑海里闪过父亲克三离家出走时的背影。

克三十有八九是跳津轻海峡自杀了。在那个海峡当中跳下去，尸体是决不会漂上来的。无疑，正是修介的憎恶把克三逼上了绝路。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对此他至今也不感到懊悔。没找着尸体是值得庆幸的。只是偶尔想起来，心中稍感到有一点难受。

车在溜池附近行驶着。

3. 栈桥巧遇

再过两三天就是三月了，寒气却丝毫不见和缓。从办公室窗里向外望去，路两旁树木光秃的枝干被强劲的北风刮得来回摇晃。

屋里，只能听到清脆的打字声，淡津正在打一封修介口述的商函。

修介看看表，时针刚过两点。

这时，门突然开了，一个身穿驼绒大衣，领口露出鲜红围巾，三十二三岁的高个女子擅自闯了进来。

启子起身寒暄，那女人置之不理，径直来到修介桌前，厉声叫道：

“爸爸。”

她手里拎着一只白色的皮手提箱。

“是律子呵。”

修介板着面孔应道。

“什么时候来的？这是我办公的地方。不是说过不准家属随便进入吗?!”

“我刚到。”

律子只回答了修介的前半截问话，转身对打字的启子命令道：

“淡津小姐，你回避一下。”

修介自己也意识到脸色变了。以往为这点事他是不会生气的。按他的脾性，感情激动时，反倒越发冷静。可是近来却变得动不动就发脾气。

“用不着回避。”

他抑制不住感情冲动地对启子说。

“你在工作，这是我的办公室，用不着听外部人的命令。”

然后转身对律子说：

“你给我回去。有话回家再说。”

然而，律子也不示弱。

“不是私事。我是为打听人事问题专程从大阪赶来的。”

“嗬，你什么时候有权插嘴店里的人事问题了？”

启子见苗头不对，悄悄离开了屋子。

“爸爸，听说您要把聪一从巴黎调回来，您也太武断了。”

“大阪分店经理长期不在大阪怎么行?!”

“事到如今，难道爸爸要免去聪一的巴黎分店经理职务不成？我们已经做好了去巴黎的准备，只等出发了。您却要阻拦……”

“我并没让聪一去巴黎。”

“您没说，可堀江说了，不就是经理命令吗？”

“即便是经理命令，重大问题也得由我批准。决不允许女子小人多嘴多舌。”

修介一只手拍了下桌子，怒视律子，接着说：

“你也太轻浮了，不象话。去巴黎恐怕你比聪一更得意忘形。想去的话，观光旅行去好啦。把工作和游玩混为一谈，成何体统?!都是你这样的女人毁了男人的事业！”

“这话从何说起？您怎么能……”

律子面孔呆板，话语哽咽。她两手扭绞着摘下的鹿皮手套，强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她几乎每个手指上都戴着戒指。

碰上这种女人，宝石也黯然失色。就如同卖弄小聪明的女孩两手戴满玻璃珠而洋洋得意一般。

修介这样想着，内心厌恶，扭头移开了视线。

最近自己为什么这么好动肝火呢？他自己也觉得奇怪。顶多不过儿媳妇说了几句不在行的话，本可以批评两句，或者保持沉默，结果却象对付势均力敌的敌手一样兴奋异常。他以前从没这样。

两人同时沉默不语。仅仅一、两分钟，却显得那样长。

终于，律子屈服了。

“对不起，爸爸。我没别的意思。只因为聪一一直向往着去巴黎赴任，我不忍心看他失望，所以才……。不过，还是您说得对，干事业嘛。请原谅！刚才说的，我全部收回。”

“明白了就好。我也有些过于感情冲动。”

修介有些难为情，嘴角强做出笑容说。

“爸爸，今晚您早点回来吧。我好好给您做顿好吃的。杉阿婆做的乡下菜您一定已吃厌了。”

“那好呵，看你的了。”

修介随合着，心里却在为律子的随机应变暗自苦笑。得罪了他没自己的好处，律子权衡利弊才强按捺住心中的怒火。对此，他心里犹如明镜一般清楚。

律子一定对自己的失态有所悔悟，为了挽回不良影响，她才打定主意，在东京期间做个温顺、贤惠的媳妇。

律子出去后，过了一会儿，启子回来，接着打她的字。

“让你受惊了。”

修介安慰她说。然后，从衣柜里取出大衣，

“您外出吗？”

“我也有点不冷静。出外走走，清醒清醒脑子。”

他半自言自语地边说边由启子帮忙穿上了大衣。

来到外边，并没有具体要去的目标。在店前买了份晚报，叠好塞进口袋，信步走到五丁目，进了一家常去的咖啡馆，铺开晚报看起来。

飞机失事已过去近一个月，当初连篇累牍的关于波音727失事的报道如今已完全丧失了新闻价值。有关消息只在头版和社会版上占一小块位置。

头版以三、四行短文报道说新近任命北海道S大学井冈泰三博士为事故调查委员会委员。

修介感到惊奇，同时想起与志村委员长沾亲的治子那活跃的穿梭外交。

井冈的专业是研究物体的耐压性，调查失事飞机对大气压的耐性，起用他也不足为怪。临近退休的他这下子可抓住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社会版上刊登一篇采访消息，并附带遗体尚未被发现的三个人的照片。救难指挥部表示一定设法在今明两天内找到，以挽回在社会上

造成的不良影响。

但是，离失事已过了近一个月，除未发现遗体的三人外，集体追悼会已在增上寺举行完毕。因此，可以说救难指挥部的上述决心也引不起人们多少兴趣。

三个未被发现的人中有两个是制鞋厂的悬赏中奖者团体旅客，另一个是矶村安雄。照片上的矶村和在札幌见到时的印象不同，他那亲切、文弱的笑容给人以腼腆、拘束的感觉，看上去就好象要跟自己说话似的。

看着这张照片，修介忽然产生了去竹芝码头看看的念头。

事故发生后竹芝码头就设立了救难指挥部，成了搜索船队的活动基地。

也许象救难指挥部表示的那样，今天矶村的遗体也能打捞上来。但是，他并不想去看这个。遗体捞着捞不着都无所谓。

只是由于看了矶村那带文弱笑容的照片，觉得他仿佛象被遗弃的少年一样孤独，这不禁引起了修介内心的某种共鸣。另外，反正他出来也没具体去处。

于是他走出咖啡馆，坐进了出租汽车。

由浜松町向左一拐，清冷的海景便映入眼帘。司机对着后望镜问道：

"您大概是还没打捞上来的那三个人中的……"

遗族吧——几个字没说出，半道咽了回去。

"不是。"

修介板着脸，简短地回答说。他不想让对方再问下去，也不愿意做答。

码头到了。飞机失事当初，这里整天挤满了的遗族亲友和航空公司、两个旅行团的有关人员以及尾随的报社记者、摄影师等，到处是一片哀叹、哭泣、吵杂。而现在却变得如此清静、闲散，令人难以置信。

救难指挥部还没撤消。值班的工作人员无所事事，悠闲自得。记者、摄影师也寥寥无几。他们身后并排放着三口白木棺材。帐棚被海

风吹得呼啦做响。

修介立起大衣领，两手插进衣袋，向岸边栈桥走去。

有三、四个象是遗族的男女伫立岸边，凝视着大海。恰好有一条搜索船向码头驶来，人们的视线一齐热切地向那船投去。

修介在人身后站住。

船急速靠近栈桥，几个工作人员从指挥部跑出来。遗族们没等船靠岸就蜂拥地迎上前去。

“收容了两具遗体。”

象是船长的人对栈桥上的指挥部工作人员喊道。接着说出了两人的姓名，都不是矶村。

帆布裹着的遗体从船上卸到栈桥上，遗族们哭着拥上前去，刹那间都木立不动了。一股强烈的异臭扑鼻而来。

修介能够想象得出尸体的腐烂程度。他转过脸，想离开这里。

可是，就在他迈步要走的同时，脑部一阵筋骨碎裂般的剧痛向他袭来，他趔趄几步，依凭在栈桥的桥栏上。五脏六腑好似在翻卷，胃里的东西涌上喉头。

他蹲下身，朝岸边污浊的水面吐去。

他忽然察觉有人在为自己揉背，动作是那样地轻柔。一双脚穿女学生样式棕色矮跟皮鞋的细长腿和廉价面料的风衣下摆映入他满是泪水的眼膜。

“您不舒服吗？不要紧吗？”

工作人员跑过来说。

“那边有遗族休息室，请过去歇会儿。”

修介望着海面，挥动一只手说：

“别管我，我不是遗族。”

胃里的东西又往上翻，说话很吃力。

工作人员听了这话似乎就离去了。但背后的轻柔感觉却依然在。

过了一会儿，呕吐止息，修介边用手绢擦嘴，边慢慢站起身。剧烈疼痛的余韵尚未完全消失，身体还在打晃。

一个年轻女子站在那儿担心地望着他。她不过二十几岁的样子，

中等身材，长得不起眼，穿着也不讲究。但却奇怪地给人一种美的感觉。

这感觉主要来自她那双眼睛。双眼皮，淡蓝色的大眼睛显得格外温柔，同时又蕴藏着特殊的寒光，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要不是因为她那端庄的嘴角上露出略带几分稚气的微笑，修介还真不知该怎样对待她的凝视呢。

“谢谢你。”

他发自内心地致谢说。脸上流露出自然的微笑。

“不必客气。我见您很痛苦的样子……”

她以拘谨的口吻说着，低下了头。

“已经没事了。请到那边忙去吧。”

两具遗体在栈桥分别装进棺材，正在向指挥部搬运。后边跟着用手绢捂脸的遗族们。

“不用，都是些不认识的人。”

她摇摇头说。

修介不觉吃了一惊，情不自禁地凝视着她那淡蓝色的眼睛。

既然到这里来，她一定是和未被发现的三个遇难者中的某一个有关。如果和刚收容的两人无关，那就只剩下矶村安雄了。

难道这女人是矶村的妻子？

可是，未免有点过于年轻。记得井冈说，矶村的妻子是二十八、九岁。

“对不起，请问贵姓？”

“我叫香西节子。”

她以爽朗的声音回答说，就象小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一样。

这么说不是矶村的妻子。修介心里不禁松了口气。

“往回走吧。”

两人一起离开了栈桥。

指挥部前停着两辆灵车，分别装上棺材，载上遗族，便向增上寺开去。

“你为什么到这来？既不是遗族……”

修介自己也觉得这问题提得古怪，但却又忍不住要问。

“我惦着安雄……。觉得今天遗体该捞上来了……”

看来，你还是——修介要问，但没说出口。

“正好是出事的前一天，我被撵出了矶村家。所以，已经不能说是遗族了。可……”

节子将下巴颏儿缩进风衣领内，眼瞧着脚尖说。下唇稍向外突出的嘴角带着微笑，象少女一样天真。但同时又使整个面部表情显得冷漠、呆滞。

“是这样……。怪不得矶村那么着急回京。”

“不过，即便安雄在家，结果也是不会改变的。”

“可矶村是你的丈夫啊。趁丈夫不在家，亲属擅自决定离婚，这在法律上也是不允许的。”

“没法子。矶村家里也都是好人。他们家是名门，亲戚也净是些体面人物。可我却从小没有父母，在养育院长大，学校也只念到中学，人家嫌弃我也是合情合理的……。啊，对不起，初次见面就跟您说这些……”

节子用戴毛线手套的手轻轻捂着嘴唇道歉说。

修介这才发觉自己还没通名报姓。

“应该是我向你道歉，还没通名报姓，我叫秋山……”

没等说完，节子就象孩子似地现出得意的笑容说：

“是秋山修介先生吧？我在给您揉背时就猜出来了。报上登过您的照片，而且这时候来到码头，又不是遗族。”

“说句后悔话，当初不让机票就好了。”

修介自己也不知为什么改变了认识，他头一次说出了事故发生以来决不启齿的话，而且是自然而然说出的。这不禁使他感到惊愕。

“那与事故没任何关系。您用不着往心里去……。咱不谈这个，秋山先生，我倒是想求您件事……”

修介心里早有准备。

虽然被撵出了矶村家门，但毕竟是安雄的遗孀。要是提要求，她是最有资格的了。况且，他去成城探访时，已是她被赶出之后，慰问

费一定到不了她的手中。

“什么事？只要是我能办的……”

“嗯……。能请我吃顿饭吗？要是能吃上一碗加鸡肉鸡蛋或者炸虾仁的米饭，那可就太棒了。”

节子末了几乎唱歌似地说。

这完全出乎修介预料。他注视着她那想象爱吃的食物而喜笑颜开的样子，一时找不出回答的辞句来。这在他真是意想不到的要求。

“对不起，头一次见面就提这样的要求……。不过，说实话，我从昨晚到现在什么也没吃。”

大概是曲解了修介的沉默，节子消沉地低下了头。

修介为自己的小肚鸡肠感到羞愧，与此同时，他又体味到了近来少有的愉快、兴奋。

“这太容易了。咱们去银座怎么样？我带你去一家最好吃的法国餐厅。”

“不，我，上那家……”

节子用手指着附近一家接待候船旅客的简易饭馆说：

“我喜欢这样的地方。”

“你要是喜欢吃炸虾，也有好吃的餐馆。”

“请原谅我太任性。我顶喜欢吃这种饭馆的饭啦。米饭上放一大块炸虾……”

她以品味佳肴似的语调说。

她说有一次安雄领她去银座一家有名的高级餐馆 结果受拘束不说，端上来的米饭和炸虾还是分开放着，吃得一点没滋味。

最后终于依她的要求，修介答应进那家简易饭馆。走到饭馆门前，节子小跑几步抢先拉开玻璃门，兴致勃勃地摘下手套，在煤气烤炉边的桌前坐下来。

“大爷，给我来一碗炸虾饭。还有……秋山先生您要什么？”

修介浑身被海风吹得透凉，非常想加点热的，明知道不会有好酒，还是请店主人给烫了一壶。

“怎么样？来一杯。”

他递过酒杯说。节子迟疑了片刻，摇摇头说：

“不喝了。平时能少喝一点儿，不过现在肚里空空的，喝了会醉倒的。”

“你说从昨晚到现在什么也没吃，难道说从矶村家出来时，他们一点钱都没给你吗？”

“那可不。过门时我就是两手空空的呀。”

节子现出一副真的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神情。既然对方单方面提出离婚，并且采用强硬手段将她撵出家门，修介觉得她理应得到离婚补偿或者安抚费。可是节子却似乎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那，你生活上有困难吧？”

修介问。但节子的注意力已经被端上桌来的炸虾饭所吸引。

“热气腾腾的……”

她手捧大碗，喜形于色。

“困难是有的，但我可以做工。不是吹牛，我从小就过惯了苦日子，所以无所谓。”

过了一会儿，她才有所省悟似地回答说。修介对她这爽朗的话语甚至感到有些迷惑不解。

“有地方做工吗？”

“目前还没有。但总会有办法的。”

“你有什么专长吗？比如打字或者速记……”

“不，我什么也不会。”

节子停下筷子，露出一点儿不好意思的微笑。

“不过，我去过幼师学校。是井冈先生让我去的……。我有文凭。”

“唔，幼师。”

这对修介来说是个遥远的世界。他点燃一支香烟，抬头仰望满是油迹的天花板。

“我特别喜欢孩子。在养育院时，就乐于照看小孩。可能的话，我想自己办个幼儿园。这是我的理想。”

她手里拿着筷子，一下子变得饶舌起来。

“等我做工攒了钱，在郊外租间小房子，旁边再有块可以免费使用的空场或者野地。原打算三十岁前开办这么个小幼儿园。可是现在看来这不大可能实现了。”

“照理说问妇人的年龄是失礼的……”

没等他说完，节子就连忙摇头说：

“没那么多讲究。我这个月三号满二十九岁了。”

修介原以为她大概和自己的女儿响子一般年龄，不禁感到有些惊奇。他再一次端详了埋头吃着饭的节子的侧脸。

三号正是飞机失事的前一天。如此算来，她是在过生日那天被赶出婆家的。他对矾村家人的无情之举不能不产生强烈的义愤。

“要是哪儿有什么工作，请您一定想着我点。什么活都行。我无论做什么都心甘情愿。”

节子终于搁下筷子，双手放在膝上，低下了头。

你愿意在我的店里干吗？——修介话到嘴边，觉得不大对头，便收了回去。

三彩堂是经营金银宝石的商店。

照旧说法，养育院长大，既无父母，又无监护人，象这样不知根底的人是不能随便拉进店里的。虽然节子初次见面给他的印象不坏，但毕竟是被婆家撵出门外的媳妇，按井冈治子的话说，她是恬不知耻，臭名昭著的风流女人。这就更使他犹豫。

“对啦，差点儿忘了。井冈让我转告你，如果有什么困难请只管找他商量。”

不是由治子联想起井冈的口信，而是为了逃脱几乎顺嘴应允的责任。

“井冈先生是位热情而善良的先生，正因为这样，我就尽可能不去麻烦他。以前没少连累他……”

说着，节子又恢复了她特有的明快语调。

“我行。我有办法的……。谢谢您的款待。这么好吃的炸虾饭，我好象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吃到。”

“如此简单的饭菜，你这样说，我倒应该感谢你喽。”

修介内心也的确是这样想的。

要是能如愿以偿，当上幼儿园阿姨倒还好说。除此之外，她无一技之长，找工作谈何容易？这期间身无分文，怎么过日子呀？修介一反常态，替他人担起忧来。

他有些生气了，觉得自己不该这样多愁善感。他随手从钱夹中抽出几张钞票，

“这点小意思请收下，以熬过眼下的困难时期……”

他话语生硬，带点口吃，说着把钱放在她的膝盖上。

“哟，这……是借给我的吗？”

节子瞧了瞧膝盖上的钞票，又瞅了瞅修介，以近乎惊叫的声音问道。

“要是说给，你不高兴，那就算借吧，什么时候还都可以。

“啊，真的借给我吗？太好了。这下可解决大问题了。”

她双手夹着钞票，真的欢欣雀跃起来。

“我把所有的东西一件不剩地卖掉，好容易才凑齐这个月的房费，再没什么可卖的了，不知以后该怎样打发日子，正在犯愁呢。对啦，您带着笔吗？我得把地址告诉您……”

节子大概在想既然借了钱就应该把地址留下。她说着在修介递过来的记事本上写下了所住公寓的门牌号，交给了修介。地址是丰岛区长崎二丁目川田庄，字迹象铅字一般工整、漂亮。

“只有一间六铺席大小、带厨房的房间。墙壁是一张胶合板，隔壁的响动听得一清二楚，而且厕所还是公用……对不起，饭后不该说这话。”

她稍微伸出舌头，缩了下脖。

“这下子终于只剩矶村一个人了。”

修介改变话题说。

“是啊。不过，我觉得这样倒好。”

节子手捧刚端上桌来的粗茶，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这种茶不可能好喝，可不论什么一到她的嘴里就都好象变成了香味可口的佳肴。

“你是说遗体不被发现好？”

她默默地点点头。

"刚才，您在栈桥吐了吧？哎呀，对不起，又说这个……。我不希望看到安雄变得那样丑陋不堪，也不想让别人看见。不管遗体找到找不到，死总归是死，在任何人都看不到的海底安眠，可以使我对他原有的印象永远不受损害。"

"你是位诗人呵。"

"是嘛。有人说我是冷酷的现实主义者。"

节子调皮地笑了笑。

修介知道自己在栈桥上呕吐不是由于死者的腐臭所致。他先是突然遭受剧烈头痛的袭击，而后才引起呕吐感的产生。

很显然，这与最近频发的头晕目眩、复视等症状出自同一原因。

可是，给节子解释这些也毫无意义。他若无其事地按捺住内心蠕动的不安，对这件事只字未提。

修介付了钱，二人走出饭馆。

"今后有什么特别的难心事，甚至对井冈也不好张口时，就跟我说好啦。"

真是多余说这话，我何时变得如此虚伪，低三下四？——他没等把话说完，心里就在责备自己了。

"好的。谢谢您。"

她只是客气地随便应允了一句。这反倒使修介不觉得十分难堪。

节子说要坐电车回池袋，修介雇辆出租汽车，把她送到浜松町车站，然后自己继续乘车往银座驶，一路上他在脑中反复琢磨着对节子的印象。

丈夫外出期间，被撵出家门，落得身无分文，却还认为婆家都是好人；男人死得连尸首都找不到，却并不见她悲痛欲绝；作为遗孀提出的要求仅仅是一碗炸虾饭，而且对这一碗饭象孩子一样地蹦高乐。

她那淡蓝、明澈的眼睛中所含的温柔和冷漠到底意味着什么？无上的柔和又无比的冷酷。她对事物是敏感还是迟钝？修介连这一点都无从判断。

节子这样的女人无论从哪个角度观测，都使他觉得陌生。

奇怪的女人——。

修介低声叹息道。

但是，车一到三彩堂，他又恢复了原来的老样子。

上到三楼，修介没进自己的办公室，直接敲经理室的门说：

“在屋吗？堀江。”

正在接电话的堀江听到这声音慌忙挂上电话，亲自来为他开门。

“会长，您有事，吩咐一声，我可以到您那儿去的……”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好久没在一起吃饭了。今晚来一顿，怎么样？”

“那好呵。真是有日子没和您在一起了。”

“过去无论上哪儿都是两个人一道。随着店铺的不断扩大，这种机会也少了。今晚咱俩叙叙旧，好好聊聊。”

修介以缅怀旧情的口吻说。堀江也随声附和，发出坦率的笑声。

当晚，两人亲热地乘同一辆车来到新桥剧场附近的饭庄。三彩堂是这里的老主顾，两人都十分熟悉。

“先说巴黎分店的事。”

酒上桌，女侍者退下后，修介开口说道：

“虽然你的计划不错，但是S银行和F银行都不大赞成。眼下还是希望你暂时观望一段时间再说。不顾两家开户银行的反对，硬行落实恐怕不妥吧。”

“哦，可是，两家都曾经对我说过赞成的呀。”

堀江挖苦地做了个鬼脸。

“大概后来又变卦了吧。”

修介心平气和地回答说。

“你预料到两家银行都会变卦，所以提前下命令把聪一招回，真不愧有先见之明呵。”

堀江继续挖苦道。这叙的是哪门子旧？

“叫聪一回来纯属个人的私事。即便在巴黎建立分店，也不能交给他这个蠢货。回来后，我打算让他在东京这边跑跑腿，重头锻炼锻炼。”

“解除他大阪分店的经理职务吗？那怎么成？未免太亏待聪一了吧？”

“大阪虽称作分店，实际上等于关西*总店。叫他管巴黎分店我都不放心，怎么能委以关西总店的重任呢？那是我的失策，看错了人。”

修介悔恨地说着，拿起酒壶给堀江斟酒。

另外，在瑞士这个购货市场设分店，从直接建立桥头堡的意义考虑，F银行特别感兴趣。你看是否放弃巴黎，日内瓦照你的计划执行。不能这样妥协吗？”

“怎么能谈到妥协？我是一切服从会长……

至于人事安排，趁此机会。提拔销售部的守口副部长，你看如何？”

“守口吗？……”

堀江泛出踌躇的神色。

守口是堀江派众所周知的干将。由于销售部长石塚是个温厚的老人，实际上可以说是守口在掌管销售部。日内瓦分店和巴黎同样是塚江多年的夙愿，作为将来打进欧洲的据点，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当然他希望委派自己的亲信去负责。而且这对守口本人又是一次晋升的机会。但是，这样堀江身边也确实就会减少一名得力的助手。

堀江将二者置于天秤之上，权衡得失，最终还是只好选定了日内瓦分店。

两人决定作为聪一的后任让总务部长竹井明出任大阪分店经理。对于竹井是不升不降的调动，但他是堀江派的实力人物，堀江因此而反对。在三、四年后提升他任常务董事的条件下，堀江最后做出了让步。结果，堀江经受不住甜饵的引诱，无形中被扭掉了两只膀臂。

“来，今晚咱们痛痛快快地喝一通。”

堀江稀里糊涂，也不知是得了便宜还是吃了亏。修介见此情景，便招呼等候在外的艺妓们进来。堀江喜爱的妙龄艺妓事先他就做了安排。

---

*包括京都、大阪以及邻近县的区域。

休息室里布置好了金色屏风为背景的舞台，待地方歌舞开演时，屋里人声鼎沸，乱作一团。

“哎，会长，让聪一接任守口的职务怎么样？再怎么说，从大阪分店经理一下子降到跑腿的，也太残酷了。

堀江抱着他喜爱的妙龄艺妓的肩膀，红光满面，兴致盎然地说。

这家伙从当兵那时就好玩女人——修介暗笑，摇摇头说：

“喂，堀江上等兵，不要考虑他是我的儿子。用人应该赏罚分明。”

他假装醉酒，以当兵时的军衔这么一称呼，堀江立刻迎合说：

“我说秋山中士，实话对你说，今天聪一的夫人哭着来找我，说是得罪了会长，要我出面说情。”

“这个贫嘴薄舌的女人！跑到你那儿去求情了吗？……。好吧，聪一的事就全交给你了。”

“谢谢，中士。”

堀江行举手礼，大笑起来。

“想来，咱们历经千辛万苦，一莲托生。我和中士真是地地道道的一莲托生呵。”

“是呵。”

修介内心不愿意和他这样回顾往事，但还是陪着笑脸把酒杯递给堀江。就在这时，

“哎呀！”

修介大叫一声，酒杯脱手坠地，他两手抱头，扑倒在桌子上。

和白天在栈桥发生的剧烈疼痛相同。接着就要吐出来——他急忙用手捂住嘴站起身。

可是头疼加目眩，虽然站立，却不能移步。

“阿秋，怎么啦？”

艺妓跑过来，把手绢递给他。

修介用手绢堵住嘴，说不出话来。

“厕所，快带我去，快——”

他以手示告诉周围的人。

“出什么事了？中士。”

堀江凑上前，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半开玩笑地问道。修介强忍住涌上喉咙的呕吐物，被艺妓和女侍者连拉带拖地抱到走廊。

过了一会儿，他用女侍者端来的盐水漱完口回来时，屋里鸦雀无声，酒宴一下子冷了场。

“这可不行啊，会长。你还是趁早去综合医院去做一次全面检查吧。”

堀江接过艺妓给斟的酒，担心地劝说道。

“要光是头疼目眩倒还可能是眼病引起。呕吐……

“阿秋，您怕是有胃病吧？我看您近来好象消瘦了。”

坐在修介身旁的上年岁的艺妓端详着修介的脸说。

修介端起酒杯，催那艺妓给斟酒。

“行吗？”

“行。已经没事儿了。”

实际上发作已经象根本没这回事似地止息了。

“可不要勉强哟。”

艺妓放下心，以半开玩笑似的口吻说着，拿起了酒壶。

修介自己也并不认为刚才的发作是由于眼病引起。因为他在医院检查过，结果得知眼是正常的。

那么就可能是内藏哪个部位出了毛病，也许象艺妓所说，是胃口不好。他马上想到了胃癌。

可是胃癌能有复视症状吗？或许真的是那种最可怕、令人毛骨悚然的病毒所致？

正象堀江说的，有必要去综合医院做一次全面检查。而且要尽早地。

修介想着这些事，但脸上并没有流露。表面上，他反倒显得比以往更加活跃。

酒宴过后，他和堀江分手，回到目白台家中，已经近12点钟了。

为他开门的竟然是响子，这是少有的。

“怎么，你还没睡？”

“嗯，想跟爸爸说点事。”

“这么郑重。别吓唬我呵。”

响子划上门，脸上略含微笑。不一会儿，端着咖啡套具上书房来了。

“爸爸，我可能要离开这个家了。”

响子边冲咖啡边说。修介知道她是在尽量回避自己的目光。

修介感到震惊，但只是短短的一瞬。

他从前就不对孩子抱有特殊的感情，这是他的信条。孩子最终总得分离，变成路人。

作父亲的义务他努力尽到，但从不使自己陷入缠绵的爱中。

爱子将导致自身痛苦。我只爱自己。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

“想走就走好啦。随你的便。”

他说。

“爸爸，您不觉得孤独？”

“别那么自信。你妈死时我连眼泪都没掉一滴，刚强着呢……。不过，理由是什么？不便开口的话，不说也可以。”

“他……说讨厌象爸爸这样的人。”

“他是谁？”

“鹤崎六郎。和我念一个大学，我的上级生。”

“是四年级喽。今春该毕业了……。他这么说了吗？”

响子默默地点点头，端过咖啡，坐在对面的沙发上。

“你，想跟他一块过吗？”

“是的。”

“他怎么样？说得时髦些，他……爱你吗？”

“嗯，非常爱。”

响子信心十足地使劲点头说。

“那不是很好嘛。”

修介在咖啡中滴入白兰地，面带笑容地说。

又不是跟我过，对我这个当爸爸的喜欢厌烦有何妨。真是多余考虑这些。”

"没说爸爸，而是说象爸爸这样的人。就是说讨厌有钱人。他说如果我是穷人家，而不是有钱人家的女儿，他立刻就想和我结婚。"

"哼……。现在有这种想法的年轻人还真不多呢。"

修介喝了口咖啡，微微点头说。

"他倒蛮有希望，我就喜欢这种有骨气的人。对方听了我这话可能要气得发抖吧。"

他发出快活的笑声，点燃一支烟。

"这么说，爸爸您同意了？"

响子在沙发上挺起身，欣喜地问道。

"谈不上同意不同意。即使对方再没出息，我也无权干涉。你只能自己拿定主意，靠自己的能力去生活。"

他盯着萦纡的雪茄烟雾，眼神稍带疑虑地继续说道：

"不过，既然他真诚爱上了你，那就不该顾忌贫富。那我会更喜爱他的。他顾忌说明他还没脱离青年人常有的洁癖……。再说，你的学业怎么办？还有一年才毕业吧？"

"恐怕念不成了。"

"放弃学业和他成家吗？那个叫鹤崎吧？工作有着落了吗？"

"还没有。参加了几个单位的招聘考试……，他的愿望是当新闻工作者。"

"这年头，越是这号洁癖的，工作越难找。干脆，叫他进三彩堂怎样？"

"那他会把我揍扁的。"

"也差不离。"

修介苦笑着。然后盯着女儿说：

"要吃苦的，响子。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嗯，没关系。只要和他在一起，过苦日子我也认了。我一定努力坚持，经受住熬煮。"

"好吧，该去休息了。总不至于明天就离家吧？"

响子从沙发上站起，望着修介说：

"爸爸，谢谢您。"

说完，两手扶膝，行了个九十度的礼，然后轻轻地走出了书房。

4. 象鸟一样

大约过了一周，修介一直拖着没上医院。对于确诊发病原因，他不禁有种恐怖的感觉。

三月的偶人节*已过。响子都二十二岁了，杉江今年还是照以往的惯例为她摆了好几排偶人。这天早晨，杉江正在收拾偶人，修介打定主意，今天说什么也得去医院，他下楼走进饭厅，吃了已过钟点的早饭。

是昨晚的发作使他下定了去医院的决心。

半夜里，头疼把他从梦中唤醒。那不是一般的疼痛。他刚睡着没多久，脑袋就好象冷不防被锤子砸了一下似地发作起来。接着发生了复视现象。

修介忍受不住这痛苦，想呼唤杉江。床枕旁有个按铃，直通杉江的房间。

他在昏迷中摸索按铃，也不知是按铃挪了位置还是没够着，他的手怎么也摸不到。

来人呐，来人——。

他觉得自己大声呼唤了几下，而实际上根本没有喊出声。

渐渐地，神志模糊，头痛也慢慢过了劲，他不知不觉又陷入沉睡。

修介早上起来，没把这事对响子和杉江说。但内心受到的冲击却非同小可。

昨晚，发作后幸好昏睡过去，没发生什么意外。但也可能就此在人不知鬼不觉中死过去。昨晚的发作如果再严重些，这种可能性是极大的。他不得不这样去想。

管它是什么病，不能再惧怕确切诊断了。他这才被迫拿定了主意。

喝过咖啡，燃着香烟。这时，杉江拿着名片进来。

---

*每年三月三日为偶人节，是女孩子的节日。

“这位先生要见您，说只占用您十来分钟。”

大名片上写着：矶村诚一朗。他猜测可能是安雄的哥哥。

“真不是时候，我正要出门……”

修介皱皱眉头说：

“好吧，告诉他遵守时间，只限十分钟。”

他叮嘱杉江，让她把客人领到客厅去。安雄的哥哥为何而来呢？这多少也引起了他的兴趣。

修介吸完烟，换上衣服，来到客厅。只见一个四十岁左右、五官端正、稍显阴险的绅士悠然地坐在沙发上。他比安雄更象珠乃夫人。

“我是秋山，今天上午没多少时间……”

修介说到这，对方落落大方地点头接过来说：

“我是安雄的哥哥。前些天您大驾光临，赶巧我不在家，真抱歉。”

出乎意外，客人声音纤细而清脆，用语客气而温和。

“听说安雄生前受过您的关照，我在此代他表示感谢。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出那样的事，一时承受不住这沉重的打击。因为弟弟是我们一家的希望……”

“是值得同情。不过，刚才跟您说过，我今天上午……”

“我知道，只占用您十分钟，请放心。”

诚一郎笑容可掬地保证说。

“从我这当哥哥的口中说出，恐怕让您见笑。安雄是个有才华的青年，很快就该晋升为副教授了。学术界也认为他将来有大发展。明年还准备让他参加P大学的勃郎峰考察队，他本人也期待着这次机会。我们家是贫穷的没落华族，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安雄事业的成功上……”

“不是还有您吗？您是长子呀。”

“我是个笨人，没什么本事。只能靠剪彩混日子，顶替不了安雄。”

“您说什么？剪彩是怎么回事？”

“矶村家族的旧领地是因州的一个小镇。那里至今提起矶村还视

为王侯。公民馆开馆典礼、大桥落成典礼都要请我去剪彩。因而能得到一点微薄的酬金。我就只能干这个。就是说，这样下去，我们一家连生活都无法保证。”

“航空公司给拨赔偿费了吧？”

“目前正在派代表交涉，可是靠那点钱是坐吃山空。钱用完了，我们还能去要饭吗？”

“您到底想跟我说什么？我没时间，请直截了当地说吧。”

修介焦躁地敦促说。

“好，痛快。简单说就是请您追念和安雄生前的友情，顾全矾村家眼下的困境，想借助您的帮助，维持我们一家今后的生活，所以特意登门拜访。”

“您要说的我完全清楚了。具体要我怎么办吧？”

“说穿了，就是想请您给我找个工作。”

“找工作？……”

“是的。在三彩堂给我安排个适当的职位，使我一家得以免除衣食之忧……”

“矾村先生，您自己说过您除了剪彩，没什么本事，对吧？”

修介以不加掩饰的气愤、轻蔑的口吻，截住对方的话说。

“让我雇用您这样的无能之辈吗？我的店里用不着剪彩的。”

“可是，能不能融通一下……。这样下去，我一家要流落街头的。”

“那与我无关。正是你们，让安雄的夫人流落街头，不是吗？”

“……”

“我是个无视伦理道德活过来的人，不想对他人怜悯、施舍。可是实在看不惯你们对节子的作法。对别人那么冷酷无情，而对除剪彩外无任何本事的自己却要求安排个‘适当的职位’，请不要太天真了吧！我的先生。”

“不，节子的事，尽管她有不是，但我也觉得太过分了。我母亲和我妻子做事向来不知道手下留情。真拿她们没办法。”

“你不仅无能，而且懦弱。出了问题就以女人作挡箭牌。我最讨

厌这种人。你的面试成绩不合格。”

“秋山先生，您见着节子了？她现在哪里？您知道吧？”

“无可奉告。时间到了，请回吧。”

修介愤愤地说完，丢下诚一郎，自己走出了客厅。

回到饭厅，见响子已吃过饭正在喝咖啡。

“响子，送我到虎门去。”

“O·K，老爷。”

响子痛快地站起身，向车库跑去。

“出什么事了？说话声在饭厅都听到了。”

车开出后，响子好奇地问。

“岂有此理，是个不讲理的客人。”

“再怎么不讲理，也不能对客人发火呀……。我看爸爸您有点不正常。”

也许是这样。修介也不得不回想起近来自己感情起伏跌宕的举动。

对方只不过是个没出息的没落贵族。根本用不着同他大动肝火。无须响子提醒，他也承认最近一个时期自己是有些不大正常。但是，此时他还没把这和接踵而来的发作联系起来考虑。

由于没预约，足足用了半天时间才检查完。

诊断结果无任何异常。虽然尿中稍有些蛋白，肾脏多少有点衰弱，但并不算太坏。只是他最担心的血液化验结果得两三天后才能知道。

虽还不能完全放心，修介的情绪总算得以恢复。“可能是疲劳过度吧”，医生这话更使他乐观。

“保险起见，还是检查一下脑部吧。请先到脑神经科去登记，约定个时间。”

在医生的劝说下，修介来到脑神经科。这里人很多，好容易才登上记，约定下月九日，要等一个多月后再来。

走出医院时已经是四点多钟了。他心情愉快，和来时判若两人。

人就是经不起神经的摆布。真是神经质。本来没病没灾，只不过小小不然的疲劳过度，却以为自己患了重病。如此看来，我秋山修介这么条硬汉子岂不同心胸狭窄的小人划等号了吗？不管怎样，先得干

一杯。把淡津启子叫出来，请她吃顿饭。他这样想着，在街角公用电话亭接通了三彩堂。没曾想启子张口就说：

“啊，会长，刚才有位叫井冈泰三的先生给您来电话了。”

“井冈？是从札幌打来的吗？”

“不。是从新桥的D宾馆打来的。他说等您回电话……”

“好，知道了。”

修介放弃了约启子出来的念头，挂上了电话。

宾馆就在附近。挂电话还不如去找他方便。他此时非常想见熟人，无论谁都行。

走到宾馆，在服务台一提姓名，不过两分钟，井冈就从电梯里大步走出来。

“哦，怎么样？身体好吧？”

说着，伸出大手和修介握手。

“刚在医院做完全面检查。结果哪都没毛病。”

“你说过的目眩吗？也太小题大作了。闹点目眩就值得做全面检查？真是防微杜渐呵。”

“听说你给我打了电话，什么时候到的？”

“刚到。明天参加委员会。”

“啊，是这样……”

修介想起井冈被委任为事故调查委员会委员。

“每周两次往返于札幌、东京之间，真够受。还要上课。”

井冈虽嘴上这么说，但实际上丝毫看不出厌倦的神情。

“矶村太不走运了。”

在宾馆前雇的出租汽车里，井冈笑着说。

“说是有希望被选为P大学的勃朗峰考察队员，他乐得忘乎所以。结果现在连个尸首都找不见。”

今天已经是第二次听到勃朗峰考察队这一名词了。

“勃朗峰考察队是怎么回事？”

“大约一年前，报道过意大利某大学考察队在勃朗峰山顶附近发现了贝类化石的消息，所以，日本也决定派考察队去。”

“勃朗峰是座高山吧？”

“海拔四千八百零七米。”

“奇怪，那么高的山上会有贝类化石……”

“是在勃朗峰海拔四千四百六十五米处发现的。也就是说，上古时期那儿还是大海呢。很有考察价值。”

“是么。”

“于是人们建议既然去，就干脆组织一个联合考察队。那儿有条世界最大的山岳冰川，是我和矶村的用武之地。有关专业人员都为之垂涎欲滴，摩拳擦掌呐。”

“你也去吗？”

“可能的话，想去看看。不过，破车多揽载，这不，给了我个什么事故调查委员的职衔。再说，考察队资金也没凑足。日本政府、财界对这类学术活动不大乐意出钱……。怎么样？你不能捐献一笔吗？会使你流芳百世的。”

井冈的口气并不象是在说笑话。

“反正你那钱也都不是好来的。想赎罪这正是好机会。矶村也会高兴的。”

“在欧洲屈指可数的高山上发现了贝类化石，听起来倒蛮有意思，富于浪漫色彩。但我并不想在这上花钱。”

修介当即回绝说。

“不是好来的钱就更不能乱花。我也没那么多钱去为童话般的世界投资。”

“哎，你怎么搞的。我只不过说说而已嘛。”

他的气势使井冈感到惊诧，脸上的笑容不见了。

经井冈这一说，修介也察觉自己太动感情了。根本没有理由发脾气。

“对不起。近来动不动就发火，感情好象失去了平衡。太概是劳累的原故……”

修介道歉说。但是他感觉到已经忘却了的不安又从心底冒出头来。

二人在六本木的中国餐厅的小间坐定，一个熟识的华籍服务主任上前问候，修介跟他订了几个菜后，点着了香烟，问井冈：

“你去过矶村家吗？”

“没有，太忙了。再说尸首也没找到，去了也不好说什么。”

井冈也掏出一盒香烟，半自言自语地接着又说：

“他夫人的事倒是挂在心上……”

“叫节子吧？她已经不在矶村家了。好象矶村外出期间被撵出了家门。”

“到底还是……。那家生活都要维持不下去了，架子却不小。那她现在怎样？你见到她了？”

“啊，我见着她时，她已经一天多没吃饭了。”

“真可怜……”

井冈抿了一口刚端上桌的老酒，低声说。

“也没跟矶村本人和你这个介绍人打声招呼就擅自做出这样的事，真不象话。我看你作为介绍人应该出来说句公道话。”

“可是，矶村在世时都经常闹风波，何况现在成了遗孀，那个家怎么能够呆得住。撵出来反倒好。”

“不是说叫她回矶村家。而是应该让他们家照料节子的生活。”

“你说的我都明白，只是……。我也有难唱曲……”

井冈搁下酒杯，用手掌摸着额头说：

“实话对你说，她其实作过我的情妇。后来我把她推给了矶村。”

“矶村因此而当上了讲师，这是两厢情愿的事嘛。”

“不，他起初不知道。是逼着节子说出来的。节子从来不会撒谎、作假。”

井冈是大约十年前在芒野的夜总会初次结识节子的。那天宴会结束后在回家的路上，他进了一家妖艳的酒馆，那里唯独有一个纯真的小姑娘，这便是香西节子。

井冈迷上她不是因为她天真的长相和姿色，而是她那如鱼得水，与店内气氛和谐的轻盈举止深深地吸引了他。当乐队奏起吉特巴舞曲时，

“先生，跳舞吧。”

她拉着井冈的手，走进了舞池。

以后在连续一个多月的交往中，井冈了解了一些有关节子的事。得知她是个孤儿，在养育院一直呆到十八岁，按规定再不能继续呆了，她才经养育院介绍去一家小印刷厂做工。被迫又与那里五十岁年纪的老板有了关系，不到一年就遭解雇。由于无地容身，看到招聘女招待的贴子便进了芒野酒巴。以后又三次调动，才来到这家夜总会，等等。

节子向来不自己谈身世，不过只要有人问，她从不掩饰什么。

井冈至今也不认为自己恋上了节子。她当时是个刚满二十岁的低级夜总会女招待。自己是大学教师，年龄也和那个印刷厂老板不差上下，他相信自己不会坠入情网。

可是，不知不觉中，井冈真地被她迷住了。

他满足了她想当保育员的愿望，让她离开夜总会，介绍她到大学医院做事务工作，晚上念幼师夜校。

三年过后，节子从幼师学校毕了业，同年秋天，她有了身孕。由此，两人的关系被井冈现已离婚的前妻发觉，井冈只好暂时中断和节子的来往。身孕做了人工流产。

对这些，节子总是唯命是从，从不发半句牢骚。

“就这些？”

修介感觉到自己的情绪低落下来，他敦促说。

“不，那以后节子当了一家点心厂的女工，三年前，我又跟她联系上，不知不觉，她又怀了孕。”

“这回让你现在的夫人知道了，对吧？”

“是这样。治子的脾气你也知道，光保证断绝关系，她是不会答应的。结果，我把节子介绍给矶村，他一见钟情。这样，我就成了媒人。当时，心里也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孩子又打掉了？”

“是的。再怎么说，也不能叫她挺着大肚子去嫁人呀。”

井冈夹了口菜送到嘴里，苦笑着说。

"你也真够狠心的。"

"咱俩是一丘之貉，谁也不用说谁。"

井冈笑出声来。

"受了这么多污辱、虐待，她也真能忍耐得住。"

"我时常在想，象节子这样的女人也许属于脑神经科的研究范畴。"

"你是说她神经有问题？"

"说不上有问题，我觉得她脑子恐怕缺少个部件，即对恶意、虐待、污辱缺乏应有的反应能力。她总是把恶意当作善意。"

"能做到这样，该称得上是上帝了。"

"是呀。可她是个普通人。所以，我想应该由神经科来研究。"

"你别胡说八道了。那只不过是你的一种自我辩解而已。"

修介虽然这样说了，可内心却并不能完全否认井冈的观点。

在码头，节子说过，井冈是位热情而善良的先生。尽管矾村家把她赶出家门，没给半文钱，可她还是认为他们家都是好人。而且修介从她的表情看出，她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真心诚意地这样想。

然而，对于矛头指向自己的恶意不作出丝毫反应，世上真有这样的人吗？甚至将恶意当作善意承受，人的心胸不可能如此宽广。

"每当我看见节子，就时常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觉得对于这个女人，善意也好，恶意也罢，都象是抛入湖中的石子一样。抛进去时，水面泛起涟漪。但很快就沉入她那深邃的心底，水面又象不曾发生过任何事情似地恢复了固有的清澈、平静。我总有这种感觉。也说不好，坦率地说，有点害怕。"

井冈认真地说。

修介忘记了表态，回味着他说的话。从井冈口中，能说出如此意味深长的话语，实在不容易。

"你，知道节子的住址吗？"

井冈不去动果品点心，又伸手去够老酒。

"怎么样？打电话把她叫来吧？"

"她那儿没电话。住处很糟糕。"

“住哪儿？”

“不能告诉你。”

修介断然地说。

“因为你还有向她抛石子的贼心。”

“为什么？秋山。你难道迷上她了？”

“你说的‘迷上’如果意为‘恋慕’，那我说不是。如果当‘发生兴趣’讲，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是’。”

“那不是一回事嘛。”

“不，不是一回事，大不相同。”

修介把餐巾放在桌上，边伸手拿烟，边摇头说。

“如果象你所说，善意也好，恶意也罢，抛出石子后，水面只泛起同样的涟漪，转瞬即逝。如果真有这样的湖泊，难道不应该去观赏一下吗？”

“这种湖泊很深，小心沉下去！”

井冈面无表情，淡淡地说。

二人吃罢饭，离开中国餐厅。修介把井冈送到宾馆，约好下次再见面，便独自回目白台了。

三天过后，修介遵约给医院挂电话一问，验血结果无异常。

于是，修介愁眉舒展，不安消失，心胸开阔了。

我哪都没病。身体健康着呢。怎能容忍堀江之流以我体衰为由，主宰珠宝店。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他体内又充满了斗志。

聪一前一天从巴黎回来，但并没到目白台。修介也没跟他说一句私话，把销售部副部长的委任状递给他，当夜就让他和新任大阪分店经理竹井一起去大阪了。

聪一接过委任状时将其卷成筒状，故意用手掌敲了敲说：

“孩儿不肖，委以如此重任，实在……”

他口气怯懦，这是他挖空心思才说出的对修介的讥讽。

连正面顶撞的骨气都没有，奶油小生！修介反倒觉得遗憾，要是响子和聪一调换一下就好了。他还曾这样想过。

无论如何，聪一夫妇一定不会再来目白台了。

而且，今天又是响子离家的日子。女儿昨晚就提前对他宣告了。

给医院挂完电话，来到起居室，依旧穿牛仔裤的响子已经在等他了。地板上放着一只手提箱，似乎没有其它行李。

“我这就走了。”

响子微笑着说。修介看出女儿笑得不大自然。

“怎么，行李就只这么点儿？”

“嗯。”

“为什么？你会处处感到不便的。”

“六郎叫我什么都不要带，一个人空手来。所以……”

“还挺顽固呢。”

修介苦笑着说。

“医院检查结果怎样？爸爸。”

“一点儿没问题。哪都没毛病。”

“太好了。不过也不能大意。毕竟还是上了年纪……”

“得了吧。才六十五。比日本人的平均寿命还年轻十岁哩。我倒要问你，大学还念不念了？”

“不念了。想来想去，学费还是交不起。”

响子直爽地说。

“学费我来出好啦，一直供你到毕业。”

“那我很有可能挪作生活费的。这样就会辜负六郎的心意。所以就不用您费心了。”

“是么。那随你的便好了。遇到难题可别怪我无情。不许哭着来找我。”

“您就放心吧。要是珠宝店破产，您落得身无分文，我自然会来接您。否则，我轻易不来见您。我得干活呀。”

响子快活地接着说了声“再见”，便提起了手提箱。

杉江眼睛红红的，送响子到大街口。修介没出大门就折回起居室。

他决不认为自己处于感伤之中，但家中立刻显到空空荡荡，不免有些孤寂之感。

响子既不爱戴也不喜欢父亲。为修介吃了一辈子苦头的母亲的形象深深地印刻在两个孩子的脑海里。在这一点上，聪一和响子大同小异。

不过，响子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他这个父亲，拥有宽广的胸怀。这确实使他高兴。

象响子这样，女儿离家出走，当父亲的不反对也不制止，恐怕如此不负责任的家长不会再有第二个。如果有人根据这一点，误以为我是个通情达理的父亲，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我只不过不具备爱子之情罢了。修介想着，也禁不住产生一丝顾影自怜之情。

杉江回到屋中，含着眼泪冲他发泄说：

“为什么就这么让小姐走了？这不是瞪眼让她去受罪吗？”

“这不是很好嘛。她是到她所爱的人那儿去，过苦日子也心甘情愿。”

“老爷心真狠。要是太太还活着，不知该多难过呢。”

“人嘛，到头来就得各奔前程。旁人帮不上什么忙，也无须故作多情。”

修介起身，自言自语地小声说。

“这下还得雇个司机……”

说完，为了逃避杉江的攻击，上二楼去了。

往常出门时，都是杉江上来帮他穿衣，今天老太婆固执地不肯露面。他自己穿好衣服，走出了大门。

迄今一直是响子送他上班，而今天不得不搭乘出租汽车了。

已经是十点多钟，交通高峰已过，可目白大街各类车仍然川流不息，老半天也遇不上一辆空出租车。

修介站在路旁，望着来往的车辆，又点燃了一支香烟，他已经接连吸过几支了。这时，他忽然记起上衣兜记事本上写着的香西节子的地址。他发觉丰岛区长崎路离这儿并没有多少距离。

当终于有辆空车在他跟前停下时，修介几乎下意识地告诉司机：

“去长崎二丁目。”

为什么突然起了访问节子的念头？他自己也说不清。坐进车后，

他仍不能从轻微的困惑中解脱。

虽说平心静气地送走了响子，但女儿离家不禁使他产生了一种孤独感。也许是这一情感使他思念起节子那淡蓝、洁净、冷漠而温润的眼神。

在靠近私营铁路车站的商业街入口处下了车，修介沿商业街后杂乱的住宅区，按节子写下的地址，边走边找。可能由于他不大习惯于查找，川田庄的门牌总也找不到。

当他好容易发现那块旧木牌时，已经差不多过了一个来小时。

那是一栋房檐已经枯朽的木结构平房，四尺宽的狭小三和土门面，里面有条三尺宽的走廊，两侧各排列四间屋子。

走廊中央只吊着一只灯泡。尽头的门上贴着一张写有厕所二字的大纸。这里好象还没有水便设施，站在外边，带刺激性的难闻气味就扑鼻而来。

修介喊了几声，屋里不象没人，却无反应。

每个房间门口连个象样的门都没有，只有框架松散的破拉门，屋里人不可能听不见。修介正要再放声喊时，中间屋子的拉门开了，一个学生模样的瘦弱青年出来。

“请问，这里有位叫香西节子的住在哪个房间？”

修介问道。青年诧异地回答说：

“嗯，我想没有这么个人……”

“你想？你不是住这里的吗？”

“那倒是，可我是五天前刚搬进来……请问问那边第二间屋子吧，他是这儿的老住户，兼作管理人……”

青年说完，趿拉着破拖鞋，向外边走去。

无奈，修介只好脱下鞋，走进满是臭气的走廊，用手指敲那房间的拉门。

出来的是一个身穿油亮的棉袍，腰里系一条女人的腰带，五十多岁年纪的男人。他不耐烦地看看修介，冷淡地问：

“什么事？”

“我来找香西节子，她在哪个房间？”

“香西？啊，那女的已不在了。搬到别处去了。”

“搬了？什么时候？”

“大概是上个月底吧。”

这么说是在竹芝码头与他见面后不久的事。

修介仿佛挨了不轻不重的一小棒。

“您知道搬到哪里去了吗？”

“不知道。她在这儿也没呆多久……。站前商业街有家叫鱼政的鱼店，你到那去问吧……”

“叫鱼政的鱼店，对吧？”

“对，是这所公寓的主人。听说好象是经鱼政老板娘介绍，找到了给安排住处的工作。”

修介致谢后，走出了公寓。

商业街的鱼政鱼店轻易就找到了。

“是有这么回事。她说没活干，生活困难，我就介绍她到池袋的酒巴去了。”

“酒巴？”

“名叫酒巴，那可是个正经的酒馆。还给提供住的地方。”

鱼政的老板娘得意地说。

“池袋的哪家酒巴？”

“你去也没用。她已经不在那儿了。”

“不在了？是辞退不干了吗？”

“被人拐跑了。那姑娘模样儿不错，有心人一眼就能瞧上。可是跟我和酒馆老板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走，一点不讲情分。她去哪儿我怎么能够知道？”

结果，什么也没问出来。

酒巴、夜总会，同类的酒店在东京星罗棋布，上哪去找呀。

在搭车去银座的路上，他心胸某处仿佛开了个小窟窿，寒风乘虚而入，使他感到索然、苍凉。说期望落空，有些过分，但至少有茫然若失的感觉。

可是，话说回来，节子无论做什么工作，住什么地方，那都是她

的自由。他没有知道的必要，节子也没有通知他的义务。

总之，是他自讨没趣。从探访川田庄这一念头产生时起，就不大正常。将其归结为响子离家而引起的空虚感也过于愚蠢。

修介给自己敲响了警钟。小心沉下去！他脑中回响起井冈说过的话。

为摆脱思虑，他甩甩脑袋，“错了。”

他小声说了一句。司机还以为他说车开错了方向，迷惑不解地抬眼看了看后望镜。

到了珠宝店，刚好站在自动门前时，销售部守口副部长在里面笑着为他让路。守口象个运动员，体格魁伟，一副精悍的风貌。

“守口，这么兴冲冲的，到哪儿去？”

“去德航*代理店取机票。签证下来了，后天启程。”

守口声音有力地说。

“后天？这么急。总得准备一番吧？”

“没什么可准备的，把两、三件衬衣塞进包里就完事，一身轻。”

守口笑着说完，朝街上大步走去。

修介进到办公室，只见淡津启子一反常态，绷着面孔，端茶给他时，拘谨地说：

“嗯……我想跟会长商量件事……”

修介记起那天想请启子吃饭，结果被井冈中途岔开的事。

现在午饭时间已过，但他还没吃。

“你午饭吃过了？”

“吃过了。”

“是么……。那，去喝杯咖啡吧。”

说完，他先走出了屋子。

“商量什么事？”

进了离三彩堂不足五十米的一家咖啡馆，要过咖啡和三明治后，修介问道。

---

*德航：德意志航空公司。

“我想辞职。”

启子低头看着桌子，声音平淡地说。

“怎么？这么突然。出什么事了吗？”

启子仍低着头，咬了咬嘴唇。

“你现在辞职，我不好办。不能说说理由吗？”

“我，喜欢守口。”

启子说完，不觉掉下一滴眼泪。

修介一时目瞪口呆，无言作答。

“这就是你要辞职的理由吗？

“他就要离开日本了。我不愿意在没有他的店里工作。”

“你等等。守口不是成家了吗？”

“不，他是单身。”

“多大了？他。”

“三十四岁。”

原来如此。怪不得一身轻。他想起刚才和守口的暂短交谈，苦笑了。他原以为守口吉郎有家眷呢。

碰上这种情况，井冈泰三会怎样办呢？是装出一副善良的面孔，轻佻地为之搭鹊桥？还是让启子怀了孕再推给守口？他想着想着，脸上自然地露出讪笑。

可是，他本人二者均不想沾边，他没这份闲心。

多么傻的女人！修介顿时感到和她面对面坐着太无聊。

“你那么喜欢他，就跟他去瑞士好啦。这样，等于你自动离职，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修介说完，抓起帐单，起身离去。

启子没有跟上来。

出乎意外，第二天下午，香西节子打来了电话。说在新桥剧院旁的T宾馆大厅等候，请修介来一趟。

修介坐车前往T宾馆。昨天那么不顺、晦气，今天节子主动与他联系，他感到舒心。

宾馆内好象有几对举行婚礼的，大厅里集聚了许多穿戴讲究、艳丽的男女。节子坐在靠近门口的椅子上。周围热闹喧哗，唯独她孤零零一人，焦虑地等着人。

她穿一件厚厚的象苏格兰呢模样的素色上衣，手里抱着上次在码头穿过的旧大衣。一见修介进来，高兴地站起身。

“哦。”

修介点头致意后，坐在她旁边的沙发上。他有意没提去长崎二丁目川田庄寻访的事。

现在做什么呢？我一直惦着你——他想说，但又打消了这一念头，从衣袋里掏出烟来。

“劳您出来，对不起。不耽误您工作吗？”

她稍微歪着脖子，嘴角现出微笑。

“不……”

修介环视周围喧闹的人群，

“你来这儿办事吗？

“不，这宾馆离您那儿最近，我想这儿方便。”

节子调皮地缩了缩脖。

“而且，您知道宾馆大厅不收费。我可吝啬呢。”

“那，咱们去那边茶室坐吧。”

修介起身，她却摇头不从。

“不，今天不行，我一会儿就得告辞。”

说着，她从廉价的手提包中取出一个叠两折的信封，递给修介。

“这个还你。真帮了我大忙，谢谢您了。”

“……”

片刻，他交替地看了看信封和节子，说不出话来。

“您忘了，前不久，在码头饭馆跟您借的……。我有工作了。”

节子看上去，象小孩等着受表扬一样，十分得意。

这钱，修介原本没打算让她还，所以，节子守信义的举动使他措手不及，略感惶惑。同时，也有点失望，但他故作镇静。

“好，那就……”

他把信封装进上衣内兜里，并不理会似地问：

"在哪儿工作？是酒巴间吗？"

"是夜总会。在新宿歌舞伎町，叫采塞利亚的……"

"住在店里吗"

"不……啊，对啦，我搬家了。现在井头线*的久我山住。这回的房子带厕所两间。"

"真不容易，你那时还身无分文呢。"

刹那间，节子表情变得苦涩。

"是介绍我工作的人给我借的。他叫马渊，是个好人。"

又是个好人。修介几乎说出声来。他的表情中流露出一丝苦笑。

"我该告辞了，下回再谈吧。今天我上早班。"

节子站起身，穿上大衣。她显得十分忙，又好象很愉快。

"上次在码头您请我吃的炸虾饭太好吃了。我头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东西。我那时肚子饿得咕噜响。"

两人并肩走到街上时，节子半自言自语地说。

"当时，我想我也终于见到了长腿叔叔，高兴极了。"

"什么叔叔？"

"长腿叔叔呀。什么人写的小说中的那个。"

"啊，韦伯斯特*的《长腿叔叔》……。他怎么了？"

"我呆过的养育院里有个图书室……。图书室里书很杂乱，大多是捐赠的普通家庭孩子们读过的旧书。也有部分小说，如《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等……。《长腿叔叔》也是在那儿读的。那还是我念中学一年级的时候……。

节子忽闪着眼睛，一下子话变得多起来。

"我当时读了那本书后，有过许多幻想，想得晚上都睡不好觉。我

---

*井头线：东京的一条私营铁路线。

*Alice Jean Webster(1876～1916)美国儿童文学女作家。

*原名为Alil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英国童话作家卡洛尔（L·Carroll 1832～1898)的作品。

想，我现在不是在养育院，而是在高级学园的宿舍。是长腿叔叔送我来的。叔叔怕我寂寞，还特意把我最喜爱的小鬼们放在我身边。等到……大概十八岁，从这里毕业时，叔叔一定会来接我的……。想着想着，就兴奋得睡不着了。”

修介不做声，边迈动步子边听她讲。

他虽有父母，但，父亲就跟没有差不离。他小学六年级时起就跟母亲分开过。大概由于这一原故，他对养育院孤儿们求助于幻想的心境似乎能够理解。

“我那时饿得快要死了。我就想，象长腿叔叔、鞍马天狗*这样的救世主就该在人绝望时出现。结果，您……”

你才是《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的阿丽思。

修介刚想说，张开的嘴又闭上了。虽然这是他的真实感觉，可他有些难为情，觉得不象是六旬老头说的话。

而且，节子也不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很难说她提起《长腿叔叔》的故事不是有意献媚。

“我充当了‘长腿叔叔’……”

他自嘲地小声说。

说着话，两人不觉来到三原桥的公共汽车站。

“那，下次休息，我再打电话给您。”

说完，节子坐上了去新宿的公共汽车。

她没象普通酒馆女招待那样邀他去作客。这使修介感到快慰。他沉浸在幸福的回味之中，徒步回到珠宝店。坐车转眼就到，他觉得那样太可惜。

深夜，躺在养育院床上幻想着自己心目中的“长腿叔叔”，这一少女形象使他回忆起环境、经历都与之不同的自己的少年时代。

修介在刚上小学六年级时，就离家出走，从歌志内不打票坐车来到札幌。

当时当派出所警察的父亲克三和其他大多数警察一样，滥用手中

---

*鞍马天狗，通俗小说家太佛次郎作品中的传奇人物。

权力，专横拔扈，草菅人命，而且饮酒无度，迷恋女色，放荡不羁。

情妇换了一个又一个。酒馆招待，矿工老婆，农家姑娘，他任意糟蹋。在家从来没有不带酒气的时候。

见克三酒后欺侮母亲，修介不知多少次想把他杀了。母亲对父亲逆来顺受，象奴隶一样，他也看不下去。

在札幌开小修表店的舅舅堀田清治付了车票钱，把他领回家。这个舅舅与克三不和，因而和自己的亲妹关系也长期疏远。他收养了修介，一面教他修表技术，一面满足他的要求，送他进中学念书。每到夜晚，远离母亲的孤寂就尤为强烈。

他也曾象节子那样，出于另一种目的，认真地幻想过鞍马天狗那样的强人出来惩治父亲，救出母亲，使他能同母亲团聚，过上安稳的日子。

她提《长腿叔叔》的故事并非有意献媚。现在修介可以断言了。

回到店里时，他令人惊奇地变得和蔼可亲。对淡律启子的态度也和昨天截然不同。

"守口经常要回来汇报、商讨工作，机会多着呢。不要急躁。"

他安慰说。

他还决定出席今晚为守口举行的欢送会。他原先本不打算露面的。

守口因为自己是公认的堀江经理派，没料到修介能出席，一定会感到惊奇的。

欢送会在柳桥的日本餐馆举行。这是堀江精心安排的。以销售部为主，参加者不算多。但经理和会长一同出席则不多见，无形中给守口长了身价。

欢送宴会结束后，又一起去银座转了两、三家酒巴后，只剩下四、五人了。

"再陪我转一家。"

修介提议。

"还行吗？会长……"

修介通常酒宴一结束便回家，很少象今天这样。堀江不禁有些惊

异，担心地问。

“没事儿，放心吧。偶尔上新宿一带逛逛也不错嘛。走，去新宿。”

说着，修介已经站起身。

酒巴间给叫来了出租汽车，只有他、堀江和守口三人坐了进去。

修介从决定参加守口欢送会时起就打定了这一主意。中午才见到节子，一个人不好去她那里。只好乘宴会的酒兴才名正言顺。

歌舞伎町的采塞利亚夜总会很快就找到了。在剧场街后身，门面相当大，可算是二流的中等水平了。

“看不出。会长在这样的地方还有据点。”

店内红绿灯闪烁，装饰有些俗气。守口见了，泛出茫然的神情。堀江也同样。他难以相信一向喜好一流，讲究排场的修介竟带他们来到这里。

刚一开门，乐队演奏的伦巴舞曲通过音量过高的扬声器，夹杂着男女的粗声细语，形成一股强劲的噪音，灌入三人耳中。

一个男侍者请他们到桌前就坐，问道：

“点哪位姑娘？”

修介仔细环视了一下周围。节子没说在这里使用什么花名，他也没问过。节子不可能用真名真姓。无奈，只好打听说：

“有个叫香西节子的吧？”

果然不出所料。

“啊？节子吗？

侍者诧异地叮问。

这时，身穿浅紫色缎子连衣裙的节子在后台带天鹅绒垂幔的出入口出现，大概刚在里面修过妆。

“就是她。那个……”

“啊，双叶呀。”

侍者点头会意，走到已坐在中央客桌前的节子身旁耳语了几句。

节子挺起身，露出脖子漂亮的线条，向这边看，顿时，惊讶似地稍微张开了嘴唇。

“您是为她而来？确实是个好姑娘。”

守口盯着小跑过来的节子，感叹道。

“秋山先生，怎么回事？这是……”

在此称双叶的节子坐定，顾不上跟同来的二人寒暄，瞪大眼睛问修介。由于过分惊愕，声音听起来甚至带点责备。

“我想看看你在什么地方工作。正好，今天晚上给这个人开欢送会，所以……”

修介掩饰不住羞赧，故意装出生气的样子说完，把守口和堀江介绍给节子。

“您来，我当然高兴。不过，可把我吓坏了。您瞧，心还在冬冬跳……”

节子两手按住胸口。

那动作可能是职业性的，但在修介眼里，却显得极其自然，充分表达了她的惊讶心情。

“没看透啊。会长，嘴上说身体不好，啥时和这么年轻的姑娘……”

堀江眯起好色的眼睛，盯着节子的胸部，悄声对修介说。

“不是那么回事。”

修介也悄声否定说。脸上明显地流露出厌烦的神色。

侍者端来了啤酒和酒菜。接着，又来了两个女招待，连说带笑地在堀江和守口中间坐下。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地逗起笑话来，以致修介也无法向节子了解什么。

“开欢送会，这位要去哪儿呵？”

节子边斟啤酒边问。

“去瑞士。你看中了也白费，他明天就离开日本了。”

堀江代替守口回答。

“哟，真羡慕。”

“我也想去一趟。”

两个女招待煞有介事地为之欢欣雀跃。

“去瑞士什么地方？”

节子问。

“日内瓦。”

又是堀江插嘴。

“那，离勃朗峰不远吧？那儿有条冰川……”

“你倒挺熟悉呢。”

守口头一次开口。

“有个人很想去那冰川，所以……”

“是你的男朋友吧。”

堀江不失时机地挑逗说。

“是我丈夫。”

节子以坦然的口气说。须臾，一桌人，包括两个女招待均哑口无言。有男人的女招待虽为数不少，但在客桌上不许提及。这是她们的常识。

“怎么？你有男人？真叫人扫兴。”

堀江手扶前额，身体向后仰着说。

“不过，已经死了。”

“噢，是么。那倒另当别论。”

堀江把玻璃杯伸向节子，催她给斟酒。两个女招待似乎松了口气，无谓地笑出声来。

修介后悔不该带堀江来。节子对初次见面的客人提及矶村安雄，也使他恼怒。你俩快拉倒吧！他真想大吼一声。

“不跳舞吗？”

节子把手伸向守口。

“不，我……”

守口向后畏缩。

“别不好意思，还是年轻人有福。”

守口被堀江推着进了舞池。

“这小伙子可能对那个双叶一见钟情了。”

看着两人在人群中随乐曲移动舞步，堀江笑着说。

“从那姑娘过来后，守口一下子变得少言寡语，这种类型的最危

险。”

修介没做声。

他给自己斟了杯酒，默默地喝着，有意不朝舞池那边看。

5. 手术室

事先约好去医院检查的日子到了。修介坐上新司机开的车离开了目白台。

四月来临，各种花朵含苞待放。街上行人的服装也一下子变得浅淡、轻俏。

修介的心情几乎依然如故。这段时间又发作了几回，不是头疼就是目眩，间或并驾袭来。但，不曾引起过呕吐，头疼也没到无法忍受的程度。

内脏器官无一处异常，担心的血液也纯净，这种程度的头疼目眩一般健康人也是常有的。也许是六十五岁的年龄所致吧。

他不清楚脑神经科具体管什么，总之，大概不外乎是过去所说的精神病科。自己得了某种精神病，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

再加上响子离家一个多月杳无音信，今天出门时，竟意外地收到了她的来信，这也使他心情舒畅。

聪一和律子从大阪搬到东京，在鸟居坂的高级公寓租了套房子，两人一次也没来目白台。响子按她信上说的，过得还算不错。

她说住在早稻田鹤卷町的萤雪馆，从那古老的名称可以断定是栋专供学生住宿的公寓。那里的房主人允许响子生孩子前住鹤崎房间，这减轻了他们不少负担。

现在生孩子，大人小孩怕都得变成鱼干。所以暂时不能生孩子，这样也就用不着为住房担忧。响子俏皮地写道。

鹤崎参加了九家公司的招聘考试，结果全部在面试时落第，现在靠过去的一位老师介绍，在家干点翻译工作，从早忙到晚，整天跟辞典打交道。响子听说附近小吃店人手不足，便毛遂自荐，干起店堂服务员来。

她的工作主要是外出给人送饭菜，最初不习惯，不是险些跌倒把盘子搞翻，就是屁股被摩托车座磨得火辣辣地疼，真没少吃苦头。现在好了，工作已经得心应手，成了名符其实的送饭大姐了。

读到这里时，修介禁不住笑了。生活再苦也不哭鼻子，发牢骚，这就比聪一和律子强。修介心里很高兴。

他那以后再没去采塞利亚，节子也没来联系。守口去日内瓦了。

只有堀江，好象从那天起，经常往新宿去。

修介并没怎么介意。

堀江喜欢女人，但如果对方是陪酒的女招待，不知为什么，他就露出过去当兵时期粗暴、卑劣的面目。而有些女人却觉得跟他在一起不受拘束，和他混得挺熟。但是，节子不属于这一类型。因此，修介能放心。

医院十分拥挤，尽管约好了时间，可还是等了很久。

好容易轮到修介。在诊室里，一个白衣胸前别着桧垣名牌的中年医生详细地询问了他的病情。对修介来说，只是内科检查时的重复。

然后，他被带到X光室，稀里糊涂地拍了颅骨、脑血管、脑室的片子。接着检查了脑电图，又进行了放射性同位素的脑脊液检查。

检查时间长而繁杂。

最后他被带进一间屋子，检查了眼底的郁血状态。回到最先的诊室后，让修介一个人在那里等了一会儿。

当他等得有些不耐烦时，桧垣大夫回到屋里。他好象在别的房间和什么人谈过话。

“您能马上住院吗？”

大夫以轻松的口吻问：

“住院……”

修介机械地重复着，半晌说不出话来。

已经在心中有所抬头的不安急剧膨胀，使他感到窒息。

“住院……，这么严重，哪有问题？”

他费好大劲才镇静下来，问医生说。

“没什么大问题。脑里有个肿瘤，长大了就麻烦，所以，还是尽

早动手术切除的好。”

桧垣大夫以闲聊似的口吻，无所顾虑地解释说，而修介却十分紧张。他自己也能意识到。

“肿瘤，会不会是癌呀？”

“请放心，不是癌。只是一般的肿瘤。”

“……”

“脑手术也并不象您想象得那么危险。日本的脑外科和心脏外科一样，在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

桧垣大夫好象看透了他的不安心情，面带温和的笑容安慰他说。

“可叫我马上住院也不行啊。总得做点准备吧……。请至少给我两、三天时间。”

“越早越好。既然您有困难，那，就这么办吧。”

大夫勉强答应了他的要求。

修介失魂落魄地走出了医院。

住院做脑外科手术。他万万没想到病情会如此严重。因此，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

虽然，医生说是普通的肿瘤，而实际上会不会是癌呢？万一手术失败，能不能死呀？是否留下后遗症，变残废啊？因为问题出在脑袋里、他不得不认真对待。

他顾虑重重，胡思乱想，心情难以平静。

通常，这种场合，一般人都有可以分担忧愁的亲属、友人。而修介却没依没靠。只能怪他平时把自己关在孤独的小天地中。

“到店里去吗？”

新雇的司机问。

看了下手表，刚过四点。珠宝店四点关门。但他又不想就这样回那只有杉江一人守着的家。

去新宿。他把快到嘴边的话强咽了回去。

那才是天真而可耻的举动。他不论得什么病，住院也好，手术也罢，都与节子无任何关系。恬不知耻地跑到她工作的地方，要乞求她的安慰、怜悯吗？我怎能堕落到如此地步？

“随便哪都行。在就近的宾馆停下。”

修介说。

宾馆的酒巴比较清静，也不会碰到熟人。混在他人中间喝点酒，是他现在唯一能够做到的镇定心神的方法。

修介两天后住进了医院。

病房是单间，附带为护士和探视客人设的休息室。位置在九楼角上一到夜晚，能眺望银座、赤坂一带的灯光。

他对杉江不得不交待动手术的事，而对店里只打了声招呼说大约住一周医院。因此，这事也能传到聪一耳中。响子那儿，他有意回避了。

可是，住院那天，店里送来了一只漂亮的花篮，堀江谦吉以及其他两三个主要头头、淡津启子等来看他，病房--直闹腾到临近傍晚。那热闹程度使人联想起守灵的场面。

聪一也走过场似地来呆了一会儿。

修介尽量使自己随和周围的热闹气氛，但内心却无法排遣步步紧逼的孤独感。

可能由于这一原因，刚吃过晚饭，就又遭受了剧烈头疼的袭击，接着呕吐，使在一旁看护的杉江惊惶失措。

喊来护士，又请来了医生，打了一针。一小时后，发作平息。杉江初次目击他痛苦的样子，不禁惊恐万状。

“这样的事时有发生。”

修介坦白似地说。

“阿杉，你也讨厌我吧？”

他半自言自语地问。

“嗯……”

杉江歪歪脖子，现出没想过，不好说的神情。

“我看大伙儿烦老爷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太太去世后，我照样伺候您，如此看来，也许内心并不厌烦您呢。”

“你很诚实，很好。要是我手术没做好，死了，你怎么办？”

“不怎么办。打点行李回家呗。老爷，您是不是害怕动手术？”

“哪里。只不过，任何事都有个万一，想提前有个思想准备。”

“还是害怕。”

杉江在枕边椅子上坐下来，以母亲哄孩子似的眼神端详着修介，温和地说：

“老爷常对太太说过。‘人只有少数统治者和无数隶属者两种。我不愿落入无数猪群中生活。’所以，您肆无忌惮地伤害、蹂躏他人。‘猪如果也有活着的价值，那就只有给人当菜吃。’您曾把自己比作狼，经常这样说。可是，现在轮到老爷您自己了。做个切除脑肿瘤的小手术，您就吓得发抖。还算什么狼，连猪都不如。我不愿看您为这点小事心惊胆战，希望老爷有个男子汉的样儿，坚强起来。”

“你是说我是个长了一副狼模样的猪喽。”

“我是说不要为这小小不然的手术担惊受怕。为这点事，老爷怎么变得跟以前象两个人似的，我真觉得奇怪呢。”

“谢谢。你是好人。”

修介说完，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上午十点，剃光了头的修介被拉进手术室。

手术室里有六、七个护士，三个医生。皆穿白罩衣，戴白帽子，大口罩。他好容易才辨认出哪个是桧垣大夫。和桧垣说着话，戴金边眼镜、上了年纪的大夫看样是今天的执刀大夫。

修介意识到自己比预想得要冷静许多，他感到满意，认为这是昨晚和杉江交谈的结果。

桧垣和执刀大夫走近前来。

“您挺沉着，很好。”

桧垣从口罩里发出鼓励的话语。修介笑着点点头。

一个金属台搬来了。台上有消毒布，手术刀、镊子等手术器具依次整齐地摆放在上边。护士们各就各位。

“现在开始麻醉，请数数。”

麻醉师说。

修介开始小声数起来，渐渐地神志被雾笼罩。雾，迅速弥漫，越来越浓。

修介的记忆到这里就中断了。

迷雾中，他挥舞明晃晃的军刀，大叫：

“翡翠！翡翠！”

军刀所指处，堀江上等兵捆绑的一家人畏缩成一团。

修介那时还不识其他宝石，经一个中国人指点，只对翡翠多少有些了解。因为它便于偷偷携带。

“交出翡翠！不交就把你们全杀了！”

一家人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一个当家模样的老绅士摇着头，嘴动了几下。似乎在说没那玩意。”

“挨个杀！”

修介命令道。

堀江把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拉到屋中央，毫不迟疑地扣动了扳机。

悲鸣和绝望的哭声响彻整个屋子。

接着，堀江把女主人模样的老太婆拉出。

老绅士流着泪，不住地使劲点头。

“一开始就乖乖交出多好。”

修介押着老绅士，从他指点的隐蔽的墙洞里掏出了一个装有金银、宝石的小匣子。修介只从里边拿出两块大翡翠装进上衣口袋，其余的不屑一顾。

客厅里，堀江正在凌辱这家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姑娘。堀江好色，修介从不予干涉。反之，他分给堀江的战利品翡翠则总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

“完后把他们全收拾了！”

说完、修介离开了那家。

为的是怕告到有关部门，惹起麻烦。

迷雾中，连续不断地响起了枪声。

那是在支那中部。麻醉中的修介想。不论在北部，还是中部，一到新的城镇，就以剿匪为名，袭击有财产的人家，这是惯例。每当这时，修介总是只带上他的心腹堀江上等兵。

迷雾变成了晚霞。

一个十来岁的男孩脚穿磨破的草鞋，旧袄怀里抱着个酒壶站在那里。男孩在抽泣。满脸都是泪水、污迹。这就是修介。

多日没着家的父亲克三领回来一个农家姑娘。

姑娘的父母知道女儿和他有了这种事，不许女儿回家。因无处安身，要在这一块住。克三蛮横地对母亲宣告说。

在修介眼里，那姑娘象个和自己年龄相差不多的少女。但实际上大概也有二十来岁了。姑娘膝上放着一个小包袱，一声不吱，拘谨地呆在屋子角落里。

“修介，酒，打酒来！”

末了，克三迫不急待地大声嚷道。

总是这样。那时，克三因行为不轨，受到免职处分，只靠母亲为人缝补衣裳，勉强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哪还有钱打酒啊。对此，克三明明知道，却故意乱来。

修介常因还嘴而挨拳打脚踢。习惯对他人行使暴力的原警察克三手下从不留情。要不是母亲发疯似地劝解，兴许早被打死了。少年修介这样想。

母亲恳求他去酒店赊酒。他只好拿起酒壶走出家门。但他说什么也不爱给“那家伙”去打酒。而且他知道他们家在酒店欠账太多，即便去了，人家恐怕也不会卖他。

他憎恨克三。同时也怨恨母亲。母亲不论遭受怎样的欺辱，就只知道忍耐。虽说是自己的家，却如同地狱。

我才不回有那家伙呆着的家呢！

修介大声喊着，猛地将怀抱的酒壶朝地上摔去。酒壶摔得粉碎，在脚下散落一地。

晚霞渐渐被夜幕吞噬，变得暗淡了。

修介仿佛要把整个身体融会到余霞中似地朝天边狂跑开了。

第二天早上，他被邻镇警察署收容。这是他第一次出走。

谁还回那家伙呆着的家！

朦胧中，他仿佛觉的自己真的出声喊了什么。但那只是短暂的一

瞬，他的神志又重新坠入浓密的雾中。

克三撇下母亲一人，和别的女人离开歌志内家后，一直下落不明。昭和二十二年(1947)秋末，克三领个女人突然出现在复员不久的修介住所。

当时，修介非法占据了现为三彩堂店址的战火废墟，从歌志内把母亲接来，和堀江一起刚刚开办了一家卖廉价手表并兼修理的小店铺。

废墟以前是一家鞋店的地产。空袭中，他们全家都被烧死，继承人也没来找。于是修介制造既成事实，将其划为己有。

表店资本是靠零售战争中从中国掠夺来的翡翠凑齐的。

那时，修介从苦于无钱寻欢作乐的美国兵手中，以近乎白得的价格买回廉价手表。稍加修整后，当作新的进口货，再标上难以置信的高价出售。赢利相当可观。

因此，虽处战后困难时期，但他生活并不艰难。可是，他一天都不想把克三留在家中。

大概因为上了年纪，克三年轻时如脱缰野马般的狂暴性格已经不见踪影，完全变成了一个既有分寸，又温和，甚至达到卑躬屈膝地步的老人。这也激怒了修介，使他胸中燃起复仇的火焰，无情地向克三喷射。

"不管怎么说，他是你父亲呀。我说中士，还是适可而止吧。"

杀戮无辜中国人，不曾有过半点良心的堀江都看不下去，出来劝解时，修介凶相毕露地回绝说：

"堀江，这是他和我的事。你再插嘴，我就与你一刀两断。"

有着残无人道的共同经历，由此而勾结一起的两人要一刀两断，谈何容易。但，说这话时，修介是极其严肃的，并非他怕后患，而是堀江帮克三说情触怒了他。

克三带来的女人已有五十多岁了。穿衣邋遢，体态丑陋。皮肤松弛的脖子上缠一条纱巾，太阳穴上贴着膏药，无时不刻地偎依在克三身上。

两人都因为实在混不下去了，才来投靠修介。而修介对此根本不予理会。他对二人的虐待、报复残酷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再也不想见到你们了。”

一星期后，克三离去时，眨巴了几下带眵的眼睛说。这不是临别赠言，而是死的预告。

“那再好不过了。”

修介回答。这等于说：你给我死！

奇怪的是克三和女人走后，母亲立刻显得颓丧起来。

“你爸爸已经死了。”

这成了她的口头禅。虽没说是修介杀的，但她是这样想的。正是这一原因使她萎靡不振。

而后不久，母亲不顾他一再挽留，硬是一个人回歌志内去了。结果，不过一个月就患感冒，导致肺炎死去了。

修介时常梦见晚秋的津轻海峡之夜。天空、大海一片黑暗，只有汹涌的波涛卷起白色的浪花闪烁。海风刺骨，令人胆寒。

在轮渡的甲板上。

克三和女人抱在一起跳向大海。女人脖子上的白围巾随风飘荡，在夜色中缓缓地沉入海中。

修介依靠着客舱外壁，目不转睛地眺望着，目送着。他的脸被刺骨的海风吹得僵硬，没有一丝感伤。

雾开始急剧流动。接着，神志从雾中浮现。不多会儿，一张模糊的脸凑近眼前，象是响子。

接下来是聪一的脸。

“醒过来了。”

响子的声音。

“是啊。再怎么也该过劲了。”

是聪一，好象在说麻醉。

雾渐渐消散了。

好象律子也站在聪一身旁。

“我留在这里吗？”

“留下吧。傍晚，我下了班就来……”

“响子也来吧。”

“不行。我可不象嫂子有那么多闲空。”

响子的脸离远了。

“没有象她这么自私的。什么时候都只顾自己。”

是律子在说。

响子好象已经出去了。

修介睁开沉重的眼皮，稍微动了一下。他意识到自己现在是躺在病房的床上。看样是白天。

“哎呀，醒了……。阿杉婆，快喊大夫。”

律子兴奋地叫道。

刚要离开屋子的聪一也折回来看了看修介。

“你们，怎么回事？……，为什么在这里……”

他含混不清地问。舌头还不大听使唤。

“还问怎么回事呢。您也太固执了。”

聪一露出白牙齿，笑着以埋怨的口吻说。

“您住院后，我有点放心不下，昨天午前来看看，没曾想您在动手术。我这作儿子的什么也不知道，在医生面前可丢了脸。”

“可不是嘛。而且，阿杉知道，对我们却保密。”

律子接过丈夫的话，撅着嘴说。

“手术怎么样？完了吗？”

无法克制的睡意又缠住了他，神志又蒙上了雾。

“那是昨天的事了。说是比预想的简单，一小时就做完了。现在是第二天的十一点半。”

聪一的声音远去，他听不清楚了。

医生进来。

修介是根据在枕边用余光看到的白衣这样判断的。但辨认不清是否是桧垣大夫。他闭上眼，任凭神志被雾笼罩。

“还需要再睡一会儿，最好不要跟他说话。”

似乎医生在说。

“谢绝探视。”

是律子盛气凌人的声音。

“至于什么时候让看，得听大夫的。您来探视的事我转告父亲就是了……”

朦胧中修介感觉有人来看望自己。但他无法顾及，他对事物的关切之心已经埋没在睡意之中。

当天近傍晚时分，修介才完全清醒过来。

“您醒来了。感觉怎样？”

桧垣大夫坐在枕边的椅子上，一直等着他醒来。

“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比预想的简单多了。只有小指尖那样大小。仅用了一个小时。”

“是么。谢谢了。”

修介感到浑身上下充满了喜悦。

“近期之内多少还会引起发作，这是手术后遗症，请不必担心。大约过一周或者十天，您就可以出院了。”

“太好了。会长。”

堀江坐在桧垣大夫刚坐过的椅子上，喜形于色地祝贺说。

站在一旁的聪一和律子也笑了。

“您也太见外了。从打当兵时起，咱俩不就一块过来的吗？动手术也该提前跟我说一声呀。”

“刚才你都听到了，也不是什么太了不起的手术，不值得叫你们挂心，我对谁也没说。”

以往堀江的笑脸是不能当真接受的，而今天，修介却很感激，他以道歉的口吻说。

“爸爸，我们已经商定退掉鸟居坂那边的房子，到目白台来和您一起过。”

聪一说。

“为什么？难道店里给你的工资不够付房费了吗？”

虽然语调带点讥讽，但修介能说出这样的笑话，相当不容易了。

“您刀口不痊愈，我们分开住不放心。您一个人呆着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来呢……”

“有阿杉在。”

“杉江毕竟不是一家人。”

聪一也顾不上在休息室的杉江听见。

“这回动手术，您也把我这个儿子和响子当成局外人，叫我们丢人现眼。”

“我也同意聪一的想法。”

堀江也帮腔说。

“聪一夫妇在身边，您会事事放心的。偶尔也该听听儿子的意见嘛。”

“随你们的便。不过，不许干涉我的行动。”

“对，咱们互不干涉内政。”

聪一和堀江愉快地齐声大笑。

“刚才好象有人来过。”

修介问津子。

“好象是店里的姑娘。”

律子一边将那客人带来的鲜花插在花瓶里，一边不在意地回答说。

“啊，是淡津吧。”

“不，她说叫什么香西。”

“香西……是叫香西节子吗？”

“好象是这么个名，您认识吗？”

“可能是采塞利亚的双叶吧。双叶来看望会长也不简单呀。”

堀江把嘴凑到修介耳边小声说。眼睛猥亵地笑着，但也带着认真的神情。

修介不予理睬，闭上了眼睛。

点灯时分，堀江和聪一夫妇走了。

堀江恐怕又要上新宿去了。修介有些妒忌、焦躁。他有意无意地向万家灯火的窗外望去。

“老爷。”

杉江来到床边，惶恐地低头说。

修介慢慢从窗外收回目光。

绷带裹着的头部一阵儿钝痛过去，和发作时的疼痛有异样的感觉。

“我可能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您住院的事是我告诉那位香西女士的。恰好在我回目白台取随身用的东西时，她来看您。后来，律子把我好一顿说。”

“没什么。人家好心来看我，再说我也想见见她。”

修介安慰道。

和聪一夫妇住一起，杉江一定要受罪的。

“她没说什么吗？”

“没说。我说了您动手术的事，把她吓得……”

“是么……”

“昨天她又来了。您当时还没从麻醉中醒来，没让她见您。”

节子两天接连来看望自己。修介觉得心胸豁然开朗。但转念，他又斥责自己不该象小青年谈恋爱一样激动。同时又怕杉江猜疑。

“你知道，前不久，有个人用我的票坐飞机遇难死去，她就是那个人的妻子。”

他多余做解释说。

“哦，就是唯一没找着尸首的那个……。我还当她是个姑娘，起初以为是响子的朋友。当我告诉她您住院动了手术时，她那脸色变得可吓人了。从打太太死后，我还没见着象她那样真心实意替老爷担忧的人呢。”

“我是‘长腿叔叔’嘛……”

“哎？您说什么？”

“不，和你没关系。”

修介笑着搪塞过去，让杉江回休息室了。他心境并不坏。

真的为节子当个“长腿叔叔”吧。他内心起了这样的念头。

只要有意，给节子这样极少欲望的女人当“长腿叔叔”，对他来说，易如反掌。然而，这种无偿的义举与他一惯的品行又是多么的不相称。就如同魔鬼变成了圣诞老人一样，太不般配。

修介苦笑了，从内心打消了这一念头。

堀江自从守口欢送会那天晚上以来，经常偷偷去采塞利亚。对此，修介有所察觉。

堀江也是六十岁的人了。现在又是三彩堂的经理。战争期间当兵时的兽性也该收敛了。但是他那固有的病态好色性格并没有改变。修介尽量不去想这些，但还是放心不下。

他在医院住了一周。

其间，律子一天不落地从早到晚守在病房，照料修介。傍晚，聪一下班后也指定来看他，然后两人一起回家去。自手术后，两人的态度有了惊人的变化。

修介盼望着节子来访，但兴许由于遭到律子的冷遇，或者堀江吹了什么风，她一直没露面。

临出院时，桧垣大夫只告诉他在刀口痊愈之前不做剧烈运动。另外要他按时来院换绷带。手术后恢复得很顺利。

修介只在家呆了三天。第四天就上班了。一则由于健康已经恢复，二则因为到一起过后，律子假装热心，多管闲事，使他烦躁难忍。

岂止烦躁，而且还琢磨不透。

他本身依旧是个薄情、遭人烦的父亲，可是自从动手术后，儿子和媳妇突然变得孝顺起他来。

“我总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心里也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一天晚上，修介一边品味饭后的白兰地，一边以困惑不解的口气说。

正在点香烟的聪一听了这话，差点把打火机掉在地上。

“怎么？”

“我从小就很少领别人情，可能与这有关，对现在这样父子团圆的气氛难以适应，就象坐没坐习惯的椅子似的，总觉得不舒服。”

“是您太固执，爸爸。您真是个难伺侯的老爷子。”

说着，聪一放声大笑。但笑得并不自然。

响子只在他刚动完手术后，来过医院一次。当时，他麻醉未除，神志不清，只看见她模糊的脸盘儿。以后她再也没露面。

响子和聪一虽是兄妹，但关系并不融洽，尤其和律子，相互之间几乎不讲话。特别她跟鹤崎六郎过一起后，关系更加恶化。大概在聪一和律子看来，响子是个不走正道的堕落女人。

因此，聪一夫妇搬过来后，响子也许就不爱来目白台了。

在他休息的十多天里，三彩堂一如既往，没发生什么变化。经营额反倒有所上升，日内瓦的守口具体汇报了开设分店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修介觉得自己在店里的位置已经无足轻重了，不免有些感伤。

透过自家窗户，可以看见好多家房顶上早早挂起的鱼旗*迎风招展。

堀江等店里的干部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向他表示祝贺。大家都为他手术顺利而高兴。修介也少有地连连向这些人表示感谢。

人们都不光出于奉承，纷纷说他比先前精神了，他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

光头缠绷带的样子虽不能说体面，但脸色光泽，稍微消瘦的面容反倒显得精悍，眼睛也炯炯有神。

这一定是由于摆脱了可恶的发作，并解除了不明其原因的不安所致。

脑中的小肿瘤切除了。自己已经哪都没有病了。今后一段时间里，也许还会发作。但那就象是手术的余波，不是病。待刀口痊愈，也就会自消自灭的。

这满脑袋绷带也太小题大作了。他尽管上了年纪，可还比较注重仪表。

他不喜欢帽子，迄今从不戴帽，而今为了遮掩绷带，也只好暂时委曲了。

上班后，他来到附近的一家帽店。

呢帽过于正统，他没看上。帽店主人向他推荐巴斯克贝雷帽，他也觉得不顺眼，最后选中了一顶稍大的鸭舌帽。

戴上帽子刚要向外走，只见堀江笑着站在那里。

---

*五月五日儿童节前后，屋顶竖起鲤鱼状条旗，以祝愿男孩子茁壮成长。

“怎么？是你呀。”

“不，我出来吃饭，见一向讨厌帽子的会长进了帽店，觉得稀奇，所以就跟了进来。”

“是为了遮掩绷带。戴着不合适吧？”

“是，有点。不过，也不算太难看。”

两人轻声笑起来。

旁人见了，一定会以为他们是要好的老朋友呢。

正好是吃午饭时间，修介被堀江拉着，随他来到银座后街堀江常来的一家西餐馆。

“守口干得不错嘛。”

在桌边坐定后，修介想起守口的工作报告，说。

“他很能干。在那边，有关部门的评价也挺好。”

“该让他成家了吧。在工作上，有妻室的也更叫人相信。”

“您有候选人吗？”

“倒是有个姑娘热恋着他。”

“谁？”

堀江急忙认真地向桌前探了探身子问。

“我屋里的淡津。”

“淡津……啊，是那姑娘呀。”

堀江放心似地轻轻笑了笑。

“成的可能性不大。”

“他没有意中人吗？”

“没问过，不太清楚……。这是我的直观感觉……”

说着，堀江又向前凑了凑。

“我以前对您说过，他好象迷上了采塞利亚的双叶。”

“我还当你是开玩笑呢。”

“不，他是真心迷上了。每次给我写的私信中他都提及双叶，总是有意无意地顺便写上一笔。”

“那，你呢？”

修介这一问，堀江一刹那眼神变得凶横警觉。继而，又若无其事

地移开了视线。

“什么意思？您这话……”

“我是问你如果守口真的有意，你是否愿意为之撮合。”

“这个……。对方是那种地方的女人，我怎么好……”

堀江没有放松警惕，挑选着字眼说。

“可你最近常去吧？”

“也不是常去。”

堀江不露声色地回答后，急忙转为反击。

“我也正想找机会问个明白呢。我说会长，双叶是您的女人吗？”

这种逼问方式是当兵时代堀江上等兵的惯用伎俩。

“哪有的事。”

“那，别人怎么干都行喽？”

“她是矶村安雄的妻子。”

修介声音变得严厉。

“可她男人已经死了呀。替您坐了失事的飞机……”

“尸首没发现之前不能算作死。法律上……”

“不，我不管法律怎样。”

堀江摆摆手制止他说下去。

“只要不是会长的女人就行。”

如此说来，我可就谁也不让了。这是堀江的言外之意，是他的抢占宣言。

这时的堀江已经不再是三彩堂的经理了。而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堀江上等兵，一个为了女人，甚至敢向上司开枪的色情狂。

“如果你对她有什么野心的话，那可不行，趁早死了这份心。”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须臾，修介哑口无言。

“你刚才也说过。她男人替我遇了难，我有义务使她免遭更大的不幸。”

“别逗人了！现在大言不惭，充起好汉来了。这和你的品性太不相称了，我的中士。”

堀江把脸凑近桌子，压低嗓音说。口吻一下子回到了往昔恶梦般的时代。

“迷上了就该照直说。但是现在已经迟了，我先占上了。”

堀江脸上流露出猥鄙的奸笑。

“我要女人，你要翡翠。是这样吧？女人对我来说是比翡翠还贵重的宝物，现在也是如此。为了女人，你要是跟我别劲，我就毫不客气地给你个定心丸吃。”

堀江做了一个扣扳机的动作。接着说：

“所以嘛，很遗憾，守口没指望，至少现在是这样……。好啦，该走了，会长。”

他说着在帐单上签了字，站起身，又还原为殷勤的堀江经理了。

不能让香西节子在酒巴和夜总会工作。

回到自己办公室后，他脑子里还在想着这件事。

她因为呆在堀江之流可以自由出入的地方才出问题。如果把她转移到与堀江等完全无关的地方就没事了。节子也不可能情愿在那种地方工作。她志愿当保育员，并且有幼师学校的毕业文凭。

保育员。对啦，可不可以让她到某幼儿园去当保育员？这样，她大概不知要怎么高兴呢。

可是，话虽这么说，细想起来，那是个与他截然无缘的世界。该如何办？一点门路也没有。

淡津启子提议打听东京都政府，挂电话一问，得知有个部门叫“儿童咨询中心”。

儿童咨询中心似乎误以为是淡津要申请当保育员，告诉她说，暂无空缺，需要等一段时间，可以带履历表来面谈一下。

当天晚上，修介自守口欢送会以来，第一次去新宿，推开了采塞利亚的门。

环顾店内，不见节子的身影。

他向陪坐的女招待打听。结果回答是：

“双叶？她离开这里了呀。”

好象是修介手术后住院或者在家休息期间发生的事。

“调到哪个店去了？知道吗？”

“不是调动。是洗手不干这一行当了。”

女人笑着说。

修介同时尝到了安心和失望的滋味。他为节子洗手不干酒馆招待这一行当而高兴。但同时，他也为失去见她的借口而惋惜。

难道她当上了某家贸易公司的职员？或许找到了私立幼儿园的工作？

他正想着，女人在一旁边倒酒，边稍带讥讽地说：

“给人当姨太太当然比来这儿干舒服了。”

“姨太太？”

修介象冷不防挨了一记耳光似地，盯着女人问：

“可不是嘛。男的哪能白白拿出七十万块钱呵。唉，我什么时候也有这个福气多好啊……。我说，我来代替双叶，您不愿意？”

“只七十万块钱，她就……”

“嗬，好大的口气！”

女人向他紧贴过来。

原来马渊把节子从池袋酒巴撬来，按他一开始的说法，这个店先付给一定的安置费，可用来租房子，衣裳费用也由店里出，除小费外，还可挣多少多少固定工资，净是花言巧语。结果来到这儿一看，这些都算作欠款，而且还带利息。衣裳又不能始终只穿一套，于是负债越积越多。

实际上，马渊和夜总会老板暗中勾结，串通一气。她们被卖到这里，除非有人赎她们当小老婆，否则进来了就别想再出去。而且老板后边有暴力团在给撑腰。

那女招待不知道把节子赎走的客人叫什么名字，即使知道也是不许说出来的。但是，她脉脉含笑地低声说：

“您应该比我清楚呀。那人跟您一起来过这儿的。”

这就足够了。刚一开始他就猜到了，结果到底还是他。

来医院探视，两次均遭受冷遇。那时，节子大概正拿不定主意，想找他商量。一定是这样。

可是，她怎这样呢？修介不是对堀江，而是对节子不能不感到怨愤。

这证实了井冈治子的看法是对的。被矶村家撵出也是有道理的。

嘴上说想当保育员，可实际干的工作不是酒巴就是夜总会。还是她本身喜欢那种场所。仅七十万块钱，就轻易地倒向堀江这种人。另外和那个叫马渊的有过什么关系，鬼才知道。

长着一副少女般天真无邪的容颜，实质上是个生就的娼妇。修介为自己对这样的女人曾经抱有好感并为之担忧而感到恼怒。他觉得自己不顾手术不久的弱体，跑到新宿的夜总会来实在是无聊已极。

她这是非常轻易地抓到了一个“长腿叔叔”。见鬼去吧！什么“长腿叔叔”，“短腿舅舅”的。

“我走了。”

修介多给了那女招待几个小费，离开了座席。

第二天，修介一上班，就在自己办公室焦躁不安地吸烟，过一会儿，实在忍不住，终于去敲经理室的门了。

女秘书开门给他行礼。

“哦，会长，您早呵，请，里边请。”

堀江也站起身，殷勤地迎上前。

“有点事要跟你说，请让秘书回避一下。”

修介说着，自己先进了里间的会客厅。

堀江似乎照他的吩咐，把秘书支开，所以稍迟一步进来，一屁股坐在修介对面的沙发上，依然操着殷勤的口吻问道：

“怎么啦？出什么事了吗？”

“你给我老实交待，是不是让香西节子作了你的小老婆？”

“会长，在办公室谈个人私事不大好吧？您不是一向公私分明吗？”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我无须回答。这和您以及店里毫不相干。”

“我请求你。把她放了吧。当然你在她身上的花销一切由我来偿还。”

“会长，我已经警告过您一次了。好话不说二遍。这事您不要管了。别让我生气，这对您有好处。您对她既不爱也不恨，劝您还是不要铤而走险吧。”

“我喜欢她。和你所想象的意思不同，不是作为男女常情，而是更深刻的，从人格的角度迷上了她。我自己也说不好……。所以，对她的处境，我不能不表示关切。”

修介将费了一夜工夫，自问自答想好的一席话，坦率地、可以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和盘托出。

堀江放肆地拍了一下二郎腿，大笑起来。

“昨天您还美其名曰为您的替死鬼的遗孀担忧，今天又来侈谈什么人性爱。会长，您几岁了？简直笑话。”

“随你怎么说都行。只是不能碰她。不许你这样的人靠近她。”

修介断然地说。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

堀江也突然改变了态度。他把刚开始吸的香烟扔进烟灰缸，眯缝起小细眼，瞪着修介。

“我说中士，好色的上等兵连靠近都不行，难道强盗、杀人犯的中士就可以了吗？有关女人的事，你不干涉。希望你承认，这项保证至今仍然生效。你现在是站在我的枪口前说话呐，放明白点！”

堀江说完，弹了弹膝上的烟灰，站起身。

“我的话完了。请回吧！”

“我也明告诉你，我决不让她听你任意摆布。走着瞧吧！”

修介说完，堀江嘴角露出狞笑说道：

“好吧，我也已经勾动扳机了。”

6. 靶　子

进入五月不久的一天早上，修介正要上班，突然遭受了极其剧烈的发作的袭击。

手术后过了一个月，虽还缠着绷带，但刀口已基本愈合。然而，发作却依然继续困扰着他。不过桧垣大夫说过，手术后发作还会持续

一段时间，所以，他并没感到精神上的不安和动摇。

他脱下穿好的衣服，躺在床上。和往常一样，过不多会儿，头疼和恶心都平息了。

其间，他两次申斥了律子。

律子可能出于担心，在他发作期间，不是“难受吧？”就是“给您揉揉背吧？”净问些不必问的话，他需要做的事，一件也想不到。他实在忍受不住痛苦和焦躁，终于发火了。律子好象大伤了自尊心，呆了一会儿后就不知去哪儿了。

她不在，修介反倒觉得轻松。

当日，修介没上班，在睡衣上披一件晨衣来到起居室。杉江端过咖啡，责怪他说：

“老爷，对少太太可得和气点儿，人家都是为了您好。”

“我就是不爱理他俩。”

“人家对您也同样呀。”

修介把咖啡送到嘴边，听了杉江这话，现出了苦笑。

“那就少假装亲热。以前总也不来，手术后态度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也太不自然了。”

“这不是挺自然的嘛。平时不操心，一旦生了病，便为您担忧，这是极正常的。”

“是么……”

修介困惑不解地自语道。

“不过，我看您的病还和以前差不多，没见好。保险起见，是不是另请大夫看看。”

“大夫说发作要持续一段时间的。”

“可大夫的诊断也有错的时候呀……”

“诊断不是没有错吗？脑里长了瘤，把它切除了。以后就是时间的问题了。哪能一下子就好。”

“我是怕您万一胃口或者肠道再有什么不好的病。”

杉江好象在担心他胃肠里是否长了癌。

修介已经做过彻底的体检，他对自己的健康充满信心。

"这不用担心。我做过详细检查，全都合格。"

他笑着说。话音刚落，大门口铃响了。

杉江出去，一会儿，惊惶不安地回来说：

"老爷，她来了。两次到医院看望您的，叫香西的那位。"

"香西……"

修介不由得刚要站起，却又坐了下来。

节子来访，他没有思想准备，但内心似乎一直在盼望着。他因此十分恼恨自己。

他让杉江把客人领到会客厅，自己在起居室呆了一会儿就是不想动。

他心里很矛盾，仿佛两个人在吵架。一个说：她是个厚颜无耻的女人。另一个说：你没有任何理由如此下定义。

节子不是修介的情妇。只不过见了两三次面，几乎如同路上行人，她根据自己的意志无论做什么，修介都不应该而且犯不上动感情。

对于为生活所迫，在酒巴间、夜总会工作的女人，他没有资格蔑视。她们为了摆脱债台高筑的困境，投靠什么样的男人， 也无可非难。

这些他都明白，可就是无法排遣对节子负心的失望和愤恨。这是为什么呢？修介对自己十分恼火。

他这样责备自己，呆了一会儿后站起身。他想到穿晨衣见女客人有失礼貌，但已顾不得这许多。他打开了会客厅的门。

节子心神不定地轻轻坐在沙发上，显得格外拘谨。

到底她不好意思见我了。修介想。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节子一看见他，立刻象得救似的喜笑颜开了。原来，不过是因为这个家、房间太奢华，她呆不惯罢了。

"突然闯到您家来，请原谅。我有件事，无论如何也想跟您说。"

节子从沙发上站起，象小孩子似地使劲行了个礼。

今天她穿着素色和服。配她那没经过化妆、天真无邪的容貌及举止是那么和谐。

她以郑重的表情直视着自己。修介看着她那纯洁的、淡蓝色的眼

睛，忽然觉得自己好象完全误解了她，她并没有作堀江的情妇，那只不过是自己的凭空猜想。

节子还和他初次见到时一样，一点没变。

如果陷入人贩子一类恶人之手，或者给人作妾，过苟且偷安的日子，心神体态上应该有所反映，而在她身上却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

“好，请坐。”

修介抑制住困惑的情感，尽量不露声色地劝她坐下，自己也坐在沙发上。

“听说那阵子，你来医院看过我，真难为你了。”

他微微点头说。

堀江的事只要她不主动提，自己也不打算问。

“能见到您，真高兴……”

节子两手紧握在胸口。修介从她炯炯的眼神中看出了真切的怀念之情。

“我没曾想能见到您。本想托阿婆转告您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不是我的事。秋山先生，您要小心，有人要加害于您。”

节子屏住气，凝视着他。

“我知道。”

修介不在意地点头笑了笑。

“在战场上倒很难说，现在这个时代要杀人可不那么容易。他是另有歹心。”

“可，中士是指您吧？他说长期以来，中士就是他迟早想干掉的靶子。这回一定要一枪结果了这家伙。也不知他有什么恩怨，您还是当心的好。他是个危险人物。”

“这怎么可能？又不是电视、电影……”

修介苦笑着说。但心中不免也有些担心。堀江说不定能干得出来。他是个本质上含有狂暴性格的人。当然，他也可以不亲自动手。实际上就有专以杀人为职业的刺客。至于方法，难以鉴别的杀人手段也很多。为了杀人灭口，他曾经对目睹他们凌辱、强抢的人毫不留情地连

续勾动扳机。随着堀江往昔的身影在脑中浮现，他渐渐觉得节子的恐惧具有现实意义了。

“你这人真怪。为什么来告诉我这个？”

“为什么……因为您面临着危险呗。”

“我对你不过是个来往过客。怎样都无所谓。值得你为此而背叛他吗？”

“背叛？我对堀江？……”

节子话语哽咽，现出真切的惊讶表情。

她丝毫没有否定、遮掩与堀江关系的意思。好象那已经成为相互间有目共睹的事实，无须再作说明似的。

“他虽然有时粗暴，但对我非常热情。是他把我救出苦海。我怎能忍心背叛他……。我不能。”

“可是，你把堀江的企图对我说了呀。”

“那是因为我不愿意让他犯罪。想防患于未然，阻止他的可怕计划。”

原来不是为了我。修介勉强压住几乎要冲出口的话。六十多岁的人说这话太幼稚了。这种反省挽救了他，使他免除了将自己的可怜境遇暴露无遗的危险。

“你对堀江……。你爱他吗？”

“哟，怎么能谈到爱……”

节子露出明快的笑容。

“这，我连想也没想过。他的一切和我相差太悬殊。”

“那，为什么这样？出卖自己吗？仅以七十万的身价。”

他不觉用语尖刻起来。

“您是有钱人。所以七十万不算什么，对我可是了不起的数额啊。”

她脸上的笑容收敛了，声音却仍然柔和。

“不管堀江是怎样的人，他对我热忱，我只想以同样的态度回报他。”

尽管修介用了“仅七十万”的字眼，但他知道堀江决不是吝啬鬼。

尤其为了得到欢心的女人，花多少钱他都不会吝惜。

他为节子偿还采塞利亚的债款只是序幕，也许正在花钱如流水地讨好节子。但是，以肉体酬报，和娼妇有什么两样？并且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她是个患有道德麻木症的人。修介深有感触地回想起井冈曾经说过的这句话。

“如果还清了欠堀江的债，你能和他分手吗？”

“分手很容易，只要他离开我就行了。”

“我是问你怎么想。”

“我欠堀江的不光是金钱。还有他把我从采塞利亚救出的喜悦，以及对我关怀照料的感谢。如果能把这些都还清，一一报答他的恩情，我也许能主动和他分离。”

“我再问一遍，你爱堀江吗？”

“要说是恋慕，那显然不是。可我喜欢他。他是个好人……。也许说爱也可以。”

修介一刹那屏住呼息，象看奇怪动物似地盯着节子无邪的微笑。

“按你的说法，他企图杀我。这样的人难道是好人吗？”

“爱是不分善恶的。”

节子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眼睛说。

“而且，不能因为做了坏事就断定人家是坏人。应该说正因为是好人才做坏事。真正的坏人是不做坏事的。虽然这话听起来有点怪……”

当节子腼腆地低下头时，不知怎地猛然间，修介的心胸有了酥麻的感觉。片刻，他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从又远又高的地方传来一个充满慈爱的声音在说：你不是坏人。其实是个好人。

他自觉地打消了这一幻觉，然后问道：

“矶村的遗体还没有找到呢。你对他不感到羞愧吗？”

问这话，他自己都觉得未免太卑鄙。

这和世上的好人们借助旧有的道德观念谴责弱小无力的罪人又有什么两样？而且，无视法律道德生活过来的他，是没有资格也没有权

力提出这种问题的。

“对安雄我欠下了数不清的债。为了多少报答他一点，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安雄他死了。我欠他的债一辈子也偿还不清，只能背到墓地去了。但我对任何人都不感到羞愧。我只是任其自然地生活着。”

节子说完，轻轻地站起来。

“我该回去了……。我说的都是真的。请您多加小心。”

“谢谢。”

修介行礼致谢说。

过了两、三天后，修介被S银行的岩中常务董事请去吃晚饭。岩中说是私下聚餐，要他不必拘礼。

岩中是公认的S银行下届行长，多年来一直是修介资金方面的庇护人，相互关系密切。因此，修介马上就能理解岩中此话意思是：秘密会晤，不得外传。

按照这种场合的惯例，修介不用店内车，也没雇记时包车，而是坐招手即停的出租车，中途换乘两次，来到了岩中指定的赤坂饭庄。

因为刚得到节子的忠告，他有所警觉，在汽车等信号时，细心观察前后左右的车辆，以及人行道上的人群，但并不见有何异常。

他被领进单间餐厅，只见岩中常务董事已先到，脱下上衣，正在用湿毛巾擦拭着脸。可能由于身体肥胖，看样很爱出汗。

“听说你动了手术。祝贺你顺利痊愈呵。”

他看着修介仍缠着绷带的头部，以亲切的口吻说。随后又说人过中年后要注意锻炼等等，高谈阔论起养生之道来。

修介奇妙地听着，并不感兴趣。岩中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急忙转入正题。

“借款单位的内部纠纷银行十分关切。如你和堀江的对立持续下去，势必将使三彩堂陷入危险的境地。”

“让您操心了……”

修介手放在膝上行礼说。

“所以，今晚想听听你的心里话。我觉得趁此机会处理堀江才是上策，只要你有意，我可以助一臂之力。”

“处理……”

“所谓处理也不是指解雇等粗暴行为。另外，想那么做也办不到。我是说，趁此机会将三彩堂改组为股份公司，你看怎么样？”

象三彩堂这样大的企业还采取个体商店的经营体制太不适应当今的发展形式，所以才导致争执发生。岩中的这一意见也确实有道理。

最初将资金固定在三、四亿左右，股票大部分作职员股份，S、F两家银行以及两、三家进口商也作股东。堀江当然也会拥有相当数额的股票。所以这是无懈可击的良策，堀江也不会想到背后隐藏着推翻他的计谋。

这样过三个月或者半年以后实行增资。

“搞个成倍增资，或者干脆公开发行股票，将资本增加到十亿。你用以获取增资股票的资金由我负责筹集。堀江也不过是三彩堂给他撑架，恕我直言，他的资产微不足道，因此无法得到增资股票。很快他就得沦为软弱的小股东。当然也就保不住经理的宝座，再不可能张牙舞爪了。”

岩中制止住想要张口说话的修介，继续说：

“我知道不该说得这么透。可我认为这样交由堀江负责经营是危险的。按他的方针，三彩堂不久就将变成文物店了。”

“文物店从何谈起……”

修介没领会岩中的话意。

“据敝行调查，三彩堂借在海外建立分店之机正计划扩大经营范围，这也无可非议。但据说除金银首饰外，还要将雕金、泥金画、刺绣、陶瓷、漆器、茶具等日本的工艺美术品全盘向海外兜售。我们不得不认为这是极其危险的。”

“弄错了吧？敝店的经营品种只限于钟表和金银首饰，外加若干宝石类。我没听说有过这样的扩大计划。”

修介满有把握地否定说。

然而心里并不是十分安稳。S银行的调查机关素有情报快而准的定

评。而且不是相当确切的情报是不会传入岩中这样高级领导耳中的。

"如此说来，你还蒙在鼓里。秋山，这正是超级个体商店的致命伤呵。"

岩中向前探了探身子说。

"你以为是你办的店，权力就全在你手中。但是，那不是名文规定的权力，只是迄今的习惯罢了。严格地依法律衡量，权力是否在你手都很难说。因此，给了内外搞小动作的人以可乘之机。由此考虑，我想也应改组为股份公司。"

的确如岩中所说。

迄今也曾有过几次改成股份公司的机会，是他自己、他的权力垄断欲驱使他拒绝改革，将个体经营体制维持到今天。

尽管如此，应该说正因为如此，被人钻了法律上的空子，他丢了经理的宝座不说，经营方针也在朝与他意志相违的方向转化。这个关键时刻，岩中的话对他是富有魅力的。

名为主动放弃垄断权，改组为股份公司，实则加强自己的实权，从而拔掉堀江的獠牙，砍断其魔爪，使之安份守己，无害于人。如能达此目的，倒是一箭双雕的妙计。

现在正是与那个危险的上等兵一刀两断的时机。他甚至要对自己直接下毒手，对他根本用不着讲情面。

"请给我点时间，我再考虑一下。"

修介还是慎重地说。

"随你的便。没多少时间了。但，这由你说了算。"

岩中从容地点头说。

"顺便提一下，经侧面了解，F银行好象也赞成改组为股份公司的方案。供你参考。"

说得明白些，等于两家贷款银行都希望改革经营体制。

不管自己是否愿意，内外的形势都已经迫使三彩堂不能再继续维持个体经营体制了。

随后，喊来了艺妓，岩中痛痛快快地玩乐了一番。

从翌日起，修介极力四处周旋。改革的决心已定，具体资金总额、股票总数定多少，以及选定外部入股的股东，商讨入股条件等，计划在精心细致地进行着。

他争得了外部入股股东、包括S、F两家银行在内，此次不进领导班子的许诺。这说明他很慎重。

这期间，发作仍然不断地袭击他。

他自己感觉，似乎手术后比手术前反倒频率增多，发作也更加强烈。但他连日忙于奔波，无暇顾及。

六月初，三彩堂商店实行了改组，成立了三彩堂股份公司。

资金三亿日元，发行股票总数六十万。修介如愿以偿就任经理，堀江沧为副经理，拥有股票数同样，各为十五万。这是根据岩中的主意定的。他说拥有股票越多，增资时分担的新股票也就越多，将给筹资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修介也只好勉强同意。

岩中的S银行、F银行都成了大股东，但他们遵守事先对修介的许诺，没有提出派干部进班子的要求。因此，形式上似乎看不出太大的变化。而实际上，修介失掉了垄断权，改为股东集体领导，说得夸张些，算得上是一场革命。

并且这场革命是独裁者亲自发动的，起初在店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一经揭晓，修介和堀江同是最高股东，分别担任经理、副经理。等于换汤不换药，带点儿失望的安心感重又使店内平静下来。

堀江一开始对改组犹豫不决。三彩堂从秋山的个体经营体制解脱出来是他盼望不得的。修介主动提出，他就不得不怀疑背后是否有什么阴谋。但是当他得知自己的股票与修介一样多时，他终于点头了。

在这一点上，岩中的策略也是得当的。

改组后不久的一天，堀江闯入已换上经理室牌子的修介办公室。他刚进来，淡津就知趣地出去了。

堀江情绪很好。改组确实给店内带来了生机。

“经理，好久没在一起吃午饭了。怎么样？”

“现在不大舒服。”

这是事实。昨晚他又遭受强烈发作的袭击，痛苦一直持续到今天

早晨。但，即使不这样，他也不想和堀江一起吃饭。在公布增资的决斗之前，他不想见堀江。

“手术也不起作用吗？”

堀江瞟了一眼修介终于取下了绷带的头部，同情地说。

“不过，经理，这回我算折服您了。为了咱店的发展，您亲自砍掉了自己的手脚，真有胆识。”

砍掉的不是我而是你的手脚。修介想反驳，但忍住了。脸上现出苦笑。

“相处多年，我却好象误解了您。时有冒犯，请原谅。”

“彼此彼此嘛。”

“既然经理如此光明正大，我也理应效仿。”

堀江说到这停下来，在沙发上翘起二郎腿，笑眯眯地抬眼看着修介小声说：

“我把她解放了。”

“什么意思？”

修介从椅子上站起身，凑近桌子，盯着堀江问。

“照您说的，给她自由了。”

堀江斜叼着香烟，摇晃着二郎腿，眯缝起眼睛。

“虽比不上经理的英明决断，可我也是想让您高兴才这样……。不然我不但不给她自由，还要把她卖了呢。因为她背叛了我。”

“背叛？”

“她到您那去通风报信了吧？说什么我要杀你。”

“那你真有此打算喽？”

“哪有的事儿。我也不那么傻。只不过在女人面前喝上点酒，就想充充好汉，说几句吓唬人的话。这也被一一告密，就如同身边养了个间谍，太危险了。”

“你怎么知道她来过我家？你才雇人盯梢了吧？”

“别扯了。是她自己说的。她说一切都告诉秋山先生了。让我死了这份心，别干可怕的事。她是个心里藏不住事的人。一种暴露狂。”

“……”

“我把她放了。没出赡养费，但把所有给她买的东西连同住房全留给了她。色情狂上等兵能做到这一步也算不容易了，想让您高兴高兴。

“如果你没乱来，和她分了手，那我该向你表示谢意喽。”

“您在嗤笑我。现在仍把我看作三十多年以前的色情狂上等兵。”

堀江仍笑咪咪的。

“既所谓过低估价。要知道过低估价比过高估价危险得多。再怎么说，这年头我也不能用枪杀人呀。哪能用枪。所以您就把那女人的话忘掉吧。您身边是安全的。”

堀江接着，从上衣内胸兜里掏出记事本，从后边撕下一页说：

“这是她的住址。对我已经不需要了，奉送您。”

他站起身，恭恭敬敬地行个礼，走出了屋子。

修介拿起堀江留下的纸片。上边是堀江的笔迹，写着田园都市线九品佛车站附近的公寓名和八层八〇三号房的电话号码。

修介稍微迟疑了一会儿，结果还是将纸片叠成两折，装进了衬衣胸兜。

因为堀江与之分手，知道了住处就迫不及待地去访或者打电话，也太贪心了。

她是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女人。而且象她那样淫乱的女性也极少见。

竟然象条狗似地捡起堀江扔下的、他已经不需要的地址。自己怎么这样卑下、不争气。

然而，他还是忍不住想立即打电话，哪怕只听听她的声音也好。

回到办公桌前，点着一支香烟，但立刻又掐掉。衬衣胸兜里的东西使他心神不定，坐立不安。

他终于站起，穿好上衣，想要到外边去挂电话。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进来！”

修介边系上衣钮扣，边漫不经心地答了一句。他以为是淡津启子回来了。

可是，进来的却是聪一。

“您要出去？”

“想去喝杯咖啡，代替午饭。”

“那我陪您去。有话跟您说。”

“行呵。”

修介现出不太情愿的样子。

两人走出店，进了就近的一家咖啡馆，修介是这里的常客。

“什么事？”

他在桌前坐定后，马上性急地问道。显然是因为耽误了他打电话，破坏了他的情绪。

“怎么说好呢？嗯……。您这样冷丁一问，反倒不好说了……”

聪一摸摸脖子，皮笑肉不笑地说。

“店里以前是个体商店，资金筹集等也都是爸爸您负责过来的吧？”

“当然啦。”

“那么，除了店铺而外，您个人的财产、房地产也交了抵押，是吧？”

“啊，怎么啦？”

“现在改组了。当然这种经营上的负债转移到新公司账上，您个人的资产也就有了保障，是这样吧？”

“聪一，怎么你现在就盘算起遗产分成了？”

修介把咖啡杯端到嘴边，饶有兴致地说。眼睛里却带着冷笑。

“您别挖苦了。”

聪一皱起眉，叹了口气说。

“我就知道您会这样理解，所以一直不敢问……。都是自家人，有些事不搞清楚也不行。这回改组，听说是S银行、F银行在给撑腰，这一点用不着担心，而且，想爸爸在这方面也不会有所疏忽，但是……”

“如果不是为了遗产，一个小小销售部副部长竟然插嘴经营管理，未免太不自量了吧？！”

充其量不过是个五亿资本的公司。哪能担负起个体商店时代的债务？这个问题，他已同岩中以及F银行说妥，搁到增资后再解决。但是，他不想给聪一解释这些。

这小子就这样，不想靠自己的力量去生活，就象吸盘鱼一样吸附在他人身上，只想坐享其成。真没出息。

“实话说吧，遗产的事也不是不担心。爸爸也是人呐，万一有个好歹……”

聪一呕气似地说出了真话。

“净想美事，小心失算。我说不定会比你活得长呢。”

修介说完，也不顾聪一才开始喝咖啡，就起身要走。

“等等，还没说完……”

聪一慌忙阻拦，但他已经把帐单和零钱交给收款处，向外走去了。

在听聪一说话的时候，修介想到应该再叮嘱一下岩中。

岩中常务董事是策划这次改组、即驱逐掘江谋略的核心人物，是修介的全面支持者。增资后将个体商店时代的债务转移给新公司，既然他做了这方面的保证，估计不会有问题。因为岩中是讲信用的。他曾经按修介的要求，没有派干部进新的领导班子。

虽然离增资仅剩下几个月了。但将保证写成正式条文岂不更放心。岩中也不可能拒绝。

一打电话，对方说如果他马上来，有二、三十分钟时间。修介没工夫跟节子联系了。对此，他心中反倒松了一口气。

没过多久，他便在位于大手町的S银行总行的常务董事会客室和岩中对面而坐了。

岩中在谈题外话时，仍然热情豪爽。而当修介一涉及到正题，他立刻变得冷淡、谨慎了。

“作为我个人，按咱们商定的，打算尽可能给你提供方便。至于三彩堂商店的债务嘛，是银行和你的问题，从侧面协助是有限度的，希望你能谅解……”

“当初可不是这样定的。”

修介大为惊愕，话语也因激动变快了。

胸口仿佛重重地挨了一拳，使他痛苦不已。

“新公司增资后，旧三彩堂的债务一律转移给新公司，你不是这样说的吗？我只要求你把这一保证写成文。”

“当然也要让新公司承担债务。不然，敝行也不放心。所以说，可作为你和新公司共同的债务，这样不是很稳妥吗？”

“我的财产、房地产全都作了抵押，怎么办？”

岩中苦笑了。好象在说：别净提小孩问题了。

“债务不消除，当然抵押权仍然生效啦。”

“那，我再提个问题。”

修介态度变得强硬，以呆板的口吻说。

“增资时负责为我筹集获得新股票的资金，你这许诺是真的还是一纸空文？

“秋山，我有个建议。”

岩中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假装亲热地说：

“在敝行作抵的其它财产、房地产抛除，可以只把目白台的土地、房屋还给你。但作为条件，你得把你拥有的股票让给敝行……”

“就是说，让我离开公司喽？”

“秋山，我是为你好。你身体不佳，老实说，现在是急流勇退的时机呵。不要再做无益的挣扎了。”

“……”

修介浑身在发抖。

“你好象急于增资。要知道，到时被迫辞职的不是堀江，而是你。与其蒙受屈辱，远不如现在毅然引退。”

“岩中，没想到你和堀江是同伙。闹了半天，改组是为整我而设下的圈套。”

“不要说别人。你不是也设下了驱逐堀江的圈套了吗？！我只不过从今后合作伙伴的角度，衡量了一下你们二人的实力，最后选定了堀江，如此而已。”

修介恨堀江、岩中，更恨自己没能识破他们的圈套，他简直要发

狂，但还是以惊人的自制力故作镇静。

“我没看清你的真面目，是我的过失。但类似的错误我不会再犯。”

“嗬，怎么，还想反击吗？”

岩中脸上露出怜悯的笑容。

“已经迟了。较量已经结束了。”

“你小瞧我了。我能就此罢休吗？我也不是好惹的。”

“那是徒劳的，秋山。事到如今……。把股票让出来是明智之举。”

“让我用今后的行动来回答你吧！”

修介说完，离开了岩中的屋子。他有意识昂头挺胸，但膝盖骨发抖，步履蹒跚。

万万没想到岩中竟然是堀江的同谋，为驱逐堀江而设下的陷井居然成了埋葬自己的坟墓。修介心中还似乎难以相信。

记得堀江曾经在经理室笑着说过：“我已经勾动扳机了。”原来他指的是这个。

香西节子告诉自己的杀人计划也一定是指这个。虽不是真正的杀人，但从社会上、经济上把他挤掉，就此而论，的确是一种杀人行为。他也曾企图对堀江如此下手。但他此刻对自己的行为没有半点反省之意。

我是秋山修介。不可能连这么个小小圈套也冲不破。

他浑身充满了憎恨，重又燃起斗志，开始寻求摆脱危机的可行措施。

唯一的对抗措施就是争取法定数量的股东的信任，要求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全体会，会上揭露堀江派的阴谋。如果修介能够得到多数股东的支持，就可以粉碎他们的阴谋。

但是，堀江、岩中不大可能在这方面有所忽略。他们一定已经做好了争取大多数股东支持的工作。

即使这样，也要争口气，他想。就算大多数股东已经被堀江笼络，但靠自己的努力也是可以将其瓦解的。

岩中衡量他和堀江的实力，最终选定了堀江，这不禁使他心灰意冷。

他作为经营管理家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比堀江差。只不过自己比堀江年纪大点，另外，近年来身体有点欠佳而已。

但，这也不算什么。年纪只相差五岁，身体不好也没躺在床上。工作和日常生活与普通人一样，丝毫不受影响。

然而，岩中却放弃了他，选定了堀江。堀江到底用什么诱饵把岩中钩过去了呢？两人之间进行了什么样的交易？如能探明，在股东全体会上公布于众，形势将急转直下。现在断念还为时过早，战斗才刚刚开始。

修介站在S银行的路边上，仰望着周围高大的建筑群，几乎要晕倒下去。他鞭笞着自己，强振作起精神。

不知怎地，他非常想见香西节子。虽然见到了，节子也不会帮助他摆脱眼下的困境。

现在修介想见到节子，可能的话，想伏在她的膝上号陶大哭一场，象打输了架，伤痕累累的孩子渴望母亲安抚一样。

没有自己生活的志向，只是任凭自然飘泊的女人，一个被称作患有道德麻木症的淫乱女人。修介却要将自己的懦弱及所受的创伤毫无保留地摊在她的面前，象孩子似地乞求她的抚慰。这种连修介自己都不可思议的情感，牢牢地占据着他，使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挣脱。

他一向认为把自己的悲哀暴露给他人，乞求慰籍是对自己的最大污辱，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也会这样做。此刻他觉得只要节子象上次在栈桥那样，轻轻把手放在他的背上，他就能得救。

一辆出租汽车在他前边停下。

“去九品佛”

他几乎下意识地说出了去处。

别的暂且不论，她直到最近为止还是堀江关照的女人。她现在住的九品佛公寓就是堀江给她买下的。

要到那里去乞求她的怜悯。修介此时几乎已经失去了审视自己奇怪行动的理智。在他的心目中，只有节子那淡蓝色的、温柔而冷漠的

双眸以一股无可抗拒的力量吸引着他。

公寓位于九品佛车站附近的小高坡顶上，不费工夫就找到了。这是一栋十层白色楼房，具有南欧风格，十分漂亮。

然而，香西节子没在屋。

房管人说，节子这个月初的一天下午，穿着平常的服装出去后再就没回来。

“我还以为是到站前商业街买东西去了呢。行李、家具全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公寓的房票、戒指、耳环等首饰也都规整地放在小桌子上。以前常来这儿，象是她家先生的人也不来了，想联系又不知道电话号码，正犯愁着呢。”

节子好象是在堀江放她的第二天出走了。

“分手很容易，只要他离开我就行。”

修介回忆起节子说这话时那几乎可用“爽快”二字形容的、单纯而清晰的声音。须臾，他在房管人屋前兀立，神态茫然。

7. 突然的落日

这天夜里，修介乘新干线的最后一班车疲惫不堪地从大阪回来。在东京站下车时已近半夜12点钟了。

公司内部的股东必定已被堀江的势力笼络，要瓦解也得搁到以后去做。修介决定先从外部大股东入手，于是访问了神户的栗原贸易行。

顺便在大阪会晤了分店经理竹井明和其他二、三个股东，谈话误了时间，好容易才赶上末班车。

各项会晤都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栗原认为事前既然没有明文规定新公司接管旧三彩堂的债务，就很难断定银行方面违背合同。进而以此为由认定堀江、岩中要阴谋，企图推翻秋山经理，也是轻率的。要求新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全体会的根据太不充分。

栗原商行表示只能袖手旁观。经过修介再三说服，他们才答应如

果修介有真凭实据，到时将投他的信任票。当然，这要在背后花很多钱才能有保障。

见竹井明，修介犹豫了许久。因为这人曾经背叛他倒向堀江一边。但是公司内部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支持者，挽回败局岂止有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最后，他还是决定会见竹井这个自己过去的心腹。

竹井比较坦率，尽管曾一度转向堀江派，但把三彩堂大阪分店经理这一要职交给他的是秋山，为此，他深受感动。

他向修介透露堀江已经跟他打过招呼，叫他不要协助修介争取多数派的工作。按照他的说法，扭转败局只有一条可行性措施。他说：

“粟原商行经理说的不过是些外交辞令，实际上可以断言他根本就没打算投经理的信任票。就是说，争取多数派的工作做得太晚了。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

堀江有S银行作后盾。岩中说和F银行也已经谈妥。但到底谈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他们的计划实现，堀江出任新经理，他的后台S银行在新公司的势力必将占主导地位。对此，F银行能没有意见吗？

抓住这一矛盾，如能争得F银行的协助，堀江、岩中的阴谋也就不见得能轻易得逞。

但是，如果岩中已经得到F银行不介入三彩堂的许诺，则万事皆休。

“那时，您就只有象岩中说的，在增资前引退了。”

竹井同情地说。他的本意似乎也是劝修介引退。

看来竹井的计策的确值得一试。虽然这样导致三彩堂受银行势力支配的结果是相同的，但总比就此软绵绵地引退体面。修介不得不这样考虑。

他虽然筋疲力尽，但头脑倒还清醒，回到家里恐怕也睡不着。尽管时间已晚，他还是来到赤坂的中桥酒馆，在小间里，一边独自饮酒，一边从包里拿出股东名簿来一一核对。

无论怎样核对，公司内部的股东中有确切把握支持他的人仍占少

数。加上可能瓦解的人也还是达不到可与堀江抗衡的数量。要想进行势均力敌的较量，只有按竹井说的，不惜付出公司被银行吃掉的代价，与F银行握手合作。

修介心想，事到如今，只剩下这唯一的活路了。没有必要惧怕，也没有理由放弃。因为，照此下去，三彩堂势必将被置于S银行的支配之下。为了打消岩中的气焰，这一措施也是有价值的。

关键在于F银行是否愿意与S银行对着干？如果它对三彩堂不关心也没兴趣，则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此刻修介的心情就象落水者一样，连棵稻草也要抓住不放。

明天就去见F银行的竹下专务董事。虽然和竹下不象和岩中那样有交情，但说什么也要说服他站到自己这边来。

三壶酒进肚后，心情多少好起来。

明天和竹下专务董事的会谈将是胜负的分水岭。今晚得好好睡上一觉。他这样想着，离开了中桥。

回到目白台已近下半夜两点了。

这个时辰他不想叫起杉江，从钥匙串中找出大门钥匙开开门，蹑手蹑脚地走进屋里。

在走廊拐弯处，他刚要上楼梯时，听到起居室里聪一和律子的说话声。

“我不是说过嘛，没多少时间了，顶多忍耐一年。”

是聪一的声音。

半夜说悄悄话，虽然尽量压低了声音，但由于起居室靠楼梯的部分是通的，所以能听得清清楚楚。

“还什么一年，这个家我连半天都不愿呆了。一看见爸爸就恶心。”

修介在楼梯中间站住。

“我何尝不是如此。可爸爸对我，特别对你大概也有同样感觉。”

“互相这么不对劲，何必要在一起过？我明天就回我妈家。”

律子偶尔倒也会说话。巴不得能这样呢。修介笑了笑，正要继续上楼时，

"你怎么不明白，爸爸一年之内就要死的。这之前不给他留个好印象，会影响遗产分配的。"

聪一的话传入耳中，他不禁又站住了。

"管他什么印象，你不是长子吗？遗产由你和响子继承，这是法律规定的呀。"

"也很难说。爸爸倔得很，说不定不愿留给我们，一赌气捐献给什么地方呢。"

"能保证他一年之内死吗？"

"做手术的医生说的，没错。"

修介不由得怔住，手中的提包几乎脱手。

"你那么想呆就一个人呆在这儿好啦。再和他一起过下去，我会先死的。"

"你的印象更重要。他总烦你，事情就不好办。望你能谅解。"

修介听不下去了。

他半信半疑、若有所失地进了书房，把提包往桌上一扔，倒了一杯白兰地。

他仿佛觉得他们说的与自己完全无关，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自己只有一年活头了。

这怎么可能？有时发作起来倒是头疼、呕吐，可并不影响日常生活。今天还跑了神户、大阪，当天就赶了回来。而且医生说过，手术后发作要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照聪一的话，是医生说他的寿命只剩一年了。

修介不觉大吃一惊。

医生不可能对聪一说这样的话。因为他手术时聪一并没在场。

不过，转念一想，如果自己只有一年寿命这事不确切，聪一夫妇不可能突然退掉鸟居坂的公寓，搬过来和他这见面都恶心的父亲住一起。手术后，他们夫妇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了。

修介将杯中剩下的白兰地一饮而尽，从沙发上站起。他想下楼去向聪一问个明白。

然而，他没有这个勇气。聪一在他的逼问下，如果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修介必将不情愿地确认自己临近死亡的事实。只要想一想，他就不禁浑身起鸡皮疙瘩。

他惟恐发作，接着喝白兰地。这是他从突如其来的疑惑和不安中暂时逃脱的唯一方法。

黎明时分，他连衣服也顾不得换就一头倒在床上，断断续续地睡了过去。不吉祥的梦支离破碎地侵入他的睡乡。

第二天，快到中午时他才起床。

醒来后，他坐在床上，一边接连地吸烟，一边与自己的懦弱做着斗争。

需要了解事实。这是首要的。他告诫自己不该畏缩。现在不是惶恐的时候。这是自己的生命大事。自己必须比谁都了解透彻，也有这个权力。

修介起床后，自己换了衬衣、外套，下楼梯来到饭厅。

“啊，老爷……”

杉江惊奇地看着他。

“爸爸，啥时回来的？”

听见杉江的说话声，律子也从起居室跑过来，瞪大眼睛问。

“我们一点儿都没察觉。对不起。您唤醒我们多好……”

律子说话口气和蔼、亲热，好象昨晚跟聪一的那段对话根本就不曾有过似的。

“不吃饭了。给我来杯咖啡。”

他对杉江说。然后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

修介喝着杉江端来的咖啡。律子盯着他问：

“您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感觉不舒服？”

“遗憾得很，我好着呢。”

他从杯口向律子射出一道锐利的目光。

刹那间，律子脸色明显变了。为了不让修介看出自己惊惶失措的神色，她扭过身去，无所措手足地挪动砂糖罐的位置。

喝完咖啡后，他默默地走出了饭厅。

律子和杉江送他到大门口。

“今天晚饭前您能回来吗？”

律子问。他连头也不回，只说了声“不知道。”便钻进了车中。

他确实不知道能否赶回来，即使回来，也不想和聪一夫妇共进晚餐。

“去虎门。”

他在驶出的车中命令道。

“哎？虎门……。不去商店……”

司机透过后望镜，以诧异的表情叮问。

这人多嘴多舌真罗嗦。修介皱起眉头想。昨夜的事使他情绪暴躁，别人的言行举止今天他都看不惯。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未免也有点太过份。

在汽车行驶途中，他内心的不安急剧增强，来到田村町时，

不去虎门了，给我往商店开。这话几乎冲到了嗓子眼。

昨夜他经过半宿的深思熟虑，已经下定了决心，认为了解事实是首要的，自己有这个权力。可是，随着医院的迫近，他又心神不安，摇摆不定了。他使出全身的力气，好不容易才将其止住。

他好几次下意识地抚摸头部，头上终于长出了半寸长的头茬。他又用手绢擦拭额头上的汗水。

到了医院，下了汽车，他告诉司机在外等候，自己强打起精神，迈进了大门。

他要求见桧垣大夫。但因大夫还在给上午的外来患者看病，一时腾不出空来，让他等到中午。于是，修介在脑外科前的走廊长椅上和患者们并排坐了下来。

聪一大概确实想讨好父亲。为了挽留律子一起住目白台，他编造了修介一年之内就要死去的谎言。当律子追问是否确切时，他随口回答是医生说的。

一定是这样。他寄希望于这一线的可能性。

不管脑肿瘤是什么性质，已经被切除，不存在于自己脑中了。

况且一般脑外科手术需要较长时间，而自己仅用了一个小时就做

完了。这证明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用不着担心。都是聪一那小子胡说八道。只能这样想。

“秋山先生，请进。”

一个面熟的护士从门里探出笑脸，喊他进去。其态度也十分正常。

但修介还是比较紧张，不禁打了个寒战，咽了口唾沫。

进入诊室，只见桧垣大夫正伏案为刚看过病的患者写病历。

“请稍等一下，马上就完。”

大夫请他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修介极力想从桧垣大夫的表情中看出点什么，然而，大夫轻松、干练的神态依然如故。

不多会儿，桧垣大夫写完了病历，将转椅转动半圈，面向修介，笑着问：

“那以后怎么样？感觉好吗？”

“感觉倒是不错……”

他本想开门见山地问清真相，但具体做起来却吞吞吐吐。

“大夫，我想坦率地问您个问题，我真的一年之内就要……死吗？”

桧垣大夫脸上的笑容收敛了。片刻，默默地注视着修介。

“请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您怎么说我都不会惊慌的。请对我说实话。”

“……”

“我知道真相后，即便不能保持冷静，也会用理智克制住自己的。我有许多事情要做。象现在这样稀里糊涂，疑神疑鬼的，我受不了。”

“您是在哪儿听到的？”

稍后，大夫面带苦涩的表情，反问道。

“偶然听到的。儿子和儿媳妇说的……”

桧垣大夫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考虑了一会儿后，拿定了主意似地站起身说：

“好吧，请到这边来谈。”

说完，自己走在前，把修介领到了诊室里边的单间。

“这种情况，作为医生，通常是要对患者本人保密的。但您已经听到了，而且我相信您会冷静地对待，所以，干脆跟您说了吧。”

两人在粗糙的人造革扶手椅上面对面坐定，桧垣大夫慎重地一字一句痛苦地说。

“其实您的手术没有做。不，应该说没能做。”

“没做手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

修介瞠目结舌，下意识地边用手摸头上的伤痕，边凝视着大夫的表情。

“打开颅骨一看，已经无法做手术了。”

“……”

“您得的脑肿瘤确切地说叫作脉络丛乳头瘤。大脑内部的侧脑室有个血管密集交错的部位叫作脉络丛。您那乳头状瘤的根就分布在这上边。这种瘤本身在脑肿瘤中不算最危险，但它长的位置成问题。由于血管密集交错，脉络丛是不可能进行外科手术的。所以瘤现在仍原封不动地长在您的脑子里。也就是说，病情仍在发展。”

“所以现在还频繁发作，而不是什么手术后遗症，是吧？”

桧垣大夫点点头。

“那，今后将会怎样发展呢？”

“肿瘤增大，逐渐堵塞侧脑室的脑脊液通道，则将导致颅压增高，最终引起致命的发作。”

“这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是吧？”

“何时出现最严重的事态还说不清楚。极其幸运的也不过一年或者一年半。”

“这是确定无疑的吗？”

修介虽然有所准备，但还是受到了极度的打击，心里难受，声音也颤抖起来。

“既然不能手术，很遗憾，不得不这样讲。”

桧垣大夫怜悯地眼睛向下看去。

“与其它器官不同，脑中只要出极少的一点血也会带来致命的恶

果。更何况象脉络丛这样的所谓血管丛上长着的瘤，是无法切除的。所以我们马上将颅骨缝合，把您儿子请来，极其秘密地说明了情况。”

“手术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处置办法了吗？”

“没有根本的处置办法。现在请您吃的是血液循环剂和镇静剂。也只能抑制乳头瘤的生长，起一点消极的疗效。”

修介踉跄地走出了医生的屋子，如何告辞了大夫，怎样离开了坐椅，连他自己也不清楚。

修介从诊室来到走廊，一下子依靠在随手关上的门上，喘着粗气。他两腿无力，不能马上迈动步子。

打开了颅骨而没做手术。瘤至今仍在他的侧脑部生根长大。这个厚颜无耻的生物在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就将毁掉他的脑子。而人们对此无能为力。

被判处死刑的囚徒是怎样等待执行日期的到来呢？据说，他们有的读圣经、佛典；有的听法话；有的每天坚持写经。几乎没有人丧失理智、大哭大闹。

这能是真的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一定是因为在作死囚的漫长岁月中逐渐地做好了迎接死亡的精神准备。

而自己却作梦也没有想到被判死刑。等于突然接到了执行日期的通知。对于他，宗教又有何用？宗教可能有助于抱达观去迎接死亡的屈从，而无助于与非法暴力进行搏斗、并将其推翻的努力。

我不 甘心！就此屈服于死亡，我决不甘心！修介想这样大声吼叫可是，该怎么办呢？似乎毫无办法。

在候诊室翻阅周刊杂志的司机一见他，条件反射似地站起身，小跑过来问：

“您怎么啦？”

修介的踉跄、失态使司机惊惶不安，面部表情拘板。

“你先回去吧。”

修介话语呆滞地说了一句，便从茫然伫立的司机面前走过。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对谁说了什么。

外边阳光灿烂，虽然还只是六月初，但照在马路上的白色反光却

已经如同盛夏一般灼热。来往行人几乎都脱掉了外衣。

然而，修介对耀眼的阳光，对灼热的气候都无动于衷。

他走了一会儿，进了一家咖啡馆。

透过宽敞的玻璃窗，他看到成群结队的男女们匆匆地走着。修介目光呆滞地看着，仿佛自己在游离现实的白日梦中徘徊。

眼前街道的风景，来往的行人一年以后也将依然如故，只有现在眺望着的他离开人世。时光将不拘他的死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畅流不息。

这些人在自己死后，也将一成不变地继续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

修介在想，这多么的不尽情理。

六十五岁不算年轻。但也不是老朽的年龄。离日本人的平均寿命还差十年。他本身也想过一个相应的——可能的话，过一个象日落前的晚霞一样幽静、美好的——晚年。

倘若象自己这样阴险毒辣的人没有资格享受幽静美好的晚年，那么，过地狱般苦难的岁月也可以。总之，自己要生存，不想死去。救救我吧。

修介呼救的心声几乎脱口而出，他不禁一怔，看了看周围。

坐在旁边席位上的青年男女恐惧地看着他，慌忙又将视线转移开。

桌上也不知何时给他端来的咖啡还没喝就已经凉了。

修介抓起帐单，象个机器人一样笨拙地站起身。呼救的心声更加强烈，简直无法遏制。

心中也有个理智的自我在斥责着自己的丑态。过去的说法是人生寿命五十年。战争期间人们习惯说，年轻人的寿命是二十五年。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象乳臭未干的年轻人一样在死亡面前惊慌失措，成何体统？

再则自己经历的人生并不是高尚的，而是丑恶的。不但不值得为之惋惜，反而应当尽早将其结束。总之，他是一个死有余辜的人。

然而，他这样想，也无济于事。在体内作乱的悲鸣有增无已。

现在他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忍受这内心的悲鸣了。他不顾一切

地要寻找救命稻草。尽管他知道这是徒劳无益的，可他怎么也抑制不住情感的冲动。

修介招手叫停一辆出租汽车，说：

“去竹芝码头。”

霎时，他被自己的话惊呆了，他意识到自己此时此刻在如饥似渴地思念着香西节子。

正是这种下意识的意识在呼唤着不明去向的节子，使他说出了与她第一次见面的地点。

进而，节子那温柔脉脉的眼神，曾在栈桥为他揉背的手掌的感触在他全身舒展，使他觉得节子身上有一种和缓恐怖的力量。

这对他来说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奇怪的情感。

偏偏向节子这样的女人求救，按照常规，是极不正常的。更何况，节子身上根本不可能具备和缓他人痛苦的力量。尽管如此，他还是忍不住极力想要得到节子的抚慰。

开往大岛的汽船刚刚起航，竹芝码头冷冷清清。

飞机失事已过去四个月，未发现的遇难者只剩下矶村安雄一个人。有关当局对外公布说仍在锐意搜索中，而实际上搜索船早已不出动，只是委托出海作业的渔船留意遗体。救难指挥部也已经解散多日了。

修介站立在栈桥上，眺望夏日的碧海。海面风平浪静，碧波荡漾，一直可望到水平线的彼岸。只有时而吹拂的微弱海风给人带来惬意的凉爽。远处一艘不足二百吨位的机帆船向岸边驶近，还有几条鼓满风帆的帆板船在游弋。

什么山啦、海啦，修介迄今从没有留心眺望过风景。而今天，他确情不自禁地觉得这平凡夏日的海美丽壮观。继而，他对操纵帆板船的健壮的年轻人以及乘机帆船纵情捕鱼或者观光的人们产生了无以克制的妒忌。

留下这美妙的大自然和尽情享受她的人们，只有自己一人默默地死去，这多么地残酷。他禁不住想要对谁提出抗议。

他半无意识地用手轻轻抚摸了一下侧脑部。

这里面有个魔鬼在悠然自得地蠢动，分秒不停地蚕食着他的生命，

而人们对此却束手无策。纵然积资万贯，跪地求饶也无济于事。

他的眼里涌出了泪水，海景变得模糊不清。他抚摸头部的那只手握成了拳头擦拭双眼。这不是感伤而是怨恨的泪水。可能的话，他想用这拳头连同头颅一起，将里边的脉络丛乳头瘤这个恶魔砸个粉碎。

然而，如果他不用近前的石头或者铁棍，是难以做到的。他为了变换一下思考问题的角度，轻轻摇了摇头，深深地吸了一口大海的气息。

夏日海的气息的确令人惬意，但，一想到来年再也闻不到这气息了，死的念头重又使他窒息。

修介感到透不过气似地难受，仿佛自己被活着埋入墓穴。

香西节子在哪儿呢？多么希望她能将自己从这墓穴中挖出来呵。

机帆船靠近栈桥了。甲板上二十几个男女个个都是一幅低沉的面孔。

修介意识到自己的脸色过于沮丧，为了不被人看见，他迈动步子，离开了岸壁。

前方，他看见了曾经和节子一起进去过的那家简易饭馆。和那时不同的只是房檐下挂起了书有“冷饮”二字的幌子在迎风招展。

到那儿去看看。他忽然起了这个念头。

节子可能在那里。他虽然没有这样去想，但至少节子曾经坐过的椅子、吃过炸虾饭的桌子还在，只要是与节子印象有关的东西他都想看看、听听。正在这时，

“秋山先生——”

背后，那难以忘怀的声音呼唤他了。

他吃惊地回过头去，只见一个轻盈的身影从刚下船的人群中向他跑过来，是香西节子。

霎时间，修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禁激动万分。

象迷路的孩子寻找母亲一样，他盼望见到节子，被记忆牵引着来到初次相见的地点，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此能再次见到节子。这简直犹如梦境。

他想跑步迎上前去，但刚迈出一步就又停住了。因为他发现节子

身后有个男人慢慢地走着，是矶村诚一郎。

“啊，您也来了呀。”

节子用手轻轻敲着胸部，欢欣雀跃地说。然后，又略微压低一下声音说：

“太好了。您安然无恙”。

显然，后一句话是针对堀江的威胁说的。但前一句是什么意思，他却莫明其妙。

“也不是什么安然无恙。”

修介只含糊其辞地回答了节子后一句话，本想坦率地将想见到她的心情告诉她，但诚一郎已经来到了近前。

诚一郎现出殷勤的微笑说：

“上次失礼了……。没想到能在这儿又见到您。”

他衣着考究，不露半点破绽。这和来目白台作客时一样，反倒给人以做作、轻浮的印象。

“突然想要看看海。”

修介淡然地说。

“真是忙中有闲呵，令人羡慕。”

“你们这是……”

“遗族们共同租了条船，去海里给安雄献花，刚回来。”

经他这一说，修介才想起今天是安雄遇难四个月的忌辰。节子可能误以为他也是为着同一目的而来。相见形式和第一次一样。

“虽然这没什么用，可节子每月忌辰都来，我们矶村家总没人来，对外也说不过去，所以……”

“这么说，节子回到矶村家了？”

修介问两人说。

“不，不那么简单。您知道，我们那个家……”

诚一郎语尾暧昧，停顿一会儿后又笑着说：

“所以我想一个人帮帮她。我这个人也没什么大能耐……”

较之目白台见面时，修介对诚一郎有了点好感。但，他不能在诚一郎面前暴露自己紧迫的困境。

"那好呵。现在做什么呢？"

他急于想和节子两人单独在一起，心不在焉地问。

"嗯，算服务行业吧，也不是什么正经工作。负责安排财政界要人等主办的宴会。剪彩家变成宴会家了。"

他不大好意思地眯缝起眼睛，摸了摸前额。

由于他出身贵族，在上层社会吃得开，这行当看样子比剪彩收入要好些。

真是做什么的都有。修介心里想。但他听得漫不经心。他被自己仅剩下一年寿命的绝望感压得喘不过气，哪还有心听人说这等没趣的闲话，白白浪费时间。他焦躁不安，却又不好说什么。

"哥哥，今天我这就告辞了。想跟秋山先生好好聊聊，好久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您看行吗？"

节子好象看透了修介心思似地说。

"嗯……。不过，可不许你乱说，惹秋山先生厌烦。"

"哎哟，看您说的。我是那种贫嘴薄舌的女人？"

节子笑着回了他一句。说着话已经挽起修介的胳膊说：

"咱们走吧。"

于是，两人朝浜松町方向走去。

节子带来的转机使修介精神为之一振。

"真巧……我非常想见您。"

"我去过九品佛，结果你搬了。"

修介用这话代替了"我也想见你"。他声音不大，稍微有些颤抖。

"对不起，劳您白跑一趟……。我和堀江先生分手了。"

"听堀江说了。我觉得这样很好。"

"您没出意外，这比什么都叫人高兴。我可替您担心了呢。"

"谢谢。不过您搞错了。他的用心在别处……。咱先不说这个。找个地方好好谈谈，我有话对你说。"

说这话时，两人已经来到国营铁路电车线的浜松町车站前。

修介刚要往出租汽车停车口去，

“那干脆到我的公寓来吧。虽不大干净，但可以静心交谈。怎么样？就这样定了……”

节子说完便向售票处跑去。

不一会儿，她迈着可用意气风发一词形容的步子折回来递给修介一张经由新宿的京王线车票。

还不到四点钟，车内人不多，两人在空座上并排坐了下来。

“你现在做什么呢？”

“给哥哥当帮手。”

“是么……。初次见面时，他给我的印象不太好，所以，我一直对他不抱好感，看来得重新评价他喽。因为矶村家只有他一个把你当人待。”

“嗯……。”

节子点点头，眼睛朝下看去。

“你每月四号都去那儿吗？”

“是的。一是为了安雄，但更主要是为了自我安慰。对于他，我欠下了还不清的情感方面的债务。用哥哥的话说，虽然这样没什么用，我心里也明白，可每月一到四号，就身不由主去那里。”

修介沉默了片刻。

他羡慕矶村安雄，一时难以说出坦率的意见。也可以说是一种忌妒。

“作诚一郎的帮手倒也可以，不过，记得你曾经说过渴望当一名保育员，是吧？你不想找找这方面的工作吗？”

稍过一会儿后，修介说。

作诚一郎的帮手也无非是宴会席上的招待员而已。宴会的女招待，听起来悦耳，其实在日本并不象在国外那样受到尊重。说到底不外乎是伺候人的佣人罢了。

在修介印象中，她好象总是在这一行当上打转转。嘴上说渴望当保育员，可从来不努力去争取。对此修介觉得蹊跷，同时也感到不满。

“我喜欢孩子，若能跟孩子们在一起该是多么的幸福呵。然而，

我不能够，也不允许我这样做。所以，我曾对您说过，那是我的梦想。”

“为什么？我不理解……”

节子想要说什么，向车内扫了一眼，然后咬咬嘴唇，低下了头。

“我是个罪大恶极的女人。不论怎样喜爱孩子也不能和他们在一起，甚至连靠近他们的资格都没有。”

可能是怕周围乘客听到，节子紧紧地握住放在膝盖上的双手，压低嗓音说。修介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副样子。

修介以为她大概是指过去为数不少的异性关系以及辗转于酒巴、夜总会之类场所的事。

的确，如果知晓她以前的生活经历，无论哪个幼儿园都一定会踌躇。至少公立幼儿园在用人时，是要进行一番调查了解的。

但是，她们中有的人是出于无奈或生活所迫才有了那样的经历。修介认为不加以具体分析，一概将其视如传染病患者，不许她们靠近孩子，如果这是常识，那么这一常识本身就犯了以貌取人的武断错误。

于是，他忽然有了一个主意。

其它幼儿园不聘用节子也无妨。无须在那些自以为是，道貌岸然的教条主义者们面前象罪人一样卑躬屈膝。可以按照她的愿望，建立一个她自己的幼儿园，让她和孩子们自由、尽情地生活。

土地、建筑、舒适的设备以及经办资金都由自己提供，经办资金可以委托给银行，让她仅靠利息就能顺利经营下去，自己死后也不至于出现问题。

这突然的设想使他自己也感到惊讶。

迄今为止，修介从来没有想过为别人花钱，作为一种主义、信条，他向来鄙薄做这样的事。

然而，他此刻却突然，而且毫无抵触地要为节子建立幼儿园。他自己也不能够理解这到底是为什么。但是，这种对自己而产生的惊讶却使他感到爽快，这是以前从来没有体验到的。

揶揄地看，可能是由于意外地见到了节子，多少忘乎所以了。也

可以证明自己已经成了她的俘虏。

但是，修介对她的爱恋较之普通男女之间的爱情显然有着质的不同。可以说他有生以来头一次有了想要为他人做点什么的设想。这也很难说只是因为有了节子，他才发生了这样的转变。

还是有限的生命的冲动所致。只能这样解释。

修介想把这一打算说出来，但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

过些日子，再心平气和地重新考虑时，可能会觉得这太幼稚、荒唐。从而瞧不起自己。而且，这话也不应该在车上说。

下了车后，节子在站前的一家自选商场前停住，抬头看着他说：

“今天多呆会行吧？我拿出全身的本事，给您做顿香喷喷的晚饭吃，”

修介不想在女人房间多呆，但节子的话却令他欣慰。一和她单独在一起，就觉得心旷神怡。

也不知要做什么，只见她活象个少女，迈动着兴高彩烈的步子，将牛肉、蔬菜、白芝麻等装入商场配备的篮子中。

中途，修介替换她提篮子，她跟在后边。

没有人用猜度的目光看他俩。两人如此和睦的购物情景旁人会怎样认为呢？修介有些难为情，同时又感到舒心愉快，也可谓沉浸在幸福感之中。

不可能被看作夫妇。要么是父女，要么是所谓的老爷子和其姨太太，大概是后者吧。然而她却无所顾忌，这使修介为之欣幸。

由初台车站向幡谷方向走不远，穿过甲州街道，有一片与街面截然不同的幽静而古旧的住宅街，节子的新住处就在这里。她住在一栋三层楼的公寓里，建筑本身比较坚固，但过于粗糙，算不上是高级公寓。

这与堀江为她买下的九品佛公寓根本没法比。修介心中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楼内没有电梯，修介跟在节子后边攀折楼梯来到了三楼她住的房间。

她住的是一间有八铺席大小的和式房间。屋子里看不到一件独身

女人住所惯有的、感伤的装饰。

家具也极为简朴，维持在最低需要的限度。六铺席大小的一张地毯上只放着一张廉价的桌子和两条沙发，连电视也没有。用印花布帘子隔着的大概是卧室，其北侧有个亮堂的厨房。

节子把买来的东西往厨房桌上一放，从冰箱中取出冰块，连同刚才在自选商场买的没打封的威士忌一起端到坐在沙发上的修介面前，同时还放了一只水瓶。

“我去准备饭，您就先喝点这个吧。没有白兰地可能不合您口味……。请把外衣脱掉吧。”

他说了声“谢谢”，便自己动手打开了酒封。

在医院听了桧垣大夫的宣告后，他正需要酒呢。

“堀江先生怎么样？”

节子边用捣罐捣碎白芝麻，边问。

修介差一点没将含在嘴中的掺水威士忌咽入气管里。他心想，你也真好意思问。

“他的精力别提有多充沛了。正在策划篡夺我的商店呢。”

“篡夺？”

“啊。不过，我也不能白白让他得逞。”

刹那间她哑口无言。继而，不安地半自言自语似地小声说：

“他怎那样？本来是个好人的……”

又来了。修介一听这话就来气。那家伙要是好人，世界上就没坏人了。话到嗓子眼又缩了回去。他只是苦笑了笑。

他不是来跟节子争吵的。再说，他现在也没这个气力了。

修介又对了一杯加冰水的威士忌，环视了一下周围。

简朴的房间内，要论装饰，只有墙上挂着的镶入银色细条镜框中的儿童画和南侧窗台上装在玻璃匣中的模型。

画上画着一个小辫子左右翘起的小姑娘，三角形的躯体下手脚成一条线，象是在跳舞。画的右上角写着“姐姐的脸谱”，左下角写着“黑崎进”等几个歪歪扭扭的字。

模型显然不是孩子的作品。

是一件用花纸、纸壳、火柴棍儿等制做的手工艺品。白色栅栏环绕的宽广的绿色游艺场里有秋千和滑梯，二层楼房前，红、蓝、黄三色小纸人在玩耍。房子后边是一片夹杂白华树的丛林。象是一个幼儿园的模型，连蓝色丘陵叠嶂的远景都有所表示，做工十分精细。

这仅有的两件装饰品引起了修介的感慨。

“不买电视吗？”

回到沙发上后，修介对着厨房问道。

“我不大喜欢看，而且也舍不得花钱。”

她不加思索地说完，又赶忙表示歉意道：

“哎呀，对不起，让您感到寂寞了吧？这就做好了。”

“黑崎进是哪儿的孩子？”

“啊，他是……我呆过的养育院的孩子。四岁时的春天，得肺炎死了。他生前除了我外谁也不跟，就是不让保育员们靠前。所以一直由我照看他。那是我上中学二年级的时候……他是个被抛弃的孩子。”

节子说到这里，语尾略微颤抖，再也说不下去了。

“你真是个怪人……”

他自言自语似地说完，接下去又提议道：

“把这个模型上的幼儿园叫做‘阿丽思儿童之家’怎么样？这符合你的心愿，我想是合适的。”

他虽然说这话语气漫不经心，但心里却真是这样想的。

节子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走进屋子，把模型收入立柜中去了。

“一个人寂寞时，常常回到儿童时代，调皮闹怪，瞎做的。没别的意思。”

她说完，坐到沙发上，脸上露出了微笑，但比平时显得拘板。

“刚才在车里说了半截，你既然那么喜爱孩子，渴望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那为什么不想去试试呢？”

“我说过，我没有这个资格。实际上，连梦想本身都是难容的亵渎。”

“你刚才也说过，我看你不该这样说。”

修介看着杯中的冰块说。

“能够喜欢、热爱孩子，这再够资格不过了。不管世上的常识、虚假的道德怎样，出身和经历等是不应成为障碍的。”

“我连父亲是谁都不知道。母亲靠跟驻军基地的美国兵鬼混过日子，我自己在养育院长大，以后又有了不少坎坷的经历。但我并不在乎这些。论教养，我是有信心的。比起体面人家出身、有大学文凭的保育员，我这养育院长大的更能成为孩子们的好朋友。一般的慈善机关虽有规则、纪律，还传授一点大人们的常识性知识。但是缺乏真正的慈爱。而这恰恰是孩子们最需要的。因此，孩子们总是在精神的饥饿状态下度过童年、少年时期。我因为有这方面的亲身体验，所以多少能设身处地为孩子们着想。”

“这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了嘛”

“我在必要的时候，准备将自己的生平、经历毫无保留地、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但是只有一件对任何人都没有提起过的事。本来，我应该站在十字街心，大声坦白我是什么样的女人，接受上帝的惩罚。然而，我没有这个勇气……”

“不想说的事就装在心中吧。谁都有不愿对人讲的事嘛。”

修介又一边对威士忌，一边说。他是在若无其事地安慰节子。

“不，我要告诉您。”

节子断然地说。从她那眼神中可以看出，她的内心正在和什么做着拼死的决斗。

“这也是对我的惩罚……。秋山先生，我是个杀人犯。”

这话听起来就好象是她求救的悲鸣。

修介大为惊愕，把端到嘴边的酒杯又放回桌子上。眼前的节子和语言所表达的形象怎么也对不上号。所以，他的惊愕倒象一种困惑。

“节子，你说些什么。你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吗？”

“知道。这是真的。我杀过孩子，而且是两个……”

她极力地克制自己不朝下看，紧紧咬住嘴唇，以祈求的目光凝视着修介说。

她这样一说，修介想起了井冈曾经说过的话。

"你是指人工流产的事吧？"

节子吃惊地点点头。

"一个是三个半月，另一个是五个月多一点。都是男孩子……。孩子在肚子里都能伸动小手脚了。而我却无情地将他们杀死了。我还有什么脸说喜爱孩子，渴望幼儿园工作。也太不知羞耻了。"

"这我已经听说过了。"

修介一时走了嘴。

他认为人工流产是世上常有的事，何足大惊小怪地责备自己？结果，他这一走嘴却使节子变得面色苍白。

"您听说过……。那是井冈老师说的啦？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哇。"

"……"

修介无法回答，摆弄起桌上的酒杯来。

"老师是以忏悔的心情给您说的？还是……"

他更回答不出，无奈只好把酒杯送到嘴边。

在六本木中国餐厅，井冈说这话时显然不是在忏悔。倒好象是酒席上的下酒菜，情场上猎奇家的自我吹嘘。

"一次在一起吃饭时，偶尔提那么几句……"

他吞吞吐吐、语无伦次地说这话时，从节子那凝视着他的淡蓝色温柔的眼睛里突然涌出了大粒的泪珠。

节子低下了头。

她没哭出声，肩膀在抖动，从闭上的眼睛里流出的泪水打湿了面颊。

"请原谅。可能我说了使你伤心的话。"

"不，我就是为了多承受这样的处罚才活着的……"

稍后，节子边用手擦面颊边抬起头。还闪着泪花的湿润的眼里甚至现出了几分微笑。

"男人和女人想的就是不一样呵。"

"当然啦，堕胎不能算是好事。可在日本，法律上也允许。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总这么和自己过不去也不是回事。"

"日本法允许丝毫也救不了我。而只能说明允许杀人的法律不好。

不象交通法那样，在外国车是右侧通行，而在日本是左侧通行。这不是一码事。”

“……”

“不管法律规定如何，杀害无辜孩子的母亲是最残忍的。将自己的得失以及不破坏对方的家庭优先于幼小婴儿的生命就更……”

她紧紧地握住了膝盖上的双手。

“我当初也没觉得这么严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醒悟了，觉得自己不是人，而是恶魔、鬼畜。我几次想死都没死成。我现在就是为了更多地遭受严厉的惩处而活着的。对于污辱我、给我惩罚、让我遭受痛苦的人，我都表示感谢。真的。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我杀死的两个孩子回敬我的礼物。”

修介不知何时低下了头。自己到底又怎样呢？

掠夺翡翠，为了隐匿罪证，不知杀害了多少中国人。其中自然也有幼小的儿童。由于战争所致，这种分辩是行不通的。

追根究底，三彩堂就是在这罪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他从来就没有想起过迄今他所残害的人们。

修介在节子的感召下，检查了自己走过的道路，但这仅仅是暂短的一瞬。继而他又对自己的感慨产生了抵触，仍然认为节子的观念是病态心理的产物。

杀人犯，听起来慑人可怖，其实不过打掉胎儿罢了。固然，胎儿也是生命之芽，但能算得上是杀人吗？日本法因为不把它作杀人解释，所以才没当作问题对待。

再则，如果堕胎算作杀婴，那日本岂不成了杀婴犯充斥的社会？在当今这个世上，母亲将刚生下的婴儿用报纸一裹扔入垃圾箱的事也还时有发生呢。若按节子的观点，又到底有多少妇女能够心安理得呢？

但是，法律默许也好，妇女们均有罪也好，他不得不承认真理在节子一方。

她不是责难他人。不管日本所有的妇女是否有罪，这都与她无关。法律认定合法也不能为她开脱罪责。约束她的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

“怎么样？这下您理解了吧？我渴望和孩子们一起生活是因为我不可能得到它。就如同死囚梦想自由一般。”

节子仍然湿润的双眼终于恢复了她特有的笑容。

“死囚……”

修介小声重复着，思绪又回到了自己身上。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认识自己的？”

“我第二次堕胎后，想死而没死成，大概从那个时候起……。不过，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不只限于人，一切有生物都注定要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有生物都可以说是死囚……。这就是自然的法则。说不定明天我就可能死去，不管是怎样突然的、不自然的死，也无疑是合乎自然法则的。无论什么人都不能摆脱这样的命运。所以只有任凭自然地活着。”

“比方说吧……你的生命被限定在今后几天，或者几个月之内，那你怎么办？”

“我大概会松口气吧。因为对我的惩罚即将结束了。我死后，世界还将一如既往，继续存在下去，想到这些，我就会心满意足。”

“是么……。我恐怕要恰恰相反。”

修介盯着她低声说。

“天黑下来了。咱们该吃饭了。”

节子忽地站起身，打开了电灯开关。

“瞧我，瞎说了一气，好容易把您请来，说这些干什么。今天天热，我做的是冷肉拌麻酱，很简单的……”

“最后请允许我再问你一句，你为什么把婴儿的事都告诉了我？”

“这……大概是因为除了安雄，把我当同等人看待的只有秋山先生您了。”

她以平静的口吻说完，稍微低下头向厨房走去。

8. 濒死的仰角

访节子后的第二天早晨，修介刚要起床，便遭受了近来所没有的

剧烈发作的袭击。

一开始伴随呕吐的剧烈疼痛就象整个头部被老虎钳钳住似的，连一向刚强的他也发出了尖叫声。而且这疼痛一直持续到近中午时分，就时间而言，如此长的发作也是头一次。

正如桧垣大夫所说，发作逐渐加剧，不久的将来，他的脑部将来一次无法忍受的冲击。死亡似乎已经临近了。

他不禁为之战栗。但他极力克制自己，不使自己慌乱。

昨天，他刚刚悲痛欲绝地听过死的宣告，无论怎样不顾脸面地大喊大叫也不足为奇。然而，他的自制力却发挥了良好的作用，这使他自己也感到惊奇。

他想这大概是因为见到了节子，听了她一席话的原故吧。

昨晚，他本想倾诉濒危的悲哀，祈求节子的抚慰，却意外地听她讲述了隐衷，以致于最初的访问目的没能实现。但是，当节子把他送到初台车站时，他那因恐怖和慌乱而极度空虚的心境较之先前已经大为和缓、平静了。

有节子在身边，听她说说话，或者只听听她的声音，狂乱的心情就逐渐镇静下来，再用不着抚慰了。

“你真是个怪人。和你这样呆在一起，我就心胸舒坦，简直难以令人相信。”

他说。

“那恐怕是因为没有比我再坏的人了。无论怎样罪大恶极的人在我面前也会心神安定的。因为他的罪不可能比我的大。”

节子腼腆地小声回答说。

也许是这样。不管怎么说，昨天还心慌意乱的他，今天却多少恢复了平静，开始思考起自己应该以什么态度迎接迫临的死亡，和应该怎样安排短暂的余生。

从这天起，修介一连五天没上班。

发作的第二天，他已经恢复正常。但，侧脑部还留有轻微的麻痹感，脚跟也有些站立不稳，更主要的是他想借此机会，好好地想一想自己濒死的问题。

杉江由于过分担心，不顾聪一夫妇劝阻，擅自将附近常来看病的医生请来。因为这一越轨的行动，后来遭到了聪一夫妇的严厉斥责。

好容易将生命垂危一事隐瞒至今，请来医生若露出马脚，惟恐父亲承受不住这沉重打击。显然聪一对杉江大动肝火不是出于这种善意的体贴。岂不知对手术结果一无所知的开业医师是不可能了解真相的。

修介也继续佯装不知。事到如今，对谁说也不起作用。

连节子他都没告诉。只能自己做好充分的准备。

“跟往常的发作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昨天太热，稍有点抗不住了。”

他苦心笑着，反倒安慰医生似地说。

“不用担心，阿杉。人嘛，谁还没有一、两个无法克制的弱点。只能哄着，和它相处下去。”

他少有地对杉江说了这样和蔼可亲的话语以示慰劳。

由于已经彻底看穿了聪一夫妇，尤其律子假惺惺的亲热，他深恶痛绝。但却不露声色。

象发作后遗症似的低落情绪一消除，他就最先给F银行的竹下挂了电话。

要不是听了桧垣大夫的宣告，他那天就打算见这人的。生命危在旦夕，这事更迫在眉睫。

即使生命只剩下一年或者半年，如果让堀江等人的篡权阴谋得逞，他也将死不瞑目。在今后的一年里，自己将竭尽全力，坚决战斗到底。他这样暗自鞭笞着自己。

竹下接了电话，但他说不凑巧这周时间安排不开，请下星期五再见面。

这要等十天。修介执拗地磨了一阵子，结果还是没起作用。

竹下的说话口气虽然还和以往一样，但很可能堀江、岩中的手已经伸向了他。这颇令修介担心。

修介穿着晨衣进入书房，翻开了股东名簿。

名前划×的代表堀江派；○代表修介派，△代表经过争取有可能

倒向他的人。

即使将带△记号的全部算作自己一派，股票数也远不及堀江派。这样下去，百分之九十九要打败仗。

他在桌上趴了一会儿，然后扔下钢笔，两手抱着后脑勺，背靠椅子，伸直了身体。

他思忖，自己竟然不可救药到了如此地步。

明明知道仅剩下不足一年的生命了，却依然死死地把住小小公司的小小权力不放，和他人争斗。难道就没其它事情可做了吗？

三彩堂虽说是自己建立起来的，但抛开好坏，就事实而论，也有堀江的功劳。而且，这个商店是以战争中的强抢豪夺、杀人为基础而建立，整个店内都充满了沼气瓦斯般的恶臭。发生内部倾轧是自然的。不然也应该消灭这个战争中产生的怪物。

修介闭目养神，自问自答。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这样装模作样的反省不过是心力衰竭的体现而已。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但只有一条是确切的，这就是斗志和毅力显而易见地衰弱了。

修介自暴自弃地伸手去抓桌上的香烟。

这时，松江敲门进来。

“来客人了。”

“谁？”

“一位叫井冈泰三的先生。”

“噢……”

来得正好。这下有了暂时摆脱股东名簿的借口，他不禁松了一口气。

修介穿着晨衣走进客厅，只见好出汗的井冈已经脱下外套，正在用毛巾擦拭脖颈。井冈有些吃惊，关切地问道：

“怎么啦？睡觉了吗？”

“不，没什么，还是老病。”

修介毫不介意地说完，坐到了沙发上。

“还是目眩吗？那倒没事儿。给三彩堂打电话，结果说你前天起

就没上班。有点放心不下，就来看你了。看样脸色是有点不太好呵。”

“每周来东京两次吧？也该来看看嘛。”

修介转移话题说。

“这边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也挺忙，净是些怪里怪气的学者，事多着哩。而新闻报界专喜好带刺激性的报道，忽略正常意见，偏重异端邪说，不时地掀起风波。你也知道了吧？”

“山浦博士那件事吗？……”

据事故调查委员会副委员长T大学名誉教授山浦工学博士揭露说，委员会一开始就设定了飞行员失误的结论，调查过程中只采用符合这一设定的资料和调查结果，否定材料一概排斥。这种性质的委员会是不可能查明事故真相的，今后他将独自不受任何势力约束地继续进行调查。他发表了这样的声明，并退出了委员会。今天的早刊做了详细的报道。

山浦博士的声明是在暗中讥讽以志村秀晴委员长为首的委员会成员为了开脱航空公司以及飞机制造公司的责任，妄图将责任转嫁于死去的飞行员身上。

“怎么样？山浦的意见也值得参考吧？”

“根本不值得。那是诡辩。他这个人就是好出风头。他说辅助翼缺陷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但没有确凿的证据。没有证据就想确立自己的论断，所以出了问题。”

“你的意见呢？”

“只能认为是飞行员的过失。”

井冈稍微踌躇了一下，断然说道。

“至少我所负责的机体损耗程度的调查中确实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咱不谈这个吧。我可有个好消息。”

井冈扭转了话题。

这时，杉江端来了咖啡。

“给你来杯酒吧？要白兰地吗？”

修介问道。谁知井冈却一反常态，奇妙地摆手，笑逐颜开地说：

“不不，老婆在旅馆等我呢。一会儿一起去志村那儿。再怎么也不能红着脸去访问那位谨严的学者呀。”

“你刚才说什么好消息？”

“我今秋起到P 大学工作的事定了。”

这一定是他在调查委员会上支持飞行员失误论断的反馈了——。修介心想，但没说出口。

“噢，P 大学……”

“是的。我本想能来东京，N 大学也就心满意足了。没曾想定在P 大学了，这可是求之不得呵。那里的理学系好……。当然也就能参加明年春天的勃朗峰考察队了。当个副队长，弄好了，还可能当队长呢。”

怪不得井冈眉飞色舞的。

P 大学虽是私立大学，其理工学系却属一流中的一流。退休后能去那里工作是再理想不过了。

“那太好了。夫人也一定很高兴吧？”

这要在过去，修介一定会说“到底还是你会钻营呵”，至少挖苦他一句。可是现在他自己也没想到竟然说出了实实在在表示祝贺的话。

“她呀，只要来东京就行。典型的乡下人观念……。哎，你能不能给介绍一个能编科学杂志的年轻人？满打满算一个月只能付十万元的薪水……。”

《科学杂志》是P 大学理学系的机关刊物，发行量虽不多，市面上也有出售。

稿件由专家执笔，编辑用不着具备专业科学知识，只要懂一点常识性的知识就可以。但因预算有限，付不起合乎行市的工资，而且总也没有晋级的指望，所以自然无人问津。

“你找错门了。我是钟表商。”

修介将白兰地对入咖啡，苦笑着说。

井冈见了，也忍耐不住，拿过白兰地酒瓶，笑着说：

“可也是……。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斤斤计较。连有尽义务这个词

都不知道。话又说回来，光尽义务也吃不上饭。”

“关于这一点，你我都没资格说年轻人呐。”

“可他们才二十岁，年纪轻轻，精神状态就跟五十岁老头似的。没理想，没抱负，叫人寒心呵。而且头脑空空如也。”

井冈品味着渗入不少白兰地的咖啡，接着说：

“前些天，和学生在一起闲聊，谈起一首童谣，你还记得吧？‘火烧云里的红蜻蜓，其中那句‘让人背着，有人却理解成‘让人追赶*’。”

“这不奇怪。现在让人背着看蜻蜓的事已经从实际生活中消失了嘛。”

修介苦笑了。

“所以，我给他订正，可那小子还不服气，说什么那是拟人法，作者将自己比作蜻蜓……。真拿这等不学无术的没办法。哎，怎么样？没合适的人选吗？要是象过去香西节子那样的年轻姑娘，真没说的……。人品好，聪明，又温柔……”

井冈说这话时，语调略带感触。他突然放下咖啡杯，象想起什么似地问道：

“节子怎么样？你知道她的近况吧？”

“矶村的哥哥诚一郎在照顾她。”

“照顾……。莫非她成了大伯子的……”

“别闹误会。诚一郎是矶村家唯一向着她的人。”

“我可是知道，他们家好象没一个心地善良、对人负责到底的人呵……。她现在哪里？”

“以前不是对你说过吗？我是不会告诉你的。要想知道，自己去找好啦。”

“为什么？你如果知道，告诉我又有何妨？”

“你已经把她害得够苦的了。不要再纠缠她了。”

“一谈到她，你就异常地固执。这不大正常嘛。”

---

*日语中这两句发音相同。

井冈有些不大高兴了，抱着胳膊，皱起了眉头。

修介无所顾及地接着说：

“你曾经让她做过两次人工流产，对吧？”

“那又怎么样？我没有隐瞒，跟你说过。”

井冈态度也强硬起来。

“隐瞒就更不应该了。你对我说起时，用的是谈及酒菜肴一样无所谓的口吻。而至少对她，此事并不那么无足轻重。”

“你这样想，为什么当时不说？记得你那时听得津津有味嘛。”

“我也是到最近为止，没有把问题看得这么严重。我们男人对此事的认识真成问题。过于轻视胎儿的生命了。而她却背上了无法回赎的罪过活着。因此，她确信自己决不可以幸福，只有一辈子忍受责罚过日子。”

“我不明白。又不是杀了人，大惊小怪……”

“不，节子认为自己是杀婴罪犯。正因为对方是无辜、无邪、只能依附于自己生存的胎儿，所以比杀害大人，更罪大恶极。”

“你说什么呀。难道你要说我让她堕胎，也是杀婴同案犯不成？”

井冈以胆虚的声音愤愤地说。

岂止是同案犯。修介想说，但没张口。

现在对井冈无论怎样说，他也不会醒悟。修介本身直到两、三天以前也还和井冈持同样看法呢。

这是因为观察人生的角度不同。

越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越只能从俯角观察生活。虽然俯角的底部是死亡的黑暗，但它还遥远、渺茫，只有到达底部之前的诸多的可能性映入人们的眼帘。如同接受桧垣大夫宣告之前的修介一样，越是如此幸福的人就越不想回头看，也看不到过去。

但是，人临近死期时的视线却自然地形成仰角，他将在那里观望到自己走过的路。他没有未来，因为他的未来只剩下死亡。

从这一角度回首人生，你才会觉察一个幼小的胎儿蕴涵着多么大的未来和可能性。

因而，薅除这嫩芽的罪恶之大也就一目了然。

可以说，修介只是由于生命剩下不到一年，才具备了仰角的视线，而节子从她刚好二十岁的时候起就已经用临终的眼光看待人生了。

因为在P大学找到了工作，就要担当勃朗峰考察队的主要角色，井冈正为之得意忘形。让他也效法节子，显然不切实际。

“我不那样说，说了也没用……。只是要你别再使她痛苦，仅此而已。”

“看起来，你已经陷得不浅了。我曾提醒过你，叫你不要靠近那无底的沼泽。”

井冈表情有些和缓，拿起了杯子。

修介只是微笑，默不作声。

对于他，香西节子已经渐渐成为不可缺少的存在。但这和男人沉溺女色意义相去甚远。如果硬要解释，那么可以说，他从死这个绝望的位置上逐渐隐约看到了井冈所谓无底沼泽的底部。

“那，我这就告辞了。下回来时再多呆会儿，一块吃顿饭吧。”

井冈说着站起，又象忽然想起来似地说：

“噢，对啦。上个月底，滝泽死了。”

滝泽是中学时代登山队的伙伴，是他们当中现在唯一继续坚持上山的人。他经营一家体育用品商店，性格稳重，身体健壮。二月在札幌见面时，还显得蛮精神。

从他的死联想到自己，修介受到了小小的冲击。

“在山上吗？”

“若死在山上，说不定还正符合他的心愿呢。是得了感冒转肺炎断气的。”

井冈边朝走廊走边继续说：

“他上山时谨小慎微，从不出差错，可对感冒却认为是区区小病，结果，疏忽大意了。比那半身不随的三宅先命赴黄泉，真是人生变幻莫测呀。”

来到大门口，有车等在外边。

“你也要多加保重。好，再见。”

井冈似乎已经忘记了滝泽的死，以爽快的口气说完，钻进了好象是事故调查委员会专车的赛德里克牌黑色小卧车。修介一直目送到汽车拐向街道看不见为止。

回到书房，他没有伏案，而是靠在安乐椅上，继续想滝泽的事。

人生变幻莫测。

井冈说的是一句早已被人们嚼烂了的平常话，而对现在的修介却起了打动心弦的作用。

具有四十年登山资历的滝泽没死在山上，竟然被小小不然的感冒夺去了生命，确实意想不到。而健壮的他居然比半身不随的三宅先故世更是出乎意外。

论理说，行动不便，寄宿在女儿家的三宅有时可能想要早些过世。据说他女婿是个低级公务员，日子过得极其贫苦。

但是，下回该轮到的恐怕不是三宅，而是自己。

到那时，熟悉他的人们也许会发出“人生变幻莫测”的感叹，片刻，流露几分惋惜之情，转瞬又若无其事地说“一块吃顿饭吧”。

不，这也只有象滝泽那样的人才能享受到，象自己这样历来遭人憎恶、怨恨的人，显然，谁也不会为之流露半点惋惜之情。这也无所谓。死后还有什么渴求。

修介点燃一支烟，无意识地向玻璃窗外望去。

过去这一带是树林繁茂的大户住宅区。近年接连鳞次栉比地盖起了房屋，周围的高层建筑就象断了齿的木梳，参差不齐，大杀风景，常惹起修介不快。

而今天，映入他眼帘的景色却无比珍贵，令他留恋。

修介上班两、三天后的一天夜里，大约9点钟左右，F银行的竹下专务董事意外地给他打来了电话。

“这么晚了，本不想打扰。但您上次好象挺着急……”

竹下以他特有的明快而恭敬的口吻道过歉后说：

“明天怎么样？除此而外，我近日再腾不出空了。”

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三、四天，而且是对方主动打来，这是吉祥之

兆。

修介连忙答应，待他正要以稍带点激动的语调，把定好地点另行电话通知的意思告诉对方时，

“不，我现在是在轻井泽* 打电话呢。”

竹下制止修介说。

“明天有高尔夫球比赛，是有关部门主办的，不得不出席。我也是刚到这里，想起了您的事，所以……”

他说是大藏省 * 银行局长主办的。如此说来，修介也应当出席。

“如果您有空，能不能在比赛和宴会的间息时间来这里一趟？我住在 P宾馆。”

“啊……。可是，那种类型的聚会，S 银行的岩中也要到场吧？从我们谈话的性质来看，和岩中碰面有点不太妙……”

修介已经明显地暗示了谈话的内容。

“这您不用担心，我会很好安排的。”

竹下说。

这越发有希望了。修介心中暗自欢喜。

竹下大致对修介将要谈及的内容已经有所觉察，在此基础上主动要与修介会晤。

当夜，修介迟迟不能入睡，他忙到很晚，草拟了准备提交竹下的对策方案，整理了有关资料，一并装入公文包内，上了锁。

翌日早晨，他按时上班。

近中午时，他装作外出吃饭，若无其事地走出经理室，乘车向轻井泽驶去。途中路经上野时，他叫停车，在池之端的莲王庵面馆吃了碗荞麦面条。

今年如人们所说，夏天早到了一个月。才六月中旬，往年梅雨还没下完呢，烈日就已烧灼了街道。

然而毕竟不是盛夏，尚没人前往避署，又不是节假日，路上车辆

---

*日本著名避暑胜地，距东京乘车两小时左右。

**大藏省：相当于我国的财政部。

比预想得要少，交通比较畅达。

近四点钟时，抵达了轻井泽的P宾馆。

虽不是旺季，宾馆里却住满了旅客。看样子大多是来打高尔夫球的。

在服务台一打听，银行局长一行去球场还没回来。

修介委托服务员在竹下回来时转告他抵达的事。然后走出新馆，进了旧馆的茶室。在这里是不会同银行局长一行碰面的。

轻井泽虽然空气干燥，但温度并不象预想的那么低。

透过茶室宽大的窗户能清楚地看到绿色的、缓缓起伏的高尔夫球场。修介有意避开窗前的座位，在一边角落里的桌前坐定，要了一杯咖啡。

随后，他又从包里取出公文来摊开，自然地遮住了脸部。

昨晚在跟竹下通话时，他曾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以为这下可以打堀江、岩中一个措手不及。可是，过了一夜之后，一种空虚感开始在他的心中投下阴影。

虽然他经过深思熟虑，酝酿了条件，但竹下也是个作生意的行家。不把经营权大幅度地转让给F银行，人家是不可能作修介的后盾的。就是说，再这样同堀江争斗下去，三彩堂势必将被银行资本吃掉。至于是S银行还是F银行，不过牌子不同而已。结果等于他和堀江演出了一场S·F两家银行的代理战争闹剧。

堀江和他都将不是胜者。胜者是岩中或者竹下。

即使这样，也还要斗下去。可是，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吗？颅骨切开时，聪一听大夫说他只剩下一年的生命，从那时算起已过去两个多月了。如果按桧垣大夫宣告的那样，他的余生已经不足十个月了。

在这宝贵的十个月里，自己还要为把三彩堂拱手让给银行资本而绞尽脑汁、耗费精力地去与堀江搏斗吗？自己就再没有其它事情可做了吗？比如，虽然为时甚晚，但可不可以做点什么，让这十个月过得比迄今六十五年的人生都更有意义，使自己觉得自己这辈子没白活？

“秋山，让您久等了。”

稍带点女人气的柔和的声音在说。抬眼一看，原来是身材高大的竹下站在面前。他看样刚洗过淋浴，换上了准备参加宴会的晚礼服。

“您百忙中为我抽出时间，实在……”

修介合上摊开着的，一眼没看的公文，将其夹在腋下。他有些慌张，说话也口吃了。

“岩中缺席了。您不用多心。”

竹下向服务员要了杯凉咖啡后，眉开眼笑地说。

“该怎么说好呢。您要谈的事我大体已经猜个八九不离十。能不能先听我说说？”

“好吧。”

“法国的宝华耶商会，您知道吧？”

当然，怎么会不知道。

从宝石、金银首饰，钟表到打火机、钢笔、时装、帽子、靴鞋，世界上宝华耶的牌子成了高级用品的代名词。

“这个商会的远东负责人叫昂利·贝鲁坦，是我留法时期的朋友。两、三天前，他来找我，说要在日本建立分店，让我帮助出主意。”

“宝华耶建立分店……”

“啊，这还没有公开，您心中先有个数……”

竹下稍微压低嗓音叮嘱说。

“我详细了解了一下，他们要在银座附近找一家马上就能使用的店铺，这是第一点。与宝华耶般配的日本同行业中如有愿意合并或合作的，可酌情考虑，这是第二点。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不一定单独用宝华耶的名称。这是第三点。也就是说，用贵店打比方，就叫做‘三彩堂宝华耶’。”

“……”

“也许您会责怪我，实话对您说，我昨天和他路过贵店，他很感兴趣，说这栋楼房很理想。我当时也不得不答应给他递个话。”

“可是……。我们的海外发展计划也在进行当中，已经在日内瓦筹建分店……”

修介不得不招架这意外的提议。他丝毫没有思想准备。

“那怕什么。宝华耶只是谋求在日本的合作，此外相互均不受任何约束。”

竹下伸出银制的烟盒，劝修介拿一支，自己也点着了一支，然后以并不虚假的亲切口吻说：

“贵店里的事以及您找我的用意我大致都清楚，我说秋山呐，可得谨慎行事呵。我这个吃银行饭的人可能不该说这话，有银行参与的内讧是极其危险的。到头来，您和堀江都得落个鸡飞蛋打的下场。我看不如握手言和，趁此机会，与宝华耶联合，您看怎么样？”

“……”

“宝华耶和贵店是同行，和世界闻名的宝华耶合作只能抬高贵店的身价，而决不会吃亏。”

“……”

“当然，我不是强劝，只是想提请您考虑一下。但是，我再忠告一句，秋山。内部纠纷一定要尽快消除。外部介入可是危险的呵。”

竹下说完起身，又笑着劝道：

“不去宴会厅看看吗？贝鲁坦也来了，我给您引见一下。”

“不敢当。”

修介仍处在轻微的困惑之中。竹下的盛情邀请不便拒绝，只好把公文装入包中站起了身。

宴会大厅在新馆二楼。

宴会已经开始，身着礼服的男女们有说有笑把大厅挤得满满的。男人们大多数年龄在中年以上，有许多常见报刊、杂志的政治家、金融界人士。

大厅中央围了一大圈人，站在中间那位方扁脸、肥头大耳的汉子就是今夜的主人银行局长。

竹下环视了一会儿熙熙攘攘的大厅后，说：

“在那儿……跟我来。”

他对修介作了个手势，穿过人群，向大厅另一边走去。

昂利·鲁贝坦站在能看见高尔夫球场草坪的宽大窗户前，正和两、三个会说几句法语的人交谈着什么。他身材不高，骨骼健壮，有着一

头稠密的亚麻色头发，看不出他和竹下是同龄人。

竹下用法语做了介绍后，贝鲁坦血色纯正的脸上露出笑容，握住了修介的手。那手的触感已不是温，而是热。

“初次见面，我叫秋山。”

修介寒暄后，贝鲁坦边握着刚才伸出的手，边用法语说了什么。

“见到您很高兴。贵店在香港声誉很高。他说，一直想跟你认识。他在香港，宝华耶的远东总分店在那里……”

竹下边翻译边补充说。

男侍者给端来了饮料，修介也接过一杯，抬起了头。

就在这一刹那间，他险些惊叫起来。

恰好这时，一个男侍者也在给银行局长那边端去了替换的饮料，局长那份正由一个年轻的女子给递上前。那女子身穿淡紫色夜宴服，配她那白皙的皮肤很相称。

是香西节子。

只见她那有风度的清雅身姿在人群中格外醒目。如果不是因为给人递酒，谁也不会觉得她是个招待员。她比所有与会的贵妇人、阔小姐都秀丽、贤淑。

局长从她那里接过酒杯，春风满面，细小的眼睛，眯缝成一条线。

修介看得出了神，连贝鲁坦同他说话都没有察觉。他恨不得一下子跑到节子身边去。

“秋山……。他说贵店的竹井大阪分店经理每次来香港，他们都见面。说他经营手腕高超，而且人品好，容易交往。”

经竹下这一说，他才醒悟过来。

“如您所说，他是值得信赖的。今后还望多多栽培。”

虽然回答了，但还是有些心不在焉。

竹下顺他的视线扫了一眼后，略微露出苦笑说：

“真看不出……。不过，今晚不行，她是专陪局长的。”

“专陪？”

修介反问道。心里却象针扎似地一阵疼痛。

“就是说，今晚局长已经把她买下了。”

“那，她是……”

他说不下去了。

“说得露骨些，她是专陪名人的娼妇。”

据竹下解释，名人的风流韵事最容易成为报上的奇闻，有时甚至会因此而身败名裂。所以专为这些惧怕丑闻阶层服务的秘密卖淫组织就应运而生，这就是节子等的职业。她和客人的关系只是逢场作戏，日后见面也不许作声，只能佯装不认识。这是她们同负责人签约时的首要条件。

“负责人是什么人？”

“不大清楚。听说那人叫矶村，是个专以安排宴会为职业的人。好象还是名门出身……”

原来她说的当“哥哥的帮手”是这么回事呀。她到底还要怎样损伤自己呀。

过去，至少在他接受桧垣大夫宣告之前，节子在他的眼里是个世上罕见的丑恶怪物。而现在，他却觉得惨不忍睹，情不自禁产生了哀怜。

与此同时，对矶村诚一郎的强烈愤慨在他胸中升腾。虽然断了亲缘，可节子毕竟曾经是他弟弟的妻子呀。不惜吞噬弟媳的血肉求生存，还算是个男子汉吗？！

修介再也呆不下去了。

他对竹下今天的盛情表示谢意，和贝鲁坦相约后会有期，然后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宴会厅。

关键的与堀江派抗衡的对策也由于竹下的婉言拒绝而搁浅了。但在回来的车中，他几乎就没考虑这事。

不能让她这样下去。

只有这一件事始终在脑中萦绕。

今夜她将被那个肥头大耳的方扁脸占有。明天还可能被哪个玩腻了世俗女性的阔老耍弄。竹下嘴上说不大清楚，说不定也作过她的客人呢。

她大概将这玷辱日月也作为对自己的惩罚来承受，但惩罚也有限度。即使犯了多么重的罪，也总该得到赦免了吧。

或许她的赎罪将一直伴随她到生命终了为止，如果是这样——想到这里，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想象翻然变成了男性的欲望。

既然这样，干脆由自己来占有她好啦。每夜换人和被一人占有对于她来说都不外乎是卖淫行为。但至少自己是爱她的。

迄今修介认为自己对节子的爱与普通男女的恋慕有着质的不同，是一种境界相左的人与人之间的爱。然而这可能是他对自己的欺瞒。实际上，在他的意识中不是已经将节子剥光，在抚摸着她的裸体了吗？！

虽然自己真心实意地照顾她，也不大可能消除她的罪恶意识，但，兴许能够使她精神恢复平静。

修介为自己的痴心妄想而惊惶失措。

这说明他本身也是一个向节子抛石子的人。这和堀江又有什么两样？

难道说仅剩下十个月的短暂余生要靠沉溺于年轻女子的躯体来忘却吗？哼！卑鄙。

他意识的深处回响着嘲笑声。

他轻轻摇头，挪动身体，将自己深深埋入车座中。

车在夜幕低垂的碓冰岭高速公路上蜿蜒曲折地行驶着。

次日，他上班稍迟了一点。因为昨天夜里没睡好觉。

得不到竹下的支持，即使怎样挣扎也敌不过堀江。和宝华耶的合作虽有利可图，但也要担风险。因为资本相差悬殊。然而，可以说，他实际上更多考虑的是节子的事。

经理室门开了。

“太晚了，爸爸。我都要回去了呢。”

这声音来势不小，压过淡津启子照例的寒暄，传入修介耳中。

是响子。

“多日不见了。你怎么总也不来看看？”

“唉，穷人不得闲呀。”

响子坐到沙发上，翘起二郎腿，边悠荡边缩脖笑起来。

“这叫自作自受。”

修介苦笑着，坐到了响子对面。

“怎么上这儿来了？去家里多好。”

“去过一回啦。可嫂子她好象不高兴我去。她和您争吵了不成？”

“没有的事……。今天怎么？”

“我休息。”

“没问你工作，是问你干什么来了。”

“您还是老样子，真倔……。没事就不兴来啦？阿杉婆总不放心，几次催我，这不，来看您啦。”

启子端来了茶，然后知趣地走出了屋子。

“听说您前不久好几天没上班？阿杉婆来找我，说您的病看样比先前更重了，请求哥哥叫医生来给重新看看，却遭到一顿痛斥，让我劝劝您。可我看您并不象她描述得那么严重。”

“你阿杉婆就那样，婆婆妈妈的……。我看你倒是……”

他抬起看响子下腹部的眼睛，盯着响子的脸。

响子手捂泛起红晕的脸颊，腼腆地说：

“您别这样看。”

“有喜了？”

“嗯，说是三个月了。真糟糕……。”

“糟糕什么话。”

“可再大起来，我就没法工作，就得喝西北风了。他搞翻译，挣钱可少呢。所以，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决定打掉……”

“不行！你胡说些什么？混帐！”

修介的大声使响子目瞪口呆。

“胎儿也是有生命的，是人呐。”

“这点道理，谁还不知道。论说我是最痛苦了。可是没办法呀。”

“怎么没办法。生嘛。生活费我来负担。你是我的女儿，我有这个权利。”

“可……。六郎他不高兴这样……”

“那个不懂情理的木头人，不用听他的。你怎么样？放着我给你的一点点援助，而且是你有权领取的东西不接受，而要杀死孩子吗？”

“杀死……。怎么……”

响子被这强烈的刺激性语言惊呆了。

“对，是杀人。响子，那样做你将一辈子逃脱不了罪恶意识的折磨。我就认识一个为此而苦恼的人。绝对不许你打胎。”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爸爸根本不会操这份心呢。”

响子叹了口气说。

“对啦。你那个死性人丈夫不是要当编辑吗？正好有份工作合乎他这样弃富爱贫的人。”

他想起了井冈求他的事。

“我这就给井冈打电话，让他跟那边说好。叫你丈夫明天就去P大学理学系报到。他如果因为是我介绍而不愿意，那你就别管那混帐的东西，给我回家来。固持己见，意气用事，甚至不惜杀死自己孩子的人是蠢才，没什么出息。”

“爸爸……。谢谢。六郎也不知该多高兴呢。”

响子的大眼睛湿润，话语变成了鼻声。

这孩子也在受苦呵。

修介望着响子眼中晶莹的泪花，这样想着。

情愿堕胎的母亲大概不存在。她在下决心之前也不知怎样苦恼过呢。尽管是自己选定的道路，想来也颇感哀怜。

“好久没在一起吃饭了。中午怎么样？近来没吃什么好东西吧？”

听他这一说，响子蹊跷地看着他。

“奇怪……。今天您象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怎么回事？”

看来响子一点也不知道他的死期已经临近。聪一不愧是深谋远虑。这样倒也好。可能的话，最好能瞒到底。

“没什么事……。上哪儿去呢？”

“真高兴。不过，下回再说吧。我还得赶快回去把工作的事告诉六郎。”

响子呼地站起身。

"是么。那好吧。"

他把响子送至门口，生硬地说：

"要注意身体。"

没有说给六郎代好。虽然他知道说了，响子一定会高兴。

修介回到沙发上，点了一支烟。

以为爸爸根本不会操这份心呢。回想起来，响子的话没说错。可能有几分怕响子悔恨一生的心情。可是，实际上，那将成为自己孙子的胎儿怎么都无所谓，他现在也是这样想。那为什么对她发了那么大的脾气呢？

自己考虑的不是胎儿和响子。始终在自己脑中占有地位的其实就只有节子一人。他想到这里，扔掉烟，回到办公桌前。昨天在P宾馆见到的淡紫色晚宴服的身影对他穷追不舍。

淡津启子回来，给他换了杯茶水。

修介翻开记事本，给札幌大学的理学系挂电话。

恰巧井冈在办公室，听他说完后答应马上跟P大学通通气。

"讨厌金钱财富和后门关系，当今世上还有这样的怪人。当然，话又说回来，大学的机关刊物不是这种人还真干不了。"

井冈说着，笑起来。

那就拜托了。说完，他挂上了电话，又开始拨昨天记下的昂利·贝鲁坦的宾馆号码。

这时，传来了敲门声。

启子开门，霎时间，

"哎呀……是守口您……"

她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声音激动地叫道。

修介也放下已经拨动的电话，抬起头来。

"经理，您好。"

守口吉郎在门口恭恭敬敬地行礼后，走进屋来。

"噢，是你呀。听说你要回来汇报工作，商量事情，什么时候到的？"

"昨晚。"

修介起身，劝他在沙发上坐下。

“上回出发前，您特意为我饯行，非常感谢。”

守口寒暄后坐下来。

“那以后您身体好吗？”

“还可以。”

修介含糊地说着，劝守口吸桌上的香烟。守口拿出自己的烟，点着了火。

启子端来的不是茶而是咖啡。修介不觉脸上露出苦笑。只见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以后，迟迟不能静下心来工作。

修介没有看错人。日内瓦分店筹备工作经过守口的努力进展得十分顺利。靠他的才干和周旋，日内瓦湖畔著名钟表公司大楼的整个五层借到了手。同时又取得了瑞士同行的圆满谅解。

这样下去将提前在九月中旬或者十月初开张营业。

修介向他表示了慰问。

“经理，在分店开张之前我将尽我的职责，全力以赴地把工作做好。至于开张以后我个人的去就，我想……”

“你等等。”

修介感到意外，急忙制止对方的话。

“我正好要去吃午饭。一起去怎么样？不要紧吗？”

守口是堀江派的希望，这是众所周知的。修介说这话的意思是：跟我一起吃饭，不怕惹堀江犯疑吗？

“不要紧。我陪您去。”

守口果断地说。

走出商店，穿过银座大街，并肩向东京会馆走时，修介问守口：

“你刚才提到开张以后个人的去就，是打算辞职吗？”

“是的。”

“为什么？”

“公司内部的勾心斗角，说得好听些，内部纠纷我在日内瓦也听到了。坦率地说，到最近为止，我一直对您没好感，以为您是个又封建又狂暴的独裁者。所以，当商店决定改为股份公司，您的独裁统治

基本宣告结束时，我表示赞同，并把促成这一变革的堀江看作是三彩堂的救世主。因此，我被划入堀江派。”

“这不是很好嘛，商店改成股份公司体制了。我这个经理也不过是董事代表。从你所说的独裁者的宝座上滑落下来了。”

“可是，这回又围绕增资，串通银行要起阴谋鬼计来了。而且是为了推翻已经不再是独裁者的您……。堀江搞这一套，我不能再跟他干下去了。已经够够的了。我哪一派都不想归顺，只能辞职另谋出路。”

“你也太正经了。”

“对不起。说了些不着调的话……。”

守口停住脚步，低头表示歉意。

两人在东京会馆一楼靠近护城河一侧的桌前面对面地坐定后，修介叮问道：

“你能呆到日内瓦分店开张吧？”

“能。这点职责我是要尽的。”

“希望你能这样。说不定到那时商店会得到整顿，变成一个纯洁的、能舒心工作的地方呢。”

他轻松地说完，又以唠家常的口吻问道：

“喂，你今年多大了？”

“三十四岁。”

守口边喝冷汤，边简短地回答说。

“为什么不结婚？”

“为什么……。因为没有合适的人。”

守口诧异地说完，流露出一点羞涩的神情。

“不过，近来我觉得可以结婚了 。”

“我倒是有个人选。”

“哎？是谁？”

守口吃惊地停住手里的羹匙，看着修介。

“我办公室的淡津，她好象爱上你了。”

守口露出失望的眼神。

“很遗憾……。我，已经爱上了一个姑娘。”

“哦……。这可是头一次听说。是我认识的人吗？”

“是的。是采赛利亚叫双叶的那个姑娘。”

修介吃惊地瞪大眼睛死死盯着守口，一时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

“双叶……。你那时是第一次见到她吧？”

“欢送会的那天晚上，您领我去了那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她。我在外边壮着胆子，往采赛利亚寄过两次明信片，但都没有回信。其实，昨晚我从成田*直奔新宿去了。结果，她早已辞掉了那里的工作……。虽然只见过一次面，可却不知怎的，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总也忘不了她……。经理，您不知道她以后的下落吗？”

修介忘记了桌上的菜肴，两眼盯着守口发呆。后来，喝下一口葡萄酒才恢复了常态。

“你是说和她……可以和她结婚？”

“如果她答应，那该多好呵。不过，年龄可能相差太多。在她看来，我大概象个叔叔吧。”

“她二十九岁了。“

“真的？……不，不象。我以为她才十九或者二十岁……那不是和我正相称吗……不过她……她还没成家吗？记得听她说过她是寡妇……”

“没成家。”

“太好了。经理，您知道她的下落吧？”

“不，不知道。我那以后再没去过新宿。”

一种难以名状的忧郁渐渐把修介缠住了。

守口的心意是值得替节子高兴的。恐怕节子不会答应守口。但是，有一个男子诚心诚意将她作为结婚对象眷恋，这一事实本身就多少值得庆幸。

然而，修介的忧郁却逐渐在内心扩展。

是忌妒吗？无可否认。但是更主要的是因为守口太不了解她的过

---

*日本成田国际机场。

去和现在。

当守口知道了这些时，他的意志还能坚定不移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给你留心打听一下看。不过她那种职业总不固定，恐怕没多大希望。”

修介说完，这才开始将筷子伸向已经凉了的菜肴。

9. 断　桥

六月临近终了的一天，修介又一次遭受了恶性发作的袭击。

昂利·贝鲁坦将由大阪机场回香港。修介兼顾为他送行，来到大阪，和竹井明大阪分店经理一起同他探讨了与宝华耶合作的具体条件，初步决定提请下届股东全体会审议。

会谈结束后，由竹井送贝鲁坦去伊丹机场，修介回宾馆。途中在汽车里病情发作，就势被送进医院，在那里足足呆了四天。

翌日早晨，聪一赶到时，发作本身虽已经止息，发病后的疲劳却使得他仍不能活动。

与宝华耶的事，修介再三叮嘱竹井分店经理在股东全会召开前严守机密。所以，聪一还以为他是在为争取信任票而四处奔波。

由于股东全会会期临近，聪一好象坐立不安，急于想知道信任票的征集情况。如果修介倒台，他在三彩堂的前途也就没了希望。所以，他忧虑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修介因为过度的疲劳，连话都懒得说。

近来，头晕目眩已经成为家常便饭，算不上发作之列了。每次遭受恶性发作侵袭，发病本身固然痛苦难忍，但病后的衰弱迟迟不得恢复更使他苦恼。容貌也明显趋向重病人。

聪一在床边看着他，那焦急不安的神色似乎在说：现在反悔还不迟，干脆设法求得堀江派的谅解，采取保全措施算了。对于他这点心思，修介心里象明镜似的。

多么可悲。不足为怪。修介这样想着。他此时心情异常平静，似

乎在以隔岸观火的目光看着慌乱的人群。

实际上，病情也许超出桧垣大夫的预想，在迅速扩展。岂能容他活九个月？一、两个月内死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他想象过去当兵时期那样和堀江打个赌。堀江当然会把宝押在短时间上，希望他早死。那自己就只能押在九个月上了。有九个月的时间。九个月又究竟能做点什么呢？

修介想，什么都不能做也没关系。用节子的话说，既然这是自然的神意，就只好领受了。

修介憔悴的脸颊上露出一丝微笑，继而，又被疲倦带入了睡乡。

聪一陪他回到东京的第二天，响子和鹤崎六郎来看望，并向他表示了为之介绍工作的谢意。

"哟，是响子……，哎哟……"

律子一看见响子的肚子，明显地露出厌恶的表情。响子不予理睬，六郎却变了脸色。

本想来致谢，事先打电话问是否有空，结果从杉江嘴里得知爸爸在大阪病倒。昨天回来的消息好象也是杉江在电话中告诉他们的。

鹤崎六郎在修介的想象当中应该是一个长长的头发，衣着邋遢的年轻人。可是出乎意外，他虽然没系领带，却穿着一套西服估衣，不住地用手绢擦着汗水，他小个头，粗眉毛，下颌翘起，其貌不扬。响子怎么会看上他，真叫人不可思议。然而，他的眼睛却象少年一样漂亮。

"我就是鹤崎，现在才来见您，真不好意思……"

六郎手摸脖颈，缩着身子，显得特别拘谨，无所措手足。

"工作怎么样？"

修介见他如此真诚、朴实，多少有些为难地问道。

"谢谢您。对我非常合适。"

六郎冒失地行了个礼。

"对井冈，对我都用不着感谢。你这一来，帮了他们的大忙。井冈还谢我呢。"

"时间也充裕，翻译还能象以前那样接着干下去。孩子生下来也

不至于喝西北风啦”

“那就好。响子说要打胎那会儿，我真想让她跟你离了呢。”

修介说完，面部表情多少有些和缓。

“听说你讨厌我。第一印象怎么样？我对你的印象倒并不一定坏……，”

“我也正想这样说呢。不过，很遗憾，原则不能变。请您原谅。”

“爸爸，他就这样。”

响子在一旁察言观色，及时地帮腔道。

“不，这没什么。我店里也有和你相似的人，干起工作来倒不含糊。”

修介冷丁想到了已经返回日内瓦的守口吉郎。

“爸爸，您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响子一本正经地问。

“怎么？哪有的事。”

修介装出烟熏眼睛的样子，将视线自然移开。

“不怪阿杉婆担心，您的身体非同小可。手术后反倒严重了。哥哥他们也躲着我，好象不希望我回家来，不愿让我见您。似乎就我一个被当作局外人了。”

“聪一他们怎样我不知道，至少我没事，你用不着担心。你只要惦记将要出生的孩子就行了。”

“我也总这样劝她。可她硬是不听，说您和哥哥们在搞什么合谋。”

六郎插嘴说。

“我的直觉准着呢。”

响子不让人地反驳说。

“合谋，有意思。”

修介笑了。

“我和你，和聪一关系都没好到有共同秘密的程度，这你不是最清楚的吗？他可能有他的秘密，但至少那不是我的秘密。”

“这就好……”

响子勉强收回锋芒。

不足一年就将有一笔遗产到手，聪一不高兴响子和修介接近，正是为了摆脱响子，独吞这份遗产。这是显而易见的。

修介觉得聪一可悲。但令人奇异的是他并没有象以往那样生气，甚至连情绪也没受到影响。

尽管没出息，不过，他也有他贪婪的主意，谋求着自己的幸福。修介这样想着，反倒苦笑了。

进入七月不久的一个细雨绵绵的早晨，修介自大阪回来后，第一次来到店里。因为今天要召开干部会，商讨股东全会的准备工作。

天并不怎么热。可能是梅雨姗姗来迟的原故，湿度很高，无风，烟雨淅沥的街上笼罩着桑那浴室般的热气。

十点刚过，会议开始了。

大阪的竹井明也专程赶来，十来个主要领导全部到齐。修介一进入会议室，大家停止私语，一齐把视线转向他。

有的略微点头示意，有的默默不安地看着。

只有堀江笑脸相迎。

“经理，请这边来。”

他把修介让到自己身旁的座席上。

那一向是修介的座席，是会议主席的席位。

修介感到自己丝毫也没有动摇。

这从堀江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他那笑脸中带有一缕暗淡的、出乎意料似的阴影。

堀江及他那派的干部们希望看到修介象身负重伤、穷途末路的野兽一样凄怆，象灰心沮丧、耷拉尾巴的癞狗一样悲惨。他们有足够的把握能使修介落入这步田地。

然而，修介却沉着冷静，安之若素。

虽然有些憔悴，但他那处之泰然的表情和风度使人难以揣度他的心胸。

的确，与会的干部们也觉得今天的修介与往日所熟悉的修介判若两人。

堀江心慌意乱了。

他在想，这不可能。他手中掌握的股东信任票已经远远超出了股东全会表决所需要的数量，而且还得到了S银行的全面支援。

给修介留下的唯一血路就只有借助F银行的力量了。但是，那老奸巨滑的竹下决不可能去火中取栗。况且他已经从岩中那里得到情报，说竹下拒绝了修介的请求。修介他还能有什么绝招逃过全会这一关呢？

不过，修介是个为打倒对手任何恶毒的手段都能使得出的人。说不定他会出其不意地杀个回马枪呢。

修介就座后，办公室秘书小宝开始给大家分发打印的资料。

资料上罗列着将要在本次会上讨论的拟提交股东全会的提案草案，除照例的预算报告等外，还有增资、改选干部等重要议案。

干部改选的目的无疑在于推翻修介。堀江估计修介注定要从经理宝座上滑落下来，恐怕连一般董事的职位也难保住。

咖啡和点心摆放在每个人的座位前，但没人去动，甚至连吸烟的人都没有。

会议室充满着异常紧张的气氛。

"经理……"

修介迟迟不发话，坐在旁边的堀江扭头看他，低声催他宣布开始审议。

有几个干部向上翻动眼珠，窥视着修介的脸色。

修介起身，向大家行一个礼说道：

"对不起，在会议开始之前，我想和堀江单独说点事情，请稍候。"

说完，用眼色敦促堀江，不慌不忙地走出了会议室。

"什么事？经理。都到这会儿了，还说什么。"

在经理室面对面坐定后，堀江点着香烟，面带微笑，傲气十足地翘起二郎腿，挺起胸脯说。

修介默不做声地从内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

"那是什么？"

“辞呈。我已经决定退出三彩堂啦。”

修介平心静气地说。

堀江仍然面带微笑。

“无条件投降吗？”

以胜利者的口吻藐视修介说。

然而，在修介看来，并没有在与堀江的战斗中弹尽粮绝，也没有丧失斗志。

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期间他还有几件该做的事。退出三彩堂是其中的第一件。

迄今，他把专心经营三彩堂视作生活的唯一乐趣。但回过头来想一想，那是他当兵时代罪戾的产物，是靠诸多暴行的积累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是他罪恶的象征。

因此只要不从这里逃脱，他就不可能得到新生。至于堀江怎样想，根本不在话下。

“随你怎样理解都行。总而言之，这下你也用不着不惜引入银行资本硬行增资了。”

“言之有理。”

“银行资本可不是闹着玩的。聪明反被聪明误，切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教训吧。”

“您难道在递交了辞呈后还要对我发号施令吗？”

堀江讽刺说。修介微笑着轻轻摇摇头。

“不是的。你就当是在向后任经理交接工作吧。”

接着，他将正在与宝华耶商会磋商的合作事宜简明扼要地做了解释。

“这是平分秋色的合作。如你有意，可以责成竹井与昂利·贝鲁坦交涉。他和贝鲁坦是老朋友了。好啦，工作交接到此结束。相处了这么久，这回该分手了。”

修介站起身，要和堀江握手。

堀江无法掩饰困惑的神色，轻轻地握着修介伸过来的手。

“今后您打算怎么办？”

他禁不住问道。并非是在挖苦。

“想做点无愧于人生的有意义的事，哪怕一件也好。没时间了。恐怕连抛弃过去都来不及。”

“没时间，什么意思？”

“的的确确没有时间了。”

修介安详地笑着说。

“我恐怕活不到一年了。

堀江茫然自失地目送着修介向走廊走去的背影。

胜利意想不到地轻易到手了。可他却陷入一种奇妙的空虚之中，呆呆地看着桌上的辞呈。

修介接着做的第二件事是撤离目白台的深宅大院，在附近的关口台町租一套四间房的公寓。

虽然岩中曾经说过目白台的私邸和土地可以不作为债务结算对象考虑。但是，因此而赖着不走，作为一个坐在受审席上的人，显得太不成熟，太不大义凛然。

可是，这事自然而然地激怒了聪一和律子。

在聪一看来，父亲突然改变态度，无条件降服堀江的权势，就够使他失望、怨恨的了。因为三彩堂下届经理的交椅理应当由他这个修介的长子来坐，他曾期待着父亲为自己奋力拼杀。

然而，战斗刚刚开始，修介就将三彩堂拱手让给了堀江。不仅如此，还要将现在的住宅、土地也倒出来抵债。这等于说其它财产、房地产也将全部放弃。这样他就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了。

况且在律子看来，不惜退掉鸟居坂的住房，前来讨好见面就恶心的公公也就毫无意义了。

聪一正好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得知要倒房子的事，他不由得面色苍白，餐刀失手落地，一时说不出话来。

修介以为他这是暗然默认。

“那，就这样定了。”

点了点头，

“关口台町的公寓有四间房子，你们来住就让给你们两间。愿意搬到别处去自己过，我也不干涉。”

他就象平日唠家常，以若无其事的口吻这样说。

“等等。这未免太武断了吧？”

聪一终于开口了。

“这么重大的事情，也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就擅自决定。您无论如何也没有这个权利。我是您的继承人。有权继承该由我继承的东西。”

哗啦一声，律子扔下餐巾，连话也不说就跑出了饭厅。

“你不是已经独立，过得很好吗？”

修介一反常态，语调温和地说。

“我周围的一切都是我迄今罪恶的产物，这种肮脏的东西你最好不要继承。这对你有好处。

“我真不理解您是怎么想的。辞职的事姑且不说，这个家不作债务抵押，不是已经跟岩中说妥了吗？为什么非得腾出来？就好象为了侵害我的继承权，有意使坏……”

“聪一，我比你了解的还要坏上一百倍。可是现在，我不想对任何人使坏了。岩中当时的保证是以我按他的话引退作为前提的。如今早已过期了。况且我不是按他的旨意引退。我是自己做主交出辞呈的。”

“我对您这个人就是不理解。”

聪一拉开椅子站起。

“你可能感到突然。但我想你会理解的。我必须抓紧时间。”

聪一不觉倒吸了一口冷气，盯着他的脸问：

“您……。您是指您自己的身体？”

修介眼中含笑，点了点头。

“没跟你说过，我已经知道了。”

聪一有些不大好意思似地又坐到了刚才的椅子上。

“不过那不是绝对的。医生甩手的病人，后来得以恢复，长命百岁的不乏其例。用不着太相信。”

“不，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说实话，我的体力近来明显地一天天衰弱下来。确实已经没多少活头了。”

“可即便这样，您辞去职务，专心治疗倒也罢。放弃所有的财产顶什么用？难道您以为这样您迄今的历史就能一笔勾销了吗？”

“我没这样以为。迄今的历史一笔勾销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是想和过去告别。我觉得只能从这里开始。”

“可是，岩中提出的这块土地和房产不作债务抵押，其实并不是什么恩惠。逗子、箱根那儿的土地、房产比作抵那时价值提高了十倍。商店的地产、楼房长了五十倍。结算时仅这些就绰绰有余了。这块房地产他们想收也收不去。您却偏偏要主动让出，有这个必要吗？”

“所以我说过，我的辞职和堀江无关。让出这个家也与岩中不相干。是我想干才这样干的。是出于我自己的需要。你能理解固然好，不理解也无所谓。我已经决定了。”

“您总是这样。”

聪一使劲拉开椅子又站起来。

“您嘴上说要与过去告别，实际上一点没变。照旧将自己的主观臆断强加于周围的人。不过这回我也要坚决保留自己的权利。当然我丝毫不想跟您去那新搬的地方。”

聪一愤然地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屋子。

修介毫不在意地独自一人吃了晚饭。聪一夫妇的反应是预料中的事，用不着为此伤心动怒。

他原来心中倒有过一点微弱的期待，觉得聪一了解他的病情，也许多少会体谅自己，但他同时也预感到这期待是徒劳的。从而，修介再不想祈求任何人理解自己目前的心境了。

他上得书房少刻，杉江照老习惯给他端来了饭后的白兰地和水。

杉江也略微觉察了腾房子的事，她似乎以为修介在事业上破产了。修介也不想对她做解释。

杉江没有儿子，女儿的婆家在前桥开一个小铁工厂，是她唯一的亲戚。

如果她回前桥不方便，修介打算给她一笔足够开个小店铺的慰劳金。但她说什么也不收。

她好象觉得这个时候才更需要自己在修介身边。

修介也没和她硬别劲，她要是走了，烧饭、家务等反正还得另请佣人。那还不如让多年来知根知底的杉江留下，也省得操心。

聪一夫妇在芝白金租到了房子，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搬走了。同一周的星期天，修介也搬到了关口台町。

大概是杉江告诉的，腹部多少已经腆起的响子和六郎赶来帮忙了。

说是搬家，家具、摆设等几乎原封没动，因为搬过去，四间一套的公寓房也放不下。所以就只带了些餐具和随身用品，不多会儿就搬完了。

杉江对每一件东西都感到惋惜，而修介的想法是既然腾就腾个一身清。

“就这么一点儿呀？看起来，生活必需品说到底富人穷人都是半斤八两呵。”

连六郎都笑了。

“这下子爸爸也终于回到人间生活了。以前爸爸是在家具、摆设等多余的物品堆中度过来的。”

响子说。

“您可能要寂寞，不过我们今后会常来看您的。”

六郎半安慰似地说。

他俩似乎也以为修介事业上破了产，才不得已放弃了商店和住宅。

“我是过穷日子长大的，受的苦你们都无法想象。贫穷是我知心的老伙伴。用不着你们挂心。”

修介只是一笑了之，对两人也没说实话。

响子和六郎与他吃罢晚饭走后，杉江边拾掇碗筷边勉励他说：

“老爷，您可不能灰心泄气呀。对于事业的人来说，这种事是常有的。老爷不是就此罢休的人。一定有机会再振作精神，东山再起

的。”

“谢谢。不过，阿杉，我已经没这个心思了。我想和迄今的生活告别。”

“您这样没骨气怎么成。”

“不是的，刚才响子说了，以前我是在多余的物品堆中度过来的。现在我想为需要自己的人活着，哪怕只有一天也好。”

“您说的我不明白。”

“我自己也不大明确。只是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亮，开始朝那个方向起步了。”

修介起身拍了一下杉江的肩膀，回到了自己的东南角房间。这里是楼房的五层，透过东南两侧宽广的窗户可以眺望近处的目白台一带和远处新宿的灯火。

修介靠坐在窗边的安乐椅上，无意识地放眼这灯火的海洋。

自那次以后，令人奇异地再没发生大的发作。他有时甚至觉得自己是在做噩梦。

擅自断定自己只剩下不到一年的寿命，将自己花费六十五年的心血得到的不加思索地舍弃。在旁人眼里，一定会以为他疯了。说是朝死的黑暗中闪射的一丝微弱的光亮起步，可那究竟是什么，其实连他自己也稀里糊涂。

不过，在那微弱的光亮中站着香西节子的身影倒是确切的。虽然节子本人连做梦也不会想到。总之，是节子的影响力促动着自己，使他做出决断，付诸实施。

大概与她的相遇改变了我的命运。修介目视着远处市街的灯火思索着。

修介在得知生命垂危后才迎来晚年，用临终的目光观察自己和他人。而节子自懂事时起就已经过上晚年的生活，用临终的目光观察事物了。要不是遇见她，修介是决不可能彻底意识到自己十恶不赦的罪戾的。面对死亡他恐怕要失魂落魄，而不会象现在这样坦然无惧。

在旁人看来，节子只是一个不守节操、淫荡不轨的女人。可修介认为在那淤泥之下她怀藏着一颗比任何人都纯洁的心。这是只有用临

终的目光才能分辨得出的。

现在，她在做什么呢？难道今晚也在某个酒宴上为了抵罪而做着妓女般的事吗？他心中清楚，不能让她再这样下去。可是这需要她自己从她那根深蒂固的罪恶意识中解脱出来。为此自己能帮她什么忙呢？

修介靠着椅子闭上了眼睛。

杉江端来了白兰地和水。银托盘上放着一封外国来信。

“老爷，这是从那边出来时收到的，给我忘记了。”

是守口吉郎寄来的信。

待杉江离去后，修介把信拆开。

信上说日内瓦分店开张典礼定于九月十日，典礼结束后，自己还是决定辞去三彩堂的工作。

守口接着写道：非常想知道双叶的下落。如您不知道，麻烦您尽快帮我找到她。我打算一回国就同她结婚。大致这样的意思，信写得很长。

修介把这部分读了两遍，他觉得这人是真心实意地爱着节子。

他将信放到桌上，拿起了白兰地酒杯。

节子的下落不用找他就知道。告诉守口易如反掌。

可是，守口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她又不是一个能隐瞒自己历史、会装模作样的人。何况对方又是诚心诚意。

当守口了解了节子的历史后，还能继续爱她吗？她迄今自己主动滚了一身泥淖。表面看只是一个不值得真正爱的自我堕落的女人。

而实际上，那是因为她在纯正而严厉地惩罚着自己，虽然满身泥淖，她的灵魂却是洁净的。这些，年轻的守口能够理解吗？

不要苛求他吧。这种期望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

修介仿佛看见，守口只是从深而宽的河此岸向彼岸的她徒劳地伸出双手，河上没有桥。

但是，他的脑海中又蓦然掠过节子和守口手拉着手的笑脸。他对自己的幻想缓慢地摇了几下头，将杯中剩下的白兰地一饮而尽。

又过了两三天，修介毅然决然地把香西节子叫到了新宿高层宾馆的茶室。

“没想到您主动叫我，是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呀。到我家来多好……。”

节子一进来就用稍微带点撒娇的口吻边说边坐到了修介对面。

白色的裙子，浅茶色的绸上衣，她落落大方的身姿比起周围的女职员显得极其朴实，不引人注目。

“近来工作比较忙……”

照惯例，他喝不加牛奶的咖啡，节子喝柠檬果汁。

“不过，我们可不是好久没见。在轻井泽的P宾馆，我见过你。”

节子刹那间屏住呼吸看着他，马上又将视线移开。

“是么……”

她用吸管戳着杯中的冰块，小声嘟哝了一句。脸上看不出任何反应。

“今天我有件事一定要跟你说。”

修介看着她的额头，以温和的声音说。

她的额头上冒出了汗珠。

“什么事？”

“你是否可以向都*儿童咨询中心递交一份履历表。虽不能马上就业，但他们说只要有空缺，就给安排。”

节子扬起脸，现出悲哀的神情。

“您是说保育员的事？”

“对。”

“那不过是我的梦想，以前跟您说过的。象我这样的女人能配当保育员？”

“我看你配。而且能当一个超出一般人的好保育员。”

“您真怪。因太丢人，一直没告诉您。我以前去过儿童咨询中心。”

---

*指东京都。

节子说那是被赶出矶村家后不久的事。

当时不马上找活干，就连饭都吃不上。

一个中年女工作人员刚看完她的履历表，就改变了态度。

“你是不是走错门了？这儿是儿童咨询中心。不是酒馆、酒巴介绍所。”

“这我知道，我就是来找保育员工作的。”

“真不害臊。尽管幼师学校毕了业，象你这样的人能当保育员？那还不得把病菌传染给孩子们？”

工作人员象处理什么脏东西似地将抽出来看过的履历表连同信封一起粗暴地退给节子。

“你把自己的简历，在酒吧工作过的事都老老实实地写上了？”

“嗯……。不过，那个人使我头脑清醒了。比当女招待更可耻的事没等写进去，人家就那样看我。要知道，我曾经背着人把自己的两个孩子都葬送了呀。象我这样的人喜爱孩子，想当保育员，怎么能说得出口？真是恬不知耻到了极点。这我自己也承认。我当时头都抬不起来了。真丢人……”

节子大概想起了当时的情景，悲伤地说着，低下了头。

“那么，香西。”

修介又点上一支烟后说：

“请你暂时当我的秘书行吗？”

节子惊奇地扬起脸，以为是自己耳朵听错了，用半疑惑的目光看着修介。

“既然在轻井泽看见过我，您当然知道我现在是做什么的了？”

少时，她盯着修介问道。

“知道。”

“那您还要让我进三彩堂？”

“和三彩堂没关系。我已经辞职了。目白台的房子也腾给人家了。现在住公寓，可以说变成了流浪者。”

“您辞职了……。那，不就用不着秘书了吗？”

“有许多事情要请你做。老实说，希望你能在我身边。如果你答

应，矶村诚一郎那边我去说。”

“这么说，秋山先生，您是要我……”

做挂秘书头衔的姨太太。节子没说完就哽咽住了。

犹如遭受当头一棒，她那淡蓝色的眼睛发出了悲鸣。迄今为止，她似乎一直把修介当成对自己没有这种野心的唯一的男子。

可是仔细想来，自己现在是个以不特定男人为对象的妓女。

有人要将自己占为己有，即使这人是秋山又何足为怪？

只有秋山把自己当人待的认识不过是自己天真的幻想而已。

节子的肩膀绝望地颤抖着。

修介并不想消除她的误会。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有意选择了致使节子误会的话语。

如果认定修介的请求是恩典，她是不会接受的。节子的存在对自己有什么影响，他又难以解释清楚。因此，让节子将自己的请求误认为是投向她的石子，这是引她情愿接受的唯一办法。

“请呆在我身边吧，香西。时间不会很长。”

节子的脸颊抽搐了一下。那是微笑。但修介不得不将视线移开。如此凄怆的微笑，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时间不会很长”是什么意思？节子思忖着。是指他已经老了？还是说厌腻了就解放我？但这对她已经无所谓了。

“随您的便……”

节子以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回答后，低下头看着桌子。

虽然她认为这种遭遇是自己罪有应得，迄今有不少男人从自己的躯体上跨过，但，秋山也同他们是一路货色这一事实却使节子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她感到绝望。这个世上，“长腿叔叔”到底还是不存在的呵。

“谢谢。”

修介两手扶桌，行了个礼。

修介往矶村家挂电话，很快和诚一郎取得上了联系。

当天晚上，两人在赤坂一家宾馆内的酒巴间里碰头了。

诚一郎迟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他戴付深色太阳镜，对迟到原因也不做任何解释，脱掉白上衣，只穿件半袖衬衫坐到了椅子上。

他叫来服务员，要了杯对水的威士忌。

“宾馆的酒巴冷冷清清，真没意思。哎，您要说什么事？就请说吧。”

他歪叼着香烟开口了。

短短几分钟内，他游手好闲的嘴脸就暴露无遗。

“想请你放开香西。”

修介心平气和地说。

“您可倒不含糊呵。”

诚一郎摘下太阳镜，随手扔到桌上，嘴角露出讪笑。

“不过，您好象误会了吧？我和节子除了工作没任何关系。”

“就是要你从你所说的工作中把香西解脱出来。对你来说，她不过是你众多商品中的一个罢了。”

“怎么回事？您说的我不明白。”

诚一郎奸笑着，试图蒙混过关。

“不过，我和节子都要生存下去。就是说为了吃上饭而互相协助。不行吗？就算不行，与您又有什么相干？”

“我打算让她作我的秘书。”

“什么……”

诚一郎不小心被刚喝下的酒呛着，说不出话来。

“既然让我和节子断绝业务联系，那您一定知道她是怎么一种女人了？”

诚一郎用手绢擦着嘴叮问道。

“我知道。”

“知道还要聘用节子吗？真想不到。这到底……事到如今想起要救济自己的替死鬼的老婆了，莫明其妙。我曾经给过您机会。求您介绍我进三彩堂时，您是怎么说的？没本事，只会剪彩的人店里用不着。一句话就把我蹬开了。的确，我是没本事，只会剪彩，可我还没做过可耻的事。您把我拒之门外，而要聘用节子这样的女人吗？”

“你闹误会了。”

修介喝口白兰地，微笑了。

“我最近辞了职，现在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所以，这和商店没关系。我是说作我的私人秘书。”

诚一郎霎时半信半疑地盯着修介。少刻又恍然大悟似地露出奸笑，慢慢点了点头。

“私人秘书，噢，是这样……”

他让服务员再给来一杯威士忌，然后不慌不忙地又燃着了一支香烟。

“原来如此。这样的话，我也不一定不好商量，就看怎么说了。”

诚一郎朝修介吐了口烟雾，狞笑着说。

“不过，节子可是我的摇钱树。离了她，我的损失不小哇。这一点想您是会考虑的喽。”

修介从上衣袋里掏出钱包，将事先预备好的一张支票放到桌上。

“现在我只能出这个数。”

面额是一千万日元。

诚一郎迅速扫了一眼数目字，霎时间流露出意外的神色。这超出了他准备提出的数目。

“看不出，您倒是个明白人。”

诚一郎伸手去拿支票。

“好吧，拍板了。”

“好。这下，你和香西就没任何牵连了。对吧？”

“这用不着您操心。可您也真有雅兴。要这样的女人……”

“还有一个要求，这件事请不要对香西说。”

“行啊。这样对我也体面。”

修介站起身。

诚一郎也从椅背上拿起衣服站起来说：

“怎么样？事办完了。一起去银座吧。我请客。宾馆太无聊。”

修介当然没这个兴趣。

他叫过服务员付了帐。

“那就告辞了……”

轻微点了一下头，先一步向门外走去。

不管目的如何，形式上地地道道是进行了一场人身交易。修介一分钟都不想多呆，他要尽快离开诚一郎。

10.萤　火

没过多久，香西节子除星期六、星期日而外，每天都来关口台町上班，从上午十点呆到下午五点。

起初她以为要和修介住一起，可修介却没这个意思，把她当普通的秘书看待。这不禁使她感到意外。

而且工作量也少得可怜，唯一的一点活就是整理每天收到的信件、报刊。做完了，她就闲得无聊。

修介倒是想尽量给她安排活，有时有意将自己写反倒方便的函件口述让她写，有时让她给人挂没什么实质内容的电话。由于知道修介这是在照顾自己，节子就越发觉得受拘束。

总之，除了使她彻底摆脱以前的生活这个目的以外，现在的修介根本不需要秘书。

有生以来，几乎没领受过别人深情厚意的节子寂寞得六神无主。如果对方的厚意有所求，那她还会应酬。可是，一无所求，无偿的资助，她还是第一次体验，不能不使她困惑不解。

不过，和杉江倒很合得来。杉江对她抱有好感，处之以情，待之以礼。节子从中得到了不少安慰。

杉江为了让节子呆得舒适，处处体谅她，却又不把她当外人，始终以长辈佣人的态度同她相处。杉江心想，节子作修介的新妻也好，情人也罢，怎么着她都没意见。

杉江以为修介在事业上遭受惨败，连房子也搭了出去。节子是能够多少给心灰意冷中的修介以安慰的人。杉江是这样看待节子的。

渐渐地，节子在继续做所谓秘书工作的同时，更多地当起杉江的

帮手来了。

收拾屋子、扫地、做饭，家务活干起来还真不少。她主动承担起每日到附近目白、池袋买菜的任务。有时为了使美食家修介高兴，甚至不惜跑到青山、六本木一带去采购做晚饭的用料。

如此平稳的日常生活对于节子是少有的，她并不觉得没趣。但是，这毕竟不是自己的久留之地，被视若上宾似的窘促不安仍得不到彻底排遣。

"您十分清楚，象我这样的女人是没有资格享受如此优厚待遇的。这不等于犯了罪反而受到奖赏吗？"

节子说完，修介眼中含笑地问：

"你不满意吗？"

"不是满意不满意的问题。不光您，所有人的恩典我都没资格享受。"

"你误会了。享受恩典的不是你，而是我。"

修介以近似哀求的眼神看着节子说。

"有你在身旁，我就心境坦然。我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一看见你，我就感觉似乎自己也能有救，心神就安静下来。我表达不好，这对我很重要。请不要抛弃我，香西。"

节子虽然一时难以理解，但她知道这是修介的肺腑之言。

节子来后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的一天晚上，消停了多日的发作又一次袭击了修介。

这是迄今为止最强烈的发作，修介痛苦之极，昏了过去。杉江吓得慌忙请来了熟识的医生。医生看过后，脸色阴暗、低沉。

修介下半夜苏醒过来时，医生还守在他的身旁，劝他抓紧时间再到设备完善的大医院去住院治疗。这个医生好象也终于意识到了发作的严重性。

"反正没什么指望了。医院的硬床哪有自己这睡惯了的床舒服？"

修介隐约记得自己硬挺着衰竭的身体，勉强说了这样一句俏皮

话。

“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

之后，医生又旁征博引，列举了近年脑外科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修介却没气力也没兴趣听了。

挣扎也没用。这他自己最明确不过了。在极度的疲劳和痛苦中，他再次神志不清，昏睡过去。

发作时节子已经下班，所以没在场。第二天早晨上班，一看到躺在床上的修介，她差一点惊叫起来。

一夜之间，修介竟破相到这般程度。面颊消瘦，两只眼窝乌黑、深陷，脸呈土色，真正成了呼吸的尸骸。

“这到底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

一旁的杉江尽管语无伦次，却也好歹把昨天夜里发作的可怕情景给节子描述了一遍。

“大夫说一定要再住医院治疗，可老爷偏不听。你也劝劝他吧。”

“又不是才有的事。医生也没办法。”

修介以断断续续的声音，强作出微笑，若无其事地说。待杉江出屋后，用颤抖的手指了指头部。

“我这儿长个肿瘤，在逐渐增长。”

“那就更该住进医院，接受治疗呀。”

修介轻轻摇摇头。

“不能治了。医生已经束手无策。”

“……”

“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说过，不会叫你在我身边呆很长时间的。这回你该明白了吧？”

“不过，一个医生撒手算得了什么？医生、医院有的是呢。”

“不是医生的问题，是现代医学无法解决。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如果真是这样，我在您身边又顶什么用？我什么作用也不起呀。”

“香西，太阳下山前，天空布满金赤的彩霞，你也觉得美吧？”

修介由于疲倦和羞惭，闭上了眼睛。

“象我这样恶贯满盈的人不会有，而且也不该有余霞晖映般的晚年。可是，一看见你就仿佛觉得我也许能在那金赤色的霞光中死去。这多好哇。既使现在医学突飞猛进地发展了，也不过多活那么几年，到头来，还是得在黑暗中迎接死亡。我不愿意这样。恐怕是奢望，可能的话，我想看着晚霞死去。”

“您说什么呀。您这是因神经虚弱，在胡思乱想吧。我怎么能给别人光明？要知道，我本身是个罪大恶极、在黑暗中爬行的女人呵。”

“你知道什么是罪过，所以你是高尚的。”

修介睁开眼睛。

节子双手夹着脸颊，惊恐地看着他，呆然伫立。少时，她默默无言地悄悄走出了屋子。

当晚，将晚饭的稀粥用银托盘给修介端来的不是杉江，而是节子。

“你怎么还没回去？”

修介问。她从沙锅中往碗里盛好粥，递给修介时说：

“我今天住这儿。已经跟杉江商量好了，从明天起，退掉我的房子，搬到这儿来住。”

“那不行。”

这出乎修介的意外，他厉声训斥似地说。

“为什么？”

“你来这里上班，就已经有人白眼相看了。要是住一起还不知人家会怎样议论你呢。”

“谁爱议论，就让他去议论好啦。我不在乎这些。”

“我另有打算。尽管你不在意，也还是避免无谓的议论好。”

“可我已经决定了，住在杉江的屋里。”

修介暗自有个打算。

让节子脱离污浊的生活，然后介绍给守口吉郎。当然，脱离并不意味着过去的历史自消自灭。守口的爱情能否经受住考验也值得怀疑。

但也不是一线希望没有。

修介认为，邂逅良缘，栽下爱情的种子，重新养育自己的孩子是使节子获得新生的唯一办法。但这种爱情必须是在了解了她的全部历史之后仍能包容她的宽宏而深挚的爱。

如果守口不能宽恕她的过去，就不存在眼下的问题。只要她在修介家里呆着，守口就将用怀疑的目光看待她。而如果守口有着包容她一切的宽宏深挚的爱，当然对眼下的她也是会理解的。她和修介是否在一起根本不成问题。

这样转念一想，修介不再反对了。况且节子一天二十四小时总在身边，对他无疑是求之不得的。

次日，节子退掉了自己的住房，搬到关口台来了。杉江十分欢喜，修介身边的活有意尽量委派她去做。

四天过后，修介终于能下床了，但还不能外出，几乎整日坐在自己屋里的安乐椅上。

杉江依然不时地劝他去医院。而节子却象忘却了似地不去提及。反倒象对待健康人一样，在修介面前尤其显得无拘无束，欢快爽朗。

修介觉得她这是在引导自己顺应自然，安然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死亡。心中不禁为之欣慰。

他下床的第二天，井冈泰三来访了。

“怎么搞的？一下子就象老了十岁似的。”

井冈一见他便说道。

井冈说从今秋新学期起他将转到P大学来工作，为提前做好准备，在西武铁路线大泉学园一带买了住宅，四、五天前已搬完了家。

“去三彩堂找你，结果你辞职了。还听说目白台的房子也腾出来了？”

“啊，是这么回事。”

“真是三日不见，面目全非呵。人也有不测风云。别灰心泄气。胜败乃兵家常事嘛。打起精神来。”

井冈似乎以为修介是为此而憔悴。修介只付之苦笑，并没做解释。

“你夫人也高兴了吧？住东京是她久已盼望的。”

“其实不然，来到就发牢骚，说什么札幌的家院落窄啦，做工粗糙啦。她虚荣心太强了。”

这时，节子端着咖啡走进屋来。井冈惊愕得变了脸色，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您来啦。好久不见了。”

她恭敬地致意，把咖啡杯放在桌上后，象来时一样，轻轻走出了屋子。从她的神态中看不出半点动摇和感情的波荡。

井冈瞠目结舌，好半天凝视着节子离去的门。既而回头看修介，以茫然自失、惊愕未除的声音问道：

“喂，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她在这里？”

“是我请她来的。”

“请她来的……什么意思？在这儿一起住吗？”

“啊。”

“什么‘啊’，那你现在和她同居喽？”

“不是的。我让她作我的秘书。”

修介说。但这话似乎并没有进入井冈的耳中。

“秋山，别的我不说。她，你还是算了吧。以前跟你说过。陷进去是要自取灭亡的。她是个魔女。”

“为了她的名誉我要申明，我和香西没有你所想象的那种关系。

修介平心静气地说。

“她的名誉？笑话。她是怎样一个女人，你也是知道的。她对道德患有麻木症。不能和她来往，否则要倒霉的。”

“就算是这样，你也没资格说这话。她见到你，丝毫也没觉得耻辱。应该耻辱的倒是你。她现在是我的救星。”

“救星？这到底什么意思？”

“她是从泥沼中爬过来的，但身上却没沾一点污泥浊水。保持着刚来这个世界时的纯洁。看见她，我这个恶贯满盈的人也仿佛觉得似乎自己还有救。尽管这太不自量。”

“她纯洁……。好，你看着办吧。不过你要后悔的！”

井冈现出无可奈何的表情，端起咖啡杯送到嘴边。

“勃朗峰，什么时候去？”

修介把一盒雪茄递给井冈，自然地把话题岔开。

“唉，今秋看样去不成了。”

井冈从盒中取出雪茄，剥开锡纸，边闻边摇头说。

“两，三天前，矾村的妈妈来找我，交给我一把登山镐。让我替安雄把镐立在那座他生前盼望去的山峰上。可是关键的资金总没凑足，恐怕要拖到来年五、六月份。”

井冈说着刚要点烟，却又一转念，将其插入上衣胸袋。

“啊，鹤崎干得不错，大家对他评价很好。”

不大自然地说着，从椅子上站起身。

“反正你也别象个重病号似的，要振作起精神来。人生不能总是坏事，还会有好事的。好吧，我走了。”

他语调不够沉着地说着，急忙向门外走去。

节子再没露面。好象她在此这个意想不到的事实使得井冈心神不定了。

井冈怕见节子，想急于回去。可偏偏不凑巧，在走廊恰好和端着水果盘、日本茶的节子撞上了。

“哟，老师。这就要走了？再多呆会儿多好……”

节子天真地瞪大了眼睛。

“好容易见一次面……”

在她看来，这话丝毫没有讽刺的意思。可井冈霎时间却现出被针扎了似的表情。

“不，有急事……再会。”

他语无论次，避开节子的视线，匆忙走出了门。

节子露出孤寂的眼神，抬头看了看修介。她那眼神似乎在问：这是怎么回事？是我有什么冒犯之处了？

修介只是用微笑回答了她。

其实，他那是心中有愧，没脸见你呐。这话都到了嘴边，却没说出来。修介怕这样反倒会使节子慌神。

第二天黄昏时分，聪一少有地打来电话。说现在坡下一家叫作“德恩”的咖啡馆里，请修介出来一下。

“这么近便，你到这儿来吧。”

修介说。

“有重要事情，在那儿不便说。而且，我也不想去那儿。”

聪一口气生硬。

那家咖啡馆在通往小石川大街的坡道半腰。修介无奈只好拄着拐杖，慢慢朝下走去。

聪一坐在靠窗的桌前，身穿白衬衫，正在喝着啤酒。

“到家里来怕什么？四、五天前我又发作了，现在还不便走路呢。”

修介边坐下边说。聪一只是翻动白眼珠瞪着他。

“听说爸爸把一个污秽的女人拉入家中。还让我怎么去？”

聪一烦躁似地吐着烟。

“您到底要干什么？这把年纪了。也不知羞耻。”

“我并没做什么羞耻的事。”

修介要了杯咖啡，平静地说。

“而且还听说那女人不是什么好东西。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被这种女人搞得神魂颠倒，象什么样子。”

“这事你听谁说的？”

“井冈为您担心，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劝您尽早跟那女人分手。”

“多管闲事的家伙。”

修介含笑地说。

“井冈说得对嘛。我们也不能看着您同那女人鬼混而不闻不问。请您马上同她分手。”

“我们不是分手不分手的关系。而且这与你也无关。”

“那不行。”

聪一把烟在烟灰缸上掐灭，瞪起了眼珠子。

“听说最近店里要给您一笔退休金。还有没作抵押的债券、股票、存款等，要是被那个坏女人给拐了去，我们可就哭笑不得了。您要是

说什么也不跟她分离，那我们也要采取措施。”

“什么措施。”

修介将咖啡端到嘴边问。

“我和响子可以提起禁治产诉讼，让您连一分钱也不得私自动用。我们不得不维护自己的权利。不能再袖手旁观了。”

“响子也跟你同样想法吗？”

“还没说，她当然会同意的。谁都不是糊涂虫，哪能容忍那污秽、堕落的女人侵蚀自己的权利？”

你还算是个人吗？修介想说，但强按住心头的怒火，低下了头。正是自己把他养成这样一个人。这不禁刺痛了他的心。他仿佛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形象。

“你大概一辈子也不会了解她。所以，她会原谅你的。至于想对我怎样，随你的便好啦。”

修介说完，站起来。

“这么说，您就是不同那女人分开啦？”

聪一还不罢休，继续叮问道。

“你搞错了。不过，不管怎样，我和她是不会在一起呆多久的。这你也清楚。”

修介说完，走出了咖啡馆。

坡道非常陡。

公寓的白楼就在眼前。而他途中却在暗黑的路旁蹲着歇息了两次。体力竟然衰竭到了如此地步。

他躬身蜷缩在坡道旁。汽车一辆接一辆从他身边驶过，车灯上上下下，川流不息。

修介喘着粗气，仰望夜空。空中无一星斗，一片漆黑。

生命危在旦夕，却要被当作禁治产者*受到儿子的起诉，他觉得自己太滑稽、可悲。

这也是罪有应得的下场。对他来说，幻想在余霞晖映中死去只能

---

* 由于神经不正常等原因而被定为无能力管理自己财产的人。

是痴心妄想。他所经历的人生只配在黑暗中迎接死亡。

他柱着拐杖站起身，继续艰难地向坡上爬去。

随着公寓白楼的迫近，他想到了楼内的节子，他气喘嘘嘘，额角冒起汗珠，脸上却露出了微笑。

聪一、井冈误解了自己与节子的关系。自己不但没有生气，反倒有一种喜悦和满足的感觉，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脸上的微笑变成了惶恐的神情。自己对节子抱有的情感也许仍没有超脱男人对女人的爱。

修介并没有对此加以否定。但这只是他个人心中的秘密，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将随着他的死一起带入黑暗中去。

走到公寓，他为了不让节子和杉江察觉自己不匀称的喘息，在电梯前的长凳上坐着歇了一阵儿。然后上楼回到屋里，对惦着他的两人笑着说：

“呀，没事了。身体恢复过来了。”

但他还是不得不立刻躺到了床上。

迄今也经历过无数次发作，但留下如此深重的衰弱感还是第一次。

死期快临头了。他想。

节子给他端来了一杯凉牛奶。

修介苦笑着说。

“想来点酒。”

“那可不成。”

节子故意瞪了他一眼，声音象是在责备孩子似的。

“人，不管是谁都应该尽量好好活着，不能瞎胡来。”

她说完，用眼神示意修介喝牛奶。

修介无奈只好端起杯，半开玩笑地说：

“今晚你象个保育员似的。”

他为自己被当作要人照料的孩子而产生了一种轻飘的满足感，同时也觉得难为情。

保育员这个词似乎使节子一时心慌意乱。她的表情变得呆板，但

只不过是一瞬间，很快就又恢复了她特有的明快而清雅的微笑。她岔开话题说：

“您儿子为什么不到这儿来？把您一个病人叫出去……”

“他在怀疑你我的关系。井冈也同样。”

修介不加掩饰地说。

“是吗……”

她笑着点点头，接着调皮地问道：

“您为难了？”

“先别管我，这种误解很明显对你不利。”

“我跟您说过我不在乎。我根本没必要去回避这种误解。”

“香西，我是这样想的。你要摆脱过去的罪恶意识，方法不是自己朝自己连续扔石头。你需要的是一种爱，一种了解了你的全部历史后仍然能够包容你的真正而深情的爱。然后再生育自己的孩子。只有这样，你才能获得新生。”

“我以为您是个现实主义者，原来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家。”

节子以为荒唐似地看着他说。

“是的。的确这也许不过是空想……。但万一有可能呢？这种宽宏的爱不能绝对说没有吧……。我相信会有的。”

她低声笑了起来。

“就拿我来说吧。我就是因为了解了你的过去而知道了你的纯洁。世界这样广大，如果再有一个和我同样看法的人存在又何足为怪？”

“如果能这样看待我，那是因为您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说话。秋山先生，您没想到要同我结婚吧？”

“我快要死了。所以能够从死的角度透视事物。但是，说不定也可以不用这种临终的目光，而是靠深情的爱去了解你的过去，认识你的纯洁。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吧？”

“但爱情是狭隘的。”

“这我也承认。尤其青年男女的爱更是如此。我只是针对例外的可能性说的。”

修介稍微挺起上身，手指写字台说：

“那旁边抽屉里有一封日内瓦的来信，请递给我。”
“是这封吗？”
节子拿着守口的信走过来。
“请你读一下。”
修介又躺下来，闭上了眼睛。他在衷心地祈祷。
节子站着读完了信，将其轻轻放还到修介的床头柜上。
修介睁开眼，仰望着节子。她的表情依然如故，没任何变化。
“这位是什么人？从‘双叶’的称呼来看，是到过采塞利亚的顾客吧？”
“你可能忘记了。他去过一次。去日内瓦的前一天晚上，和堀江，我一起去的。”
修介两手抱在胸前，眼睛无意识地看着天花板回答说。
“啊，是那位……”
“怎么样？我想至少上边写着的是真心话。”
“那是因为他一点不了解我。”
她眼里含笑地说。
“也许是这样。但也许不是这样。矶村不是就爱过你吗？”
“矶村为了宽恕我极度痛苦过。随着爱情的加深，痛苦也越深重。和井冈老师夫人的事就是这痛苦造成的。我真不忍心看他。”
节子半自言自语地说着，走到窗边，背对着修介。
“我再不想看见别人为我痛苦，也没这个勇气。我本身就很难过。”
修介从床上坐起，点着一支烟。
“矶村为宽恕你而痛苦，这我能理解。可是，一个人宽恕另外一个人，这种想法其实是不够谦虚的。”
他穿上拖鞋，慢慢站起，向窗边的安乐椅走去。
坐在这个位置上能看见节子的侧脸。同时从夜色反衬而形成昏暗镜子的玻璃窗里，还能看到她稍微低头沉思的身影。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可能有人会宽恕你。而是在探讨一种爱，一种对你的客观面貌做客观肯定的爱。我只是针对其可能性，提出了一

种乐观的看法。”

“只有上帝才可能做到这一点。”

节子把额头贴在玻璃窗上，自嘲地说。

“兴许是这样……。不过，人的爱虽然狭隘，有时却也能发挥出奇异的力量。骆驼钻针眼，蛇吞大象般的奇迹也是有可能轻而易举实现的。”

实际上，他在节子面前能够心境宽舒正是由于她能够客观地看待秋山修介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虽然她本人没有觉察，其实骆驼钻针眼的奇迹正在实现。修介企望同样的奇迹靠守口等人的努力也能在节子身上发生。

“哎呀，萤火虫……”

节子抬起头。

修介也看见夜空中微弱的亮光由西向北摇曳飞跑着。继而一线光亮径直朝这边飞来，撞了玻璃，跌落在窗框的槽缝里。

“萤火虫……。已经是这个季节了。”

修介低语道。他想到自己离死越来越近了。

“闹市里竟然有萤火虫，真稀罕……”

“那是离群的萤火虫。”

修介慢慢摇晃着椅子说。

公寓后边就是椿山庄的庭院。

过去是山县有朋的私邸，作了西餐馆后，其极尽奢华秀丽的宽广庭院仍不失为观光名胜。每年一到八月就放出大量的萤火虫，让游客捕捉。这已经成为惯例。住目白台时，也常有离群的萤火虫飞来。

节子用食指尖隔着玻璃轻轻敲了敲萤火虫的肚子。萤火虫由于极度衰弱，一动也不动，尾部的光亮也似乎暗淡下来。

节子将窗户开个小缝，把萤火虫抓在掌中，吹了口气，想助它飞动。萤火虫离开了掌心。但不是向上飞起，而是摇曳一条斜线向下坠去。

修介移开视线，无意识地仰望着夜空。

翌日，堀江给他打来了电话，说如果身体方便的话，请他到商店来一趟。

修介准备了一下，便走出家门。脚跟还站不太稳，仍离不了拐杖。

节子坚持要随他前往。但修介想到见堀江由她陪同不大方便，硬是不让她去。无奈，她只好把修介送到坡下，叫停一辆出租汽车，让修介坐了进去。

辞职以来，修介是第一次来商店。

一走进店内，在场的职员和以前一样，均恭敬地向他行礼。他自己也有意无意地一一点头回礼。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

这里已经是与自己无关的地方了。这种意识自然而然地使他客气起来。

修介被领到经理会客室，在那里等了片刻其间不断有干部来向他问候。不知为什么，他对每一个人都感到特别亲切几乎要流出眼泪来。

“噢，多日不见了。”

堀江也大步走进来，一只手放在修介肩上，同他紧紧地握手。修介觉得他是那样亲热，其态度并非全部出于礼仪，而且与胜利者的宽容也有着质的不同。

“那以后怎么样？”

堀江在修介对面坐下后问道：

“好象有些消瘦了。脸色也不大好。”

“就算不好也不坏吧。”

修介自然地微笑着说。

“人是不会叫病压倒的。关键看精神如何。你要坚强些。过去你就是个响当当的硬汉，这点我是放心的。”

“谢谢。”

修介两手扶膝，行了个礼。

一位姑娘给他们端来了咖啡。待她离去后，堀江郑重其事地从上衣内袋里掏出一个带 S银行名签的信封和一个纸包，放到修介面前。

“这是岩中托我还给您的。”

“噢，是什么？”

修介问。
"目白台房屋和土地的契据。"
"这不该还给我的。"
"不，如您所知，地价暴涨，仅将箱根、逗子的土地房屋处理掉，偿还债务就已绰绰有余。岩中也说不是什么特殊照顾，而是多余的份儿不能收。"
"可住房我有现在住着的公寓就足够了，这对于我，已经没什么用处。"
"您迁居的诚意我们领受了。不过，这个如果您不收下，岩中也作难，债务已经偿还完了。"
"是么……"
修介想了会儿后说：
"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另外，这是您的退休金。作为您创建商店并使之发展至今的酬劳显得太少，简直拿不出手。但限于商店目前正处在业务扩展的节骨眼上，请您不要见怪，收下这点小意思。"
"请问，到底有多少？"
修介沉着地问道。如果太多，他则不打算收下。
"两千万。请原谅……"
堀江为难地说。
作为对一生致力于商店建设的第一代经理的退休酬金，这个数目确实过于轻薄。也是正处在业务扩展的关键时期，修介从中看到了堀江等主要领导的务实精神，心中感到踏实。
"本应该谢绝。但盛情难却，那我就收下，谢谢了。"
说着，修介行了个礼。堀江如释重负似地笑着说：
"倒是我们应该感谢您……。原以为您要破口大骂呢。这下子可算松了口气。"
堀江这才点着一支香烟，接着说：
"秋山，有句话可能不该我说。目白台一带的地产现在一坪*不下

* 一坪等于3.3平方米

百万元。五百坪就是五亿，扣除税收也还剩三亿。既便半价变卖，也是一笔不小的事业经费，再卷土重来，大干一场吧。您是有这个能力的。”

他勉励的话语并非虚情假意。如今同他消除了敌对意识的堀江好象又念起了往昔的友情。

“谢谢你的鼓励。我已经不想活在这个世上了。”

“这不象是您说的话。这样心灰意冷怎么成？以前有过对不住您的地方，要是您搞起新的事业，本人虽能力有限，但，愿意助一臂之力。”

“我的唯一愿望只是想看看美丽的晚霞。”

“晚霞？”

堀江似乎以为自己听错了。重复着问道。

修介点点头。

“人生的晚霞。可能的话，我想在晚霞中死去。不过，这对我是一种奢望。”

“我不懂您说的……”

堀江暧昧地笑着摇了摇头。

“实话对您说吧，聪一要我把您的退休金交给他。说什么您最近言行举止不大正常，要提起禁治产诉讼。气得我训了他一通……”

见修介说起要看晚霞的样子，兴许如聪一所说，精神是有些不大正常了吧。堀江似乎也有些不安了。

“这小子真混。不过有其父必有其子，实在是丢人现眼。”

修介苦笑了。

“有件事，我想还是跟你说了的好。现在让香西节子作了我的秘书。聪一闹误会了。也不是没有道理……”

“她作秘书……噢，是么。”

堀江显得惊讶。继而又露出不怀恶意的笑容。

“我了解您。既然您说是秘书，那我相信是真的。不过，不用说聪一，其他人恐怕也是要误解的。您是打算要她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对吧？”

"不，改邪归正，重新做人的是我。假使我的晚年能过得有意义，那就是她影响的结果。"

"她能对别人起那么大的作用？不过，行呵。人各有各的想法，我行我素嘛。"

"谢谢。能得到你的信任，我真高兴。"

修介说完站起身。

"不过您对聪一也得防备着点。我虽训了他，但他好象已经铁了心。"

堀江也站起，亲切地将手搭在修介肩上。正要迈步向门外走时，象冷丁想起似地站住说：

"您亲自出力周旋的与宝华耶商会合作的事已基本谈妥，等我去日内瓦参加分店开张典礼时，将在那边正式签署。"

"那好呵，值得祝贺。"

"您也去参加典礼不好吗？这是我们店第一家在海外开办的分店。我看您与其总闷在家里，不如出外散散心。精神会好起来的。"

"我也想去。可这身体到日内瓦恐怕够戗。"

"哪呀，从北路走，只要十五、六个小时。如果嫌累，途中可在安科雷季休息一、两天。守口也希望您能出席。"

"谢谢。不敢打保票，只要身体不太坏，我兴许要领这个情。"

修介说完，走出了屋子。

他顺路坐出租车到大手町的S银行，向岩中表示谢意。

"不不，这真让我脸没处放。"

岩中反倒显得受宠若惊。

"我们连本带息都已结算清，再不能多收了。请不要多心。"

"那就麻烦您帮我把目白台的土地和房屋处理一下吧。"

"卖掉吗？"

"对。我现在住公寓，房子够用了。"

"请稍候。"

岩中向别的房间走去。

S银行子公司中有专营房地产的。岩中出去是为了给那家挂电话

联系。

“如果托他们给卖，您要吃亏的……。他们说要是每坪六十万元，随时都可成交。”

少时，岩中返回来说。

因要价还不如行市的半价，他也显得难以启齿。

“可以。就拜托您了。”

修介说着行了个礼。

“如果您要用来开展什么事业，那用不着卖掉，将其作抵押，敝行可随时提供优惠的方便。”

“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已经没这个打算了。”

修介口吻客气，但态度坚决地回答后便站起了身。

他当晚就请来了老相识的顾问律师，确定了变卖目白台土地房屋所得收入的分配方案，并委托律师制定公证书。

聪一提起禁治产诉讼，即使胜诉，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最好的办法是在这之前，慎重地造成法律上无法变更的既成事实。

收入分成三份，其中两份由聪一和响子继承，剩下的一份记在香西节子名下，等将来她有心办幼儿园时，用作“阿丽思儿童之家”的建设资金。这是遗嘱，在他去逝之前内容暂不公开。三彩堂拨给他的退休金将原封赠送杉江。

处理完后，修介好似洗净了浑身污垢一样，心情轻松愉快。同时也深切地意识到自己从年轻时起一味执着追求物质的欲望是多么的轻薄浅显。

纵有万贯家财，临到去世时，也丝毫不顶用，只能象降生时一样，全身光光地与世长辞。

人本是世上孤独过客
孤苦伶仃不知来何方
旅途悲欢弹指一挥间
又孤零零不知去何方

犹如歌中唱到的，这种悲哀的情感反倒象一阵爽风从他的心间吹

拂而过。

顾问律师回去后，他把节子叫到书房，以若无其事的口吻问道：

“香西，跟我一起去瑞士怎么样？”

节子瞠目结舌地看着他，一时找不出回答他的话语。

三彩堂邀请我去出席日内瓦分店开张典礼。”

修介点燃一支雪茄，背靠在安乐椅上，面带笑容。

“您这样的身体还想去外国？”

“正因为这样的身体才更想去。我一个人心里没底，想请你一同去。”

“我先前跟您说过，人应该尽量好好活着。明明知道不成，硬要逞强可不行。”

“我身体没问题。典礼要到下月十日才举行。这期间会恢复过来的。”

他强作快活地说。

“你以前说过想看一眼矶村渴望去的那座勃朗峰，对吧？从日内瓦去那儿一会儿就到。去替矶村看看那山峰，不是很好吗？”

“我现在不能马上回答您，请给我两三天考虑的时间。

节子不眨眼地盯着他，以稍微呆板的声音说。

11. 风的去向

“去虎门。”

早晨，收到三彩堂寄来的正式请柬后，节子走出家门，来到江户川大街叫停了一辆出租汽车。

她只告诉修介上午请假出去一趟。

修介要去国外旅行，节子拿不定主意，不知是该成全他，还是该阻拦到底。

她知道修介活不长了。可也没必要去冒风险，加快死期的到来。

死同生一样自然，不能硬行阻拦，也没这个必要。但是，她认为人为地加快死亡等于放弃责任，是情理不容的罪过。

现在去欧洲旅行对修介的身体不可能没有影响。但正因为生命危在旦夕，修介才更想亲眼看到日内瓦分店的开张。虽然现在已经辞职，但三彩堂毕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如今其海外发展的第一个基地诞生的时候，他要分享一点欢乐，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这多少能够使他在死前得到满足，也许倒值得去冒一次风险。

不管怎样，迄今只是通过修介之口了解一点他的病情。现在，节子需要掌握第一手材料，然后再做判断。

来到医院，她要求见桧垣大夫。等了一个多小时后，她被叫进诊室。

当她询问修介可否去欧洲旅行时，桧垣大夫沉默了片刻，然后问道：

"您是叫香西吧。请问您和秋山先生是什么关系？"

"我最近准备和秋山结婚。"

节子回答得这么自然，连她自己也感到意外。眼睛里连一点羞涩也看不出。

"结婚？秋山先生要……"

桧垣大夫目瞪口呆。那表情似在说：岂有此理。……。

他最了解修介的身体。在他看来，这太荒唐、离奇。

"实际上我们已经住一起了。所以请您如实地告诉我。"

"秋山先生什么也没跟您说吗？"

"听他说过脑里长了个不能动手术的肿瘤，活不多长时间了。所以，我想请教您，他现在去欧洲旅行，是否将加速他的死期。"

"秋山先生这样的身体还结婚，这本身就太缺乏常识。只能这样认为。不管旅行不旅行，顶多也只能活半年，即使明天就出事也不足为怪。"

"手术绝对不可能吗？"

"很遗憾，现在的医学无能为力。"

秋山要与这个和他女儿差不多的年轻女子结婚，而且已经在同居。对此，大夫仍然难以置信。这女人年纪轻轻，岂不等于和死人结婚吗？大夫的眼睛盯着节子，似乎在这样说。

"还是请秋山先生有空到医院来看看吧。他有日子没来了。我也

不放心。”

大夫变换口气说。这话也可以理解成：已经不必多说了。

节子匆匆致谢后走出了诊室。

修介迫于眉睫的死已成为无可动摇的事实。

修介不去欧洲旅行也随便，说不定今天就会倒下。在那水泥结构，牢固又狭窄的房间里躺着忍受煎熬，因而多活十天半月又有什么意义？修介期望的不是这种死。何况现在秋山并不怕死。他只是企望在夕阳辉映中死去。节子想，虽然即使去了日内瓦也不大可能在他临终时有夕阳辉映，但至少应该满足他这最后的要求。既然死是无法阻拦的，如果起到一根拐杖的作用不正是自己唯一能尽到的职责吗？

节子走出医院，夏日的阳光当头照着，却下起了瓢泼大雨。没带雨具的节子伫立在门前，只好暂时这样避一会儿。好在雨不会下长久。

对于他，我到底算什么呢？望着路面溅起的白色雨脚，思绪又回到始终萦绕在她脑际的疑问上来。秋山的确与迄今自己所接触的男子不同，对自己的躯体并无所求。他说有自己在身边就心境宽舒。可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从他的言谈中可以觉察他迄今走过的人生道路相当卑劣、污浊。因此，看到自己这样比他更污浊不堪的女人，过去的罪恶记忆则有所减缓。能是这样吗？

不，这不可能。对此，她可以有把握地予以否定。

他是第一个把自己当人待，给自己以尊重和爱情的人。他不可能把自己当成同病相怜的罪人。如此说来，是自己的什么使他心境宽舒呢？

“节子，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她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雨只在她身边停下了。

节子从思绪中醒来，抬头一看，是矶村诚一郎撑着伞站在她身旁。

“啊，哥哥……”

她并没有完全苏醒，表情淡淡，声音无力。

“怎么啦？傻呆呆的……。身体不舒服？”

诚一郎看看医院大门，又瞧瞧她问道。

“不。”

“进来吧，到哪儿喝杯茶去。这是阵雨，一会儿就停。”

“哥哥，您去哪儿？”

“来这边办点事，正准备往回走。”

诚一郎笑眯眯地说。

节子默默地钻进了他的伞下。

两人急步走进就近的一家咖啡馆。这是一家门面狭窄，纵向深邃，阴暗得象个洞穴似的咖啡馆。嘈杂的音乐放到了最大音量。

“那以后过得怎么样？”

在空位上坐定后，一个眼圈抹着浓厚脸黛，穿短裙的姑娘走近前来。诚一郎向她订了咖啡，然后从烟盒中拿出一支香烟，问节子。

“看样子陪那好色的老爷子也不轻闲啊。”

他露出奸笑，点着了烟。

“……”

“你走后我可是不景气喽。真悔不该把你交给那个老爷子。你要是呆够了，啥时回来都行。”

“我现在终于象个人样了。只不过对不起秋山先生……。我是没资格享受这种待遇的。”

“什么样的待遇？他那么疼爱你？老头就是不要脸。”

他又猥亵地笑了。

“秋山先生不是那种人。您大概不会相信，我们是清白的。”

“笑话。那他不惜重金，从我这儿把你要去图个什么？”

“哥哥，您跟秋山先生索取金钱了？”

节子厉声反问道。

“怎么？你不知道……”

他有点胆怯似地移开了视线。

“离了你，我的损失也不小。哪能白白送他。况且，具体钱数我又没提，是他主动给的，我只不过默默地收下罢了。再说也根本用不着客气。”

他眼看着咖啡杯，辩解似地说。

“究竟要了多少钱？”

“一千万。”

“一千万……”

她机械地重复着，倒吸了一口冷气。

一千万对她来说是一笔连想都不敢想的巨款。她心绪激荡，乱如麻。这等于说她被当作会说话的商品给出卖了。

节子也不能不感到屈辱。但是转念又一想，现在感到屈辱未免太可笑。迄今她不就一直是一种货真价实的商品吗？

“那对哥哥您来说是一笔可观的生意喽？”

过了一会儿，她才以淡淡的声音说。

“啊，当时是那么想过……，可现在看来，还是同你合作上算。不该让那老色鬼独霸你。你大概也不会痛快。我一直挂在心上。”

“我的事您用不着操心。我已经和您没任何牵连了。”

她强作出微笑，说完便站起了身。

“等等，还有话……”

诚一郎向她喊道。但她却连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咖啡馆。

雨小了。纤细的雨丝仍在蒙蒙地下着。节子冒雨小跑着下了地铁车站的楼梯。

在月台等车时，她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

对金钱买卖关系她已经习以为常。这次除金额过大而外，形式上和以前完全相同。

但是，秋山不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没有向她索取任何代价，这和她以前的经历有着本质的不同。等于修介为了让她结束迄今的生活而不惜支付了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重金。就是说，他在尽一切努力想把她从过去的生活中解救出来。

究竟是为了什么？自己丝毫没有这个价值呀。假使他真的要解救自己，很可悲，那只能是徒劳的。在这一点上，自己也无法报答他。

电车来了。

节子蜷缩着身子坐在车厢角落的座位上继续在自己的思绪中徘徊

秋山的意图，她百思不解。他说只要有她在身边就心境宽舒。如

果这属实，那她所能做到的就只有一件事。这就是精心伺候他，让他迫临的死亡尽量来得安详些。

虽然这多少有些悲怆，但心情却是静谧的。

想到自己的死时，她并无特别的感慨。她一方面认为不论多么艰难也应该活到寿数。另一方面她又觉得死也同样，无论怎样痛苦也应该顺应自然，而不应无谓地悲伤。对于她，似乎死反倒比生更安逸。

即使秋山临终时不能指望有夕阳晖映，但自己在身边这种精神作用如果能使他的死多少趋于安详静谧这或许可以说也是一种爱的形式

为此，如果秋山对她的肉体有所求，她将义不容辞地奉献。至于他人的误解又算得了什么。

诚一郎以为把她卖给了秋山，但事实完全不同。人往往只能在自己的小圈子内理解外界事物。这是难以改变的。

节子在新宿买了些秋山爱吃的用做晚饭的材料，回到了关口台町。

到家一看，响子来了，正在吃已经过了钟点的午饭。

节子寒暄后，响子笑着站起身，也爽快地向节子问了好。

"刚才好一顿笑，我哥哥这儿好象有毛病，净说些傻话。"

响子用食指在头上画了个圈*，调皮地缩了缩脖。

响子的腹部已经相当明显了。节子不知怎地不敢往那儿看，眼睛不知瞧什么好。

"哎，你还没吃午饭吧，一块来吃吧。"

"好的，我就来。"

节子顺从地答应后，到厨房把面包、色拉和咖啡放在银托盘上端进来，坐到了响子旁边。

"我哥哥特意跑到我家告诉我说，父亲受一个坏女人的骗，鬼迷心窍了。要告父亲禁治产者的状，让我和他一起作原告。"

响子说话语气干脆、活泼。

修介在对面边喝咖啡边苦笑着。

"禁治产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让父亲自由支配财产。真是荒唐透顶。"

---

*日本人用以表示精神不正常人的手势。

响子边笑边轻轻咋舌说。

“工作也辞掉了，都搬到这所公寓来住了，哪还有什么财产？他要有这个打算，早干什么来着？贪财却犯傻。”

“不，目白的土地和房子退回来了。”

修介说。

“哟，是么。这可是好事。那么又要搬回目白了？”

“不，目白已经卖了。过日子这儿就足够了。”

“同意。那边对爸爸来说没什么好事值得留恋。再说那么大的房子也没法住呀。”

响子正合我意似地拍手欢欣雀跃起来。

“干脆把卖房地产的钱捐献给什么地方得了。或者去旅行，周游世界，全都花光，看哥哥怎么办？”

“你也真能想得出。”

修介笑起来。

“周游世界没想，瑞士倒是想去一趟。”

周游世界是响子先说起，但她听了修介这话却又不安地沉下脸来。

“真的？您一个人？”

“下月，商店的日内瓦分店开张，我被邀请参加典礼。当然，这要看香西是否愿意陪我去。”

“噢……是这样。”

响子交替地看着父亲和节子点点头。继而以欢快的语调说：

“节子，你不想和我爸爸结婚吗？”

“响子，你说些什么。荒唐……”

修介慌忙插嘴制止说。而响子却满不在乎地接着说：

“这怎么是荒唐。年龄差得多的夫妻世上有的是。即便没有先例又有何妨。这样去日内瓦就是蜜月旅行了。多棒！爸爸这么久一直过单身生活，一定很寂寞了。”

修介活不多久的事响子好象还没听聪一说过。

“我哥哥说了你不少坏话，说爸爸被你骗得神魂颠倒。不过，你们俩结了婚，谁也就都无话可说了。这样，我们对爸爸也能放心……”

“响子，还不住嘴！”

“对香西多不礼貌。她是我的秘书。仅此而已……。香西，请别生气。”

“不。”

节子轻轻摇摇头。

“象我这样的人能被人这样说，真感到高兴。不过，响子，那是不可能的。”

首先自己没资格作人家的妻子。而且更要紧的是修介岂能结婚，生命都已危在旦夕了呀。她咬了咬嘴唇。

“是么，那就算我没说好啦。”

响子以她特有的直率变换口吻说。

“节子，你在我爸爸身边，我就已经感恩不尽了。如果能同他结婚不是更好吗？我只是这样想的，可能太天真。”

“对不起。”

节子低下了头。

“没什么。这你用不着多心。”

响子用餐巾擦擦嘴唇，笨重地站起身来。

“反正，爸爸，您不用为哥哥的事担心。到时我会给他搅黄的。”

修介对此不作回答，而是令人惊奇地以作父亲应有的口吻说：

“你身体比什么都要紧，别再乱走动了。”

“没事儿。人家都说多走动生产时不遭罪。小孩子出生之前就宠着，惯成毛病可不得了。”

响子象男人一样仰脸大笑。然后又迈着孕妇式的缓慢步子走出了房间。

修介和节子杉江也现从厨房跑出来三人一起把响子送到电梯前。

“您女儿性格真好。干脆，利落，又和气。”

回起居室时，节子说。

“她要是个男孩子就好喽。我常想要是她能跟聪一调换一下该多好啊。”

修介回到椅子上说：

“还想再喝杯咖啡。”

节子拿起水壶去厨房，一会儿就打回来一壶开水。

“您儿子为我的事生气，这不能怪他。”

她边冲咖啡边不露声色地说。

“这样住一起，谁都会白眼相看。可聪一则不尽相同。那小子没骨气，光想依赖别人，不愿自食其力。不是我贬低他，他意志薄弱，行为怯懦，是个典型的浪荡公子。”

修介说完，惧怕什么似地盯着节子的眼睛。

“为聪一的事，你不至于讨厌呆在这儿吧？”

他不安地问。

节子眼里闪烁着明快的微笑。她慢慢摇摇头。

“我的确是个坏女人。不能怨人家说闲话。不过只要您不赶，我就将一直呆下去。

“你这样说，我真是再高兴不过了。”

修介脸上露出深沉的安然神色，伸手端起咖啡杯。

节子望着他，忽然面颊泛起了红晕，眼睛向下看去。

“秋山先生，如果您有意，我随时都可以像大家所误解的那样去做。”

他惊愕地抬起头。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可以不保持现在这样清白的关系。”

她的面颊更红了，声音象蚊子叫一样，带着微弱的颤抖。

“你说什么呀。我顶多也只能活半年了。这我以前告诉过你。”

“我知道。所以就更想为您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如果它能多少给您带来一点安慰……”

“我说过，只要有你在身边，我就得到了充分的安慰。这就足够了。如果和你有了那种关系，反倒可能搅乱我心中的安宁。”

修介激动得眼里涌出了泪水，他为了不让节子看见，眼睛向窗外望去。

“香西，你大概不知道，你现在这样就已经照亮了我心中的黑暗。

因此，你是我不可缺少的人。不要多想，还保持你原来的样子就行。”

“我可以相信您这话吗？”

她胆怯地问道。

“当然可以。事实确实如此嘛。”

修介露出白白的牙齿，笑吟吟地说。

节子也现出微笑，象少女似地点了一下头。

“秋山先生，我陪您去。您要是想去瑞士的话。”

“真的吗？跟我一起去？”

“嗯。不管是瑞士还是哪儿，只要是您去的地方，即使是天涯海角我也跟您去……。我担心过您的身体，现在已经不想了。我说不好，可我觉得还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

“谢谢，香西。有你陪同，我兴许能活着回到日本来。”

“您一定能健康地回来。不过更要紧的是让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

节子勉励修介说。她的眼中闪耀着光辉。然而，修介看得出她那光辉中隐藏着深切的悲哀。

那之后的几天中，修介和节子忙于办理出境手续。

行李压缩到最低需要限度，没花多少时间。节子考虑到修介的身体状况，提议在位于旅程中间地带的阿拉斯加的安科雷季休息两、三天。因此除了到瑞士的护照外，保险起见，还同时需要办理在美国逗留的签证。

终于办完了旅行所需手续。这天在日本航空公司售票处买好了去安科雷季的机票，两人到银座并木大街去饮茶。

当他俩正要经过某画廊门前时，一个由年轻男子陪同的中年妇女正好从画廊里走出来，和他俩打了个照面。

“哟，少见。这不是秋山先生吗？”

对方用尖而欢快的声音打招呼道。原来是井冈治子。

“啊，多日没见了。”

修介也只好点头致意。

对方有年轻男子陪同，他本想假装没看见走过去，没曾想对方主

动同他打了招呼。

“好久没见了。”

节子也微笑着躬身行礼。可治子却只是以轻蔑的目光冷冷地瞟了她一眼，根本不予理睬。

“哟，秋山先生，看你俩这亲热劲儿。”

治子轻浮地作了一个抬手欲拍打修介胸部的动作。声音却硬邦邦、酸溜溜的。

“听说您事业上破了产，辞去了三彩堂的工作？”

大概是听井冈说的。但对她解释也没用，现在也没这个心思。修介只回答说：

“辞职是真事。”

“您是心神不定，工作不下去了吧？人家都说上年纪人的风流韵事往往不知深浅，忘乎所以。”

“好象有人在那边等你呢。改日再谈吧。”

修介以略带讽刺的口吻说着从她面前迈出了两三步。

年轻的男子靠在离开不远的街树上，焦躁地斜叼着香烟，不时地朝这边翻白眼窥视。

那人穿一身白色盛夏装，外罩一件蓝色开襟衫，戴着浅灰色眼镜，体态绵软，象个女人。看不出他是干什么的，但无疑是在担任从前矶村安雄的角色。

“那就告辞了。请给老师代好。”

节子露出明快的微笑向治子致意后，跟上了修介。

修介想，真是多余说这话。也许这是她尽最大努力说出的一句讽刺话？修介看了看她的表情，只见她目光沉稳清澈看不出丝毫其它含义

“秋山先生，您得当心。着了那女人的魔，连骨头都要被榨干的。我也许是多管闲事。”

治子在后边朝他喊道。

“自己能知道是多管闲事还算不错。”

修介小声说着，对节子笑了笑。可节子却只是默默地用带微笑的目光朝脚下看。

那表情沉着镇定，就如同没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污辱似的。

两人走到了资生堂。

“井冈大概也没少为那夫人伤脑筋。”

在桌子边对面坐下，要了咖啡后，修介一边掏出香烟盒一边说道。

“夫人也挺可怜。”

节子从手提包中取出手绢，擦着额角上的汗，一本正经地说。

“她也有她的不幸。正因为不幸才一个又一个地追求男人。而且每次又都只能使她失望。谁也都丝毫不能使她幸福。这她自己心里也明白。”

“今天又领了那么一个年轻男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

“她越是在不幸的时候越那样。就好象在叫喊：我是不幸的。一点儿也得不到满足。她本人可能没意识到……。她就是这种人。”

“你不记恨她吗？”

“我记恨她……。这怎么可能？”

她惊讶似地抬起头，睁大了眼睛。

修介沉默了。

要是节子以外的女人说这话，他一定会觉得太虚伪。可是节子的话中是不掺一丝一毫虚假的。这他最了解不过了。不仅治子，对所有向自己抹泥巴、投石头的人，她都从不记恨。修介认为，这是她之所以出污泥而不染的原因所在。

“是呵。你缺乏对人抱恶意的功能。这正是你的光辉所在。”

“嗯，您说什么？”

“不，没什么。我是说你是世界上罕见的人。”

他满足似地深深吸了一口烟，眼睛向窗外看去。

继而，他看着窗外，若无其事地自言自语道：

“这次去旅行不知我能否活着回来。万一有个好歹，就让守口领你回来吧。他说典礼一结束，就辞职回日本来。”

“我自己能回来，又不是小孩子。”

节子笑眯眯地说。

“不过，要是万一出了事可不得了。我一个人怎么在那边给您举

行葬礼呀……”

“火化后把骨灰撒在勃朗峰上怎么样？我看挺富于浪漫色彩。”

“哟，那边也是火葬吗？是土葬吧？”

“噢，是么……。那可没什么情趣。”

“所以说您还是得活着回日本来，省得我操心。”

两人你看我，我看你，同时笑了起来。

她不是无谓地安慰，而是将自己的死当作既成事实，你一言我一语地和自己交谈。这使修介感到轻松愉快。

“可是，什么只能活一年、半年的，这样的诊断，大夫一般都对患者本人说吗？”

“通常是不说的。只不过我是……”

于是修介将偶然偷听到聪一和律子的对话，之后又去追问桧垣大夫的经过象讲故事似地说给节子听了。

节子完全理解似地点着头，伸手端起桌上的咖啡。

“我也去医院问过了。对您的瑞士之行我拿不准主意，不知是否该赞成，所以说……”

“你白跑了一趟吧。这事是不会对别人说的。”

“我可是打听到了。我撒谎说最近就准备跟您结婚。而且现在已经住在一起。这是真的嘛。”

她调皮地缩缩脖，伸了一下舌头笑了。

“真拿你没办法……”

修介无可奈何似地笑了。

“现在看，顶多还有半年。大夫这么说了吧？”

“他说，可能是半年以后，也可能就在明天。总之几时出事都不奇怪。”

节子几乎在欢快地说着。

“不过，这对谁也都是适合的。半年既然可能缩短成今天一天，那么，超出半年，无限期延长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所以不管医生怎样说，限定自己的寿命是毫无意义的。任何人都只能珍惜每一寸光阴，好好地活在世上。因此，我决定陪您去旅行。”

“说来也怪，我近来对死也不怎么在乎了。想当初为什么那么惊慌、动摇，自己也闹不明白。”

修介看着手指中冒出的烟，慢条斯理地说。

“好呵，很好。就该这样。快把病的事忘了吧。”

节子忽闪着含笑的眼睛，把杯中的水一饮而尽。

“回去吧。”

修介把手杖挂在胳膊上，拿起帐单站了起来。

在他结帐的时候，节子跑到路旁，叫停一辆出租汽车等在那里了。

“请从那儿的三彩堂前开过去好吗？”

和节子并排坐进车以后，修介对前边的司机说道。

修介以为改建工程可能已经开始，但从车窗里看到的三彩堂却依然如旧。

他身体前倾，额头贴着玻璃窗，目送着商店向后移去。怀旧的情感禁不住一下子涌上心头。

“没变呐……”

他自己嘟哝着，恢复了原来的坐姿。

“您还是怀念商店吧。”

“说不怀念是假话。不管好赖，我整个一生都倾注在那儿呵……。不过，我已经不觉得留恋了。”

说到这时，修介忽然看见了聪一。

“聪一。”

他轻轻叫了一声。节子也顺他的视线望去。

在午后耀眼的阳光照射下，身穿短袖盛夏服装的聪一走在人行道上。肩头到胸部的身姿酷似修介。

“啊，是他……。聪一。”

节子急忙打开车窗扯开嗓子喊了一声。

司机机敏地将车停在道旁。

聪一停下来，四处张望。

“聪一，这儿。你爸爸在这儿。”

她从车窗里伸出胳膊，手指摆动着。

聪一终于发现了招引他的手，同时又看见了坐在车里的修介。

霎时间，聪一呆若木鸡，他简直无法相信。转瞬，他的脸又象挨了一记耳光似地变了形。

他明显地露出愤怒和轻蔑的表情，向路旁吐了口唾沫，急匆匆大步远去了。

节子无精打彩地关上车窗，就好象是她挨了一记耳光似的。

“对不起。难道我不该……”

车又开动了。节子蜷缩着身子，眼睛盯着膝盖。

“我知道你是出于善意。可聪一是不可能跑过来同你握手的。”

修介用温情的、含着微笑的目光看着节子的侧脸说。

刹那间忘却了对方的敌意。只有她才能这样。

可是，聪一恐怕会以为节子是在有意炫耀和他父亲在一起，是在向他挑战。在聪一看来，敌对者只有相互敌视才合乎自然。敌手象她这样轻易伸出友谊之手，这是他绝对想象不到的。

“这样的事要不是生性穷凶极恶的人或者真正心地善良的人是做不到的。当然我知道你是后者，因为我是个坏人，有这方面的鉴别能力。而象聪一那样不好也不坏的人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修介不露声色、半自言自语地说。

少刻，节子抬起头。

“您和聪一为什么这么不和？就象异邦人似的。以前就这样？还是因为我？”

“聪一和响子从小就这样。不能怪罪他们。是我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把他们影响坏了。”

修介苦笑了。

“不光聪一这样，我所交往的人和我关系都大同小异。我没有爱过他人。妻子只不过是从她父亲那里索取金钱的工具。对孩子也从没有疼爱过。他们受到我的不良影响，长成这样的人，在我看来是必然的结果。他们是被害者，我是加害者。”

“是自食其果喽？”

“是的，正是这样。”

修介点头，和她对视，一同轻声笑了。

“不过，既使您是坏人，知道自己有罪，我看要比那些自以为什么坏事也没做的好人强。”

节子说。

“善人尚需成佛，况且恶人乎？”

“嗯？”

“亲鸾的话，大概是《叹异抄》上的……”

汽车穿过护城河，驶入饭田桥大街。

“日内瓦开张典礼，堀江也将出席，你不要紧吗？”

修介忽然想起，问节子道。

“哎，我无所谓。”

节子诚朴地笑着点点头。她坦然无惧的心胸象平静的湖泊，充分展现在她的两只眼睛中。

这使修介意识到对她的担心是多余的。他暗自苦笑了。

在节子的心目中，那只不过是曾经投向她的一个小石子而已。如今涟漪已经消失，堀江和其他男人们一样，连一点阴影也没有留下，就犹如他们根本不存在这个世上。修介又进一步认识了节子。

回到关口台，杉江在门口迎接了他们。她的表情不同寻常，十分呆板。

“老爷，可不好啦。”

她迫不及待，以紧张的语气说。

“刚才，井冈先生来电话，说响子小姐当家的被汽车撞了。”

“啊……”

节子大吃一惊，看着修介。

死了吗？修介强按住几乎要出口的这话，改口问道：

“结果呢？”

杉江好象认为他的问话太冷漠，明显地露出了责备的神色。

“说是幸好没有生命危险。不过得住三、四个月医院。”

修介听后没什么反应，默默走进了书房。

少时，节子向杉江问清了住的是哪家医院，也进了书房。

"说是住在涩谷松涛的金子急救医院。我马上打个电话。"
"响子没来电话吧？"
"嗯。不过……"
"那，请先给井冈挂个电话。"
他脱下上衣，慢腾腾地坐到安乐椅上说。
井冈在大学里。
"是秋山吗？鹤崎出大事啦。在取稿件的途中，不小心被倒开的汽车从后边给撞了。"
"伤势怎样？"
"我还没去。刚才理学系杂志总编从医院回来说，他是右脚脖子骨折，另外第四腰椎也出现近乎骨折的裂缝。"
"是响子让你挂的电话吗？"
修介问。
"不，是我自己的决定。听说响子不让告诉你。可她一个怀身孕的人怎么能行？而且肇事的车跑掉了。马上要用钱。这边杂志社又没法预支……"
"好，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
修介挂上电话，又回到安乐椅上坐下。
第四腰椎骨折有可能导致下半身不遂，成为残废。那就无法继续工作，预支工资自然没有指望。
可是响子不让人告诉父亲，这固然是她一向独立自主的性格所决定，但同时也一定是由于一种抗拒反应在作怪，不想接受性格上合不来的父亲的资助。
"香西，劳你去医院看看好吗？"
他说。
"您不去？"
"是井冈主动打来的电话，响子好象不想让我知道，所以我现在不便出面。"
修介为难地从钱包中取出钞票，装入信封递给节子。
"可能的话，请把这个交给响子。恐怕她不会收……"

"我一定代您转交。"

说完，节子匆忙出了屋子。修介送她到走廊。

"老爷，只让香西一个人去吗？为什么您不亲自去？"

杉江从厨房出来，以责难的目光瞪了修介一眼，然后对正在穿鞋的节子说：

"小姐不是一般的身子了，告诉她千万别累着。我今晚就去帮她护理，叫她放心。"

她说话急促，象是在有意跟修介怄气。

"好的，我一定转告。"

节子答应着向门外走去。

这是一个闷热的下午。

节子乘公共汽车到目白，然后又换乘电车，不多会儿，她就已经汗流浃背了。

下了电车，经过一家花店时，买了一束配蝴蝶兰的玫瑰花。位于松涛的那家医院离涩谷车站不远，很快就找到了。这是一家相当大的综合医院。

在挂号处打听清楚后，直奔三楼的外科住院部，恰好在楼梯口迎头碰上了从处置室出来的响子。

"哟，香西。你怎么……"

响子现出诧异的神情，好象没想到节子是来看他们的。

"你父亲让我来看望你们。"

节子说着将怀抱的花束递给响子。

"看望鹤崎吗？怎么知道的……"

"是井冈老师打电话告诉的。"

"我明明嘱咐过总编，不让他们通知家里……"

响子苦笑着，还是把花束收下了。

"谢谢。真好看。"

说着和节子并肩沿走廊朝病房走去。

"真是无妄之灾。伤势怎么样？"

"腰椎险些折断。不过，大夫说会愈合的。"

接着又说：

“也总算万幸。这要是真断了，还不得落个终身残废呀。”

她说这话时，脸上竟然露出了明快的笑容，显得与眼下的气氛不大谐调。

“虽说肇事的汽车也有责任，不过，六郎走路时准是又发呆了。他一惯这样。有时反穿衣服，穿鞋也不分左右脚，他自己一点儿也不觉察。”

节子没有想到响子情绪会这样好。来到走廊尽头拐弯处时，她瞅准机会，从包里取出修介给她的信封，轻轻塞在响子抱花束的胳膊上。因为她想到在鹤崎面前转交更不方便。

“这是什么？”

响子仰脸问道。

“你父亲让我转交的。”

“钱吧？”

响子一闪身，站住了。

“就因为这，我才不想让爸爸知道。六郎养伤是他本人和我的事，与爸爸无关。自己的事该由我们自己来解决。请你这样转告他。”

“他心里惦着你们。要是你能收下，我这当跑腿的也高兴……”

“我也不是意气用事。实在混不下去时，我会主动向他借的。不过，尽量不想去麻烦他。”

响子笑着说。

“我不象哥哥那样恨父亲。但至少不尊敬，也不喜欢。我不爱接受他这种人的资助。这叫内外有别，不能什么人的东西都要。你也有同样感受吧？”

说着话，两人来到了病房前。

不便再争执下去，节子无奈只好又把信封放回包里。

响子的话她完全理解，但一想起临来时修介说的“恐怕她不会收”这句话，她就有几分怨恨响子。虽然她赞同响子的观点，但她对修介内心象冰块一样的孤独感深表同情，不知不觉中，她的心向修介一边倾倒、依偎。她发现自己象疼爱幼小婴儿一样把整个心都倾注在这位

奄奄一息的老人身上，不由得眼圈红了。

病房里住着四个人。

鹤崎穿着茶色带竖条的薄睡衣，仰卧在门口靠墙的床上。

“六郎，你还没见过香西女士吧？这位就是。我爸爸的秘书。这个，特意给咱送来的。”

响子举了举花束，介绍说。六郎将右手抬到额头，嘿嘿地笑了。

“初次见面就这副惨相，真狼狈。现在还不能动弹……。可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是井冈告诉的。”

响子抢先回答说。

“刚才给浦和打了电话，爸爸、妈妈说马上就来。”

“老头子也要来？真是兴师动众呵。”

六郎的父母住浦和，好象是农民。

“杉江婆也说要来帮着护理呢。”

节子说。但她看得出，既然六郎的母亲要来，也就没这个必要了。

“撞你的汽车没查到吗？”

“刚才交通警还来问过我。当时是从后边撞的，不仅车号，连什么色的车都没看着。恐怕查不出来了。”

六郎说话口气轻松，象是在谈论别人的事情一样。

“他呀，就是从正面看也一样，连卡车和轿车都分不清。”

响子也以明快的声音说着俏皮话。

“眼下就只有读书静养了。要不是这机会，哪有时间静心读书？”

六郎说到这，才象想起来似地问道：

“目白的爸爸怎么样？近来……”

“挺好的，还和以前一样。”

“请转告他，身体状况不用太往心里去。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年轻而健康的人也不知啥时出啥事。有病的老年人也不一定就短命。”

“尤其我那老爷子更没问题。人家都说越是遭人恨的人活得越来劲。”

响子插嘴道。虽然她是在开玩笑，但节子听了却感到伤心。

如果知道了桧垣大夫的诊断，响子一定不会开这样的玩笑。但是，对于修介，女儿也同样不很亲近。

一位中年医生带两个护士走进来。节子借机告辞，离开了病房。响子送她到走廊。

“响子，我请求你，把这个收下。”

节子又从手提包中取出那个信封，恳求地说。

“要是就这么拿回去，我不忍心看见秋山先生难过……”

响子霎时间盯住对方的眼睛，继而，露出给人以慰藉的柔和的微笑。

“好吧。就算我借你的。这样可以了吧？”

“谢谢，响子。”

见节子松了一口气，响子说了声“再见”，挥动两三下拿着信封的那只手，回到屋里去了。

节子目送她的身影消失后，转身向电梯走去。

响子宁愿从自己——一个所谓的秘书，实际上也许是父亲的情人——手中借钱，也不愿意接受父亲的资助，这使节子感到意外。但不管形式如何，钱她总算收下了。节子很得意。总可以不使修介失望了。她想尽快赶回去让修介高兴高兴。

由上而下的电梯在四楼停了一下，然而又在她面前敞开了门。里面有四、五个乘客。

节子贴门边站了进去。

当电梯门关上，开始下降时，冷不防有人从后边用手尖捅了捅她的肩膀。回头一看，她禁不住“啊……”地轻轻惊叫一声。

原来是安雄的母亲矶村珠乃。

节子好容易稳住惊愕的神态，点点头向对方致意。但珠乃却无动于衷，以窥探似的冷酷目光凝视着她。

到了一楼，走出电梯后，珠乃跟上来问节子：

“你怎么的啦？”

她意思是问为什么到医院来。

“我是来看望熟人的……”

“噢，你的熟人是不少。”

珠乃以挖苦的口吻说着，嘴角露出了讥笑。

“妈妈也是来看望……”

没等节子说完，珠乃便皱起了眉头。

“不害臊。什么妈妈，快闭嘴！”

她压低嗓音，以厌恶的口吻说。

“多见子生孩子了。是个男孩。”

多见子是矶村诚一郎的妻子。

“是呀，太好了。那，我也去……”

节子欢欣雀跃似地说着就要往电梯方向跑。

“不行！”

珠乃严厉的声音叫住了她。

“你和矶村家已经没任何关系了。我们不希望你来看望。今天正好碰着你了，我有话要对你说。跟我来。”

珠乃说着，也不等节子回答就先走出了医院大门。

外边太阳已经偏西，微弱的余晖已开始映射在街道上。

来到道玄坂附近，珠乃自作主张，推开了就近的一家咖啡馆的玻璃门。

“恭喜您。家里人不知有多高兴呢。”

珠乃坐定后，节子象终于找到了说话机会似地道喜说。她在对面的椅子上客气地欠身坐下来。

“那倒是。安雄出了那种事，现在连尸首还没找到，家里死气沉沉。这个时候负有传宗接代重任的孩子降生，给我们带来了多日不见的光明。”

珠乃也不管节子是否喜好，向服务员订了两杯柠檬水。然后以冷冰冰的目光藐视着过去的儿媳妇。

“节子，你现在不是我们家的人了，干什么我们也不想挑剔。但是因为和矶村家断了缘分，就随意践踏我们的感情，我们可不能容忍。做事也得有个分寸。”

“啊？怎么回事……”

节子反问道。心里不免有些紧张。

她以为珠乃了解了诚一郎所谓工作的内幕。为这遭受非难也合情合理。

“别装蒜啦。人家都说你现在和秋山住在一起呢！”

“是的，我在给他当秘书。”

“名目还不有的是。住一起是事实吧？”

“是的。”

节子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珠乃的眼神，点头道。

“你这人脸皮真厚。一点节操也没有，连家畜都不如。”

珠乃紧锁眉头愤愤地说。

“你听着。安雄等于是作了他的替死鬼。夸张点说，他是我们的仇敌。再怎么说你也曾一度作过安雄的妻子。可是，没等尸首找到，你就去和秋山一起过。狗也做不出这等事。难道说这还不算践踏我们的感情吗？”

节子无可奈何，默默不语，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这种场合，解释只能被当作辩解，秋山和她的关系也将被看作不现实的拙劣的谎言。只好以沉默代替回答，任凭对方去随意猜想。

可是，珠乃却误认为节子厚颜无耻，破罐子破摔。她气得脸色发白。对方是个出身、修养均与自己相差悬殊的最下贱的女人，不值得当作同等人对待。要不是这种自负心制止住她的冲动，珠乃一定会打节子一个嘴巴的。

“至少请你不要往安雄脸上抹黑。看来你是不想悔过了？”

“您想叫我怎么办呢？”

节子不露声色，心平气和地问道。

“这还用问……。别的姑且不说，请你离开秋山。”

“这不行。”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需要我。”

“不要脸。亏你说得出口……”

珠乃使劲摇头，恨不得要把耳朵堵上似的。

“你已经从心里烂透了。跟你说话都受污染。”

珠乃咬牙切齿地说完，抓起帐单站起身。她把零钱往收款处一放，气势汹汹地向玻璃门外走去。节子从椅子上站起，一直目送着她离去。然后，又坐了下来。

秋山需要自己这句话，珠乃大概是从肉体的意义上去理解了。这也毫无办法。节子心想，她清楚，修介人生的终结已近在咫尺，他需要自己。这种需要的意义是深刻、重大的。但具体是什么？连节子本身也只有一种含混不清的预感。她不可能对任何人解释明白。

节子无意识地向窗外望去。

夜幕低垂的街市到处闪烁着光亮。

在关口台，修介盼望她回去的孤寂身影在她的心中闪现。就象鸟妈妈惦记着留在窝里的小鸟似的。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使她脸上现出了微笑。

柠檬水杯中的冰块已经融化，变温了。节子喝了一口后站起身，匆忙走出了咖啡馆。

正当下班交通高峰，车站附近挤满了人。她穿过人群，急匆匆向售票处走去。

等急了吧？我这就回去了。她在心中象唱歌似地对修介反复念叨着。

12. 冰　川

这一天，夜里下起的雨一直持续到临近中午时分，下午开始放晴，闷热，闲呆着都出汗。

傍晚，修介和节子以及为他俩送行的杉江提早来到成田机场，办完了出境手续。他们将乘坐北路飞往巴黎的班机，距18:30的起飞时间还有近一个小时。

节子出人意料地显示出办事的才能，各种手续、大小杂事均由她一人包揽，干净利落。修介和杉江只坐在大厅沙发上等候就行了。

杉江说她明天起就去涩谷的医院帮助护理六郎。六郎的母亲已从乡下赶来，需要帮忙时，响子会主动来叫的。修介这样劝阻她，但她还是执意要去。

在杉江看来，响子的身子比六郎更要紧。修介看得出她的心思，内心苦笑，只好由她去。

杉江对修介的欧洲之行反倒非常赞同。她以为修介在事业上破了产，与其闷在关口台狭小的公寓里，不如出外走走，散散心。通过一段共同的生活，她了解了节子，有节子陪同，修介身边的事就用不着操心。只不过听人说外国水质不好，这是唯一叫她挂心的事。

节子很快办完了所有的手续，身边只留下一个挎包，里面装着急救药品，是事先听取桧垣大夫的意见准备好的。当她回到大厅时，杉江还在象对待外出野游的孩子似地跟修介反复叮嘱要注意饮食。

“什么时候回来？”

杉江的提问使修介话语吞吐，一时回答不出。能否回得来，他心里也没有底。

“这个……。出去一趟不容易，说不定还想逛逛巴黎，看看吧，到时再说。”

他漫不经心地说。

过不多会儿，广播说飞机正点起飞，乘客们开始由大厅向专用候机室移动。修介和节子也从沙发上站起身来。

这时，胸前抱一束花的竹井明一边擦额角上的汗水一边跑了过来。他最近由大阪分店经理晋升为专务董事，刚刚回到东京。

“对不起，来迟了……。道上费了不少时间。”

竹井把花束交给节子，松了一口气。他满面春风，说是代表三彩堂赶来为修介送行。

节子无所顾忌，高兴地道谢，接过花束。修介却感到几分困惑。

竹井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代表三彩堂，那么给节子献花也一定是堀江的安排。这到底应该怎样领会呢？他一时琢磨不透。但很快他就将其理解为堀江真挚的善意，于是欣然地道谢说：

“谢谢你专程来送行。”

“在日内瓦已经给您定好了沃里巴居宾馆，开张典礼后的酒会也将在那儿举行。”

这是堀江让竹井转达的。

连宾馆都给安排好了，这出乎修介的意外。

“堀江什么时候到？”

“听说要先去巴黎签署与宝华耶合作的协定，抵达日内瓦恐怕得在典礼的前一天或者当天早上。”

“那就在那边等他吧。我们也将在安科雷季歇息两三天……”

“抵达日内瓦的时间明确后请跟守口联系。他说要到机场去接你们。”

“让你们费心了。”

说着，修介与竹井握手，节子和杉江告别。

修介自从上次发作以来就离不开拐杖，节子自然地搀扶着他的左胳膊。走起路来的姿势一定会给竹井等留下极其虚弱的印象吧。修介面带苦笑，想到这里，有意识尽量挺直了腰板。

飞机内几乎满员，大部分是几个团体的旅客，前边的特等舱里除修介他们外只有两三对乘客。

不多会儿，飞机飞离跑道，开始上升。随着飞机高度的不断增高，陆地的黑暗渐渐淡薄，云间依然明亮。

“尽量睡吧。抵达安科雷季仍是今天早晨。”

吃罢飞机上供给的饭后，修介对节子说。但第一次乘坐飞机的节子还是显得有几分兴奋。她忽而被团体旅客的喧哗吸引，忽而又眺望窗外的云海，根本顾不上睡觉。

修介也比平日多喝了一点白兰地，戴上空中小姐发给的眼罩，背靠在座椅上也久久没能入睡。

“怎么样？飞天的感觉……”

他把眼罩推到额头上，点着了一支烟。

“这么重的家伙居然能浮在空中，总觉得不稳妥，好象掉下去也不足为怪。”

“害怕吗？”

“不。”

节子笑着轻轻摇摇头。

“不过，有点冒险的感觉。安雄那时，在坠落之前，看冰雪节归来的旅行团也一定这样热闹。”

修介默不做声地看着指间萦绕的烟雾。

矶村安雄的记忆今后也将在她的心目中与过去诸多的痛苦一样存在下去。这是自然的，不可磨灭的。

但也不是说不忘记过去就无法迎接未来。人的心胸并不这么狭窄。

他气息奄奄还产生了去日内瓦的念头固然是为了亲眼看看三彩堂第一次打入世界的壮举，但更重要的是要把节子托付给守口吉郎。这是他暗自的心愿。

节子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他不知道。守口在了解了她的过去之后仍不变心也不大可能。但即使一事无成，他也要为节子创造一次机会。

对这机会是放弃还是抓住，这要由两人自己做主。修介只能把一线希望寄托在守口身上，但愿他对节子的爱情是真诚的，同时也暗暗地期待着节子向未来展开胸怀。他相信要使节子从背负的过去历史的十字架中解放出来，这至少将是一次稀有的转机。

客机在广阔无垠的云海中，由黄昏飞向黎明。

经过约 8 小时的飞行，于次日早晨 7 点抵达安科雷季。

飞机要在这里停留一个来小时，乘客们纷纷来到机场候机室。几乎没有人在此下飞机。

办完入境手续，修介在机场门口等了一会儿，节子推着行李车走了过来。

“去库克宾馆。”

叫来出租汽车，由中年司机帮着装好行李后，节子对司机说。那宾馆是提前订好的。虽然语言不通，但她机敏的办事能力使她成为修介所放心的随员。

秋高气爽，万里无云。早晨的空气清新得出奇，令人感到有几分凉意。一反东京混浊的闷热，这里是一派真正的秋天景色。

修介立起风衣领，坐在后车座上观赏着窗外向后奔跑的风景。

一望无际的大自然，过着安逸生活的人们。建筑物稀少，没有突出的高层楼房。

修介似乎对这里的土地并不陌生，有些象他少年时代熟悉的札幌，他仿佛回到了五十年前的故乡。

"有点象回到了北海道……"

节子也好象有同样感觉。

"很久以前的。"

他眼望叶子泛黄的白桦林点头说。

"空气真新鲜呵。"

她闭上眼睛，挺了挺胸脯。

大自然与人们安逸生活的和谐进入市区后也没有变换。

宾馆靠近以同名探险家命名的库克湾，在宽广的市中心。

二人住进了四楼相对的两个房间。

洗过脸，二人下到一楼叫作"鲸鱼尾"的北欧式餐厅。这里坐满了人。眼下正是狩猎季节，大部分都是来自美国本土的猎人。

修介和节子虽然只要了简单的早餐，但端上桌来的饭菜却多得使他们无法吃下。咖啡也是使用特大杯，而且稍一不留神就有女服务员给不断往里添加。

"到底还是阿拉斯加呀。无论什么都大方，有气派。"

修介苦笑着说。

"吃了饭，到街里走走吧？"

"您不累吗？"

"不累。"

他铺开从服务台要来的地图。

"这附近也有冰川。波蒂奇冰川，离这儿九十公里……。去看看吧？"

"门登豪冰川离这儿远吗？"

节子问。

"那条有名的冰川大概是在朱诺，不在这儿。你挺知道嘛。是从

矶村那里听来的？”

“是的。他说当学生时，随井冈老师来考察过，经常跟我提起。好象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她声音有些激动。

阿拉斯加是冰川的宝库，可以说是专门从事冰雪学研究的矶村的世界。对于节子，这里有许多东西能够勾引起她对他的思念。

不能硬行切断她的这一思念。修介心想。她在见守口之前尽情地沉浸在矶村的世界里反倒好。待到那个世界破灭时，她会自己从里面爬出来的。

“波蒂奇虽比不上门登豪，但也是一条前端有一千来米宽的大冰川，值得一看。咱们去吧。”

修介在帐单上签了字，站起身。

让服务员给叫辆出租车，回到房间，披上风衣下来时，车已经等在大门口了。司机是一个阿拉斯加印第安青年。

汽车很快穿过市区，沿一条深深切入内陆的海湾行驶。历史上库克船长曾一度把这一海湾误认为是通往大西洋的水路。对岸山顶被冰雪覆盖着的基奈山脉连绵起伏。

进入印第安公路后不久，便可眺望到对岸山脊上出现的无数条悬垂的冰川。真不愧是冰川的国度。

不久，汽车来到了一个细长湖泊的颈部。湖两侧是基奈和楚科奇山峰。它是波蒂奇冰川形成的湖泊，湖对岸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冰川。

修介和节子下了车，站在湖岸边。

陡峭的山峰披着皑皑白雪，山谷间，流出一条白晃晃的冰川，注入湖里。这景色使两人看呆了。落入湖中的舌头状冰壁上带有无数道裂缝。冰川每日平均流入十五厘米，受排挤的湖面冰块高高地拱起，形成了几个小冰岛。苍白而清新的美景不由得使修介联想起身旁节子的眼睛。

“真美啊。我好象明白了他为什么迷上了冰川。”

节子凝望着舌尖状冰壁，低声叹息道。

修介知道她是在说矶村，随手掏出一支香烟，叼在嘴里。

就在这时，突然一种钝麻的感觉在脑部扩展，眼前的小冰岛、冰川前端以及冰裂缝，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多层次重影。既不头痛也不呕吐，但复视现象却相当严重。

他叼着没点火的香烟，用力握住拐杖，使劲闭上了眼睛。

“怎么啦？您身体不舒服？”

节子发觉后，轻轻扶着他的胳膊，察看他的脸色。

“不，没什么。”

修介仍然闭着眼睛，作出笑容。

“到那边歇一会儿吧。”

前边右侧有一栋带瞭望台的白色建筑物。

节子从车中拿过药包背在肩上，搀扶着修介向那座观览中心慢慢走去。

观览中心一楼是土特产卖场和快餐馆，二楼是波蒂奇冰川资料馆，三楼是瞭望台。

修介在窗边的椅子上坐定后，把节子给他的镇静片吃了下去。尽管他知道这不起作用，但他并不想违抗节子的心意。反之，服从她本身就可以使他心神镇静，情绪稳定。

“里边有沙发，躺一会儿可能更好。”

只是复视和轻微的目眩，通常伴随而来的头疼、呕吐不会再袭来了。以往的经验告诉他这次发作就到此为止了。

但他还是照节子说的，在她的搀扶下，挪到墙边一张红合成革的沙发上躺了下来。

阿拉斯加印第安人司机来到节子身边，比比划划地跟她说了什么。她笑了，摇摇头说：

“我英语不行，听不懂他说的。”

司机指指窗外的冰川，然后又指向楼上，说了什么。

修介明白了他的意思，插嘴说：

“他好象在劝你去瞭望台。你去看看吧。”

“您能行吗？”

“不用担心。只不过看东西有点模糊。头不疼，目不眩，不象是

以往的发作，马上就会好的。”

他点燃一支烟，敦促节子上楼去。

他看着重叠的周围世界，就象小孩子玩弄镜片似地给他带来了一点乐趣。自己距生命的终点越来越近了。恐怕不会活着回日本的预感在逐渐增强。在非现实的重影世界中他甚至把这当成了微弱的光明。

修介将视线向窗外移去，用重影的目光眺望着冰川、湖泊以及漂浮在湖面上的冰块。

象是起风了，碧蓝的湖面泛出涟漪。突然湖面响起了水声。

原来是一块浮冰的水下水面两部分失去平衡在缓慢地翻跟斗。

冰块足有小岛子那样大小。湖面上顿时掀越波涛，向岸边汹涌。继而，那冰块刚才还隐在水中的部分崭露出头角，在波浪中微微抖动着沉重的身躯。

他凝望着冰块的新姿，想到这情景和自己为小小的脑肿瘤而神魂颠倒的处境相仿佛。但他内心深处马上响起了否定的呼声。

我没有产生那么大的波动。不仅如此，甚至和以前的自己几乎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多少有点慌神而已。我这人对生命的反应如此迟钝。

修介苦笑着闭上了眼睛。

节子和司机一起从螺旋形楼梯走下来了。

她用所知的一点英语单词，借助手势，司机也极力以姿势助说话，两人兴高采烈地交谈着。

“真壮观。上边有望远镜，放入硬币就能看见。冰川上游一下子看得这么近。”

说着用手掌在眼前比划了一下。声音还带着几分激动。她叫住要回车里去的司机，劝其在自己旁边坐下。

“你也喝点什么吧。咖啡？果汁？”

节子问。对方是外国人，但她好象并不介意，极其自然地用日语说。司机却似乎理解了她的意思。

他比白人客气，犹豫了一会儿，壮着胆子在节子旁边坐下，低声说：

“咖啡。”

“冰上满是黑色的横道道。我以为是什么呢，原来全都是裂缝，听说有的甚至二百来米深。”

修介仍然模糊的眼里含着微笑，向她点了点头。

据井冈写的《阿拉斯加冰川之行》一书中记载，他们在抵达目的地门登豪之前，为了让年轻队员们适应冰雪，先到了波蒂奇冰川。因此，矶村安雄也一定在这冰上站过。

这些节子大概也都听矶村说过。修介心想。

面对着留有矶村足迹的冰川，她有何感受？又想了些什么？修介均不得而知。

踏着安雄的足迹，实地接触一下他所迷恋的冰川，她的心会进一步被拉回到过去？还是以此为跳板，准备踏上未来的旅程？修介也不清楚。这是应该由她自己做主的事情。

矶村安雄曾经给节子的过去带来过短暂而微弱的光明。修介认为在节子去见守口之前，有必要让她再一次回顾那段历史。自己能为节子做到的也只有这一点点。

“冰川的确富有魅力。井冈、矶村等冰雪学专家姑且不论，即使与学问无关的人也有充当她的俘虏的。”

修介说。他想起井冈书中的一个片断。

“一个随同井冈他们前往考察的摄影师后来着了魔，周游世界，专拍冰川。结果在安第斯山脉的冰川上掉入裂缝死了。尸体现在还原样保留在有几千年历史的冰窟中。”

“是么……。这么说，那人的尸体将一直原样保存在冰窟中，直到几百年、几千年以后，那段冰也被推到冰川的前端，落入湖中为止喽。”

“是的。和矶村恰好相反。”

修介有意提及了安雄的死。

“有人以为这极其浪漫，可我却觉得十分恐怖。死者几百年，几千年保持原样，这是极不自然的。”

“是呵……”

节子微微偏着脖子，眼中露出一丝微笑。

“不过，就大自然的推移、变迁而论，几百年、几千年可以说等同于一瞬间。结果都是一样的。”

修介感到她那双凝视着他的眼中的微笑无上温柔，同时又无比冷漠。

的确是这样。他也有同感。象矶村那样找不到尸体也好，象那个摄影师那样始终保持三十几岁的姿容在冰里呆上几个世纪已罢，死终归是死。

也许矶村安雄的事已经在她的心目中了结了。这与对故人爱情的深浅无关，死本身就是这么一回事。

当修介死时，她也许悲伤一时，但不会过度地感伤、不必要地动情，她一定会把死当成和生一样的自然现象来承受的。

想到这些，他不禁得到了某种慰藉。

“已经好了……。咱们该走了。”

修介拾起旁边的拐杖，站起身来。实际上，复视现象仍在持续。

节子没有叮问他是否真的好了。她迅速站起，毫无顾忌地挽住了他的左胳膊。

那动作非常自然，不象是在搀扶修介。旁人见了一定会以为是女儿或者年轻的妻子偎依着自己的父亲或者丈夫。

“要看我们的坟茔吗？”

汽车驶出后，司机这样问道。他指的是阿拉斯加印第安人墓地。

“他说看不看印第安人的墓地。”

修介解释说。

那墓地排满了纸壳箱大小的小房子式坟墓，宾馆的参观点指南上也有带照片的介绍，对于来自美国本土的游客是必到之地。而在司机看来，同族的墓地随便被人观望，一定不是什么高兴的事。

“不，请直接开回宾馆。”

节子说。她照例除“不”和“宾馆”二词外都是用日语说的。

她对任何人的墓地都不感兴趣。另外虽然嘴上没说，但她看得出修介的身体并没有完全恢复。

“对我们来说怎样都无所谓，但如果一八六八年俄国不把这块土地卖给美国，现在的历史恐怕得重写了。俄罗斯人也真慷慨，仅以七百二十万美元的售价就把整个阿拉斯加卖掉了。”

一听说不用转墓地，司机明显地变得饶舌起来。他说这里大多数人如今仍信俄罗斯正教。

回到宾馆后，修介的视力仍没恢复正常，就好象戴着一副花镜似的。后脑勺的钝痛也没消失。

这可不是好的征兆。

他苦笑着想。

晚上，他们在墙上挂有宽刃海盗剑的挪威式粗犷的餐厅吃着味道平淡的鱼，要靠白葡萄酒才能将其咽下。

“明天去门登豪吧？”

修介饶有兴致地说。

餐厅天花板上的照明没有点亮，只有各餐桌上的台灯放出昏暗的红光。节子诧异地抬起了头。在阴影的衬托下，她那多层次的白蒙蒙的轮廓映入修介模糊的眼帘。

他在半无意识地享受着视力的捉弄。

“到朱诺乘飞机要两个小时。时差也是两小时。刚才我在服务台订好了阿拉斯加航空的机票。”

节子用一种惊奇的、年轻母亲呵责调皮孩子似的目光故意瞪了修介一眼。

“我看还是在这儿再休息一两天吧。您这样的身体离开日本，是为了亲眼看三彩堂第一家海外分店开张。我们不是来游山逛水的，是吧？难道说是为了让我看冰川来的吗？”

“既然来到了冰川王国阿拉斯加，至少门登豪不能放过。在瞻仰勃郎峰之前，应该先向门登豪致敬嘛。反正两个来小时就到了……”

说到这里，修介哽咽住了。

突然有两三下针扎似的疼痛由脑勺向脑门掠过。他禁不住闭上眼睛，紧紧把住桌边，屏住呼息，强按捺住呻吟。

“您好象是在带领我踏着矶村的足迹，为的是让我重新认识他的

死。如果这样，是为我？为您？还是为我们？”

他慢慢睁开眼，视线与她那淡蓝色、洁净的眼睛相遇，他勉强作出微笑，轻轻摇摇头。

“没那么多意图。不过，对于矶村在你心中能否复活也不是没有兴趣。”

“那将会使您失望的。”

她笑吟吟地说着又拿起了刀叉。

“今后我对他的记忆也不可能磨灭，但死去的人终归是死去了。”

说着，她冷丁放下餐叉，从正面凝视着修介。

“秋山先生，我早先跟您说过……”

“什么？”

“如果您需要的话，我随时可以陪伴在您身边。”

修介看着她那充满温情的眼睛。

不言而喻，她指的是肉体关系。修介思忖，她兴许以为残留她心中的矶村的记忆妨碍了他与她的深一步交往。

“谢谢。”

他把手掌轻轻放在节子的手上，对她笑了笑。他没做辩解。

第二天，两人乘坐临近中午的班机飞向朱诺。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飞机的内部装饰具有简朴的俄罗斯风格。三个空中小姐中有两个是美国的金发姑娘，另一个是阿拉伯姑娘，黑发高高卷起，穿着衣领、袖口均带绣花图案的俄式衬衫，脸盘儿有点象节子。

飞机中途在锡特卡停留。

这里的飞机场十分简陋，右边是浪涛汹涌的大海，砂滩连着跑道。算不上城镇的一小片低矮的房屋参差不齐地排列在左边稍远的地方。

然而这里却有一家和日本合办的造纸厂，侨居着不少日本人。

“那边能看见锡特卡富士山。”

一个空中小姐指着一座与富士山相象的、不很高的山说。

修介的复视现象虽然有所减轻，却还在折磨着他。象戴了一只铅

碗似的头沉感也没有解除。如此长时间的异常感觉是以前罕见的。过多地介意也没用，他极力想把它抛在脑后。

先前就听说朱诺是个多雨的地方。快要抵达时就已经下起了小雨。

飞机在一个偏僻的小机场降落，天气阴沉沉的，景色灰暗、单调。左方能看见一条冰川，看样子，那就是门登豪。其它就什么也看不清了。

朱诺虽是阿拉斯加的州府，但市区却象穷乡僻壤，要不是前边有个小小的渔港，甚至会令人产生迷入战前的箱根山中的错觉。

走出有名无实的机场楼，对面是一望无际、巍峨连绵的山脉，眼前是条连结机场与市区的公路，人称冰川公路。

打听出租汽车司机，得知门登豪冰川就在机场附近，乘车用不上二十分钟。

下着小雨，四下阴暗。原计划明日前去游览。既然这样近，两人临时决定先去看一眼。

汽车驶离冰川公路，直接进入了左侧沿门登豪峡谷的道路。

如司机所说，没驶出二十分钟，夹在山峰间的苍茫湖泊便展现在眼前。那是门登豪冰川湖。湖泊尽头是一堵高约三百米的冰壁。那是门登豪冰川的前端。宽二公里，从冰川源流至前端的距离有三十余公里。

门登豪冰川是从山脉背后朱诺冰原流出的数条大冰川中的一条，气势磅礴，不愧为冰川之王。

修介立起风衣领，借助节子和拐杖的支撑，走到了湖岸边。他不禁被几千年堆积而成的冰川的雄姿所倾倒。对比之下，昨天看过的波蒂奇冰川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要是能爬上去，一定更妙……”

他仰望着二公里宽的冰壁，又一次想起了井冈书中的片断，低语道。

节子好象也被眼前蛋青色的冰壁吸引住，一时顾不上说话。

“明天想租条船到冰壁近前去看看。”

站在身旁的司机听了修介的打算后歪着头说：

“嗯……。这种天气可不好说。”

通常可以租用轻型小飞机在冰川上盘旋鸟瞰，也可以坐游览船在湖面上游览。但雨后或者气温上升时，冰川排挤前端的压力增强，冰壁有崩塌的危险。因此，每当这种场合，船就不出航。

据说有一次船正在湖面航行时，冰壁崩塌，气浪将一名游客掀进了湖里。

九月的阿拉斯加气温的确有些高。除修介他们外没有其他游客。

“在这儿站着都有点害怕。”

节子自语道。

她似乎被冰川的气势吓住了，与昨天观赏波蒂奇时的印象截然相反。

雨下大了，白绢丝一样的雨柱在周围掀起雾霭。他被节子搀扶着回到了车中。

汽车折回峡谷，再次来到机场前，驶入了冰川公路。

公路左侧朱诺山脉紧逼不舍，右侧海湾里停泊着数不尽的渔船和游艇，船舷相连，鳞次栉比，连海水的颜色都被盖住了。

修介预约的旅馆在居民区，以俄国占领时期最后一任总督巴拉诺夫的名字命名。

居民区只有靠山根的几家小商店。旅馆对面是这座城镇唯一的一家小电影院，门前贴着十年前的旧西部片广告已被雨水淋湿，偶尔有几个爱斯基摩人夫妇、孩子从那门前走过。

旅馆房间的窗户面对山崖，只有山间涌出的泉水形成几条细小的瀑布流淌着，没有一点值得观望的景物。

修介在浴室洗了淋浴后，换了身衣服，吩咐服务员送来了白兰地。

复视依然持续着，沉闷的头疼也不见减缓。喝一点酒兴许能舒服些。

房间里连个沙发也没有。

他不舒适地坐在窄小的木椅上，喝了口白兰地，点着了香烟。

雨在无声地下着。几乎不见青绿的山岩湿漉漉地发出黑光。

自己这样的身体能抵达日内瓦吗？

他看着几条细小的瀑布，忽然产生了这样的疑虑，他轻轻摇了摇头。

大概还是由于旅途劳累，体衰明显地加重了。

他想尽量瞒着节子，却又力不从心。

在把节子带到日内瓦，交给守口之前，说什么也得坚持活下去。

他眼盯着指间的烟雾思忖着。

至于移交给守口以后将发生什么情况，他心中也没有数。

守口对节子的爱是否深切、真挚？节子能否接受他的爱？这些都还是未知数。想看到结局，但没有信心，自己恐怕活不到那时了。

但是，那里有节子的再生机会，说什么也要把她带到那机会的门口，一定要坚持。

想到这里，修介察觉了自己的心理变化，将拿起的白兰地酒杯又放回到桌子上。

他原先是要向节子寻求余生的慰藉，想通过她在死时看到晚霞。可是，不知不觉间却忘却了自己，只祈求她的再生，并要为此倾注自己残存的生命的最后一滴。

迄今在他的记忆中，从没有忘我地为他人谋过幸福。无疑，这回是他六十五年生涯的头一遭。而且由此他每日过得充实而有意义，心神也得到了安宁。

这究竟为什么呢？连我自己也不可思议。

修介扪心自问着，手伸向酒杯。消瘦的脸颊上露出了下意识的微笑。

响起了敲门声。头发高高梳起、化了淡妆的节子走了进来。

“您累了吧？”

她迈动轻盈的步子，发出衣裳磨擦的声响，慢慢坐到坚硬的木椅上，以清湛的目光看着修介。

“不，不累。我看你也喝点什么吧……”

“不，一会儿吃饭时喝点葡萄酒就行了。”

她微笑着向窗外看去。

"我的房间对着街面，您这儿却好象在山里似的。"

"朱诺冰原的入口，也确实是山里。可未免有些过于荒凉，简直看不出是州府。"

"不过，我倒喜欢这样的地方。悠闲清静。"

接着又说：

"刚才给响子和阿杉婆写了信。"

说着从窗外收回了视线。

"离开东京不是才两天么？"

"可阿杉婆要我随时将您的身体状况向她报告。"

"她就这个操心的命。"

修介想起好操心的杉江，苦笑了。

"看来，明天船和小飞机都坐不成了……。下去吃饭吧？"

他看了看窗外的雨，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节子从床上拿起他的外衣，转到他身后。

他在系钮扣时为了不让节子看出自己脚跟不稳，有意挺直了腰板。却还是不得不抓住节子的手。

下到一楼，餐厅满座，大厅也十分拥挤。除修介他们外，几乎没有住客，如此热闹的情景不禁使两人感到意外。

好象都是当地人，大多数是渔民和船员。红光满面的男人们系着俗气的花哨领带，肥胖女人们穿着也花枝招展。餐厅里人声鼎沸，一片嘈杂。

小小的城镇里没有其它社交场所和娱乐活动，偶尔来旅馆餐厅吃吃喝喝似乎是他们的唯一乐趣。

修介吩咐服务员有空座位即来通知，然后回到大厅，和节子并排坐在靠墙的沙发上等候。

周围也有站着说话的男男女女，不时地向他俩投来好奇的目光。其中有个人终于忍不住，用珍藏的日语打招呼说："你们好。"他说以前当海军时在横须贺呆过。

得知两人来自东京，他喜出望外，说横滨东京都去过。说他是当

地被称作"空中客车"的观光小飞机的驾驶员。并告诉修介今天这样天气，观光船和小飞机都不出动。

这城镇西部有个湖，湖岸山上有座俄罗斯正教的旧教堂，不如上那里去看看。他象乡下人似地热情劝道。但由于双方语言都不很通，交谈没再进行下去。

其间，节子一直透过玻璃门向外凝望。

雨点打在门上，门外有七、八个爱斯基摩孩子聚在一起，还有两三个和日本人相象的扁平脸的大人。按此地的规定，爱斯基摩人是不得进入旅馆的。

他们在等待进出旅馆的美国人偶尔扔给的五分钱。每当白铜硬币落在地上时，他们就你争我夺地疯抢。

修介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孩子们簇拥美国兵的吉普车，拼死索取口香糖、香烟的景象。这在战败后不久的日本是屡见不鲜的。

"拒之门外，却不时地投以硬币。美国人在全世界都干着这种蠢事吗……"

节子目不忍睹地低声说。

"也有决不拾取的国民。"

他回想起战争期间在中国的经历。

这时，服务员来通知说有空位了。

修介致谢后，被节子搀扶着刚要站起身，就在这一刹那，脑内部突然炸裂似的剧烈冲击向他袭来。

糟糕！

他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妙。但他的身体已经从沙发上滑落，重重地摔在木块地板上。

神志朦胧中，他隐约听见了女人们的尖叫声。

13. 白　　夜

经过漫长，幽暗的遂道，神志终于在黑暗的底部开始蠕动了。

漆黑的夜色，凉丝丝的秋雨编织着白条纹幔布。

修介穿一件到膝盖的满是污垢的夹袄，撑一把破伞，久久地凝望着西边的天空。

四下不仅没有人烟，连棵草木也没有，象是一片空旷、荒凉的原野。

空空荡荡，万籁俱寂。他以为只有自己一人，却忽然察觉有相当多的人围在一旁，目不转睛凝视着自己。有父亲克三及其情妇，有他的母亲。还可看见被三彩堂吃掉的珠宝商人以及堀江、井冈的脸庞。此外还有几个中国男女。

而不知为什么，只有自己一人还是个七、八岁的孩子。

谁也不说话，只是用冰冷的表情注视着他。

他知道这许多人凝视着自己以后也满不在乎。只是咬紧牙关，不眨眼地凝望着西边天空。

"阿修，你看什么呢？"

母亲以平淡的语调问他。

"我，要看晚霞……"

他回答说。眼睛仍不离开昏暗的西空。

"这种天气，连船和小飞机都不出动，还提什么晚霞……"

有人以含嗤笑的粗声说道。

不，这不可能。纵然下着雨，天空也一定洒满余霞。节子姐姐会把夕阳叫回来的。

想到这里，他发现原先站在身旁的节子不见了。

他慌了神，环顾人们冰冷的视线。他的脸变了形，几乎要哭出来了。

他在心里放开喉咙呼唤着她的名字，扔掉破伞，拼命向西边奔跑。只要向西定会遇上她。她一定是为他去叫夕阳了。

于是，人们也在他两旁排成队，默默地向前走。不知怎的，两侧的行列无止境地延伸着，他总也跑不出去。原来那是人们静谧的怨恨的遂道。他惊恐地尖叫起来，边叫边继续朝前跑。不久，他就不省人事了。

节子右胳膊抱着婴儿，另一支手领着一个稍大一点的孩子。周围

男孩女孩们在欢崩乱跳。

他猜想那是阿丽思儿童之家成立了。他想靠近却挪不动步。想喊叫却出不了声。节子和孩子们谁也没发现他就站在近前。他和他们中间好象隔着一堵眼睛看不见的墙。

她和自己住在不同的世界里。对于她,自己的存在已经毫无意义。她对自己没有任何兴趣，甚至连自己的身影都看不见。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恐怖、绝望，无声地挣扎着。

步子迈不动，声音喊不出。他无谓地苦闷、挣扎着，蹲下身来。

然而，在他这样久久地凝望着节子和孩子们的过程中，他的心神渐渐平静下来了。

节子挽回了她本来的世界。已经没必要在他身旁，为他叫回夕阳了。她离开他，在与他无关的场所挽回她自己。除此而外还需要向她谋求什么呢?他在她身上寄予的仅此而已。

节子开始在青草上漫步。孩子们象涟漪一样跟着她摇摆移动。

节子和他的视线相碰，他向她挥手。

但是她好象仍然看不见他，表情无动于衷。

不知哪里传来了人声，似乎是在叫他。他回头看去，背后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声音是从黑暗中传出来的。

他两手伸向前，朝着声音的方向，在暗中摸索着往回走。

不久，隐约看见了白蒙蒙、轮廓不清的东西，似乎是人的脸庞，有点象节子。此外好象还有两三张脸。

这不可能。她在透明墙壁那边明亮的世界里，和孩子们在一起。

喊他的声音变细，远去了。混浊、倦怠的黑暗又扩展开来，他又开始在黑暗的海中漂荡了。

第三天晚上，修介终于恢复了神志。

节子瞅着他的脸。她旁边有个留白胡子，戴旧式宽边眼镜，秃顶、红脸的胖外国人难受地坐在木椅上。他膝上放着个黑皮包，看样子是医生。

“醒过来了，已经脱离危险了……”

站在节子身后的男人说。这人长得很象守口吉郎。

修介一时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他只慢慢转动眼睛，环视了一下周围，以含混的声音没有目标地问道：

“这是哪儿……”

他神志仍有一半处在虚脱状态中，张嘴还很痛苦。

“是朱诺旅馆。”

节子安抚似地回答。

按医生的指示，要来了一杯热牛奶。

“要一点一点地慢慢喝。您已经三天没吃没喝了……”

节子把羹匙送到修介嘴边说。

他这才清醒过来。

他想起了在大厅等候吃晚饭时倒下的情景以及周围女人们的尖叫声。

那位小飞机驾驶员和另外两三个男人把他抬到房间，立刻与冰川公路附近的市立医院取得了联系，但因马上移动有危险，遭到了医院的拒绝。

请来了镇上的医生，但他无从下手，根本不顶用。

“我以为这下得跟您永别了呢。都做好了思想准备。”

节子把空牛奶杯放回到床头柜上，露出了笑脸。

医生说了几句什么便站起了身。象守口的人把他送到门口后又折回来。想不到，他真的是守口吉郎。

“这不是守口吗……”

修介惊奇地说。

“怎么你在这里？”

“节子给我打电话说您叫我，我就飞来了。”

守口坐在节子旁边的木椅上，以明快的声音回答说。

“您在说胡话时几次喊：把守口叫来。所以我就往日内瓦打了电话。”

她补充说。

修介自己一点也不记得。不过，当意识到死临头时，他一定首先想到了说什么也要在咽气前把守口介绍给节子的事。

拖着这样的身体离开日本，奔向日内瓦不是为了看分店开张，而是为了在死前把她送交守口手里。如果没等抵达日内瓦就遇上了死神，那么，把守口叫到这里就是他的最后心愿。

"您不叫别人，偏叫我来，我感到很荣幸。请放心。我一定在开张前陪您赶到日内瓦。"

守口坚定地说。他以为修介的愿望是观看日内瓦分店开张。

"您和节子在一起真叫我惊讶。接电话时简直难以相信……"

"想把她介绍给你。"

修介露出衰弱的微笑，语气平淡地低声说。

守口默默地行了个礼。他丝毫没有象别人那样怀疑修介与节子的关系。只单纯地坚信修介是为自己把节子找到并领了来。对此，修介颇感欣幸。

"今天几号了？"

"九月五号。已快8点啦。"

节子回答。

他向窗外看去。

山岩上流淌着的瀑布在夜色中白亮、醒目，广阔的天空仍保持着暗灰色的微明。

"你们还没吃饭吧。不用为我担心了。快去吧。我想睡一会儿。

他说完闭上了眼睛。

"那，轮流吃，守口先生您先去吧。"

节子说。

"不，您先去吧。我还不想吃。"

"一起去吧。我已经没事了。"

修介劝说道。最后还是节子先下楼去了。

"我非常感谢您。真不知该怎样感谢您好。"

节子走出门外后，守口把椅子拉到修介枕边，郑重其事地说。

"没想到把你叫到这个地方来……"

修介目光带着微笑小声说完，盯着守口问：

“跟香西谈过了吗？”

“还没顾上呢。直到刚才，您还生死不明，更坦率一点说，不知您何时咽气。真的，医生都摇头了。”

“也真难为那个医生了。病情和治疗经过他都不知道，当然无所适从了。”

“是这样。我也是人虽然赶来了，却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反倒被节子批评了。她对我说：沉着些，在一旁慌里慌张的也不顶事。”

修介眼神微笑着，赞许似地轻轻点点头。

“看到她沉着冷静，我也稳住了情绪。节子真是个奇怪的人。就好象她的存在突然伟大、重要起来似的。”

“没有通知东京吧？”

“没有。我想通知聪一，可节子说这个时候告诉谁也无济于事。如果真的过去了，骨灰由自己带回国就是了。”

修介再一次满意地颔首。

“我是为了把香西介绍给你才要去日内瓦的。既然这样在这儿见到了，我就不用去瑞士了。你现在也一定忙得不可开交，不要管我，明天你就回去吧。”

“不，说什么我也要陪您去日内瓦。都来到这儿了，怎么能不去那边就等开张典礼了，反正我也是闲着。”

“守口……”

修介从床上伸出干瘦的、颤抖着的手。守口将其握住。

“今后的事由你和香西决定，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只能为你们祈祷。”

“嗯。”

守口用力握住修介的手，点点头。

“她有着奇妙的自我净化能力。就如同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但是要认识她的本质却需要有深切、真诚的爱。不是容易的事。好比骆驼钻针眼，难上难呐。”

“可您理解了节子。我想既然您能做到，我也不可能做不到。”

“荣幸的是我用临终的目光，即从生命的底部瞻仰了她的本质。而且仅限于理解还不够。”

他想说“重要的是相信”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忽然觉得这不象是在谈论节子，而象是信仰上帝的说教。

总之，到时候该说的节子会主动说的。届时守口如何承受，全在于他自己。别人不应从旁插嘴。就是插嘴也没用。

节子抱着花束，回到房间来了。

“这花是里根……那个小飞机驾驶员特意送您的……”

她走进卫生间，把花插在借来的花瓶里，放到了枕边的床头柜上。

由于刚刚还在谈论节子和自己的事，守口显得磨不开，象少年似地红着脸，她一进来，就匆忙去餐厅了。

节子诧异地目送他离去，但并没怎么介意。

“里根真热情。他送花束，我真是没想到。”

她一边用指尖修整着插花的形状，一边半自言自语似地说。

修介也看着花连连点头。

“满以为到日内瓦之后也许会出这种事，没想到这么早就给你添了麻烦。我痛苦挣扎了吗？样子难看吧？”

“不，一点也没有。起初您偶尔说胡话。倒下的那天晚上，您从半夜时起就象死过去似的。我甚至在想。您如果现出一点痛苦的样子，我也许会好受些。”

修介只是眼睛笑了笑。发作时的状态与前不同，他不得不意识到病情在急剧恶化。

他向窗外看去，黎明似的泛鱼肚白的天空中，雾一样的细雨依然淅沥沥地下着。据说这雨一直就没有停过。

如此天气，即使雨停了，两三天之内，观光船和小飞机也出动不了。门登豪只好放弃，等秋山醒过来后可以去看看西边的奥克湖和湖畔的俄罗斯教堂。里根曾这样对节子建议说。

“我已经用不着担心了。你就和守口一起去看看吧。反正两三天

之内还不能离开这里。”

好容易来朱诺一趟，整天要节子护理，她未免太可怜，自己也于心不忍。

节子有所思似地把壁炉上自己的手提包拿过来，打开粉盒，默默地递给他说：

“您看看，这是两三天就能恢复的面容吗？”

修介在镜子里看到的是一张陌生的死人一样的面孔，他为自己的破相多少感到惊讶，但心境却泰然自若。

“的确，这脸让人看了不大舒服……”

他象在说旁人似地嘟哝了一句，从镜子里移开视线，眼神里奇妙地带着温和而安静的微笑。

“您这样还想去日内瓦吗？”

“既然到这儿了，可能的话当然想去。怎么，不行吗？”

“我听您的。您去哪儿我都奉陪。”

“谢谢。说实话，只要你在身边，死对于我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就象枯叶从树上掉下来似的。估计我会心境坦然地把自己交给死神。在哪儿死都一样。”

“您已经几乎没有时间了。这短暂的余生您可要尽情地活好啊。”

节子以温柔的声音低声说。

她那几乎无表情的蓝而明净的双眸仿佛有着包容修介整个存在的力量。

“你有着怎样的抚慰人心的能力，恐怕你自己并不清楚。”

修介犹如在她那迷人的眼神中悠然漂游。他发出了微微的叹息声。

“瞧您说的。我是怎样的女人，您最清楚了。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力。”

她张嘴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

“好啦，该休息了。要上日内瓦，不赶紧养好病，会赶不上开张的。”

“没问题。过两三天就能走路了。”

他极其明快地又接着说：

“我做了个梦，梦见你被孩子们围着，愉快地在原野上漫步。可能是幻觉……。你怀里抱着婴儿。”

节子就象没听见，若无其事地拉上了窗帘。

守口回来了。

“为庆祝您脱险，我喝了一小杯。”

的确他的眼圈有点发红。

刚才在与修介的交谈中涉及了节子的事以后，他看见节子就发窘。所以喝酒一是为了庆祝，其次也是为了遮掩羞赧。

“你真不长眼色。让人给我也送一杯来多好。”

“好，有气魄。照这架势，马上就会恢复的。到时咱仨一块干杯。”

守口坐在枕边的木椅上安慰他说。

“哎，你还是打算离开三彩堂吗？”

“是的。已经得到了总店的谅解。估计堀江经理会带后任分店经理来的。”

“噢，是么……。那你以后有何打算？”

“回日本，做个体的珠宝生意。”

守口毫不迟疑地回答。

据他讲，珠宝商开设大店铺等顾客到来的时代已经过去。个体生意人受珠宝商的委托，直接拜访顾客，洽谈生意是此行业今后的趋势。

“即所谓的推销兜售喽？”

“是的。对有能力，有热情的人来说，这是一项很有魅力的工作。”

守口信心十足地颔首说。

这倒也不错。修介想。象守口这样有骨气的人与其受月薪束缚倒不如自己单干有前途。

他看见节子坐在窗边的椅子上，似乎对两人的谈话不感兴趣，抱着胳膊，独自一人陷入了沉思。

“明天你俩可以去看看奥克湖。”

修介对两人说。

“这要看您恢复得怎样。”

见节子不吱声，守口拘束地回答说。

修介把盖在身上的毛毯拽到肩头，轻轻闭上了眼睛。再不用自己插嘴了，让两人呆在一起，话匣子总会打开的。

第三天早上，守口和节子去奥克湖了。节子起先不想去，后经守口和修介共同劝说才勉强动身。

修介当然还不能下床。不过恢复得比较快。虽然还只能吃燕麦粥和果汁之类的食物，但每餐的食欲很好。距日内瓦分店开张仅剩下三天了。既然去就得争取赶上典礼。这无形中激励着他。

两人出去后，他小心翼翼地在床上坐起。等喘息匀称后，他拿过枕旁的拐杖，两脚慢慢下地，拄着拐杖和床头，轻轻试着站起身来。由于长时间卧床不起，他膝盖发抖，上身打晃，却好歹总算站住了。但一步也迈不动，腿好象没长在自己身上，就是不听使唤。

修介一屁股坐在床上。连一分钟也没站住。急促的呼息和轻微的目眩使他额头布满了汗珠。

他用睡衣袖擦着额头，喘着粗气，歇息了一会儿后又试了一次。

这次勉强站了起来，但还是迈不动步。站着也是靠床头和拐杖支撑，若松手即刻就得倒地。

于是修介放弃了练步的努力，坐到床上，伸手去够床头柜上的雪茄。他知道吸雪茄有害于身体，但已经顾不得这许多了。

看来，两天后身体恢复到能坐飞机去欧洲的程度是没多大希望了。

节子和守口已经相见了，没必要非得要赶上分店开张。去不去日内瓦也无所谓。他暗自对自己说。悠然地等待吧。他准备随时随地迎接死神的到来。

修介把没吸上几口的雪茄搓灭，静静地躺了下来。

该活着的时候不会让自己死，该死的时候也不会让自己活着，如此而已。

现在想来，当初听了桧垣大夫有关死的宣告后，自己那绝望、慌恐的精神状态就好象不曾有过似的。甚至连他所期待的象晚霞一样的末日也不显得重要了。

节子的事也同样。开始是向她寻求余生的精神寄托和心神平静，而不知不觉间，他忘却了自己，变得只谋求她的幸福，并为之倾注短暂的生命。从中他获得了仿佛已经处在晚霞中的感觉。真是令人奇妙的心理转变。

修介仰望着白漆的天花板，眼里露出微笑。他内心极为满足。

守口回来时已过晌午，节子进了自己房间后再没露面。

“怎么样？还好吧？”

修介问。守口现出暧昧的笑容，口吃地回答说：

“湖景幽静，美丽……”

奥克湖被橡树林环抱，形状象个研钵，底部深蓝色的湖水平稳如镜。要是在日本，早就该建起瞭望台，纪念品卖店了，而这里却仍保持着自然的景色，没有一户人家。

旧俄罗斯教堂在相当于研钵边部的高坡上，由此可鸟瞰湖景。

如今这建筑虽已不被使用，收拾得却挺干净，柱子和外墙擦得锃亮，就象新盖的一样。六角型屋脊上俄罗斯正教独特的≠型十字架在朝阳下闪着亮光。

门没有上锁，谁都可以随便入内。

“进去看看吧？”

守口随口提议道。

“嗯。”

节子点点头。

里面什么装饰也没有，只整齐地摆放着两排长凳。长凳和地板也抹得干干净净，没一点灰尘。

正面祭坛背后有扇拱型窗户，透过窗户能看见研钵型的橡树林和蓝色的湖水，景色就好象镶嵌在窗户上似的。一尊与人身一样大小的玛利亚怀抱基督的圣母子像安放在湖景窗前。

从俄国统治时代至今至少已有一百多年了，这尊旧陶制立像却无

丝毫破损，头发和衣褶上暗淡的油彩还依稀可见。

守口走到母子像前，抬头仰望。

“这像表情不错。”

他对身后的节子搭腔道。

“这种所谓的圣像往往过分夸张慈悲、柔情，反而惹人反感。可这尊却十分自然。”

听不到节子回答，守口不由得回过头去。

只见节子离得很远，一动不动地站在靠近入口的过道上。她脸色苍白，盯住圣母子像的双眼闪着痉挛的光，象是在极力遏制内心即将迸发的感情。

起初，守口以为她是基督教信徒，自己对宗教不感兴趣的话语刺伤了她。若如此，她完全可以责备自己。可是，她好象并没有听到守口说话。显然她遭受打击的直接原因不是守口的话语而是圣母子像本身。

她原以为教堂里一无所有，走进去后却看到了旧圣母子像，从而感到惊愕，好象并不是这样。而是触景生情，勾起了她心中的某种情感。

“怎么啦……”

守口回到她身旁。

节子轻轻摇摇头，默默走出了教堂。

他追出去一看，节子抓住一块用白漆写着“湖畔教堂”字样的路标，正俯视着湖水。但她的眼睛似乎对湖水、森林都视而不见。

“您不舒服吧？”

“不，没什么。”

节子低声回答。显然她是在极力克制。

“我看还是稍歇会儿吧。”

说着，守口在草地上为她铺好了手绢。

她依然不做声，但顺从地坐下了。

他也并排坐下来，无意识地望着湖水，点了一支香烟。

“我，不能看那个。”

过了一会儿，她断断续续地说。

“那个……您是说圣母子像？”

“不光圣母子像，在公园，街上一看见抱小孩的母亲我心里就难受……。我，以前杀过孩子。而且是两个……”

“啊，是这样。”

守口颔首。

大概孩子由于疾病等原因死去，从悔恨的角度，使用了“杀”这个字眼。守口对她的话是这样理解的。

“从东京出发前，秋山先生让我看了您写的信。”

这出其不意的话使他一不小心被烟呛得咳嗽起来。

“那，话就好说一些了。我就是那样想的。”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您一点儿也不知道。”

她象谈论别人似地，以淡淡的口吻说。眼睛仍盯着下边的湖面，但视若无睹。

“我没见过父亲，又被母亲遗弃，在养育院呆到十八岁。这不能说是我的责任，可以后丑恶，污浊的岁月却无疑是我的罪过。包括杀死两个孩子，我已经满身污垢，无可救药。根本没有资格接受别人的爱情。所以……”

“您等等。”

守口把刚叼在嘴里的香烟用鞋尖踩灭，将其装入烟盒，加重语气制止节子说下去。

“我不想知道您的过去。知道了我也无能为力，坦率地说，也不感兴趣。我只要您现在这样就够了。其它什么都不需要。”

“不，这只是您嘴上说的。”

节子以慰藉的口吻说。守口甚至以为她是在微笑。

“令人厌恶的事光回避是不解决问题的，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回避得了。您现在也许这样想，但天长日久，眼不肯见、耳不肯听的事，既然它是事实，不管愿意不愿意，总有一天是要摆在您面前的。了解了我的过去，还仍然对我抱有爱情，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的。首先我本身就不仅不爱，甚至不能饶恕我自己。”

“我不是上帝，不可能也不想饶恕别人。但我能够爱人。我可以等待，耐心地等待您的心胸开化。”

“好啦。咱们回旅馆吧。”

她说着站起身。这回她的眼中真的露出了柔和的微笑。

守口原计划还要游览市容，参观码头，再去海湾对岸逛街，并且借来了小汽车。但见节子已陷入沉思，不再开口，他也只好作罢。

“头一次就能这样，收获不小嘛。”

修介鼓励守口说。

“什么？”

“你的求婚呗。”

“别开玩笑了。我可是真心实意。”

守口现出不大高兴的样子。

“不是开玩笑。她的心即便解冻，恐怕所需时间也要比你想的还要长。她的罪恶意识是根深蒂固的。”

“可是，节子对您不是已经敞开胸怀了吗？”

守口的话语中带有几分忌妒。

“这个，怎么说好呢……就是说，因为我是个坏人，最近，死到临头时，才有所省悟，知道了什么是罪恶。”

“您不仅爱现在的节子，也爱过去的她吗？”

“是的，在某种意义上。不过……”

“您能够做到的，我也当然能做到。虽然我不想知道她的过去。”

“希望你能这样。过去的事不知道也可以，即使知道了，希望你也能照样爱她。我衷心地为你们祈祷。”

“估计不会让您失望的。不管花多长时间，我也一定将她的心胸打开。”

“谢谢。我想我没白领她来。如果真是这样，我也将会在余霞中死去了。”

“余霞中……。怎么回事？”

“不，没什么。这是我个人捕风捉影的幻想。”

知道了节子过去的一切之后仍旧能拥抱她的爱，这在年轻男子几

乎是不可能具备的。修介这样认为，但他还是不得不为节子祷告。”

“可节子为孩子的事，为什么那样苦恼？难道说她真的杀了不成？”

“到时她会主动跟你说的。她做过人流。”

“人流……。是人工流产吗？这点儿事何苦……”

守口瞠目结舌。

修介脑中回想起井冈的脸庞，点头说。

“男人和女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截然不同。对于她，毫无疑问是杀人。”

“即使她真的杀了孩子，我也照样，而且将更加爱她。”

守口以极其明快、坚定的口吻说。

“至于过去恋爱次数多少、异性关系怎样就更不成问题了。唯一的问题是节子是否爱我。”

他搓着手掌，露出了孩子般的笑脸。

“如果你不变心，迟早会得到她的理解。”

修介虽这样说了，心中不免还有点信不过。他难以相信男女之间的爱情会如此牢不可破。

但是，不管道路多么曲折，那将是他俩自己的事，恐怕得到他死后才能见分晓。自己不应该，也不可能介入。

节子突然站在圣母子像前所产生的那种心理波动此时似乎涌入了修介的心田。当时，由于没有丝毫精神准备，其惊愕和羞耻一定不容分说地一下子把她打倒在地了。

节子虽然不是基督教徒，但她心中一定发出悲鸣，乞求饶恕了。

然而，她如此深刻地认识自己的罪恶，反过来也证明她对失去的孩子抱有深切的爱。修介想，如果圣母了解了她的苦恼，一定会说：汝已被宽恕了。

修介甚至觉得圣母子像上玛利亚的面容是否有些象节子。他想问守口，但没敢张口。这样的问题只能使守口困惑不解。

修介在神志昏迷中梦见的节子象玛利亚一样抱着婴儿，被孩子们围在中间。他回味着，闭上了眼睛。

当守口说要洗澡，回自己房间后，修介又悄悄起床，拄着拐杖开始练习走步了。

快吃晚饭的时候，节子来到他的房间。

她上着紫红色开司米毛料西服，下穿苏格兰格呢裙子，刚洗过的头发随便高高地卷起，脸上几乎没化妆，细嫩白皙的面颊、发际却显得耀眼夺目。

“哎呀，怎么起来了……累着了可不行。”

她见修介不是躺在床上，而是拄着拐杖坐在窗边的木椅上，不由得吃了一惊。

“总躺着，身体就懒散了。今天你们不在期间，我一直练习起床、走动。”

他诙谐地笑着，又说：

“只不过吃不上可口的东西，把我累坏了。今晚我可不再吃燕麦粥了。”

“好嘛，这么任性……。不过，既然已能下床，那我批准了。”

她也笑了。

“就让餐厅给送面包和鸡蛋来，好吗？”

“再来碗汤，稍加点火腿或者香肠。”

“嗬，好胃口……。一定妥善安排，尽量满足您的要求。不过，您得回到床上来……”

说着，她搀扶修介回到床上。

“我今天在湖畔教堂里看到了圣母子像。完全没想到……”

她帮修介躺下后坐在枕边，以平静的口吻说。

“守口向你吐露真情了吧？”

修介低声问道，有意回避圣母子像的事。

“嗯。不过，我拒绝了。我告诉他，我没有资格接受他的情意……”

她好象有些过于缺乏感情，声色轻淡，眼中甚至带着微笑。

“但他目前还一点儿没动摇，坚信能用自己的爱将你全部包容。决心大着呐。”

“矶村为这也不知受过多少苦。我不想再见到别人为我受苦了。不管什么人，即使他对我的过去置若罔闻，我对自己也既不能原谅，也不能宽恕。”

“守口打算永远等下去，一直到你的心胸解冻。他是个好人。诚实，有骨气，富于活动能力。我家聪一连他半点儿都不如。”

“您就象个媒人。”

节子嘴角笑吟吟，露出了白牙齿。

“干脆您就直说让我和守口成家好啦。不过我的回答不会改变。”

她的声音中似乎带有几分讽刺。那是一种难以表达的女人的情感，就如同她所爱的人给她介绍了一个男朋友似的。修介这样猜想着，不禁陷入了轻微的困惑。

守口穿着深蓝色的西服进来了。面颊、发际刮得干干净净。

“怎么样？感觉好些了吗？”

他以快活的语调问节子。

“让您受惊了。”

节子也爽快地笑着说。

两人可能都没意识到，但修介看得出一种上午所没有的和谐气氛已经开始在他俩之间产生了。

如此看来，刚才的猜想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修介觉得自己未免有些可笑。

“守口，麻烦你办理一下机票。我还是争取在十日早晨抵达日内瓦。”

修介以恢复了几分元气的声音说。

“还是要去呵？我两三天就赶回来，您在这儿安心静养几天再说吧。您看呢？”

守口征求意见似地看了看节子说。

“先生从今早起就已经练习走路了。”

节子以微笑的目光看着修介说。她言外之意是说：应该满足他的愿望。

“已经用不着担心了。下回再来次大的发作可说不上。不过这要

隔一段时间的。”

“可不要勉强呵。健康第一嘛。”

“对我来说是短暂而宝贵的时间，我要尽可能珍惜并有效地使用。”

守口现出诧异的表情，回头看节子。他不了解内情，听了修介犹如死期临近似的话语，觉得有些夸大其词，莫明其妙。

节子看着修介，默默地点了点头。

于是两人下楼去餐厅。少刻，服务员用银托盘给修介送来了晚饭。大概是节子吩咐过了，饭菜跟他要求的一模一样。

他让服务员偷偷送一杯白兰地来。

“白兰地？”

服务员叮问道。修介笑着，对他使了个眼色，点点头。服务员默默地回了他一个眼色。

好几天没吃到这样丰盛的饭菜了。他慢慢品尝着。吃完后，他靠拐杖站起身，从衣柜里找出节子藏起来的雪茄，叼上一支。然后端起白兰地酒杯，坐到了窗边的椅子上。

节子和守口正在谈什么呢？他胸中浮现出两人对面而坐的身影，脸上露出了微笑。他感到心满意足。

陡峭的山岩顶上能见到夜空，混浊的乳白色微明在扩展。夏日的白夜季节已该结束了。也许今年秋天来得迟。

他放眼微明的夜空，回想起自己此次发作不同寻常，还没来得及忍受剧烈的苦痛就一下子昏了过去。估计病情已出现晚期症状，说不定是由于已经失去了忍受痛苦的体力。如此看来，死时兴许也不会特别遭罪了。

象自己这样十恶不赦的罪人不可能舒服地死去。他已做好了苦闷挣扎中咽气的思想准备。如能象此次发作这样迎来死神，那将是意外的恩赐。

他眼含微笑，将酒杯举起，做了一个干杯的动作。

不久，节子从餐厅回来了。

她扫了一眼酒杯和雪茄烟蒂，作出一个瞪人的眼色。但什么也没

说。

“守口先生很替您担心。”

她坐在床边，观察着修介的脸色。

“他说您的病情不一般，如果再继续旅行，下去的话不知要出什么事。要是造成脑溢血可就不得了。现在您不能走动，他让我来劝劝您。”

“那你是怎么说的？”

“没法子，我就如实地对他说了。也许我不该这样？”

“不，也不是有意要瞒着谁。没关系。只不过怕别人大惊小怪，不愿谈及而已。那，守口有什么反应？”

“他沉默了一会儿后说：明白了。这会儿，他正在给安科雷季机场挂电话询问飞日内瓦的航班呢？”

“那好呵。到底爽快。不过分地多愁善感，看清了事物的本质立即行动，不磨磨蹭蹭。好样的。”

修介满意地深深点了一下头。

节子由于向守口公开了修介病情的真相，进屋时显得有些紧张，听了修介这话，不禁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笑容。

14. 落叶的和谐

九月九日夜晚，修介在节子和守口的搀扶下坐上了由安科雷季飞往巴黎的最后一班泛美航空客机。

过晌午时分他们由朱诺抵达安科雷季，在宾馆稍事休息后便坐上了夜航班机。原计划如果修介身体吃不消，就让守口一人先出发。

可是修介却安然无恙。他身体极度衰弱，面容瘦得看不出原样，体格也好象缩了一圈，单独走起路来也令人提心吊胆。但他自己似乎并不在乎。

他说只要坐上飞机，吃片镇静药就睡觉，夜航班机反倒便利。硬是不听劝阻，执意要连夜赶路。

由于是最后航班，机舱里比较空。

入座后，修介马上多吃了一点镇静片，戴上眼罩，静候睡魔的来到。节子给他盖上毛毯，为了不妨碍他休息，留出两个空位，在守口旁边坐下来。

守口不安地看着修介悄声说：

“能行吗……。恐怕还是应该再等四、五天。”

“不，我们目前所能采取的最好措施就是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节子以低沉而不含混的口吻回答。

“典礼结束后马上回东京？还是顺路去巴黎？”

“我没考虑顺路去哪儿。”

节子慢慢摇摇头，压低嗓音说。

“恐怕秋山先生没那么多气力了……”

“你这样说，就好象他要死在日内瓦似的。”

守口也悄声说着，以奇异的目光盯着节子。他觉得节子的话太冷酷。

“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那也是有可能的。”

节子无所顾忌、声音柔和地说。

“要是发生万一，我送你回东京。”

节子没有回答。

修介虽然做出了努力，但没能马上入睡。他眼睛在眼罩里忽睁忽闭，无意中听见了守口和节子的低声谈话。守口对节子的直率感到困惑，这不禁使他觉得好笑。他俩对于死的认识截然不同，以致使守口迷惑不解。

不多会儿，他进入了梦乡。体力已经耗尽，大概正是由于这样，他睡了个好觉。

醒来时，飞机是静止的。

取下眼罩，窗口映着朝阳。象是什么机场。

“醒来啦。您睡得真好。”

节子坐到他旁边的座位上，已经梳过妆的脸笑着说。

“这是哪儿？”

“伦敦。”

守口回答。

一看表，早晨六点刚过。

“您早。感觉怎样？”

守口问。

“很好。可能是因为睡足了。”

“那就好……。这儿早晨换乘不方便，准备到巴黎再去瑞士。不过来到这儿，就等于到了。”

“我没事儿。不用担心。”

“离出发还有差不多一小时，要去机场大厅等吗？”

修介环顾机舱内，果然只剩下几个乘客。

“不，我留在这儿。你们去喝杯茶吧。”

修介催促两人离去。

两人走出机舱后，修介向空中小姐要了杯咖啡。给他送来的纸杯中盛的是速成咖啡，虽不算太好喝，但总比他不喜欢的红茶强。

他点着一支雪茄，轻轻摇了两三下脖子。后脑勺仍然沉重，有麻痹感。根本不是什么“很好”的状态。

反正，用不多久无论在何地，以怎样的方式迎接死亡，自己都只能是掉进十八层地狱。他这样想着，泛出了微微的苦笑。

例如父亲克三及其情妇是否在津轻海峡跳海自杀且不论，至少可以断定他们的死不是象消失在晚霞中那样安然。

正是自己使克三以及更多的人这样死去。而如今却要祈求在余霞晖映中去世，这岂不是厚颜无耻、痴心妄想。纵然节子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拯救自己。

自从得知寿命所剩无几以来，似乎觉得自己有了许多变化，而实际上一点儿也没变，仍然固持己见，独往独来，自以为是。修介不得不这样重新认识自己。

都这时候了，却还这副嘴脸，真是不可救药。他无可奈何地想。

不久，去大厅休息的旅客纷纷回来。下去了许多，又新上来了不少去巴黎的乘客，机舱内基本保持了原来的人数。

节子和守口谈笑着回到座席上。

“您感到寂寞了吧？说是马上就起飞。”

守口边系安全带边说。

“刚才往日内瓦挂了电话。经理已于昨晚由巴黎抵达，竹井专务也同机。”

“噢，这么说还能见到竹井喽。”

修介回想起竹井抱着鲜花跑到成田为自己送行的情景，不由得咧嘴笑了。

在巴黎与宝华耶签定协议，有竹井陪同当然各方面都方便。

不一会儿，飞机在伦敦初秋朝阳的映照下向巴黎起飞了。

巴黎的早晨也是晴空万里。

抵达奥利机场后，修介这回在两人的搀扶下，走到机场大厅，在餐厅吃了简便的早餐。

腊肉炒鸡蛋、色拉小菜等都较合口味，只是甜饮料修介受不了，他自己喝了满满一大杯不加牛奶的咖啡。

“那种孩子喝的玩艺儿能有什么滋味。”

可口的早餐使修介兴致大增，他笑着开玩笑说。

“如此说来，真看不出到底谁是病人了。”

守口也笑着回敬道。然后又严肃地说：

“不过，我看您别再吸雪茄，喝咖啡了。您这身体不同于正常人。”

“今天典礼完毕后，为了让您静心养病，我想请您住院治疗一段时间。”

“别吓唬我。我心脏可不健全。”

修介挥挥手表示拒绝。

“正因为我自由自在，现在才能这样。要是住进了医院，试试看准保再就爬不起来了。要叫我多活几天，就别束缚我。是吧？香西。”

他对节子笑着问。

“嗯……。也许是吧。”

节子含着笑容，微微点点头说。

守口一时哑口无言，注视着节子的侧面。

修介本人姑且不论，连节子也将返回东京的旅程忘在脑后。这岂不等于有来无回的单程旅行吗？秋山本人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做出可能回不了东京的估计还可以理解，但节子随声附和是何道理？守口感到蹊跷、不安。

"来到巴黎，连市容也不看，真难为你了。"

修介边将没吸完的雪茄在烟灰缸上搓灭，边对节子说。

"不，没事的地方我无心去，又不是来观光旅行。"

节子目光含笑，以明快的声音说。

回去时你可以顺路好好逛逛。修介刚想这样说，却闭上了嘴。他在考虑归途时，无意中排除了自己。既然如此，节子路经哪里也好，直接回东京也好，到时均取决于她自己的心境。和他毫无关系。

不多时，广播通知飞往日内瓦的法航即将起飞。

走吧，胜利在望了。到了日内瓦，安排您在宾馆好好休息一下。"

说着，守口把住修介的胳膊，扶他站起身。

"典礼几点开始？"

"午后一点。"

"那怎么能好好休息。"

修介边笑边开始迈步。他步履艰难，连他自己也觉得不象个坐飞机旅行的人。

从奥利到日内瓦大约要一小时。

一是没时间睡，另外想睡也睡不着。空中小姐也把修介看成了特殊的重病号，忽儿用毛毯给他盖腿，忽儿又给他后脑勺垫枕头。

拒绝反倒惹麻烦，他只好听任摆布，仰躺在枕头上。

"医院我是不去。不过今天典礼完后，想去乡下呆上几天。"

"乡下……"

守口叮问道。

"比如圣莫尼，既幽静，又能看见勃朗峰。"

"那儿很近。"

"雪山也美……。虽然现在已经连宾馆楼梯也上不去了，可我二十岁以前爬遍了北海道的山。"

他忽然想起往日，脸上露出了微笑。

“是么。这可头一次听说。”

守口感到意外地说。

“圣莫尼有空中缆车，坐上去几分钟就能登上三千八百四十米的艾吉·丢·米迪高峰。勃朗峰是四千八百米，几乎等于到了山顶。”

“很遗憾，我不行。连坐高楼电梯都难受，仅仅几分钟就上那么高的山峰，更不用提了。那种车我可坐不得。只要能在远处看看我就心满意足了。”

修介笑着回头看看节子。

“既然有缆车，香西可以上去看看喽。”

“嗯……。到时再看吧。”

节子扬起脸，以并不十分感兴趣的口吻回答说。

修介的身体还不知怎样呢。现在谈论圣莫尼疗养、勃朗峰观光有何用？他如果能活到那时，怎么都好说。节子似乎这样思忖着。

修介也不得不为自己乐观的幻想而苦笑。就现在说话的瞬间，最后的发作也随时都可能袭来。尽管自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却总是以为明天、后天也照样能象今天这样活着。为什么这样？他自己也莫明其妙。

日内瓦正值多云的天气。

薄云布满天空，遮住了日照。这反倒给机场内外带来了间接照明似的柔和气氛。

办完简便的入境手续后，守口去取行李，修介和节子向通往大厅的出口走去。走廊很长。

“您在这儿稍等会儿。我去借轮椅来。”

她说着向里边跑去。不多会儿，便推一辆轮椅返回来了。

“坐轮椅多难看……”

“好嘛，那么爱面子。”

节子笑着又说：

“哪儿那么多讲究。难道您不想尽量让发作来得晚些？来吧，快坐上……”

说着，拉着修介的胳膊，将他扶坐到轮椅上，自己绕到背后慢慢推起来。

没人注意他。修介不自在地弯曲着长腿，不好意思看周围。

通过长长的走廊，向左一拐，来到了通往大厅的出口。出乎意料，堀江站在那里。

“呀，终于来了。”

堀江刚想笑脸相迎，一看轮椅和修介的脸色，不禁露出了惊异的神情。

“您身体不好……。能走动吗？”

“也并不象表面这么坏。”

修介靠节子的帮助，从轮椅上下来，脸上泛出了腼腆的笑容。

“那就好……。你也受累了。”

堀江对节子也真诚地表示了慰问。

她也从容地寒暄后，转身返还轮椅去了。

“你亲自来接，实在不敢当。”

修介不好意思地说。

“不，其实也是顺便。”

堀江笑着，语调轻松地说：

宝华耶的年轻经理也来出席我们的典礼，坐前一航班抵达。刚才由竹井送往宾馆去了。”

“那很好啊。给开张又增添了光彩。”

“除了当地的同行以外，日内瓦市长夫妇还要来参加晚宴，都是守口的功劳。”

堀江春意盎然。

这时，守口两手提着行李来到，节子提着自己的手提箱跟在后边。

“呀，经理。您来啦。”

“嗯，你也辛苦了。刚才跟秋山先生说过，宝华耶的年轻经理到了。由竹井先一步接回宾馆去了。”

“是么。那好啊。我去叫出租车。”

守口快步穿过大厅，向汽车乘车口走去。

守口把行李装好，自己坐到前排座位上。修介和堀江把节子夹在中间，三人一起坐进后排座。

车内宽敞，松缓。但修介还是怕节子感到拘谨。然而节子却丝毫不在意。

“我说秋山，聪一夫妇也到了。”

车开出后，堀江若无其事地说。修介不禁惊诧，看着对方叮问：

“聪一……”

“啊，我的后任原来是聪一呵。”

守口看着前方插嘴道。

“是的。”

堀江对守口后背点点头，又转向修介说：

“任务可能有点过重，我也考虑过。不过他本人愿意出国，和您好象也不对付，离开日本一个时期可能有好处。另外，守口坚决要辞职，刚开张的分店，经理职位又不能空着。作为条件，我提出让他跟您和好。”

“让你操心了。不过，人事还是要从全局考虑，任人唯贤。我和聪一的事只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修介说着，禁不住对堀江的盛情感到有几分困惑。

这在以前两人的交往中是无法想象的。是不是因为自己这个竞争敌手变得无足挂齿，无毒无害，从而促动了堀江的感伤之情？不止这回聪一晋升，想来，邀请自己来参加典礼也可说是过分的款待。

“您的心思我清楚，我说秋山。”

修介茫然沉思。堀江好象看透了他的心思，笑着说道：

“我自己也觉得莫明其妙。恕我直言，您是个相当凶恶的人。对于我，至少不是什么值得怀念的人。可是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是惦记着您。真是不可思议。”

“恐怕是由于你比你自己所想的要和蔼得多。”

他本来想说：“是即将永别的感伤所致吧。”这也是他的真实感受。

“别拿我开心了。这叫作人以群分，同病相怜吧。”

堀江说着，大笑起来。

没用二十分钟，汽车就进入了市区的繁华街。

堀江和守口要回商店，他们在沃里巴居宾馆大门口分手。说是到时间有车来接。

修介被带到五层楼角上的房间。屋内装饰考究，设备齐全，一间十五铺席大小的会客室，另带一间卧室，再往里是通向旁边节子房间的门。

透过宽广的窗户，日内瓦湖以及环绕湖泊的美丽、优雅的市容尽收眼底。湖中的喷泉在高空中扬起水烟。

“这房间真漂亮……”

节子站在窗边，深深吸了一口气，低声说。

“是啊，这和朱诺旅馆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修介也脱掉上衣，坐在沙发上点头说。安宁、清静的市街也称心如意。要是再能活一两年，真想在这样的地方住一住。

“堀江先生其实还是喜欢您的。”

节子眼睛带笑，看着他说。

“啊，刚才的事……。堀江大概看见我就仿佛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同病相怜叫他说着了。”

“他知道您的身体情况，一定……”

“大概知道吧。聪一会告诉他。我也含糊其辞地说过一次。所以他看我活不多久了，便对我起了怜悯心。”

修介笑着说。话语中没有丝毫的讽刺含意。

节子移开视线，沉默了片刻。继而，情绪一转，将床罩掀开。

“好吧，您稍歇会儿。还有三个小时呢。”

她说完走出了房间。

修介照节子说的，解下领带，躺到了床上。

一会儿，她的房间传来了洗淋浴的声响。

本无意睡，可却迷迷糊糊地昏睡了过去，等醒来时，只见节子站在身旁，手轻轻放在他的肩上，端详着他的脸。

身上盖着毛毯，大概是节子为他加的。

“接您的车已经来了……”

见修介疲惫不堪的样子，节子难以启齿似地说。

“已经这时候了……。原没打算睡的……”

他看看手表，起身下床，露出了难为情的笑容。

他急忙用凉水洗把脸，梳几下头，重新系好领带，很快收拾完毕。节子给他穿上外衣，把拐杖递到他的右手里，然后轻轻挽住他的左胳膊。

下楼来到大厅，已等在那里的一个法国中年司机将他俩引到停在大门口的一辆笨茨小汽车旁。车门上用罗马小字体标着三彩堂字样。

三彩堂分店离宾馆不远。

向日内瓦湖畔方向驶出三个地段穿过勃朗峰桥，在湖对岸有栋白色的七层大楼，那是世界闻名的钟表公司。分店租用了该公司大楼的整个四层，无论地角，还是建筑条件都没挑剔的。

上到四楼，正好是宾客入场的时刻，电梯口有两个年轻的日本人店员在负责接待。这两人修介以前均没有见过，大概是在当地招聘的。

“请让我看一下您的请柬……”

一个店员彬彬有礼地用怪腔怪调的日语说。

“噢，这我疏忽了，忘在宾馆里了。”

修介回答说。他确实没把请柬当回事，也记不得塞到哪里去了。

“您是哪位？”

“我叫秋山……”

“是你们公司的前任经理。”

节子以温和的责怪口吻插嘴说。

那年轻店员现出为难的神色，和自己的同事面面相觑。

这时，在里边和外国客人说话的守口发现了，急忙跑过来说：

“对不起。本来我该去接您，一时没脱开身。请，经理已等候多时了。”

跟在守口后边，走进了一间宽敞的展室。玻璃橱柜等蒙着白布，留出疏阔的间隔，整齐地摆放着。整个正面墙壁是镶有玻璃的宽大展

橱，陈列着各种日本的工艺美术品，在明亮的灯光下显得光辉夺目。

桃山时代*的服装、绘画屏风、大刀、银金嵌雕工艺品等吸引着众多的宾客。修介看见聪一和穿着和服的律子在人群中应酬。

聪一好象回头看了修介和节子一眼，他装作没看见，再也没朝这边瞅。

堀江走过来，把修介介绍给日内瓦市长夫妇。守口在一旁用流利的法语给当翻译。

三彩堂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前经理。堀江这样给修介戴高帽说。

说着话，时间已到。两扇旋转门之间拉着一条红彩带，市长夫妇并排将其剪断。场内响起一片掌声，人们举起了香槟酒。

修介站不住了，额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守口先生，没有椅子吗？”

经节子这一问，守口才有所察觉。

“怪我考虑不周。请到这边来歇息。”

说着，把修介领出会场，进了走廊对面的一间装修华丽的房间。这里摆设讲究，好象是分店的贵宾室。

“可以在长沙发上躺一下。我这就让人送饮料……”

说着，守口就要回会场。

“不，什么也不用。要是有日本茶，给我来一杯。”

修介以强作轻松的语调对守口说着，依靠在沙发上。

“看，喷泉离得这样近。”

节子站在窗边惊奇地说道。

的确，水烟就在眼前，好象伸手即可够到。房间也似乎就建在湖上。

右边是刚才坐车经过的勃朗峰桥，再往前能看到沃里巴居宾馆潇洒的建筑。

守口亲自给端来了茶水。托盘上还有一杯香槟酒，是给节子带的。

---

*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0)日本美术史上的一个时代。

“这是贵宾室吧？很漂亮的房间。”

“是的。象刚才会场那样大小的卖场还有一个。除这间宾贵室外，还有三个普通会客室，办公室、会议室，整个四层都是我们的，非常宽敞。等会儿您歇过来了，我带您参观一下。”

“不，不必了。光听听就够我累的。”

修介笑着摆摆手。

他内心感觉空旷、渺茫。

三彩堂第一家海外分店，亲眼看到它开张，照理说应该有所感慨。至少他在离开东京时是抱有某种期待来的。

然而，实际一看，他的心却无所感动。由市长夫妇亲自剪彩的破格盛典，过于豪华的店铺均引不起他的兴趣。

对于日本古代工艺美术品的陈列，他也看不惯。这要在过去，他会向堀江进一言：三彩堂不是古玩店。可是这会儿，也成了碍不着他的事，怎样都无所谓。一切都与他漠不相干。

“恕我失礼，我想这就回宾馆去……。麻烦你替我向堀江赔个不是。”

他有气无力地说着，擦了擦额角上的汗。

“知道了。回房间里休息一下可能会好些。我马上安排车。”

说着，守口出了房间。修介也站起来，向铺着松软地毯的走廊走去。

守口回来领他们乘工作人员专用的电梯来到大门口。送他们来的的那个法国司机为他们拉开了车门。

“请等一下。我已经告诉过聪一，叫他来送您。”

守口说着，焦躁地回头往大门口看。

“不必了。反正一会儿就到。”

修介毫不介意地说着关上了车门。和节子在一起，聪一是决不可能露面的。

“恭喜您。商店比想象的还要好。值得您带病前来。”

车开出后，节子郑重其事地祝贺说。

“嗯，怪事……”

他眼望车窗，半自言自语地说。

“心里觉得空荡荡的。一切都仿佛与己无关，离自己那么遥远……。难道是快要死了的原故？”

“您就把它忘掉吧。您现在不是活着吗？我觉得您把死看得过重，总是用死的有色镜看待事物。”

“也许是这样。”

他笑着说。但内心并不十分赞同这一说法。正因为只能通过死这个有色镜看待事物，自己这等人才能多少看透事情的本质。所以即使自己的眼睛上真的戴着有色镜，他也不想将它摘下。

汽车在沃里巴居宾馆门前停下时，修介发现马路对面一家餐馆门前仍搭着有些过了时的冷饮凉棚。

初秋时节，室外已有凉意，何况又近傍晚，凉棚里不见人影，钢管椅背布和遮日伞的色调使人感到凉丝丝的。

“到那歇会儿吧？你怎么样？”

“那，我去给您拿风衣。”

说着，节子进宾馆去了。

修介穿过马路，进入餐馆的前院，在一棵大树下的桌旁坐了下来。这是一棵老公孙树，有一抱来粗，泛黄的枝叶象大屋顶似地遮住了阳光。

坐在这里能看见下边的湖泊和对岸的市街。透过茂密街树的缝隙，三彩堂分店所在的钟表公司大楼也隐约可见。

一个系白围裙的高个年轻人来问他要什么。

他订了一杯不加牛奶的咖啡，然后从西服背心上袋里取出一支雪茄，叼在嘴里。但却忘记了马上点火。

他并非在想着什么。只是呆呆地望着湖面和周围的市街，茫然自失。他觉得这样很舒服。

“您在这儿呵……。多日不见了。”

忽听有人说话，抬头一看，是聪一站在身旁。他穿着风衣，衣领立起。

“是聪一呵，坐下吧。”

聪一无精打采地拉出钢管椅坐下，拿出一盒烟来。

“听说你来接任守口的职位，是吧？”

“经理说在东京和没几天活头的老爷子作对也不算能耐。哼，其实是体面的流放。”

聪一板着面孔说着，嘴里吐出一股烟。

“原以为经理是您的死对头，不知何时他变了卦，反倒教训起我来了。”

修介不吱声，伸手端起了服务员给送来的咖啡。

聪一也订了杯咖啡。

“不过，爸爸，我不会退缩的。您回东京后，不久法院就将传讯您。”

“是嘛。”

修介苦笑着，终于点着了雪茄。

宾馆服务员将风衣送来，并给他披在身上。大概节子见聪一在，便托咐给服务员了。

“您可也真瘦得不轻。听说在阿拉斯加犯了病？”

聪一不客气地打量着父亲的脸容和单薄的肩膀，象耗子似地咋了咋舌。

“这把年纪了，都是让那女人给缠得。”

“聪一，不许你这样说。只能让人觉得你卑鄙。”

“您和那女人就不卑鄙？亏您说得出。不知羞耻地还把她带到日内瓦出席开张典礼。真是病入膏肓啦。”

修介知道他这是一语双关，同时影射自己的脑肿瘤。

“既然你这样明白，还来跟我说什么。”

修介无关痛痒似地说。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死不改悔。”

聪一咧开嘴嘲笑道。

“您以为那种女人能安心忍受和您这样的老年病人在一起的生活吗？实际上她已经对守口施展手腕，守口立刻就成了她的俘虏。他们在阿拉斯加一定有过什么事了。”

“不可能。香西不是你想的那种人。守口也是条好汉。”

“您别激动。走着瞧吧。近期内会发生一次骚乱的。”

“什么也不会发生。如果他俩相爱，那不是很好嘛。”

“是很好。到时希望您别闹出什么洋相。”

“你是来干什么的？没事该回去了吧。”

修介不露声色地说。

“我当然跟您没事。是经理硬要我来见，所以才来应付差事的。”

聪一说完，一抬屁股站起来。

“近期内我要回东京一次。我们之间的事到时再了结吧。”

这就是聪一的临别赠言。他耸着肩膀，经由餐馆前院上了人行道。然后头也不回地朝湖那边走去。

这个混账！

修介在雪茄的烟雾中眯缝起眼睛。他的感情异常平静。

聪一是在耍小聪明，唱独角戏。修介反倒觉得自己的儿子太可怜。

他把零钱放在桌上，叼着雪茄站起身。拄着拐杖刚走出两三步，节子便从对面宾馆门口跑过来，扶住了他的左胳膊。

“酒会七点开始，这之前您休息一下吧。”

穿过马路，往宾馆走时，节子说道。她没提聪一的事，就象根本没看见似的。

“酒会在这个宾馆举行真好，省得动地方了。”

房间是守口给订的。就是说她间接地对守口抱有好感了。这不是坏兆头。修介想。

节子在服务台取房间钥匙时，收到了一封天蓝色航空信。

“是阿杉寄来的。”

她一看寄信人地址，顿时心花怒放。

信封上写的是节子的名字，地址的外文字母十分漂亮，大概是求响子或者谁代写的。

回到房间后，修介只脱下上衣就上了床。节子坐在窗边的沙发上，迫不及待地拆开了信。

这封信是在收到节子由安科雷季寄出的信之前写的。按原定日程只在安科雷季逗留一两天，所以直接寄到了日内瓦。

信上说鹤崎六郎下半身打上了石膏，还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但恢复得很顺利，他本人精神也好。照此下去，可能提前出院。

杉江从响子嘴里得知聪一来电话说要去日内瓦工作，于是也不顾响子阻拦，去见了聪一。大概是为了嘱咐他照顾修介。

她在聪一那里受到了何种待遇？信上没写。聪一根本不会把她放在眼里。这修介和节子都能想象得到。

聪一少爷感情如此僵化，老爷也有责任。所以见了聪一，即使有点不顺心的事，也请老爷全当是小孩子任性，保持宽宏大量的气度。自古都是人老随子的。

杉江信中这样劝戒修介。

接着又絮絮叨叨地叮嘱节子注意老爷的饮食，小心伤风感冒，若稍有异常，无论如何也要立即把老爷抬进医院。信上还说，瑞士的脑神经外科最发达。也不知是从哪儿听来的。

“好嘛，这要是告诉她在朱诺犯病，那可了不得喽。”

修介笑着说。

“那她准保马上飞来。”

节子也附和说。

“不过挺好哇。鹤崎恢复得顺利……”

“是呵。响子也快要生了。”

修介点了点头。

“好啦，我要洗个澡。你也去收拾一下吧。”

说着起身下了床。

仅洗澡、刮脸他就累得气喘吁吁，瘫靠在沙发上，足足呆了近三十分钟。

他脱下衣服正在换穿晚礼服时，节子进来，麻利地帮他穿上了。

她身着纯白的薄绢连衣裙，脚上穿一双银色的皮鞋。

这是临行前，修介强行让她订做的，以备这种场合穿。这件无任何装饰和色彩的素装她穿着非常合适。

她除了胸前的珍珠项链而外没带任何首饰。

“今晚你更美了。光彩夺目。”

平日难以启齿的赞美词禁不住脱口而出。

“啊，我真高兴。您真这样想的？”

节子眼圈泛出一点红晕，以真诚而激动的声音说：

“我真有点害怕。您知道我是怎样长大的。所以，出席这样盛大、庄重的场面……”

“没问题。要有信心。在今晚的宾客中你是最美丽的淑女。”

修介看着她的眼睛，热情地鼓励她说。他确实也是这样想的。

然后，他微笑着轻轻点头向她示意，将左胳膊弯起。节子也马上领悟，轻轻将自己的手伸进他弯起的胳膊中，仰脸看着他笑了。

当然修介无力带她起舞，实际上身体是由节子支撑着。但他这样站着还真有点象个父亲或者老情人呢。两人做了个小小的游戏。

这时，传来了敲门声。

“准备好了吗？”

守口也穿着礼服走了进来。他一见节子，顿时惊奇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太美了……。节子。非常漂亮……。”

“这话你说迟了，我已经说过了。再另外想想富有独创性的赞美词吧。”

修介笑着，轻微挤了一下眼。

“我服了。好吧，随我走吧……。今晚你是女王。”

守口兴奋地说着先一步向走廊走去。

一楼的宴会厅里摆放着三排长桌，百余名宾客已经入席。修介和节子走进去时，引起了场内轻微的骚动。人们的视线一齐集中在节子身上。

堀江旁边坐着兼作翻译的守口，再旁边是修介和节子的座位。节子虽是秘书，但因需要照顾病人，特殊安排她坐在修介身旁。

对面的主桌中间是市长夫妇和宝华耶的年轻经理。与之对面就座的有竹井专务，他正用法语应酬着。聪一和身穿花和服的律子坐末席，

距修介这桌比较远，相互均看不着。

不多时，堀江站起，以稍微紧张的声调开始致祝酒辞。守口将他的话逐句译成法语。

客人大多有夫人陪伴，场内五彩缤纷。但正如守口所说，“今晚的女王”还是要属节子。修介内心十分得意。

掌声四起。“请”，刚讲完话的堀江满面春风地催促着修介。

修介因为没注意听，一时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似乎堀江又象下午那样，对修介大加赞颂一番后让他起头干杯。

全体手持酒杯起立。无奈修介只好一手拄手杖，一手拿酒杯从座位上站起。由于事先没准备，不免有些着慌。堀江固然是出于好意，但他心力交瘁，就犹如被报幕员硬拉上舞台的演员一般。

他也不知说什么好，支支吾吾地只简短说了声“干杯……”便举起酒杯，将香槟一饮而尽。人们也随声响应。但见聪一拿着酒杯扭过脸去。旁边的律子低下了头。

别耍小性子了！

在他看来，两人的抵抗象孩子一样幼稚。他真想上前去拍他俩的肩膀大喝一声。

接着开始进餐，市长、宝华耶的年轻经理等头面人物一个接一个地起来祝酒。

每道菜都十分讲究，全是该宾馆的名菜，不可能不好吃，可修介却几乎没动筷子。平素以好胃口著称的他奇妙地丧失了食欲。

“您感觉不舒服？怎么一点儿不吃。”

节子端详着他的脸色说。

“感觉倒是不错……。也许是由于灌了满耳朵法语、德语，忽然怀念起日本的粗茶淡饭来了。”

他嘴上说着笑话，内心却在怀疑是否是发作的前兆，不免有些紧张。

“先告退回房间吧？歇会儿也许会好些。”

“不，不必担心。我自己心中有数。”

修介笑着伸手端起葡萄酒杯。到底是原产地，这里的葡萄酒十分

香甜。他就一直只集中在这酒上。

当修介感到疲倦不堪时，酒会终于结束。通往舞厅的隔门打开了。

舞厅里奏起了悠扬的乐曲。

人们离席向那里走去。

高高的顶棚上彩灯辉煌，宾馆自备的五人室内小乐队正在演奏。

人们自动将中间闪开，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地聚在一起。服务员们用推车为大家分发各自喜欢的饮料。

节子眼疾手快发现了一把放在圆型高窗旁的椅子。修介坐下后点着一支雪茄，两手搭在拐杖柄上。

节子站在他身旁。

曲子换成了华尔兹。

不通音乐的修介虽不知是什么曲目，但却听得出是一支熟悉的名曲。大概是《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要不就是《花一样的华尔兹》。他独自琢磨着。

守口陪宝华耶的年轻经理走过来，将其介绍给节子。

宝华耶的第二代经理三十岁上下的年纪，亚麻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挺漂亮，但脑袋横宽，下巴过长。

“他说想跟你跳舞。”

守口不耐烦地补充说。

“这怎么行……。我跳得不好。”

节子踌躇不肯答应。

“怕什么。跳时狠狠踩他几脚。”

守口说这话时并没有笑。

节子被年轻经理拉着走进了跳舞的人群。守口目送着他们，愤愤地说：

“那小子硬让我给他介绍。没看见他这样赖的。”

手推车过来了。修介要了杯白兰地。

“你不跳吗？”

“当然要跳。一会儿我要从那小子手里把节子夺回来。”

修介不禁笑呵呵地将白兰地酒杯端到嘴边。

“她真美，跳起舞来更是锦上添花。”

修介虽没有回答，但他觉得的确如守口所说。舞池中节子最引人注目。其他妇人包括穿和服与聪一跳着舞的律子都黯然失色，仿佛只有她那洁白的连衣裙在翩翩起舞。

她并没有专门学过跳舞，在酒馆、夜总会等动荡不定的工作中练就的舞姿看不出半点媚俗，反倒显得娴雅。这大概是由于她人品高洁。修介望着她的舞姿，不由得产生了某种感慨。

舞曲刚一停下，守口就急匆匆走过去，推开还没有松开舞伴手的年轻经理，把节子夺了下来。

又奏起了一支新曲。

修介站起，将空酒杯放在椅子上。然后拄着拐杖，慢慢离开了舞厅。

坐电梯上到五楼，吩咐在走廊遇见的服务员给送一杯白兰地，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没拉窗帘的窗户上展现出灯光晖映的喷泉和市街的夜景。

修介打开室内电灯，脱下上衣，解下领带，瘫坐在沙发上。

极度的疲倦使他头脑有些发昏。想来，自从坐夜航抵达后，又是典礼，又是酒宴，其间连一点象样的东西也没吃，不累才怪呢。

服务员用银托盘给他送来了白兰地。

修介眼前浮现出和守口跳着舞的节子的身影，为表示祝福，将酒杯齐眉举起。

想到他俩今后将要踏上曲折的征程，修介不禁产生了怜悯之情。为了节子和守口，他希望时间就此停止。

自己已经亲眼看过分店的开张了。然而却多么地令他兴味索然。而且自己还活在世上。

修介轻轻摇了摇头，眼里现出了笑影。

没死就是活着。这话说得妙。

他想起节子说的话，在心中回味着。

照此看来，还剩多少时间？何时再发作？如此一味地揣度毫无意

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用节子的话说，就是不到时候它不来。

想到这里，他忘记了极度疲倦，舒坦地仰靠在沙发上。

响起了敲门声。崛江走了进来。

“累了吧？”

“不，刚喝过一杯。坐下吧。”

崛江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

“你我都不会跳舞也真不便，象今晚这种场合就没法打发了。”

“咱们那个时代，谁还有心跳舞……。你来点什么不？”

修介拿起床边的电话，给崛江订了饮料。

“今晚她真神气。大放异彩。”

“是很活跃。”

“堪称如鱼得水呀。真叫人更加迷恋……。不，这是说笑话。我这个人还是有分寸的。”

崛江笑着点点头。

“她干什么呢？”

“席不暇暖呐。人们争抢着和她跳舞。宝华耶二世兴趣更浓，甚至问我能否请她去巴黎。”

“那可不能答应。”

“我知道。她现在是您的秘书。不过，这要在以前，我还真可能打她的主意呢。看那二世的样子，以她为诱饵，肯定奏效。”

崛江说着喝了一口服务员送来的饮料。他似乎并不全是在开玩笑。

“崛江，我自己随便瞎想……。你说她跟守口如何？”

“这可不是您瞎想。至少守口是被她迷住了。”

“你看呢？”

“我不能乱插嘴。守口已经不是店里的人了……。只不过男人的爱情往往是狭隘的，果真能对她的过去既往不咎吗？”

修介默默颔首。

“我和竹井明天中午和二世一起去巴黎，您呢？”

“我打算去圣莫尼休息几天。”

“是么。要多加小心。咱们东京再见。”

崛江说着从沙发上起身，忽然想起似地从衣袋里掏出两个蓝天鹅绒面的小宝石盒，放在桌子上。

“这是给出席典礼的来宾的礼品。下午您先走了，没来得及给。算不上什么纪念，小小玩具罢了。”

打开一看是个领带针，十八金的底架上镶着一棵优质真珠。后面似乎用罗马字标有三彩堂和今天的日期。字太小，修介的眼睛看不大清楚。另一盒中装的也是真珠的耳环。

快到十一点了，节子好象还没有回到房间。

约她跳舞的人接踵而来，不仅是为了应酬，她自己也一定玩得很痛快。换上睡衣躺到床上后，修介脸上自然流露出会心的微笑。

她那样全身浸泡在罪恶意识中度日，却能够全神贯注于跳舞，仿佛在尽情享受着生活的欢乐。修介对她的精神结构感到新奇、惊讶。

修介关上枕边的台灯，仰躺在床上，安静地做了几次深呼吸。虽然疲劳过度，但并无异常。

又活过了一天。

他不由得松了口气，把毛毯里的腿伸直，象确认自己生存似地抚摸着干瘦的胸脯、腰骨。

这时隔壁房间有了响动，传来了断断续续的说话声。象是节子和守口在一起。

不一会儿隔门被轻轻打开，为了不妨碍修介的睡眠，节子蹑手蹑脚走进屋，从衣柜中取出医药包来。

“出什么事了？”

修介对白连衣裙问道。节子吓了一跳，回过头来。

“您还没睡呀……。守口先生受伤了……”

“守口受伤……”

修介机械地重复着，点亮台灯，翻身下床。

他披上晨衣，走进节子房间一看，守口正在卫生间洗脸，确切点说是在胡乱地搓脸。

衬衣袖挽起的右拳上也带着血迹。

"怎么搞得？"

修介问，守口从洗面池上扬起脸。只见他左眼乌黑肿胀，嘴唇也裂了口。

好象头也破了，鲜血从蓬乱的头发里淌到额头。

"真不好意思让您看见……"

守口咧着破了的嘴唇，难为情地笑了。

"不该这样的。那小子……聪一还挺厉害。"

"和聪一打架了？"

"不是打架。而是制裁。"

"你这脸可不象制裁的样儿。"

"我把他叫到院里揍他，没曾想他也挺能打。"

"那可不。从高中到大学练过好几年拳击嘛。"

"怪不得……"

守口用浴巾捂住头，从卫生间里出来。节子让他坐在沙发上，敏捷地给他缠了绷带。

"什么原因……。好象不问我也能猜出个八九……"

"他到处散布流言蜚语，侮辱节子。恕我直言，聪一他太卑劣了。"

"聪一还不很了解我。其实我是更下贱的女人。我没有资格生气。他说的都是事实。"

节子一边把绷带、剪子装入药箱，一边调解道。

"这不在于是否属实。"

守口愤然地反驳道。

"即便是事实，也不应该向毫不相干的人散布。这不是男子汉所做的事。"

"你说得对。但愿聪一也受了和你差不多的伤。"

修介说。

"他至少有两三颗门牙掉了。"

守口摸着带有血迹的右拳，眨了眨红肿的眼睛。

修介微笑着点点头，默默地走出节子的房间，在会客室的沙发上坐下。

不知聪一散布了些什么，不过总有一天守口会从她嘴里听到更加残酷的自白。

但是守口认为散布本身不容饶恕，而不在于是否属实。如果他真这样想，也许知道了节子的过去也不至于变心。至少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值得为之庆贺。

他觉得心里甜丝丝的。重新点着一支雪茄，舒舒服服地把头仰靠在沙发背上。

“他回去了。”

节子从隔门走进来说。

“他说聪一夫妇也住他那个公寓。他还笑着说，两个日本人都一脸狼狈相回去，非把房管人吓坏不可。”

“守口不拖泥带水，性格真好。连打架都痛快。”

“院里不是有尊铜像么，他跌倒时，头磕在那底座上……。可把我吓坏了。”

“来宾都不知道吧？”

“嗯，谁也不知道。”

节子点着头，在路易王朝式样的长椅边上坐下来。

“我说香西。”

他看着雪茄烟雾，半自言自语似地说：

“我以前跟你说过，要获得新生就得再结婚生孩子。”

“……”

“你不想再重新考虑一下吗？我觉得你新生的转机就在于此。”

“……”

节子紧抱胸的双臂在轻微颤抖，她沉默不语。

“不在于是否属实。即便是事实也不许侮辱你。这也许不是花言巧语，而是他的肺腑之言。这样说来，他一定已经连同你的过去一起拥抱你了。我有这种感觉。”

“男女之间的爱情，我觉得自己多少还是有所见识的。爱得越深，对过去不闻不问越难以做到。对过去既往不咎说明他对我抱有深情厚意。但是，不久他就将为我而遭受痛苦。我有过亲身体验，再也不想让任何人为我受苦了。”

节子使劲摇着头，似乎要将修介勾起的念头从脑中甩掉。

15. 勃朗峰

次日，修介在宾馆休息了一整天。

身体并没发生什么特殊变化，食欲却明显减退了。这天早晨虽然去了餐厅，可一坐到桌前就什么也不想吃，只喝了几羹匙玉米粥。

昨天一天几乎什么也没下肚，本不该这样的。可是一看见食物，甚至一闻到味，胃就引起抗拒反应。肚里空空的，什么事都懒得做。

崛江和竹井经由巴黎回东京，节子代他去机场为之送行。

“请转告秋山，一定在东京再相会。”

听说崛江一再嘱咐节子代问修介好。

“他的心意虽然好，可是不那么容易吧。”

修介象在说别人似地笑了。

“可至少应该尽力争取呀。”

节子一本正经地责怪他说。

下午，守口借了辆小汽车来接节子去游览市容。

他头上仍缠着绷带，眼窝和嘴唇反倒比昨晚肿得更厉害了。

“工作还没交接完，可聪一今天没来上班。他爱面子，怕人瞧见他那乌青脸。没办法，我到他住处去找，刚谈完。”

守口以快活的语调说。

“给你添麻烦了。”

“不，只不过耽误点时间……。好啦，节子，咱走吧。秋山先生怎么样？只能走马观花地大致看看……”

“今天就算了吧。明天还要去圣莫尼。”

修介谢绝说。这样也合守口的意。

两人离去后，修介也想到昨天的冷饮凉棚去散散心。于是他拄着拐杖站起来。但两腿打战，没信心走到大门口。

凉棚就在宾馆对面，只隔一条马路。可此刻在他眼里却显得那么遥远。

体力竟然衰弱到这般地步。

他扔掉拐杖，气急败坏地坐到沙发上。

自己一人连在宾馆内行动的能力都没有了。这不能不使他意识到那个时刻快要来临了。

他让服务员送来了咖啡，象喝汤药似地小口抿着喝了下去。那咖啡就只有苦味，难喝极了。

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他也没挪动地方。一是丝毫不感觉饿，其次一想到去餐厅还得上下楼，不如就这样坐着舒服。

晚上9点多钟，节子兴高采烈地回来了。她和守口在宾馆门口分手，一人来到修介的房间。

她说逛了许多地方，晚饭是在日内瓦湖中岛上的餐馆吃的。

“那，一定挺凉吧？”

修介问道。

“不，那儿可好呢。”

她兴奋地说。

“那好啊。我可是还没吃饭……”

修介带有讽刺意味地说。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

“是呀……。还什么也没吃吗？哎呀，这可怎么办。要伤身体的。”

节子对他前所未有的讽刺语气感到困惑，真地发慌了。

“我现在连一个人在室内走动的信心都没有喽。”

他继续用带讽刺的口吻说。

“过走廊，坐电梯，还要再过一条长走廊才能到餐厅。回来也得走同样的路。仅想一想食欲也就没了。”

于是节子激动地说：

“那，咱俩举行宴会吧？饭不爱吃，酒肴总可以吧？”

“那好吧。”

修介勉强回答说。

即使节子不在，如他有意吃饭，也用不着下楼去餐厅，完全可以让人给送到房间来。节子回来晚了就不高兴完全是出于忌妒。

修介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对守口产生忌妒。因此，他不得不为自己感到羞臊。快要入土的人了，却还忌妒其他男人。他觉得自己这种狭隘的意识既可恨又可怜。

节子毫不介意，兴致勃勃地张罗着。但一向敏感的她是不可能无所觉察的。想到这里，修介不敢看节子了。

不多会儿，菜给送来了。

有海龟汤、烤野鸡、香槟蒸大虾、法国色拉，净是他平日爱吃的。酒类有一杯白兰地和一杯以柑桂酒为主调配的甜鸡尾酒，后者是供节子喝的。显然节子的用意是以酒为引子让修介多吃些食物。

“来，干杯！”

节子举起了酒杯。修介边与她碰杯边苦笑着说：

“这下子酒成了象征性的陪衬了。”

也不知是由于两天没吃饭，还是由于受情绪的影响，他出乎意料地吃了不少菜。

“守口先生说明天上午十点开车来接您。”

节子边继续往他的盘里夹野鸭块边说。

“来接？守口也跟我们去圣莫尼吗？”

修介对守口一同前往并没抱多大希望，因此感到有些意外。

“嗯。他说工作也已辞了，明天一早就退房子，反正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时间有的是。”

她觉得很可笑，接着补充说：

“他还说您身体要紧，不要勉强急于启程。”

“哪里，今晚上了你的当，吃得这么饱，又有守口一同前往，没事儿。就按既定方针，明天出发。反正坐车用不了两个小时就到。”

修介一口喝光了杯中剩下的酒，恋恋不舍地放下酒杯，充满信心地说。

第二天上午，守口9点55分来到宾馆。看来他一向遵守时间。

“您早。感觉好吗？”

“这不，挺好的。你一同去更没问题了。哎，听说你把房子退了，行李可以放在这里。三、四天后我们还回到这儿。”

“不用。退房也没什么行李。还有一个小手提箱，已经装在车后了。”

守口轻松地说着，接过节子昨晚连夜整理、只装有几件替换衣服的手提箱，走在前头。

他头上仍缠绷带，眼睛和嘴唇有些消肿，但依然不好看。

“昨晚可倒了霉。聪一夫人来找我抗议，说分店刚开张，经理就不能上班，全是我的责任。足足纠缠了我两个来小时。”

“真是灾难。”

在驶出的车中，修介笑着说。

他能想象得出守口当时的窘态，律子一定强词夺理，大要泼妇了。

汽车穿过市区，行驶了约一小时，来到了与法国交界的小镇。因要在此接受检查，前边汽车排成了长蛇阵。

由于时有从瑞士载钟表、金银首饰过境的走私车，所以检查比较严格。

“早晚上下班时间这儿可不得了。因为法国有许多职员、工人要到在瑞士境内的公司来上班。”

守口扭过身来介绍说。法国法郎贬值，而瑞士法郎增值，这种倾向愈演愈烈。

然而轮到他们过关时，却只核对了护照，没有检查车内。

“挺顺利的嘛。”

修介说。

“那是因为咱人缘好。”

说着，守口挺了挺胸。

“我以为看你这副模样，人家还不得搜身呐。”

修介反唇相讥似地说。三人大笑起来。

汽车开始爬坡了。左边是深邃的山谷，山谷上电力火车的高架铁路笔直地延伸着。

“圣莫尼海拔有多高？”

节子问。

“一千多米吧。相当于日本的轻井泽。”

守口回答。

前方勃朗峰的白色峰尖在秋天的晴空中巍峨挺拔。周围出现了欧洲阿尔卑斯披着银装的群峰。

“嗬，这山真壮观。”

修介不禁感叹道。

往昔喜好登山的少年时代的热血仿佛又在胸中沸腾。

“您好象很喜欢山。”

守口说。

“是喜欢。看到这座山，要是行动方便，现在也忍不住想登上去呢。”

“是呵，这座山谁都会喜欢的。”

节子也叹息道。

“远看是美，不过这山可险峻呢。”

说着，守口列举了几起有名的遇难事件。没等他说完，四下就开始起雾了。

这是山岳地带特有的象云一样的雾流，转眼间就什么也看不清了。抬头仰望，刚才还晌晴的蓝天这会儿涂上了一层灰色。

不仅勃朗峰山脉消失，就连三、四米前方的路都隐匿在雾气中。

“真不巧。照这样，到圣莫尼可能要遇上雨。”

守口打开防雾车灯，咋舌说。

“越往上，气温越低。有点凉了吧？穿上风衣的好。”

经他这一提醒，节子帮修介穿上风衣，自己也披上了。然后伸手拿起守口抛在助手座上的风衣给他搭在肩上。

“啊，谢谢……”

守口简短地致谢道。他正全神贯注，手握方向盘，目视着前方。

进入圣莫尼，雾淡薄了。果然下着毛毛细雨。

这里是一个仰杖勃朗峰旅游业才得以生存的寂静乡镇，大路尽头有个山中小木房似的缆车站，两侧只有一小片旅馆、土特产小卖店等低矮的房里。与其叫乡镇不如称之为村落。

时值夏冬两季之间，又下着雨，因此道上不见人影，缆车站附近游客也寥寥无几。

路旁有家白色的旅馆，从“小小纪念”的馆名就可看出是专门招揽游客的。修介一行没有理会，来到缆车站斜对面旧教堂旁边的一家小旅馆门前停下了车。

旅馆清静，修介等住进了二楼靠勃朗峰一侧的三个房间。

正是吃午饭时间，三人来到一楼餐厅，修介只订了一杯咖啡。

“瞧您，又……。这怎么成？得吃点儿东西呀。”

节子语气稍微严厉地说。

“昨晚吃多了。野鸭还在这儿叫呢。”

修介手捂着胸笑了。

对面角落里有两个男人喝着啤酒，铺开山区地图谈论着什么。餐厅里再没旁人。身穿鲜艳格布衫，吸着烟斗，五十岁左右的红脸男人好象是当地山里的带路人，正在跟准备登山的城市客人商量事情。

“真清静。是个疗养的好地方。不过看不见山，有点闲得无聊。”

修介说。

“请放心，明天保准晴。”

守口满有把握地说。

确实让守口说着了，毛毛雨近傍晚时分停下，当天夜里甚至还看到了淡淡的月色。

守口和节子热烈地议论着明天坐缆车登山的事。修介越来越觉得浑身无力，连话都懒得说了。

晚饭在节子的监视下勉强将一片面包靠汤送下肚，再夹了几口色拉就草草吃完回房间来了。

他嘴上说困，其实毫无睡意。但头脑却昏沉沉的，甚至丧失了思考能力。

他穿上睡服，披上晨衣后，打算叫杉江给送杯白兰地来，于是要按床枕边的电铃，但怎么也找不到。

他环视室内，发现这是个陌生的房间。向窗户望去，巨大的白山和环绕它的披雪的群山连绵起伏。

他没有马上意识到这是勃朗峰。

这是哪儿呢？他搜寻着记忆，当明确这就是勃朗峰时，神志才终于和现实对准了焦距。

修介坐在椅子上不禁不寒而栗。

这不正是所谓的恍惚状态吗？自己虽不年轻，可也还没到糊涂的年龄。尽管是短暂的，但确实陷入了记忆丧失状态，这是怎么回事呢？可以断定自己不是年迈的那种糊涂。而只能认为病情发展到了脑机能迟钝的程度。

快到时候了。

修介望着象浮雕一样呈现在夜空中的白色山姿，在心灰意懒中沉思着。

断气之前也许要痛苦，呕吐，必然口渴。从今晚起睡觉前就在床边手能够到的地方放杯水吧。

想着想着，他的神志又从眼前的勃朗峰回溯到旧时的北海道大雪山。他和北稜会伙伴们曾经踏遍了那座山，总是由井冈当队长。

比起勃朗峰，大雪山只不过是小小的山岗，他真想和井冈等登上这座白色的山峰。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忘却了年龄和病身。

很明显他已经不能集中而持续地思考一个问题了。修介感到沮丧，仿佛觉得自己一下子老了许多。他两手搭在拐杖柄上，顶着前额，发出了低沉的笑声。

楼下响起了喧闹的音乐。

餐厅角上放有一台自动电唱机*。

刚才吃饭时看见几对活泼的当地青年男女。大概是他们在伴随电

*(Jukebox)放入硬币，按动键子便播出指定的歌曲。

唱机播放的乐曲跳舞。

节子和守口说不定也在他们中间。

但是，此刻他的内心不再象昨晚那样波动了。不知不觉他的手指也随着楼下的乐曲晃动起来。

第二天早上，节子端着早餐的托盘来到，她敲门，但屋里没动静。

“您早。”

她边说边走进屋里，只见修介蜷缩在床上，还睡着呢。

不是熟睡而是昏睡。刹那间，节子甚至以为他死过去了。

修介一向神经质，生活有规律，除犯病时而外，他从不贪睡。因此，睡得这样昏沉，连敲门和人走动声都没能使他醒来，这是极其反常的。

节子不知是否该叫醒他，迟疑了片刻后，轻轻将托盘放在桌子上，蹑手蹑脚地离开了屋子。

餐厅里，身穿粗线白毛衣的守口正在等着她。

“怎么样？我守口气象台的预报准吧？响晴的天。上边的景色一定妙不可言。”

守口眺望窗外蓝天中耀眼的白山峰，以兴奋的语调说。

“秋山先生怎样？”

“还没醒呢。”

“这么好的天还睡懒觉。”

“他向来都是早起的……。一定是太累了。”

节子忧郁地说。

“坦率地说，他那身体是不能旅行的。”

守口边掰面包边半自言自语道。

的确，修介的身体这两三天明显地起了变化。熟睡本来是好事，但却使人感到不安。

“咱们坐10点的缆车吧。要多穿件毛衣。”

守口看看手表说。节子一边往面包上涂黄油一边点点头。

吃罢饭，节子想到修介的咖啡恐怕已经凉了，于是又要了杯热的，

端到二楼来。

修介还在睡着。

节子拉开窗帘，来到床边，轻轻用手指在他鼻尖试了试，得知他还在呼息，于是松了口气，手扶着他的肩膀，慢慢摇了几下。

修介睁开眼，盯着她，似乎没马上认出她是谁。

"啊，是香西呵……"

呆了一会儿，他才说道。然后环视周围。

"这里是……"

他神色诧异，口吃地说。当视线转到窗外的蓝天和白山上时才省悟过来，无力的眼中露出了微笑。

"您睡得真香呵。"

节子把托盘端过来，放在他的膝上，微笑着对他说。

"啊，还活着……"

他为了确认自己的生存似地伸了伸胳膊，对膝上的托盘皱起了眉头。

"香西，我请求你，让我呆会儿再吃吧。刚睁开眼就来这个，咽不下呵。"

见修介说得怪可怜，节子心也软了。于是让修介下了肯定吃的保证，将托盘放回桌子上。

"我可以上山吗？您一个人要是寂寞，我就不去了。"

"别，你还是去吧。都这把年纪了，哪还会感到什么寂寞。"

修介说完，眼睛望着窗外，又说：

"真是个好天。矶村一定很得意喽。登勃朗峰是他的夙愿呵。"

节子盯着他的脸，一时说不出话来。

她知道修介误把守口当成矶村了。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立刻指出他的误会，可能会打击他的情绪。

"坐缆车上去大概不过瘾，不过这回有你在一起，也只好忍耐喽。"

虽然主语省略了，但显然也是指矶村。

节子没给他纠正，佯作没觉察，含糊地点头笑了笑。然后叮嘱道：

“今天不要起来，就这么躺着，安静地休息，听见没？”

“浑身无力，什么也不想做。不过情绪倒不坏。”

“不坏也不行。不休息好，就不能解乏呀。”

节子祈求似地说。

这时守口走了进来。他穿着高领毛衣，外套一件厚衣衫，下身穿一条粗毛绒裤。

“您早……。噢，山景、缆车站、上下的缆车从这里都看得一清二楚。”

守口走到窗边，以明快的口吻说。

“您不能和我们一起上山，真遗憾。不过，可以在这儿看看。我们将坐十点的缆车……”

“上去要多长时间？”

“到艾吉·丢·米迪要二十几分钟。再横过巴雷·勃朗休和朱安两大冰川，上到格尔·埃尔博奈据说大约四十分钟。”

守口说着，见节子不安地望着修介，呆呆伫立在床枕边，于是催促道：

“你也快抓紧收拾一下，没多少时间了。”

“巴雷·勃朗休……。那是山岳冰川之王呵。这回你该有用武之地了。”

节子离开房间后，修介眺望着勃朗峰低声说道。

“我对冰川并不怎么感兴趣……”

守口觉得诧异。但马上指着艾吉·丢·米迪一带说。

“巴雷·勃朗休冰川从四千米处以约四十五度的倾斜角向这边流淌，中途拐向圣莫尼下方，冰川前端一直延伸到不远处一个叫莱宝华的小镇。所以从这里也应该看得见……。用肉眼恐怕不行。”

他抬手遮住耀眼的阳光，眯缝起一只眼睛，接着说：

“不过，缆车站左侧有一条长而陡的坡道一直向西通到莱宝华。听说站在那坡上可以用肉眼看到流向镇里的冰川前端。”

“不愧是行家，对巴雷·勃朗休这样熟悉。”

“哪里，昨晚我查看了地图。”

守口坦白地笑了。但他觉得“不愧是行家”的说法有些奇怪。

“让您久等了。”

节子回来了。她换上了裤子和毛衣，手里拿着外套。

“这样就行。好，咱们走吧。”

守口督促说。

她站在枕边，再一次叮嘱道：

“好好休息。一定要吃饭。”

“没事儿……。你们可要当心。”

修介点点头，右手举到消瘦的面颊边示意道。

他从床上向下边道上张望。不多会儿，看见两人走出旅馆，并肩穿过大道，在缆车入口处回头向他的窗户招手。

修介也向他们摆摆手，这时他才发觉和节子站在一起的是守口。

噢，原来是守口。对呀，怎么可能是矶村安雄？他已经死了。

他对自己愚蠢的错觉感到不安，更觉得滑稽。他不记得也曾在节子面前闹过同样的误会。

守口对山是个外行。即使坐缆车上去也会过瘾的。

少时，一辆红色的缆车驶出车站，沿钢缆向山上爬去。一看表正好10点。

“是那辆……”

他嘴里嘀咕着。明知道从缆车看不到这里，却还是向窗户摆了两三下手。然后翻身下了床。

他柱着拐杖，踉跄地挪到沙发上坐下，换了一支雪茄烟，点着了火。

记忆错乱，神经分裂，好象失去了本来的自己似的。他感到懊丧。脑溢血往往引起过去记忆的丧失或中断，这他倒听说过。可是难道脑肿瘤也会出现类似的症状吗？这样稀里糊涂地活着又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了呢。

应该问问大夫，那大夫叫什么来着？

他追溯着记忆，一时想不起桧垣大夫的名字。他用手指敲了两三下脑袋，还是想不出。只好作罢，机械地把手伸向咖啡。

节子给换的咖啡还温和，但已不算太好喝了。

他只喝一口就将杯放回原处。

晚霞也许会映照死亡的黑暗。我心中的晚霞在哪里？

连个影子也看不到。对于我，它可能一开始就不存在。不管我是否乐意，我只能有适合于我自己的死亡。迄今度过了污浊不堪的人生，到头来却要奢望安逸的死亡，真是不知自量。

为死而忧虑说到底就是惧怕死亡。这是不应该的。

死和生一样是极其自然的现象。无论它怎样黑暗，怎样不堪入目地丑恶，也不应畏惧，而应该敞开胸怀，象枯叶离开枝干一样老老实实迎接它的到来。无须依赖也无须祈祷。只有任其自然。

想到这里，修介觉得有些轻松了。他把雪茄扔进烟灰缸，站起身，小心翼翼地进了卫生间。两天没顾上刮胡子了，脸颊、下巴已长出了较长的胡茬。也不知那时刻何时到来，至少得刮刮胡子，打扮打扮。即使不对死讲什么礼仪，也应该有所表示。

勃朗峰的缆车格外清闲。

旅行团拥挤的季节，常常要冒险超员运载，而节子他们乘坐的缆车里乘客却还不足十人，每人都有座位。

乘客大多是青年男女，还有一对长着一副严肃的脸、象是英国人的老绅士夫妇，用冷漠的目光扫了节子和守口一眼，马上将视线移向窗外。和日本人坐同一辆缆车似乎使他们感到意外。

“那个英国人有点儿象秋山先生。”

守口无所顾忌地说。

“哎，秋山刚才说话好奇怪……。他不至于把我当成山岳冰川的专家，可说出的话却只能让人那样理解。”

“那是因为他在想我死去的丈夫吧。”

节子不知为什么，不想让守口知道修介记忆的错乱，以若无其事的口吻说。

“加入P大学的勃朗峰考察队，登上巴雷·勃朗休冰川曾经是矶村的理想……”

“啊，是么。”

守口点头说。他这之前忘记了节子是客机遇难者的遗孀。

“怪事。把我当成了矶村……”

节子默默地向窗外望去。

圣莫尼镇已经变得象火柴盒那样大小了。

右边能看见通往意大利境内的勃朗峰遂道入口，再往右出现了一条大冰川，犹如从遥远的天际倾泻下来似的。

“那就是巴雷·勃朗休吗？”

她眼盯着冰川瀑布问道。

“不，那是叫宝松的冰川，还不及巴雷·勃朗休一半大呢。”

守口展开地图解释说。

“正面的山是圣莫尼主峰。巴雷·勃朗休在它后边，从这儿看不见。与宝松正相对。”

这期间高度在不断上升。

三千八百四十二米高的艾吉·丢·米迪是圣莫尼主峰的顶端，与勃朗峰顶端相望。

缆车一停，两人跟在人们后边走下狭窄的车站月台。也许是精神作用，节子立刻感到空气稀薄，连续深深地吸了几口气。

由月台沿钻透厚冰层的遂道走了一会儿，来到了兼作卖店的出口。

这是个小小的卖店，只经营明信片、幻灯片、小登山镐等纪念品，却意想不到地集聚着许多游客。

从卖店旁沿冰壁再往上一走，视野一下子开阔了。

在三千八百米高的山巅上悬吊着一个宽阔的瞭望台，冷饮凉棚上有不少客人在观赏景色。

披雪的峰峦到处可见，中间白金字塔式的勃朗峰近在咫尺。

的确，在此处眺望，一目瞭然。大冰川从有瞭望台的圣莫尼主峰向左右流淌，右边是宝松，左边是巴雷·勃朗休。巴雷·勃朗休又与朱安冰川汇合，形成麦尔·古拉斯，流向莱宝华镇。

两人坐在椅子上订了咖啡。

“不用吗？”

守口从包里拿出望远镜来。

用望远镜一看，勃朗峰山巅就在眼前，隔着朱安冰川，相距甚远的格尔·埃尔博奈山峰也变得呼之可闻。

空中索道直通到那里，由格尔·埃尔博奈返回来的缆车在朱安冰川上空形成一个小红点。

由于光线强烈，节子从手提包中拿出太阳镜戴上。

守口环顾周围，一般游客都戴着深色太阳镜。有的妇人、老绅士甚至用苏格兰格毛毯盖住腿，悠闲地欣赏着美景。

“秋山先生还把我当成登山专家呢。上山连副太阳镜都不知道准备，也真够外行啦。你比我强多了。”

守口挠着头说。

“太阳镜我总带在身边。并不是为上山特意准备的。”

节子笑着给了他一个台阶下。说着喝了口咖啡。

守口拿着照相机站起，热心地开始为放眼眺望的节子拍照。

“节子，请把太阳镜摘一下。”

按他的要求，节子把太阳镜推到额头上微笑了。

“好，这样很好，妙极了。”

守口欣喜若狂，连续按动快门后回到座位上。发现连一张山景也没拍，不好意思地笑着，又站起了身。

守口和节子在瞭望台上呆了大约一小时。他们几乎忘了时间的流逝。

之后，他们为了去格尔·埃尔博奈，又穿过冰壁隧道，返回缆车站。

由此去埃尔博奈的游客更少了。

守口趁机在缆车内又给节子照了好多相。

从艾吉·丢·米迪到格尔·埃尔博奈大约要四十分钟。其间几乎全在冰川上行驶。

横越巴雷·勃朗休，朱安冰川便展现在面前。在此可以俯瞰到两条大冰川汇合一路，流淌四千米，直抵山下莱宝华镇的奇特景色。

阿拉斯加的门登豪虽说也是大冰川，但节子只隔湖看到其前端的冰壁，因此和眼前这雄伟的景色是无法比拟的。

“嗬，真美啊。”

第一次看到冰川的守口扭身对着窗外，不住地发出感叹。

“看起来，把踏这条冰川作为男子汉的理想是值得的。”

守口深有感触地说。

节子注视着冰川，点了点头。她也有同样的感受。

“真可惜，要是不遇上事故，他大概能如愿以偿，参加P大学的考察队了。”

“是啊。不过人活着也是风云莫测……。矶村他就是那个命。”

“你倒蛮想得开嘛。不过有点太悲壮了吧……”

“他已经死了。幻想他活着的事又有什么意义？”

节子继续凝视着冰川，以柔和的声音说。

格尔·埃尔博奈也有瞭望台。

埃尔博奈海拔三千四百六十六米，比艾吉·丢·米迪稍低。但可以展望以平均四十五度斜角向山麓奔流四千米的冰川全貌。

守口又在接连地按动照相机快门了。

已是中午时分。

一打听，说是有炖牛肉，两人于是坐下来吃午饭。

“秋山先生也不知怎样了。要是也能吃点儿什么就好了……”

守口吃着炖牛肉，惦记着修介。

“我让餐厅到时把午饭送到房间……。不过他食欲大减，也许连动筷子的气力也没有了。”

节子脸上泛出孤寂的微笑。

“那身体怎么能受得了。从朱诺出发时他就衰弱得厉害，让人看了都害怕，象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

“我想大概就在这几天了。”

节子用略微颤抖的声音说。守口大为惊愕，手里拿着面包，呆呆地凝视着她。

“你说什么？秋山先生这几天内就死吗？”

嗯。我有这种预感。所以已经做好了随时都可同他告别的精神准备。”

守口凝视着她，哑口无言。

擅自断定还活着的人要死了。他觉得节子未免过于冷漠。

但是，如果纯客观地观察一下修介的病情，其实守口本身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那样的身体还是不该到国外来。”

守口移开视线，吃着炖牛肉说道：

“是吗？我觉得这样反倒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做了件想做的事，尽快只是一件，想他一定会感到满足的。”

“生死不由人，是吧？”

“那是比我们人类有更大本事的势力分管的事。”

“你真是个怪人……。一个超群的乐观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

“有什么怪的……。我只不过象傻瓜一样单纯。我只是想，人快要死了，这是非人力所及的。所以在有生之年应该好好活着……。比如，秋山先生希望能看着晚霞死去。我想这不是说死到临头才看到，而是指有生之年活得有意义，晚霞就蕴藏在这种充足感之中。”

“他说的晚霞是指什么？”

“大概是一种安心感吧……”

微风吹来，节子将外套衣领立起。

“既然死意味着坠入漆黑的无底深渊，那么，谁都希望能有一线微弱的光亮照射那深渊的底部。按基督教的说法就是拯救。”

“人哪有什么拯救和极乐，就只有死亡吧。”

“其实相信本身就是拯救。也就是一种晚霞。不过，秋山自以为自己一辈子是靠损害别人活过来的。象他这样的人尤其害怕自己在黑暗中死去。”

“为什么要这样想？”

“因为我是个坏女人。同病相怜。”

“你是坏女人？你象炫耀勋章似地自己虐待自己。这才是坏毛病

呢。”

守口根本不相信似地笑着否定说。

“我看你倒象个圣女。要说坏也行。因为我希望你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瞧您说的……”

节子露出悲哀的表情，话语哽住了。

她在想，这人听过聪一的议论，自己上次在奥克湖畔也做过某种程度的自白。可他却过高地估价自己，混淆黑白。

这种过高估价不会持久的。当他发现这是自己的错觉时一定会感到绝望。想到这，节子不由得不寒而栗。

凉棚上的人们纷纷离席而去。

守口一看手表已经一点半多了。

坐上二点的缆车在丢·米迪换乘，将于3点多钟回到圣莫尼。时间正合适。

“还不想走，不过得回去了。这么高，下午气温要急剧下降的。”

守口说着，背上照相机站了起来。

月台上恰好上行的缆车到站，稀稀拉拉地下来几个乘客。而对面的下行缆车却几乎满员，甚至有不少站着的。

一个学生模样的法国青年给节子让座。

“谢谢。”

节子用听来的怪腔怪调的法语致谢后坐下来。

缆车发车后不久，厚厚的云层便遮住了冰川。

云朵转眼间淹没了眼下的视野，继而又象浓烟一样扩展、升腾，连群峰的顶端也隐藏在云海中了。

景致全部消失，从缆车的窗户里只能看到浓密的白雾。

缆车成了一个即将被白雾吞噬的小小世界。车内到处响起了不安的絮语。

虽然事实上缆车是靠钢缆从这站连到那站，但看不见钢缆就如同蒙住眼睛在巍峨的山脉间盲目飞行，难以免除人们的不安。

“明明知道只要钢缆不断就没事，可心里还是不大自在。”

站在节子面前的守口稍微躬着背，望着白窗说道。

“是呵，看不见就令人不安。”

“是的，这和死一样。死是未知数，所以才令人不安。秋山先生也……。算了，这时说这个，不吉祥。”

守口闭上了嘴。

正在这时，头上响起了闪火花的声音。与此同时，缆车戛然停住了。

惯性使站着的乘客猛地向前倾倒，当然守口也不例外。

由座椅上滚到地上的人也不少。

“怎么啦？”

“出什么事啦？”

惊慌失色的人们乱成一团。

“开门！”

一个身强力壮的中年男子忘记了开门会使他从四千米的高空中倒栽葱地坠落下去，凶神恶煞地逼迫乘务员。身穿制服、象少年一样年轻的乘务员也吓得面如土色。

“门只能从外边打开。”

乘务员以颤抖的声音回答。

守口从叠压在一起的人们中间好容易爬了出来。有的乘客伤筋动骨爬不起来了。

“不要紧吗？没伤着吗？”

节子跑过来将守口扶起。

“你怎么样？没事儿吗？”

守口咧着嘴，揉着胳膊肘，迅速地打量了一下节子后才放心似地轻轻叹了口气。

缆车由于惯性，还在惊险地上下抖动着，站立十分困难。两人互相抱着倒在座席上。

“怎么回事？快说！”

两三个乘客向乘务员吼叫着。乘务员刚才就已拿起电话呼叫车站，显然电话不通。

一个乘客发现乘务员上衣袋里响起了报话机信号似的声音，经他提醒，少年才慌忙扔下电话，掏出了无线报话机。

大多数乘客都围在他身旁。

“是……。是。”

少年对着报话机点头。在听解释和指令的过程中，他那苍白的脸渐渐恢复了正常。

“大家不要怕。请安静。”

他终于以乘务员的职业性声音环视着大家说道。

“是送电线路出故障，临时停电。马上即将修复，请安静。”

车内的恐慌有些平息了。但云层遮住了视线，象米粒一样大小的缆车悬吊在近四千米的高空中来回悠荡，这情景不能不使乘客们浑身起鸡皮。

“守口先生，请您告诉大家让受伤的人坐下来。”

说着，节子走到摔在缆车前部、尚未起来的人们身边，把一位看样崴了脚脖子的胖中年妇女搀扶起来。

因守口把节子的话用法语转告了乘客，其他人也开始动手把伤员安放到座席上。

“乱动什么！钢缆断了怎么办？！”

“刚才上头闪火花了。钢缆烧断了吧？”

仍有人心惊胆战地在议论。

给节子让座的青年好象后脑勺伤势很重，头上流出了血，神志也有些朦胧。

然而，缆车内不备有急救医药用品，只好等着车起动了。

“刚才竟有人喊开门，真有意思。”

守口也稳住了情绪，想用笑活缓和一下气氛。

“要真的开了门，他打算怎么办呢？”

“冷丁没有准备，谁都会有类似的反应的。”

节子边说边查看躺在对面座席上的青年的头部。

“还在淌血……。哎，您头上的绷带不缠也可以了吧？解下来好吗？”

守口急忙解下头上的绷带。节子将其缠在青年的头上。

绷带虽然有点不大干净，但这时不成为问题，应该说是恰当的措施。

节子不容分说地让自己解下绷带，说明她把自己当成了最亲近的人。虽然尚处在危急之中，守口却感到由衷的满足。

他发现来时在缆车中见到的那对英国老夫妇此时也坐在角落的座席上。老绅士抱着脸贴在他胸口的老伴的肩膀，嘴里在咕叽着什么。他那严肃的脸此刻变得柔和、温顺。

守口想，老绅士大概正在向他们的上帝祷告。

西欧人把对上帝的信仰作为生活的座标轴。这一信仰在眼前这种场合则成为支撑他们的力量，保障他们在即将丧失理智的时候稳定情绪。靠对上帝的依赖，死亡的黑暗也许多少会被冲淡。

然而日本人的生活基盘里本来就没有上帝这一概念，所以毫无办法。黑暗只能仍旧是黑暗。

这本是他自己个人的感受，但他却有意从整个日本人的角度去思索。在晚霞中迎接死亡。作为一个没有绝对座标轴生活过来的人，秋山的这一愿望也许是他的最后挣扎和必然归宿。

秋山想通过节子看到他的晚霞，并幻想能够看到。那么，节子就是上帝的使者。至少在秋山的心目中是这样的。

受伤的青年学生终于苏醒过来了。节子手把着他的肩膀，亲切地说着什么。望着节子的身影，守口觉得自己也仿佛受了修介的影响。

照聪一的说法，节子是个无节操的淫妇。她在某一场合，对某个人成为救世主的使者，这也许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能说绝对不可能。

“不用怕，只不过停一会儿电。听说救护队已等候在丢·米迪了。闭上眼睛养养神吧。”

她抚摸着青年人的头发说。

青年人不可能听懂节子用日语说的话。但他却以安详、依赖的目光看着节子。守口忽然觉得那目光和秋山的很相似。

“你真沉着呵。”

他对回到座位上来的节子感慨地说。

"哪儿的话。我还在发抖呢。缠绷带时手也不听使唤。"

节子露出拘板的微笑摇摇头。

"一点儿看不出。反正你和别人不一样。"

"做点什么总比老实呆着散心。您比我要沉着多啦。"

"那是因为有你。看见你，心神就镇定下来。我好象理解了秋山先生的心情……"

这时，缆车突然大幅度摇动了一下。

车内又惊叫起来。

但这回是故障排除，缆车起动的前兆。

守口看看表，已经过了近五十分钟。

16. 圣莫尼的余震

发生事故的消息也传到了圣莫尼镇，引起了轩然大波。

虽然车站方面发表说只是停电，不用担心。但这种场合惯有的各种谣传充溢街头巷尾。

正在格尔·埃尔博奈与丢·米迪之间运行的缆车晴天里用肉眼都难以捕捉到，何况被厚厚的云层遮掩，必然什么也看不见。于是，有人议论说钢缆断了，缆车掉进了冰川。

旅馆老板来到修介房间，把消息告诉给修介。因为他知道修介的两个旅伴坐上午十点的缆车上山，还没回来。

"他俩不大可能坐那辆出事的缆车吧。"

山里人模样、质朴寡言的老板比比划划地安慰修介说。

修介眼望山景被云层遮掩的窗外，呆滞地想：

事故吗？真糟糕。

然而并没有紧迫的危机感，连他自己也感到奇妙。知觉和思考能力上好象长出了一层薄薄的覆盖膜。只是觉得十分口渴。

他小心翼翼地离开床，挪动到桌子旁。但退午饭时连同早饭也让服务员一并撤走了。因此桌子上什么也没有。

他想喝点凉咖啡凑合，但又一转念，拄着拐杖走进卫生间，喝了

儿口凉水。

然后脱下睡衣，穿上衣服。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只是手脚半无意识地动着。

他披上风衣，出了房间，扶着拐杖和把手，开始下楼梯。这对于他已经是意想不到的困难工作了，步履艰难，半天也迈不出一步。

老板发现后，跑到楼梯中间，把他扶住。

“老爷上哪儿去？”

对老板的提问，修介一时回答不出。因为究竟去哪儿，他自己也不清楚。

他用眼神示意，在老板的搀扶下来到大门口旁宽屋檐下的长凳边。

“老爷生病了吧？得请医生呀。”

老板看着依附在长凳上的修介，关切地说。修介不予回答，却用英语问道：

“那以后有什么消息？”

旅馆老板反问了两遍才听懂了消息一词，领会了问话的意思。

“还不大清楚。不过说是停电，用不着担心。”

说到停电时，老板指了指门口的电灯，做了一个拉电闸的动作，点了点头。

“刚才让伙计去车站打听了，等回来就会有消息的。”

于是，修介向缆车站方向望去。

那里围着许多游客和当地人。

与平日的杂乱不同，人们都板着面孔，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这时，修介才终于深感不安了。

旅馆老板说节子和守口不大可能坐出事的缆车，果真如此吗？缆车一小时只发一辆。两人十点上山，正好该这时刻回来的。所以说很可能坐在车里。

事故如果不是停电，而象谣传的那样，由于某种原因，钢缆断了，恐怕乘客将无一幸免。

要是节子和守口就这样不回来了……。想到这里，一种近乎恐怖

的情感油然升起，心里象刀绞似地难受。

节子和守口，尤其节子比生命垂危的自己先离开人世，这他从来没有想过，因此，不禁使他惊恐万状。对于自己的死，如今他已能做到安之若素了。但是节子先于自己去世，他实在无法忍受。

修介一条腿抖动着，看了看表。已快3点半了。

“老爷，进来吧。下雨了。”

老板出来，手指天空说道。

的确，大雨点从浓雾中滴落下来。

修介由老板搀扶着进了餐厅前的门厅，坐在长条沙发上。

“您在发抖，觉得冷吧？”

老板盯着他的脸问。

修介呆呆地望着雨中的街道，摇摇头，自言自语似地说。

“来一杯白兰地……”

“白兰地？能行吗？您这身子……。干脆给您来杯加白兰地的咖啡吧。”

老板走进餐厅，不多会儿端回来一杯咖啡。

修介喝了一口，对站在面前瞅着他的老板点了点头。他已有好几天没觉得什么可口了。

年轻的伙计冒雨跑了进来。

“故障解除，车又动起来了。”

伙计带有几分失望似地说。

“听说缆车到了丢·米迪，现在乘客正在休息，喝热咖啡，吃三明治呢。”

“有受伤的吗？”

“说是全都没事儿。有几个膝盖擦破了点皮。”

“这下可好了。老爷。”

老板拍拍修介的肩膀，脸上露出和蔼的笑容说：

“即便二位坐在上边也没事了。您也该放心啦，回屋去吧。”

修介点点头，将剩下的咖啡喝净，站了起来。但他还不能真正放下心来。

还是老板扶他上了楼梯。

回到房间，他连风衣也没脱就瘫坐在沙发上。

可能是由于刚才喝过白兰地咖啡，头脑似乎比较清醒。

但实际上他是处在错觉中，以为自己刚给节子送殡归来。

她已经不在了。

他下意识地望着敲打窗户的秋雨，嘴里嘀咕着。

如果让她在此死去，那么来日内瓦的目的何在？显然自己不是来观赏分店开张的。想到这里，他眼角一热，不禁泪水欲滴。

香西节子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

起初得知自己死期临近，为了摆脱慌恐，而依赖她，希望从她那里得到一点慰藉。但不知不觉间却将自己置之度外，开始帮节子寻求新的人生道路。其间，自己对死的忧虑也消散。实际上至少他已不再需要任何人的抚慰了。

象枯叶离开枝干一样，客观地迎接死亡，虽然有些苍凉，但这也是一种映照死亡的晚霞。就是说，节子不知不觉间已经把他所企求的东西交到了他的手中。

因此，修介觉得，即使她死于非命，那么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她也定将给周围的人们带来一缕安慰。

他移动着忧郁的视线，环顾微暗下来的室内。

节子已经不在了。守口也不知去向。不久，自己也将不见踪影。空无一人的舞台，幕布悄悄垂落。这种戏剧的终场他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

不多时，响起了敲门声，门开了。

“这么暗。睡着了吗……”

是节子的声音。

他在朦胧中听到了。

这是幻听。他认为自己处在幻觉中。

响起了拨动开关的声音，室内突然明亮了。

“哎呀，您怎么啦……”

见修介穿着风衣坐在沙发上，节子瞠目结舌。

守口也跟着进来。两人象是冒雨从车站跑回来，肩膀、衣襟都淋湿了。

修介望着两人，半响默默无言。在他的脑中，为两人送殡归来的幻觉已消失，象倒放影视镜头似地回到了与旅馆老板在大门口交谈的场景。

"啊……。我刚才以为你俩死了呢。"

他好象还没有完全从梦中苏醒似地，以含混的语调低声说。

"让您担心了。也不算什么事故，有几个人受了点轻伤。"

守口声音爽朗，令人感到明快。

"来，躺下歇会儿吧。"

节子绕到修介背后，给他脱下风衣，扶他上床。

他顺从地在床上躺下来，但头脑清醒，并不想睡。

修介从床头柜上拿一支雪茄叼在嘴里，静听守口兴奋地讲述发生在空中的停电骚动。守口动不动就重点突出缆车中节子的出色表现，以致她不得不时而插话订正。

修介点头听着，脸上始终带有微笑。

节子在缆车中的表现他比守口讲述的还要清楚。在那种情况下，她不可能有什么其它表现。

守口也一定对她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修介觉得这小小事故反倒是件好事。也许在缆车中，守口也作为一个可能死去的人，以临终的目光观察了节子。因此，可以相信，守口不是谅解了她的过去，而是认识到她是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纯洁女性。

几乎没有指望的两人心中的桥梁已经落成一半了。他内心颇感到欣慰。

头部受伤的青年看节子为自己包扎时的目光和修介看她的眼神相似，当守口讲到这里时，修介眼里流露出柔和的神情，点了点头。

"你的观察是对的。到目前为止我把香西当作自己的精神支柱。很抱歉，她大概不高兴我这样。我一直是个自以为是，为所欲为的人。不过知道自己快死以来，我自己觉得似乎有了一点变化……"

"那，现在怎样呢？"

守口问道。
“如香西说的，不死就是活着。出生时是一个人来的，离别时当然也是一个人去喽。”
“您已经看到了您的晚霞。”
节子看着他，低声插嘴道。声音有些颤抖。
“那不过是我徒劳的奢望，香西。那是漫长人生的投影。象我这样的人临终时是不可能享受到的。我只能等待适合于我的时刻的到来。”
“您能这样想本身就是您的晚霞呵。”
“那大概是极其昏暗的晚霞吧……”
修介笑着说。然后回头对守口说：
“勃朗峰也上了，在这儿呆下去也没多大意思，该回日内瓦了吧。我随时都可以动身。”
“您这身子……”
守口露出不可理解的神色，口吃地说。
“反正也没什么事儿，不要勉强。而且，明天我们还得去当地的警察署。”
“噢，去干什么？”
“虽算不上什么事故，但毕竟有人受了伤，警察也要了解一下情况，记录在案。这下，节子可要当英雄喽。”
“瞧您，又说这个……”
节子低下了头。
“总之没出事，值得庆贺。今晚咱们改善一下，怎么样？”
修介说着，瞅瞅节子的表情，催促道：
“香西，去跟饭店老板说说。”
“噢，太好啦。您来食欲了？”
守口高兴地说。
“你俩去情死，只把我一人留在这里，当时替你们担心，心里象刀绞似地难受。现在看到你们安然无恙地回来，一下子肚子就饿了。”

修介是断断续续，细声细气地说的，但他脸上泛出了近来少有的明快笑容。

“我太高兴了。趁您还没变卦，得赶紧……”

节子兴冲冲地跑出了屋子。

“真是个怪人……。从没见过象她这样的。”

望着她的背影，守口深有感触地说。

“哎，秋山先生，当时她就象根小蜡烛似地用自己微弱的光把周围照亮。当然她无力拯救悬吊在四千米高空的缆车。她也没站出来鼓励大家。她只是保持了平日的举止。但这举止却给了大家摆脱恐慌的勇气。她大概一生都将用自己的光照亮周围，直到燃尽为止。而她本人一点都不曾察觉。”

修介在守口说这话的时候，将雪茄放在烟灰缸上，两手合抱在胸前，安详地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仍旧保持着这一姿势，静静地开口说：

“守口……。我原来对‘爱’根本不相信，看来，我错了。因为我临死才明白的道理你只须片刻就领悟到了。我真替你高兴。”

“因为我遇上了这次偶然的事故，就如同被禁闭在棺材中一般。平时在明处很少注意到蜡烛的光亮，而当周围一片漆黑时，谁都会享受到她的光辉。”

是呵。从这个意义上讲，守口也是用临终的目光看到了该看的东西。修介想着，点了点头。

这天晚上，他在节子的搀扶下来到一楼的餐厅。

老板听说修介能吃饭了，喜出望外地款待了他们。

节子想要一盘修介喜欢吃的野鸭，但当地一时搞不到。不过，热心的老板亲自下厨做了只填塞鸽子，从鲜汤到点心，摆满了一桌子他的拿手好菜。

此外，还白送一瓶珍藏的老牌法国葡萄酒，请他们品尝。

雨点仍旧敲击着窗户，饭桌上却充满了难得的欢乐。

修介吃了不少东西，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

守口在想，照这样，再过两三天，说不定真能象修介说的，返回

日内瓦呢。

吃过饭，回来房间后，修介陪两人唠到近10点钟。话谈得投机，也不觉得累。节子为他担心，要催守口离去。修介却一再挽留，让他俩多呆会儿。

守口详细地讲述了回东京后怎样开辟新的工作，他似乎是有意说给节子听的。修介听得津津有味，而节子却显得并不怎么感兴趣。

两人回到各自的房间以后，修介仍不想上床。

不知为什么，他兴致异常好，几乎可以说是快活、舒畅。

他悠然地坐在沙发上，新点燃一支雪茄，仿佛突然身体恢复了健康似地轻松、自在。

照此下去，别说日内瓦，兴许还能活着回到东京呢。乐观的推测从脑中一闪而过。

但是，转念一想，即使活着回去，他也已经无事可做了。靠挖空心思赚钱来消磨短暂的生命吗？他连想都不去想。节子和守口从今往后将经历怎样的波折，这也无须他去过问。他的使命已经完成。

自己如今已经做好了迎接死神的思想准备，作为精神支柱的节子也渐渐离自己远了。

如果说活着是为了干点事业，那么什么也不干或者确切地说无事可干，仅仅为了吃饭而活着，只要思忖一下，修介就心情沉重。他觉得那就如同虽已经枯黄却还总赖在枝干上不落的叶子一般。

总之，对自己来说，身体状况的好坏均无所谓。他苦笑着站起来。

他躺在床上，隔窗帘听着雨打窗户的声响，无缘无故地忽然想起今年二月去歌志内给母亲上坟的事。他感到自己做得及时。父亲克三的骨灰现在已无法查找。如果万一自己能够活着回到日本，至少也可以在墓碑母亲名字的旁边也刻上克三的名字。

不多时，他睡着了。

与睡前的爽快心境相反，胸口象压了块重石似的压迫感使他睡得很难受。

突然，胸口的重石涌到了喉头，他感到一阵恶心，从睡梦中醒来，

蹬开了身上的毛毯。

这两三天来为防备半夜的发作，枕边一直备有水和抹布。而今夜却因精神愉快，一时疏忽了。

他咬紧牙关，强按捺住直往上窜的呕吐物，从床上滚落，也顾不上找拐杖，急忙向卫生间爬去。

他终于爬到便盆前，跪着呕吐起来。他忍着极大的痛苦，脸憋得通红，眼泪都流出来了。他想尽量不出声，但却控制不住自己。

真是狼狈不堪。

他在心中嘲笑着自己。

呕吐声可能传到了隔壁房间，身披晨衣的节子急步进来，不做声地开始为他揉背。

背部感触给了痛苦中的他以安慰和鼓舞。这使他联想起在竹芝码头与节子初次相遇的情景。眼下那情景又一次再现了。

他想致谢但说不出话来，只好对她点了两、三下头。

呕吐终于止息了。他用节子递给的水杯漱了口，又用睡衣袖口擦了擦湿漉漉的脸，然后难为情地对节子笑了笑。那不是什么笑脸，只不过歪歪嘴角而已。

“这不是发作……”

修介气喘嘘嘘地辩解说。

实际上头虽然疼，但不到难以忍受的程度，也没引起复视现象。

他认为这只是胃口出了毛病。几天没正经吃饭，突然吃得过多而引起的。

节子什么也没回答，默默搀扶他回到床上。

“尽量睡吧……。我马上就回来。”

她说完，隔着毛毯，轻轻拍了拍他的胸部，走出了屋子。少刻，当她回来时，睡衣换成了衣服，怀里抱着毛毯和羽绒枕头。

“从今晚起我在这儿休息。”

她说着将两个沙发对拼到一起，做成简易床，把毛毯和枕头放在上边。

“香西，这不行。在一间屋里……”

修介以还在气喘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

"那有什么关系。要知道您是病人呀。"

她沉静地说。甚至使人觉得有点冷漠。

"你听我说，这不是发作。我自己清楚。精神并不坏。再说，睡那儿怎么能休息得好。"

"您不用替我担心。从小我就受过训练，地板上，屋檐下哪儿都能睡着。

她这时眼里才露出微笑，从衣柜里拿出药包，给他吃了镇静药。

"放心睡吧。"

节子悄声说着，关上床头的台灯，钻进了沙发简易床里。

"香西……"

过了一会儿，修介喊道。

"什么事？"

"我咽气时想独自一人……不想让任何人看见。"

他自言自语似地说。好象是在通过言语表达，确认自己的意念。

"好吧，等到了那个时候。"

节子不露声色地轻轻回答说。

"我答应您。您的最后时刻是属于您自己的。"

修介觉得她的声音中似乎带有一种孤寂。

为什么？轻微的困惑掠过他的心胸消失了。

第二天早晨，修介醒来一看，节子已不在屋里。沙发照原样摆好，枕头、毛毯也拿走了。

从枕边窗帘的缝隙里射进一小条阳光。伸手将窗帘扒开点一看，雨不知何时已经停了，是一个阳光灿烂、神清气爽的早晨。

他望着残留在勃朗峰顶端的几条断云，心中不禁感到意外。昨夜在剧烈的痛苦之后竟能睡得安然。

正如对节子说的那样，死时要独自一人，不想让任何人看见。这是他最近的真实意念。然而，又好象由于昨晚她和自己在同一房间，使自己产生了安心感，才得以睡得香甜。

这是相互矛盾的。

他对自己的思绪感到迷惘，苦笑着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雪茄。

响起了轻微的敲门声，门开了个小缝。

“请进。已经起来了。”

他回答。果然是节子。”

“您早。已经醒了？”

她拉开窗帘，房间立刻洒满灿烂的朝阳。

“您好象睡得很好。”

“我正在想这件事呢。似乎还是因为有你在身边。”

“是么。可您当时的样子好象很为难。”

“想独自一人死去也许并不是真心话。动物死时销声匿迹。相比之下人真没出息。”

“这也正是人的特色。任何事都应该尽可能给予肯定。”

她笑了。在晨曦中，她的笑容使修介觉得耀眼。

“早饭怎么办？给您端到这儿来吧？”

“不，今早算了。还不想吃。”

他轻松地回答说。其实，他连考虑吃饭的气力都已经没有了。

“那，给您端杯咖啡来吧？”

节子也并不强劝，说着就要向外走。修介突然对她背后喊道：

“香西，今天几号？”

“十四号。九月。”

节子在门口扭头回答说。

“那么离开张才只过去四天喽。怎么就象很久以前的事似的……”

修介目光茫然，不可思议似地嘟哝说。

时光和熟人，一切都远离而去。一种奇妙的渺茫感涌上了他的心头。

节子轻轻掩上门离去后，修介小心翼翼地起床来到卫生间。刮了胡子又洗脸。整个头部昏沉混浊、后脑勺还在钝痛。

然后，他换上浅灰色的法兰绒衬衫和蓝色的裤子，披上开襟毛衣，坐到沙发上。虽然无须这样，但他仿佛觉得继续躺下去就再不会起来

了。

“呀，看来您今天精神也不错。”

守口进来，见修介已起床，快活地寒暄道。

昨晚的事他不知道，还以为修介的身体得到了恢复。

“我看照这样，再呆一个星期怎么样？好容易来一趟，您也上丢·米迪去看看。”

“不，我只从窗里看看就满足了。”

修介笑着说。然后，正了正坐姿接着说道：

“有件事想对你说。”

“什么事？”

守口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听了这话也把二郎腿拿了下来。

“香西有一个秘密的理想。不过她自己觉得高不可攀。”

“是怎么一回事呢？”

“她愿意办幼儿园，和孩子们在一起。这就是她的理想。”

“噢？幼儿园……”

守口现出了诧异的神情。

“你将来也会理解。她做过两次人工流产，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杀死了两个胎儿。她的理想是与这种根深蒂固的罪恶意识有着密切关联的。我衷心地祝愿你和香西结为夫妻。但不管你俩是否成，只要你认为时机成熟，就请你协助她把幼儿园办起来。”

修介说着，伸手从床头柜的笔记本中取出一张名片。

“这是我的律师。必要时可同他联系。我变卖目白台的房屋时，曾暂以‘阿丽思儿童之家基金’的名义存下了一笔款。”

“节子不知道吗？”

“不知道。在她下定办幼儿园的决心之前，这笔钱对她是无用的。在我死前，也请你不要说出去。当香西有心办幼儿园时有一笔现成的资金可供她用。你只要记住这些就行了。”

“知道了。我一定按您吩咐的去做。不过，虽说节子是个怪人，可您也与众不同……”

守口郑重其事，感叹似地说。修介不由得笑了。

“人，谁都有与众不同之处嘛。你也够特殊的了。”

“不，我自以为是个普普通通的日本人。”

他仍旧保持着郑重的表情。

节子端着咖啡盘进来了。

“见守口先生不在房间，我就知道会在这里……”

她正好拿来了水壶和三个杯子。

“我正在劝秋山先生再呆几天，好去登丢·米迪。来一趟不容易……”

再不可能来了。这后半截话他有意收了回去。

“那也不见得……”

节子边冲咖啡边面带微笑地说。

“有时在远处看山要比亲自登山还好呢。就忍耐一下吧。”

“坐缆车，不怎么吃力。再说，活动一下对身体也有好处呵。”

“不逞强也是养生之道呵。”

节子说着，把冲好的咖啡递给两人。

守口出声地品味着，而修介却端到嘴边又放了下来。

他以前那么喜欢咖啡，而今天早上仅闻闻味儿，就引起了胃口的抗拒反应。

“您怎么啦？”

守口问。修介作出笑脸说：

“不怎么。只是不想喝。”

节子默不做声，从他手中接过杯子，放回到桌子上。

“这可不好。昨晚吃得那么开心，怎么又出现反复？”

“喝了近七十年，也该腻烦了。”

修介诙谐地搪塞说。

节子拿来白药片和水递到他的手里。

“桧垣大夫这药也吃得够够的了。”

他唠叨着，但还是顺从地把药片吃了下去。然后突然忽闪着眼睛高兴地说：

“对啦。他叫桧垣。上次我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

“上了年岁，都这样。”

虽然守口也看得出修介并不全是因为上年纪，但却有意不理会地说。

“起来还是不大自在，对不起，我得躺下。”

他说着，在铺毛毯的床上躺了下来。

节子怕他累着，给守口使了个眼色，两人悄悄离开了房间。

吃午饭前，节子去房间看过，见修介还照原样睡着。于是她从自己屋里拿来一条毛毯，轻轻给他盖在身上。

然后，和守口在餐厅提前吃罢午饭，就一起出了旅馆。

临走时，她叮嘱老板呆会儿去房间看看，问修介是否要吃饭。如果还睡着就暂不要叫醒他。

警察署离得不远，用不着坐车。外边秋高气爽，两人决定散步前往。

“我觉得秋山先生的样子有点反常，好象他回不了日内瓦……”

筱悬木街树的叶子已经落了一半，两人漫步在铺满金黄树叶的道上。守口没把话说完。

“嗯，我也有同样感觉……”

节子看着脚下，茫然自失，面无表情地说。

“我已有所准备。恐怕秋山先生自己比谁都更清楚。”

“他会感到遗憾的。离七十岁还有五、六年呢……”

“以前他似乎想得挺多，现在大概已心境坦然。死对于他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了。”

“你认为他临终时会有晚霞吗？”

“秋山先生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晚霞。他已经不再需要精神支柱就是很好的证明。他现在正独自走向自己的死亡。”

节子的话语中含有深切的寂寞情感。

“你现在的心境有点类似失恋。就象失去了作用的拐杖一样，感到孤单。”

“什么意思？”

“秋山先生把你当作心中的拐杖。但他已经不用拐杖就能走向死

亡了。拐杖被留了下来，而且是和他永别。要叫我说，你和秋山生先还是谈了一种恋爱。”

节子默默地看着脚下，踩着落叶。她在心中对守口的话表示赞同。

“秋山先生已经无需拐杖了。可是，请注意看一下你身旁的这个男人吧。他离开你就将寸步难行。你就把秋山先生忘掉，回过头来看看我吧。”

守口语气明快，甚至象是在开玩笑。但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他是诚心诚意说这话的。

节子抬头看了看他，露出了令人琢磨不透的笑容。

在警察署出乎预料地耽搁了好长时间。

警官的提问，节子的回答都要守口一一给翻译，花费了成倍的时间。而且因为是日本人，还提出了东京、京都等一些与事故根本无关的问题。

四点多钟，提问终于结束，两人才得以解放。

节子和守口如释重负，向门外走去。突然节子停下脚步，呆立不动了。

街上洒满了余霞。天空、街道、房屋、树木，一切都仿佛在红色的游丝中燃烧。白色的勃朗峰也象涂上了口红，呈现出艳丽的浅红色。

“啊，真美……”

“美妙的晚霞。”

两人同时发出了感叹。

在这里可以看到巴雷·勃朗休对面的宝松冰川。晚霞映照在冰川表面巨大的冰块群上，折射出复杂的反光，整个冰川犹如镶嵌着数不清的宝石，辉煌璀璨。

“这么美丽的晚霞，我还是头一次看见……。秋山先生也一定在屋里看呆了吧。”

“他要看的是心中的晚霞。”

“那倒是。不过这么美妙的晚霞一定会映红心胸。至少会给人的心情带来某些影响。”

守口仍然赞叹地说道。两人走下低矮的台阶，来到街道上。他俩的脸上，身上也都染成了红色。突然，节子心中忐忑不安起来。

这是夕阳捉弄人。和修介渴求的毫无关系。然而，当修介死期临近之时，出现如此美丽的晚霞，会不会是什么前兆呢？

她无意中加快了脚步。

“怎么啦？节子。”

守口也加快步子跟上她，诧异地问道。

“他会不会出什么事？我放心不下。”

节子没有放慢脚步，凝视着前方，气喘地说。

回到旅馆，节子直奔二楼，没敲门就闯入修介的房间。守口也跟了进来。

屋里被窗口射进的晚霞映红，但不见修介的身影。

“不在吗？”

守口问。节子没做回答，又转身下了楼。

“秋山先生呢……。二楼的客人上哪儿去了？”

她在餐厅抓住老板追问。随后跟来的守口用法语将问话重复了一遍。

“刚才还坐在门口长凳上看晚霞来着。不在了吗……”

两人没等老板把话说完就冲到门口一看，凳子上没人。如果他在，刚才回来时是不可能看不到的。

“奇怪，到哪儿去了呢……”

“找找吧。不可能走得太远……”

两人刚走过的那条道上没碰着，那么就可能在大道尽头的缆车站附近了。

“小小纪念”旅馆被白桦环绕的庭院里有个凉棚。他们最先去那里，但没有找到。问了服务员，也说没见过那样的人。

修介不可能去缆车站。晚霞再怎样美，也决不会想去登丢·米迪，他已经没那份气力和体力了。

但是，节子和守口还是去车站打听了。当然是白跑一趟。

剩下的就只有一、两家土特产品商店了。这里既没有餐馆也没有

咖啡馆。慎重起见，商店也挨家打听过了。

“怪事。他那样的身体……”

守口和节子停下来面面相觑。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

回头望去，一条筱悬木林阴路直通向警察署。修介一人不可能走那么远。

节子漫无目标也环视周围。

他们此时站在缆车站对面的街道上。挨着缆车站左侧有一条通往山下莱宝华镇的长而陡的坡道。

在那下坡的道旁蹲着一个人。

刹那间，节子以为是一块石头放在那里，但转瞬，她便发现是个人。

那正是修介。不用看脸，节子就认出来了。

肩上扛着拐杖，抱住弯曲的双膝，蹲在道旁，望着坡下。他躬曲的背影长长地映在金赤色的坡道上。

“在那儿……”

只轻轻对守口说了一声，节子便穿过街道，悄悄向修介走去。

金赤色坡道遥远的尽头，有什么东西在微微闪亮。好象是麦尔·丢·古拉斯冰川前端的冰壁在夕阳映照下发出的光芒。

然而，修介似乎并不是在观望这景色。他的视线虽然对着坡道尽头，但好象什么都没有映入他的眼帘。

他在低声咕叽着什么。声音若隐若现，还带有微弱的节奏。

节子来到他身旁，默默地和他并排蹲下来。长长的背影变为两条。

“火烧云呵，火烧云，
人背我望红蜻蜓，
那是几时的事情……”

修介没有注意到节子的到来。

他在低声哼着儿童歌谣《红蜻蜓》。

他也许是在无意识地哼唱。他的神志又仿佛正在儿童时代徘徊。

从第二段起，节子也跟着哼唱起来。

声音同他一样低沉、微弱。她纤细的嗓音融会在他的歌声中，伴随他唱下去。

守口想走近两人，但两人的背影有一种使人难以靠近的魔力。他在稍微靠后的地方呆呆地伫立着。

修介已经这样反复吟唱多时了。这时他才发现有人在同他一起唱着。

“噢，是香西呵……”

他眼望陡坡的尽头，用与歌声同样的微弱声音说道。

“让我们好找呵。”

“这晚霞太美了，所以……”

“凉起来了，咱们回去吧。”

节子温柔地劝道。然后扶着他的后背，帮他直起身。

修介用力拄着拐杖，两腿颤抖着站起来。节子的脸庞就在眼前，他用刚才看坡道尽头的那种呆滞的目光看着她。

“香西，想求你一件事……”

“哎，什么事？”

“能让我吻你一下吗？”

霎时，困惑的神情从节子脸上掠过。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困惑很快消失了。为了给他以安慰，节子早就下定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决心。

若他有所求，献出躯体都在所不辞。尽管此刻守口站在身后，但也无须感到困惑。

她自以为自己在微笑，但却不知究竟是怎样一种表情。她稍微扬起脸，闭上了眼睛。

修介一只手把住节子的肩，轻轻在她的额头上吻了一下。然后对惊诧地睁开眼睛的她无力地笑了笑说：

“长期以来没少让你操心，谢谢你了……”

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清楚。

节子脸上泛出了红晕，并非全是由于霞光的晖映。

节子原以为他会吻自己的嘴唇。她为自己感到羞愧，同时也感到

一点淡淡的失望。无疑他的亲吻意味着感谢和永别。这不禁使她陷入极度的悲哀，她的内心在颤抖。

节子后退了一步，低下头。继而转身默默地向大道走去。她的背影带有一种仿佛要被大地吞噬似的孤寂。

"守口先生，请您去扶扶他……"

她走到茫然伫立的守口身旁，低着头，不露声色地说道。

守口点点头，向修介走去。

修介勉强地站在那里。

不仅两腿打战，拄拐杖支撑身体的手也在痉挛似地抖动。从旅馆到这里一个人也不知是怎么走过来的。

"来，请抓住我的肩膀。"

守口把肩头插进修介的左腋说：

"这晚霞真美。"

修介对节子的亲吻就发生在眼前，这在守口的心中也引起了感触，掀起了波澜。但他装作若无其事，故意不去提及。

"真抱歉，又给你添麻烦。"

修介用颤抖的手抓住守口的肩膀，开始移动脚步。

"真美呵。不过也已经完了……"

修介望着街道低声说。

随着黄昏的加深，洒满余霞的乡镇渐渐笼罩在铁锈色的昏暗暮色中了。

守口和修介穿过大道，节子站在道旁等着两人。感情的波动已经平静，她的眼中甚至泛出了微笑。

"好象有点凉了。"

修介听了她这话，停住脚步，眼望仍微微呈现出金赤色的天边，气喘嘘嘘，象想起来似地说：

"东京的秋老虎一定很厉害吧……"

好容易挪到旅馆前，修介一步也迈不动了，一下子瘫坐在门口旁的长凳上。

"就差一点了。回房间去躺着吧。"

守口劝道。修介喘着粗气摆摆手说：

“就让我在这里歇会儿吧……。腿已不能动了。香西，给我来杯水……”

他上气不接下气，吐词含混不清。

“您一个人怎么走那么远。可不能再逞强了。”

守口皱起眉头，关切地看着他。

节子由餐厅用纸杯打来了水。修介喝下去一半，用手背擦了擦额角上的汗珠。

“有一种小章鱼叫做‘望潮’……。长在我脑中的肿瘤就象望潮那样大小……。结果，我体内的力气全都给它吸光了。真有意思。”

修介满不在乎地笑了。

当天晚上，修介没有吃饭。

“这样，身体会越来越糟的。说什么也得让他吃一点儿。”

守口担心地说。然而，节子却无意强劝。就连那么喜欢的咖啡都喝不下去了，即使扒开嘴硬给他灌，也马上会吐出来。对此，节子再清楚不过了。

虽然没吃饭，但修介精神却挺好。

节子和守口匆忙吃罢饭上来后，他把两人留下，兴致勃勃，海阔天空地足足谈了近两个小时。

“今天您累了。早点休息吧。”

也不知是第几次了，节子用略微严厉的口吻打断谈话，劝说道。当守口在节子的催促下站起身时，修介流露出恋恋不舍的神情。

节子回到自己的房间，抱起毛毯和枕头又返回他的房间。她下决心，不管修介怎样反对，也要坚持守候在他身旁。可是出乎她的意料，修介什么也没说。甚至使她感到修介内心正希望自己这样。

“香西……。已睡着了吧？”

节子闭上床边的台灯，蜷身躺在沙发拼起的床上以后，过了挺长时间，修介搭腔道。

她没有马上回答。于是修介对着天花板自言自语似地说：

“奥克湖教堂里的圣母子像我没看到。大概曾在梦中见过的……。

你和孩子们在一起的身影使我难忘。那要是成为现实多好呵……”

节子用毛毯角盖住脸，屏住呼息。她怕和他说话，影响他的睡眠。

“今天的晚霞真美呵。”

过一会儿，他又说：

“我能见到那万分之一的光也就……”

大概是睡了过去，语尾听不清了。

之后也不知过了多久，节子突然惊醒。胸口好象被什么猛击了一下，刹那间气都喘不上来。

她首先想到的是，修介的发作袭来，自己在睡梦中听到了他痛苦的喊叫。然而，室内静悄悄，一点响动也没有。

节子轻轻起来，蹑手蹑脚地站到他的枕旁。

透过窗帘的缝隙，可以看到黎明时分鱼肚白的光亮。

修介好象睡得很安详。伸手一摸他的额头，节子不禁呆若木鸡。他体温已经消失，身体僵硬，冷冰冰的。

她急忙拉开枕边的窗帘。

在黎明的微光中，修介侧身蜷缩着，一只手象是要找寻电铃似地伸出。眼睛半睁着，从眼角到鼻梁一道干了的白色泪迹闪着光亮。瞳孔已经扩散，静止不动了。估计是半夜发作，还没来得及发出痛苦的呻吟就断了气。

节子咬紧牙关，久久地伫立，无声地流着眼泪。然后，让修介闭上眼睛，将毛毯拉到他的额头，用手背擦了擦泪水，为了通知守口，迈着和以往相同的步子走出了房间。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蹉跌情
作者＝刘和民主编
页数＝７２６
ＳＳ号＝１０３３７６１６
出版日期＝１９８６年０９月第１版